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四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畏菴周先生文集十卷

〔明〕周旋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畏菴集十卷》提要

畏菴周先生文集序

故翰林侍講兼春坊左庶子永嘉周先生旋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

廷對策一卷建言時事一卷今大尹安成劉侯遜將編錄成集命工鋟梓以傳于後又命先生之子府學生纓來求予序於乎文豈易言哉文言之精者所以足言詩又文之精者所以言志皆所謂載道之器出乎

心而本乎道足以關世教之勸懲係風俗之美刺斯爲知道之言而垂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易書春秋禮樂之文國風雅頌之詩論孟庸學之書莫非聖賢心

智神明妙契斯道故發而爲言皆天經地義經天緯地之文亘萬古而不磨與天地四時日月相爲悠久以道鳴者也下至屈宋之騷賈董之策遷固彪曄之

史班左張楊之賦蘇陶謝李杜元白歐蘇曾黃虞楊范揭諸公之詩韓柳歐蘇王曾陳胡姚袁程馬劉蘇宋方諸公之文及他諸作之顯者不能盡舉盖皆大

家名公文章正宗之顯於天下後世皆寓乎道而鳴者譬如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流峙於海內爲四方千載之望卓卓乎不可及也若夫關閩伊洛周程溫

邵張朱諸君子遠繼魯鄒洙泗之絶統直與孔曾思孟性理之學相爲表裏以道鳴於天下後世又非漢唐諸儒文章之比文豈易言哉天下四方之善爲詩

文者多矣若吾温郡有王景山周行已劉安節宋之才許景衡葉味道章仕堯史伯璿諸先生皆得伊洛之學以道而寓諸文載述張煇張闡陳鵬飛王十朋徐履木待問薛叔似蔡幼學葉適以至李孝光孔克表黃淮諸先生皆得學術之醇以詩文而本乎道若今繼黃之後則周旋先生矣先生字中規自少遊郡

庠篤志于學登名淛闈甲榜禮部

廷對第一盖得乎道而發爲文者初授翰林修撰陞侍講兼左春坊左庶子侍從

宫廷出入

禁掖或承
詔出使或承
恩省祭以及宴會餞送遊觀
贈別皆形之詠歌製爲序
記等文悉皆典雅閑淡適
情遣興如行雲流水不假
雕琢而足以膾炙人口矜
式後學蓋皆出乎道而無
愧乎前輩者知道之言也
故爲之序
成化壬寅春二月
賜進士正議大夫資治尹南

京禮部左侍郎致仕樂清
章綸序

畏菴先生文集序

嘗聞正人如松栢節磊於中則文榮於外其人端者其文慤以素其人亮者其文裁以決若夫縱橫詭譎淫千萬言而無一言之旨乎道此其人藤蘿不剪者耳永嘉周畏菴先生褒褒愼愼爲當世大儒射

明廷策得第一徘徊史局晋陟宮僚嘗有治國安民啓救時急務疏慷慨發抒大類董仲舒劉子政之風其它歌什撰著大略追鑣於歐蘇弭節於觧宋而馳騁性靈以上下其間迸迸去濫而還約鏟華而敦實卒澤於道德炳如也夫文以成槩爲斐以可蹈爲眞以貴我爲宗以藺物爲尚先生之文兼此四美乃余所慨然興慕低徊而想見其人者念史臣簪筆禁林雍頌都雅蒿目時艱深宵難吐其誰能志切於拔茅慮軫於撤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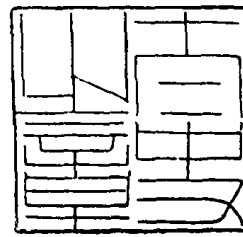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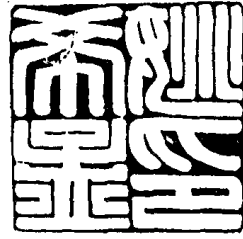
犯樹恩翹識之嫌而不恤嚮
使當年迎駕之議得行誰能
攘南城爲巳力哉夫文章之
道使天下後世曉之何足貴
貴在人主曉之而後經國大
業庶可無忝上林長楊雕鏤

小技其神化所至習能所伏
猶且輸天地獵葩煜霏之氣
以自通於人主廼救世之文
多抑而不見用仲舒子政且
然何況後人然以救世爲文
者可以有功於文而以文救

世者弃可以有功於世先生
固非詹詹立言者乃三不朽
差具矣先生之後人憲副君
應期承家學而光其傳欲新
先生之集而問序于余夫序
先生者則有章恭毅公在矣

恭毅公直節矯矯生平慎許
可獨矜契先生爲弁其集此
亦眞松茂栢自然德鄰之理
也憲副君之繩武先生不必
言而今之恭毅爲誰余之低
徊想見者豈獨先生乎即序

先生文亦淟焉泚筆而難爲下矣

年家後學吳郡姚希孟撰

題周狀元先生畏菴集後

永嘉周先生旋字中規明書經登正統改元進士第一累官左春坊左庶子博覽百家銳志史業尤工於詩文詞賦類成四十餘卷辭理純雅不事浮夸自題曰畏菴集盖畏菴其別號也景泰初極言時政多所建明旣而以疾卒于官天下人皆以爵位未隆而所存未盡施於當時惜先生

也成化庚子遜奉
命來官得閱是集玩辭探志喜慰寔深將欲板行然以其不出親書未免魚魯之謬而弗敢全錄也間因抽其不謬者類爲十卷請少

宗伯致政樂清章公序其首貸工鋟梓以傳于世餘還諸乃子藏之以俟後來將復有爲之校正而全錄者嗚呼是集先生德言之所寓也德言旣傳于後世則其所存者由此亦庶乎可盡施矣彼爵位之在天在人者不隆於當時亦奚足爲先生惜哉僭題此于末簡以爲有識者道云

後二年癸卯秋七月丁酉

安成劉遜識于公署味菜亭中

艮菴周先生集目録

卷之六

序

贈欽差楊叅將序

送指揮王君還京序

送楊司訓序

送龔指揮還茂山序

賀儀制郎中章君序

送何君還廣昌序

送朱教諭省墓序

送王先生致仕序

送提學熊僉憲還浙江序

送蔣大尹政湯陰序

送劉侍御之南京序

卷之七

記說

書代祀壯岳御祭文碑陰

重修舊路嶺口關記

竹泉書舍記

梅花說送弟川

卷之八

題疏

重建司馬溫公祠堂疏

論策

郭林宗何如人論

時務策

卷之九

祭文行狀銘表

祭黄文簡公文

故司訓劉君行狀

故劉處士項安人合竁銘

故庶吉士張先生墓表

卷之十

疏啓

上景皇帝疏

舉薦何侍郎朱教諭啓

附録

畏菴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明狀元永嘉周旋中規父著

七世孫應期克昌父重訂

廷試策

皇帝制曰自古帝王肇建國家圖惟寧永必有典則以貽子孫考之禹湯文武槩可見矣繼統之君率由典常令聞長世若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祖甲周之成康蓋表表者也其所以保盈成之運隆太平之績者尚可徵歟漢高帝有天下次律令制禮儀定章程修軍法史稱其規模弘遠矣傳至文景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而下所僅有也董仲舒對武帝乃謂更化則可善治何歟當時用其言果能比隆於古歟朕欽承大統仰惟

祖宗成憲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肆夙夜祗率期與斯世斯民同躋雍熙顧行之必有其序諸生學宗孔孟明於王道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覧焉

臣對臣聞治本乎道道本乎敬非道不足以為治非敬不足以為道有志帝王之治不可不求

其道有志帝王之道不可不主乎敬人主所以創業垂統於前者此敬也所以持盈守成於後者此敬也禮樂教化莫非此敬之發典章文物莫非此敬之著家齊國治天下平莫非此敬之推敬乎敬乎其所以隆國家之治化開萬世之太平亘古今而不可易者乎欽惟

皇上以聖神文武之資為繼體守成之主遠宗二帝三王之道近守

祖宗列聖之法纂在

東宮仁孝之德已聞於天下迨夫

嗣大歷服不邇聲色不事遊畋凡耳目之娛營繕之事悉皆罷去與民休息經籍史傳日接于前數進儒臣講明古今帝王保國安民之要道

祖宗列聖垂憲裕後之成規德已盛而恒若未盛治已隆而恒若未隆臣愚有以知

皇上真大有為之君也茲又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古今帝王創業守成之道臣草茅賤士何敢上塵

淵衷雖然敢不對揚

明命乎伏讀

聖策曰自古帝王肇建國家圖惟寧永必有典則以貽子孫考之禹湯文武槩可見矣繼統之君率由典常令聞長世若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祖甲周之成康蓋表表者也其所以保盈成之運隆太平之績者尚可徵歟臣竊惟民惟邦本之訓三風十愆之戒此禹湯之典則也禹湯何獨以此而貽子孫乎蓋大禹祗台德先惟日孜孜

成湯聖敬日躋慄慄危懼是禹湯之心未嘗斯須間乎敬也禹湯之心常在乎敬故知民可近不可下臨之若朽索之馭六馬戒慆淫而絕匪彝履之若將隕于深淵故其典則之貽必先於此也丕顯文謨丕承武烈此文武之典則也文武亦何獨以此而啓後人乎蓋文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武王受戒丹書細行亦謹是文武之心未嘗頃刻替乎敬也文武之心常存乎敬故示之敬怠俾知所以裕乎民垂以六典俾知所

以治天下故其典則之貽不外乎此也夫自古
帝王肇建國家圖惟寧永者一皆在乎敬繼世
之君率由典常令聞長世者又豈外於敬哉若
夏則啓賢能敬承禹之道故有室大競而餘四
百年也商則中宗嚴恭寅畏高宗恭默思道祖
甲保惠惟民故殷邦嘉靖而延六百祀也周則
丕顯成康斤斤其明率循大事爕和天下而享
國又最久長也此皆所謂表表然者其所以保
盈成之運隆太平之績庸非此心之敬爲之主

宰歟
聖策又曰漢高帝有天下次律令制禮儀定章程修
軍法規模弘遠矣傳至文景海内富庶黎民醇
厚幾致刑措三代而下所僅有也董仲舒對武
帝乃謂更化則可善治何歟當時用其言果能
比隆於古歟臣竊惟漢高帝之有天下也其臣
蕭何次律令叔孫通制禮儀張蒼定章程韓信
修軍法規模可謂弘遠宜如史氏之所稱矣然
高帝雖曰天資寛仁而不能無偏又政承秦弊
用非真儒其典章不免於襍伯禮文徒竊其糠
粃又豈可與禹湯文武之典則儷美哉傳至孝
文孝景能以恭儉相承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幾
致刑措三代而下所僅有也然一則賈生有對
而謙讓未遑一則天資刻薄而晁錯見殺又豈
可與夏啓商宗成康比倫哉若夫孝武窮兵黷
武外事四夷海内多事財耗民罷故董仲舒以
王佐之才對天人之策則有臨政願治不如退
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之言蓋欲武帝上法古

之帝王敬天勤民之政而革去窮兵黷武之非
則治可善矣使當時能用其言必將禁絶多慾
之心躬行仁義之實則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漢
將不止於漢而可比隆於古矣故先儒程顥曰
三代之治决可復者蓋以此也由是觀之漢之
治所以不古若者正以創業守成之君於古帝
王敬以存心出治之道有所未至也
聖策又曰朕承大統仰惟
祖宗成憲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肆夙夜祗率期與

斯世斯民同躋雍熙價行之必有其序諸生學
宗孔孟明於王道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臣
觀夫夙夜祗率一語此真
聖心之敬之發見也四三王六五帝端在此矣欽惟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
太宗文皇帝以至聖紹洪圖制禮作樂垂法萬世如
祖訓條章
皇明禮制孝順事實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炳炳
烺烺昭如日星是即堯舜禹湯文武精一執中

建中建極之道何莫非此敬之所寓乎書曰有
典有則貽厥子孫啓佑後人咸正罔缺此之謂
也
皇上既祗以率之復守而弗失則與斯世斯民同躋
雍熙也不難矣若夫行之之序則臣聞之書曰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大學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然撮其要而言之
不越乎
聖心之敬而已盖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百
聖相傳之要道若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禹之祗
德湯之懋敬文王之敬止武王之執競皆此道
也
皇上祗率之敬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敬則
皇上今日之治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保盈成之運
隆太平之績誠不出於敬之外也臣惟願

皇上始終此敬則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謹對

及第謝
恩表

賜進士及第臣旋等茲者欽蒙
聖恩賜臣等科第出身冠帶朝服寶鈔筵宴欣躍感
戴倍萬常品謹
上表稱謝者臣旋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

聖明天啓式彰文運之隆
綸命日臨肇錫科名之盛
恩加賤品喜倍常情恭惟
皇帝陛下
剛健中正
睿智聰明纘
神聖之鴻圖昭太平之至治
恩澤已敷於海宇咨詢猶及於芻蕘遂使下愚悉
叨

榮寵錄姓名之凡陋侈冠服之光華宴錫容臺賜
兼賓楮
皇仁廣大同造化之生成聲教彰明溥寰區而被暨
臣等誓殫忠赤願效涓埃祝
皇壽於萬年天長地久頌
大明之一統海晏河清臣旋等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
聞

畏菴集卷之二

聚奎堂賦并序

聚奎堂者少師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柱國建安楊公退思之所也正
統改元春大比
皇上親策天下士旋等忝預進士及第拜官翰林既
就職公於僚直之餘率僚屬置酒宴旋等於斯
堂冠蓋雲集尊俎星羅獻酬揖讓禮數秩然飲
酒樂甚公曰斯堂之宴自修撰馬君及今四會

矣然於數君子皆有文以記其事因命旋爲聚
奎堂賦夫奎文章之宿也宋德隆盛五星聚奎
占者以爲文明之應自時厥後文章鉅儒若韓
范王歐羣大臣黼黻皇猷於上周程張朱數君
子闡明道學於下致有宋歷年久而世道亨固
已徵矣矧我
天朝
列聖相繼文運弘開軼有宋追唐虞以綿萬世之治
五星聚奎正其時矣如旋之華際兹亨運得侍

大人先生相與宴集斯堂何其幸歟謹拜手稽
首而為之賦賦曰
繄列宿之懸象兮孰司文章中奧璧而爰處兮
奎燁其光辰降婁而炳炳兮于此四方二八勾
連兮明珠煒煌與天為體兮靜而有常差相比
而同朗兮迴映文昌彼辰星之與熒惑兮恒順
逆而低昂矧歲鎮之與太白兮亦遲速而運行
昔宋德之隆盛兮和氣致祥五緯於斯而聚兮
絢彩聯芒平接泰階兮昭回銀潢其占伊何兮

天下文明紛賢才之華出兮顯若珪璋補袞職
而黼黻兮韓范歐王衍洙泗而泝流兮周程朱
張治教之休明兮厥應孔彰猗歟
天朝兮世應平康軼有宋而遠邁兮追蹤虞唐文德
誕敷兮文風振揚休徵屢臻兮和協萬邦維茲
郊藪兮麒麟鳳凰太平昌期兮綿
國祚之靈長揆厥從自兮有元老之贊襄文宿羅
兮心胸學海谿兮德量寅亮天地兮燮理陰陽
周家機務兮柱石廟廊壽斯文以介福兮令聞

令望示矜式以迪後兮人紀人綱將追蹤於稷
契兮豈近古之可當儼直之綳兮居處斯堂思
補過於
重瞳兮中心徨徨繄斯堂之高朗兮厥土惟剛寧
華榱而藻梲兮匪文杏以為梁詎繩樞而甕牖
兮不綺疏而雕墻乃集瀛洲之僊兮聲玉珮而
鏗鏘分大官之珍羞兮羔豚膏薌給天廚之良
醞兮玉液瓊漿嗟予小子兮一介儒生忝登名
於黃甲兮青雲翱翔荷至恩於

聖皇兮濫職文塲幸追陪於名公兮
玉陛趨蹌蒙不鄙而援引兮與文會以徜徉既醉
而歌太平兮沐膏澤於吾
皇仰元臣之應奎兮信國士之無雙偉產儒之畢集
兮願攄忠而效良廓人文以宣朗兮騫協象於
穹蒼

麒麟賦有序

欽惟
皇上以至聖大德聞

重熙累洽之治薄海內外民安物阜熙熙皥皥咸
遂其性書曰方懋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
鳥獸魚鼈咸若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以今日方之隆古蓋異世而同符也夫體
信而達順理之自然麟為靈物物之所難致也
海外遠人人之所難格也今以是物產於是人
之地將以貽
皇上之至仁足以致靈而格遠也故彼雖蠢然無知
亦知曠世罕覩之瑞應於中國豈遐陬僻壤之

所有哉乃不憚千萬里之遙梯航跋涉俯伏進
獻於
闕下其重譯之辭若曰
聖人之德洽於遠也厚矣遠人之尊親也深矣海波
之不揚也三年矣麒麟之出也適當其時矣夫
以天之瑞應於
聖人者苟匿而不貢是違天而獲罪於
聖人下國小臣故不敢以不獻臣聞麟為四靈之長
所長既至餘從而至也可知矣千萬世太平之
嘉應兆於此雖然寶賢不寶物而益謹其德者
皇上兢業圖治之素心也至於形容
盛德宣彰靈貺刻于琬琰奏之金石貽示百代
以垂不朽者天下臣民之志也矧臣忝職翰林
以文為業者乎謹稽首頓首而獻賦賦曰
繄四靈之孰長兮曰惟爾麟羌和粹之所鍾兮
牛尾麕身何毛毳而爽兮間黃白之彬彬肉其
角兮不觸而淳圓其趾兮不踶而馴體濯濯其
豐兮首翹翹其伸俛視百獸之蠢蠢兮感氣類

之吾均中規矩而行步兮德抱義而含仁合律
呂而和鳴兮有若雅樂之翕純曾生蟲之不履
兮亦居遊之不羣異斯獸之仁厚兮象公子之
振振豈陷穽之可犯兮嗟網罟之徒陳胡大鈞
之鑄物兮獨爾麟為時珍蓋其形曠世未覩兮
矧其出適應乎亨嘉之辰欽惟
皇上兮父母斯民法古為治兮文武聖神致中和於
天地兮藹六合以同春甘露湛兮四海和風翔
兮八埏獸不狘而禽不獝兮耿瑞物之駢臻旁

是麟之生於南濱兮知有吾中國之
聖人謹入貢而拜獻兮蹌蹌乎儀於
九重之宸彰
至德懷遠而致瑞兮寧憚乎跋履之辛表貽貽之異
象兮灼有證乎格物之論兆萬世太平之應兮
廓宣朗於人文信軒轅在藪兮成康在郊之可
倫褰不求而自獲兮初何心於九真仰
聖德之至寶兮方務學於謙勤欲四三而六五兮監
盤銘之日新蓋深有望於瑞世之人物兮作左

右之臣鄰

驄馬行春賦

維
皇明之聖君居
大寶之尊位
至德聖神而武文
天資聰明而睿智統承
列聖於煥後以光前道冠百王逈出類而拔萃數求
乎哲人順成乎庶類淳風俗以詩書洽民心於
仁義覩今日之太和幸千載之一值也繄河濟
之名邦隣鄒魯之故地俊傑篗生乎其間賢智
每登于至治時則有若卓越之才倜儻之士鍾
泰嶽之精英爲昭代之偉器德善積於前人
恩慶萃于當世容止儼然而威儀志操介乎其剛
毅夙從事于典墳素抱蘊乎經濟奮一舉之修
程應三年之大比既登名于龍虎之榜復領職
于耳目之寄效國士之無雙秉吾心于不二豸
冠炫日忠言敢諫於

聖明象簡飛霜面折何畏乎權勢蓋嘗除當道之豺
狼懾奸邪之異志者也爰承
上命巡行浙水秉桓典之青驄攬范滂之華轡玉斧
壯駃足之驍騰繡衣偉丰毛之神異愛其色之
閒乎青白善其德之馴于控馭蹴雲追掣電之
光嘶風吐長虹之氣縱一鞭之所如度千里而
可致信渥洼之龍媒誠大宛之騏驥豈不足以
起孔子之稱而駭伯樂之視也耶若乃載馳載
驅行行且止出京畿離燕冀下錢塘放溫處山

川壯東南之奇景物絢春光之媚觀民之風蘇
民之悴或敲鐙而思讞其疑或據鞍而遂斷其
事是非分于曲直善惡判于誠偽布陽春之至
和宣
聖君之德意羡寬猛之適宜荷恩威之兼施良者以
之而見褒邪者由之而舍置是能激其濁而揚
其清除其害而興其利可謂動搖山嶽而職稱
夫驄馬之御史也已嗟我人因馬而體以逸馬
因人而名始著慨微弱之漢靈委國柄於閹寺

彼熾其奸私敢恬無顧忌胡當時之廷臣恐緘
口而不詆惟卓彼之桓公振赫然之憤悽躍驄
馬於要津凛京師之畏避此所以流芳聲於迄
今而復有嗣之者也茲特引玉勒以南旋馳丹
心于壯至復
休命於
重華拜紫陛之特賜又將接武夔龍比肩契棄藎樹
風聲大振綱紀因
皇圖於萬年垂休光於千禩則

今日治化之隆固非炎漢之可比而驄馬行春
之盛亦非桓公所能擬也歌曰卓彼繡衣兮乘
此青驄遵海而南兮觀民之風陽春德澤兮草
木豐融山嶽動搖兮豺狼遁蹤旋轡京師兮報
政
天官鸞羽鵷鷺兮接武夔龍流芳百世兮與
國無窮

梅花賦

亘古亘今之世運一闔一闢之乾坤朕兆罔極

坱圠無垠四時迭轉厥始惟春為四德之元首
體造化之至仁少昊司令句萌馭辰於是羣卉
甲拆發舒寅津敷榮茁秀闘美呈新擗綠蔥蘢
而可悅冶紅穠麗以豐勻雖萬千之品彙咸承
恩於化鈞彝裀步障誇金谷之景雕鞍繡轂競
洛陽之塵一國如狂而翫賞九衢羅綺以繽紛
是玩物而縱逸皆逐妄而迷真倏忽顧景祝融
耀輝南薰與愷萬類華滋時則有海榴萱草蘭
蕙荷葵榮錦雲之郁麗含金莖之葳蕤濂溪羨

香遠益清之可愛太液誇豈如解語之尤奇驅陰隙過兎走烏飛青皇税駕流火西馳光景睟息蓐收屆期商金用事玉露凝珠聲動歐陽之賦情關宋玉之悲羣芳搖落衆木離披時則有木蓮錦錠廿菊金舒艶錦官之百維擅鄴林之一枝雖暫榮風霜之際詎能耐久而待時若乃摧歸巓頊令屬玄英天地閉塞氷雪嚴凝舞六花之玉屑堅三尺之凌氷萬物改觀山骨崚嶒魚潛不躍鳥噤無聲藍關之馬不進灞橋之詩

未成金帳淺斟兮酒懷放浪玉堂瀹茗兮詩骨伶俜廻視嚮日之妖艶罔不失態而喪情時有廣文先生博通物理目覩榮枯感嘆不已浩然太息曰草木無情有若是乎越乃信步林垌從容杖屨陟勝窮幽究其所以訪徂徠之大夫扣淇澳之君子莫不偃蹇輪囷憔悴委靡於是摩挲詩眼聚精會神徘徊野橋之曲睥睨清溪之濵忽覺萬玉炫目幽馨襲人幽姿挺乎氷雪勁氣超乎松筠秉歲寒之節操鄙埃壒之囂塵一枝破臘萬卉讓春晴昊繁華推少陵之豪邁暗香踈影仰和靖之清新滕六爲侶霜娥作隣翠禽偷眼而欲下粉蝶斷魂而莫親出則金馬玉堂以大用處則竹籬茅舍以棲身倩良工而摹寫惟光華而逼真此則特見其隱之晦而未覩其用之伸焉至若笳鳴玉塞笛弄江城奏咿鳴之三調即飄墜而滿庭舞蝶翅而無力嗅魚鱗兮不腥風韻暫輟佳實告成犀浦雨肥兮曹軍因之而止渴傳巖叶夢兮商鼎藉之以調羹設

由之而大用操從此而聿興夫如是得非娬媚於一時者不可以並而凌寒獨秀于嚴凝之景者宜使予品評者乎先生感歎既已旋跡草堂假寐而息渺焉若有一人玉骨氷肌鳴瓊瑤之珮披五銖之衣香氣旖旎趨走坐隅揖而言曰僕乃羅浮隱逸庾嶺清癯守高標而自適勵素志而不移惟貞惟白不磷不緇自水曹之既往幸和靖之見知寂寂千古賞音甚稀何今日之邂逅蒙眷念而不遺極情品詠光賁林扉于茲

敘謝願致一辭先生朐蟠錦繡欬唾珠璣請重為之品藻成一段之瑰琦繼廣平之賦續六橋之詩罔俾唐宋之英傑徒擅厥美於前時言既飄飄而往杳然無聞惟覺風露颯爽異香郁芬嗟亦平生之奇遇焉可自托為不文遂操觚執翰勉為效顰乃復為之歌曰

孤高節操兮氷雪芳歲寒凌厲兮貞而剛擅心玉骨兮恒且香玉龍鏖戰兮那復降托根穹壤兮雨露恩光挽回暖律兮醞釀春陽毋庸投老

兮林壑傍調和金鼎兮登

廟堂歌竟復倅文房四客曰剡水潔端溪堅中山穎松滋玄相與次為韻語書于濂溪後裔正心之軒

古木寒鴉賦

惟安陽之山兮秀拔乎東海之堧何鍼奇而儲異兮偉人生于其間鬱喬木之森森兮永固而深盤匪一世之封植兮亘奕葉而當軒甘露時雨兮既濡以溥嚴風凜雪兮不瘁而蕃羌聳壑而昂霄兮曷窮其巔凝黛色之葱蔚兮泥泥圍圓歲云暮兮江天寒羲和駕兮薄西山絢霞彩兮浮紫烟謁嵐光兮黯長川有鳥名鴉兮厥羽惟玄擇人而依兮其羣孔繁接翅兮蹁躚紛飛兮後先聲啞啞兮襍以喧喙有食兮飲有泉枝崢嶸兮棲息安彼翛繳兮不汲于繁惟知所止兮其智則專報吉凶兮俗所傳集戟架兮官兆遷尾畢逋兮盤以旋予佇立而凝睇兮塞有感乎中悄悵爾鴉之咸若兮亦率性之本然盖天

機之流動兮不獨貽著于魚鳶

居庸關銘并序

居庸居九塞之一在昌平縣西北四十里有過之者曰兩崖壁立亘北直天可若千仞而出入南北關口者是也漢光武使者出上谷耿況迎之居庸關由此觀之則居庸實南北之要衝而為限夏夷之險所也久矣我

天朝

聖聖相承至於

皇上文德武功巍然煥然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豈專恃此為險哉雖然慎固封守此古今帝王安不忘危之道也又安得不謹烽堠嚴防禦為當務之急哉作居庸關銘銘曰

兩崖亘地設險自天直北以控千仞截然外限朔漠內壯中原

太祖開極遠遁胡元守以甯士一夫當千

太宗中興蕩滌腥羶

仁廟

宣廟封守慎焉火旌日耀雉堞天連鬱乎居庸夜烽不燃厥今

天子聖德乘乾乃文乃武裕後光前干城禦侮謅鶵才賢居庸之隘琛贄後先一統

聖化於千萬年

畏菴集卷之三

四言古詩

辟雍詩三章章四句

湜彼其流有環辟雍

天子戾止穆穆其容　穆穆其容於焉問道弗煩弗勤有師有保　有師有保聖學緝熙丕哉元后允懷于茲

五言選體

送李學士歸省

涼飆滌關暑星火西南方僕夫理巾車晨起駕周行大節著朝野蔚為人所望

聖皇眷宿德去意何遑遑臣節未易盡親恩詎能忘雨露霑以濡松楸鬱而蒼立身罔知報惕怛中心傷孝治昭盛時暫辭白玉堂封章佇

君惠豈曰戀故鄉胡能脉其原畏彼道路長

泉川耕讀

南山崇且長溪水清以漣良田百餘畝草屋八九椽藹藹桑麻場漠漠榆柳烟清晨荷鋤出日暮荷鋤還孺子捲牀帷黄卷青鐙前讀罷命濁醪取醉輒復眠終當有佳會吾駕憑化遷

永感堂

堂上靈椿樹嚴霜悴其枝堂北萱草花秋風不勝吹慈烏夫所恃獨宿聲轉悲緬彼返哺恩而與中心違五内但以崩涕淚漣以垂義娥逝不停去去流電馳石堅尚可泐海闊亦有涯悠悠

抱深恨永與終天期

霜林晚節圖

朔風何蕭蕭嚴霜亦浩浩維此歲載陰羣芳盡枯槁懿彼貞堅姿幽寂能自保春風𦬊李花樹下蘼蕪草紛紛桃顏色媚此一時好

送張給事中赴南京

三五星未沒青驄駕言征藉藉祖道筵悠悠遠行程陽回雪初霽春意亦已生黄門地清要彼此同恩榮兼言在茲日況復須老成勿謂君門遠出納良不輕往矣庶勉旃慰此離別情

和何冢宰韻送劉濬司訓之連江

中興聖天子詔發絲綸辭大比取多士不令田野遺

春闈啓

京國英俊皆來斯少年劉氏子文采腴丰姿校藝中乙榜拜命為儒師以此聖賢教分向連江施軒車動行色去當初夏時嘆惜從此別何以慰我思傳經有源委辯惑無他岐德譽日以著三

鱣升可期大器貴晚就勿謂功名遲重逢在闕下日月同瞻依

五言律詩

和雪齋韻

冀壯方辭闕江南覓有春虎符輝組綬鳳勅煥絲綸竹馬行邀道蒲鞭不動塵共言公薦拔未必為呈身

宿紫虛觀

游暮遊山觀天低逼步微地偏人到步僊去鶴
来稀遠岫收殘雨深林翳落暉久縁髾紱絆容
與欲忘歸

送同鄉金署正還南京

封章開
聖主馳傳自南京身立雲霄近
恩霑雨露榮辭
朝初整旆送別若為情後夜逢秋半相思共月明

送周侍御

登第聯金榜居官列繡衣壯辭
新聖主南去舊京畿日月胎
皇法風霜凜憲威誰如公退暇常得侍庭闈

送尹通府之京

甌江初霽雨別駕上
神京柳拂春風軟花迎曉日明黎氏懷惠澤冠蓋
動離情環珮辭
朝日重来藹政聲

送劉大尹宰石城

為客逢張鎰求賢薦馬周郎官千里去祖道片
時留候館雞聲曉征途馬色秋
君王懷赤子　恩澤在承流

五言排律

送林修撰

自是瀛洲侶年来已二毛龍頭曾占據
鸞誥更封褒德業推先達衣冠偶俊髦雄文司馬
出直筆董狐操漳水流何已閩山勢轉高許歸
優渥重雨露在宮袍

賀葉明府并序

予養病居家鄉人自京還者有云天下藩臬
郡縣之官朝于
京師
上拔其政績卓異者十人宴之以
賜大臣繡衣一襲以為他日大用之期無賚寶楮
俾俾還任而吴縣大尹吾邑葉君與焉且為
十人之冠予聞之喜不自勝慨然不知疾之
在躬也因成排律八韻奉以賀之盖予素所

期兼君者今幸獲遂矧
朝廷是舉又足為天下為守令者勸誠千載一
遇之盛事也
述職臣踰萬
褒旌僅十賢閩渠誰第一義子獨為先宴賜珍羞
富衣頒錦繡鮮辭　朝加賓楮乘傳給官船盛
典貽
明世　殊恩邁舜年寧臣思效法民吏候歸旋異績
中牟並仁聲密縣肩身臨百里地名紀

九重天美化施仍洽貞心秉益堅會看膺
特詔補袞五雲邊
賀何家宰除日初度一百韻
匝歲收寒盡新春迓暖先高門多喜慶吉日產
英賢間氣鍾光嶽鴻才冠輻員挽來當信孔送
至不須禪家學遵遺訓儒宗得正傳胸藏千萬
甲腹飽五車篇章就號神兔毫揮掃霧烟律諧
伶氏管音比有虞絃金榜題名早烏臺秉節堅
紫霄祥鳳立碧漢法星懸義檄娛慈侍綱輪怯

勢權乘驄清一道移牘靜三邊不必焦謀慮而
能止戦鋋出倫聲已著守郡職隨遷
北闕離天上東甌赴海堧九山觀秀氣五馬擁華
輈身坐黃堂上人趨皂蓋前群黎臨敝萌積弊
解紛纏吏卷重條式
宸聰屢達牋靡遑中旻食那穩徹骨眠藹藹施仁
溥巖巖發令專陽春行有脚霜月照無偏治軼
龔黃遠威繩馬竇懲豪強寧敢縱凋瘵頓令痊
勤恤始終在孤寒生死憐鰥夫無曠室枯骨有

新阡波息義鵞狎山停謝屐穿身勞髮種種民
飽腹便便禮樂一番盛謳歌五事全六年常疊
奮四境得平平神與精誠協陰扶運智圓隣封
潛獲盜將士免張弦德政方敷洽
天書忽召還亞卿從此擢遺澤至今延刑臬纔看掌
煩苛即盡蠲宅心時惻惻種德日乾乾蘇念真
瘝篤臯陶足比肩無寃不洗滌非罪肯拘攣大
慰
皇心恤終培

國祚綿傷殘唾虎豹搏擊陋鷹鸇汲黯匡時切相
如病體孱青蠅紛訕毀黃雀恣翩翾諫伐成徒
尔危時悟必然太阿窺倒執逸翮計孤騫張翰
思蓴菜堯夫感杜鵑宮袍辭
袞冕江水遡鳴艫諸子芝盈砌慈親雪滿顛誰能
遺孝義自分老園田龎郤營禾稼陶周愛菊蓮
青編還教誨綵服更蹁躚斤罕逢鍰信門荒造
翟閒人倫家每敘外物俗難牽
天眷

中興主時當景運年
垂旒臨殿陛命將集貔貅 勇智周王發 神明
古帝顓忘餐求俊彥决意蕩腥羶忽被詞臣薦
驚聞驛使宣函開
丹詔煒色映碧山妍為
國初存忠嚴裝竟上船遥奔千里道再拜
九重天
聖主深褒獎忠臣久棄捐天官方轉倅冢宰復持詮
最是超羣彥何曾受一錢百僚歸統兵四海屬

均馬廉恥風應振貪婪惡總悛蕭曹焉敢讓伊
傅可吾聯位重思尤慎階崇禮並虔光明燈射
牖寬廓海容涓倡衆言頻上蒙塵
駕復旋
明良誠有托際遇豈無緣
堯德依巍蕩 湯仁戴廣淵 恩推三代遠
詔賜五花鮮偉事彰華夏豐功載簡編微軀多輒
軻幼學少畢研弱質半生渴柔腸九曲煎椿萱
悲夙殞齒亂涕潺湲未解論軍旅粗知設豆籩

涵濡歌獸鳳鼓舞樂魚鳶守分寡諧俗安貧羞
執鞭看常遭白眼偷不置青氊產薄收紅稻囊
虛出翠鈿數承垂顧盻況復荷陶甄文削純詞
妙經傳聖道玄侍談恒侃侃服善獨拳拳秋試
欣登淅春闈喜中蕺濫聆
音降綍叨對筆揮椽一旦承
新寵經年脫舊遭
金門鳴珮遂玉署執觚連雖媿文工藻常懷倖守
泉

廟堂将見引膏漢遂聯翩請益期宏遠書紳事勉
旃器成能負冶魚得敢忘筌奥壯逢初度狐南
照八埏呈祥迎
帝座炫彩接台躔常道知符泰繁禧識萃駢貞姿聘
柱石壽骨仰神僊花甲周過七椿齡信擬千本
来人似玉方至福如川
宗社安磐石
皇圖鞏泰巔作詩非溢美頌實向華筵

畏菴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次黃養正賞菊韻

黃金花朶照冠裳開正當時近橘陽阿閣秋高
通御氣掖垣風細和天香自同葵藿常傾日肯
讓梅花不畏霜歡賞誰如今日樂
君王許醉紫霞觴

贈同鄉鮑給事

黃門清切受官初虎榜登名世所譽環珮晨趨

迎
玉輅衣冠夕拜奉
天書禁廷鵠立
朝儀肅直省鶯啼晝漏疎惟喜鄉隣沾薄宦羊裘
退食共紆徐

冬至侍班

佳期又遇一陽生百辟趨
朝賀
聖明大樂九成天上奏祥雲五色日邊呈復長共喜

沾餘慶報

國誰忘致太平深愧相如繞芻蕘侍班亦幸沐

恩榮

題李都閫赤心報國卷

一片貞心捧

日紅生平爲國只攄忠六韜久學安邦策百戰曾成

靖難功匣裏劍光搖塞月竿頭旗影拂邊風肯

緣世治忘初志夜夢猶思破犬戎

贈同年李給事

科名連中翰豪氣秘閣同居讓偉才馳譽幾年

超瑣闥納言一旦上銀臺

九重民隱時看達兩袖

天香日惹回老我詞林猶舊職學慚鳴鐻獨徘徊

送江侍郎巡邊

久副秋官獨有功巡邊

新命荷

宸衷良平未讓安關内頗牧誰知出

禁中鈇鉞光摩秋月白旌旗影拂曉霞紅坐令亭

障如磐石一點胡塵不敢通

求碧窻葉先生蘭亭書法有序

側惟閣下名隨學著材與德成而蘭亭書法尤

臻其妙凡在縉紳加敬宜矣近聶大尹有薦拔

之舉適契輿論而閣下固以親老辭此尤非常

情所能企歆羨歆羨僕銅跡泮庠久磨筆硯學

不加修字亦無法輒托契奉去素箋一冊冤毫

四枝幸於草玄之暇秉與一揮使得模倣一二

豈不於斯文益有光歟

碧窻夫子寫蘭亭千載羲之契合冥亦手抄探

龍虎窟墨池倒蘸斗牛星韓公自詫軍方張杜

老深知筆有靈臘欲相從學心晝煩君與我講

聲形

送同鄉尒僉憲還江西

臬司爭羨出羣才遠自江西董賦來瑞日

九重瞻　玉殿福星千里倆金臺夜陪笑語聯雙

榻曉戀分離更一杯郡邑吏民知幾許澄清翹

首候君回

送李侍御四川巡按

平明奉
詔出嚴廊萬里西川事激揚玉斧凝霜生勁氣繡
衣映日帶
恩光巴江渡處波濤靜劍閣經時草木香狼虎聞
風應遠避埋輪不讓漢張綱

送江編修還蜀

閶闔初開曉仗移珮環趨向
玉階辭行舟慣見巴江險策馬何愁蜀道危花滿

錦城迎望遠詩成綵筆得歸遲只今
帝載須才俊還看夔龍集
鳳池

江心寺

江心勝景似蓬萊占斷壺天絕點埃不與人間
連世界却從水上結樓臺亭亭古塔雙峯起隱
隱晨鐘萬戶開昨夜老龍聽法去滿江風浪殷
如雷

墨池

何以清池喚墨池昔年臨此有羲之千張臘灑
黃堂翰一派翻分水墨支斜帶日光雖糊爍亂
涵雲影尚淋漓學書老我猶成拙爲表遺蹤一
賦詩

遊玄妙觀

天逼僊房傍郭低山人長護羽人棲瑤臺歘府
依微見翠竹蒼松咫尺迷拂石淡時窺鶴舞瑣
花濃處聽鶯啼此中好問參同契暇日相從駐
馬蹄

永新彭侍御銅川四詠

銅川秀水

蓬萊一脉接銅川異物陶鎔造化全萬頃玻璃
雲外映滿天星斗鏡中懸珊瑚出水鮫神泣珠
蚌藏淵蜃室妍自昔靈泉多勝跡于今秀氣屬
才賢

銀麓奇峯

芙蓉削翠拂層霄絕頂餘寒暑自消雙鹿迷蹤
雲路迥數螺凝黛海天遙霜清夜識浮銀氣月

白時聞響玉簫我欲與君遊汗漫晚年期此覓

松喬

儒林叢桂

桂樹森森出泮池僊根應向月中移夜涼風影
浮書幌秋曉天香襲講帷招隱謾勞騷客賦擬
英已結素娥知羨君柏府蜚聲舊曾占儒林第
一枝

和惠雙虹

左右長橋幾石成行人飛步蹋瑤璃駕空蝃蝀

雙腰濶跨海鯨鯢兩背平銀漢曉橫纔咫尺畫
闌晚眺總分明往來利涉知多少題柱惟君繼
長卿

送王都憲督漕

繡衣金帶照青春奉
勑南巡一憲臣萬里澄清歸掌握九州漕運入經
綸曉離臺府霜威肅夜度關河月色新屈指來
秋看復
命高栽豸獬侍
楓宸

送同年陳郎中

璽書新捧出
金閨五色龍章濕紫泥疋馬壯離關雨霽片帆南
渡渚雲低蕭何轉運功須丕劉晏經綸志欲賡
後夜相思一回首福星高照大江西

七言絶句

題月下葡萄卷

驪龍飛出水精宮娜娜長鬚翠拂風亂吐珊瑚

千萬顆夜深高掛月明中

次李學士題梅花

獨乘春意領羣花画裏相看倍憶家記得斷橋
流水上月中疎影看橫斜

鳳墅朝陽

羣峯飛舞欲迴翔旭日初升散曙光幾度凭闌
發長嘯尚懷鳴鳳在高岡

龍溪夜月

碧澗蜿蜒若蜃蟠銀蟾翻影落晴湍九天風露

涼如水擬跨長鯨上廣寒

題墨梅為內臣賦

墨池衮出老龍身淡淡輕烟罩黑鱗不用兆花

三月浪挻然頭角占先春

端陽有感

思遠樓前小雨晴楚歌聞處若為情紛紛載酒

遊觀客誰信當年有獨醒

楚歌聲裏襍漁歌遙想當年感慨多千載一辭

成口實滄浪清濁竟如何

楚雲湘水兩悠悠魚腹忠魂恨未休若使當時

言見納于今安得有龍舟

過木莊三塚

一統山河屬

大明三良猶據趙時塋可憐秦檜不知此後世空留

糞塚名

過楊村驛

楊邨驛裏駐飛旌風物蕭然一吏迎却憶昔年

經此日家家飽暖說秋成

度雙城望闕

雙城疋馬度河梁

壯闕天高入望長一片歸心飛矢疾計程曉發覲

明光

寒江獨釣

雪滿江天玉嶂高壯風吹透鷫鸘袍老漁有志

堅如鐵獨向船頭釣巨鰲

七言排律

送阮方伯赴廣東

先達家邦今最盛羨君龍負濟時才文章名中

春秋柄風憲聲馳內外臺片月氷壺心皎潔横

空劍閣氣崔嵬九年叅佐臨山右一旦榮陞出

帝裁環珮曉辭天上去旌旄遙向廣東來挽栁兩

霧炎蒸還茘子風清瘴癘開身坐名藩雄節制

政敷萬里被蒿萊文星高照薇垣夜更有光芒

接上台

畏菴集卷之五

七言古體

初入翰林寄勉妻兄蘊珪章秀才

廿年江南讀書者五次虛騎赴科馬不管傍人話短長浩然之氣何由下去年復向蟾宮遊桂花折得一枝秋歸來故里衆驚嘆共說男兒壯志酬春風射策

金鑾殿禮樂三千羿

宸見

玉墀臚聽第一傳金榜名魁天下彥

聖朝待士

恩何深清晨

御宴開瓊林太師先將玉液勸宗伯特把金華簪明

朝又荷

賜冠服燁然銀帶腰間束微臣上表愧非才萬歲殿

勤向

天祝千年佳會真罕逢始知不負讀書功讀書至此倩云足總是前人陰德隆位居翰林亦不小他日經綸自茲兆人生有志報

君親從今惟有讀書好

何侍郎五馬圖

使君昔日來甌東驂車五馬一馬驄飛黃紫燕豈凡骨奔虹追電如遊龍露冕行春遍封內騑騑雙旌聯皂蓋長風奕颯生雄姿猛氣驍騰逞逸態逍遙往歲相追隨驕嘶驟步恒異之麒麟乃是冀北種龍媒信為天下奇只今立仗

黃金闕太僕奚官嘆超絕牧野春來豐草深瑤池

曉浴澄波滑熙熙四海歌太平甌民去思多少

情

九重天闕不可見惟向丹青圖爾形

送周諒分教巢城

薊門木落霜氣清灤河風高波欲氷隨陽鳴鴈向南征君乘輶車指巢城川路遙遙揚去旌木鐸一振吾道鳴百里教化位豈輕

九重雨露恩亦榮泮水芹香曉雨晴杏林花暖春風馨菁莪樂育皆賢英

盛時況值貽文明鶴斷三鱣集講庭還見先生自
此升

峴山望雲為廖掌教賦

手持教鐸鳴瑞庠雙親杳隔閩山陽冬溫夏清
竟廢荒晨昏甘旨違奉將思之惕然驚膽腸亟
登峴阜遙盼望大海之南天一方眼中惟覩雲
冥冥想當起自親舍傍翁霍朧靄見日光倏忽
舒卷色轉蒼延佇久之心彷徨可憐見雲憶高
堂此身恨無兩翼張乘風去逐雲翱翔

遠碧窻葉先生蘭亭書法

僕以卷求法帖久矣杳不即示乘醉來造
不值索片楮賦此以速焉

君效蘭亭帖聲名達海陽銀箋因托羿特地請
君書幾番造堂下杳筆勞驅馳智永限穿究羲
之墨滿池假使如君子安能致如此君字直千
金君心惜片紙我今渴望君與生有如蒼生望
霖雨願君看此想交游胸中筆興沛然起

題周萬户子性扇面月桂

我昔夢遊崑崙峯雲梯咫尺依晴空綠烟掃盡
六合淨身輕八翼飛蟾宮蟾宮境界一何異瓊
樓瑤閣相鈎龍就中丹桂花正發清光奪目飄
香風姮娥一見謂儒客狀元許折枝頭紅當時
見舞羽衣曲鈞天彷彿聞三終久之但覺毛骨
凛逼人寒氣如冬隆覺來明月滿窻戶一天靈
籟鳴山松

畏菴集卷之六

序

贈楊叅將榮陞序

天生

聖君撫臨華夷以乂安天下必産賢豪為之相為之將以贊理而宣力焉相以脩治於内將以禦侮於外内外相維上下相際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太古尚矣及周之興若文武成康若宣王時則有若十亂四輔華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

臣以保乂王家是已降自漢唐宋諸君之創業垂統雖未及成周之盛然内則有蕭曹丙魏鄧賈房杜姚宋趙寇韓范諸臣以謀國畀而其外之却匈奴臣吐蕃斥遠契丹亦未必不資周衛霍趙英衛曹狄諸將之力焉

天眷

皇明命我

太祖高皇帝掃滅胡塵一正區宇

太宗肅清沙漠卒致來庭洎乎

仁宣二廟四海風靡此固有以駕成周陋漢唐宋矣然亦當時委任將相之得人也肆我

聖天子嗣大歷服勵精圖治慎選相臣將臣寄重而資力焉於是謀内治則有三楊諸大臣而外之為將則若今

欽差鎮守宣府等處右叅將楊公亦其一也公世六合人祖父漢中百户公襲爵勇而知兵適征虜總戎陽武薛侯聞其材置之左右洪熈元年從征有功陞正千户正統改元遂受知於

天子天子若曰惟朕嗣承

列聖丕烈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蠢兹西北二虜古為邊患越今亦既臣服惟其無恒居亦無恒教乃底不類匪欽恒性朕實矜之兹不可以窮兵不可以弛備其善撫禦之惟朕遠近將臣咸有常守顧兹朔方元臣樹鎮孰能倡兹將校往贊朕師一力一心永安兹土朕聞楊洪其可于時左右大臣詢謀僉同

天子乃命曰咨爾克治戎兵無生事越無畏事兹陞

爾明威將軍僉指揮事往哉汝諸公既受命固
請曰臣願自當一隊凡在部下非父子兄弟則
姻戚朋友給餉之需亦乞倍他兵
天子皆可之蓋欲其作士氣而致成功也是年秋九
月敗狄人于瓦房沙丁巳冬復以兵會明年春
又大捷所俘馘功倍於初邊報日益稀遠
天子嘉之累陞至今職旋以文字職翰林數聞其得
禦邊策蓋無事則嚴守備與士卒同勞逸時時
飭以忠義有警則躬履行閒穎然有向敵意接

戰則痛剪之敗去則不窮吾力不拒內附不起
外釁殆聞古名將之風而興者視今之諸良將
蓋並驅而莫之或先矣豈彼玩寇邀功輕用民
命不知為國圖萬全與夫兒戲者比哉用是不
負知遇克稱廟議以顯有成功而荷茲
寵命也雖然莫為之相則將不能以盡力于外莫為
之將則相亦不得獨盡心于內故內治修而後
外攘之功易舉外侮息而後內治為之益安古
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然欲內外無患匹休

古人若今之將相大臣楊公輩而非有我
明天子克知灼見而信任之何以致于茲耶是則
天佑國家俾
明良胥會以安四方之意又可徵矣繼自今公其益
懋乃職圖報
大恩以求無愧于天他日位與功崇致身樞輔與
二三大臣佐
天子保治於萬年以光先烈以追踨隆古豈不盛哉
懷來衛指揮使易正徵文為公榮陞贈於是乎

言

送王揮使還京序

居庸之關遠控沙漠之地天之設險據衝蓋所
以內中華外夷狄也有國家者為斯民慮必鑿
池築城以當其要命將士而屯禦之由古而今
焉
皇上嗣大歷服之初文教既敷武備尤不敢弛
詔凡沿邊之境城隍之宜葺者主將其選麾下幹
濟才畧之官以董治之於是武成中衛揮使王

侯茂承

命統率部伍實理居庸之城既至相其事之便宜計其施之緩急以身任勞爲士卒先未幾月而功告成噫乎知之不能周才之不適用奚能事集而人不知勞哉侯趙人其先以武功顯祿之世爵之傳至于侯而益大勳烈之舊閥閱之澤盖有在矣故侯以淳厚之德應公之心而行之以勤敏上能不負

朝廷之命而下有以感夫士卒趨事赴工之誠也

雖然此特一事耳使當鈇鉞之寄得專制於一方則其設施措置又不可以今日之事視之者昔李世勣守并而突厥不敢南向太宗稱其賢於長城侯惟思而勉之讀書以文之則其所至尚何勣之多讓哉名聲事業將與斯城相爲悠久而永食

天之祿矣詩曰之屏之翰書曰以藩王室是又在乎人而不專恃乎地利也侯其知乎哉將還京守關指揮李公等相率徵文以贈予樂道人之善故爲之書

送楊司訓序

夫人不得爲公卿大夫以行其道於天下得爲師儒之官明其道以淑諸人亦可以無愧矣盖吾之所學者在聖賢之道也爲師儒之官以斯道自任峩冠緩帶坐於講席之上諸生誾然侃然環列於左右談六經之精微發四書之藴奥於諸史則究其本末於百家則辯其醇疵使人曉然知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代明四

時之所以生長收藏人之所以靈於物聖賢之所以異於人王道之所以大伯功之所以小與夫異術之所以亂真邪說之所以害正古今治忽興亡之迹君子小人趨舍之機皆有以明其是非得失之歸千里毫釐之謬舉凡天下之事若指諸掌而明示之知矣由是循循善誘俾之力行以求其至則所以鑄其徒者若器之出乎大冶皆底于成而彼公卿大夫之材又取資乎是矣於乎師之明道以淑人其功烈有如此者

向使徒有公卿大夫之位不能行道以苟祿又莫若為師教人之無愧焉今年秋予同門楊君以老成之學惇實之行出儒門拜儒官分教徐州郡學既

陛辭鄉之縉紳設祖道餞于崇文門外且歌詩以壯其行謂予職司文字俾序于篇端予故表師道之大及成功之不小者使君勉而圖之為後學之矜式君果以予言為然則徐之賢才將渢渢乎由是而益盛出為世用以廣君之道也可必矣

送龔揮使還茂山衛序

人有言於予者曰今之居藩衛武臣能盡其職而足稱者惟茂山指揮使龔君其人歟魁乎其容銳乎其氣而卓乎其志也其韜略善騎射若孤月升而破幽谷也若高原之水趨赴壑莫之能禦也故主帥賞其能士卒畏服而仰戴之其功業之在人者章乎其著焉予未獲與之面因人之言而竊識之于懷久矣正統改元之明年衛居庸關之城有傾圮者

詔完葺之龔君實領大寧都閫之命率士卒以理治之既訖工守關署都指揮李公等介人抵京師求予言以為龔君贈予既聞其名而又重茲請不容辭且天下之事為之由乎人而用之亦由乎人操豪曹湛盧之器者得犀兕而劃之然後別其利抱楩楠杞梓之材者遇匠石而顧之然後知其良士之負才幹蘊智能苟舍之而不用用之而不當泛泛乎亦常人耳及試之以諸

難之事驗之以有濟之為所以攄其中而措諸外接於事而運其思者逈乎異於人人焉今龔君承先世之厚德為

國家之虎臣其能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故於斯役董之不失其度今城既新矣而君方謀所以守之者使

國家永無北顧之憂則其功之在人聲之流世遠近稱之不衰宜矣茲豈非處官事如家事不忝主將之舉不墜先德而有振作者乎余故樂道

之以為世之受其直而怠其事者勸

賀儀制郎中章君序

章君大經予妻遠族之任儕居樂成之某鄉予在郡學時聞其天分高甚而銳志於本領之學遠過人人心竊慕之未幾今少冢宰建昌何公來守温選其邑之俊秀子弟二十八人入郡學大經與焉予始識其人徃來久之扣其所有果符前聞蓋二十八人中之卓然傑出者也不五六年大經以詩經發解魁已未春闈第施榮榜

進士既而出主南京主客清吏司事政簡而多暇大經益得肆力貫穿古今視昔益宏博今年冬以九載秩滿書最天官陞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鄉之大夫士謂予與大經有瓜葛相知之深需文賀之予惟禮部春官儀制首司郎中五品大夫大經以五品大夫長春官首司之事固榮而可賀矣然

朝廷大禮掌於春官而儀制所分之職視他司為加多所謂叅訂禮文兼職箋奏非富儒學未易處者今以大經處之為宜豈不尤可賀乎抑予聞舜命伯夷為秩宗有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夫秩宗即大宗伯之職寅直清三者典禮之大要大宗伯之所當盡也大經司此職謹毋以此三者委為宗伯之事而但究心乎禮文牋奏之間其必兼而勉焉予見其大本既立末隨而舉居僚屬則以此輔宗伯陞宗伯則以此率僚屬無所處而不當矣且具之於今必將陞而為之於他日則又有大可賀者胚胎乎是也大經勉哉

送何君喬新還廣昌序

廣昌何君喬新天官少宰公之子也今年春領鄉薦會試

京師以中乙榜辭不就教職卒業于胄監循例暫歸省其母太夫人

陛辭將行予同官二三人以素辱公知於君之去不能恝然無贈言取晋陶徵士詩所謂豈無他人念子寔多分為八韻四人各賦二章以贈之

僉命予為序謂予為公門生而交知於君久且
深者予敢辭哉君深潛純粹於公諸子中為最
肖齠齔時已有出羣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
辯出入意表嘗以宋趙普事質於公曰觀其沮
立德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予其死顧宜書
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
焉如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
而仕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
大異之予聞而甚加敬且期其遠到焉時君年

纔十有四既而違去七八年予未嘗一日不往
來於懷去秋君以書經魁江右鄉試予聞之喜
甚而意其春闈之復魁也今不偶若是何哉夫
賦命有疾徐一科無二冠而天眷善人困之于
先乃所以亨之于後也觀商柯二大魁可見矣
況有學行如君又有公之盛德天寧不預為陰
定以彰其善乎蓋將使之侁焉益進厥學然後
高魁嵬科追蹤商柯以繼美于公固理勢之必
然者故予於詩序他不暇及特言天之不爽於
善者為異日之驗以見予之素期於君為不謬
云

送朱教諭省墓詩序

今年秋予友桃源教諭朱士薦以秩滿赴天官
適
朝廷有大故而
今上在監國
令諭文武羣臣各舉所知以為扶顛持危之用予
舉病痊侍郎廣昌何公文淵及士薦以應意以

國喪師誤我
辱
太上皇帝北狩者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有如王振
者固
人主未易辯也然其不共戴天莫大之讐非常之恥
有不可頃刻不力圖報雪者雖痛哭流涕長太
息不足少舒予之忿焉何公以獨不屈節王振
辭疾告歸士薦又嘗濡染公教能推之以掌教
桃源而歷歷致効有足稱者先是桃源之士大

率家貧質魯不好學有司不免其徭父兄不恤其苦冠履服用筆札之具悉無所資而為之師者又皆庸鄙往往營利為自富計視

朝廷所以造士成才之初意何啻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畧不加欣戚於其閒由是士風不振孰知學為先務而遑努力為哉及士薦一至顧而嘆曰茲非師道不立之所致歟乃毅然以道自任凡所行皆正己正人之事且其言多規諷使為其有司父兄者莫不惕然感發而徐事之不加

供給之有助以故學者藉之有養而後知教如子之得慈父焉既又簡其質之所教者十五六入朝夕與俱授之經義學皆垂成而將來科目殆有可必至如修學宮備祭器資其不能娶者二十有七人兩為廣東京畿考官而得人為盛嗟乎以我士薦之處心行事若是使之任民社權風憲又豈不卓然有為而或不勝哉此予所以首舉何公而次之以士薦焉今未遂斯舉而士薦以祭掃先塋請

許之來告別予執爵而餞之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予固不敢以君子自居而所舉何公孰云不為君子又孰云士薦非其徒歟

今上既親政

宸斷孔昭待

太上皇帝回日相與處分國之大事必有立召忠良如予之知何公之與士薦者將復舉而用之在旦夕也士薦唯然長揖而去同鄉之士請予書為序予復要之相知併賦詩以贈云

送王廷賢先生致仕序

永嘉五經之學起於元豐九先生盛於慶元六君子而其始則本諸皇祐賢良王儒志先生儒志奮其默契之學講道於濂洛之前粹然一出于正至其後進紹而傳之其燭理之明訓義之精卒不悖於程朱之說而合乎聖人之心故當時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取先天下泝其淵源蓋有所自綿延至于

國朝尚多私淑而與有聞者往時編修劉公現獨

善易學究極精蘊盖能得先儒之遺意而無愧乎潔淨精微之學者也王先生以穎悟之資謹厚之行宗劉公之學往往深造自得永樂中中乙榜分教鄜陵從遊者雲集先生以是為指引凡為王氏之徒者莫不明其學也豈惟明之其彬彬乎假科目出而行之者亦不少矣既而先生以病在告者十餘年鄜陵學者之慕先生甚於饑渴之慕飲食則先生之教人豈易及哉正統戊午先生以勿藥赴天官改職中年中年為

鄜陵隣封其人知先生之名久矣聞先生來預相欣喜為得師賀比至莫不委心聽焉先生雖數年處岑寂未嘗廢温習約其理於心者不啻昔日故其所造就視鄜陵為滋盛今年夏先生以九載秩滿書最將有超遷之榮乃以年滿七十援例請致仕

許之將南還鄉之大夫士咸作詩以贈謂予宜序

惟我

聖天子敬老尊賢為仕而得優老于家者于今為盛而尤盛于吾鄉吾鄉致仕十餘人而少保公以三達尊為之表率歲時燕集深衣幅巾褎然羣聚弈梓間談經講學明仕止之義以不悖聖人之道鄉之後進得指引為依歸雖庸夫愚婦莫不瞻仰敬信焉先生此歸有足與焉而無忝者將見元豐慶元諸老不得專美於前矣先生其行哉

送提學熊僉憲還浙江序

督兩浙郡邑之學僉憲進賢熊公以三載考績

書最而還也凡浙之官于

朝者重其人惜其別謂予宜序以送之公在刑部時與予善尋轉大理寺正遂擢今職予間以病在告又嘗目擊公之所行序可辭乎夫設是官提督天下學校始於

皇上正統改元之年然必大臣推舉在

廷之學行兼優足以軌範人者然後擢之選至重也浙有是官至公凡四更前此為之者不過於嚴則流於寬過於嚴而刼才之成以法非所以

成其才流於寬而啓人之學以息非所以勉其學至於進退去取之間鮮有公且當者是皆不能無負薦者病於知人之難而深有辜於
皇上簡賢育才之盛心也公自丙寅春陞令職心公平而正大學純實而光明行部所至必敬其事罷私謁而權要不敢干躬檢閱而懷挾無所投防閑之密考察之詳第其文之高下定其人之去留如鑑衡之別物毫髮銖黍無不當者然又以人資質不無清濁斂鈍非可驟以旦夕責效

於是寬裕以待其成變化而復其初馬書所謂敬敷五教在寬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者公其無有之故浙之師生無不仰公如泰山北斗而科目得人為尤盛可謂度越前人以昭薦者之明而副
皇上之意者矣其書最而榮有今還宜也使浙之學者聞之而加勉不已吾知才器之有成者彬彬濟濟皆足以待用浙士得公一何幸歟雖然公已簡在
聖心他日榮登廟堂將與諸大臣同心翼亮致君堯舜以福天下之民不但化一浙之士而已也公行其懋哉

送蔣大尹政湯陰縣序

予聞昔者吳人歌曰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夫挽之不留者其辭感而慕推之不去者其辭怨而疾鄧侯謝令皆人耳此何為致其挽而願留彼何為使其推而欲去蓋有由然矣嘗考之鄧伯道為吳郡太守載米之任惟飲吳水其廉

公仁恕之澤漸涵浸漬于民之心非一日矣以故吳之百姓於其稱疾去職而有此歌歌此以諷彼也然則謝令之為政與之相反不言可知矣嗟乎後之子民者可不法鄧而以謝為戒哉今年秋前恩縣大尹沐湯蔣君以外艱起復赴
天官政職湯陰將之任凡恩縣之在
京師者有若耿韶華相率謁予文以贈之曰君由胄子歷政刑部正統癸亥拜官來尹吾恩以豈弟之心施大公之政六事聿興而百姓咸服及

其丁外艱去也吾民惆然若赤子之去父母遮道挽留而不可得冀其復來以福之也顧今政職澇陰惓惓之情不能自已願先生有以贈之予因其言有所感人嘗言今人不如古人皆其自棄者也若蔣君能致恩民戀慕如此較之鄧侯未足多讓彼謝令者獨何人哉今恩不幸不再被其福而澇陰且將喜聞而爭迎之以為幸得賢君焉予故不能不惜此而賀彼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亦宜有以自勉於是乎言

送劉侍御之任南京序

國朝擇御史必以進士預令歷刑都察院及半載試知其果可以稱是也然後授之職焉視他選何若是其慎且嚴哉蓋內外之官任軍民之寄有貪虐而濁者得激之以示懲有廉仁而清者得揚之以示勸惟御史為然然非通儒識大體明大法若衡鑑之應物無少爽者固不足以稱是選進士平居讀書篤信聖賢存心公正燭理光明所未暇究心焉者法律而已彼文法吏雖長於此顧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以之倚法為奸細事毛舉大獄蝟興為害可勝言哉此國朝所以簡擇御史必進士其人熟歷刑法然後授之慎重其選者為是故也今年春進士二十有五人以歷刑既久試中皆擢御史北十三而南十二焉或曰偉哉御史為天子耳目之官然與其往南未若留北日近天顏之為愈也予曰不然南京根本之地去輦轂已三千里其官吏之廉汚軍民之利病皆莫

得而盡知焉必得御史為之宣上德意激揚而安集之則其根本豈不久而益深且固哉然則致上明照幽遠且無南顧之憂者實在乎此孰謂北之不若耶或者唯唯而退既而永新之大夫士來徵予言為御史劉叔榮之任贈予遂錄其言以贈之

記

書代祀北嶽御製文碑陰

山於天下者臣旋不知其有幾其嵬然高大者為嶽嶽有五北嶽恒山則北方之山嵬然高而大者也彼其底柱析城王屋大行之類意者皆宗于此乎今其廟在定州曲陽縣平地中直西北距所謂山者不啻百里因疑而問焉有荅之者曰山有一石飛來於此故廟焉臣旋不遑至

山所稽其果何若意必曠遠中國人跡稀到之境甚不便於祭禱者耳且謂飛來之石萬無是理或者其氣脉于此焉鍾故廟食于此也書曰望于山川北嶽恒山將必望于此乎山為衆山之宗其神必靈以必靈之神享有廟之食則凡護國福民殃惡祥善轉荒歲而為豊年其濳司默運於冥冥之中必有其道矣竊聞去年十月胡諜至曲陽有經廟門者駭視不敢入時弃匿廟中之人皆獲免神之威靈可徵者有若是夫臣旋奉

上命來行代祀禮致齋自三月朔發真定公館歷行唐抵此至四日戊申祭時皆春和景明晏然無風沙殊勝向所經行之地此固神之鑒我

朝廷致祭之誠昭格歆饗又有可徵者也然出雲雨以澤物山川之責也今二麥殆枯而土燥難於播種有大雨以蘇之則民將倚之以有生神亦有所依而恒於饗祀矣幷書此以告且俟焉

重修舊路嶺口關記

天朝治平且久四方晏然無虞為將帥者往往習於晏安於凡所謂山川險隘壯華而限夷者皆視之為不急務故或湮之而弗修或修而弗固也非一日矣去年冬胡諜扣邊

皇帝以秋官郎中陸公軏往閱有功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授

勅書以鈇鉞鎮真定公至遍歷邊徼相諸亭障皆隳廢陵夷而彼寇或來遏之難為力也即下令有司以修飭五關為首務有曰舊路嶺口者居

其一在阜平縣西五十里公計其因舊圖新必將倍徙其厚為五丈而高之增者如之深則壘純石五里而因山為高以接壘者二十五里并其里為三十上作睥睨以俟其窺下置三水門以洩其流庶守之嚴禦之密彼不能悍然進矣然較之餘關功大而費廣非得廉幹出羣之才以專理之豈易成厥功哉於是詢擇真定府知事衛君某而委重焉君承命惟謹乃惻然曰茲事為於豐穰則易今歲歉不亦難耶雖然苟處之有道使節其財而不傷量其力之可盡民將不畏趨赴而功可成矣由是倡以自奉之薄輸以因民之利一錢不妄科一夫不過役夙夜慎率無或少離衆皆懽然效勞不四閱月而告成一如公之指夫天下山川之險駛亢于兩崖之間限乎東西南北而為中外之要衝者此固天造而地設也然非假人力因而築鑿何以致其堅完整飭而為守此禦彼經久之大計哉故聖人慎固封守而四海安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詎

無所見而然歟公讀聖人書發身賢科累官至今職閱歷多智慮熟迥出尋常萬萬其鎮真定也首發修五關之令而經理區畫皆自己出此非深達制治保邦之道而知急先務者不能且於此一關之修度其尤難而慎擇衛君以託之以能早有成功既完且固而民不病公可謂明于任人而君可謂善于任事不負其所令矣阜平令泰湖畢君麟因曲陽分教南畿徐君祺馳書北京謁予文識其實勒石以垂不朽予近以代祀北嶽自真定還已聞其畧矣故因其所述不辭而為之記

竹泉書舍記

有郁君承瓘者自安成遠來京師謁諸縉紳先生修其家乘自始祖仕南唐淮南刺史徙廬陵幾傳至深甫徙安成又幾傳至怡菴徙洋溪迄于今其文獻之世紹支派之分別靡不粲然具載矣既而請予請曰先人達廣公於新居之南別搆一軒後植修竹蒼然而覆

户前引流泉灣然而逺門名之曰竹泉書舍俞郁華讀書其中暇即來茲俯視郁華而樂育之也嘗指竹而諭之曰爾觀於是乎凌霜雪而不凋可以勵操干雲霄而直上可以尚志棲必有鳳吾擇交焉製可為律吾和音焉不亦有資于是乎既又指泉而諭之曰爾玩于是乎清而不汚思滌其慮流而不息思進其學其瀦為澤吾畜德焉其紫為淵吾組文焉不亦有資于是乎爾華俯仰一物間盍亦勉之今先人逝矣承璀

追念罔極而言以儆戒凜凜猶在心耳不敢違也乞不靳一言為記附于譜諜以彰先德而并傳焉予聞而喜曰夫厲操不屈于物尚志不苟於小擇交以輔仁和音以鳴盛四者有資於竹滌慮以消其欲進學以造其理畜德而實無不充組文而道無不貫四者有資于泉然則竹泉之為書舍其有關於承璀華大矣若達廣公可謂善處其子而教之者矣予不及見達廣公觀承璀之為人則其父可知且郁氏事之最先者莫先於修譜諜而仰先訓然非有所資以自成其能然乎雖然竹泉物也承璀華人也人固靈於物者苟能盡性踐形則將參三才而為一況竹泉乎承璀華尚反而求之使道全而德備以稱乎為人之名彼竹與泉將因之而愈勝如所謂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焉則先德為之益彰而書舍亦有光矣言竟承璀作而謝曰執事之教我何其至歟遂書為記以歸之

說

梅花說送弟川

予備員翰林之三年川自鄉來省當隆冬盛寒衝冒霜雪迢遞數千里之艱蹩面繭足至于北京叙天倫之樂洽友于之情塤鳴篪應怡怡如也歲之初吉駕言歸寧請於予曰川自幼承訓于兄今遠左右願賜一言川將以為戒川見大夫士之京師者抱道德富文詞竊亦有歆於中願兄其張之川將以為勉予感其言而未有以

答適鄉先達駕部主事雪齋孫公圃梅花以為贈予因指而告之曰若知爾梅之為植物乎羣陰既極一陽初復之時衆芳揺落百卉具腓而梅也獨敷榮而秀發其操剛而不撓其色皎而不汚其氣芬然而播揚故昔人以花魁名之至其成實則又得木行之正調羹爲鬻者有所資焉是以比德於人而尤為人所愛也梅之為物有如此者若其務法焉亦偶於流俗不儕於小人富貴不淫也貧賤不移也威武不屈也若其

行而文采見焉蔚其聲而遠近聞焉味仁義以為腴蘊忠信以為本惟其歛之為實故能敷而為用迥然異於衆也必矣若惟效之吾於若有望也川再拜曰川不敏敢不蚤夜以求從訓辭於是縉紳諸君子皆題詩于左方以壯其行

畏菴集卷之八

疏

重建司馬溫公祠堂疏

有宋司馬溫國文正公其文章之關切乎世教其政事之匡庇乎君民其言行之軌範乎學者著於當時垂諸天下後世燦若日星之明鏘若金石之奏凡有目者之所共觀有耳者之所共聞所謂超出漢唐庶幾三代以上之人物豈不誠然乎哉然猶不免為章蔡所排至于欲發其

塚追奪贈謚目為姦黨禁子孫不得仕者何也天下第一等小人惡第一等君子無足恠也然公論固有尼于暫近而存于天下未定于一時而常伸于萬世者夫誰得而終泯哉公去今五百年聲望事業昭如一日而章蔡輩身名俱腐至今且有遺臭公論蓋如是也公本河南陝州人祠堂在紹興者則其宗孫開國伯伋邑高宗南渡時之所創也歲久傾廢刑科給事中恂之父廷芳寔伋之七世孫而視公為十世祖思欲

重建餡力不及乃疏此適扣斯文之好者以相
成之孝子慈孫之用心固若是歟然予於此又
有所感焉宋之季世秦檜以奸邪誤國身沒之
後蓋有真其子孫艴然不檜是認自謂寔他裔
者聞廷芳有是舉其怨恨嘆羨能不交集于中
乎此又可見公論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然則
重公論之君子可不相是舉俾有成哉

論策

郭林宗何如人論

士有高世之行而非衆人之可及者在乎明哲
保身而已蓋哲人知幾與時卷舒故能免禍於
亂世而卒保其身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吾於郭
林宗見之矣粤自漢德既微王綱不振君子道
消小人道長時則有若李膺杜密范滂郭泰之
輩蓋皆一時之豪傑也彼滂等慨然有澄清天
下之志皆出而扶顛持危以興漢為己任而林
宗則不然者蓋林宗之意以為吾讀聖賢之書
學聖賢之事非無致君澤民之心行道濟時之
志其如時之不可為何設或出位行之則不足
以成功而適足以取禍亦何益於事哉於是獨
行己志而自拔於流輩然亦不為危言激論雖
隱也而不高蹈遠引以避其親雖貞也而不潔
己亂倫以絕于俗外物不奪其志爵祿不入于
心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故雖與滂等
日相親與而介然不與當世之事也厥後滂等
皆不免於非罪之戮其僅存者惟林宗一人而
已非其先見之明自處之高能若是乎詩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林宗以之雖然以人臣大節
而言則林宗不如滂輩之忠以君子保身而言
則滂輩不如林宗之智是不容於不辯然居亂
邦處亂世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剛則必取
禍柔則必取辱林宗豈不能早見而預待之乎
此又論林宗者之所當知也

問世之論治者曰民之安危係于守令然
守令之設其始于何時乎漢史曰吳公治
平為天下第一他無聞焉豈漢文時郡無

循吏惟吴公一人歟黄霸之于潁川而户口增龔遂之于渤海而盜賊息卓茂之令密縣而道不拾遺魯恭之於中牟而螟不傷稼行何德政以致之歟古之守令于五事其能盡之者誰歟今賦役欲其均田野欲其闢户口欲其增盜賊欲其息詞狀欲其簡施設果有其道歟論者或謂為政在於得人然守令何以得人歟伊欲守令得人政通務舉必有其說歟今諸生學古入官必有至當之說幸斟酌與我言之

對曰治國在於安民安民在於守令蓋守令者安民之本安民者治國之本守令得人則民安而國治矣執事大人發策芹宫而以古之守令令之時務下詢承學切於問也愚雖不敏敢不撫所聞以復明問之萬一乎夫守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守得其人則千里受其福令得其人則百里蒙其休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兹世之論治者曰民之安危係于守令蓋有以也稽之古者少昊以鳥名官而守令之名不聞唐虞稽古建官而守令之名未立殆秦置郡守治民而佐之以丞而守之設始於此矣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令之設始于此矣至漢文時河南守吴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其他未之聞者蓋當是時循吏居官或長子孫或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則郡皆循吏而無酷吏襍於其間故班固不傳之循吏而吴公雖稱第一亦僅見賈誼之傳而無事可紀焉自是而後若

黄霸之守潁川外寛内明得吏民心則户口以之而增龔遂之守渤海躬率儉約勸民耕桑則盜賊以之而息卓茂之令密縣視民如子舉善而教不能而致道不拾遺之化魯恭之於中牟以德化為理不尚刑刺而感螟不傷稼之治是皆以公平廣大之心行正大光明之政而致然也古者以五事責守令曰賦役均曰田野闢曰户口增曰盜賊息曰詞狀簡求其能盡五事之責者舍龔黄卓魯其誰歟他如朱邑之守桐鄉

驗田科差而吏民嘆服召信臣之守南陽歲增溉田三萬頃是亦能盡其責者也我朝法古爲治守令之任務得其人柰何人心不古奸弊百出田有詭寄之弊戶有虛冒之名丁有漏報之失加以豪強之兼併勢要之侵漁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刻夫奉行者不得其人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徵斂倍取差科不平且或挾私讐而妄報或因賄賂而科差解戶一名得錢輒放如吏傳舍動累十家而卒歸於貧難是以民不自存或竄之隣郡或投之富豪或隱之寺觀或流於穿窬然一人之精神有限而衆人之欺詐無窮故民情不能以上聞弊政無繇而可革而五事有不能盡者多矣洪惟

今聖天子繼

列聖之統總萬機之政而于安民一事尤拳拳焉於是擇夫廷臣之賢授以郡守之職即漢以尚書僕射出爲二千石入爲三公之意也褒以

勅書專其職任即漢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之意

也今執事以風憲之職出守温郡下車以來躬率儉約力行教化切切乎以安民爲心懇懇乎以化民爲念强者遏之弱者扶之利輒興之害輒除之是以不數月間德化行而政聲著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仰之者如父母畏之者如神明視往昔誠大不侔但因襲之弊既久而奉行之人不能皆以執事之心爲心從公者少狥私者多是以五事之責亦容有未之盡者爲今之計莫若嚴賞罰之令驗丁田之實其也田若干果無出責可以承其役而必役之其也丁若干果係強壯可以當其差而必差之參之以空閒無之以覈實革放富差貧之奸禁多科厚斂之弊量其輕重使無不均之嘆編之次序使無重擾之虧按奉行者以律則賦役可均矣禁絕游惰招撫逃移窮隱殺之禁施勞來之恩免其糧差禁其取索然後身得安存力遂開墾而田野可闢矣由是責之糧長委之老人錄于復業之名編之圖籍之上而戶口可增矣盜賊起于貧窮

恤其飢寒足其衣食示穿窬之令使其知所懼崇廉耻之風使其知所習而盗賊可息矣詞狀起于爭競詳其虛實決其疑似渠魁不可以不殲首惡不可以不去革汚染之舊俗使之遷善而改過敷維新之政教使之家諭而户曉而詞狀可簡矣然五事之責要必以均賦為先盖賦役既均而民樂趨事赴工然後可以闢田野增户口田野既闢則民知務本棄末然後可以息盗賊可以簡詞訟是皆執事深知素講之餘事

又豈待愚之贅哉且論者咸謂為政在於得人然欲守之得人者要必嚴銓選擇賢才而用之如

聖天子所勅之八人委之專而任之久又奚患之政不通務之不舉而龔黄卓魯豈獨專美於前哉愚也學不足以通古才不足以通變姑以億度之陋為明問復幸恕其狂斐而進教之

畏菴集卷之九

祭文

祭少保黄文簡公文

永嘉為邑山明水斎在宋盛時已昭斯文入我

皇朝繼者有人緊公之生適際昌辰發身賢科始掌

絲綸

文皇之世公首承

恩職臻編摩為

國史臣尋陞侍讀

黻扆日親復領春坊庶子學士公居

内閣論思是倚為

上為民四海寧敉公之功業人孰能似至我

仁皇人惟求舊峻陟納言在

帝左右再加師保兼位地官

寵命日隆望重

朝端

宣廟之時實列元老公以病辭

天子允告

宸翰寵之
寵光赫耀歲在壬寅公
朝于京既蒙　厚賜俾典文衡
今上嗣位公復入賀
上念耆德
殊恩復荷公居田里踰二十年斯人有式後學有
傳令公考終鄉為仰庇灑淚臨風痛盡而已公
有顯謚公有褒封生榮死哀今古誰同其等托
聯桑梓瞻企斗山復同令子序列

朝班具此誄辭致哀千里公神若存洋洋格止於
乎哀哉尚饗

行狀

故司訓劉先生行狀

先生諱賡字廷載更名邦彥別號朴菴劉氏之
先膺光啓間由閩遷永嘉之荊川五傳諱瑩者
攝郡長史遂徙居郡城悌華里七傳至宋起居
郎安節與從弟給事中安上並游伊洛之門為
時名儒歸而築室城南同居講道以授徒人稱
二劉先生十一傳至國諭公諱漢偉復徙悌華
里至今居焉有諱公悅者出繼臨江鄉玉沙族
伯諱天助天助生諱文恕者先生之曾祖也文
恕生諱寅者其祖也寅生諱介號肅菴者其父
也母項氏先生生而聰敏年十五肅菴遣入郡
學為弟子員讀書經鄉先生陳伯芸黃門方祖
安郡博潘民止凡三授焉由是學進而名日彰
永樂甲辰肅菴遘疾自玉沙別墅還先生侍左
右衣不解帶湯藥必嘗而後進靜夜焚香籲天

求以身代疾亟謂先生曰生寄死歸理之常也
惟汝祖母在堂吾弗克終養汝能繼吾志述吾
事吾無憾矣讀書為仕以光前烈汝當自立於
是乎逝先生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殯殮葬祭一
以禮既葬廬墓側哀餘即操畚揰樹宣德丙午
祖母彭氏卒先生悲痛殊甚一遵肅菴遺命凡
送終之禮無缺而有加焉未幾監察御史廣昌
何公來為郡公讀書尚躬行愛先生與予輩二
三子朝夕呼召講經命題必曰其言當如何行

其事當如何施設由是先生得卒業焉因更先生名曰邦國貴有美士以為輔汝其勉之遂以邦彥行正統戊午先生中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先生素志登進士以母老不得已分教福州府學教人以身率先講說經傳大義必諄諭以行之何若未嘗有無證之辭而不切於日用故學者皆知務實而景仰愛敬焉作為文章必根於理不為雕鏤以誇耀流俗處僚友待諸生接官長舉無失道在職四年配金氏先卒先生治

喪如禮命子頫扶柩歸葬復命營二壙虛右以為終老之藏蓋示以不再娶意丁卯春廣東藩臬二司走書幣聘先生為主考以疾不赴適教授滿去先生署事甫一載四館生員恐不久有考績之行連名保留監察御史及諸方面重臣以先生德學之優

奏保補教授缺藩司復咨吏部者三皆不允俟其滿且有他擢戊辰冬十月秩滿母命仲子恒往迎之將治裝便道為歸省計忽劇沙寇起道阻

踟蹰久之十二月七日遘疾及旬稍甦越五日疾復作且亟謂其弟曰吾惟一子幼弱不解時事今以付爾爾教有成猶爾子也謂子頫曰汝祖常以後事屬我我亦勉而行之今日之事正相類也汝當圖之遂瞑目矣是月二十有六日也年四十有六子男二長即頫次顒夭女一幼明年頫扶柩歸葬于玉沙祖塋之側先生為人和粹端恪操存縝密事大父母能養其志撫諸弟曲盡恩愛一門雍睦罔有閒言平居不尚華

飾衣冠敝而後易所居室以肅[illegible]不敢改創暴得何公為之依歸而學行益修及為師尤固飭操足跡不以請託一至公門奇衺狙詐之計不萌于心市井諧笑之談不經于耳惟義之所在必奮然勇為見人有急必量力周之先是福庠歷科舉子多書名講堂之壁壁毀而名俱毀先生惜之及署學事即白御史構亭立石合四庠之士刻名其上學宮南舊有唐觀察使常公廟廟毀而民占為圃先生白藩臬復其址而

創廟焉先生處心行事多類此不得大其所施而賚志以歿嗚呼惜哉旋于先生為心友謹摭其實為狀求銘于
當代大君子幸採擇焉

墓誌銘表

故劉處士項氏安人合窆銘

處士諱介字于石肅菴其號也劉氏之先居永嘉荆川里其徙悌華里至今居者自國諭公諱漢偉始漢偉生元副使諱光至諱公悦諱文恕

諱寅處士之曾大父大父父也母彭氏處士性和易與物無忤少從鄉先生林伯修游業成不樂仕進勤於創立永樂辛卯增室數楹東搆祠堂中列五龕以妥先世之靈歲時饗祀敬誠無怠孝以事親慈以撫諸子和以處姻黨信以交朋友家庭内外秩如也甲辰秋七月二十日得疾于玉沙別墅亟命舟還家呼其子邦彥曰生寄死歸理之常也惟汝祖母在堂吾弗克終養及送死大事汝能繼述吾之志事吾無憾矣讀書為仕以光前烈汝當自立言竟而逝時九月十三日也年四十有二以宣德丙午葬臨江鄉玉沙山苍之原從先塋也安人諱端靖行唐二姓項氏家世行實具載前郡守今少冢宰建昌何公所作劉母傳長子邦彥初名賡字廷載公為改今名由正統戊午鄉貢進士分教福州府學戊辰秋滿安人旦夕冀其便道歸省以申母子之情不意訃聞安人哀毀疾作既邦彥櫬回命次子恒等奠祭以禮未幾竟亦不起已巳十

二月十五日也壽六十有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合處士之窆而葬焉子男三長即邦彥卒于官次即恒次懍女二長適同里葉漢次適邑生薛璉孫男五瓛郡庠生餘皆幼恒以予與其兄為心友不遠數千里貽書及進士徐安行所述行狀請銘予自處士歿後交邦彥益密又同卒業於何公且見愛於安人猶其子輩乙卯予中鄉試而邦彥未捷安人聞之曰得中規中勝中吾子蓋憫予之久困場屋也予於其合窆之

銘惡敢辭銘曰
猗歟處士履素蹈善壽之不遐彼蒼曷顯淑哉
安人配德允宜天官有傳頌之匪私振振三子
長名儒也餘暨諸孫有跨竈者我操直筆爲合
竁銘大昌厥後於焉是徵

故庶吉士張公墓表

故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士銓既葬之若干年
其子志顯應貢至
北京入試
內廷考居優等循例籍名南京胄監間以先生墓
表來請於友人翰林院修撰周旋拜且言曰先
君之行前翰林檢討民止潘先生既爲之狀先
君之墓今少保大學士宗豫黃公又賜之銘不
肖孤恒以不能顯揚先德爲懼敢進狀銘乞夫
子衍其辭刻諸墓表以垂不朽旋去先生若干
年聞先生之學之行欽後風而仰餘光者蓋有
日矣嘆先哲之不作喜後昆之象賢雖使吾友
不請尚欲論著以昭遺烈矧實命之敢以詞語

淺薄不足以發揮爲辭按先生諱文選字士銓
先世由閩徙溫之瑞安至八世諱某者仕元爲
三大架閣遂分居郡城爲永嘉人曾祖宗振祖
子成父勝初先生幼岐嶷不常少長知好學未
嘗有井里語雖嬉戲不作羣兒態成童入郡庠
受易於訓導昆陽宗起徐先生善繼師志尊所
聞行所知嘗謂讀書貴躬行否則空讀無所用
徐先生亦稱之曰讀書如士銓甚不多得一時
翕然重之廼永樂乙酉以易經魁鄉試明年丙
戌對策
大廷登第二甲
賜進士出身選入翰林充庶吉士入
文淵閣預修
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尋以服勤致疾
上命醫垂問數四病既革潘先生洎黃公往問之惟
以不能報稱君親爲憾且托爲之狀銘言訖而
卒先生生於洪武壬子九月二十日年三十六
以永樂丁亥十月二十日卒于官舍時惟從弟

中城兵馬指揮文振在側殮畢會門生朱良至京遂奉匶歸永嘉越明年戊子十月乙酉葬于邑之吹臺鄉桐嶺金山之原嗚呼先生幼而長長而壯壯而死無一可愧之事其在家庭孝友之行足以符其學而宗黨信之其在庠序性理之學足以文其行而學者宗之其在翰林入閣下學行日益著總裁而下交稱其能皆期其用之大而惜其死之早平生篤信躬行恂恂守禮法雖隆暑衣冠必餙所著文字理溢於辭有易

經講義四書訓解若干卷傳學者其門人若給事中朱良監察御史朱良暹中江知縣解元陳聳青州府通判昆陽陳執中皆其高第也後宣德壬子今天官吾師建昌何侯守溫慕先生學行之懿著述之精用祀於學廟先賢祠先生生二子長即志顯初名慶餘於予為同門何侯悼先生未大用而卒更今名以示勉志顯學行有父風屢舉不第其志至今尚未衰旋自顧不及且得入官翰林厚顔多矣於其請也遂追為之詞而係以文曰學而文也不必五章而後耀行而充也不必萬鍾而後飽其居也足以自葆其仕也足以自藥餘慶被于後昆淵源接于諸老何忝乎鄉賢之祠何愧乎國史之表百千萬年斯為可考

畏菴集卷之十

疏稿

翰林院修撰臣周旋謹

題為救時急務事臣聞書有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盖謂隆古大道之世雖太平無事猶思患預防有以制而保之此所以長治久安也況今胡寇犯邊為一王振所誤勸駕輕出而又自是其愚不用羣策乃至數十萬之堅甲利兵一旦委於土木不戰而大敗

上皇被留不還大軍潰死無算辱國喪師自古及今未有甚於此者此實已亂已危之時

○○可不思所以制之保之復大讐雪大恥而轉為治且安乎又況彼也先者自謂不勞區區之一戰遂潰我國之師以執萬乘之主其志得而意滿矣然假送駕之名為挾制之計孤軍深入直抵都城

○○不以為實然而疑其偽特命石亨于謙統大軍以禦之是矣奈土城之重太持腐闊之戰緩援因循久之彼奉書言必得大臣一二人來講和還駕彼雖挾詐使當是時文武勲舊大臣望隆譽重與國同休戚者果有毅然請往親見我之上皇彼之也先明目張膽正色厲言歷數我朝懷來之恩厚且久矣若之送駕雖義而實遲矣然生民不可無主

神器不可久虛故我新天子為中外文武羣臣父老及四夷朝貢之使一遵祖訓公共推戴勸進已正大位矣而專駕為太上皇帝此又骨肉之至恩古今之通誼若必從此公議可講私和若即解甲退兵以示信然後吾當奉

駕從以數騎入京而文武百官自行迎歸耶
上皇位尊必行莫大之封非常之賞而報於若之也
先太師也不爽矣若或不聽直待之以大兵而
已是我直而若曲若詐而我誠天道有必勝之
理其或脅之以刀鋸鼎鑊吾則畧不少畏而執
議益堅不啻金石以死爲榮無復顧恤甘與
上皇爲殉而流芳萬世祿及子孫如此則名正言順
義足以動也先之聽忠足以慰
上皇之心斷祛羣心之疑勇奪三軍之帥且使知我

中國有如此社稷老臣屹然爲之柱石如唐郭
子儀者而
○○於
宗社保守之重兄弟友恭之情兩不失矣顧乃遣王
榮之中書講迎
駕之和事致彼有小官輕駕誑巳之譏遂以爲中
朝無人及彼緣人馬饑疲潛自退去而我師數
十萬不聞出奇獻巧乘機追勦又被所過肆行
剽掠旄倪肝腦塗地少艾驅迫成羣動以萬計

害非一端至於出入紫荊等關守者望風奔竄
如履坦途其輕視中國抑又何如此臣所深爲
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豈容緘默立視不建一
言爲扶顚持危之助乎謹陳愚見十有四條計
二十八事其一曰選將練兵且如總兵有若石
亨楊洪矣然英雄豪傑無代無之以西蜀之漢
尚有南陽之孔明以江右之晋亦有東山之安
石矧今天下視漢晋十倍豈無孔明安石其人
乎顧求之無道用之無方深遁而不出耳其次

若腹裏之都閫衛所才可將萬人將千人將百
人者尤必有焉伏望
○○申命內外文武羣臣悉心詢訪各舉所知雖盜
嫂屠狗亦聽焉而量才授職其果有非常之才
如孔明安石者則聘以非常之禮處以非常之
位則皆爭先出而效用矣近歲之兵狃於承平
貲閥者多在伍者少甚至科擾百端貪若萬狀
上下離心操練無統今聞石亨雖監前失然於
中軍左右哨翼五等之制坐作進退攻伐擊刺

之方未能深究其微視昔雖曰優為其實未盡
善也伏望
○○嚴勅石亨楊洪同志同心勿妬勿嫉倡其將佐
肅其部伍以慣習之兵兼新統之衆嚴督操練
自辰至申然又不強其難隨所長而用之閱習
既久精如自然又須時加巡省認其音容乎以
心腹慰勞而激勸之使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
為臣庶當為聖賢所重平居有必死之心無苟
生之志一旦臨敵其必奮不顧身雖赴湯蹈火

有所不恤而無不勝者矣其二曰信賞必罰書
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傳曰罰不諱強
大賞不私親戚謂行兵莫先于賞罰賞貴信而
罰貴必也然不賞則已賞必當功不踰時而賞
及則彼之願為功者必翕然益奮而冀與之同
是賞一而勸萬也不罰則已罰必當罪不過刺
而罰加則彼之恐罹罪者必惴然愈懼而戒與
之異是罰一而懲萬也夫一賞而勸萬人皆為
忠勤一罰而懲萬人不為奸頑一乃心力其克

有勳豈有戰不勝而攻不克者乎今之賞有矣
然不當其功而太過焉此固
○○仁厚之心期其將來之必效者至若罰之不行
是姑息也姑息之政治平猶為害事況今日乎
慈不主兵戒之大者臣豈啓
○○之好殺顧勢有不得不然者臣不暇迂遠援古
今直以
太宗文皇帝所已行而致效者言之永樂十五年倭
寇破松門衛聲息之報一聞

雷霆之怒即發失機者誅不後期遣代者行不止舍
如殺總兵王內官以都指揮使楊政代之殺指
揮使別雄不令世襲之類是也由是邊海守臣
痛以為戒莫不深溝高壘練兵效死以為防禦
之計至今賴之無再犯者有此罰也又如蔣貴
王驥之征西賊若非羅通力贊立斬安都指揮
以示必罰之令何以成其功乎如昨者武興豆
腐閘之敗死實由於高禮毛福壽之失機一將
迯馬而衆死填河使

○○亦如
太宗皇帝之必罰而立遣將代焉則監其非者寧有
畏死而不率先勇鬪者乎刹各一人而我不罰
致將不用命勢益猖獗殃及無辜不可勝數祇
自弱耳是眞所謂愛克厥威允罔功者
○○固宜改是而必行之後也其三曰募士安衆士
不募不足以益兵然士有貪憤而舍死者可以
利動有豪俠而好名者可以義招又有一等知
誅之人雖欲報效然恐籍名於兵爲子孫患者

未免趦趄不進猶豫不決則示之令曰有功因
之授官若大勝後願歸爲民者聽則皆疾趨應
募而兵益矣書曰后非衆罔與守邦今天下軍
衛有司之官吏貪酷者多軍糧既減民財亦科
饑寒困苦不能安生甚則激變至爲鄧茂七者
伏望
○○再飭巡撫大臣與夫巡按御史考覈之必嚴重
典之不恕仍舉仁廉公明愛軍恤民者爲指揮
守令以安撫之則各樂生興事而本益固矣其

四曰設伏保陵前日也先之來多于居庸紫荊
關之旁路乘騎陟髙紛然驟至彼固恃其習也
然我能設伏以待之擒之不難而盡獲矣伏望
○○遴能事文臣必如羅通其人者相其所經之地
或掘坑塹或列簽刺或蒺藜之亂撒或釘板之
潛鋪無設伏兵選料密伺其或復來必循故道
馬既踣傷人隨以墮于是發我伏兵矢石火鎗
紛然交下其進退兩難可盡殺矣夫
天壽之上

祖宗之三陵在焉水木本源之地也昨日虜騎深入
殺守衛之官軍掠無辜之子女今有徼倖獲免
者有銀以遂其索也今雖已去意其貪忍若是
觀我
宗廟之美窺我器物之華將必復來以圖憾其所
欲不可不爲深慮也伏望
○○遴能事出羣文武大臣各一員統率長陵等衛
之官軍操備于彼旦夕不離一聞聲息飛報總
戎而策應之此保陵之道當然而

三宗在天之靈所必相者也其五曰利器備給語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未抜也器不利尚
不能致其事之善而況於張射擊斬為臨敵制
勝之具容可不利乎盖承平日久不用干戈凡
兵器之營繕惟務因循而已且如弓矢甲冑之
屬出於有司歸之
内府造作者泛常而工不精監收者受賂而試不
審名為鋒勁寔則鈍軟如此之物卒然用之以
禦強敵如乘弊舟遡逆風之濤張毀傘障傾盆

之雨其不至於傾覆而淋漓者鮮矣伏望
○○勑部降之以成範示之以嚴刑營繕必極其工
監收必擇其中其不然者罪之而不宥焉則器
利而兵益銳矣計自今集兵募士至來歳可得
百萬夫有百萬之夫必資百萬之給而馬之所
食亦如之然在倉之粟在場之草或有不敷憑
何為養昔漢高帝稱蕭何為人傑自謂鎮國家
撫百姓給饋餉之不如也伏望
○○勑部精選大臣一員必如蕭何其人者令其會

計而委重焉庶先事有備而無患也其六曰結
隣行間彼也先者雖近有威名不過一虜將耳
我朝自
太祖開國
太宗靖難
列聖相承幾及百年而女真吐蕃朝鮮皆奉朔納貢
臣服於我情意之所通
恩賞之所及非一朝夕矣其必重我而輕他信此
而疑彼已較然可知伏望

○○遣能事之使諭中心之情申其舊好優以新賞
往說之曰中國若之所親附
上皇若之
舊君
今天子若之
新主
舊君被留而
新主雪恥興師問罪之際若[illegible]擧義兵以助我
乎援之于理有足歆動而激發之者昔唐明皇

借用紇乞兵以靖祿山之亂亦如此耳
○○固宜與內外大臣熟議而行之也比聞也先之
視其王朏朏不能臣職不盡者多為不花者亦
不能自專正猶項羽所謂懷王吾家所立惡得
專主約者也先亦羽之徒歟夫無君之人可間
其主昔漢高祖因陳平言欲間楚卽與黃金四
萬斤不問其出入縱其反間卒用是而滅楚埃
下伏望
○○旁詢廣求有如陳平之人者亦如漢祖之多與

金使行間焉則今日之破也先亦如漢之破羽
也不難矣夫以漢祖之豁達大度用平反間且
不惜四萬之金況其他乎故漢有天下四百餘
年是以金一萬市一百餘年之天下也亦明矣
惟
○○其鑒之其七曰迎駕處
聖躬 車駕之親征也
○○以
宣廟之子

上皇之弟為公議所推為華夷
主宰建中興鴻業
○○上其
尊號為
太上皇帝且圖迎復焉此骨肉之至恩古今之通誼
也彼黠雄也先不知此道率數萬之兵為送
駕之計仰賴
聖明深燭其偽不聽而待以大兵使不遂所圖而遁
去臣則獨痛惟

上皇而與之俱去也夫
上皇以堂堂中國之
至尊一旦屈身沙漠及被挾而來土城也顧瞻
宮闕咫尺之間
母子不相見
父子不相親友恭不序於 兄弟義聽不洽於
夫妻盖由始誤於王振終誤於喜寧君臣一倫
既忝由是三倫遂乖臣言及茲五內崩裂伏望
○○以復讐雪恥為已任枕戈嘗膽而不忘大興問

罪之師以迎被留之
駕然必與楊洪輩之知虜情狀者及文職社稷之
臣熟議而行之必有其道矣昔者唐肅宗既即
位於靈武尊其父玄宗為上皇天帝及自蜀還
上皇即日入興慶宮豈非先時處之有其所歟
他日戰勝胡降而
上皇必還亦宜預為
上皇他日歸處之所則非惟
○○不失所尊之初意以全兄弟之至恩亦足以釋

也先所詒之羣疑矣其八曰防内擇守南京根
本之地也今
上皇壮狩沙漠無之禍階尚未盡寧廣貴尤為未免
○○以英明繼統任賢使能以中興為已任
天命人心固有所屬矣彼貪富貴之夫安保其無或
覬覦之者此内之不可不防也然貴得人以守
之伏望
○○慎擇純忠有才仁廉不濫文武大臣各一員往
守南京褒以　璽書優之禮遇務在同心協力
鎮撫軍民黜陟幽明凡關便宜令其處置而後
聞焉則可以無南顧之憂矣其九曰省費蘇困
近聞福建浙江銀課額重往往出民所有以補
之已為難矣況因鄧茂七陳鑑胡之倡變所在
效尤官兵所加入民死亡財粟耗竭而
朝廷又遣内官出董坑冶加以供給之多隨從之
衆計其所費又皆出於困獘之家非細故也伏
望
○○止令御史聽其自擇有司之仁且廉者一人專

理其事會計其地之所產有若干者若干之為
定額而所遣之内官即令其還則費省而民賴
以寧矣又聞福建沙縣等縣因鄧茂七之變人
死于干戈屋燬為瓦礫其餘黨雖䝉
詔書招撫而糧差有三年之免善矣然其居既無廬
畊豈有其恒心不存安意復起理勢之必然也
伏望
○○申矜恤之盛典命巡撫之大臣擇委廉幹時加
慰安貸之以種食資之以田器使皆得樂生而

興事至如涿州被掠之所亦宜賑濟之而勿後
焉則困蘇民其無變矣其十曰除豪桀奢近年
富家出粟助濟
朝廷襃以　璽書旌爲義民然其間有好名强爲
之者
天使一至通宰牛馬豐設筵席遍要府衛之官飮
宴各賫銀花皆奉彩段因而交結浸潤之及秋
成下鄕僕從成羣甚于狼虎所收之租過取所
索之債倍追其貪而無還者擅自行刑辱罵吊

拷或牽其耕牛或拆其住屋或准納其子女爲
惡百端被被害者欲訴無門含悲忍恥名雖義
民其實民害是亦激變之一端也伏望
○○嚴勑法司榜示天下但有被旌義民有如此者
許受害之家或陳情于巡撫或訴詞於風憲追
奪其　璽書拆毀其門閭而治之以罪焉則土
豪除矣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臣聞蘇松之與京畿富豪之家賓客飮宴動
宰過分之牛馬擅用逾制之器皿茶食高而泥

粱看嘆豐而累卓一席之陳百倍之費豈非奢
之謂歟喪事舉行器陳美飾祭列珍奇張樂娛
尸搬戲馱俗紙山等儀極其華巧徒費萬錢卒
赴一火秖尚虛文全無實戚於死者復何益哉
其侈靡相高而風俗不厚若此苟不嚴革而深
禁之人將習之至於爲盜不恥矣其十一曰親
賢遠奸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夫
厚有德而信仁人親賢之謂也至于包藏凶惡
者拒之非遠奸乎然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

指正人爲邪卒難辨也今在內之臣固有賢如
馬存亮嚴遵美者其不賢如王振喜寧已昭然
矣若在外之臣文薦真儒武拔良將畏羣譏之
公辭遏陞之爵者賢也舉非正人言非急務無
恥貪祿進易退難者奸也伏望
○○於內臣丁寧戒飭必循亮美之成規勿蹈振寧
之覆轍而內得人矣於外之臣賢者進之用之
奸者退之廢之然
○○周未盡知而公論則有不可逃者夫激濁揚清

六科十三道之職也必責此言官實陳其事而
進退之則風聞胡境其必相率而服從矣其十
三曰接言宥過先是殺諫臣劉球
○○既監其失而表其忠言路開矣羣言進矣然有
直臣之言有諛臣之言直者不諱死而於
聖心不能無所逆諛者務苟容而於
聖志不能無所遜接之或失其道其不至於以直為
非以諛為是者鮮矣故伊尹之告太甲必曰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召公之戒武王亦曰言以道接皆此之謂
也伏望
○○於接言之際必以其道則兩間之是非既察而
取舍之幾決矣書曰宥過無大解者以為過誤
所犯雖大而必宥也又曰青灾肆赦解者以青
為過誤灾為不幸有犯乎是直赦之而不問也
伏望
○○本欽恤之心諭掌法之官有如是而罹于憲者
必如書之所云宥之赦之堯舜之道然也其十

三曰畏天敬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詩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蓋人君者天之子也天以人君
為已子愛之之心無所不至故人君所為不合
于理有害于人天自以為蒼然一物不能諄諄
然耳提而面諭之所可為者示變以儆之焉耳
人君能知天以愛子而示儆必能以已父其天
而自咎以回其怒焉故成湯以六事責躬而大
雨隨降太戊修先王之政而桑穀為枯此感彼
應何其速也今年自春及夏亢陽不雨玆非天

之示儆以愛於湯者愛
上皇乎使輔弼近臣亦告以當如湯之自咎如我
上皇之篤信必能效湯之事而不辭雨寧有不致者
哉顧乃罰木强之僧拜金鋳之佛近於戲矣豈
足以感動天心而致雨乎又况端門鴟吻之擊
南京
宮殿之灾至有太白之犯太陰蓋已極矣夫天儆
之極者愛之至也使彼時果有如宋之司星子
韋其人告

上皇亦若景公之修德遣熒惑之徙心亦可以禳灾而免禍也伏望

○○以

天子自居畏天之心無頃刻之或忘雖不示儆常若儆之或加雖不有變常若變之或至則天必愛之以為

聖子而降太平之祥矣昔商之老臣告其嗣王有曰先生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盖謂其有祖成

湯至于為天下君者不外乎明德以敬神也今

○○新服厥命主典百神誠能如湯之推顧諟明命之心為罔不祗肅之心則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將必默相而陰佑之使武足以戡禍亂文足以致隆平國恥因之而雪矣其十四曰勤政講學昔伯益之告帝舜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盖謂人君之治天下內無怠於心外無荒於政雖四夷之遠亦愛戴而歸往矣周公作無逸稱文王之德以告成王亦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盖欲成王之治民必法

祖以勤政此皆言於無事之時者也況今

國勢若是容可不以勤政為先務乎伏望

○○早朝既退日

御便殿遠法舜文不懈益力裁決萬機之務于以服四夷于以和民衆一毫之私意不許容於其間而必歸之至當使內外群臣惟公是聽而必行之庶威福予奪皆出於

上而太阿不致倒持矣有商傅說告高宗有曰學于

古訓乃有獲古訓者何經史是也古今君臣之

聖狂賢愚天下國家之治亂興亡皆於此焉具必學之而後知其治且興者係乎聖賢則是好是效亂且亡者由乎狂愚則是惡是戒但見其與治同道而不興亂同事罔有不興而無或亡也較然矣非有獲乎高宗所以成商中興之業者學所致也伏望

慎擇儒臣講明

聖學中心有疑下問不恥使九經諸史必皆究其旨

歸然不可諱惡採善有若前日之拘也茍諱其
惡而惟善是採焉則知治而不知亂知存而不
知亡知常而不知變知易而不知難知有是之
而為是而不知有似是之非循未學也伏望
○○其留意焉臣職居禁近才本凡庸迂遠狂言以
備芻蕘萬一之擇幸
赦其罪而少垂覽焉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

啓藁

翰林院修撰臣周旋謹
啓為治國安民事臣聞治安莫大於用賢用賢莫
先於薦舉薦舉得人則國無不治民無不安此
古今之通義也今胡寇犯邊
皇上親征未還民心驚懼
國家靡寧此誠危急之秋用賢不可少緩之際也
臣職居禁近未答涓埃敢舉所知以備任用臣
竊見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江西廣昌縣人學識
超羣持守廉敬真有愛
國憂民之心素蘊治安禦侮之策今在原籍養病
已痊宜速取来大用及有直隸淮安府桃源縣
儒學考滿教諭朱良弼浙江温州府永嘉縣人
廉能公正練達老成堪任牧民亦宜風憲今給
由在部理宜薦用所舉之人如或去後失職臣
甘坐謬舉之罪謹具啓
聞

附錄

挽詩序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永嘉周公之卒也與之交游者咸會哭其將歸葬則相分為狀誌銘表等以述其行以埋諸幽以揭于其墓既已而情有未伸者則又各賦詩歌誄詞以哀輓之連篇累牘盛矣哉蓋當時之所未有也自古賢人君子其生也志不獲伸於時其死或非正或雖正而不得其壽焉則人斯為之嗟悼悲傷

而形諸詩歌以哀挽之若薤露蒿里之類無非所以著其不幸者公以儒生遭逢
聖世以明經選於鄉升之禮部叨奉
天子臨軒大對擢為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陞侍講進秩春坊庶子預
國史講
經筵 青宮輔導其志不可謂不伸矣年幾六十非不壽也以官卒于京師不為不正也是皆可以無憾矣而人猶哀輓之至如此者豈其復有所謂不幸者耶蓋鵾鵬之於衆鳥騏驥之於凡馬其技殊故其所適者異等而觀之固為非宜士之宏才碩學而欲與汎汎庸常者比可乎蓋所挾持者大則其所期望遠期之而未至至而用未盡其有此固其所謂不幸也歟公自少有志天下而屢舉屢屈於有司既壯始得擢冠倫魁克成大名於天下而未幾遂以疾歸既其復也雖獲資遷而徒優文翰之場其於樞要顯榮之職行道濟時之事凡平昔之所自期與士大

夫之所屬望者曾不一得以遂其願欲而竟止于此是宜諸作者為之悲傷悼惜之如此也嗟夫詩之作雖所以哀公之不幸而要其歸又在于記著其志與行以傳示于今與後也迹公之所有宜將大發而竟濡滯抑塞未遂而死然即其所以見者推之固不待盡施于事而其所不可掩者自可想見矣然則公之所以不朽者其將不在此乎予于公卒後嘗觀此欲為之序屬有代祀南嶽之

命去速而未果今年其子冠復至京師来請遂不
辭而爲之書云

賜進士禮部右侍郎前翰林院學士兼修
國史　經筵官安成李紹序

畏菴自賛

爾之爲貌癯乎不揚何以魁金榜官玉堂受
朝廷之褒寵與縉紳而翱翔蓋嘗究心乎理義覃
思乎文章是固榮名之所出越亦先世之餘慶
然而才非適用病謝

明光無以著之製作以鳴世道之昌斯則實之不
稱有愧乎爲史之良噫賛乎爾前用惕爾後彼
東隅之既失曷不勉收於桑榆之鄉也耶

翰林院侍講周公像賛

粹乎氷玉之姿藹乎梧竹之標學淵涵而山積
文彪炳而龍跳冠嵬科而名揚乎四海躋清秩
而忠著乎
兩朝嗚呼斯人不可作矣其威儀之似猶可因丹
青以見而令德高致遠識宏度所以見重於時
者抑豈丹青之可描耶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
侍讀安成彭時純道拜賛

周公行狀

公諱旋字仲規姓周氏世居温郡永嘉曾大父
德銘大父思賢父大順贈翰林修撰母陶氏贈
安人公生六歲而孤稍長入郡庠未冠喪母𦵏
祭循理不以貧故致有遺憾釋服即吉益勉勵
於學時翰林檢討潘繼来主郡庠得其誘掖所

造愈深舉於鄉屢弗偶然同進咸推遜之宣德
乙卯與薦書明年正統丙辰遂爲進士第一人
授官翰林修撰入院日太師楊文貞公次共鼓
宴席事
聞遣使就
賜羊酒文貞言于
上命公等月爲文章就前宗伯臨川王文安公今少
傅冢宰泰和王公視其成所製率臺閣典冊公
尤悉心銳意以求是正久之益有得同考壬戌

會試公所取士若令春坊大學士劉公宣化亦
魁多士衆謂公衡鑑之明衣鉢之授信不爽矣
以病歸里累年還朝適今
上登極安夏攘夷公上疏條目甚多至萬言其大者
若保　陵寢迎
車駕親賢遠佞勤政講學語尤切至亦多所採納
官滿推侍講與
經筵賜白金文綺楮幣
悰獻太子立以本官進兼春坊左庶子與修

君鑑公在郡庠日為郡守何公文淵由郡政有
聲入官刑部侍郎以歸公與内閣諸公連章薦
起来為冬官太保吏部尚書已而見劾于言官
并及其為郡時事公疏言治郡實廉不可以并
加污蔑也言官因并劾公
上亮其然不以為過公居家仁厚叔父来官所留弗
忍别外姑既寡以公為歸卒皆殯塟焉待子弟
不為嚴厲然戒飭條約莫不備具見者至刻石
取法與人交不為城府町畦終日懽如也奕棋

投壺皆高妙然用娱賔友未嘗以勝負介意所
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蔵于家景泰甲戌正月二
日晨起將
朝遂卒年五十有八配同邑章氏封安人有婦行
子男五人晃冠纓紘其季綬側室出也孫男十
一人瑀琺琦琰珽璉環珙琭球珊也惟公起孤
惸積學成名可謂難能矣遭逢
聖明思展抱負以究厥用降年弗永尚賫志以殁
然其所以立有足紀者矣用敢採于家敬質于

友論撰次如右以俟立言君子圖其不朽焉謹
狀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太子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經筵官同年友永新劉定之書

周公碑記

周君諱旋字中規温之永嘉人也正統丙辰擢
進士第一入為翰林修撰九載績最陞侍講景
泰壬申
懐獻太子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舊官授奉政

大夫又明年是為景泰甲戌正月二日夙興盥

櫛造

朝忽得疾尋卒朝之賢大夫相知者聞之咸驚愕悼惜謂以周公為人其造詣宜不止此豈天于賢者固嗇其進耶何其卒之纂也卒後一月將歸柩葬其鄉于是其孤冠與吏部郎中黄以載謁予文表墓噫君予友也奚辭按君曾祖德銘祖思賢父大順皆弗仕大順以公貴贈翰林修撰母陶氏贈安人君六歲喪父未冠喪其母煢

煢自立入郡庠為弟子員即奮發刻苦于學輩類咸推讓之每科舉必以魁自期雖屢弗偶而其志不少挫卒用有成入翰林適

詔選庶吉士積學中秘月為文章而考其成君既在選首日夜進學不倦其業益脩其名益重同考壬戌會試得今春坊大學士劉君儼所作大稱賞擬寘高等同事者阻之君不平爭之愈力已而廷試劉君果魁選人服其識而君因致疾在告久之還朝適

上即位慨然嘆曰安夏攘夷此其時也疏萬餘言皆當時急務其于親賢遠奸勤政講學之類語尤剴切多見納用進講

經筵與修歷代君鑑皆受白金文綺之賜卒時年五十有八君早孤故家居雖儉而于戚姻外內恩意尤厚叔父常一至官所留弗忍別外姑寡處迎養終身其卒也皆葬殯焉教諸子雖嚴為條約然煦煦不恐傷之與人交傾肝膽不事畛域有過從者與至即款留之奕棋觴咏忘其日

之夕也文章恥陳腐務出己意為奇語每有作即呼酒引滿三數行索筆一揮千百言立就汗漫演迤理致油然求者履于戶君應之常有餘集若干卷藏于家配同邑章氏封安人子男五冕冠纓紘綬女一適士人姜立誠孫男十一人為珍琦球珽璉環珙琭球珊也

國朝自洪武辛亥以來至正統丙辰六十六年之間凡二十設科狀元及第者蓋二十二人率皆磊落瑰瑋之士其間得一命之遷而忽焉以沒

者豈少哉君自少即有志于天下及遭其時意謂可行也不幸困于疾既疾之乎乃不克少延以竟所願豈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說果然與抑修短豐嗇幸不幸固自有命哉然而歎歷侍近進大夫之列其文章事業又卓卓著當時名後世如此視之他人蓋可以無恨矣表而揭之墓銘以貽周氏子孫宜也特論次之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經筵官前國子監祭酒

泰和蕭鎡撰文

奉議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同邑黃宋書篆

畏菴集終

重刻畏菴公集後序

先太史畏菴公集原錄四十卷前令尹安成劉公簡而刻焉汰三存一鄉先正章恭毅公為叙其首凡

天人之奏對

宮陛之獻納親友之贈貽觀覽之哦

咏具在矣應期為兒時侍先大父嘗口授贈章秀才詩私心津津竊鄉往焉稍長從家嚴學日課有暇輒命讀公

廷對及時務諸策沉思三復若有所得然於他什槩未遑也已未之役

徽公靈幸雋南宮奉使歸省乃始開函拂蠹捧公全集細讀之大率以立誠豫脩辭之本主敬盡聖學之原義憤激發於時危昌言必中於事竅彬彬乎質有其章而非以藻繪肇悅為貴者乎澤儼然陟降

不遠矣惟是篇章善沕認鴻乙而多疑鋟梓弗工辨豕魚而悉舛是用親為讐較授之副墨購良梓再刻焉凡卷帙序次悉依其舊不能訪求遺佚有所埤益秪釐葺其斷誤而已於戲右軍墨妙用開智永之書必簡詩工大啟少陵之詠應期謭陋深用恧焉顧吾祖吾父垂訓之盛心尤當引伸於無窮者烏可無述敬書之末簡以志不忘爾

昔

崇禎改元長至日七世孫應期謹識

畏庵集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周旋撰旋字中規别號畏庵永嘉人正統丙辰進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是集凡詩賦五卷雜文五卷欒清章綸爲之序稱其典雅閒淡然在當時猶馳驅於流輩之中未能自闢蹊徑

呆齋前稿十六卷存稿十卷
續稿五卷劉文安公呆齋
先生策略十卷年譜一卷

〔明〕劉定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明萬曆二十二年
楊一桂補刻本（策略年譜清劉世
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呆齋集四
十五卷》提要

呆齋先生文集序

文安劉公先生遺文若干卷皆所自擇或以類析或以
自舉崇程試講章奏疏應
制代言以至著述賦詠應答之作皆備焉東陽少寫科第入
翰林爲庶吉士奉
旨受業預修緒論謂爲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
雨產寶玉生林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
爲嶽爲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於騰而
汙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河爲江
爲海古之所爲大家者皆然也若夫鍛字鍊探之而有窮
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
哉至其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寫略不移日稿不易
幅而典冊金石施諸
朝廷播于四方者往往而是徐而觀之則見其渟泙[illegible]
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常者皆相與駭愕歎羨以
不可及及登秘閣析疑義稽古訓或日詠百詩或一揮九
制嘗有質宋人名氏者先生援筆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
定爲某人之子某人之姪諷邑與子恒侈言之蓋先生之
父石潭封君嘗教其徧讀經史而戒勿作文及見所私藝
始有八面受敵之譽於是縱其所爲比得鄉試怪不在優
等謂不魁春選無相見也果以禮部第一人及第曰今其學
積而後售持滿而後發溢乎心胸而著之篆翰者無盡也
其大如此也古稱文章與[illegible]而下即其人論之則其
情志行業亦可考而知也
國朝洪武初肇啟文運宋潛溪[illegible]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
于正統[illegible]文貞公實主文柄鄉郡之彥每以屬諸先生文
貞之文亦所自擇世服其精而後人乃有刻爲續集五十數
十卷者先生餘稿悉裒而焚之於泉所傳誦亦未之餘今

存者不過十之四五而已蓋雖以傳教人而自[illegible]之約乃如此豈所謂小慭大好猶有非末學淺見所能測識者耶昔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群籍以文章名而未見於用先生純確樸厚之心貫出流俗優游翰林晚始一用用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偉然大鳴于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閱東陽閣試炎暑賦進而謂曰吾老矣終不死亦當去矣子必勉之東陽雖知嚮學無所底就目熟遺文手存善誘不知溺泆之交頫也是集先生之子府通判稼刻于廬州本鉅字細與便讀閱其仲子南京太常少卿稌重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去東陽獨謝政居京邑謹爲之序其編之首先生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贈尚書賜謚文安學者稱爲呆齋先生集以齋名者仍其舊也若其名字邑里天下共知之而行狀碑誌具載於附錄可互見云

正德癸酉三月既望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致仕門生長沙李東陽謹序

此序文綠陂刻而請然籍方就梓而少卿公遂即世矣其序先生嗣孫仍藏于家而李西崖先生集中亦已載焉憲尊徐公老大人見而雅重之遂命本縣綴諸卷端以志二先生相與之盛云

楊一桂謹白

補刻呆齋先生文集小引

呆齋先生爲本朝名臣父石潭公尤以儒行高天下故其文並行於世先生清白相承至其子孫自業儒外刈無生植計即代有聲纓幾不免陵夷弗振嘉靖巳未秋先生遺集因火患而不獲行者逮數十祀今上壬辰歲先生嗣孫而鉉奉命看瀏陽學宰際憲尊徐公雅重前喆銳意修補故呂其責委之一桂桂訪其失板供百葉約七萬言於是鳩工飭材恪供厥事而又取其舊板於殘缺者補之於錯訛者訂之即板鉅字渺亦庶幾稱全集而可復行矣夫公以同里章楓山先生故雅知呆齋先生因念呆齋先生遺集弗成完錦亟命葺補以圖不朽則公於二先生豈非道脾志合曠異世而相感也耶一桂樂道公之盛故僭言於編中而俾先生來裔知所感激云

萬曆貳拾貳年貳月吉

瀏陽縣知縣清江楊一桂謹識

補刻高王父呆齋府君家存稿記

呆齋府君所著有前稿存續稿十科策宋史論而
其集以石潭先公存稿為四冊合之一部凡七冊
世藏于宗
恩閣嘉靖己未秋家下被大閧未及燃而族中任俠者
謬圖竊其板而私有之故摽散過半惟是門栝[illegible]
微貲產寖落不肖孫子輩即欲復其集而力弗克
當宗
縣官注念鋟補而
兩臺
諸司府亦屢下檄而弊生成額遷代靡常因循未竣
幸逢
兵憲徐公雅崇儒術東皺星泐不肖而鋐適為屬官
方趨謁時即尋問先人名始知
徐公以
貴鄉先正章楓山先生故致其所[illegible]之操行
與其所著作者更稔且深也遂於先集益致意焉
然猶訝其板𡙇重大字畫微渺不便觀省幾欲
從改刻計工費繁鉅似難卒辦遂以補刻付
楊長令楊長令祇承德意力任厥責而又令不肖
裝載舊板到縣補其闕而正其訛甫三月得覩全
集告完將繼休哉夫先人捐館今已百二十年而
其全稿不行於世者又歷四十年根蒙
徐公推尊往喆加惠示[?]而使先集復興於數十年
之後則所以發潜德之幽光而垂顯覆於存歿者
曷有涯涘乎哉況鋐也身荷提挈之恩衷切衘結
之私特為之紀其顛末庶幾先人遺板在一日而
公之遺澤亦在一日矣敢不什襲珍守以引
休光於勿替也夫
萬曆甲午二月吉著劉儀學事不肖玄孫而鋐謹識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嗣守丕圖式弘至治逈眷絲綸之任允資該博之儒惟任職既竭其誠斯貴終必隆其禮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定之性資明敏問學博通早魁禮闈歷官翰苑侍經筵多啓沃之益脩書史盡筆削之公官屢進而志益勤年愈深而名益著追号內閣克贊之猷顧倚任之方隆胡遽榮之爾遽春言疇昔良切悼傷茲特贈爾為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安錫之休命式表異恩嗚呼范希文著勳庸於有宋尚書乃加揭曼碩擅才譽於前元文安斯謚貴而兼之二賢之美流芳垂千古之榮茂渥是膺營魂尚慰

成化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制誥之寶

呆齋劉先生小影

諱定之字主靜年六十一

呆齋前稿卷之一

策畧經類

問古三易有連山歸藏周易今周易獨存而重卦或以為非出於伏羲繫辭或以為非出於夫子九圖之傳有可疑十翼之數有不同其至當歸一之說必諸君子所素講也

對致聖經於三代之前當折衷於孔子致聖經於三代之後當折衷於朱子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故聖經之作至孔子而明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故諸儒之說至朱子而定且夫易也者五經之尊也伏羲畫卦而達之法行於天下歷代因之畧有損益炎帝因伏羲之卦而演之則以艮為首夏人因之名曰連山山也者艮之象也黄帝因伏羲之卦而演之則以坤為首商人因之名曰歸藏藏也者坤之德也夏建寅用人正者盖有取於連山之首艮商建丑用地正者蓋有取於歸藏之首坤是二易者雖皆聖人之所作然吾夫子刪述六經之時致之杞而夏之文獻不足徵致之宋而商之文獻不足徵則二易之所以不傳者非從夫子以其理之無過於周易而其不可致亦已明矣孰謂連山未嘗正於夫子而司馬君實乃得連山於家而校正之哉孰謂歸藏未嘗述於夫子而長孫無忌乃得歸藏於唐而敘述之哉愚故曰致聖經於三代之前當折衷於孔子者此也若夫周易之中又有諸儒之說不容不辨者焉重卦也出於伏羲無疑也而史遷鄭玄之徒以為非者特出於臆見之見殊不知十三卦中已有伏羲制器尚象六十四卦已有伏羲圓圖横圖而謂伏羲未嘗重卦可乎繫辭出於夫子無疑也而歐陽永叔之徒以為非者特疑其子曰二字殊不知孟子自作七篇而有孟子曰互立文之通例周子自作易通而有周子曰又後人之所加而謂夫子未嘗繫辭可乎九圖之傳則出於陳搏種放或以九為河圖或以十為洛書或以圖書皆為伏羲所取或以圖書皆為神道設教而又秘於家以為循環之術宜乎後人之致疑也然自康節授受之後而朱子為著明之說莫有間然矣十翼之數則叢於輔嗣康成或以彖象附卦爻或以文言附乾坤如杜預殺左氏傳於經之下宋衷徹大玄測於首之下而或者又以為從彖傳書有陰陽一篇亦宜乎後人之致疑也然自東萊先生古易之定而朱子為敘正之盖莫有間然者矣愚故曰致聖經於三代之後當折衷於朱子者此也雖然此未足以盡易也善讀易者究其潔淨精微之旨恭其齋戒神明之德默契太極之妙弄環象

序謂非夫子所作然歟否歟王何以為風魯何以為頌豳風何以居變風之終商頌何以居頌之終十五國次序以時之先後國之大小歟抑別有說歟王通續詩束晳補詩詩果可續果可補歟

對學詩而欲論其大要一言可蔽也學詩而欲析其疑義累言難盡也蓋自二雅之音微而後世之補詩續詩者貂尾狗續妄自真以自四家之學起而後世之疑詩註詩者蛙鳴蟬噪務為博辯求其有得於聖人之旨者蓋鮮矣請因執事之問而畧舉以復夫里巷所作者為風風以道性情朝廷所用者為雅雅以正禮節宗廟所用者為頌頌以告成功此詩之三經也賦者直指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興者託物興懷如關雎兔罝之類此詩之三緯也經以詁義包乎緯猶布帛之經也緯以屢見疊出乎經猶布帛之緯也關雎為國風之始言文王之治家鹿鳴為小雅之始言文王之治臣文王為大雅之始言文王之治民清廟為頌之始言文王之治神此四始也是其說出於緯書而獨有合於理者也大明在亥為革命一際也為天門二際也天保在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采芑在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祈父在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此其說出於緯書而全無當於理者矣文王時無召伯之號而召南之詩曰召伯所茇文王時無齊侯之號而召南之詩曰齊侯之子或以為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然則二南有非文王時詩者矣有以序為夫子所作子夏所作者有以序為國史所作衛宏所作者朱子謂毛公分其首句署於篇首而宏增廣潤色之然則二序誠有非夫子所作者矣王者之所以為風蓋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也魯之所以為頌蓋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故其詩不為風而為頌也豳風所以居風之終者豈非以曹檜之亂極思治如是而後可乎商頌之所以居頌之終者豈非猶書之託于周而終錄費誓秦誓者乎謂國風以大小為序則鄭之地豈大於齊唐之域豈小於魏謂國風以先後為序則檜之先亡豈可居陳之後鄭之後封豈可居齊之先先儒蓋謂於此有不可強為之說者矣然而是紛紛者豈足多論吾所嘆者刪後更無詩而世之儒者自許之過視聖經何其小也笙詩六篇有聲無詞而束晳以之補詩謂之曰指之詩可也厠之於鹿鳴四牡之間可乎建安七子有文無行而王通以之續詩謂之曰通之詩可也比之於關雎麟趾之音可乎抑愚也嘗聞朱子謂學詩者在乎察之情性隱微之微察[illegible]行[illegible]之始則脩齊治平之道不待它求而得誠能[illegible]斯訓則刪之後經自有不可得用者矣而何必補之續之以為多哉愚見如是敢就有道而正焉謹對

問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其名書之意褒貶之說始於隱公絕筆於獲麟義果安在三傳之說孰為得聖人之旨春王正月先儒之說多矣孰為甚當

對五經如法律而春秋則斷例也五經如藥方而春秋則治病也謂春秋果易言乎則程子曰微詞奧義為難知謂春秋果難言乎則程子曰大義昭然為易見請因明問而畧陳之春秋名書之意先儒蓋言之矣或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夫子之言非專為賞罰也或謂褒若春生貶若秋殺夫子之言非專為褒貶也或謂特獲麟於成書夫子之意又豈特為是乎惟杜預以為紀事者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紀之名此說為得其實歟褒貶之說先儒亦言之矣然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也泥於無褒無貶之說則春秋乃稗官野乘之書聖人不如是之安也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乃字字鍛鍊風霜聖人又豈如是之屑勞乎惟朱子以為聖人只是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此安得許多義例哉此說為得其實爾其託始於隱公蓋平王東遷政教至是不行於天下也或以為隱公魯之賢君非矣其絕筆於獲麟蓋所感而起因以為終也或以為文成而致麟誤矣三傳之說各有得失謂其得則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謂其失則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合而觀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皆不為無補於經也春王正月論有不同公羊以為周正穀梁又曰夏正左氏以為周正胡氏亦曰周正以義夏正者固有所據有所得以為周正者亦有所據有所得要而言之不若缺之為愈此朱子之說也雖然春秋之道可謂大矣為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誠不可不學也然而使學春秋者盡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世馬季長之作頌權門吾何取焉必也董仲舒乎斯無愧於春秋然篤恐世之未必不以為迂也謹對

問周禮周公未成之書而後世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果出於誰歟其儒多有疑之者其說果可折衷歟王莽劉歆王安石之徒皆嘗用之而

冠禮昏禮射義聘義則附於射禮聘禮昏禮未及成而以付其徒黃幹成之然而君子於此或疑焉何也經未可以輕易離合之也其在於易十翼爲傳與二篇爲經本相附而朱子離之使經自爲經傳自爲傳曰以復其古也其在於書百篇之序與百篇之經亦相附而朱子離之使經自爲經序自爲序曰以去其僞也其在於詩三百篇之序與三百篇之經亦相附而朱子又離之且趾毁其所失亦曰以去其僞也朱子於此誠有高見矣然而於彼三經者雖其經傳已合尚且離之而於此二禮者幸其經傳自離反又合之或離其所合或合其所離也於不仍其舊爲亦獨何哉然則不弟仍其舊爲美矣豫爲朱子忠臣愚之意也謹對

問古禮尚矣其後歷代之禮有可稱著歟古樂經亡矣其後歷代之樂有可稱著歟蔡西山律呂新書可以補樂書之缺歟

對自關雎麟趾之化息而先王之禮日遠自威儀羽舞之迹微而先王之樂日亡雖然禮云遠矣而行之即是樂云亡矣而復之猶可議爲執事言之後世之禮如叔孫綿蕞徒勉一時之近功曹褒新禮雜以五緯之識綿郊祀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大率雜秦帝之制明堂遵王莽之圖此漢禮也而唐之所謂禮者貞觀禮出於玄齡所定顯慶禮出於無忌所集常公稱之禮開元新儀王彥威之曲臺新禮宋之所謂禮者如禮圖已見於聶崇義而陳祥道之禮書亦所參用通禮上於劉溫叟而盧多遜之纂義亦所兼取貢昌朝有新編新禮尹師魯有禮器禮象其於漢亦何以大相遠哉後世之樂如宗廟之樂制於叔孫通詩士房中之樂作於唐山夫人嘉至永至休成安之號韶容禮容因代秦楚之謳舞曰盲命樂曰大予此漢樂也而唐之所謂樂者太宗有十二和玄宗有十五和貞觀二舞多發揚蹈厲之習開元二部皆鄭衛流宕之餘宋之所謂樂者初用王朴竇儼之所定繼用和峴李照之所議溫公之論主胡瑗蜀公之論本房庶其於古亦安所遊復之哉若乃樂經之猶可見其彷彿者劉向所校曰樂記樂本樂論樂詩樂言樂禮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此十一篇者向之時猶存而今亡之矣曰樂奏樂器樂作樂始樂穆樂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昭頌竇公此十二篇者向之時已亡而僅錄篇目爾至於樂中之有無作則西山蔡元定嘗爲之書而朱文公序正焉謂其明白淵深縝密通暢尺分寸之說則淮南太史可推五聲二變之數則杜氏通典可考黃鍾圍徑本於漢斛之積分變律非鑿本於孔氏之禮疏而先求

於氣之原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然則續樂書之後者此亦其可也歟方今
聖人在上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維其時矣行將復三代之制作所謂漢唐宋之陋習可以一掃而空豈無伯夷后夔之佐起而任其責乎愚幸當身親見之謹對

呆齋前稿卷之二

策畧書類

問朱子於大學曰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於中庸曰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其說可得言歟大學以敬貫聖學之始終中庸以誠爲全篇之樞紐其要可得聞歟

對千狐之腋萃而爲裘人但曰何其純緻之澤也而不知聚挈裘者有以執其領六馬之力合而駕車人但曰何其和鸞之鳴也而不知善御馬者有以執其轡此大學之文理血脈深淺始終雖不可以一言蔽而其旨不外乎一敬也中庸之支節脈絡詳畧巨細雖不可以一辭蔽而其要不外乎一誠也請因執事之問而悉陳之朱子論大學之傳曰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夫新民之章首接明明德而引日日新又日新之義即明明德也新民之章末接止至善而舉無所不用其極之言即止至善也其文理血脈之貫接爲何如釋明明德則始於明德而終於明命明峻德由淺以至深釋新民則始於日新而終於新民新天命亦由淺以至深其深淺始終之精密爲何如即是而推之其它無不然矣朱子序中庸之書曰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夫第一章論道之體要而其下十章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十二章論道之費隱而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誠明章論誠以爲一篇之樞紐末章論學以爲一篇之歸宿此其澄之古而四支之所以分也第一支分爲二節則以性道教之三言知仁勇之三事不可比而同之而第二支即一節也第三支分爲二節則以誠之有天道人道德之有小德大德不可比而同之而第四支即一節也此饒氏之說而六節之所以解也四支之中支支有脈絡之貫通而不相離六節之中節節有脈絡之貫通而不相判首章畧也而所以開一篇之詳末章畧也而所以總一篇之詳詳者其細也所謂九經之屬是也畧者其巨也所謂一誠之貫是也即是而推之其它無不然矣竟而言之大學之道一敬也朱子謂以是敬而致知格物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是敬而誠意正心脩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以是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一字豈不貫聖學之始終哉中庸之道一誠也朱子謂命者實理之原性者實理之體道者實理之用而教也者所以品節是實理[illegible]位育者實理之功效中庸者實理之適[illegible]若實[illegible]徵也誠之一[illegible]豈不亦中庸之樞紐哉由大學之文理血脈而求之不若一敬之爲要由中庸之支節脈絡而尋之不若一誠之爲切敬之功至則大學不在書而在我誠之功盡則中庸不在書而在我矣謹對

問論語一書[illegible]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其說何所據今之論語果魯論歟抑齊論古論歟孟子引書文多與書不同封國之制不與周官同是果其所自作抑一時之言而門人記之歟大學有錯簡欲文朱子所次與程子不同而脩第五章謂取程子之意何歟中庸章句後儒有所致議其中謂饒爲朱子忠臣朱子果有可議歟四書皆孔門格言程子謂大學入德之門而論孟次之何以不及中庸歟

對自有聖經以來莫大於孔門之四書自有賢傳以來莫過於程朱之二子四書之道至二子而明二子之功於四書爲多執事蓋舉以問愚也敢無一言以復乎夫論語一書以柳宗元之言證之蓋爲門人所記無疑然論語皆記弟子之字而曾子有子獨稱子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曾子有子繼其後則曾子有子之門人成之也以何平叔之序攷之蓋爲魯論無疑然鄉黨篇必祭作瓜[illegible]氏篇夫子稱孔子則齊論魯論間有雜焉者也孟子一書以趙[illegible]之則包羅天地揆敘萬類非其雄辭有所不能也以引書之[illegible]之則取其旨意畧其文辭或其大才有所闊畧也且安知尚書[illegible]者存尚書而不在孟子乎又安知周禮未成不同者在周禮而[illegible]子乎此論語孟子之辨也若夫大學一書朱子所以異於程子者[illegible]致知章程子取經文定[illegible]本末先後一節置之聽訟知本之上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故格致章無缺草廬吳氏[illegible]如程子所定則經文一章補亡[illegible]缺其一角可謂知言矣而朱子所[illegible]其非程子之意於或問中言之益詳朱子豈欲矛盾於程子者哉惟[illegible]理之當然而已中庸一書後儒所以議於朱子者在[illegible]道章朱子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爲尊德性之目所以存心而極道體之大道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爲道問學之目所以致知而盡道體之細饒雙峰曰溫故知新皆知之事不可以溫故爲存心敦厚崇禮皆行之事不可以崇禮爲致知然以八者皆無力行之事固朱子之小疵而以八者皆爲問學之目又饒氏之過論惟呂芸閣陳定宇之說爲得於當是豈敢操戈於朱子哉亦其理之當然爾此又大學中庸之辨也[illegible]以四書者皆聖賢之格言而程子之論不及中庸者無他蓋大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

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庸或因時與事而發者也先之大學然後求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參之論孟然後有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程子之論以學者之功有緩急之異豈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之殊哉愚也服膺洙泗之訓仰止關洛之風幼學而未能壯行徒慚而未能守約始誦先王之餘論而已謹對

問心一也何以曰人心道心大人之心赤子之心性一也何以曰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恆性率性若何而盡心知性若何而存心養性聖賢之論心論性爲異爲同可悉言歟

對心之論古無有也始於帝舜告禹之一言性之論古無有也始於仲虺告湯之一言自有帝舜之言而聖賢之言心愈詳然愈詳而未嘗矛盾也自有仲虺之言而聖賢之言性愈備然愈備而未嘗抵牾也請因執事之問而舉其槩以復夫人心者生於形氣之私故危殆而不安道心者原於性命之正故微妙而難見人能操此心而存則爲道心矣人或舍此心而亡則爲人心矣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本其初即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全其體即大人之心也以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皆道心之發者爲之心有忿懥心有恐懼心有好樂心有憂患是皆人心之危者爲之聖賢之論心於斯明矣若夫自性言之義理之性有善無惡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淸濁純駁氣質之性也知愚賢不肖之所以分者在此也仁義禮智義理之性也知愚賢不肖之所以同者在此也恆性者有常之性天之所以賦乎人者也率性者率循此性人之所以盡乎天者也以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有命焉皆所謂氣質之性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知之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皆所謂義理之性也聖賢之論性於斯明矣盡心者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吾心所具之理也存心者直內方外精一操存而有以存夫吾心所具之理也盡心而可以知性非其心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天理之自然乎存心而可以養性非其心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天理之當然乎於此尤可以見心與性初非二物焉究而言之聖賢之論無不同也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是其論與孔孟若符契也豈若荀楊之言性者乎伊川曰心有所主則虛故以明鑑照物姸媸莫逃而爲喩明道曰心有所主則實故以破屋禦寇驅逐不暇而爲言是其論與孔孟相契合也豈

宗儒先之言以其下詳對

問言仁者莫詳於論語論語先言愛之理於孟子先言心之德或曰當理而無私或曰全體而不息孔子言仁多以知對孟子言仁多以義對其旨可得聞歟

對韓子以博愛爲仁言仁者非之周子以德愛爲仁言仁者宗之甚矣仁之難言也有以德言有以事言有偏言有專言請舉先儒之說爲執事詳之夫天之德其目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則爲春夏秋冬之叙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人之德其目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則爲愛宜恭別之情而仁愛之心無所不貫專言之元包四德而偏言之元則春生也專言之仁包四德而偏言之仁則仁愛也以體言則仁爲心之德而存主於中以用言則仁爲愛之理而發用於外克己復禮爲仁主敬行恕爲仁專言之仁也孝弟爲仁之本惻隱乃仁之端偏言之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所以存此心仁之體也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愛所以行此愛仁之用也剛毅木訥仁之資質也寬裕溫柔仁之體段也以仁之德言之如克伐怨欲之不行仁仁責於人欲之淨盡也恭寬信敏惠之爲仁仁責於天理之流行也乃今非仁弘毅爲仁仁者不憂仁而不佞以至顏子之仁三月不違是皆以仁之德言之也以仁之事言之如伯夷之清爲仁而文子之清非仁比干之忠爲仁而子文之忠非仁伯夷之仁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比干之仁不咈乎愛之理能全乎心之德以至管仲之仁九合諸侯是皆以仁之事言之也有子言仁是以偏言者言故朱註先言愛之理以見愛發於德之所已見孟子言仁是以專言者言故朱註先言心之德以見德具於愛之所未發以仁之德言則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顏子之具體而微可謂之全體而諸賢不可謂之全體也顏子之三月不違可謂之不息而諸賢不可謂之不息也以仁之事言則非當理而無私者不足以當之故伯夷之清可謂當理無私而文子之清未能當理無私也比干之忠可謂當理無私而子文之忠未能當理無私也孔子言仁多以知對如仁者愛人知者知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知則義之藏仁主於行知主於知舉仁知而義禮在其中矣孟子言仁多以義對如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蓋知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仁屬乎陽義屬乎陰舉仁義而知禮在其中矣然今治理之地

策畧子類

問荀况董仲舒揚雄王仲淹韓愈優劣可得言歟

對觀乎聖人則見賢人五子猶五星而聖人則天也五子猶五岳而聖人則地也其大小偏全可見矣請得而言之荀子學聖人者也然異論不忌大言不慚以性爲惡以禮爲僞所事者奸邪之黃歇所教者坑焚之李斯是果可以爲聖人之徒乎揚子學聖人者也然新莽非可事者而事之屈原非可訕者而訕之草玄閉門窩發晉龍技書投閣僞作符命是又可以爲聖人之徒乎朱子之於死雖曰稱其剛明而書死於莽是所以陋之也朱子之於雄筆曰與其深潛而依雄於莽所以誅之也是二人者槩之以聖人直可取者少而可罪者多矣自董子言之爲五伯之先詐力而後仁義何其信也告易王以先道誼而後功利何其大也然而天人三策不脫漢儒氣味亦未爲純於聖人之道焉自韓子言之原道一篇汲汲乎發明正學之意佛骨一表皎皎乎排斥異端之功然而傳愛一語不免後人之譏亦未爲純於聖人之學焉蘇明允曰董子正而失之迂迂或然矣而其正終不可及也胡明仲曰韓子達而失之淺淺或然矣而其違亦未爲歉也是二人者律之以聖人蓋可議者小而可取者大矣惟王文中之學有未易言者爲觀其於續經作未所作於隋文既非所試高文武宣之制豈有補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晉宋之禮孰與伯夷荀勉之樂孰與后夔先天後天之體用豈能貫述得其要南朝北朝之偏正豈能予奪得其公而通之著作如此也步趨洙泗豈眹於誑責待價之誚矯衆貴異豈惡乎另迹未拾之戒而過之云爾如此也然而晦菴稱之曰循規蹈矩而爲可盡非其學明道稱之曰極有格言而惡可盡非其書愚嘗究而言之河汾六經與蘭陵之書法言之篇同一希聖之心而過之謹守規矩孔孟或未及也太平幾策與天人之對光範之謁同一用世之心而過之於卽諂蔵董韓或不逮也是則通於五子之中爲優矣抑又論之言者其華也行者其實也雄於五子之中其行猶爲可醜是以荀董王韓皆得列於名教之中以與洙泗曾鄒諸子濂洛關建諸儒者並爲吾黨而雄也獨黜焉此誠公論之莫可容者良由其行有以取之也雖其言猶合於聖人亦何裨乎羊質而虎其皮鳳鳴而鷙其翰者哉或以爲前代知言君子司馬光尚有取於雄之言者大玄者而爲書以擬之柰之何後之學者[illegible]之甚也吾知從朱子而已不取雄者朱子也而何擇哉謹對

問唐之文章莫過韓柳宋之文章莫過歐蘇就四子而言之其優劣可得而言歟四子之外尚有可稱者歟

對文章之在世係氣運之盛衰文章之在人係道德之深淺唐之氣運莫盛於元和以還韓柳二子生而丁其盛故其文章爲唐三百年之名家而二子之道德則不能不異矣宋之氣運莫盛於嘉祐以來歐蘇二子生而丁其盛故其文章爲宋三百年之宗師而二子之道德則不能皆同矣雖然此非末學所敢議也請舉先儒之折衷以復明問夫唐朝之文如制冊之美者有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符詞之工者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待制酬奉之有李嶠王維風流蘊推之有李賀杜牧大羹玄酒雅有典則有若韓休輕縑素練實濟時用則有若張九齡燕環杯玉斝之可觀實俗雅厭之可喜哉所謂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者矣然而莫有過於韓柳觀夫論說爲奇而精孔思説然而鼓龍翔鸞然而虎鳳躍乎淮西碑氣象富得相如體曹成王碑語句簡古得子雲體韓子之文爲何如而柳子之錦心繡口才不爲不富王瑀璞珞辭不爲不嚴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其爲文視韓蓋相頡頏也然而叔文伾邪之黨豈可附爲錫浮屠之徒豈可交自取留山之困甘貽愚溪之辱中朝奏書表件竊居南嶽諸碑譬悟寂滅其與天道濟天下之溺而文起八代之衰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者優劣不言可知矣宋時之文如王黃州之格孫泰山之嚴石徂徠之爲尹河南之簡洙水先生之端臨川丞相之整秦淮南黃豫章之或峭或理晁濟北張譙國之或舒或婉有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者焉有驚鶩奔放若猛獸之抉雄渾瑰偉若三軍之氣者焉誠所謂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者矣然而莫有過於歐蘇觀夫祖呂器之謹嚴則歸骨之簡古史鉤棘之句而爲渾厚革亂芒之體而爲平易五代史是以退班馬之筆兩朝集是以躋訓誥之格歐公之文爲何如而蘇公之雄渾浩於硯滴挽文星於筆硯如千里之車御以王良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其爲文視歐蓋相伯仲也然而程子非可譏者而譏之釋氏非可宗者而宗之語道體則遂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許浮華而亡本實貴通達而喪名檢其與夫以濟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者殆下不辨可

見矣唐欽漢唐以前文章莫盛於六經漢唐以後文章莫尚於四子四
子者以大章而明道德固未易及也六經者以道德而為文章尤未易
言也後之君子由六經之文求六經之道則四子之文自然可並矣謹
對

問周程張朱之外有康節温公南軒東萊與夫陸象山之與宗異許衡
吳澄之與朱同可得言歟

對聖賢不作則百世無善治聖學不傳則千載無真儒羲農堯舜之後
幾千百年而有洙泗魯鄒洙泗魯鄒之後幾千百年而有濂洛關建斯
皆真元會合光岳鍾靈一大幾會非偶然也且夫太極有圖明聖道之
仁義中正易通有書明聖學之静虚動直王猶金井志處高潔光風霽
月襟懷灑落此周子所以得聖學之傳也明道之德性寬大規模廣闊
伊川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座上春風意象渾厚門外立雪師道尊嚴
此程子所以得聖學之傳也張子之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有訓發
仁孝之要約正蒙有書窮性命之精微其得聖學之傳豈不然乎朱子
之從容禮法頻諸仁義豪傑之才足以折群疑於百家聖賢之學足以
集大成於諸子其得聖學之傳又不然乎上承道自孟子既歿之後構
深於楊墨淫於佛老功利雜染淫滑混淆紀綱淪斁章清滄並泯其禍
有甚於咸陽之火驪山之坑者幸而周子有以啓其源程張有以濟其
流紫陽又有以揚其波而翻其瀾四子之功卓卓乎不可及矣至於康
節涑水與程子同時者也而其學皆見推於程東萊南軒與朱子同時
者也而其學實崇主於朱內聖外王之道先天心法之傳此康節之學
所以為高而涑水之篤學力行始終一誠亦不易得矣紙人欲之私春
融天理之性此南軒之學所以為至而東萊之弘容博辯變化氣質亦
未易能是其於周程張朱雖或一間之未達然洗濟同源而江漢合派
者也惟陸氏之學則有可議者焉徵其有貴榮之阻聊積九仞之高不
敢遂有毫釐之差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然並觀抑立四戒務造乎
至平之地矜立乎至大之域其志可謂健矣其功可謂篤矣然而務存
養而忽講學務約禮而忽博文疑西銘為釋氏之兼愛疑無極為老氏
之虛誕其然也幾何不背正學而入異端者乎吾所鄙拜敬服者魯齋
許公王裕金相準平繩直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足以追
考亭之絕迹吾所仰止高山者草廬吳公勤謹有成敬和有餘以女子
守身為存天理之方以武夫勝敵為遏人欲之法庶乎足以繼武矣之

堅錯雖然任聖學之傳者窮而在下則為一代之宗師任致道之傳者
達而在上則為一代之君師方今
聖天子比隆堯舜文武之繼天立極而為之輔弼者自附於皋夔周召之
見而知之矣執事乃以道學詢于愚生竊聞程朱子皆年十七八而棄
科舉之業以從事聖學今愚之所業科舉之業而所來為科舉而來哉
□□然曰吾將志聖賢之學執事未必許 為崇而自畫於是苟異人
爵又非末學之所為云也謹對

問儒者之學惟理與數為難言數學 潛虛皇極經世理學如太
極圖說易通啓蒙其得失有可議歟如 主義理本義主卜筮二大儒
未識或之優劣也而所見不同何以 通之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
其為我陳之

對聖經之大者莫大於易說經之詳者莫詳於易說若斗光當者辯
說者釋粲當者鳳鳴考象數者幾何不泥於術數談義理者幾何不流
於空寂此所以重執事之問也請誦其陳述而明若揚雄易子雲之太
玄所以準易也司馬溫公之潛虛所以準玄也易有象玄則有首易有
文玄則有贊易有象辭而玄則有測易有文言而玄則有文易有係辭
而玄則有攡瑩掜圖告其與易若相脗合矣然而以艱深之辭文淺近
之說果易之文乎苟氣而無朔有日而無月果易之理乎且玄之所以
不合於易也易有一六水虛則有源委易有二七火虛則有焚焱易有
三八木虛則有本末易有四九金虛則有川刃易有五十土虛則有基
埒其與易若相表裏矣然而虛者物之府氣者生之戶果易之道乎吉
凶臧否平元衰散餘脩果易之占乎此虛所以不合於易也論易之理
而至當吾所取者周子之太極圖說論易之數而至當吾所取者邵子
之皇極經世爾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本不
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虛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論其格局太極不如
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周子所以主於易
之理者如此也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
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
王伯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邵子所以主於易之數者如此也易
通一書周子所以明易之理啓蒙一書朱子所以明易之數五峯胡宏
之欲通蒙也同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人見其文之質而不
知其義之精志人以啓蒙夾於而志則曰志伊尹之所志志人以聖盤

見聞為學則曰學顏閔之所學可謂善言易通者矣胡庭芳之謝[illegible]也曰本圖書則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大極章而易之位列明著蓍策則發明大衍章而揲蓍之法定考變占則謂承左氏傳而推變之先審可謂善言啓蒙者矣程子易學全出於周子故作傳專言義理而人稱之曰平淡委曲更無餘蘊乎易嘗全無遺微識非虛語也朱子易學多出於邵子故本義專言卜筮而人稱之曰上蔡大極不為無源置下濟生人不為無用亦非過褒也究而言之周子言理邵子言象數而理與象數不矛盾程子言理朱子言卜筮而理與卜筮非氷炭此其所以度越諸子歟謹對

問太極圖說言四德而該禮皇極經世言四經而缺禮樂若夫通書之與圖說同歸正蒙之與西銘共旨象山之與晦菴互辨皆可言歟

對先賢立言惟性理之言為難精微學待問惟性理之問難對執事詢其精微願請言其梗槩可乎圖說言仁義中正而不及禮智蓋中即禮也禮得其中則非所謂奢嗇之禮正即智也智得其正則非所謂察鑿之智言中正而有以包大極之全仁不淪於氣發則仁之中正義不流於為我則義之中正中正蓋包四德而兼該也言仁義而有以分太極之本仁屬乎陽之動而不屬乎陰義屬乎陰之靜而不屬乎陽仁義互分兩端而對立也圖說之所以不言禮智者以此經世言易書詩春秋而不及於禮樂蓋皇帝王伯為易書詩春秋之體易書詩春秋為皇帝王伯之用易始於皇而終於王書始於帝而終於伯詩始於王而終於王春秋始於伯而終於伯皇帝王伯皆有禮而不可以偏屬也皇帝王伯皆有樂而不可以獨指也經世之所以不言禮樂者以此通書之作所以明圖說之蘊蓋圖說不過言一理萬化之本而通書之說言性則析為剛柔又析為剛柔善惡中之五者言幾則析為善惡又析為仁義禮智信之五者誠無偽即太極也一無欲即太極也正蒙之作所以明西銘之指蓋西銘不過言理一分殊之妙而正蒙之說如惟一故神惟兩故化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也即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夫以太極之體知此而陸氏執之以為老子無極之說殊不知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果可歧而二之哉夫以西銘之旨如此而陸氏攻之以為墨氏兼愛之說殊不知西銘本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分果可合而一之哉甚矣世之入耳出口者好異議先儒之言也

象山[illegible]之[illegible]而釋然彼陸氏者獨何其惑而不解也向若朱子[illegible]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矣抑恐尚有以復於執事焉世之[illegible]以求於中者無確定之見所以景於前者無篤信之心越[illegible]蘇莊并蛙各執己見議邵子者未窺其內聖外王之術[illegible]無禮不恭之小疵議張子者未收其精思力踐之規矩而[illegible]太一之商論議溫公則首以清虛藉口而誠無妄之德不之取也議象山則首以頓悟歟手而尊德性之功不之問也其流之弊恐其將至於以程子為迂闊以朱子為支離此今日主張吾道者所當預為之防而未可先倡是非之間以啓其端也謹對

問先儒謂宋無文字惟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易傳序然人或以為周子未嘗自作義傳於种放穆伯長而程子之論亦未嘗及之至於西銘則龜山先生不能無疑是果可對與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春秋傳大義數十之論皆可得而詳言歟

有詞章之文有道德之文班揚賈馬韓[illegible]心[illegible]口詞章之文也周程張朱仁思義色道德之文也執事先生發策下詢者以三先生之文為問是蓋不以詞章待於末學敢不細繹厥旨以復明問乎夫太極圖說推發朕兆根極要領灼見道體迥出常情皆儒者所不敢言之秘發聖賢所未嘗發之蘊識有如朱子所論者奈何胡仁仲輩或以為周子未嘗自作而不知通書仁義中正五殊二實之論多合於圖說或以為程子未嘗論及而不知遺書備精得秀五性七情之論多出於圖說彼种穆之學豈足以及此而妄議其有所傳來哉彼游楊之知豈足以與此而何詎其不以輕示哉訂頑之訓渾渾乎無得而名抵抵乎無所不及甄[illegible]不可得而遇形器不可得而摯誠有如呂氏所贊者奈何楊龜山猶安鄧輩或以為中生陷父於惡之事過乎中庸今乃取而備諸大舜之[illegible]豫殊不知橫渠特以明事天之道在於修身俟命或以為孟子仁民[illegible]物之施自有次第今乃流而同乎墨氏之兼愛殊不知橫渠特以[illegible]人之心在於一視同仁伊川謂為原道宗祖豈所過者哉明道謂[illegible]得天德豈無所見者哉易傳序曰予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求源春秋傳序曰予悼聖志之不明將俾後人通文而求義同一任[illegible]之辭也同一垂訓之意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易傳序之要語吾[illegible]先儒之[illegible]致之意以至微之理而言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至著之[illegible]言理則包體而從[illegible]

聚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
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由是而推可以該全經之旨矣大義數
十跡如日星此春秋傳序之至論吾於全經之中求之蓋春秋何以始
王者之迹熄而春秋始也春秋何以終聖人之瑞感而春秋終也詩作
而詩亡者貶辭也以其存之無也初獻六羽初者美辭也以其書之僭
也文姜之去氏誅文姜也共姬之詳録賢共姬也經書劉卷之卒憂斯
道之失其據也傳記孔子之生喜斯道之得其傳也由是而求可以盡
全經之義矣抑愚於明問既答之如是而其言外之意則又有以窺之
爲先儒曰晉無文字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唐無文字惟韓昌黎送李
愿歸盤谷序而執事之問不之及者蓋以二子之作雖不純於詞章而
終非道德之文且於菊三逕秫田百畝義於往而不返而樹旗旄羅弓
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大丈夫之志亦不但止於是也其期望後進之
心爲何如愚也願無忘斯意以期不負於濂洛關建不負於執事之教
心謹對

問曆家談天之學亦儒者所當知也自黃帝迎日推筴以來代有其人
可悉數乎其中所謂日躔月離氣盈朔虛日法斗分閏餘歲差微忘之
章蔀紀元康節之元會運世皆可得而聞歟

對大易推變革之義而治曆明時所當先周官設馮相之職而掌月日
辰有所掌蓋自古帝王之世莫不以曆爲尚然天之高遠難窮人之知
力有限亦奚可輕論哉請試陳之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
星氣大撓造甲子而以容成總其術則曆有自來矣少昊氏以玄鳥氏
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爲曆正則曆又
弄謬矣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法復詳帝堯使羲仲羲叔
主春夏和仲和叔主秋冬而曆法大備漢之時張蒼用顓帝曆馬遷作太
初曆成帝則有三統曆章帝則有四分曆然以今觀之惟太初曆爲異
者乃晉之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崔浩之戊寅元曆隋之皇極曆也
互有得失者也唐之時高祖有傅仁均曆高宗有李淳風曆開元有一
行大衍曆代宗有寶應五紀曆然以今觀之惟大衍曆爲最若乃周三
朴之欽天曆宋太祖之應天曆元許衡之授時曆耶律楚材之庚午曆
亦各有可取者也太初之所以爲善者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鍾八十
一分爲日法復自上古甲子之歲十一月甲子建朔旦甲子日夜半甲
子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時冬至以爲曆元故其晦朔弦望
無一毫之差也自太初曆一出而十七家之曆皆廢矣大衍之所以爲
善者蓋其說本於蓍策以卦爻當歲以爻當月以卦當日以天地之二始
位剛柔以天地之二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
氣以合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而其章部紀元皆有合於
易也自大衍曆一出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愚於歷代之曆既論之
如此而執事所問之曆法屬可不對乎日躔者日之行積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謂一歲也月離者月之行積二十九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是謂一月也日與天一歲一會
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
於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也月與日一歲十二會而十二朔由之以生
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中虛五日
也日法者分一日爲十二時又細分爲百刻而又細分之則如四分曆
以爲九百四十分是也蓋取其便於步推氣候而已日何嘗有法乎斗
分者分斗柄指十二辰又分爲二十四氣而又細分之則如太初曆以
爲三百八十五分是也蓋取其便於觀候星辰而已斗何嘗有分乎閏
餘者氣盈朔虛之所致蓋定歲不可不依朔虛之數而節候不可不並
閏餘之月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至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又同日也
歲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致蓋天道平運而斜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
斂則漸差而東故曆家約其大槩以爲七十五年差一度也漢而章蔀
紀元之說皆得而知矣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同日謂之章七十六年四
章而五朔同在甲子日爲蔀積而至於蔀在甲子時謂之紀又積而至
於紀在甲子年朔之元作曆之本也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可得而考矣
三十年爲世十二世爲運三十運爲會十二會爲元此造化之一機也
凡此數義者爲於執事之問既條荅之矣雖然曆之數其妙而不可測
者常在於璣衡毫釐之間而其日月星辰之象陰陽寒暑之氣推移盈
縮亦有時而不齊不可以一定求之此先儒之說也方今
聖今在上齊七政定四時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而璣衡之象至精至密又
各有攸司愚也但知三光全寒暑時爲
聖人之賜而已尚何置喙哉謹對

策英前編卷之五

策學史綱

問賢才之用由於銓選歷代以來所立之法有可書取所任之人有可參數其然於今日亦有可指陳其得失歟

對物有輕重雖至平者不能以手揣必付之於衡形有妍媸雖至明者不能以目辨必付之於鑑天下之吏天子不能以自選故付之銓曹夫天子之事不自任而委其任於銓曹天下之吏不自進而決其進於銓曹其為國家要矣遂請條舉執事之問而言其得失可乎昔者漢之盛時未嘗有選法也成帝立常侍曹尚書一人以主公卿之選至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以主郡國之選而選法始起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尚書以總三曹之事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天臺屬吏曹而選法漸密順帝時左雄為限年四十之法蓋倣古人四十始仕之意亦孰知孝秀郡舉而失鄉舉里選曹魏時陳羣立中正九品之法蓋祖述周官鄉論秀之意亦孰知效顰西子而失西子哉中正之法既弊資格之法始發崔亮作俑於魏光庭繼踵於唐自有中正之法而寒素始不得進故胄孫閥閱坐登仕版自有資格之法而豪傑不得伸故闒茸騰上貴要興廢之特所用皆資格也選於尚書者為尚書選選於侍郎者為中選東方之吏實選於各州謂之東選嶺南黔中之吏不至京師遣官往選謂之南選及宋璟為銓封之嚴也乃合三選而通掌之謂之通選宇文融惡吏部之不公也欲精其法而分掌之謂之十選宋之時所凡官資格也文臣升朝者屬尚書左選幕職州縣官屬侍郎左選武臣升朝者屬尚書右選副尉至從義屬侍郎右選選官拘於吏部之積格而天子不得與奪於其間也於是臺諫之官自宰相而出然宋之得廢錯財數千拱衍之奏屬內降數十倍者徒分選數之嚴亦孰知資格之不為不嚴哉選官由於吏部之資格而宰相不得議於其間也於是堂除之官自廟堂而出宰相堂除官八百員李吉甫為士三十人論者徒知堂除之私亦孰知資格之不能無弊方今雖倣唐宋之法而欲去唐宋之弊禮部選士專以科目行之久矣房暉鄭覃李德裕之徒欲廢之而卒亦莫能廢也銓曹專以科目不亦大狹乎君前代所謂群居制舉者誠能擇而行之則豪俊之材由是而得矣吏部選官專以資格資序之行久矣蕭言間張九齡胡致堂之備欲革之而卒亦莫能革也銓曹專以資格不亦大拘乎若前代所謂保舉越資者誠能時一行之則豪傑奇才之秀由之而出矣若茅猶愈於雜流吏員之出身乎豈不猶賢於蔭補任子之取人乎羅堯之論明者擇焉謹對

問周之考課廢小宰之六計宰夫之八職大宰之八柄漢刺史以六條按郡國宇文周以六條戒牧守令長唐陸贄以八計聽吏治宋以七事考轉運提舉等官以九事考縣令元朝以五事考較縣令斯皆為治之急務也願詳言之

對規矩繩墨陳於前而群材無不效用權衡陳於前而萬物無不統御為天下國家者立綱陳紀設法制度於上而百官庶府莫不盡職惟恐或後矣此則執事發策之意也夫周官小宰以六計弊群吏則廉善廉能廉敬廉法廉正廉辨是也宰夫以八職聽國計則正師司旅府史胥徒是也大宰以八柄馭群臣則爵祿廢置生誅與奪是也漢刺史以六條按郡國其一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其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煩擾刻暴剝截黎元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其四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曰二千石違公損下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宇文周之時蘇綽為六條以敕牧守令長曰清心術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是也唐德宗遣黜陟巡行天下陸贄請以五術八計六德五要而八計所以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案牘簡繁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奸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是也宋紹聖中以七事考轉運提舉等官一曰舉官二曰勸農桑三曰招流民四曰興利除害五曰按察部吏贓罪六曰部內盜獄及平反冤訟七曰覺察盜賊是也崇寧中以九事考較縣令則一曰斷獄平允二曰稅賦不擾三曰差役均四曰盜賊屏五曰勸農桑六曰恤孤寡七曰修水利八曰戶籍增衍九曰整治簿書是也至元朝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考較守令後又增以常平得法為六事焉究而觀之歷代之法雖其初皆善而尤在得人周之考課常得周召為冢宰則可稱矣漢之考課常得丙魏為丞相則衆職舉矣唐之考課常得裴行儉能然擇賢而使王勃之徒不幸進若李泌能略徹遷而使鄭覃之輩不屈抑則亦何患乎不治宋之考課常得若杜衍能屏退奸猾堂吏不使奉法若范仲淹能勾去貪官監司不貴賞

燮老亦可謂也魏晋以來或謂之中書令或謂之尚書令或謂之侍
中或謂之門下或謂侍中或給事中或參預或領軍皆得行宰相之事
隋唐以來或謂之平章事或謂之同三品杜淹以吏部尚書張亮以刑
部尚書或節度使或鹽鐵使或秘書監或大學士皆得帶宰相之銜則
名愈紊矣吾故曰相之得人有不暇議而唐之宰相如房杜之謀謨王
魏之諫諍姚宋之應變宋璟之守正裴休張九齡之直是以臣君裴度
李德裕之材足以任事皆一代之名臣也宋朝之相職更革不一國初
以三省為空官而平章為宰相帶館文集賢脩史之職元豐以三省各
治職而僕射為宰相兼中書門下侍郎之任政和以後又有大宰少宰
之稱建炎以後又有左相右相之號元朝之相職尤為不經都省有左
右相可也十一行省亦有左右相都省有左右丞可也十一行省亦有
左右丞宋之左右丞即參政也元乃以參政居左右丞之下宋之平章
事即丞相也元又以丞相居平章之上則員愈冗矣吾於宋元之相武
亦不足數而宋時正道日持若呂文穆登庸端士若李文靖韓安邊蘊
若寇準明識國體若王旦韓魯之定策伴於伊周范富之德望比於姜
郅元時未混一之先有耶律楚材而史天澤廉希憲相與繼續之始知
周夏以來既混一之後有許魯齋而姚樞竇默相與夾輔之始知以
文而濟武亦一代之名臣也蓋古今宰相之命官得人大畧如此寬代
天之工熙帝之載金甌覆名上調元化王欽和氣下綏億兆庸可舉其
人而委之乎否介有言奸邪者則立威作福蠹官黷法以奪人主之柄
懦弱者則承意順旨持祿保位以固人主之寵為天下者宜誦此言以
謹擇相之法謹對

問聖朝設六部蓋倣周之六典然漢以來皆有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
與今之制同歟異歟

對欽惟　聖朝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以文德治天下剗弊更新
掃漢唐之陋習設官分職倣成周之良規此六部之建所以至今　聖
子神孫莫之能易也恐請得因執事之問而陳之夫天下之大經大法
不可以不師古亦不可以不通今不師古者率皆世俗之淺論不通今
者率皆書生之迂談昔者新室之莽嘗倣古命官矣然羲和司農納言
合為一官所謂古之制乎後周之恭嘗倣古立法矣然冢宰司徒宗伯
分之三公所謂古之法乎魏道武至有取於雲鳥之號唐則天至有取
[illegible]之[illegible]皆於古為泥　聖朝六部則不然吏部即冢宰天
官卿也戶部即司徒地官卿也禮部兵部即宗伯春官卿司馬夏官卿
也刑部工部即司寇秋官卿司空冬官卿也其於古不泥為可見唐之
時固有六部矣然戶部無版圖兵部無戎帳虞木不管山川金倉不司
錢穀而職名麗設宋之時亦有六部矣然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有
刑部又有審刑院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戶部又有三司使而
設不一差此者皆於時為紊　聖朝六部則不然天下之官悉歸吏
天下之財悉歸戶部兵部掌兵籍工部稽工課而無所謂抄省計[illegible]一
部主禮儀刑部主刑獄而無所謂禮院刑院其於事不紊為可見不[illegible]
惟是漢以來尚書或五曹今則定設六部宋以來侍郎或一人今則定
設二人漢之侍郎主直宿衛而今則卿亞也漢之郎中主作文書而今
則宰屬也太平致治由此以出豈輕任哉禹為司空棄為司徒伯夷典
禮皋陶作士殷以虞之九官為今日視周公冢宰召公宗伯畢公司馬
康叔司寇顧以周之六卿為今日頌謹對

問御史古官也自周至今無代無之其職任之沿革可悉聞歟而其得
人亦有可稱者歟

對天下之治亂係朝廷朝廷之正邪係憲臺憲臺正則朝廷無不正者
矣朝廷正則天下無不治者矣請得而詳陳之御史之官載古今屢變
矣以御史掌書傳命而兼記事之職者周與戰國也以御史平章報奏
而兼察劾之任者秦漢以來也唐之御史任彈劾之外復兼訟獄之事
宋之御史任彈劾之外復兼諫諍之職此其官職沿革之大畧也御史
之官雖古今屢變矣漢謂之御史府又謂之大司空府唐謂之御史臺
又謂之肅政臺宋則有臺院殿院察院謂之三院元則有中臺西臺南
臺謂之三臺此其官名沿革之大畧也以言其名之異則若以大夫為
臺長中丞侍御史為之副貳殿中以糾朝會班序監察以監祭祀獄訟而
此外又有御史裏行之屬宋以中丞為臺長臺院有侍御史殿院有殿
中侍御史察院有監察御史而此外又有御史知雜之類是其名之異
也以言其任之重則兩漢中丞與尚書令司隸專席而坐凡齋中丞與
大將軍丞相分道而行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是其
任之重也若乃歷代之得人則又有可言者矣張蒼為中丞明習律曆
陳咸為中丞深憤考課此西京之得人也祖興為侍御史而驄馬見避
張綱為侍御史而獄狀首聞此東都之得人也柳範之規拂蕭復之剛
[illegible]之抗奏薦人溫造之威望稱職而勁節遂良者有若韋仁約

人手胥吏不便而東官兔役不便而投劾者若長滑鄉蒙杜棄而覩者亦乘權柏而貿易以謝者若純仁兔率此非令之得人乎方今
聖天子留心民事綜覈吏治是豈有庸然政務趨越前代者於守一邑之士見其近而未知其遠竊以為職貪賄贓者比比而循者未之見也關節鹽課者比比而循者未之見也期會可集者間有而循者未之見也文法刻深者間有而循者未之見也鈴衡據路之稍能一沙汰之乎風紀憲綱之司能一懲創之乎許郡使爵臣舉人試守而最舉主之治可予命朝臣京官舉職外補而責治效之成可乎如唐之田魯元之五事委選司以考之可乎如漢之六條唐之八計委憲司以察之可乎唐太宗之身親錄名臨軒問牧宋仁宗之印紙書績引對便殿可聞一畢村以擎其餘乎卓茂之自密令入拜大傳黃霸之自潁川入為丞相可聞一超擢以勸其餘乎諸生廉不諱之將言及之而不言罪也倘舉
聖主大廷之問尚富以今日所言者進之謹對

問儒者為吏為吏必廉此理之常也後世始有吏而非儒吏而不廉者古之儒吏廉吏可悉數歟

對自世有六吏之吏而後儒吏之名顯吾儒一吏而非儒也自世有廉閒之吏而後廉吏之名著古儒一吏之不廉也史記九派以儒為首吏豈可不以儒乎周官六計以廉為先吏其可以不廉乎請為執事言之武帝相中韓為宗法而張湯杜周之徒出宣帝相魏爲為制度而廣漢延壽之輩用惡有所謂儒吏乎其僅見於世者若董仲舒之以儒為丞相公孫弘之以儒為宰相倪寬之為書張為之論難章賢之以書詩為廉術之以春秋亦可謂不多矣逮至于唐雖曰賢才革出然吾所取者惟韓昌黎一人其令山陽刺潮州尹京兆政績表表可謂之真儒而宋之時若濂溪之決獄明道之折獄年晦菴之行荒政非儒而何他如東坡之有聲杭州南豐之造泉州麗澤之水利純仁之治道亦庸表於儒吏者夫古之廉吏則又有可得而言者為文帝舉廉而萬家之戰無有廉者武帝舉廉而國郡之廣不薦一人惡有所謂廉吏乎其僅見於世者若文翁之以廉治成都吳公之以廉治河南斗績之出衆揚震之卻金范丹之釜中生塵劉寵之選受一錢亦可謂罕見矣逮至於唐雖曰代不乏人然吾所稱者惟滿元叔一人其之官也至不帶與馬妻子可謂之真廉而宋之時若包孝肅之不持一硯余安道之不市南蕃筆文正之不市米砂非廉而何他如寇萊之無地起樓臺富弼之田園貧窘伯參及之既市白桑趙抃之琴鶴自隨亦可謂之廉矣雖然愚竊論之儒吏之與廉吏初非有二儒者必不貪也貪者必非儒也吏苟由於儒則醉經飽德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千駟有所不顧萬鍾有所不視而豈有不廉者哉謹對

均之官凡人五口以下屯二頃七口以上屯田畝十口以上屯五頃餘丁者田一百畝有室者加四十畝其法非不善然行未久而廢矣有唐貞觀之時有世業之制凡入寡妻一十畝老疾四十畝丁男一百畝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其意非不美然至永徽而壞矣愚嘗究觀世之制不但井田不能行也如所謂代田限田均田永業司均口分世業其初未嘗無可觀者而其後歸於文具而已荀悅曰井田不宜行於人衆之時如高光開創之初可以為以愚觀之瘡痍未愈疾痛未甦且驅之以為井田民其不復為陳勝吳廣乎東萊曰井田不能行於天下之遠如荊淮空曠之野可行以愚觀之遷蜀破舍塹山堙谷曰吾將以為井田民其不謂我王莽割畝乎陳安道問蘇黃井田而朱子以為[illegible]行黃義剛問東坡限田而朱子以為戲論可謂有見者矣方今有志於是者未嘗不可但取其意無取其法曰抑豪傑之兼并均賦稅之輕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此豪強之兼并也誠能革斯弊則即井田之經界矣巧者稅少差輕愚者賦多役重此賦稅之不均也誠能革斯弊則即井田之賦稅矣愚也不敏敢以是對

問儲蓄者國之大計如漢賈誼晁錯之策其可與常平義倉之法其果可復歟今之縣邑有鄉社之倉其果合於常平義倉之意歟

對有備荒之長策有救荒之權宜備荒者為百年之備而有餘救荒者為一歲之計而不足當焦頭爛額之際而思徙薪居曲指裂膚之時而思拯桑君子固病乎其不及矣與所以致執事之問也夫賈誼之策欲驅民歸於田畝以抑末技遊食之輩此儲蓄之上策也使誼之說行則所謂一夫耕之十人食之一婦蠶之十人衣之者無有矣晁錯之策欲使民實粟塞下以開鬻爵贖罪之路此備蓄之中策也使錯之說行則所謂粟行五百里衆有飢色千里饋粮士有飢色者無有矣常平之法何始乎蓋李悝濬其源於魏而耿壽昌疏其流於漢也悝之說曰糴貴則傷民糴賤則傷農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而舍一下熟則糴一而舍一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文侯用其策而魏以強至壽昌於漢宣帝時奏令邊郡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糶以利民而常平之名遂立矣義倉之法[illegible]始乎孟長孫平慮其遠於隋而戴冑議其先於唐之平之說曰諸州百姓共立義倉隨土地之宜出其粟麥隨戶收之數課其多少收之……客荒歉之歲散於里社文帝用其說而隋以富至貯於唐太宗時奏令每歲收其所斂王公而下有田者畝稅二升商賈客戶無田者分為九等而義倉之名遂立矣漢有常平而無義倉然常平亦屢置屢罷之者元帝也復之者顯宗也逮於宋初其法猶存京師則置場諸路則置倉增價以糴則命使臣減價以糶則命司農奈何王安石始變其法散糴本以取二分之息分民戶而為五等之納豐年納錢則民賤賣其穀荒年納錢則民賤賣其田甚者伐桑賣薪屠牛賣肉而常平之利民者反為病民之具矣此常平之顛末如此也唐有義倉而無常平然義倉亦屢置屢罷之者高宗也復之者玄宗也逮于宋初其制猶請一斛於乾德并復於元豐或一石輸五升或一石輸一斗奈何南渡以來嘉熙其制社倉轉而為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私用縣倉轉而為郡倉民始相遠而為軍國之資貴官知其斂未知其散民 其入未見其出甚者指為常賦重斂急徵而義倉之恤民者反為害民之本矣此義倉之顛末如此也噫既不能與民而又取之既不能利民而又害之平時奪其衣食之資而一旦哭以濡沫之利豐歲不為蓋藏之地而荒歲恤其啼飢之憂亦奚及哉善為國計者不必常平也亦不必義倉也常賦無過取衆時無故遺冗食者可寡則寡之橫斂者可省則省之是即常平義倉矣苟徒慕其美名而無實惠殊非計之得者也謹對

問漢之七科謫三更唐之租庸調三法宋之差雇二役其利病可得言歟

對窮經將以致用明道將以濟世士患不能窮經而已果能窮經則於致用也何有士患不能明道而已果能明道則於濟世也何難士之所當致用而濟世者役法亦其一也愚請舉古而後及今焉夫自周以上其役法不可得而疏議矣自周以下其役法有可得而商略焉伍兩卒師之法此兵役也鬼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受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長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其役法可謂密而民不以為病已其御下可謂拼而民不以為過昔王政既微侯國擅行我獨南行之詩作而兵役苦矣適彼樂土之懷興而鄉役重矣始皇之時令年既作阿房明年又作驪山而民全無餘力漢高之時征有歲三月免者錢三百而民始蘇息有孝惠時民孝弟力田者免役孝景時民九十無子者免役

兵革不興民稍樂業未幾而武帝有七科之謫一吏有罪二亡命三贅
壻四賈人五故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大父母有市籍蓋已重矣然
此七科之外豈無他役乎蓋七科者屯戍之役而其它猶多也未幾而
昭帝又有三更之役一曰卒更謂正卒一月一更二曰踐更謂雇更者
月錢二千三曰過更謂戍者雖止三日而不可便還故一歲一更不行
者以錢給之緊此三更之外豈無他役乎蓋三更者卒伍之役而其餘
尤多也北齊分九等之戶富者稅其租貧者役其力後周立二旬之役
豐年增一旬荒年免一旬唐室以來法制尤備吾觀太宗租庸調之法
歲役二十日謂之庸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納絹三尺有事而加二十日
免調加三十日租調俱免尚有寬恤之意奈何楊炎爲損衆大曆中一
年科斂最多者爲額攏爲兩稅則租庸調皆存其内矣數年而後蒼錢
已納差役如故楊炎之禍斯民可勝道耶宋之初時專行差役吾觀太
祖未嘗輕役一丁民浚河者則加廪給民塗道路則爲禁止二十而成
丁六十而免役尚無暴横之徵奈何王安石爲相立雇役之法收民之
錢官爲雇人應役加二分爲水旱之備謂之寬剩厥後民既納錢而役
不免官直差發而錢不給處正以役遞爲定制安石之禍斯民可勝歎

耶乾道間又有義役令民量家力之厚薄隨戶役之多少輸金買田選
當役者以田給之淳熙中又令浙西官田悉以分給諸郡以充民之義
役主司馬公之說則差役便然差役雖復於元祐之時未幾而雇役如
故矣主朱文公之說則義役便然義役惟行於山陰諸縣而雇則雇役
如故矣唐之良法楊炎壞之宋之良法王安石壞之二人之罪君子之
所當稱者焉方 今一新制度四海又安有軍役而非七科之謫也有
丁役而無三更之錢也議生何敢議其立法之不善第有不能緘口者
朝廷之立法有恤民之意郡縣之行法無恩民之實特差免於金帛之
多寡寄耳目於胥吏之奸欺豪富巨猾之家終身而不勞貧下寡弱之
戶三年而兩役而更以役爲市矣民之役於巨室者多於官府民之役
於官府者多於田里強者當役則以百室之膏爲一家之肥弱者當役
則因一歲之供傾累歲之資而民以役爲病矣爲國計者豈何如動念
也狂瞽之言惟之幸甚謹對
問古者兵士有屯田以充糧餉官吏有職田以代俸祿天子王侯皆有
耤田以供粢祀其制可得言歟
對爲天下國家於古之制有當因者焉有當革者焉當因焉而因之則

不至於戾古當革焉而革之則不至於泥古此屯田職田耤田三者之
說也夫屯田何始乎西漢將軍田渠犂以破車師趙充國田金城以
困先零三國時棗祗屯田於許下諸葛亮屯田於渭水其後郗子
紘屯河中躬耕百畝婁師德屯豐州身衣皮袴張公謹屯代郡韋重華
屯振武皆唐之屯田也韓世忠田金陵王之奇田兩淮岳飛田岳州吳
玠田梁洋皆宋之屯田也若夫職田有自來矣王制有圭田之論釋者
謂以厚賢孟子有圭田之說釋者謂以奉祭而周官又有載師任土之
法即職田也自是而後歷代間有在唐則始於貞觀未幾以優廉而
罷尋復於開元和糴以置之而寓在宋則咸平中均職田於四川元豐
中均職田於熙河此豈非前代之職田乎耤田有自來矣表記曰天子
親耕粢盛爲秬鬯事上帝而說月令曰天子躬載耒耜爲祈穀于上帝
而耕而祭義又有千畝百畝之異皆耤田也自是而後歷代間舉周宣
王不耕籍虢文公以爲諫漢文帝始耕耤太史氏以爲美漢明帝耕
籍而祭先農此豈非前代之耤田乎然惟 聖朝
因古之屯田而用之革古之職田而罷之得其宜矣所可言者軍屯有
屯田然屯卒而耕戍卒而耘將校管屯因行漁獵之計豈司農屯徒飾

簿曆之文有屯田之名而無其實官軍與屯田無營今破家部守戍門
不種而千斯倉之利民自供焉不種而無籍之益民自獻焉其職田
之名而有其實若是者尚不能不答當而無置之無弊焉爾至於耤
田則叔季之世之所必然無治平之世之所必然有先哉
聖天子非但因陰古帝王之所有者而有之也其實出 本朝祖宗之所
有者而有之也是以 登極之初卽舉行之 上帝於焉而歆其祀下
民於焉而務其本庶生殖夫將見於 屬車豹尾之後誰知耒耜載
芟之篇以美 聖德而已矣容讓我歎與
問昔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然則歲之荒歉雖聖世不免也
其救之術如周禮荒政與其果可舉歟春秋有大有年與而不書
雨之書誰孝也其儀可得聞歟漢唐宋以來救荒之事誰有其人可
爲言歟
對歲之不能無荒自然之數也荒之不可不救必然之理也不急於有
荒而急救荒之無策不患於救荒而患備荒之無策是也恭承明問及
於荒政竊有以復焉夫聖如堯而水至九年此自然之數也然堯之民
未嘗以水失業豈非其皆積儲具而水土平治丘陵播種又有救災之

政乎聖知湯而旱至七年此亦有數之數也然湯之民未嘗以旱告荒
豈非其豫備素至而桑林禱辭六事自責又皆有弭災之術乎禮言天
子之救荒曰膳不舉樂縣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然又三年耕餘
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則救荒固不若備荒之有數也詩言宣王之
遭旱曰鞠哉庶正疚哉冢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然又在邪曰乃裹餱
糧在中田以時其振則憂旱固不若防旱之有素也考之周官之荒政
曰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皆所以存寬恤之恩曰去幾眚禮殺哀蕃
樂多昏皆所以為節制之道既節其所當節而又曰索鬼神則於祀無
不舉既究其所當賓而又曰除盜賊則禁姦無不嚴知乎此則知周公
之救荒矣考之春秋有年則書書之非褒也以見前此之皆為無年大
有年則書書之非褒也以見前此之非大有年僖公之時不雨則每
時而一書以見僖公之有志於民文公之時不雨則歷時而後書以見
文公之無意於民知乎此則知夫子之荒政矣汲黯之在漢矯詔先發
倉廩而後奏此善救荒者也然與其為汲黯吾寧為耿壽昌之常平
韓昌黎之在唐上疏罷稅錢草束以恤旱此善救旱者也然與其為昌
黎吾寧為義倉之義倉常平之法不行而後之備荒無素於是始有丞
相出粟之令矣義倉之法不行而唐之備荒無素於是始有天子遣救
之使矣陳堯佐在杭發公廩減價而糶以濟民趙閱道在浙西招商賈
增價而糶以濟民茲施雖不同而民皆受其惠矣富弼在青州活四十
萬人則以民之粟惠蘇在梓州活數千百人則以官之粟賑給雖不同
而民皆被其澤矣范文正公興營造以救荒則兩浙之民不流徙蔡文
忠公弛鹽禁以救荒則京東之民頌其德趙公抃救荒之策為尤詳蠲
租稅也既免吏也縱派民而不禁也募入粟而有賞也朱文公救荒之
政為尤善蠲田租也勸出粟也抑糶商人也戒約官吏也凡此數代者
救荒皆有其人凡此數公者救荒皆有其策然以愚觀之惟國家無備
荒之具斯賢者權救荒之名備荒者天下之福也救荒者一縣一郡之
福也備荒者百年之計也救荒者一朝一夕之計也聞者水旱相仍比
歲不登鄉里有官倉而倉無積粟之粟塵張歛之數以其備荒如此
也郡邑有守令而賑卹不及於貧民物估徙遠於當室此其救荒如此
也
也
聖
天子宵旰焦勞于　九重之內然而　日月雖明覆盆無由以照雨露
雖潤焦穀不得以萌者壅蔽之為害也何由一陳言以達　聰聽哉

漕對

問歷代漕運其水陸之制得人之利試詳言之

對竊申萬里幅轅皇都者漕運之來也倉廩萬間纂都邦甸者漕運之
積也民之所以供國者非漕運不集國之所以濟用者惟漕運為急此
執事之問所以及也請陳其槩可乎古之天子中千里而為都故所運
不過五百里古之諸侯中百里而為都故所運不過五十里如書所載
青州則自汶達濟徐州則自淮達河蓋天子賦其方物而所運非米也
如詩所言在邠則有積倉在中則有峙糧蓋諸侯備於本國而其米不
運也迨夫春秋以來其法始壞秦饋粟于晉自雍及絳吳闕溝于邗自
江達淮斯皆漕運之所乘而吾未暇數辭姑以漢之漕運言之其初甚
省也京師之用仰給近郡故歲漕關東不過數十萬石諸侯之粟不及
京師故吳王聚粮多至數十餘年武帝以來而非昔日比矣外給兵粮
則增漕運故南通邛僰以人負糧北供衛霍以馬負糧東轉滄海之粟
以事朝鮮西轉河湟之粟以戍羌虜而兵費複矣內多官徙則增漕運
故發卒褒斜道五百里以漕鄭當時鑿渭渠三百里以漕歲增漕為
百餘萬石又增漕為四百萬石而國用饒矣此漢漕運之顛末也自是
而後如魏衛覬擧車駕之運關於河內孔明木牛流馬之運糧於蜀中
新唐漕運之
兵之法未壞故關東不過漕十餘萬石而足以贍軍官吏之員未多故
歲不過費一二萬斛而足以廩祿開元以後而非國初比矣漕運之
路有加於前故李傑開梁公堰以漕韋堅開廣運潭以漕而裴耀卿之
不廢矣漕運之數有加於前故劉晏歲運百一十萬石李泌歲運百三
十萬石而推稱運之不多矣此唐漕運之始終也宋朝建都於汴其漕
運則有四路江淮之粟自汴河而至陝西之粟自黃河而入陳蔡之粟
自惠民河而通京西之粟自廣濟河而通而其得人則有若張士遜范
是許元之徒皆有可觀者也奈何徽宗之末改轉般之法為直達之規
始者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自直達法行而舳之弊壞不及並矣始
者以回船載鹽以其鹽償費自直達法行而民之勞苦無所酬矣與宋
末之漕法所以亟於宋初也元朝建都於北其漕運則自海道浙東西
之粟自浙入海江東西之粟自江入海淮上之粟自淮入海海濱之粟
自海轉運而其得人則有若朱清張瑄羅璧之徒亦有可取者也然而
海道之運雖涉淺之費而有風波之患以累民力耕積累之斯而釜

委於洲海之中以官吏徵催輸納之苦而不免於魚鱉之慰民力以乏
而困國用以之而乏此元之漕法所以又不及於宋也欽惟 聖明竜
有諸夏宅師兩京華海道之運通江淮之路有以除胡元之弊矣近南
京者運南京近北京者運北京又有以革宋直達之弊矣愚所欲獻言
者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大道也未有由大
道而不得久遠之利者也若乃漕輓之法輸送之姦盜之損之與時宜
之並自有任其事者若之於往古以用之于 聖世矣其待於賢哉謹
對

問三代以來理財之法與其理財之人有可歷舉而言之歟

對曰談義理者問之以金穀則恥言乎數米鹽者付之以牙籌則羞執
不觀禹貢不知理財為聖君之急務不講成康不知理財為聖相之首
事國用視之為盈縮民命倚之為慘舒其可不知乎請試陳其顛末自
夏以來財賦分為三等其總銍秸服粟米之類謂之賦其漆枲絺紵檿
鐵之類謂之貢其玄纁璣組龜貝之類謂之篚凡土所出者無不稅之
也然夏五十而貢未嘗加於殷商七十而助未嘗倍於夏王畿之內有
賦而無貢王畿之外有貢而無役迨於商末有鹿臺鉅橋之積則民力
竭而國隨以傾矣自周以來財賦亦分為三等有田畝穀米之征則掌
於地官有園廛布縷之征則掌於載師有金帛貨泉之貢則掌於大府
凡民所有者無不稅之也然鄉遂用貢法十分取一都鄙用助法九分
取一太宰以九賦斂財賄而斂之有度大府以九式節財用而用之有
節迨于春秋有頒倉實廩之法則國用侈而民隨以貧矣吾嘗嘆夫天
王求金求車而周公之法始壞於君不待秦商鞅也吾嘗怪夫宣
公稅畝哀公用田賦而周公之法首壞於魯不待魏李悝也漢之賦亦為
三等而非周之三等矣唐之賦亦為三等又非漢之三等矣自漢言之
其田則或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除其今年田租之半或令天
下毋納今年之租其地則山林園池市肆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
各為私養不屬之大農其丁則民十五歲以前出口錢十五歲以後出算
賦錢要之未為大害也中葉以來武宣桓靈為之君桑弘羊孔僅之
之徒為之臣患錢幣之輕也而造白鹿皮幣患商賈之輕也而算舟車
緡錢管鹽鐵而榷酒酤置均輸而立平準取於民者無錙銖之遺利而
高文之良法盡矣自唐言之有田則有租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而米粟
霜蝗耗苗稼者免租有家則有調歲輸絹二疋絁二丈綿三兩麻三斤
而水旱霜蝗耗桑麻者免調有身則有庸歲役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
者日為絹三尺而苗稼耗十之七者免租庸調要之亦未為大過
也易世以後玄肅代德為之君宇文融楊炎裴延齡之徒為之臣立兩
稅之法以竭耗編氓窮山海之利以供給軍實有借商間架除陌之錢
有抽貫率貸之名斂於民者無毫髮之遺算而太宗之良法變矣
宋之財賦大抵三變每變益重國初為最輕熙寧之後王安石以言利
為宰相常賦之外有青苗免役之錢坑冶榷貨之利雜然而出殆乎南渡
則令歲金帛若干萬納女真明年金帛若干萬納蒙古而民惡有不困
乎元之財賦蓋亦三變每變益重國初為最輕平宋之後阿合馬以聚
斂為大臣正稅之外坊場河渡之斂絲料包銀之屬紛然而起殆乎季
世則金銀之額百倍於中統至元鈔綿之入百倍於元貞大德而國烏
有不危乎其歷代之財賦愚既畧陳之知此而執事又欲聞夫治財之
能利國惠民者誠有志於為當時深慮至計者也大禹之法具於禹貢
周公之法具於周官孔子理財之法見於節用曾子理財之法見於大
學願以是獻其敢謂為書生常談而畧之乎謹對

問程子學政張子井田朱子浙東荒政建寧社倉山陰義役黃岩水利
可悉言歟

對惟有伊洛關建之實學斯有伊洛關建之實用識者入門戶履實地
躬往聖開來學此實學也彼以辭章訓句而已者可謂學乎井田學政
救荒社倉行義役修水利此實用也彼以辯句[illegible]會而已者可謂用乎
夫程子之學政可知矣改月試以息奔競觧額以去利誘崇賢文以
尊教任勵行檢以厚風俗立吏師齋以救政事立禮賢齋以勸德業後
罷以時論不合而去然其設施為何如哉張子之井田可知矣買田一
方畫為數井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
厚本抑末後罷以志不克就而卒然其經畫為何如哉朱子之在浙東
南康也皆有救荒之政分飢民為三十五場凡活二十一萬餘口而其
法檢踏荒田則輕車寒從招誘米商則蠲其津稅勸分業乘力求推賞
奏留官米中禁過糴皆可以為後人之法焉其在建寧崇安也則有社
倉之法借官米六百石為本其後本米還官尚餘三千餘石而其法則
石收息米二斗小飢則弛半大飢則盡弛後乃永不收息主守則屬於
鄉之行義斂散則請於郡之遣官皆傳以為社倉之法焉以言其義役
則行於浙東處州均出義田而有砧基之曆[illegible]去役首而無告訐之患

呆齋前稿卷之七

策累禮類

問古有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皆大司徒所以教賢能而賓興之者可詳言歟

對古之六藝人皆習其實今之六藝人徒知其文欲習其實窮年而不能究欲知其文終朝而可以誦惑請言其槩可乎五禮之目見於周官大宗伯吉禮十有二所以祀邦國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五所以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八所以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軍禮五所以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嘉禮六所以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四方賓客以享燕之禮親故舊朋友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六樂之目見於周官大司樂黃帝之樂曰雲門象雲氣出入周人舞之於冬至以祀天堯之樂曰咸池象池水周徧周人舞之於夏至以祀地舜之樂曰大韶言舜能紹堯之德周人舞之以祀四望禹之樂曰大夏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人舞之以祀山川湯之樂曰大濩言湯能救護生民周人舞之以享姜嫄武王之樂曰大武言武王能成其武功所謂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太族祭射是矣若夫五射五御非周禮保氏之所掌乎射之制一曰白矢謂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二曰參連謂前發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三曰剡注謂矢頭高鏃低剡剡然而去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敢並立讓一尺而退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此五射也御之制一曰鳴和鸞謂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此御之常也二曰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此御之變也三曰過君表謂人君田獵立表為門其間僅容握驅車而過欲其不獘四曰舞交衢謂御車在交道之中周旋應於舞節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禽使左以當人君之射此五射也至於六書九數又非周禮保氏之所掌者乎書之為法一曰象形如日月之類是也二曰會意如武信之類會合人意三曰轉注如考老之類轉相注四曰處事如上下之類各有其處而事皆得宜五曰假借如令長之類本為此而借為彼者六曰諧聲如江河之類左為其形右為其聲此六書也數之為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限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此九數也當時之君以此取士當時之士以此為學不倫於此者不可以為全才不習於此者不可以登仕版世遠人湮經殘教弛非惟詞章苟簡之學自可以干祿而無事乎此抑亦學校教養之方別有所急務而不暇於此歟然曾褒之禮可以希世取寵何必周之五禮荀勉王朴之樂可以干主飾治何必古之六樂叡堅中的可以為書不必五射也而況此特辛臣之事乎乘肥挽彊可以為便不必六御也而況此特僕隸之役乎字裹全生行間王羲之則美矣未必古之書也故孔壁之科斗時人莫識焉工於算慎下善建巧則巧矣未必古之算也故黃鍾之分寸至今未定悲也後古人而生後古人而學誦此六藝之文於風簷寸晷之間誠愧其非實用也進而用此六藝之實於量才任職之際以自驗其非虛言焉請何親試親御乎執射乎領執御矣謹對

問祭之大者莫大於郊其制度之沿革禮文之詳悉歷代以來天地分合之異祖宗配享之殊尚詳陳之

對郊祀之禮意為至大郊祀之禮文為至備知其禮意則凡禮文之詳悉有不必較者矣知其禮文則凡禮家之議論有不待辨者矣請因問問而條之夫肆類於虞書而郊禮已創禋祀昊天於周官而郊禮大備秦之制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祀地不於方澤而於澤中且有咸陽四時之祀至漢高祖而增為五時吳濟之制祀天不於圜丘而於甘泉祀地不於方澤而於汾陰且有渭陽五帝之廟至鄭玄而增為六天矣至唐而祭六天之謬論至宋而循三歲之常禮蓋郊祀之沿革大略如此祀天於冬至者以其陽氣來復於此天之始也故樂用圜鍾于震之宮取帝出乎震之義體之圜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地於夏至者取其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也故樂用林鍾于未之位取坤居於未之義體之函者取其容以象地也祀天則天神南面王北面順陽位也祀地則地祇北面王南 順陰位也蒼璧所以祀天象天之蒼而圓黃琮所以

禋祀象地之[illegible]方也靁鼓靁鼗雲門之舞所以祀天曰雲門者雲象之出入天象也靈鼓靈鼗咸池之舞所以祭地曰咸池者地水之週通地象也其犢角繭栗貴其純也其藉蒲越藁秸貴其質也乘玉輅繁纓十有二就貴其質也服大裘冕十有二旒貴其美也蓋郊祀之禮文大略如此以言其歷代之行郊祀莫同異於天地之分合亦莫同異於祖宗之配享以言夫諸儒之議郊祀莫是非於天地之分合亦莫是非於祖宗之配享自天地分合而言漢以後時或分祭隋高祖唐睿宗宋徽宗是也然大事不可不同告大禮不可以瀆行則合祭豈非宜乎自祖宗配享而言周以前但用詩配宋以嚳夏以鯀商以冥是也然祖既有功於前宗又有德於後則並配豈不宜乎方 今景運隆昌 天心克享對越有王之禮立爲萬世之規上宇而下壇不必若周之圜丘明堂異處也而其敬專矣祖配而宗同不必若周之后稷文王異禘也而其孝純矣行於每歲非若前代之間歲也而誠有常矣行於正月非若前代之他月也而禮有初矣是以大祀爲而鳳凰降龜龍見麟成焉而風雨節寒暑時鬼神既歆并於眷命敷佑之下矣安得進陛對越於屬車豹尾之後哉謹對

問宗廟祭祀之禮自古至今互有不同而諸儒之論卒無定說向明言之

對歷代宗廟無定禮參之帝王則有定禮諸儒宗廟無定論稽之聖賢則有定論蓋禮不參於帝王則其禮也必失論不稽於聖賢則其論也必妄而況於宗廟乃禮之謹嚴而論之紛錯者乎悉諸辞之廟制之來遠矣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夏后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人五廟至子孫而七周公制禮而廟制大備官師一廟適士二廟大夫三廟諸侯五廟天子七廟之外有文世室以祀文王而不祧有武世室以祀武王而不祧凡穆之當祧者皆入於文世室凡昭之當祧者皆入於武世室此廟制之不同也祭祀之來遠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周公制禮而祭祀愈詳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而天子四祭之外有三年之祫有五年之禘祫者合祭羣廟之主於大祖之廟禘者也祭太祖之父於太祖之廟祫猶許諸侯以行之禘則非天子不得行之此祭禮之不同也昭穆之分則昭常爲[illegible]穆所謂[illegible]者衛毛聃爲文之昭邢晉應韓爲武之穆凡蔣邢茅胙祭爲周公之胤至世次雖遠終不可易也尊卑之辨則尊不可賤卑不可僭所謂山節藻梲複廟重簷爲天子之廟黝堊斲礱爲諸侯之廟蒼楹斲桷爲大夫之廟皆等威截然終不可紊也廟祧壇墠之遠各有其序門堂寢室之規各殺其隆九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群廟之列則東爲昭而西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廟則皆南向主則皆東向其廟制之嚴也如此其祭禮之盛也如此漢唐以下之廟制非此比矣原廟本冠始於孝惠之飾非并孫之舞禮別室藏主始於孝明之亂命臣子之苟從孝宣別有戾園之祠光武別有舂陵之祠晉之廟至七代十一室唐之廟至九代十一室宋初止祀四親廟宋末至祀十二帝其制豈無因歷於商乎漢唐以下之祭享非是類矣西都之祭一歲至二十五次東都之祭一次至十八大牢光武則原廟有祭命守令行事魏文則別設有祭用家人之禮唐之祭或至用釋氏盂蘭之禮宋之祭或至用道家焚幣之與其禮豈足追遠報本哉方今 聖朝內有 孝先殿以藏神主而每月一薦外有 大廟以藏衣服而每歲五享詩不云乎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書不云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皆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而已謹對

問郊祀之禮如祀天則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祀地則謂地有二祇歲有二祭有天子之三祀有諸侯之三祀五天帝之外有五人帝五人帝之外有五神佐祭日月之禮歲有四祭山川之禮歲有四有高禖之祭有司寒之祭周有六宗之祀祭漢而下有五畤三大禮而其儀物則至有六玉見有五冕尊有六尊彝有六彝其爲煩數以觀格物之學

對有祭禮之本有祭禮之末其禮之末可以言語盡也其禮之本難以辭說傳也執事欲悉聞之而懇請略陳之夫天一天而指有六天者鄭玄之謬論其說曰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帝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而昊天上帝則北辰耀魄寶共爲六天且謂王者各感五帝之精而生德運代遷如以水德王則叶光紀爲感帝以木德王則靈威仰爲感帝其祭之也孟春祀感帝于南郊孟夏雩感帝于南郊季秋享五帝于明堂冬至祀昊天于圜丘四時及季夏土德王日各祭其帝於郊五帝之祀八昊天之祭一共爲九祭獨不知國有三公已不可而謂天帝如是其[illegible]哉地一地而謂有二地

者亦鄭玄之妄議其說曰有崑崙之地祇乃地中之至高者所謂中國
在崑崙之東南是也有神州之地祇則在王畿五千里之内是也其祭
之也夏至之日祀崑崙地祇於方澤禮如冬至昊天之圜丘孟秋之月
祀神州地祇於北郊禮如孟春感帝之南郊是爲二祭殊不知土有二
王且不可而謂地祇如是其角立哉天子之三社則曰大社曰王社曰
亳社是也諸侯之三社則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是也五天帝之外有
五人帝則青帝大昊赤帝神農黃帝軒轅白帝少昊黑帝顓頊人帝所
以配天帝也五人帝之外有五神佐則青神勾芒赤神祝融黃神勾龍
白神蓐收黑神玄冥五佐所以配人帝也祭日月之禮歲有四迎氣之
始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郊天之日日配於東方月配於西方
二也二分祭日月三也十月祈年於天宗合祭日月四也祭山川之禮
歲有四迎氣之始以貍祭山林以沉祭川澤一也郊天之日岳鎭海瀆
居一等山林川澤居二等二也大雩祀山川三也歲終大蜡合祭山川
四也有高禖之祭則以仲春玄鳥至之日行之所謂姜嫄從帝而祀高
禖簡狄從帝而祈高禖是也有司寒之祭則日在北陸藏氷而行之所
謂藏氷則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出氷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是也六宗

則禮謂埋少牢於泰昭祭四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
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而魏孝文以爲天皇大帝與五帝而六者妄
矣七祀則禮謂一曰司命二曰中霤三曰國門四曰國行五曰泰厲六
曰户七曰竈大夫以下無司命泰厲之祭是謂五祀而左傳以爲重該
熙脩句龍之五官者誤矣五時之祭始於秦而備於漢秦有四時漢有
黑時矣則密時祭青帝下時祭炎帝上時祭黃帝畦時祭白帝北時
祭黑帝也大禮之三始於唐而繼於宋唐則朝獻太淸宮朝享大廟而
然後祀南郊宋則朝獻景靈宮朝享大廟而後祀南郊也若夫青珪以
禮東方赤璋以禮南方白琥以禮西方玄璜以禮北方蒼璧以禮天黃
琮以禮地此非六玉之謂乎大裘而冕以祀上帝袞冕以享先王鷩冕
以享先公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祀社稷五祀玄冕以祭群小祀
此非五冕之謂乎尊之有六尊則畫以牛形爲犧尊飾以象骨爲象尊
而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總爲六者無非盛鬱酒者也彝之有六彝則畫
以虎形爲虎彝畫以雉形爲雉彝而雞彝鳥彝斝彝黃彝總爲六者無
非盛鬱鬯者也凡若此者皆所謂祭禮之末者也然惡以爲徒知其末
不君能知其本博物洽聞如鄭康成而禮之謬實倡之能起朝儀如叔

孫通而禮之失實由之不知其本者也肩斂禮樂之多士使人把籥其
胄學之容爲緇絲相之百辟使人魏企其聲蓋之盛知其本者也禮之
本哉敬而已爾豈在多言乎謹對

問古有釋奠釋菜于先聖先師之典配享從祀之制視學養老之儀
封爵之舉皆所以崇儒重道也其制度沿革願悉陳之

對崇儒重道非聖賢之崇奉實世道之幸非後世之盛制實古先之
盛制也顧何尊何損於明德而豪祀以顯褒錫圭袞何裨於聖哲而
唐德以光升堂聞音人但曰尊其王之好禮通闡致恭人但曰周之大祖
之知尚此愚於執事之問所以重有感也請條陳之於左釋奠之禮所
施不一會同欲至釋奠以告宗廟出征凱旋釋奠以告勳職立學之日
釋奠於聖師視學之日釋奠於先老奠非釋奠也而後世所行者惟先
師釋奠而已釋菜之禮所施不一娶婦見先舅先姑釋菜家子見先聖
先師釋菜君視臣斂有釋菜之禮周禮占夢有釋菜之禮真非釋菜也
而後世所行者惟先師釋菜而已釋奠有牲牢而釋菜則無釋奠有幣
帛而釋菜則無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以文明之盛也宗
山之象則寓於尊彝奇耦之數則寓於籩豆奠幣而後獻尊先識而後

物也尊獻而後薦爵先尊而後卑也釋奠所以致其孝故合樂而興舞
釋菜所以致其恭敬故無樂而不作酒以玄所以致其質也幣以白所以
尚其質也以言夫歷代聖師配享之禁則自周以上師伯與周公自漢
以下師周公孔子唐既升顏子於悄坐宋又躋孟子於配位以曾參等
二十二人並爲先師則始於貞觀以曾參等六十七人並爲列伯則始
於開元因朱顏淵而進子張於十哲因配子思而削伯魚之從祀則又
起於成論於其闕哉以言夫歷代幸學養老之禮則漢高祖過魯一
祠唐太宗視學一舉宋太祖幸監三次皆當開創之初舉此盛典第於
儒者高何勞玄勝趙者之徒但見其君功業之高而不能因是勸以祖
述憲章之事漢明帝養老於辟雍魏孝文養老於明堂周武帝養老於
大學皆當隆平之餘幾此古制第所惜者經學將明根于禮之華徒慕
其君尊重之禮而不能因是勸以脩齊治平之道則又不能無遺恨於
其後世爾若曰追封聖號則自漢封褒成公至唐而加王號至元又加
稽大成至聖四字之號且以武后何人而又有隆道之稱誠可以見其
求乘好德之良心也若曰錫爵聖裔則自孔霸封褒成君至魏而錫褒
尊至元而又教養孔顏孟氏三家子孫且以女真何人而有襲封之命

誠可以見夫聖德謙虛之大遠也方 今聖治休明所以尊崇褒祀者
加而無已然而陞祀從者非徒進何千古也固將以永其數騈群[?]者
非徒覩盛 蓋未也固將以行其道至於聖人之徹講有遺議欲加而
卒不敢加贊者之從祀有遺議欲增而卒不敢增者無他也日月之明
有常不待加其廣輪星宿之躔有定不待增其次舍也此正所以爲敬
也豈曰慢云乎哉 謹對

問從祀於先聖者貞觀間有二十二先師可悉數歟七十二賢之數旣
得不同何歟唐宋我武學算學者有先師配享又可得而言其人歟

對 世主教隆古不爲無人而莫大於孔門之聖道衆勵揚名後世不
爲無人而莫隆於孔廟之從祀知乎此則執事之問可得而條答矣夫
貞觀先師之贈如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
萇孔安國或親傳聖道於洙泗之上或收拾聖經於煨燼之後如劉向
鄭衆杜子春馬融王肅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弼杜預范甯賈逵或訓
註聖經以廣其義或教授聖經以永其傳其爲人皆可得而稱也孔門
諸賢之贈如家語所載七十四賢而無秦冉顔何史記所載七十七賢
而無秦牢陳亢文翁石室則但七十二賢杜佑通典則有八十三賢唐
從祀未通典之數宋從祀未若宣之數配享堂上者凡廿人從祀殿廡
者七十二人其爲數又可得而知也唐宋之所謂武學者以武成王爲
先師而配以孫武吳起張良之徒夫武成之所以爲武成豈但爲
揚牧野之武而彼數子者亦未足以望其藩籬也況武之異文初非二
途而吾夫子文事武備又豈有所讓於是哉然則武學之祀徒爲贅爾
唐宋之所謂算學者以軒轅爲先師而配以隸首史臣梓慎裨竈之屬
夫軒轅之所以爲軒轅豈但迎日推策之算而彼數子者亦未足以窺
其閫奧也況算之爲術列於六藝而吾夫子依仁游藝又豈有所缺於
此哉然則算學之祀徒爲瀆耳抑嘗聞之匠石之門不聚樗櫟而棄杞
梓卞和之匱不藏珷玞而況孔廟從祀其可不慎乎是故揚
雄篡賊之黨見誅於紫陽綱目者也雖已從祀而終黜吳澄叢近之功
罪見議於魯齋許衡者也雖未從祀而終異我之言從祀者其能無[?]焉謹

對

問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士常相須也隆古之所由後世之所行
皆有可言者歟

對 騏驥騄駬必須畜於閑廐而後伯樂從而擇之杞梓楩楠必須長於
山林而後匠石從而取之俊乂秀異之人必預養於學校而後上之人
從而舉用之此學校選舉之所以相須也然則自隆古以至今日其制
豈可以不知乎請得言之學校之制至周大備其爲制自家塾黨庠術
序國學等而上之教以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至於國之
大學而後教以明德新民之道凡教之之官如師氏掌以三德教保氏
掌以六儀教春誦夏絃大師教之秋學禮執禮者教之冬讀書典書者
教之蓋學校之盛如此選舉之制至周愈密其爲制自閭胥族師黨正
州長遂而考之書其敬敏任恤孝弟睦婣德行道藝之實至於鄉之大
夫而後以其賢能賓興於朝凡貢之之名在鄉爲秀士升於司徒曰選
士司徒升之於學曰俊士旣於學之樂正曰造士樂正以告于王而升
之司馬曰進士蓋選舉之盛如此奈何後世之學校但論將興衰而已
爾董仲舒勸武帝設庠序而言不用劉向勸成帝興辟雍而事不果文
翁之學惟見於成都延壽之學僅見於潁川爲諸生者或因而[?]指蔣
士者或自貨作此西漢學校之始終也光武起學東京明帝臨雍拜老
內而貴戚小侯入學外而匈奴遣子入學未幾而學舍鞠爲園蔬未幾
而學生多陷黨錮此東漢學校之顛末也三國六朝以來魏黃初亦嘗
立大學隋開皇亦嘗立郡學斯固無足論者唐之學校方其盛時有弘
文館崇文館大學國子學以處皇親貴胄有廣文館四門館律學書算
學以處臣民俊秀州縣皆立學者國皆入學然而其後爲學舍者朔而
來夕去羅宿爲學官者冬烘踔[?]年發[?]帥飢亦無足取矣宋之學校
方其盛時有大學宗學武學以分其流有外舍內舍上舍以升其等北
有嵩陽睢陽書院南有岳麓白鹿洞書院然而其後齋室規罰徒置已
事都城改國聚士衆城亦不免終矣是其學校又豈能無愧乎哉乃若
世之於選舉亦隨時隆替而已爾孝弟力田始於孝惠高后入粟始於
孝景孝廉始於孝文賢良始於孝武以至丞相之以掾史進汲黯之以
任子進此西漢以來之法也左雄在順帝時爲限年之格諸生試章句
文吏試箋奏陳群在曹魏時爲中正之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以
至永和中舉武猛堪將帥陽嘉中舉明經補弟子此東漢以來之法也
兩漢五朝而下循俗者專取世胄任法者惟試詞賦斯固無足稱者也唐
之科目率因隋之舊制明經有五經三經之異明史有一史三史之分
由學館而進者曰生徒由州縣而進者曰鄉貢雖皆足以得人而未有
若進士一科者也觀於婁師德張柬之韓昌黎顔真卿諸人可見矣[?]

之科曰吾踵唐之餘風有宋詞傳學書判拔萃有經學優深詳閑吏治有制舉六科有武舉諸路薦皆足以得人而未有如進士一科者也觀於濮議韓琦主歐陽脩司馬光諸人可見矣是其選舉又豈可盡非乎今論者每曰三代以下之學校非三代之學校如欲育才不可不復家塾黨庠之法三代以下之選舉非三代之選舉如欲得士不可不復鄉舉里選之法上之人每病於難行則相視太息而已夫持論雖正而終不可行亦何貴於論哉愚竊計之是二者皆在於得人使學校得人如胡瑗則出其門者二千人多為名士雖家塾黨庠何以及此使選舉得人如陸贄則歷其榜者十九人多為將相雖鄉舉里選何以及此不〈士助教輩勵其中徒增李覯之譏科場條貫隔絕賢士徒發王旦〈亦非國家之利也謹對

古者選舉之法尚矣後世如漢有茂材三科辟召四科唐有六科宋有天聖十科司馬光建議十科博學宏詞十二體頗悉聞之

對上之設科目也所以網羅英傑而非徒為文具下之應科目也所以階梯勳業而非徒取利祿苟設科目既得其法則應科目又豈無其材乎思昔有虞之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選舉之所由始也成周之時興其德行藝能升其秀選俊造此選舉之所由盛也逮至于漢而有茂材辟召之科又至于唐而有生徒制舉之科自漢言之茂材有三曰明經曰明律令曰能治劇辟召有四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曰明習法令疏為章奏文中御史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材任京令此漢之科目也若其得人之盛則茂材若董仲舒明經如召信臣辟召如黃瓊孔融者表表可見矣自唐言之生徒分為六科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明書曰明算制舉分為二科曰直言極諫曰博學宏詞此唐之科目也若其得人之盛則明經得狄仁傑徐有功進士得顏真卿白居易直言極諫得裴度韓休博學宏詞得陸贄韓愈亦班班可數矣宋時增制舉為六科曰博通墳典明於教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材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後又增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書判拔萃四科通謂之天聖十科當時得人如蘇軾中賢良吳育中才識富弼中異等余靖中拔萃皆一代之名臣也元祐中司馬光建議欲改制舉十科以薦天下之士曰行義純固如蕭嵩之薦韓休節操方正如李嶠之薦李邕知勇絕人如謝安之薦謝玄公正聰明如匡衡之薦孔光經術精通如蕭望之之薦[illegible]學問該博如張說之薦張九齡文章典麗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善聽獄訟如袁盎之薦張釋之善治財賦如李栖之薦李巽練習法令如丙吉之薦于定國當時卒不能行至南渡後而有博學宏詞科考以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凡十二體之文當時得人如周必大由此以輔相于乾道淳熙呂東萊由此以立名于晦菴南軒亦一時之大才也愚嘗究歷代科舉之制雖非隆古虞周之比然苟行之以其道主之得其人亦皆足以得士方今斟酌其制而用之不為不善第柱持權衡者何如爾其果公明邪則取者昌黎一榜之龍虎黜者盧駱四傑之浮躁也其非公明邪則取者葉祖洽之阿諛黜者孔文仲之切直也若乃諸生之自為謀則固曰業患不能精何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何患有司之不公哉謹對

問古有武學武舉之法今國家令武職軍士子弟皆入學應舉是其意也其立法可得而議歟

對為車者必兩其輪而後能馳驅為室者必兩其楹而後能撐拄為國者必文武並用然後可以久安長治然則既有文學矣可以無武學乎既有文舉矣可以無武舉乎昔者周之時庠序之教有射賓客之事有射祭祀以射而擇士賓興以射而薦賢弓矢之藝與禮樂之藝共列乎學干戈之舞與羽籥之舞並隸乎教是時也得人之盛如赳赳武夫干城好仇皤皤良臣在泮獻馘居則為六卿之官而治比閭族黨之民行則為六卿之將而統伍兩卒旅之衆焉嘗有文武選之分哉漢之時武帝以良家立選成帝以知兵召募平帝則有勇武明法之詔安帝則有堪任將帥之詔舉武猛謀謨則明帝以之舉能知戰陣則靈帝以之是時也得人之盛如甘延壽仲威外國號為賢將趙充國坐困西羌輝映麟閣李廣以良家進屢破匈奴馬援以應募進削平蔡凉焉嘗有文學武學之殊哉世不復古人無全材士工於筆墨而俾之行陣則惴葸安於犂鋤而授之甲冑則病引弓之民以徹堅中的為能而一丁之不識武弁之士以駕輕策肥為英而六韜之不講唐之時始設武舉開元有軍謀宏遠之科天寶有明習孫吳之科有馬射步射有翹關負重選與文選判為二途文選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於禮部武舉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於兵部于時得人如裴[illegible]郭子儀皆為國名臣安祿山史思明之難非斯人其誰平之哉然則武舉固不可盡非也宋之時始特設武學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以策論定其去留以弓

射士二耦所射之耦異也天子於郊諸侯於境大夫於鄉士於學所射
之地異也天子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彌尊卑
所服有遠近也天子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
士合三而成規射中所繞何貫侯也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
備也諸侯以貍首為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大夫以采蘋為節采蘋者樂
循法度也士以采蘩為節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其為法亦已詳矣其寓
意亦已深矣容體欲其比於禮節奏欲其比於樂非徒以其貫革徹札
之勇力非徒以其合捷攫鞠之便捷後之儒者知其義蓋鮮故杜佑則
曰帝王之時侯國相交士之志尚以射為首鄭玄則曰天子中之能服
諸侯臣下中之得為諸侯馬融則以正在鵠內貫遠則以鵠在正內議
論紛紜徒為聚訟而已欽之人君舉其禮蓋少故漢明帝行大射於辟
雍唐神堯行大射於武德殿貞觀則行於觀德殿前開元則行於景福樓
下禮儀草創徒為文具而已方今聖治至顯所謂古先帝王之制宜
以次第舉而行之愿生爭先觀之為快也何其幸哉謹對

問古鄉飲之禮其節文度數可得而言歟後世間有舉之者其有合於
古歟

對古之鄉飲所以為防範民心之治具後之鄉飲多以為粉飾太平之
文具一獻百拜鼓舞吹笙固所以為飲酒三爵笙舞技列箏柱亦所以
為飲酒而有禮之於無禮何嘗天淵判哉請試陳之儀禮有鄉飲酒篇
而是禮之節文畧具禮記有鄉飲酒篇而是禮之度數粗明一則鄉大
夫興國中之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
則黨正蜡祭而飲賓主所以象天地介僎所以象陰陽三賓之設所以
象三光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以言夫禮之寓於坐席則天地嚴凝之
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賓也者接人以義故坐於
西北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也者
接人以仁故坐於東南僎坐於東北以輔主也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也
以言夫禮之寓於笙歌則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
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歌魚麗則笙吹由庚間之歌南
有嘉魚則笙崇丘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間之所謂間歌三
終也歌關雎則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
吹采蘋合之所謂合樂三終也始之以禮者敬敬也終之以樂者和
也拜至拜洗拜既敬之至也稍然升坐旅酬和之至也降盥降洗崇也
辭讓辭洗潔也序賓以貴賤也叙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尚貴貴之
飲食必祭不忘本也工入必獻不忘功也然及流而不鄙賤之雜揉之
風由是而作爭端由是而興迨于後世漸廢古制淮池高會荒酣
耽樂玉山將頹加粗有飲之人然歡之禮漢永平之辟雍晉大始
之辟雍隋開皇仲宮唐貞觀之鄉校晨星曉露相望興雲蜀日
創見悍異良可之世道沿流也方今禮備樂明興賢舉鄉飲之禮茲
每行之然而郡縣之間以為常典主賓以曆塞為高賓介以苟合為賢
豐酒饌侈供張競奔走惟救是宣導民之初意哉謂宜備飾禮容謹
擇齒德振乎禮令之法講真足以防民之非孝友之勸勉真足以長民
之善而不愧於
上之意然後於古之制矣豈不美哉謹對

問漢光武立博士十五人唐太宗選學士十八人於天策府斯
皆世主隆儒尊學之盛節也願聞其詳

對歷代聖天石渠義漢儒師之後秀明聖經之精義此漢之博士所
以為盛入侍者料儀直殿府階燕間之論思近龍光之寀多此唐之學
士所以為盛思昔漢自武帝以來嘗立博士之官逮及光武既剪新室
之纂竊遂求夫祚之既復乃置十五博士于大學以教弟子易有四家
曰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書有三家曰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詩有四
家曰齊魯韓毛禮有二家曰戴德戴聖春秋有二家曰
嚴彭祖顏安樂可謂知所以崇古者矣唐自高祖創業未有學士之號是
時太宗當倫光龍賓之始為歷武備文之計乃設十八學士於天策府
曰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文學褚亮
姚思廉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倉曹李守素參軍虞世南蔡
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許敬宗薛元敬助教蓋文達典籤蘇勗可謂崇儒
尚文者矣抑博士之置所以明經旨而經豈易言哉京房之易多涉於
災異夏侯之春秋率拘於讖言書者信張霸之古文則失之偽言禮
者然周公之儀則失之明經之學一家而自相矛盾毛韓之詩一
家而互有同異可議者此其所立者東漢之名節由經術振作之餘
察莫犯至于當而猶有所設於清議以不敢違業也先聖之儒業得
諸儒傳習之時不絕至于關洛而精有所據其訓詁以大有發明之
誠則光武之士其功不少矣學士之置所以資顧問而學豈易言
哉顏達之訓釋五經文之發明三傳傀明之偏析經旨其學皆在於

之性猶草木之根株渾固而不可拔也而其生色於外者又果何載睟
然於面而清和潤澤盎然於背而豐厚一一達施之於手則手不待言而
自恭施之於足則足不待言而自重睟盎之所性之睟盎而施者所性
之施故不徒曰根心而謂之生色云者蓋君子之性猶草木之英華發
生而不可遏也故曰君子本於中者有純全之善而著於外者有粹昇
之妙詎不然夫雖然君子之仁義禮智猶天之元亨利貞也天有是元
亨利貞之根本而生長收藏之功不言而著人有是仁義禮知之根本
而睟盎發見之妙不言而喻天不言而著其化故時行物育者由此理
也人不言而喻其妙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者亦莫不由此性也
故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而雖大行無以盡此性之用其旨彰矣

經義

乾元亨利貞

前聖畫卦既有以擬夫天之名後聖係辭復有以論夫天之德蓋乾之
為言擬天而為之名而天之所以為天正以其備夫元亨利貞之德也
自非聖人畫卦係辭亦何由而著之乎昔包羲有作繼天立極畫一
奇以象陽積而至於三奇之卦則既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矣又積而
至於六畫皆奇上下皆乾之卦而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是故仰而
觀之於造化至健而無息者非天乎而天即乾之形也俯而究之於卦
畫純陽而不雜者非乾乎而乾即天之名也然人徒知乾之為天而不
知天之為德則其知天也亦淺淺矣故文王從而係之以元亨利貞之
辭誠以元者萬物之始於時為春亨者萬物之長於時為夏而元亨者
天德之通也利者萬物之遂於時為秋貞者萬物之成於時為冬而利
貞者天德之復也始之以元亨乾之所以動而直者為充暢無方終之
以利貞乾之所以靜而專者為收歛無餘化機之不息故元而至於貞
循環之無端故貞而復為元論至于是則知畫卦者以簡而立名故謂
為一乾而有餘係辭者以詳而盡蘊故貫以四德而無不足要故曰前
聖畫卦既有以擬夫天之名後聖係辭復有以論夫天之德者如此雖
然易之書雖明天道而實以周民故也故以其在天道言則元亨利貞
為至備之德以其在人事言則元亨利貞為至善之占德之至備者君
子體之而仁義禮知具於吾心占之至善者君子用之而大通至正見
於吾事蓋至於此則天人合一而易之道然然加矣學易者其可徒求
之卦畫辭義之末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論天地之心者固在於至仁主天地之心者在於至尊蓋天地以生
物為心而聖人則為天地之心者也苟不居夫至尊之位何以贊夫天
地生物之心哉今夫一氣渾然乎上渾合無外隤然乎下旁薄無垠吾
知其為天地也然而天地果何德蓋有曰天之德高明地之德博厚者
可謂之德而不可謂之大德也天地之大德可一言而盡曰生而已是
故春生而夏長固此生意之貫通也秋歛而冬藏亦此生意之凝聚也
顯諸仁者生生之功化藏諸用者生生之機緘蓋天地無言未嘗自以
是為大德而稱之者曰此天地之大德也然而天地雖有是大德而未
聖人亦曷能任參贊之責乎是故知足周物與天相似仁足濟世與地
相似者吾知其為聖人也然而聖人果何寶蓋有曰寶土地寶人民者
可謂之寶而不可謂之大寶也聖人之大寶可一言而盡曰位而已是
故首出庶物而貴莫與倫者以此位而貴也統御四海而富莫與對者
由此位而富也居此位而發政施惠則足以育民之生居此位而理財
正辭則足以敎民之義蓋聖人無欲未嘗自以是為大寶而尊之者曰
此聖人之大寶也民之望聖人於是為同其大而無以加焉故曰論天地
之心者固在於至仁主天地之心者在於至尊非不然夫堯乎堯舜
在位而有以贊天地之大德故鳥獸魚鼈之咸若與於變時雍同一機
也文武在位而有以贊天地之大德故行葦牛羊之勿踐與垂拱致治
同一用也是則天地之大德有待於聖人而始遂聖人之大寶有功於
天地而始尊方今

聖人在上天地成化愚何幸身親見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動靜無端者氣之運於理賦受有序者理之寓乎氣蓋陰靜陽動迭運
無端而其所以運者理也然則理之妙於賦予稟受者未是不在是氣
之中而亦何莫非陰陽也哉今夫造化之所以為造化理與氣而已氣
非理無以運理非氣無以寓是故靜不窮於靜靜極而動則固一陰而
一陽動不窮於動動極而靜則又一陽而一陰靜者為氣而所以靜者
是道之寓於陰也動者為氣而所以動者是道之寓於陽也誠用與則
又顯仁坤闔矣則又乾闢然必先言陰而後言陽者豈非以其運行之
際必陰之體立而後陽之用行乎然而運行於造化者固此理氣也賦
受於人物者亦此理氣也以言其賦予則謂之繼之者善蓋繼言其發

也而吾乃化育之功於動而充滿往過而來續只其方出而顯於物萬
物統體一大極之時得不屬於陽乎以其稟受則謂曰成之者性蓋
成言其具也而性謂物之所受不相假借以相渾奪是其各得而藏於
已萬物各具一大極之時何不偏於陰乎屬於陽者以在天之善言屬
於陰者以在人之性名之乃先言陽而後言陰者豈非以其賦受之際
必本之於陽根而得之於陰受乎始也運行理因不離乎是氣終也賦
予理亦不雜乎是氣而悉故曰動靜無端者氣之運於理賦受有序者
理之寓乎氣詎不然夫噫乎吾心之中有造化焉其理則造化之理其
氣則造化之氣觀其寂而感者陰而陽也感而寂者陽而陰也理之方
出於心者繼之者善也理之既成於事者成之者性也造化非大吾心
非小是道一以貫之故此章首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終之曰君子
之道孰謂天人之道不同條而共貫也哉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惟易有以具夫顯微之理故能育以顯於象占之用蓋變化云爲者理
之顯而用於象事以知器吉事有祥者理之微而用於占事以知來豈
非以象具夫理之顯而占妙夫理之微其理既具而豈能不具其用也
哉今夫陰變爲陽者易文之用六陽化爲陰者易文之用九人之有云
爲於易而後言人之有爲隨於易而後動此所謂變化云爲乃理之至
顯而不可掩者也歸妹之遇兩明吉信賁之自天而祐巨以守中爲吉
而祥著於坤之黃裳者以得質爲吉而祥肇於賁之家與此所謂吉事
有祥乃理之至微而不可測者也然而顯微之理雖具於易之書而象
占之事則見於易之用是何也蓋象事知器即易理之顯者爲之故因
益之象而知耒耜之器因離之象而知網罟之器乾坤之衣裳變化之
象所存也井鼎之烹設云爲之象所在也豈非易理之顯有以周於象
之周乎占事知來則易理之微者爲之故吉之未來者已占而知所趨凶
之未來因占而知所避伐鬼方者占知其三年之克失車馬者占知其
七日之得豈非易理也微有以周於占之用乎然微在書者事之本象
占在事者書之用悉故曰惟易有以具夫顯微之理故能有以周於象
占之用詎不信夫雖然易之作凡以前民用也用夫易理之顯而象事
知器故備物致用足以爲天下之利用夫易理之微而占事知來故
開物成務足以斷天下之疑也聖人之所以惠後世者至矣而大易之
理遂與天地相爲無窮豈徒託之空言云乎哉

五

論

誠立明通

論曰天地無私而體用一以貫理聖賢無欲而體用一實心蓋誠立則實
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然後知誠明有體用之殊而不知聖賢有誠
明之序亦安足與究明誠之微哉今夫備精而毓秀誠得於有生無
虛偽也降衷而秉彝明具於所性無蔽也惟其氣質之欲不能無而
理義之心失所養於是誠汩於內而有不立明窒於外而有不通亦安
能役其天地之初哉唯夫有志於聖賢者將養吾心必寡吾欲以至於
欲不待寡而自無心不待養而自存則吾見其本於內者真實而無妄
堅確而不拔金石可貫而誠不渝寒暑可遷而誠不易根著於靈臺滑
府之間常存乎皆室屋漏之頃譬則天地之藏諸用而隱然於聲臭之
表足以存萬化之本豈非其誠之無不立乎然而誠立於內未有不明
通於外者也吾見其義理之昭著物則之洞達瑩乎明鏡之應妍媸乎
止水之波瀾微毫髮之無或隱纖條理精粗之無不曲暢譬則天地
之顯諸仁而粲然於發越之中足以達萬化之妙豈非其明之無不通
乎蓋誠立者明通之體明通者誠立之用賢人因誠立矣莹未[illegible]
致乎明之通體見於用也聖人已明通矣又豈有不先原乎誠之立用
本乎體也誠明一致聖賢同歸何莫非此心之無欲所爲也哉雖然合
而言之一誠而已誠立固誠也明通亦誠也故誠爲大極而大極之体
立爲陰靜明通之謂大極之用行爲陽動即明通之謂於乎誠明一
至誠也至誠本無欲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微矣哉

六

表

擬唐以兵部郎中戴胄爲大理少卿謝表

伏以我曹晉秩遷聯棘寺之班
帝制渙敷悚聽
楓宸之命凌兢莫措遜避靡容竊念臣秉質愚忽受材寂鄙遭直休明
之運驟登清要之司效職於攀龍附鳳之初已乖風頸論兵於歸馬放
牛之後殊罔成勞方俟罪以何圖顯擢遽叨之欽恤而象刑當明刑
弼教之求維成康之勝殘而君臣肩拜慶中之任顧慈眷隨致稱選
掄蓋伏遇
皇帝陛下敬與日躋勇由
天錫撥亂反正衛已振乳於寰區勝殘去殺[illegible]

可欺人若惟公議不少隱司馬平章高尚之名魏人曰吾魏之處士也
君子知其為奸矣故既以謚曰文正程延既聞之矣君子故之為抑此
惡之不容隱也大程以演字謚曰純小程以正字謚曰正此吾之
不容隱也君子人歟孰不欲其名之永必先勉其實之盡歟以是復幸
進教焉
同考試官教授程　批議論滔滔如長江大河可謂善於行文者也
發二場體贍高古
考試官教授吳　批四書經義文理純正二場三場俱優取之得宜

廷試策

皇帝制曰自古帝王肇建國家圖惟寧永必有典則以貽子孫考之商湯
文武斯可見矣繼統之君率由典常令聞長世若夏之啟商之中宗高
宗祖甲周之成康孟表表者也其所以保盈成之運隆大平之績者尚
可徵歟漢高帝有天下次律令制禮儀定章程修軍法史稱其規摹弘
遠矣傳至文景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而下所僅有也董
仲舒對武帝乃謂更化則可善治何歟當時用其言果能比隆於古歟
朕欽承大統仰惟
祖宗成憲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肆夙夜祗畏期與斯世斯民同躋雍熙
願行之必有其序諸生學宗孔孟明於王道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創業守成皆必以德為本也蓋創業而非德無以立
典則而貽子孫守成而非德無以循典則而光祖宗故必德之優裕而
有容然後足以啟宏大之業而愈隆德之悠久而無窮然後足以綿靈
長之緒而愈遠伏惟
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休光為三才之主宰自[illegible]圖惟至治繼業之念[illegible]存
於[illegible]淵衷寬厚之[illegible]每[illegible]於[illegible]綸音非惟[illegible]朝廷之上聆[illegible]景命而覩
清光者有以仰知[illegible]聖德之從容於前而四方萬里之遠孰不以為億
萬年太平之望將有待於
陛下而益隆乎邁於萬幾之暇登進臣等策以治道臣誠淺陋謹當精白
一心以對揚[illegible]清問之萬一臣聞自古帝王德之至而典則之無不善
其子孫所當遵守而為治者三代是也德有所未至而典則有所未盡
善其子孫所當進復於至治者漢世是也三代之季不能守其治而或
怠漢室之君不能進於治而愈退此其所以失也觀夫禹之克勤克儉
不自滿假而既有夏之運湯之克寬克仁能自得師而肇有商之基然
而湯之所履者即所以纘禹之服文王之徽柔懿恭懷保惠鮮而作於
前武王之禮賢發善散財發粟而述於後然而武之所行者即所以復
商之政豈非三代創業之君其德足以立典則雖易世之後而循有可
遵者乎若夫夏之啟光其統緒而知關石和鈞之是守商之中宗紹夫
善謀而知修德弭災之是務高宗了於恭默思道而資良弼之啓沃祖甲不
侮鰥寡而知小人之所依此所以永夏商之祚也成王率由舊章而著
制作之效康王率循大卞而有燮和之功此所以固豐鎬之基也豈非

三代乎漢之君其化足以循典則故令譽之長而初非皆若乎文宗
以降治不古若良由其德不純於王道以其治尚雜於伯高祖之興也
次律令有若蕭何制禮儀有若叔孫通張蒼則定章程韓信則申軍法
班固以爲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文景尚寬厚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
刑措亦云美矣然尚不能移功利之旋以施禮樂之大醇去政令之近
以收詩書之效故董仲舒之對武帝勸之以更化善治者豈非以高
祖之創業不能比於禹湯文武而典則之立有未盡善文景之守成
不能希蹤於夏啓成康而典則之失有所當更者乎柰何武帝非惟不
從而殆有甚焉用酷吏而緩深故之罪急放出之誅信方士而起封禪
之儀崇事憲之禮則何與通之所作以朱有如是之過也金堂井幹之
木之是飾衛青去病征伐之不息則蒼與倍之所垂亦未有如是之乖
也尚何有於三代之治哉使當時欲更其化必先修其德武帝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德既不古若矣此仲舒之對所以必本諸正心以正朝廷
之説也苟從其言則德足以及於古而治豈不能方於古哉洪惟 聖
朝受天明命
太祖高皇帝之混一六合
太宗文皇帝之奄奠兩京其創業之光于古者若周其非是德之所致豈
其典則之無不善矣
仁宗昭皇帝繼之以深仁厚澤
宣宗章皇帝又之以典章禮樂其守成之裕于後世者亦莫非是德之所
存宜其典則之無不粲然大備也
陛下遠覽前代之典籍近法 祖宗之宏規其於得失之故治忽之幾已
洞燭而無遺而猶欲問其所行之序臣固前云之矣治必本於德此常
然之序古今不可易也故三代而上德純則治從而純漢室而下德雜
則治從而雜 聖朝相承德三代之德而治三代之治在
陛下善守而弗失能敬德於己以爲行典則之體推德於人以爲行典則
之用將見夏啓商宗不足以儷其美成康文景不足以方其轍以是德
施爲輔治之法則即三代之典型仁義而自充法律也以是德皆爲王
治之文則即三代之功成制禮而治定作樂也而漢之律令禮儀夫何
足以擬以是德同律度而齊量衡以與有虞爲無異以是德戢干戈而
橐弓矢則與成周爲無間而漢之章程軍政夫何足以倂蓋凡考此者
祖宗既以德創立於前日而

陛下當以德遵述於今日不待舍而他求矣而 制策之終又曰諸生學
宗孔孟明於王道其有著于篇臣誠膚淺奚足以裨 聖治然夙昔所
聞者惟知治之本在於德而德之要在於敬蓋敬者百王之心法萬化
之本原也
陛下取法於 祖宗者即所以取法於唐虞三代若堯之欽舜之恭禹之
祗承湯之聖敬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敬勝雖烈此敬之至而德以
之聖治以之隆者也敬承者夏啓寅畏者商宗成王之祗勤于德康王
之敬忌天威此敬之廣與而其德以賢其治亦無玷也而臣之所於孔
孟者亦惟曰敬以直內曰脩己以敬伏願
陛下始終此敬始終此德則足以繼 祖宗之治而比隆於唐虞三代之
治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勝震越之至伏惟
陛下少垂睿覽臣謹對

[illegible]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造化之初惟有以妙其運造化之終乃有以見其實蓋元亨者造化之初利貞者造化之終於其初而觀其妙運又易者於其終而見其實理也歟今夫造化之所以爲造化始必有終終復爲始者也然而皆其初而觀之實始之功甫亦而繼以流形之妙著發育之功甫亦而繼以成章之長養春生焉而夏茂震出焉而巽齊斯所謂元始而亨者也於斯時也造化之運蓋沛乎流行其機不可得而停然動乎充滿其實又安可得而見哉迨觀其終也葉歸其根而萬實以成藝培其封而群動以息爲秋遂冬成爲兑既艮止焉斯所謂利貞者也於斯時也造化之實蓋收斂歸餘而性命之真爲可觀歸藏不泄而情理之本爲可知是則元亨之時無非性情也而性情之見在於利貞故曰造化之初惟有以妙其運造化之終乃有以見其實者如此抑考周子之言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豈不以誠復爲誠通之歸宿乎朱子之言曰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豈不以靈根爲群品之本原乎猶人心以寂爲感之主而聖學以靜爲動之宗也然則論乾之德者又豈可知元之大而不知貞之重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人君欲明其比天下之道無公其比天下之心此爻易辭以責之也蓋惟公則[illegible]生明有心有所不公則道有所不明何以比天下而得其吉哉比之九五以陽剛之德居中正之位而上下五陰比之吾想其所以比天下者歸着其正大之德顯白其平易之量如先天化日之周遍也如春臺玉燭之洞達也是故人之來者撫之而不拒如張三面之網而得夫禽之來者也人之去者從之而不追如開一面之網而失夫禽之去者也其於得失之間豁然大公無所固必而顯比之道豈不可見乎至於人之遠者在居邑之外吾固無所期誡人之近者在居邑之中吾亦無所期誡其於遠近之間豁然大公無所尋擇而顯比之道豈不可知乎蓋汲汲於得者患失失眾眾於近者忘夫遠此心之所以私而不公即道之所以晦而不顯心之公者道無有不顯矣道之顯者誠無有不吉矣人君比天下之道豈不於斯爲至乎哉我儀圖之文王之不矜但不[illegible]失前禽者也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此不誡邑者也此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而公定下之大者也文易聖人以其所求之家法而爲有天下之法故其言如此蓋有旨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蓋[illegible]者[illegible]易之體妙事變者在於易之用蓋卦象所以盡天下之物理而爲易之體爻辭所以妙天下之事變而爲易之用大易之書所以無不備者豈不以此乎今夫天下之物理至賾雜而不一也聖人以易之[illegible]者[illegible]盡之哉擬其天地水火之象寓於四正之卦雷風山澤之象寓於四隅之卦進退之象於剝復乎見形似之象於井鼎乎著以至於易中之卦莫不有象而物理之賾雜無不盡於是矣蓋[illegible]象乃易之體而[illegible]盡物理者在於易之體乎若夫天下之事理至變動而不常也聖人以易之何者而鼓動之哉聊其潛見揚躍之變明於乾之爻辭有以鼓之鼓服泣歌之變則中孚爻辭有以鼓之也迄文執動其婦歸之利師之爻鼓動其征伐之宜以至於卦中之爻莫不有繫而事理之變動無不鼓於是矣蓋爻辭乃易之用而豈非妙事變者在於易之用乎象辭俱至體用兼該易之爲易於是有全書矣然而此聖人作易之功未至於聖人用易之妙也化裁存乎變推行存乎通則有以用夫易矣神明存乎其人默成存乎德行又有以妙其用矣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羲文周孔所以爲至也夫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因言求道而易有定體以身體道而易有實用蓋求易於言未若體易於身也求於言而惟見其典常之理體於身而斯有以得其神明之用矣今夫變動不居周流無滯易若無常理也然而吾由辭而度之則可以見其常矣是故率乾坤之辭而揆其理可以見君臣尊卑之常也率咸恒之辭而揆其理可以見夫婦偶隨之常也揆初上之辭而難易之常情爲可見揆中爻之辭而是非之常言爲可辨故曰因言求道而易有定體者如此然而徒玩其理而可不見之於行乎此性命之精微之與易若無實跡也然而吾以身而體之則可以行其道矣故出處進退而時用之可戒擬言擇動而變化之可成蓋之爲德行而是須非虛言施之爲事業而是道非虛器故曰以身體道而易有實用者又如此雖然此吾夫子之聖自是以當之也吾儕蹤然八索以祛知易之理其矣假我數年可無大過體易之用大矣惟在於己者知之明而行之至故示於人者慮之深而說之長學者其可徒求易於文字之間而已也哉

論

仰見之類異於凡者之迹也言之古同歟古之為善孰與舜與顏子篤
實取諸人以為善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故後之勉人為善者輒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何人也希之則是舜顏可謂為善者矣其
覆報之實可得而問歟幸為言之
對衆帝王之臨照乎宇宙而為善之教徹諸經訓為有司天命民彝通乎
幽明而為善之報驗諸聖賢為無異苟徒知命而不知天古則安足與
論吾
聖善教之旨我苟徒知常而不知其變又安足與言舜顏善報之迹哉請
因執事之問而從焉夫 大誥三編無非勸民之善而戒其惡其與商
湯周武之誥命平蔡舊而佈新化同一理也 孝順事實無非勉民之
孝而旌其實其與孔丞曾侍之訓誨陳孝治而廣揚顯同一趣也至於
為善陰騭則不惟言夫善之理而必言夫善之報言善之報有福而知
不善之報有禍其與趨吉避凶之易賞善罰惡之書豈不同條而共貫
哉其與美刺之詩褒貶之春秋又不雖判而未全哉雖然善原於天不
無迹也而未為顯成必見於有為之迹為善推於人若有為也而不其
其報必自有無心之報焉故陰騭書之所謂為善即易書之所謂積善
慶也陰騭書之所謂獲福即易書之所謂餘慶與吉也此論夫善教
之古今一揆者如此若夫善報之常變一揆又有可言者矣帝舜為善
而人以舜自勉者必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淵為善而人以顏
自勉者必曰顏何人也希之則是彼其然者豈不謂大舜達也而顏淵
窮舜壽也而顏則短因以怠進脩之心而疑善報之妄亦未識夫舜遇
其理之常顏遇其數之變君子行法俟命故明理而不語數安土樂天
故處常而能順變況夫列爵配德亦何愧於徽柔懿琴之貴道傳續統
又有同於為法於後之長是則為善之報愈可信而無惑焉矣愚也誦
聖製而激勸於肄業研精之日叨明問而累述於風塵逆旅之際屢戍
之見惟進教焉
問堯舜禹湯文武皆理人其道宜無異也而孟子則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
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何若是異歟其道豈止於是歟抑能於此而
不足於彼歟考之他書稱其德又甚悉先儒亦謂聖人無不盛孟子叙
述以詔萬世何獨與此歟周公傳其道而但寫於施四事人於堯舜未
又焉何歟或謂周公兼三王備孔子之集大成然歟如此而足以為周
公歟抑別有至論歟聖人之道諸生所宜知也其著于篇
對論聖道之用者似之極其精而不泰論聖道之體者今之盡其大而
無餘譬之入阿房之宮千門萬戶皆可以見其壯麗然未若索其具而
為事也譬之趨大都之市千蹊萬徑皆可以造其繁會然未若泣其中
而為要也何以言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自堯舜事父母處兄弟
之事而觀之也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此自禹儀狄拜昌言之事而觀
之也豈謂禹不足於孝弟而堯舜未好於善言乎湯執中立賢無方者
自湯之一事而見其憂勤之誠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
泄邇不忘遠者自文武之一事而見其傷厲之念豈謂文武不能執中
立賢而湯武泄邇忘遠乎若乃著於他書者其論不一而聖人之所以
為聖雖經典籍之所載莫能盡其德矣之著竹帛之所書莫能盡其
形容之妙聖人何獨為執事者悉辯其然乎至於謂周公兼三王施四
事者亦承上文言湯文武而及之初非謂周公不法於堯舜也蓋周
公之孝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制祭祀之禮得達孝之稱周公之弟
淵衆僉滕求以中代知有其兄不知有己由是言之則其於堯舜孝弟
之道又何所異歟若乃孔子集三聖大成則又未可以同於周公焉是
何也三王之事各無不盛周公兼之而為湯文武之聖豈有異於周公
其兼之也特有先後之殊三聖之德各有所偏孔子兼之而先悉伊尹
之聖豈能兼於孔子其兼之也實有偏全之分孔子之兼其德周公之
兼其事要各有所指爾抑執事又謂周公之所以為周公要不止於此
而別欲聞其至論愚生不敏安足以知之然前固云之矣聖道之用累
言之而不足聖道之體一言之而有餘無他曰敬而已堯之欽舜之恭
禹之祗湯之敬文王之小心武王之執競周公之勞謙孔子之敬義皆
是物也苟明乎此則又何必悉舉而詳說然後見其聖哉管見區區幸
是正焉
問道具於心者也先儒以謂心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二帝三王之治
所本不外乎此其著於功業者可得詳歟孔子稱舜無為而治果能舍
是道歟後世法古為治必於唐虞三代舜之無為而治固不可以尚矣
幾之以簡靜者或有其人可得聞歟曰簡曰靜果堯舜之道歟抑欲務
簡靜而道行於天下是故仁莫大於施惠非富不足言惠何以能不藏
而富歟義莫大於用兵非威不足言兵何以能不戰而威歟禮莫貴於
和非讓不能和何以能不勸而讓歟智莫貴於辯非明不能辯何以能

一有窮而明歟皆顯聞其可以措於今者試思以對
對帝王之治本於帝王之道本於心何者以為心仁義禮智之理是
也何者以為道仁義禮智之用是也以其理而推諸用因其用而致其
故是之謂治蓋昔者二帝行之而帝三王行之而王禮樂教化此理之
所發也典章文物此理之所著也順帝之則不識不知非仁之教歟遵
王之路無偏無陂非義之政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禮之效著矣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智之效見矣帝舜之聰明而治者安行乎是道而初不
假於施設者也禹文之節制為治者履踐於是道而亦未至乎極盡者
也簡在乎其簡之何如所處者至簡而能御煩斯善矣而子桑伯之衣
冠不事者非簡也豈堯舜之道若是歟靜在乎其靜之何如所務者至
靜而能制動斯善矣而漢文之黃老清靜者非靜也豈堯舜之治歟
若夫仁莫大於施恩而非害不足以害恩然而至治之時藏於百姓此
公劉之居有積倉行有裹糧所以不藏而富也而致於大畜其所以為
治世之藏武莫大於用兵而非威不足以言兵然而至治之時守在
四夷此武王之歸馬華山放牛桃林所以不戰而威也而衛霍窮兵豈
所以為治世之藏哉禮莫貴於和而非謙不能和窮以為絕爭競之門

而廉恥之節而在上者既有夔龍之德讓則俗自無不讓也豈必曰勸
而後讓如所謂見男女不異路自錯其衣乎如黃貴於攤而非明不辨
辨窮以為求是非之實究賢愚之真而在上者既有皐陶之明允則事
自無不辨也豈必曰察而後明如所謂鉤距求情窮繩以法乎雖然凡
君此者要皆在乎正心之如何未有心不正而能行其道者也未有道
不足而能措諸治者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心帝王之心道帝王之道大臣還採百執法守豈有待於愚
言者哉因明問而竊所聞以自見焉抑之幸甚
問兵國之大事古聖人用之未嘗有文武之分至春秋時為將猶貫禮
樂詩書論戰則貴仁義校信其分為二是歟武之七德豈止於征伐歟
其後訓武有七書果皆古書歟武亦有師者歟其說有合於聖賢之旨
歟借曰兵必有法然楚漢之世有不肯學細不學古兵法者而皆善兵
此以何法歟又其後則有賢將才將之別何以異歟梁之漢唐孰可為
賢孰可為才歟今之訓武有其制欲使皆賢且才當何如而可文事武
備如孔子已然諸生講之精具以對
對虞舜鼓琴而詠南風之詩矣然猶有明射侯修武衛之制武王遠密

[illegible]之與此兵之所以不可黷武
亦[illegible]上[illegible]兵者也此戰之所以不可好而亦不可忘戰者也請因明問
所及而[illegible]言之[illegible]設為將以詩書禮樂為尚左氏論戰以仁義禮信為言
[illegible]武之[illegible]所謂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其間固有主
於用武者矣亦有主於偃武者矣武經之七書所謂太公六韜孫吳
司馬法黃石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其間亦有古書可信者矣亦
[illegible]偏書可疑者矣西楚霸王不肯學兵法而七十餘戰不敗嫖姚將軍不
學兵法而六入匈奴有功然兵終不可無法故善樂者不用方非華佗
[illegible]不可善將者不用法非去病而不可也此論兵之說也若乃所謂賢
將以尊主安民而為心以仗成服遠而為能而不專務於多殺此漢之
劉[illegible]唐之郭子儀李晟所以策勳也所謂才將以攻城略地為功以先
登克敵為勇而或不兆於德業此漢之李廣唐之尉遲恭之萬徹所以
奏功也此則論將之說也雖然愚生方從事於毛錐決科之陋藝場屋
觀之劉其於兵[illegible]為對誠是愚乎難言也執事不貴其所短使析論於
後又之林泉於　明光之圖不勝幸甚
問[illegible]書之作尚矣天地陰陽之變化聖人之道德功業賴此以傳豈可

忽哉六書之義各有其說可得聞歟自蒼頡以來蓋屢變不暇悉論其
大篆小篆隸書何自而起歟楷書之法又作於何人歟晉人之書善矣
而謂之俗書又何歟蘇欲專古書有不宜於用欲專為後人書則又謂
之俗何所處為是歟古之為史以通書為限顧今之士奚可忽於此故
相與論之
對曰書契之作取於夬而明決之理存自書教之藝敷於周而變化之
盛滋大而道德功業之顯著以此而傳小而名物度數之細微以此而
記此明問之所以及也請得言之六書之義如曰象形則日月之類是
其形體圓而奇為日闕而耦為月也曰會意則武信之類令人意止
戈為武人言為信也曰轉注則老考之類建類一首而文意轉相注受
曰假借則令長之類本為一字借而兩用曰諧聲則江河之類以水為
形工可為聲曰處事則上下之類人在一上人在一下其義如此而書
之道則伏羲有龍書神農有穗書因所見而創也題經帝之有[illegible]
顓頊之有科斗因所用而改也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因時而
更程邈之隸書鍾繇之楷法與日而精而書之變極矣若乃右軍之書
人猶謂之俗者何也蓋黃庭遺勁蘭亭神[illegible]清則美矣龍跳天門虎臥

鳳閣壯則壯矣其於六書之義何如此此雜子所以歎也執事謂尊古書則不宜於用爲今書則或謂之浴將何所取愚竊謂書無古今人有古今以顔真卿之忠柳公權之直雖爲今書亦何讓於古必若執事所云則愚嘗聞裕陵之意以爲朝廷高文大冊勅之金石宜用古書若夫日用之微則今書足矣此其可行者也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儒嘗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故書雖不可不知而亦不必泥也請以是復明問執事以爲如何

[illegible]前稿卷之十四

周易上經圖釋

乾之諸爻聖人所處時位有先後晦顯之不同故先儒以舜爲之事當之然九二在田地位也九三居子人位也九五在天天位也貫三才之道而極時位之隆九五蓋乾之主矣

陽德陰順陰陽不可相无也故坤卦中四爻以陰順言之二五柔順居中此二所以直内方外而全其德之大无所以守中居下而得夫善之大蓋全美焉三四柔順不中此三所以含章不露而无成有終四所以括囊不出而无咎无譽僅半吉焉陽微陰盛於陽不容並立也故初上二爻以陰惡言之初陰之始凝故致履霜之戒上陰之既極故著龍戰之傷蓋全不吉焉示履戒於外猶德美於内亦聖人進善退惡之旨也

屯彖云建侯蓋指初九也故其爻辭亦云建侯良由九五失人君之柄膏澤不下於民是以初九得衆心而立有邦之業况又有陽剛得正之德乎諸爻之中二應五不得就其婚媾而反見屯遭於所比之初四應初乃來就其婚媾而更无遲疑於所比之五事勢之强弱人心之向背蓋可見矣若乃六三之即鹿而无虞上六之乘馬而泣血則其心莫不欲歸於初而但未得其由也斯時也豈非商周初興之際癸辛之失道湯武之盛德乎

蒙之九二爲卦之主治蒙以施教而其餘諸爻皆受蒙者也然教者之心同於包納未嘗无悔焉而學者之未易得其人也初上二爻以其發言之初蒙之始發之也易而如刑人之用法稍寬上蒙之終擊之也難而如禦寇之用力愈嚴三四二爻以其地言之三之柔暗躁求而不正若女之邪而不慎自暴其身者也不可復教矣四之柔暗暴正而不近乃人之困而不學自棄其身者也不來求教矣而惟六五之君順巽爲心能自得師足以受二之啓沃蓋惟吾君之聖學有成焉則天下之不善學者雖多而我之責可追矣此伊尹爲天民之先覺以斯道覺斯民而尤先汲汲於成湯之學焉而臣大甲之克終厥德也聖人以聖學之重不以君之貴而可廢師道之尊不以臣之卑而可屈故以善教處陽剛之臣而以善學處柔順之君其有謂矣

需以坎乾成卦乾剛遇水之險而貴於能待也故遠於險者吉而漸近則凶自初郊而二沙自二沙而三泥自三泥而四穴猶可出也至上則入[illegible]承卦辭大川而取象[illegible]五之居當天下皆險之時

而獨廢其失以拯救斯人而意食之敢彖贊其有孚光亨而爻稱其需于酒食是豈自養而不及民哉蓋先遇泰洞之會而來懷撫教撫食之義也使非得君皆是險孰與出哉也以父生之務以師教之需以君食之然後參天地而人紀立矣

訟之九五以陽剛中正為治訟之大人故得左善之吉雖文王之處荀賢成不足道也而其餘諸爻則皆為訟之人然聖人亦各因其時位與材而御成之以息爭訟競訟初上二爻以其時言之初訟之始而旨勸其難欲訟亦不可永上訟之終而極言其雖勝訟亦不足敬中三爻以其材言之九二九四剛者也雖訟而不克乃知從焉六三柔者也守舊而不訟自終吉焉蓋勝訟不如不克訟不克訟不如不契不辭所訟不求所訟不如自不訟而聖人使民無訟之心著於此矣然皆因於五大人在上而後民化之也

師者聖人之所不得已而用之也故與師必以其道而彖言貞爻言以律執言帥師必以其人而彖言丈人爻言長子至於臨陣策功又切切乎小人勿用之戒蓋訟之爭以言勝而獲賞者固為小人無疑師之爭以兵勝而獲賞者亦未免有小人雜乎其間焉此孔子所謂兵可去而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刑之意聖人終不言談而樂道之也就諸爻言之初上二爻以時言初為師之始成敗無論以見出者未必皆勝也上為師之終善惡無言以見勝者未必皆賢也二為帥師之將故言以帥師之道五為命將之君故皆以命將之道三四為師衆故因三之柔不正而言其敗因四之正不中而言其退六爻之中無一勝捷克敵之辭豈不欲言之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而中四爻以材言二為師之主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下將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是故九五言其顯比之吉而其餘四爻皆以比五為義而曰比之之者指五而言也析而論之初比之先而言其有終吉上比之後而言其无首凶比貴於先而嫌於後即彖所謂後夫凶而防風氏所以膺後至之誅也蓋皆就其時而言之中三爻以位言二內卦而而應五四在外卦而承五相應者大臣相承者近臣而又皆以柔順中正比陽剛中正之君其貞吉曷加焉惟六三與五非比應而其所比應者皆臣民之位非所當比之人也故曰比之匪人若乎比以九五為吉者勢也比以正為吉者理也而顯比之大君順其自然之理勢以比天下之來比者為王者三上者如前禽之失而不容心可以為王者御天下之方矣

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之卦也以位言之陽為君而陰為臣陽為夫而陰為婦以德言之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初二二爻以君子言君子不可受畜於小人而又居下位者以復於上為吉三上二爻以夫道言然夫不可受畜於婦而失其正者故三有夫妻反目之戒其婦貞厲而雨處之和若可喜月望之幾已足憂也刻如乎伸夫道之剛以見其不可倒置焉推君臣之初言有可言者蓋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无備於下者六四柔巽得正之臣何至於上陵高可畜之時而以臣畜君孟子之所謂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非小之所謂勿欺也而犯之之人多由之者矣吉何為獨不然故六四爵言之道而誠信足相感通則為害危懼可以勿慮而且免夫退咎矣九五受臣之畜而誠信交格固結則崇高富貴可以長守而福及其臣鄰矣其乎熟謂畜之皆非善道哉

履者以兌之和說履乾之剛強故家取履虎尾為義而諸爻言之九五為乾之主即虎也即武人之為大君者也私物為虎而足以咥咥在人為武而足以夬夬以此道也而居君位行之以暫猶可守之以貞則危矣三四二爻正當虎尾之處而四與之有相比之好故愬之而懼古三與之无相親之好故履之而咥凶雖然彼方驕其民上為之臣者不免於禍矣此則孰若九二君子幽遠而其心坦坦然無所憂之為愈乎此伯夷大公之所以居於海濱者也蓋皆以其位而言之而初上二爻以其時履義相居履之始而安其素守以往故无咎上居履之終而全其德業以歸故元吉

泰取天地交而通上下交而志同故六爻之中相交之義為重初與四相交泰之始也故初言君子以其類如茅之連茹而共進以行其志四吉小人以其鄰如翩之聯翩顛退以從於信二與五相交泰之中也故五言人君歸妹降其尊貴於上以付大臣二言大臣包荒盡其職任於下以答夫君三與上相交泰之終也故三言平陂而為陂上言城復而于隍蓋君子進而小人退所以致泰也君委任而臣效忠所以治泰也抑天道之循環時世之推移泰極而否有必然者而交泰之責恐有不容不恐懼焉則平陂城隍其首戒歟

否取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與泰相反故六爻之下三陰為小人上三陽為君子君子濟天下之否者也聖人因其懼而撥亂反正小人致天下於否者也聖人亦未

而勢厚此說卦德而言也四為大臣臨下甚至得臣之道五為大君臨臣以知得君之宜此就爻位而言也比諸爻而求之可見

觀彖辭言上觀示於下爻辭言下觀仰於上又言為上為下皆當觀省於己觀仰於上者初二四爻所言是也觀省於己者三五上爻所言是也夫九五大君觀己所為欲以儀刑天下而三之為臣也居近遠之間故觀己所為欲進任君之事上之為臣也在師傅之地故觀己所為欲歆同君之德初居陽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童子二居陰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女子惟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觀至明故曰國光賓王蓋諸爻皆就五取義也

噬嗑頤中有物噬而嗑之以喻克制之象故卦辭云利用獄而諸爻皆以獄取義初上二爻无位為受刑之人中四爻有位為用刑之人初卦之始罪薄過小故屨校滅趾其刑輕上卦之終罪大惡極故何校滅耳其刑重此受刑之差等也有德者治人易无德者治人難故二五之中正者噬膚易三四之不中正者噬腊胏位高者治人有得位卑者治人有害故二三滅鼻遇毒四五得金矢得黃金究而言之三德位皆不足四德不如位二位不如德五德位兼至此用刑之有異也聖人於訟獄每加慎重焉故六爻之中其辭皆危獨訟之爻辭為然訟者獄之未成故猶致弭訟之意獄者訟之已成故但言慎獄之道

賁者文飾也而文必本於質為卦合艮離而成艮為質實也離為光明文也故下離三爻文勝上艮三爻質勝自其文言之趾須之於人微體也飾美其下成儀禮節者於此致飾乎此也今既賁其趾又賁其須至三而賁濡蓋潤澤華好極其文矣自其質言之馬帛之於物麤糲也欲用以求婚聘賢者則必有資乎此也今馬用其白帛用其束至上而賁白蓋儉素純朴復於質矣文勝而極之以質質勝而飾之以文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吾於艮離之成賁而見之矣

剝者以陰剝陽之卦也上九陽剛君子孤立獨存如碩果之未食而衆陰之中五與之比故有寵利三與之應故无過咎是二人者不亂於小人之衆者也蠻夷之中有季札當周之衰而獨能厭戎以慕華宦寺之中有呂强當漢之微而獨能背黨以向公斯為近之而初剝牀足二剝牀辨四剝牀膚其終於小人之凶也矣然小人本剝人者也而終也自剝其廬蓋不有君子以庇之焉能存乎君子本遭小人之剝者也而終也得輿蓋小人不能固存其勢必至於仰賴君子而後定天下之不可无君子有如是夫

復者陰極陽復之卦也初九陽剛君子在下而其勢甚微然其進長之機已不可遏矣衆陰之中二與之比故為休復以下仁四與之應故為獨復以從道蓋初九者擁道之士存仁之人孔子所謂惟顏子足以當之而二四則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三復之頻震動而不正也五復之敦坤厚而得中也頻尚無咎敦又何悔惟上六處復之極迷而不反天災人眚師敗君凶雖欲追之其得能乎莫吉於初莫凶於上復貴速而遲則无及也

无妄之義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為有妄故彖言利貞是无妄也匪正是有妄也无妄之效无大亨通有妄之效有眚无利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之謂也諸爻之中二五中正之德全粹相應而非私意乃无妄焉於得中正之德非有諸己矣然以其无應是亦无私意也為无妄焉惟三上既无中正之德又有應與之私則有妄矣中正而无妄至誠也中正不足而无妄思誠也及其至之一也不中正而有妄不誠也此諸爻之別也

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以艮畜乾艮止之力大於巽順之力也小畜以一陰畜陽大畜以二陰畜陽二陰之勢大於一陰之勢也然小畜之一陰僅能畜止其所比而大畜之二陰乃能畜止其所應蓋比近而應遠制於近故為小服其遠故為大也此就卦爻而言之以事理論則小畜乃婦畜夫臣畜其君非理之正而大畜則以上治下以善治惡為理之正是大畜之義所以為大也四居大臣之位五居大君之任其所以駕御臨兆戢奸禁暴而得其要以執之柔其易以圓之使觸擾之性化為恭順躁動之狀具為恬靜如豶豕之牙童牛之牿此初所以利己二所以說輹受畜故也至九三上九居畜之極而又陽性皆務上進故如良馬之逐天衢之亨畜極而變矣小畜畜極而成大畜畜極而變亦不可同年而語也

頤者養也彖言得正則吉而觀頤者觀其養人也自求口實者觀其養己也諸爻之中在上者養人在下者養己養人者吉養己者凶然陽剛則為養而有餘陰柔則為養而不足有餘者與人不足者求人初九養己故為朶頤之凶而二四皆顛越而下以求其養然二求以養己也故頤而凶四求以養人也故顛而吉二蓋亡嗜欲之道而四乃勞民勸相之義乎上九養人故為由頤之吉而三五皆拂逆而上以求其[illegible]

其初也若中爻則九五陽剛中正與其二三四之臣各以陽剛中正
輔之遜而臣之有孚必已日而著君之有孚乃求占而知臣盡其功之
革其成也蓋變革之道君臣不敢輕易如此而後之君臣乃或妄意欲
去故祖宗之法於期月之間以求富强若宋神宗王安石者卒以召禍
遲之禍其亦未知夫已日有孚之義而已

鼎之為卦承器之象初陰下植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乎
腹上為耳上陽貫乎耳上為鉉而六爻皆以上出為成其功下出為
覆其用二與五應二為在鼎之實獨有所仇於下而幸其不我即也仇
謂初以陰害陽故曰仇然終不能害至五而成其金鉉之功矣謂以二
為金鉉而貫五之黄耳二雖非鉉之位而以其所應者耳則亦可以言
鉉二五之應以爻也三與上應三為在鼎之餗猶有所塞於前而致其
不我食也塞謂四以陽拒陽故曰塞然終不能拒至上而成其玉鉉之
功矣謂以上為玉鉉而貫三之鼎耳三雖非耳之位而以其所應者鉉
則亦可以言耳三上之應以位也二乘初而從五以位言實二逆四而
從上以食其背豈非以上出為成其功乎四與初應四否也餗也初趾
也其已既而折足覆餗初顛趾出否豈非以下出為覆其用乎默而論
上出則上之玉鉉其功尤大於金鉉緣下出則初之出否其害乃賢於
覆餗蓋鼎上為烹飪之首以已當享帝養賢之用而至下為烹飪之餘
物或有去故取新之義者也

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為震之主故卦中二陽言致震之義而處震
固在其中為其四陰爻則皆處震者也本卦辭言之以示虩虩笑言啞
啞謂敬懼可以保其安裕而初四二陽因其義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謂
敬懼可以免其喪失而二五二陰因其義初承爻而言後吉其禍是
也四同初體而言遂泥其禍遠也蓋始震者知懼而福來循理雖震罰
扭底而禍至甚遠所以知懼者亦由其位之得正所以致底者亦由其
位之不正正固敬之所以主而保安裕之本也二當震之始而乘初剛
然有德而自得五常震之終而乘四剛然无喪而有事蓋畢而得中循
猶有所畏懼而得中者全无所喪中固敬之所以存而免喪失之本也
若乃三處震之極而蘇蘇上處震之極而覆覆可謂危矣然終无眚者
者亦以其敬懼之心致然耳故凡人之情未有處震而不敬懼者也亦
有敬懼而終凶者也生全出於憂患此亦可見而即卦辭震有之義

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而重艮則上九居止之極艮之主也其止身
厚得止之道矣其餘爻皆取人身象初趾二腓所以行也五輔所以言
也三限薰心心在內也四艮其身身在外也言貴能止止則有序行貴
能止止則有常永貞乃常也彼不能止其行者豈非守於已者不嚴而
惟徇於人也是務此所以若足動腓隨而不能拯救乎身貴能止止則
无過心貴能止止則无危厲薰乃危也彼不能止其心者豈非大體有
所未養而惟小體之所牽制此所以若艮限列夤而不勝危懼乎止其
言行非言行俱忘也而發言制行之間有所禁戒而不失於誕放縱
亦止其身心非身心兼泯也謂存心術身之際有所主持而不至於息
偕馳鶩亦用之於身心言行而各止猶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大易
艮卦即太極圖有也昔者周正建子為天統故周易首乾言天道獨備
而一言以蔽之曰健商正建丑為地統故歸藏首坤言地道獨備而一
言以蔽之曰順夏正建寅為人統故連山首艮言人道獨備而一言以
蔽之曰止止之一言聖賢傳心之要法也故先儒亦謂佛氏所述華嚴
經一部不能當大易一篇艮卦夫其所以不能當者豈非佛氏絕言行
身心以為止而聖人之止不離於身心言行乎毫釐之間學者所宜辨
也

漸者進也女之歸於夫家士之進於王朝皆進也初上二爻言士之進
中四爻言女之進初進之始如鴻之漸于水干而危厲有言未見信於
人也上進之終如鴻之漸于天逵而羽可為儀已為法於世也二與五
以正相應五夫而二婦也三與四以正相比三夫而四婦也故五言其
婦之久而不孕而為之婦者飲食和樂以待之有于盤衎衎之吉三言
其婦之孕而不育而為之婦者居處平易以安之有于木得桷之吉所
以察者无非正也正而未即合此所以為漸進也合六爻言之干盤陸
木陵逵以漸而進義尤明著

歸妹者女之嫁歸也六爻之中以陽剛得中為女之賢在上為女之貴
有應為女之有歸反此者為不賢為賤為无歸六五得中在上而有應
女之貴而賢得其所歸者故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此其最也九二剛中有應賢且有歸而但在下不貴故曰幽人之貞此
其次也初四二陽之中四賢而貴初賢而賤三上二陰之中三貴而不
賢三賤而不賢四爻皆无應為无所歸斷而論之賤且不賢而无歸者
與貴而不賢而无歸者皆不足道蓋其无所歸以不賢之故亦无實示

血以須以娣貴賤何殊焉此其至下也賢而賤者其无歸由人之不見知故致娶貞吉三爻之中有其一已足嘉矣賢而貴者其无歸由己之不自輕故遲歸有時三者之中有其二又何慊焉此蓋庶幾乎女之次矣六爻若各不同而第其等大畧惟三亦惟以賢也歸也貴也三者推之亦非賢无以正女德非歸无以全人倫而貴由於天之所生非人之所能爲故賢鈞矣然後論歸歸鈞矣然後論貴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可以不貴也不可以无歸也古人有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是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可以无歸也不可以不賢也古人有言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是矣故是圖之列不賢者不以居中寄无歸者不以居上等而三等之中皆有貴者焉其意以此雖然觀乎爲女則知爲士士尚賢矣然後論其得君而事之而班資之崇卑祿秩之厚薄豈君子所屑屑而較哉苟未至於賢又惡敢不已之循而以得君而事爲急也

豐者明動相資盛大之象也明動盛大孰有過於日之方中之時乎故彖因辭象而以日中爲言爻亦承其義然彖言日中則以人君有普照之德卦論其象也爻言日中則言人君有柔暗之失夫因其位也六五爲柔暗之主宜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慶譽而吉動於上以致在下之明也六二爲章美之才宜盡其在己孚信之心而發之則无見疑之疾明於下以應在上之動也與五爲比應者力積是以臣之故日中見斗其暗爲猶可與五非比應者力不足以及之故日中見沫其暗爲愈甚凡言主者人君也初謂五爲配主蓋本非同體而以陰陽相配合如臣稱然遠臣之於君聲氣相求也四謂五爲夷主蓋本是同體而以承乘相切近如等夷然近臣之於君休戚實共也配主自異姓之卿言之夷主自貴戚之卿言之皆欲拯其主之柔暗而其主亦能來章則衆賢並致而无憂矣上六之豐屋蔀家闚戶无人豐之極者歟之端盛之末者衰之始卽彖傳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之義抑觀於豐之雷火也赫赫者幾與炎炎者滅天收其聲地藏其熱亦可以識此哉

旅者羇旅之時也人之處羇旅貴乎柔順得中過於高亢者取禍過於卑屈者取辱以六爻論之初六位卑而所處以柔懦不得柔之正矣以有離猥瑣屑之災上九位高而所處以剛亢不得剛之正矣故有焚巢之災九三居下之上而剛以陵在下之人故喪其童僕而危厲不安九四居上之下而剛以干在上之人故得其資斧而憂戚不快喪而難獲得所以危也得而恐或失所以憂也處旅如此何樂乎過剛哉惟二位平而處中所以懷資而得人之衆五位高而處中所以亡矢而成己之譽保其所有以爲養者賤者之善處旅指其所有以成功者貴者之善處旅也

巽順之道貴得其宜不可過也下以巽順之道事上過則爲諂佞无立上以巽順之令使下過則爲文具无功五居大君之位剛得其中故其所以更改命令既原之於先又慮之於後有三日之久何其詳審乎四居大臣之位柔得其正故其所以收效成績既足以奉上又足以庇下如三品之獲何其實得乎在上巽順如此可謂得宜矣以在下言之初與三也居陽位而皆不中陽亟剛以爲巽故初將進將退利循以武勇三頻失頻巽不免於羞吝累然窮之則初猶愈乎二與上也居陰位而皆不正陰柔隨以爲巽故二巽在牀下宜出於誠意上巽在牀下已失其剛斷果銳以滅則二猶賢乎凡此皆在下巽順之未盡得宜者也蓋居陽者皆不若五居陰者皆不若四巽所以未易言爲巽之不如謙何也謙者自卑以讓人巽者自卑以入人讓人者无所求也入人者有所求也同行異情不可以一槪論矣

兌者說也以陰居陽之上此其所以說也上六乘剛四五二陽以爲說於外六三乘說初二二陽以爲說於內皆小人邪媚之情狀而五比上故言孚信之則有厲四比三故言疾惡之則有喜初處卑故和說二中實故孚信蓋初二君子之在下者樂道而不怨天尤人存誠而自心廣體胖皆得夫在己義理之說也四五君子之在上者君不以三風十愆之狹喪其國臣不以三風十愆之狹亡其家皆絕夫在人誘惑之說也然則處說之道貴於剛而戒夫柔有於此可見矣

渙散之時非人君誠足以合衆志足以涉險難發號施令足以鼓動羣聽布德行惠足以收歸民心不然何以濟也故彖以假有廟涉大川爻以汗大號渙王居爲言而六四渙其羣繼之力爲之散四方之小羣以成一統之大功爲君臣同心以濟天下之渙者也若初以二爲馬而資其拯二以初爲机而說其安乃在下之人无以庇其身而求援於人三渙其躬以免悔上渙其血以遠害乃在上之人不能救其人而僅免於身者也此四爻者皆未濟一己之渙而有待濟渙之君臣以歸之矣於斯時

呆齋前稿卷之十六

周易十傳圖釋

彖傳孔子所以釋伏羲卦名文王卦辭者有取於卦德有取於卦象有取於卦體有取於卦變夫其言健順動止陷麗說入之類所謂卦德也言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類所謂卦象也言一陽剛柔承乘比應中不中正不正之類所謂卦體也言陰陽剛柔往來上下進退交錯之類所謂卦變也德者形而上者也象者形而下者也體者變之已定者也變者體之未定者也何卦无德何卦无象何卦无體何卦无變有四者皆言有言其三者有言其二者有言其一者有皆不言者皆言之不為多皆不言之不為少各有攸當也然卦德卦象卦體程子但總謂之卦才而已因繫辭有彖者材也之云而言也至朱子始別白其孰為卦德孰為卦象孰為卦體分明判如指諸掌可謂發程子所未發矣其間亦有可言者如乾之龍天御天坤之行地應地未嘗非卦象而不釋其為卦象泰之內陽外陰否之內柔外剛未嘗非卦體而不釋其為卦體者舉大綱而不及夫小節訓正理而可略夫餘意爾艮彖曰止也而其下言止之義尤詳兌彖曰說也而其下言說之義尤大乃不釋其為卦德者豈非謂其不待言而顯乎書乃因之內口乃兌取上兌象非之耳目聰明取上離象然於鼎言其為卦象而於困不言其為卦象者殆當時疑例之有遺无大害也而大畜之上艮上下乾健於彖辭下既言能止健為卦德於彖傳下不言健止為卦德者恐後來傳寫之有失可承疑乎以此之類尚未蓋述今為圖以備載之至於卦變則程朱皆言之而有異不可不辨也程子本說乾坤相索而得六子之說故即卦三畫小成之時言其變朱子本繫辭剛柔相易周流六虛之說故即卦六畫大成之時言其變舉各有所本然程擧釋全卦之義嘗所該者多而所遺者少三畫卦之變震坎艮本坤體而一剛自乾來變成之巽離兌本乾體而一柔自坤來變成之父母合體男女成形其變該於此而无遺矣若乃六畫卦之變一卦可變而為六十三卦六十三卦可變而為一卦今朱子於咸卦第取其旅變者以釋之則旅之外所遺者多孰若程子言咸之兌艮本乾坤所變為義哉乎於恒卦第取其自豐變者以釋之則豐之外所遺者多孰若程子言恒之震巽本乾坤所變為義哉乎且旅變咸在五上文今不於五上爻象言之而於咸彖豐變恒在初二爻今不於初二爻象言之而於恒彖六於朱子所定占法六爻不

皆六爻十分六爻皆變則占彖之例所以推諸彖傳言卦變者皆然故愚於卦德卦象卦體從朱子而卦變從程子至當歸一精義无二固不待而兼從也

大象

易大象非用之於尚占以知吉凶而用之於尚象以成德業者也聚德業之成也不待占而知吉凶則其為用不豫矣乎又不大矣乎得諸已之謂德措諸人之謂業大象之用不外乎是二者而即大學明德新民之二綱細分之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八目也今以大象六十四分為十四節以隸於八目而又束於二綱昔朱子謂大學乃曾子須以他書填補教習其緒西山真氏德秀因此作大學衍義填以經史諸書今以大象填大學豈非朱子之遺意真氏之成規乎

虛受人　朋友講習

右第一節格物致知之關先當受益於師講習於友也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制數度議德行　類族辨物　治歷明時

懿文德

右第二節格物致知之所當用功有古今之實有數度之文有人之倫行有物之類族有天之歷時莫不當識之而[illegible]之謀之治之明之以為畜聚德美吾德之資信能若是則物格知至而可從事於誠意正心矣

自昭明德　果行育德　自強不息

右第三節誠意正心者當存天理使之昭明天然果決不敢涵育不當剛強不息也

恐懼脩省　懲忿窒慾　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

右第四節誠意正心者當遏人欲故勑其恐懼脩省之念懲其忿窒其慾改之功也人欲消退則意誠心正而可以脩其身矣

反身脩德　謹言語節飲食　言有物而行有恆　非禮弗履　立不易方　思不出其位　慎德積小以高大

右第五節脩身之當慎其身之所言而有物節其身之所養而有則身之所行欲其有常身之所履欲其有禮所以立身者不改易其方所以處身者不思出其位然後為能慎其所以明之德積小以至於高大而身无有不脩可推以齊其家矣

行過乎恭　喪過乎哀　用過乎儉　[illegible]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作事謀始　永終知敝

右第六節齊家者當恭以持己衣以執食儉以足用而於接物也能慎辯于施於處事也能謀始知終則家宜有不齊乎家齊而推之以治國平天下有不難者特在其時位之何如耳

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同而異　致命遂志

右第七節有治國平天下之用而不得時位以推之者獨善守死而已也

厚德載物　厚下安宅　容民畜衆　勞民勸相　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右第八節有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得時位以推之者當先於養民也

居賢德善俗　振民育德　常德行習教事　省方觀民設教　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申命行事　施命誥四方　莅衆用晦而明　經綸

右第九節養民之餘當繼以教民也

辯上下定民志　建萬國親諸侯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享于帝立廟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右第十節教民之大者莫若制禮作樂也

遠小人不惡而嚴　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罰敕法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折獄致刑　議獄緩死　赦過宥罪

右第十一節教而不改者待之以刑而刑未嘗无欽恤哀矜之意然期於無刑也

思患而預防之　除戎器戒不虞

右第十二節刑所不及者待之以兵而兵以防患戒不虞不貴於窮兵黷武也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茂對時育萬物　正位凝命　繼明照于四方

右第十三節教養禮樂刑兵之以序而舉則功足以立三才之恩足以及萬物統足以垂憲世而治平之能事舉格致誠正脩齊之明效大驗著矣

飲食宴樂　嚮晦入宴息

右第十四節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餘暇而後可以及於飲食宴樂日休息也故以是終焉

小象

周公於爻辭有用韻處或一爻中數句共韻如困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徐車二句共韻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則紱說三句共韻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曳掣劓亦二句共韻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孤塗車弧四五句共韻或一卦中數爻共韻如乾九二見龍在田九三終日乾乾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田乾淵天四爻共韻坤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上六其血玄黃章囊裳黃亦四爻共韻其他以兩相比者以叶而後同者猶未易數然其用韻處少不用韻處多也至孔子小象傳則以正韻求之又以叶韻求之无有不叶韻者夫文以明理何暇用韻而周公既開用於爻孔子又純用於象若豈非以爻象之多累百積千義既廣大文亦悉備假韻以聯其多乎又非以民生之衆雖初無心而感皆於易以濟爾行假韻以使其韻予由是言之文有理之東與理非文不行韻若文之和鸞文非韻不即聖人之用之也必有以作儒雅之奧發言之文辭漸上九漸于陸因韻而定陸字之爲逵小象傳例亦以實韻合韻而言實字之當叶艮六五以中正而韻而知止字之爲誤未濟初六不知極因韻而見極字之爲誤而既濟諸象又備述叶韻之法於是易文之有韻始大白矣雖非大義所關而學者其可以不之考哉第六辭開用故不可圖小象傳純用今備列于圖

爲於小象傳既圖其韻而後乎此者乾文言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御天之天叶作汀則精情天平四用韻矣坤文言云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行叶作杭則剛方常光行五用韻矣其他二用之者亦尚論也繫辭傳下第八章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遷聲作粟與遷同韻一段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居虛同韻二段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易適同韻三段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母字自上聲轉去聲作暮與上文度懼故同韻四段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行叶作杭與上文方常同韻五段也全章自首至尾五段十三韻尤爲奇崛韓退之所謂易奇而法者豈非此類也夫第以文言繫辭皆有韻[illegible]周公之於爻辭故不得而圖但

附見之於此夫古人於文或无韻中間以韻或有韻中間以无韻隨意出入斷續非若後人之拘若以古人無意於文非若後人有意於文也惟其无意則文且不足拘而韻何足拘乎故音同則平可轉而入入亦可轉而入平韻近則此可通而入彼彼可通而入此觀於國風所列者可見矣

文言

先儒所定古易晁氏安定胡氏康節邵子皆以文言置彖象後晦菴朱子東萊呂氏皆以文言置繫辭後然既云文言中彖象彖之忘則置彖象後為是抑乾文言最詳坤文言稍略餘卦无文言何歟曰亦間有也上繫第八章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下七爻第十二章釋大有上九自天祐之一爻下繫第五章釋咸九四憧憧往來以下十一爻皆文言也第乾坤文言今倫可以成卷餘卦或有文言或无文言奇零不可以成卷故全倫者置彖象之後奇零者附繫辭之間而已曰孔子作文言或詳或略或有或无不若彖象四傳之一无不備而明不若繫辭說卦之无不盡而已不若序卦之雜不一以貫不若雜卦之參不兩以配者何也曰文言非孔子作也彖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者孔子作之如春秋游夏文學不能贊其辭則皆孔子之言也文言者孔子言之如論語皆門人所作記其所聞者也其在後世如語錄口以言之者師而筆以文之者門人故曰文言口以語之者師而筆以録之者門人故以語録孔子之易有文言在其間猶程子之易有語録在其間也詳於乾若乾之義最大故問答多也畧於坤者坤之義稍小故問答少也或有或無於餘卦者餘卦之義尤小故問答尤少也由是言之則程朱二子皆以文言為孔子作者未可謂之確論而歐陽公筆疑文言為講師作者其疑亦洋然矣何也其疑有三疑首章穆姜已嘗言之則孔子引穆姜所言已亦何不可此不足疑也疑其中屢稱子曰乃講師問答者孔子何嘗不與其門人相問答此又不足疑也疑其畫贊如乾初九既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即小象陽在下也之云者孔子先曰答之如此後日答之如彼門人一人記之如此一人記之如彼大同而小異俱收而兼載此亦不足疑也曰然則繫辭中凡稱子曰皆出於門人記其問答乎曰是也記之者為誰觀受易於孔子若商瞿者乎曰孔子門人衆矣非但商瞿得親受易也曰揚雄作法言王通作中說既做稱子曰為問答之式安知文言繫辭稱子曰為問答之式者非孔子作乎曰雄與通託為已之門人記已所言為問答之式而實自筆之自以也不冠以已之姓氏而自稱子示天下後世莫與之並子若孔子門人之子孔子者皆也偽也皆也雄與通則為之孰云聖若孔子而肯為之乎

繫辭

朱子謂繫辭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夫十翼之始作也推經而尊焉於通論大體凡例如繫辭者固不敢以附經於前稱逐卦各爻如彖象者亦不敢以附經也至王弼而始有附之者爾十翼之分卷也因宜而制焉簡帙多而繫辭者有上下之分簡帙少如說卦傳者无上下之分也自孔子而固已如此矣今謂卷之分不分由於經之附不附經之附不附由於論之通不通其謂孔子之時乎抑謂王弼之時乎皆不可以云然矣

說卦

說卦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九四章皆以卦象為說而其區別不過六者而已六者何也天象也地法也人身也物類也鳥獸也草木也下繫第二章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故卦成而象具也繫辭說卦其言一也特彼言其綱而此言其目耳合而觀之彼曰天象即此乾為天之類也彼曰地法即此坤為地之類也彼曰近身非但此之首腹耳目也稱乎父稱乎母之類正人身之參為三才者也彼曰遠物非謂此之馬牛狗羊也為玉金為布釜之類亦物象之屬乎八卦者也故彼別曰鳥獸之文以見鳥獸在遠物之外而又曰與地之宜地之宜如青州宜稻粱兗州宜黍稷夏社宜松殷社宜柏之類豈非草木之謂乎今因以彼所言六者為綱而以此四章所取象分屬之為目與朱子所分屬者微有出入然於孔子繫辭之本旨則未有忤焉抑朱子謂此取象與經不盡合夫孔子傳中之象不盡合於文王周公之所取而文王周公經中之象亦未必盡合於包羲氏之所取後世如邵康節又別取象不求盡合於孔子易道何有涯哉若子又謂此取象多不可曉蓋闕疑慎言之意恐其流於穿鑿也然前後諸儒所釋性性互有長處今采掇已入于圖亦間附已見不復識別其出於誰以待明者之參訂云

附卷

易之名書取其義非取其字而漢儒謂日月為易則字固未嘗非義之

呆齋存稿卷之一

水災奏本

翰林院編修臣劉定之謹奏臣伏覩正統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勅諭臣有以見
皇上恪謹　天戒引咎
聖躬而又勵群臣修政自新訪詢人臣言無隱於此之時天意朗霽人心
懽忻雖大禹罪己成湯責躬何以加之　退自思念逡巡遲疑不果
聖明濫辱採錄初無分寸補效今敢輒出意見又恐無補治道疑懼不果
至于旬日然寧言無可誅肯忍默而不言以負
聖明謹開爲死條陳十事開坐于後

一臣伏緣　勅諭內引洪範咎徵因求其說以爲言有未從厥罰恒陽
伏惟
皇上疏爽視　朝日　御經筵所口誦心惟非聖賢之理典聖賢之治而無有
未從但敬天之誠當無不用其極臣以為凡號令之出本宜求其大
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私以亦　天心悅豫之道治之本也

一雨水者陰之盛也臣聞扶陽以抑陰在進賢退不肖伏惟
皇上日月之明於上下賢不肖固無不知然公卿侍從在政事居言責者
宜時常　召見俾承　清問因以覘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不
可但使噤默和附容身保祿而已也

一陽爲中國陰爲外夷盛夏陽剛之月而陰雨不止猶中國文明之時
而夷狄未服竊見去年西戎犯順今年雲南作叛誠宜嚴督邊將以脩
軍政又向前以來降附胡人皆處之畿甸多至千萬不畏法度者爲盜竊
甚至奔竄出境此其豺狼無厭之心愈多誠萬世之後之深憂也顧以
漸分散其類使移近南地方以爲長治久安之計兼且不致糜費錢粮
供給

一今在京官多不願爲府州縣而府州縣官亦多自謂不能升爲京官
用此不惜名節貪黷無狀竊見唐宋以來士大夫更互出入不以外任
爲辱或帶朝官之名而任外官之事其位至公卿者又須備更錢穀獄
訟牧養館閣等職任皆有成績然後得爲臣願　聖朝略倣此制庶幾
民實循良之治官有歷試之效

一今大臣及五品以上官薦舉官員雖必其至公無私又人之情僞有
所難知其初莫不矯飾言行以求薦達及既得志漸變所守以至贓累
舉主竊考唐制常參官上任三日內保舉一人自代吏部記其姓名舉
主之多者其人必是善類遇有員闕選擇
任用臣願　聖朝略倣此制庶幾人以操行自脩不以奔競爲務

一今武臣子孫徒有入學之名初無習業之實他日襲受職任掌管軍
馬不知忠義之可尚韜略之可用雖望其盡節立功宜使誦念講解武
臣大誥武經七書及前代忠臣名將事蹟比試之時略考其能粗通循
勝於憒然無覺是亦教忠之大槩

一守令之職牧養爲先今有專尚酷毒而以辦集得名因此謂仁恕爲
迂濶肆爲貪濫而以交託顯著因此謂廉介爲[illegible]誠宜令風憲銓選
之司詳加察考不至賢否混淆　止莫辨

一近年以來富民有出粟賑濟者
朝廷旌表爲義民斯亦饑年荒政然非明時常法若行之不已恐愚人
謂曰朝廷吝惜官廩未聞貧民受其賜急而輕棄
皇命常許富民私自施惠無且其間亦有誠非好義意在希恩倣此
寵光增其聲勢所損於此者少所耳於彼者多冝照依官員　誥勑事
例犯至其等罪名者追奪之庶幾使其保守　恩命永爲良善

一古昔人臣有親喪人君三年不任以事所以伸其孝於親故使忠可
移於君後世或以金革大事或以[illegible]臣姑使起復　非令典今
聖明之朝材不乏用凡諸文臣丁憂宜令終制以勸忠孝厲廉恥

一京師政教之本今頗有淫奔之行宜令風憲嚴加禁戢其尼姑不許
遊走街市僧道不許寄住人家以厚禮俗敦化原

右臣之所陳淺見薄識但以發於[illegible]之心不知避諱伏望
皇上寬其斧鉞之誅使天下才知之士有肯縱言以敷陳往聖之大
道指切當今之急務然臣又聞聖君敬天不以災沴既息而怠脩政之
心良臣敬君不以治安方隆而忘納忠之意臣願
皇上益崇日躋之敬以承　天眷常弘　天覆之量以容人言臣不勝大
願臣謹奏

右此奏留中不下

景泰登極建言題本

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爲建言事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
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真其時皆
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措置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

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于漢外委以與元剎者也至于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
宗嗣服皆令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厲衆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
劉曜石勒欽其壹誠而不侵於宮帝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
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
迎 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 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輒
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
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
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
楯彍伏以俟其陣敵低第二行弓弩大銃亦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
騎兵弓矢其陣收高敵至得互相倚犄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
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
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揚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揕人
胸下斫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大銃之遲緩赵也其
二曰所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
為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然誠可恨然蓋兵士
寡弱亭障缺敗瞭望疏闊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瞭隧
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深構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
過處停畜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
皆古所嘗為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亡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去
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先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
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
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出趙佗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
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謂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
往時專以譯人顒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款
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 奏庶乎不至招寇起
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仍機便寇掠
我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
婚姻變其衣服予以從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

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況又省全
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
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
武藝者所以為[illegible]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
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
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
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所費益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為金
銀以烹奸究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
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士有犯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息
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技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粮
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恤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賊
之禍民蒙其害者也出費而然也又為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
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陟之
朝覲之所舉糾者悉加嚴罰而不竟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
連及舉主兵思不加於貪吏則貪者衆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
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
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為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將
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取將於將門之夫而漢賴以王彼
揭門求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之
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
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
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
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接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克矣
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
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擒賊斬
獲迎回[illegible]之功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
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
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
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
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夫捷而浚解都督之職侍從後效乃復

前官今宜使守本位居舊職勿使新陞以懲蕪壯之節以作敢爲之氣他日勉名振而尚加亦何恥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期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聞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何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竟不行夫■人主當總攬推綱紀夫機務如大衆之領不可以倒挈大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倫瑞生奸僞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言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況於■人主乎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概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敵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取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凡他戒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禽肉之有[illegible]而不嗅其不至於設食而咋哉宵行而蹶哉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 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不以[illegible]學以見於政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也況[illegible]乎可嘗

[illegible]息可令

祖宗之命可後而何難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正統十四年巳巳十月二十五日巳時進二十七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他說的都有理若多官都行的便來說務在至公不要徇忌十一月初十日大子太傅禮部尚書胡濙等官覆奏前事奉

聖旨是者總兵官每每日尚操練車馬以備殺賊三日五日一次來報成效如今若又因循怠慢臨期休說車馬不曾操練其餘已行的都該照舊的照舊該整理的都便整理

水利題本

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為水利事臣聞善為治者因天地自然之勢而享其利不善為治者違天地自然之勢而受其害竊見黃河自昔從淮安徐州漳沭諸處分派各出近年淮安徐州枝派皆漸微小惟漳沭故流益大以至淤滿漕河潰決堤防沛縣東注浸為巨浸遂成大川闊處十數里深處十餘丈其勢若滔天河而爲害殆不可止也■朝廷雖嘗脩築堤防以止潰決之勢又造作浮橋以接提防之缺而終不堅固蓋天地自然之勢豈人力所能抗禦哉漢人有言河決不可復止魚瀰不可復完宋蘇軾草制詞有曰回河者有曰尔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蓋謂此也宜持聽其自然使水勢漸有所歸乃條為之圖尔何必急於勤民哉然而河決固為害而其間尚有利可因何也漳沭北至臨清南至徐州千百里中舊時漕河水小全賴閘與月河隨時啓閉以節縮水利方可行船今河決之後大勢雖已東注而餘流入漕河其水不小月河可以不閉閘板可以常撤矣然任事之臣不知變通仍守舊法其意不過欲操持權柄阻御舟船需索財利盈滿己私尔然而利歸於私而害貽於■國所謂害者其小未足言而大害有四其一曰衝壞石閘其二曰淹沒田地其三曰留滞漕運其四曰助成河患所謂衝壞石閘者月河常閉則水勢專趨於閘洪波鉅浪交射互激未有久而不壞及其既壞未易脩理凡此閘者皆前代作其始 聖朝成其終累百十年方成大利豈可不相時保惜以圖久遠哉所謂淹沒田地者月河常閉則不足以分殺水勢而旁近田土被其淹沒必多此皆民所賴以生聚居止耕鑿食飲者豈可棄為魚鱉潢蕩之場也所謂留滞漕運者月河常閉而閘板不常啓雖不阻官船然私船多阻則與官船自相抵踈乎東寄住以至遠方軍民或年不能回

鄉新年不肖重差漕運未有不然蓋者矣所謂助成河患者月河常開
而閘板不常啓則水滿而潰決之處其勢愈甚是助之使決也近年歲
既遠入地益深則漕河之水奔擊傾瀉與之俱逝至於乾枯淺澀而漕
運全阻矣豈非 國家大害乎蓋自古立國必因運河大江以潛乾天
下而縣劃之地古不通漕至宋之中世河徙以成漕路當齋金元三世
始得都於此以先為
聖朝開萬億載太平之業今幾自然添滿非沉久非天助者乎乃欲
脩堤防作浮橋以塞其決是所謂違天地自然之勢而强其害甚若不
開月河常開閘板以疏通之所謂因天地自然之勢而享其利也臣近
因差使往回親見其病切備近侍不敢隱默謹題請
旨
右此題本因往南京考試還朝進呈
聖 部知道
為備題本
同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為虜使還朝
漸近 朝廷定議不准彼臣回巻責我致其求添而拔放之臣以為待
虜狄之道但當為應兵不當為禍始若願棠之輔算無遺策壁場之將
戰有必勝以斬勞而國永安固臣子所深願豈但 淵參哉倘成敗猶
未可預料則臣尚頓
陛下廣天地之量止雷霆之威含容醜虜暫遣使臣其或此以和往彼以
窮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弛吾民之怨憤若由此皆羈縻之則歲年
之後 國家開殿選練將卒愈精繕築城堡益完賞罰愈明資糧愈充
飢裂諸處無饑餒之患口外各屯有奮發之勇然後觀釁俟動亦未為
晚也今者掌武之臣謙讓退託惟當兵任各部之臣合辭陳請乞回
聖衛所之兵但有虞數載旬之民望風逃遁則成敗猶未可預料也
明矣
陛下何汲汲於懲衆論信寡排以萬姓之命徼一騎之勝哉臣愚竊不達
時務請以古者和虜事勢可否較之若謂和虜之後虜貪不厭損我之
富則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用繒絮等物和匈奴宋仁宗在位四十餘
年用金帛等物和契丹為財甚久為數甚多不惜其費未聞當時指為
不當也今宜比此例豈與汴宋之末虜兵來加而要割藩鎮掠質親王
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讎恥未復損威之武則漢高帝未被

困於平城而後解唐高祖先屈已於突厥而後伸不報其讎未聞當時
謂為不武也今宜比此例豈與南宋之初虜使詔諭而稱留父兄弒削
尊號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慕狄不討損我之義則冒頓弑
其父而奪敵物漢高祖通和蓋蘇文弑其君而虜藍唐太宗罷兵不
討其罪未聞當時謂為不義也今宜比此例豈與秦孫之法中國亂臣
賊子在所當討必不可赦者比哉然臣謂不惜其貨不報其讎不討其
罪者非因循偷安止於是而已也誠願
陛下雖未用兵如已用兵常加警勵雖暫遣使如未遣使常加防備擢群
策而用之以選練將卒精築城堡明賞罰備資械使內無叛卒外有勇然
後彼有釁之時此足以乘之也蓋不患於彼之無釁而患於此之無策
以乘之然尤在
陛下進 聖德於乾健離明而不自足勉聖學於日新月盛而不中止以
為用兵策之節鉞服夷狄之根本臣計慮言懇謹 擬大小群臣公同
博議若但委兵部則臣之言必不見從如水投石而生民之命如以肉
試虎少有全理矣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為請如巫醫
中所以治病而不服必不以藥為說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保身
愛國者不可偏聽而當慎擇也干冒 天威伏俟罪謹題請
旨
景泰三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巳時進當日酉時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虜情譎詐難以預料前者他未求請使臣累著文武官會計議有言
遣的又有言不遣的朝廷已斷定不遣了今劃定之又言要差使臣該
部會多官人從長計議停當來說景泰四年正月初三日少傅兼太子
太師禮部尚書胡濙等覆奏遣使

呆齋存稿卷之一

代祀錄

天順元年二月十五日奉　命代祀告從登寶位頒香帛辭

二十六日過鄉友工部劉上卿篤初造舡廠到潞河驛會給事中李英與同舟行里許始得他舟乘之至張家灣天晚水淺且多急溜暗洲不可夜行又家爾欲自此尋路歸省同家遂停舟不行以俟天曉

二十七日乃未木裝炊至和合驛換舟稍散隨行至巳刻始得火煮小米飯食之午後遇雨風雹下中流舟卒作甫升從倘之人老弱憫猾其初不識天也其後不肯用力稍泊頗遇危然稍稍前行至河西務賠宿無燈

三月初二日至天津城中張璟家璟予妻兄也其地近海人家墻壁皆鹵潤頹落城闉荒寂惟河岸商賈翕集蓋潞河自北直沽河自灤河自西衛河自南皆合流于此自此而東潮汐所及無非水鄉其土多葭葦其木多檉柳其鳥多鵝鸛之類飛鳴成群紛紛翳林並過陽日阻風三更起行

初三日早至奉新驛是日水大漁者尤多不可勝數大率皆狹廣而密目先張罟以竹架之以木繫之以繩絕之以石數者皆欲良此其罟也而舉欲急不欲緩緩則恐魚之逸此其節度也然亦有治其罟慎其節度而不甚有獲者不治其罟不慎其節度而獲不歲者其罟與節度人我相同而有屢獲者有屢不獲者有一獲而其後不獲皆不足言者有一不獲而其後屢獲皆不足言者此其際遇也要之治其器慎其節度任其際遇暫失而不急偶得而不驕然後為善漁者也

初四日至新橋驛驛丞熊江西南昌人為予言此處比歲水澇不收民飢窘有賣其妻得一飽久飢乍飽遂以飽死者有賣其子不得徒以與人人不受不忍其啼飢棄之河者有丐假無所得憤悶自沉者餓殍相枕藉成疫十室九殍熊亦疫新差僅能步趨凡飢弱疫死者不及埋藏然為未死者所爭食宿昔問僅存觸骼爾雖官舟夜行有被剽者未久有司賑濟始畧定不然幾為大盜今惴惴爲患漸察然去矣熱尚雨月也余駭爲停舟于驛須明乃行

初伍日行二十里阻風入道旁民家見有插柳于簷者始記是日清明北方風俗清明日插柳蓋天寒柳先凋凋盡則河凍矣天暖柳先發至清明微雨攀可插是時群木百卉猶未萌甚春色之可見於此故插之也貴游者馳騎數弓以七頭箭射而取之謂之剪柳禁中亦然使所書金主拜天射柳是也

初九日食後過陶山驛自臨清至此始無溺尸蓋河南稍熟也夜過大名府唐魏博節度使所治五代唐莊宗明宗相繼由此以取威定霸而有中土宋真宗建以為北京親至此以禦契丹而結盟保國者也其後常以重臣若韓琦文彥博臨鎮之蓋為重地者數百年　宋南遷以後至今地益漸輕以其為內郡非關陰必爭之處故也舊城在河北遺址周百二十里今新城在其上流甚小

十一日過濬縣濬古黎陽也倚河負山山上有子貢冢其山蓋大行支脈與大伾相連延而為河所過者也河自此而東始與山相望而漫流平地委曲而復一日之程當渡者數四師行由之不甚利惟此處上下數百里與此得渡可以方陣長驅於中原四通八達之城故自古英雄之所必爭袁曹成敗宋金興廢皆嘗決于此者也舊城地蜀半入于河然今大河南徙不過于此而此但衛地諸水所聚謂之衛河所以限南北日未必繫于此矣

十二日至洪門洪阻風風止陸行至衛輝遂以夜去渡黃河甚狹且淺水纔及腰然湍悍洶湧與他河異河岸數里皆濕軟難行其制析為湖泊遠遠相望

十三日至延津又渡黃河與前所渡者淺狹相類又數十里至汴自西北舊土城缺處入宋遺址也其內積水瀰望土阜立水間即艮嶽也水東南為新城河南三司以龍亭鼓吹儀仗迎祝文香帛入新城止于大梁驛自是以後當祭發迎禮皆然

十四早見　周府賜酒飯至布政司坐寸後堂胡布政本惠云此朱溫舊宇然規制但藩鎮體蓋溫未帝時所治與李振敬翔等遂其姦謀於此以啓後唐者也興與亡凡幾而至于今可勝嘆哉

十五日至相國寺其前殿後閣極高六宋真宗時建柱礎門闌皆刻雲龍神鬼鳥獸等狀璧間畫梵像其精好華盛又過于今京師諸大刹數倍然皆毀壞不完勢將塗地非但歲久致然亦由汴地甚卑數被河患故也水痕在寺璧高可六七尺乃知宋之都此四面既無險固可恃而水患又若此其初因五季旧跡未暇為遠圖及其久也遂安之有趨弱取亡之漸矣而真宗奉佛崇老耗蠹於內不知紀極又且外填戎狄

十二日至脩武山得武□□能武事以代對縣西有故山陽城漢
獻帝所封嬰蔡縣北故□□
十四日晚至衛輝登舟□□至滑州買得小童不怡兒後更名崔童又
得迷失童子巧兒河間人也□□與濟台其縣願去尋其父母家送之
二十五日至京
二十六日報名
二十七日早復
命

柔齋存稿卷之三

經筵周易講章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這是乾卦九五爻文言孔子所作以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蓋龍變化不測爲四靈之最乃陽物也而雲則陽氣也故龍興於淵而雲從以騰虎威猛无敵爲百獸之君乃陰物也而風則陰氣也故虎嘯於谷而風從以生夫陽氣之從龍陰氣之從虎無非各從其類況夫九五聖人與人同類而聖人作起出乎人類之上以爲人類之主則天下億萬人物之類豈不爭先快覩仰觀戴服哉然不但龍虎似於聖人也極其大而言之陽氣成象確然在上者爲天而日月星辰本陽氣所生則親依乎上陰氣成形隤然在下者爲地而虫獸草木本陰氣所生則親依乎下夫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无非各從其類況九五聖人得位行道如天之高明如地之博厚則天下人類豈不尊之猶天親之猶地哉所以然者以九五聖人惟剛健中正之德剛健則不屈於物欲中正則不倚於邪枉以是德而居是位故天下從之者是也臣竊觀古之聖人若堯舜禹湯文武皆起自潛藩升居天位而當是之時臣民傾向治化草偃蓋皆本於是德尔伏惟

皇上得龍飛乘六之位峯天高地厚之化體乾文之義持兩聖之德俾四海率從萬世永賴不勝幸甚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這是需卦彖傳孔子所作加先伏羲畫道需卦內爲乾之剛德外爲坎之險難以剛健臨陰難需待而不輕進故其卦爲需文王卦辭曰需有孚光亨貞吉孔子釋之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卦辭又曰利涉大川孔子釋之曰往有功也蓋需待之道貴乎孚信蘊於心誠實充諸已則其所行既光明而又亨通既貞正而又吉利所以然者孰能致之良由九五居天位之尊備中正之德不偏於私意不倚於邪欲无所大過亦无所不及而能然尔夫人君之德既若是則以之拯斯世之艱阨教斯民之險難往必成其功動必見其效矣臣竊觀古之帝王雖莫不急於行道勇於濟世然而必待之以孚誠本之以中正若舜之精一執中溫恭允塞此舜之孚與中也故用以誅四罪而天下咸服豈非舜濟險之功乎若湯之聖德建中錫福兆民此湯之孚與中也故用以十一征而天

天下無敵豈非湯武伐之功與天心
皇上覽文王孔子之所言法虞舜禹湯之所行秉乾綱執中道以臨其六
之德安華夏撫外夷以成莫大之功
宗社幸甚萬世幸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這是周易大有卦大象孔子所作以明天有此盛大豐有之象而君子有治其盛大豐有之道初先伏羲畫卦以離加乾名曰大有蓋離象為火乾象為天離在乾上即火在天上火在天上即日在天上也日為至陽之精純火之輪故炎赫焜煌流金而古人以陽燧取火於日豈非日即火乎日在天上照見四海九州之廣萬物庶類之衆洪纖高下飛潛動立有形皆著容光必照可謂盛大矣可謂豐有矣故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如何體之哉蓋此君子德之至明如日也位之至高如在天上也當盛大豐有之時居君臨主宰之地而體是象以治之觀夫雪霜霧露見日而消魑魅魍魎見日而藏則體之以遏絕天下之惡人觀夫和風慶雲日映而鮮蒼生黎獻日出而作則體之以揚明天下之善人然遏惡非私惡之也順夫天命之所是惡也揚善非私好之也順夫天命之有是善也君子始焉慎念望愁能使无惡於己履仁蹈義能使有善於己與天命脗合无間矣而又以之遏絕天下之惡人揚明天下之善人由是惡人皆消退變化善人皆登庸顯揚兵刑儉侯屏諸夷裔忠臣孝子立於朝廷而成大豐有之治可常保
皇天眷祐之隆可常存矣

臣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臣嘗觀之古先帝王若帝堯就之如日其仁如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君文王純亦不已命於天命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北皆能體火在天上之象以治其盛大豐有者也若帝堯之時明揚以用舜禹而吁咈以退共工驩兜文王之時拔賢以遏租旅之善族以來伯夷太公豈非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之實歟予伏惟
皇上覽伏羲孔子卦象之法帝堯文王致治之時體乎日而燭幽察微以昭御天下之大有布于天而命德討罪以勸懲天下之善惡永建
皇極克享
天心萬世幸甚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這是易經豫卦大象豫之下卦是坤為地上卦是震為雷震在坤上是雷出地奮之象造化有此象伏羲畫在易內做雷地豫卦孔子又做這大象說初先雷藏在地中不聞其聲及至出在地上奮發震動其聲暢百蟲之蟄驚發草木之萌牙乃是天地至和之氣也這象雖在天地然而先王將來做什麼用正好用來作樂樂德先王謂如堯舜禹湯文武人只見先王將那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般樂器做出宮商角徵羽五般聲音更唱迭和這是作樂然不知樂的聲音做那雷的聲音樂的和氣做那雷的和氣前人這般妙處所以能褒崇顯出王者之德如舜作大韶之樂能褒崇揖讓之德武王作大武之樂能褒崇弔伐之德既能崇王者之德所以可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薦盛樂音用於郊事用於尊帝祭祀亦不為瀆到那郊祭上帝配以祖考如舜作大韶之樂以宗上帝便配以顓頊是祖帝堯是考武王作大武之樂以祭上帝便配以后稷是祖文王是考乃是用樂之盛處下由此觀之有以見先王自有其和因樂而發于聲音春生夏長天地之和也故雷奮焉人安物阜天下之和也故樂作焉苟非至和之精不能以作樂又有以見先王自有其德因樂而聞乎神明所以子貢說聞其樂而知其德故精粹神之德之中和且平苟非有德之樂不能以感神伏惟
皇上聰明睿智至德于心然至和于四海然後大樂與天地同和為之郊廟
上帝歆享祖考來格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天下幸甚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這是孔子所作大象傳以釋伏羲觀卦之象言先王體造化之意蓋觀之為卦下坤上巽坤之象為地巽之象為風風行地上無處不到無物不被春時風自東來夏時風自南來秋時風自西來冬時風自北來旋轉四方鼓舞萬類所過而盈所吹而發所發達而崇所陰被而萌乃造化遊歷覽以施其恩威號令之象也故曰風行地上觀古先聖帝明王體此之象以巡省方嶽觀視民人施設政教如春巡東方至于泰山夏巡南方至于衡山秋巡西方至于華山冬巡北方至于恒山受玉帛羔馬之贄以觀其禮而遣退之同律度量衡之器以觀其制而增損之觀列國之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知其民教治也而加其君之地觀列國之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知其民不教治也而削其君之爵觀民之耕而補其不足觀民之斂而助其不及觀民歌謠之所美而賞其善觀民獄訟之所判而罰其惡凡此者无非教也故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凡皆對之下今以其道然必不

夫先王之大意乃為治世之良規有虞之時五載之內諸侯來朝者一
而天子一巡狩以觀之成周之世十二年內諸侯來朝者再而天子一
巡守以觀之其世降而其巡簡者良以統御漸廣儀衛漸盛故也至我
聖朝際天幡地罔不臣服
九重之尊不輕出以褻
主威萬乘之衆不數動以勞民力巡省之典雖不用然觀視之教亦不廢
三年
朝覲萬國會同所以勸懲黜陟其教罔不備也伏惟
皇上歆羲孔之經旨守
祖宗之典常拱手垂衣皆覌坐周於宇內躬行心得教化遠邁於古先斯
世斯民不勝幸甚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
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這是周易大畜卦彖傳初先伏羲畫卦到那下乾上艮的卦名曰大畜
及至文王作彖辭曰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是以孔子於此作彖傳
兼解伏羲的卦名文王的彖辭其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是

解卦名其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食賢也利涉大川
應乎天也是解卦辭蓋大畜之卦下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自人君言
之存于中者如乾天之剛健不息見于外者如艮山之篤實不虛輝光
不拚由此今日德行盛似前日明日德行盛似今日亦如大之萬化流
行山之百物發生愈見廣大高明豈不是日新其德此所以為大有蘊
畜之君也既是大有蘊畜自然以其所蘊畜者作為於外今觀此卦六
五為大畜之君然有上九陽剛之賢在上而又以艮止之德止畜那乾
健在下而夫人君之位如天之高豈不尊哉然又尊尚那陽剛之賢不
肯輕慢賢臣人君之德如天之運豈不健哉然又止畜那剛建之性不
肯輕用威武是故屈意以從諫尊師而重傅皆是尚賢刑可用而欲恤
刑兵可用而欲偃兵皆是止健此所以為大得貞正之道也人君大有
蘊畜之德又且大得貞正之道所以天下賢人不食于家而食朝廷之
祿豈不吉乎皆由人君能以爵祿養之也天下縱有艱難如大川之險
亦可以濟涉皆由人君能與乾天相應也夫人君所得者天與人而已
今也養賢而賢人來食其祿應天而天道助濟其險朝廷之上百官皆
是賢人君子矣哉所養海宇之內百姓皆悠然雖險阻為天所祐如此

則豈非聖明之君乎哉且如商之成湯天錫勇智日躋可
畜之德然必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自止其剛健此所以能用伊尹仲虺
之賢而應天順人也周之武王亶聰明作元后可謂有大畜之德然必
以敬勝怠以義勝欲自止其剛健此所以能用大公周召之賢而垂拱
致治也唐之大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可謂有大畜之德然必畏義好
賢矯揉為善自止其剛健此所以能用房杜英衛之賢而濟世安民也
蓋內要剛健以為之本乃是大畜外要止健以為之用乃是大正下要
養賢上要應天乃盡大畜大正之道伏惟
皇上玩羲文周孔之經法湯武大宗之跡動如天健靜如山止數
聖恩以養賢體天心以濟世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這是周易頤卦大象傳孔子所作言君子體造化養物之象以大其養
道也蓋伏羲畫卦上艮下震名之曰頤以卦象言之艮為山震為雷雷
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頤養之象以卦德言之
艮為止震為動上止下動為頤頷之象以卦體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
陰外實內虛為頤口之象故曰山下有雷頤君子體其象若之何哉誠

以頤口者言語之所從出而飲食之所從入也君子慎其言語之出於
口于以養吾之德節其飲食之入於口于以養吾之身若乃有天下之
君子非但口之言語為當慎也凡命令政教施於人者皆宜慎之使其
必當而無失非但口之飲食為當節也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當節
之使其適宜而無傷如是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而言語之布於天下者煥乎矣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而飲食之養於天下者沛然矣此養道之大所以無外也彼不知慎
節之方者以為惟其言而莫予違何患乎不行而慎之惟辟玉食何患
乎不足而節之則非養道之所宜然者矣故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臣嘗考之舜告禹曰惟口興戎傅說告高宗曰惟口起羞皆慎言語之
謂也禹之惡旨酒武王之重民食皆節飲食之謂也古之聖王其於養
天下之道蓋如是也伏惟
皇上體伏羲孔子易卦之象法虞夏商周聖王之道養德與身
聖壽永綿於億載約己澤物
帝治廣被於萬方臣民何幸身親際之

呆齋存稿卷之三

呆齋存稿卷之四

經筵周易講章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這是周易晉卦大象初先伏羲畫坤下離上之卦名之曰晉後來孔子作大象謂離明即日也坤即地也離在坤上乃日出地上之象故名為晉蓋晉乃明進益盛之義日出在地上雲霧開解陰翳退散四表洞燭為顯畢照豈不是明進益盛易既有此象如何體法在乎君子自昭明德而已蓋天之生人本有一段光明德虛靈不昧足以具衆理應萬事頗奈人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因此不明者有之君子卻自家去昭明那己之明德使他依舊光明然如何廷昭明他必須格物致知以知其理誠意正心以體其理然後己德之切無毫髮之間不光輝無纖芥之事不曉了也此是人人皆當如此充之

帝王之尊與天日一般天之所覆我皆覆之日之所照我皆照臨之若不自昭其德如日之明何以為治天下本是以帝堯克明峻德帝舜睿哲文明商湯懋昭大德文王武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皆是自昭明德而孔子於此既言之及作大學之書又以為明德於己然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同此意也伏惟

皇上德既明矣而尤思其明然後天下安矣而益得其安如天日之運如堯舜湯文武之聖以合於大易之象大學之道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這是周易姤卦大象孔子所作言人君體天化民之道蓋伏羲所畫姤卦上體乾也其象為天下體巽也其象為風乾下有巽是為天下有風蓋其覆萬物者莫大乎天無遠而不屆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無處而不蓋天有常尊而為風之所從出風無常用而隨天之所發施故風之溫於春熏於夏者天所以布其恩也肅於秋冽於冬者天所以行其威也大山廣海之空曠窮簷壁隙之微細風無不至焉則天之恩威亦無不至焉矣故曰天下有風姤姤者遇也言風之與物相遇也天之有風猶君之有命后者人君也人君體天下有風之象或施其命以賞功褒善或施其命以罰罪懲惡出諸口而為都俞吁咈之音書諸冊而為制誥勅諭之文莫非命也皆所以誥人也而其施命所誥東及乎日月之所出西及乎日月之所入南及乎交趾雕題極熱之地北及乎茹毛飲血極寒之處無不奔走而聽順仰戴而奉行焉其實而仁恩浹乎頑愚足其德罰而義威揚乎心志蓋命令者君所以與民遇之具也故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臣嘗考之堯典舜典雍容和平殷盤周誥諄復懇惻信乎施當時而足以致雍熙之化垂後世而足以貽治平之規也伏惟

皇上體乾巽自然之象法帝王已然之跡文命誕敷于四海而風化行焉

帝命式于九圍而天心享焉 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這是周易豐卦大象初先伏羲畫卦至上震下離之卦名之為豐後來孔子作大象見得震之為象雷離之為象電雷之奮發震動人無不驚電之光耀閃爍物無不照雷有威斷之象電有明察之象上天威斷明察見於雷電皆至之際可謂豐大矣而君子體之則以折獄致刑蓋君子乃有德有位之君子上而至帝王皆可謂之君子也此君子奉天命以撫世故體天象而為治體電之明則以鞫折獄訟折獄必明乃能得其情也體雷之威則以施致刑誅致刑必斷乃能斷其罪也上天怒則雷電皆至帝王怒則刑獄並用然必先以明而折其獄然後以威斷其罪臣嘗考於古之帝王其明與威有之不足則其於刑獄必有所失若秦皇漢武之嚴刑峻法赭衣塞路一任用張湯趙禹酷虐之吏以羅切臣下誅鋤殆盡可謂威矣然其所以然者無一之人由其不明故也又若唐明皇明知李林甫之妒賢嫉能宋仁宗明知王欽若之姦邪然依阿含容不能正其誅由其不威故也由此言之明而不威則含有罪威而不明則誅無罪此秦漢唐宋之四君所以不能及古先帝王之治也若帝舜之聖神文武而後能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四罪而天下服武王之聰明執競而後能誅飛廉惡來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蓋其明威兼至故也雖然臣又聞之天之雷電不常見故所擊斬者少而懼者衆不敢為非以觸天之怒帝王之刑獄不常用故所誅戮者少而懼者衆不敢犯罪以干君之怒使雷電而常見物不遂其刑獄而常用民不安矣故有虞之刑期于無刑成周之辟辟以止辟然則明威之並用于刑獄者明其知也威其勇也明威之不常用于刑獄者乃其仁也知仁勇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之達德也伏惟

皇上鑑秦漢唐宋之失法虞舜周武之仁明威並用知勇兼資而終之於至仁以安天下以合天道 國家幸甚萬世幸甚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這是周易渙卦大象初先伏羲畫卦下坎上巽之卦名之曰渙至孔

闡

道是周易繫辭上傳孔子所作以釋同人九五爻辭言君臣助異道同
之義蓋同人之卦九五以陽剛中正居於上而為君六二以文明中正
應於下而為臣然為三四二陽所間久而後合孔子以為此君臣二人
者有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之道无隱顯之間迹有隱顯之異是以有或出
者道之當出也而其出也非見有或處者道之當處也而其處也非獨係
有或默者道之當默也而其默也非獨靜有以語者道之當語也而其語
也亦皆故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然而道之同者心之同也
此君臣二人者出處雖不同而所同者此道此心語默雖不同而所同
者此道此心是以天下之物莫過於金之堅而君臣同道同心其利足
以斷金天下之物莫過於蘭之香而君臣同道同心其言有似於蘭君
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如此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臣嘗考之昔者堯在上而皆出庶物光被四表舜在下而
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此君臣或出或處之異也商高宗為君而恭默思
道諒闇不言傅說為臣而朝夕納誨以輔君德此君臣或默或語之異
也然而都俞於一堂之上啓沃於九重之內以熙帝績以集王功此非
由君臣同道同心而致然乎伏惟
皇上心帝王之心道帝王之道君臣如魚水之相得上下如雲龍之相遇
措斯世於泰山四維之安登斯民於盤石萬年之固■宗社海宇不勝
幸甚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這是周易繫辭上傳孔子所作言用易之事蓋易之作凡以為世用也
萬物之生鉅細精粗不可枚舉所謂天下之至賾而易之變象該之萬
事之來層見疊出不可逆度所謂天下之至動而易之辭占該之聖人
統天下萬物而為之主宰御天下萬事而為之權衡矣一日而不有所
言以出乎身加乎民无一日而不有所動以發乎邇見乎遠豈可不準
擬於未言之先而輕言不定議於未動之先而輕動乎必也觀易象而
玩其辭觀易變而玩其占準擬其言與易合然後從而言定議其動與
易合然後從而動若擬於同人而君臣有同心之言擬於節而君臣皆
慎密其言此所以言也議於豫而建侯行師議於豐而折獄致刑此所
以動也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夫如是則聖人之言民莫不說
若其所都俞者温然如春也其所吁咈者肅然如秋也聖人之動民莫
不說蓋其如天之高明於上而大生也其仁之博如坤動闢而廣生也
陽之變而莫知其所以變如陰之化而莫知其所以化故曰擬議以成
其變化孔子於此既繫言之而下文又舉各爻以言之于以見全易之
書无不可以為聖人言動變化之資也臣嘗考之易為聖人用尚矣黃
帝垂衣裳以通變神化取於乾坤之無為湯武動干戈以順天應人合
於澤火之相革高宗安夏擬戎而伐於鬼方險難既濟之義也大王創
業垂統而亨于西山君民相隨之義也經之所已言者如此則其未言
者可推而知矣伏惟
皇上經學精深神心淵務三古四聖之所作述咸在於擬議之中一日萬幾
之所經綸莫測其變化之妙是以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
法
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於此

這是周易繫辭上傳孔子所作言易之體存於靜易之用周於動極其
神妙如此易者何蓍與卦是也蓍藏於櫝積五十莖之枯草而已卦在
於方冊六十四之法象而已何所思慮之蘊於中乎无思慮則其中寂
然不動矣何所作為之見於外乎无作為則其外寂然不動矣故曰易
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然而木偶之无思止於无思土偶之無為止
於无為易豈若是乎故人之揲蓍求卦也纔方感觸而遂徹通達於天
下之故遠而形器之表近而跬步之間幽而鬼域之冥冥顯而人境之
昭昭已往而百世之前未來而百世之後蓍卦未有不知者也亦未有
知而不以告人者也故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上文言蓍有占卦有辭
為天下之至精蓍有變卦有象為天下之至變今此言精變之體存於
靜精變之用應於動靜而能動動而能靜乃神妙之至極天下无以加
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臣竊觀之易即心也心即易也心
之體存於靜心之用應於動惟聖人盡之故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无
異於深山之野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有同於江河之沛然以至言聖
人之道者比於北辰不動而衆星拱上天無言而四時行無非此理也
伏惟
皇上契義經於千古垂穆家於九重靜與易之神同體動與易之神同用
所存者神[illegible]天下崇高富貴之至可以[illegible]所運者神化而天下雍

熙泰和之治可以永傳至民間幸身親隣之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
生大業
這是周易繫辭上傳孔子所作言理為象占之本占為功業之本也蓋
上古伏羲作易之時見得天地間无非此理為萬化之樞紐品彙之
根柢此理至極而无以加強名之為大極大極動而生陽畫一奇為陽
儀大極靜而生陰畫二偶為陰儀故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陽儀之上
生一奇一偶為大陽少陰陰儀之上生一奇一偶為少陽大陰故曰兩
儀生四象大陽之上生一奇一偶為乾兌少陰之上生一奇一偶為離
震少陽之上生一奇一偶為巽坎大陰之上生一奇一偶為艮坤至是
則卦成矣故曰四象生八卦然伏羲畫卦將以何用哉无非教人趨吉
避凶也且如乾坤二卦相合而為泰為否泰者天下之已治否者天下
之未治以否泰定吉凶而治天下之道在於此矣坎離二卦相合而為
既濟為未濟既濟者萬事之已成未濟者萬事之未成以既濟未濟定
吉凶而幹萬事之方在於此矣艮兌二卦相合而為損損卦所言有吉
凶无非損下益上以奉君之事也震巽二卦相合而為益益卦所言

有吉凶无非損上益下以君養民之事也他如訟卦師卦言吉凶以為
兵刑之法則履卦豫卦言吉凶以為禮樂之源源无非治業之所在故
曰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然嘗思之天下以一人為本人君以一心
為本然則君心即大極也故易之書言大極在先書之洪範皇極居中
先儒所謂易範相為表裏者此之謂也伏惟
皇上建極於五位之尊先本於一心之敬尊有四海而至大之業包乎外
經綸萬務而至妙之理運乎中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
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
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這是孔子所作繫辭上傳聖人以言易道之大也大哉象在上輕清
之氣風雲雷電皆是故法在下重濁之質山川玉石皆是然惟天之陰
象不知其幾千萬也之高地之效法不知其幾千萬也之厚之學故曰法象
莫大乎天地陰陽之闔而闢闢而闔之變陰陽之往而來來而往謂
之通日之晝而夜一日之變通也晦朔弦望一月之變通也然惟春夏之
陽來陰往无物不榮秋冬之間陰來陽往无物不瘁故曰變通莫大

乎四時東南列宿蒼龍朱鳥之象西北列宿白虎玄武之象衆星
明而為天經五星明而為天緯然惟日為陽精明乎晝月為陰精明乎
夜容光必照無遠弗屆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凡此三者即在天
以言易道之大也諸侯有千乘之國則崇高於一國大夫有百乘之家
則崇高於一家然非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
富无倫其貴無對故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智者能創巧者能述維曲藝
必有從來然惟聖人物由之以備用由之以致器由之以立如包犧神
農作網罟耒耜而鮮食粒食以足黃帝堯舜制舟楫牛馬而水行陸行
以通孰不資其用而利哉故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
聖人龜策知風雨甞占歲雖小道必有可觀然惟蓍龜則賾雜隱微之
事莫不探求索取深與久遠之故莫不鉤出推致以定民志而吉凶昭
昭然无誤以成民務而亹亹勉勉然无倦孰不賴卜筮之教哉故曰探
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凡
此六者即在人以言易道之大也臣竊思之天地之法象誠莫大矣非
於萬物成之以四時照之以日月亦非天地之用也天子之富貴誠莫
大矣非於萬民能有以利之又有以教之亦非天子之淳也不然天地

豈徒然莫大於萬物之表天子豈徒然莫大於萬民之上而已哉伏惟
皇上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與天地同其高厚與日月同其光明
恩之所施春融乎四海威之所制秋肅乎九圍蒙其利者出作入息於
帝力何有之鄉被其教者歸仁恭義於
皇極無偏之域
宗社衆海不勝幸甚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
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這是周易繫辭上傳孔子所作言聖人作易本於天地的意思蓋蓍生
於植物之中為最神其長盈丈其叢滿百上有雲氣覆之下有靈龜守
之龜生於動物之中為最神與麒麟龍鳳並為四靈與玄纁璣組列於
九貢聖人取法則於蓍之神以教人筮乾坤坎離諸卦見矣取法於龜
之神以教人卜而雨霽蒙驛等兆出矣與夫神妙之思足以知來齋智
之慮足以藏往無非則此神物也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以陽覆
幬而陽氣能變為陰地以陰持載而陰氣能化為陽自春而夏陽之
變化也自秋而冬陰之化也聖人必效其陽之變以為易之乾元用九

誠康至百十歲其國家可保至數百年則必寧存念治平孰有過之工合乎此章之義矣伏惟
皇上既羲文周公孔子之易法堯舜夏禹商湯之心兢兢業業以保
天休綿綿翼翼以隆
皇祚自然
聖壽有永如日升而月恒
帝化無疆若天覆而地載斯世斯民何幸如之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這是周易繫辭下傳孔子所作釋豫卦六二爻義言君子有知幾之明而得衆望之歸也盖豫之爲卦坤順震動故伏羲取豫樂以爲名而二之爲爻居中得五故周公言處豫而不溺孔子釋之以爲君子不溺於豫而其知幾而能知夫幾所以得衆是故天下之事其始作必微而其後則必彰彼不知幾之人見其始之微而不知其後之彰惟知幾之君子見微而知彰則於其微之時而爲之計豈有涓涓不已而至爲江河者哉天下之物其始生必柔而其後則必剛彼不知幾之人見其始之柔而不知其後之剛惟知幾之君子見柔而知剛則於其柔之時而爲之所豈有毫釐不伐而至用斧柯者哉故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君子之知幾知是是以營東郊西非一人莫不尊仰之如神明資其先識也越南甚北非一夫莫不瞻依之如父母賴其獨見也故曰萬夫之望臣觀古之君子知宮室之將至於峻宇雕牆知飲食之將至於酒池肉林無非知微知彰也是以卑宮室而菲飲食大禹之克勤克儉由是矣知刑罰之將至於酷毒殘忍知干戈之將至於窮兵黷武無非知柔知剛也是以省刑罰而戢干戈成湯之克寬克仁由是矣後世若漢高帝先知兵王劉濞之反於數十年之前可謂知微知彰而景帝在數十年之後乃不能知而削之以激其反唐太宗先知女主武王之禍於數十年之前可謂知柔知剛而高宗在數十年之後乃不能知而納之以成其禍然則可見人君之德莫大於知幾也伏惟
皇上天德睿臨宸聰洞達比跡禹湯之聖遊心周孔之經萬幾之微彰柔剛鑑視不爽千古之得失與替融會無餘故能當宸宇傾覆變戴之賊而綿
宗社靈長永久之福臣民何幸身親見之

書經講章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這是尚書堯典篇言堯先明其德而後推以新其民的意思克明俊德何也克者能也明者明之也峻者大也堯之大德即是上文欽明文思之德克讓之德堯能明之使其光輝莫能掩高大莫能加孔子所以稱其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何也親者親愛之也九族者上有高曾祖父四世中有本身一世下有子孫曾玄四世共九世同姓宗族若并異姓言之則父之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之夫爲父族四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姊妹爲母族三妻之父妻之母爲妻族二亦共爲九族睦者和也堯既能明其大德首先便推此德以親愛九族則祖功宗德之苗裔天潢盤石之戚屬莫不接之以恩待之以禮尊其位以貴之重其祿以富之而九族之人莫不懽然和睦以夾輔帝室仰戴皇家矣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何也平者平均之也章者章明之也百姓京畿內人民也堯之九族既睦矣於是推此德以平均其百姓而恩澤所施無或偏頗以章明其百姓而教詔所及無不分曉則百姓亦莫不昭明其德精白其心以從堯之仁順帝之則矣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何也黎民若黑髮之人雍者和也於者嘆美辭也堯之百姓既昭明矣於是推此德以協和萬國則其黎民深可嘆美莫不變不善而爲善化不和而爲和溥天之下率土之濱擊壤而歌比屋可封矣臣嘗考之大學之書所謂身脩而後家齊即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即堯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國治而後天下平即堯之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身脩者德之明家齊國治天下平者民之新也全盡大學之道斯爲帝堯之聖以冠百王以法萬代伏惟
皇上居堯之尊位臨堯之宸宇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家國天下何幸如之

寓有擷卷之五

宋

太祖

鎮定二州言遼漢會師自土門南下周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匡胤為報擁立而還

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漬而人不忍釋然必侍最久甚者累世乃得之商周是矣力取者誅暴鋤亂而人莫能敵亦必至累年然後定也漢高帝唐太宗是矣謀取者乘機遘會陽旋陰設而人莫或覺卒然不日之間可以集事宋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因其有可取之釁而其謀何以施焉爾何也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為其養子而有周之基業固已以非其據而來奸雄窺覬之心矣中道殞殂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群帥合謀託言有遼漢之師而空國授之于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曰遼漢有匹馬隻輪寇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遣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與謀殆未可也後唐明宗為其麾下將士擁逼自魏南還以取洛宗歐陽永叔於五代史以反書之陳橋之事夫豈異是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籍市不易肆既取之後偃文經武以當代寬治有以越漢唐而追商周焉斯則可尚也夫

宋太后杜氏疾革召宋主謂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至此汝他日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太后命趙普為約誓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而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遂亦難矣元世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吳王壽夢之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以次相授本其父之志也王其孫光與僚而亂作北齊神武之子長曰澄次曰演次曰湛以次相授其母婁太后為之內主也然演殺澄之子湛殺演之子婁目睹之莫能救宋太祖於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令不義止皇太弟之稱而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於群臣以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杜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託母命以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以知其亦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翦之乎

宋主有疾召其弟晉王光義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之所言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光義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俄而殂時夜四鼓也后見光義愕然遽呼曰官家吾母子之命託於官家光義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光義即位

太祖太宗之終始見於史者如此新安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為避己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其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為避兄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德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亦侍疾而亦悉屏之使不得聞大宗之意欲何為豈非因太祖無傳之之言而遂行奪之之計者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旁得聞其言惟其兄弟自知之而殯斂之際亦無一人在旁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喙其何以解萬世之疑而免弒奪之罪哉昔隋文帝之疾也既以位與其子廣又以位與其子勇於是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行大事今太祖之終也無乃亦既嘗欲與其弟又將欲與其子是以致大宗悉屏其左右之人而踵楊廣之故智乎史謂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既而殂斯此也斯聲也可疑也亦可駭也而何其殂落之奄忽也宋后母子之命之言其情懾于大宗之餘威又可知也或者謂太祖之於其弟友愛天至觀其能行虎步與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於其有疾而灼艾也為之灼以分痛而何至於晉王之有心以賊其兄哉古者帝王兄弟不若漢景帝之於梁孝王武宋文帝之於彭城王義康其初也亦未嘗不相友愛然其後也弟有不及之望兄無付託之誠因循積久間隙生焉大利誘引之於前羣小推擁之於後而兄弟遂不相容矣豈特太宗哉○史謂是夕宋后遣王繼恩召其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王以為者德玄曰便當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至寢殿以此證之亦可見其扶詐乘機之未為無心未為無黨內外之布置有自來焉豈一日之積哉抑此史之足證者有史所不載而出於小說家者曰金匱粘罕生而腋下有蘇賴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亦必取大宗子孫以去殆太祖復生以報宗也此其言誠鄙俚然

力請見，正帝從之。濱州四方兵大集，會契丹大將蕭撻凜中弩死，契丹主使來通和。公使曹利用至其營，以歲幣三十萬成約而還。帝以準有社稷功，深欲之，準亦頗自矜伐。王欽若因言澶淵城下之盟，春秋所恥，且準以陛下為孤注。帝疏準，出知陝州。

博弈者之角勝也，先置物於此，勝者得之，如射而獲然，故謂之射，亦謂之注。注者，射而注意於中之謂也。所射之物將盡而僅存其一，計已窮矣，使倖於中而出以與人角，謂之孤注。準之奉真宗往澶州與契丹角，信乎其以為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與？曰：是也。往者唐潞王遣趙德鈞禦契丹，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己，於是潞王焚而唐亡；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己，於是出帝虜而晉社屋；周太祖以樞密使為漢禦契丹，至澶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點檢為周禦契丹，出門而遂擁以起，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illegible]也，契丹出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易姓。中國所使禦契丹者，如趙、杜二公之儕，則他人帝；如周、宋二祖之雄傑，則自己帝，而其主未有存者。二三十年之內四大變相尋，皆由此也。之法此時猶未甚久，而天下之人習見此以為故常，歷選當朝將相之可所使之往，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乎？凜凜乎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為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為孤注，凡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群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言是也，真宗當從之，而不當用以為恐也。準所以來欽若讒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為孤注，而在於自矜伐爾。違時不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為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然後得君臣無恐，焉當朝以為恥，而向是矜伐也哉？其後富弼因準結盟，更增幣以固和好，而不自以為功，累辭賞功之典，於仁宗可謂有見矣。故眾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封趙德明為西平王。初，拓跋思恭唐末鎮夏州，賜姓李，世有其地。至李繼捧歸宋，而其弟繼遷降契丹，以兵復其故地，朝廷不能制，久之，來送款，賜姓名趙保吉。然叛伏不常，適于契丹。德明其子也，至是襲父位，其在契丹曰李德昭，亦命以王爵云。

古先帝王因生以賜姓，至周焉止，而後世人主以國姓賜其臣下，非古也。蓋自漢高之賜項伯、婁敬等姓劉始也。然其意特出於誠，謂其能為國家定危難、造基業，而親愛之若我族類焉爾。有唐微弱，無以制馭宇內，況於番夷邊鄙之臣，制之以力既矣，曰士焉不足恃，懷之以寵，則官爵祿賞為有限，惟有與之通屬籍，為覆冒，謂視爾猶吾骨肉之親，結驩心。夫漢之貴也，故朱邪國昌之在太原，拓跋思恭之在銀、夏者，皆賜姓李。此苟拘而畀，彼苟拘而妄畀之者，若棄受之者，如志而何益於固結懷柔之道哉？國昌之後既入據中土為後唐，而思恭之後世守其土，以至宋，則又使改唐之李從我之趙，此非徒出於苟拘，而亦仍其舊例云爾。今年來而賜之，明年叛而削之，北向而臣則曰李，南向而臣則曰趙，君之與奪不足以為恩威，而臣之向背寧復何所顧惜哉！蓋賜姓之非古雖同，而其實漢之以誠，優於唐之以偽；唐之以偽，又優於宋之以例也。以祖宗之系，亂資奸豪之戲弄，長驕禦之道未盡，而苟且依阿之態已成，不待叔季，而宋之削弱已兆於此矣。

仁宗

丁謂罷相。先是謂為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為都監，司天邢中和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入見太后言之，太后命與謂議，謂從之。及穿上穴，下有石，石盡水出，衆議命王曾覆視，曾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怒，欲誅謂，馮拯救之。崖州司戶

謂奸邪弄權，罪有之矣，至坐以包藏禍心，移皇堂於絕地，則非也。謂從邢中和之言以決穴，冀子孫不知其下有水石，豈以為絕地而用其禍心乎？然非山則朝不可得而去，謂之見中和，天使之也。君子為善而不冀其福者，常有之，天何暇屑屑而福之哉？善積不淫而福自至。小人為惡而不遇其禍者，常有之，天何暇事事而禍之哉？惡積不解而禍自至。若出於偶然者，而實非偶然也。昔者周公積其善而管蔡謗之，武庚叛之，成王疑之，岌岌乎不保首領，天若不聞也。及夫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而金縢啟，赤舄歸矣，何聞如焉。王莽積其惡，而元后壽考以主之，漢統幾絕以耗之，群奸附會以徐之，晏然有以為黃虞復生，天若不惡也。及夫大雨漂之於昆陽，烈火隨之於宣室，而爲豺湧餅，將亂流支體分裂矣，何怒如焉？天之福善禍淫，自以時至，非若小丈夫之悻悻然速以快其德怨也。徐要其終，不出於範圍之外，而止謂於此時方自疑其以移就宜子孫之穴，受豈料其以移就有水石之穴，被黨乎天網，所又冥然莫逃也。故君子勉於為善而已，非禍福之所能周防者，一聽於天，何可預度哉？

趙德明死，子元昊襲位，以叛攻取瓜州，遣使來言已建號為大夏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歸所掠獲與朝廷封之累年，不能兼

乃更名□□來請和册封為夏國主歲遺以幣二十五萬
自宋之有事于夏也未嘗得志焉將劉平任福等為其所戕而有智勇
若狄青种世衡亦莫能奮其翼大將夏竦范雍等為其所欺而懷
忠義若韓琦范仲淹亦莫能挹彼之惟州但聞城于何所恭錄素具敵
不能竊其成功我于何所奔北不逞詠無所用其伏兵西賊心寒西賊
膽破之謠傳于軍中昨猶吾祖今稱兀卒之書達于朝端而自以為足
矣卒至于假之以名而在彼曰帝通此曰主啗之以利而北幣用倍西
幣用半然後免於兵連禍結焉夏之得志于宋亦甚矣哉所以然者宋
之得天下與前代異遼奈沫項藩籬入荒者漢擒羌戎賓帰羣雄者
唐其神謀震乎絕域餘威垂于嗣亂而宋乃委卷以取之開創之初
武功已微而後世何所繼承爪牙之任武略已寡而文臣何能抗禦于
至其守天下亦與前代異北鄰契丹故不敢專意於西西扼元昊故不
敢肆力於北譬如厄羸之人既以千鈞壓其背復以百鈞挫其肩尚安
得掉臂以搏布武而趨乎宜乎北講兄弟之好得為北狄之兄亦可以
為難也而淵父子之權得為西戎之父□□亦為尊也勢使然也然當
時天下之勢如此故其君臣相與孜孜乎內修紀綱乎外防思忍恥含

垢之難為愛民保邦之規而仁宗得為宋之賢君入則無法家拂士出
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詎不信夫
儂智高反廣南孫沔余靖陳曙等討之不克以狄青為招安副使沔等
皆受節制曙敗于崑崙關青會諸將揖曙起并其裨校三十二人驅
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諸將股栗莫敢仰視青按兵十日一夕馳
出歸仁鋪與智高戰大敗之智高走死廣南悉平
將一人爾師者數千萬億人也而以為將重於師者數千萬億人之命
繫於此一人惡得不重乎如使此一人者不足以繫數千萬億人之命
而致之於覆亡則當誅矣疑為所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所全者之
多故古之法師□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時楚敗于城濮殺其將
子玉其後敗□□降殺其將子反用能轉敗為勝以弱為強與晉爭霸
横行於江淮其□後也敗于柏舉而其將囊瓦出奔不復能舉先君之
法以正其罪於□□自此不振乎王之尸衆償王鉛以入秦其子孫以
六千里之地為□人役至于亡而後止何也為將者退縮則得生何苦
而以死犯敵人之鋒此所以保軀而不□師也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
□□以□故也□□□□□中曰敗則死以此自刎已而□

都廷王奔還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逃也易馬復進之少頃復回
懷恩亦卻又命取其首懷恩奮而前光弼舉諸將奮進賊乃大潰宋太
祖遣曹彬取南唐出匣劍付之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此劍潘美等
失色吾故以為光弼河陽之捷由於帳中之刃曹彬江南之功本於匣
中之劍也太祖親見周世宗高平之戰誅敗將樊愛能何徽以取底定
覇故其命彬若此興王之時太率然也至于仁宗而太平日久無此風
矣青從戎西陲深知其弊於是曙斬而智高亡不旋踵青可謂知兵宜
乎見稱於韓琦范仲淹二公也

英宗

英宗初名宗實仁宗從兄濮王允讓之子仁宗無子有意於宗實皇后
曹氏以姊女高氏為之配然尚未明言以為子也仁宗春秋益高群臣
司馬光范鎮等屢請主嗣韓琦歐陽脩等在政府贊成之乃命立宗實
為皇子更名曙時年三十餘矣踰年而仁宗崩曙即位是為英宗
漢成帝以趙飛燕為后其女弟合德為昭儀與之約誓惟欲其姊弟有
子他嬪御有子者皆殺之於是成帝卒□子而定陶王欣以趙氏姊
弟延譽贊成來為漢嗣仁宗宋之賢君非成帝之比曹宋之賢后非飛

燕合德之倫□由曹后以其姊女配曙故亦贊成曙使得為仁宗嗣是
則仁宗擇宗嗣未免決諸宮闈與□同也以予觀之曙不足為
嗣史載其未終仁宗之喪而遽議尊所生父母其於曹后有所違忤
太甚仁宗殊恨於嗣宮曹后涕告等相有為無夫婦人作主之言他政
事亦無足紀則其得為嗣也仁宗可謂不幸矣曹后但知由我之親也
由我之力也為我之子也恃乎其無子而有子然不蒙孝養於英宗承
統之日與趙氏不得令終於哀平繼統之後無書別遠勳轎昔所圖其
安在成帝見窮於趙氏而天使之伏其辜良宜仁宗誤於曹后而鮮
疊福也可勝惜哉夫為之□予以族人之子為嗣者擇之必審而定之
必預審擇所以立其德預定所以固其恩堯擇嗣而得舜於同四世祖
之下豈無親於舜者以孝觀友弟之德不如舜也舜擇嗣而得禹於同
八世祖之下豈無親於禹者以勳邪除家之德不如禹也其擇之可謂
審堯以舜為嗣者二十有八年□以禹為嗣者十有七年其育之可謂
預故舜服堯如父而富貴其子丹朱禹服舜如父而富貴其子商均德
立而恩固所以然也今仁宗之於英宗特以其為吾從兄之子亂以后
姊之女爾而德何暇擇焉未為子之時三十餘歲得為子之時僅八閱

月角而思何嘗罔焉不享其報有由然也吾於仁宗惜之深矣以責之
備於英宗乎何尤哉

杲齋存稿卷之六

宋論

神宗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唐太宗
為哉帝深納之尋以為參知政事行新法

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於破
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
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存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償
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
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羸也
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
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在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
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
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論矣亦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
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
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聞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
甲矣而待餔之兵何嘗為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令民養無害
也然民既增保為之勞而他勞何嘗為之減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
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為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
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避之大故將
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群小羌狄自小至大當試以國之安石君臣相
與深謀密議而急歸與二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
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係略有所得而試於夏
則驛至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拋
棄擲為欲取之必與之之說辛遺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
失馬者獵若耳狐兔剝床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益安石之技
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雖其故智以用於
哲徽之時反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塞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有釁躍禁
攻之以辛安石之所圖而遼以國亂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為神宗
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一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
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嗷嗷小心之交擾兵爭於天下也抑遂其始
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言以養民為務而知

本者是而棄其網紀刑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所
焉而於其資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痍者以之完復衣食罄
之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於其不以為用者
不用之當是時也顛寘於麴糵聲色而天實失紂棲於胡羯戎羌而入
紀秦蓋漢之治由於老氏之是者而遠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
非者而遠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
帝厭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脩丹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籙
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欺惑人主而饕其寵祿焉爾漢
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脩丹煉藥之言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
也於經籙齋醮之是務旋幄坐于林靈素之側聽其詡欺媟嫚之言而自
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
見於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雖
主是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
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賤衆不自知也
日特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以嘆其徽宗尊信老梁武尊
信釋其徒皆殞身亡國或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為之祟也然同天元
老釋殺於昔人既敗之餘盍教徽宗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
梁祖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聽於其心而惟是之聽
則人理之當脩為而不脩為者多矣而況於求其神奮其徒竭生民之
膏血橫山填海不足供其費也亡殘之至也復何疑哉

欽宗

帝與上皇及宗室親屬皆為金人所執北去

徽宗失道致寇事已迫矣而付諸子當是之時非雄才不能為也況欽
宗之孱庸懦惑乎父子覩然萬為因禹父之双礼也宜而子亦可謂之
不幸也嗚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尚能西奔至
蜀不為人所魚肉子尚能北奔至靈武內挾僕俠二雛為心膂外仗郭
李諸將為爪牙以返旆于舊都而徽欽不能[illegible]將其才悒於玄肅而
宋都汴京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可憑依以綬其傾危可俞却以圖
其興復是以然也夫汴本非可以為都之處宋因五代之舊而都之山
河險固不足恃而恃兵以為命然夷狄之兵強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
也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也與夷狄為鄰國而彼猶
當強之俗以守成期子孫而此有[illegible]之時則夫兵不可倚恃而

於山河險固之有常以為助也明矣是以太祖欲西都于洛以[illegible]諸將
于關中其時太宗為晉王力止之太祖喟然嘆曰都汴不可釋兵而發
兵費廣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慶曆中范仲淹亦勸仁宗脩洛曰太
平則居汴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京山河表裏之宅
以保中休凡關中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宜留意仲淹之慮亦猶
太祖也仁宗將從之而為余靖所沮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拓跡神謀
雄斷終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據忠實言亦非余靖所可
及太祖與范仁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余靖中人已所見
者易從而僅圖目前有天下國家者捨上智而務中人思難成而棄易
從苟目前而忘久遠危亡所以接踵而不可追何莫不由斯也或曰若
是則惟恃險固而已乎曰不然也德以本之力以助之險固以守之漢
力強矣然以都洛為未足而從鶴入關周德至矣然以都關為未足而
定鼎卜洛德力險固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宋至徽欽而德力險固舉
無焉將焉依賴

勉以承之爲勉所以能孝也而孝宗之爲人後未盡道君子病之今
豈無德爲德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於自然也噫此何言歟君子之取
人也取其歸於善而已如以其善爲有所感而爲不之尚也則將取其
無所感而不爲善者乎如以其善爲有所勉而爲不之尚也則將取其
無所勉而不爲善者乎如以其善爲有所懲而爲不之尚也則將取其
無所懲而不爲善者乎率天下之人而群然之於不善者必此之言矣
抑高宗未甚衰耄而遽倦于勤付儲孝宗非惟知子亦可謂知天意焉
天之意遠矣吾觀於漢與宋而知之漢之德澤盛於文景若武宣者少
仁恩者也哀平短世新都篡竊而武宣苗裔陵替矣於是景帝一子長
沙定王之後起而爲東漢傳二百年一子中山靖王之後起而爲蜀漢
傳五十年復漢舊物於再失之後宋之基業本於藝祖若太宗者有慙
德者也北狩舉族南渡乏嗣而太宗血胤盡矣於是藝祖一子德芳
之後爲孝宗傳三帝一子德昭之後爲理宗傳五帝續宋帝系於再絶
之餘夫善積餘慶惡積餘殃理之常也聖人謂有家者且然則夫有天
下者其善惡之積亦大矣而其慶殃之餘宜其衆矣必有然者而非誣
矣可不信哉

光宗

以朱熹知漳州時使有自金還言金人問熹安在故有是命
熹在宋不爲宋所用金乃能知其賢而以爲問於是光宗畀以郡寄然
猶誑敵人之耳目云爾豈真有意於用之哉夫聖賢之不見知於近而
見知於遠自孔孟則然矣方孔子之在齊也齊之君相欲封以尼谿之
田而不果但待以季孟之禮而不用及其他日歸魯乃恐魯用之以霸
而餽女樂以沮之孟子在鄒而齊梁之君聘之及其至也願安意以受
教中國以授室已而忽其言不之采聽其去不之追故曰凡人未見聖
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孔孟且然他可知矣所以然者遠聞
其賢得之公論也近而即之謂其迂闊無徑直便捷之方陳僞無奇特
巧麗之言投人之所欲行責人之所難爲是以不悅之雖或悅於暫而
不能悅於久終歸於棄捐而後已蓋於私意也故有賢在此而不能用
反爲彼所笑如奕者迷於當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強一用以欺人
而終棄如病者難於瞑眩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惟明君乃能
真知而實用之豈可以望於光宗乎光宗受制於悍妻其父病不視死
不哭人心久已特未發隔欲盡其用賢如責跛鼈以奔逸絶塵之步也

其將能哉

寧宗

〡葬孝宗遣趙彥逾孫逢吉按視山陵皆言不吉有旨集議煥章閣待
制兼侍講朱熹言凡擇地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
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不可但以國音爲向背又言禎官之卜
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
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臣之所大懼也
葬術有五音姓氏八方卦坐九星形勢等說紛紛不一然非虛誕儒者
之所不道而其所道者猶有若熹言主勢強弱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
道偏正力量全否之五者夫土厚水深者其處燥土薄水淺者其處濕
燥處難腐濕處易腐水土淺深誠所宜擇者矣外山環抱者風無所入
而內氣聚外山斷缺者風有所入而內氣散氣聚者暖而難朽氣散者
冷而易朽風氣聚散亦所宜擇者矣擇水土風氣二者爲體魄計也蓋
處爲穴而又觀其穴之所從來以見其主勢觀其穴之所綜紋以見其
力量穴正而主勢強力量全者有安之象穴偏而主勢弱力量否者有
危之象苟體魄未朽腐則神魂亦宜之泯滅而享其安之象者豈不與
且安享其危之象者豈不感且危擇穴道主勢力量三者爲神魂計也
熹可謂大儒矣豈非理明而言當於其君哉然則塋域不可以無術而術
不外乎此五者惟求夫死者體魄歸於枯腐神魂享安樂云爾然而熹又
云宗社血食久遠之圖繫於此其以爲死者猶根本生者猶枝葉根本
固者其枝葉茂根本絶者其枝葉萎乎意是固然也而所以致此有由
然也未必專由塋地也得塋地又未必專由術也苟地惟由於術之所
擇通於擇術者輒得其吉昧於擇術者輒得其凶則地何足以爲后稷
而母爲頼抑天惟臨於地之所投塋得吉地者不復能因其惡而降殃
塋得凶地者不復能因其善而降祥則天何足以爲上帝而父群倫哉
塋術莫精於郭璞豈不自求多福而命盡今日日中無能免於王敦之
毒乎於其書所謂改神工奪天命者茫無徵焉仲尼之後褒封屠晉昌
奕萬世與天地相爲無窮未必曾城北泗上之冢能孕秀鍾祚若是遠
大也子思之塋乃祖勑不聞其有得於外異術也故曰小道必有可觀
致遠恐泥熹特以爲其君諱之故欲納之於萬全之域不以其道之小
而忽之於其所謂深者不暇言之然未始不知之也如其不知何足以
爲熹哉

朱文公乃大賢之筆削而成於賢而已猶非出於聖也史而已爾難俾於經也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示之及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者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者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以為編年治鑑而文公繼春秋之書以為之綱三傳分注以為之目是則治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治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或云其末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為此說者是猶告人以千萬里遠之覆轍而不告人以二三里近之覆轍也其顛蹶不愈速乎

度宗

元遣其丞相伯顏等會師襄陽南侵

宋之不競爲日既久至是時賈似道拘留元使郝經使之得以啓釁且復徇其私意以[illegible]將帥將帥含怨解體於是劉整叛於蜀獻謀以攻襄陽者累歲呂文煥勢窮援絕亦反而事元為之嚮導而彼似道者智不足以謀勇不足以抗其殘民財竭於餽餉力盡於征戍何所為哉但開其所以[illegible]之於[illegible]欲以離間之而益怨元之遂疑已也則致死效命以傾覆我之意愈決用文煥之謀師孟於夏官本兵之地師變於江州用兵之術其將范文虎於殿巖握兵之職欲以縻文煥通和戰而此三間雖若反見縻於文煥爲之內應宋惡得而不亡也哉夫有國於東南者恃長江之險故不可使蜀爲敵人有蜀則舟師可以自蜀浮江而下王濬取吳由此也亦不可使襄陽爲敵人有敵人有襄陽則舟師可以自漢浮江而下蕭衍取齊由此也整叛而蜀非宋有矣文煥降而襄陽非宋有矣江漢舟楫沿流東鶩孰能禦哉而況於長江萬里苟無人爲無殆不可渡不必自蜀不必自襄陽後乎此者自淮西輕舟絕流而渡不惟取東南遂以取天下我

太祖是也自淮東輕舟絕流而渡不惟取東南遂以取天下我

太宗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不其然乎

帝㬎

伯顏等兵至臨安帝與太皇太后謝氏皇太后全氏等北遷元世祖降封帝爲瀛國公帝兄益王昰弟廣王昺奔至福州張世傑文天祥陸秀夫等共立昰改元景炎昰崩共立昺于廣州改元祥興元兵戰敗于南海之厓山帝昺與皇太后[illegible]陸秀夫負帝赴海死文天祥被執殺之

不忍死之宋亡

臨安之北遷也宋之版圖悉入于元矣海內無寸地非元兵之所可至者矣然德祐遷而景炎立于閩景炎殂而祥興立于廣皆以藐孫幼冲之餘當流離斷絕之命而猶能延四三年傳一再世者諸野史景炎登于海濱亂山之中其民爲之諭其欲而世莫得聞焉祥興嗣位詔云予無樂乎爲君天去禍于有宋萬心為之隕涕莫不欲爲其君死而力莫如之何也民且如此則使其祥而立乎其本朝者亦秀夫之朝服抱主與之俱溺世傑之死於颶風覆舟與文天祥之如金百鍊而愈勁如水萬折而必東有死之心無生之志者無惑乎其然也其所以致若者豈非宋立國雖不能純於仁義而未嘗不若於義慈仁焉是以其效若是乎昔者周以仁義立國其亡也如痿廢之人手足莫能擧動而氣尚高壽宋以仁義立國其亡也如人遭挺刃然踣而猶起絕而復甦者蓋爲其元氣未易澌盡故也繼周而起者秦古今之言兵強者莫加焉然宋而起者元古今之言地大者莫加焉然而概乎其略不有仁惜乎其啓不有義亦若秦也莫若元也故皆斬焉而亡天下莫之豈不皆無元氣[illegible]方壯盛而遽夭折者乎元亡於順帝而我

皇明有天下其大以仁其強以義於千萬年與天無極其豈非仁義之所臻哉

[illegible]存稿卷之七

呆齋存稿卷之八

永新人物錄

名賢

五代劉景洪南陽守遐之後家富好施冬月稍不時欲曰雨雪寒烈烏雀乏食以是資山林鳥雀近民樵採曰鄉里貧者俾就薪火初揚行密攻江西吉州吏彭玕屬景洪以兵脅永新附湖南景洪偽許之[illegible]湖南景洪終以州歸行密民賴以安及徐溫建國以禮聘景洪辭[illegible]嘗曰吾見二國交兵活人多矣子孫當有興隆者故名其北山曰[illegible]隆年九十卒子懋事南唐為殿直都虞候歸宋官至宣政院承旨贈予素素子沆景洪胸素以沆貴皆贈官宰相國公妻國夫人

周彬自少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兄弟皆力田致富而君獨廢故紙以取困窮有益邪彬咲曰耕田不如種學非爾所知也時南唐烈祖鎮金陵招致文士彬獻所為文烈祖喜之會擇代祀南郊彬著郊望論陳古證今多所規益累諸衛巡官元宗在東宮與齊王景遂貽書交辟置門下賜予優渥後以大理司直為本邑令持法平直不阿權要邑民賴之秩滿爭詣闕乞留連歷七考遷尚書郎卒于官

張翊其先京兆人唐末授官吉州時劉氏寇吳質翊棄官來居禾川善屬文二妃廟贊陽觀新興碑閣碑尤為時所稱誦烈祖輔政時射策入第授武騎尉[illegible]彬中重予特後授廬陵令

蕭儼以童子擢第精究法律烈祖輔政授秘書省正字刑部郎廬陵民有冤獄儼齋戒禱神乃當之遷司門郎中判大理寺奏劾宣徽副使陳覺奸回亂政烈祖頗感[illegible]未及斥而殂時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制乃出儼劾覺據居私室[illegible]俟升遐初烈祖相吳禁私買奴婢至是馮延巳與弟延魯於遺制中[illegible]其禁儼駁曰此必延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昔延魯有此請先帝詰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出府金贖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可乎先帝仍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必尚在爭之果得延魯疏轉給事中元宗時儼入白事元宗方與嬖倖奕不之顧儼前斂其局元宗怒曰汝與魏徵孰賢儼曰臣敢效魏徵陛下能為太宗也儼方直不阿貴戚欲私元宗教齊王景遂參決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儼上疏極諭不報元宗[illegible]宮中竹高換名侍臣觀之衆皆嘆美儼曰恨援下無井元宗問其故[illegible]以此不及景陽樓爾貶舒州觀察使孫晟劾之以兵衛[illegible]以諫[illegible]罪非有他志昔君欲矯遺詔使太后臨朝當此之際幾危社稷其罪而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懇遂罷之後復舊官年七十卒

郭昭世業儒學時南唐[illegible]開科取士昭中第授揚子尉遷廬陵令尋轉大理屬官與大理卿蕭儼同決獄按南平王鍾傅夫人與僧奸事誅之入服其果斷子昭慶博涉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治書五十篇時周師南伐江上有警昭慶獻經國論述江要害倫禁之計元宗嘉之授著作郎其後江南內附貢獻表章使介燕饌之辭多出其手中朝推許從孫異震皆中第

胡元龜少有俊才嘗供品[illegible]宰守見其風貌瑰偉欲竊其所學指其間藏珠龍衣詠元龜染翰造[illegible]而成有云湖身騰白浪伸爪攫明珠意以諷其貪也宰大慚服後射策入官授文房副使

宋尹承諤初事南唐元宗為衛將嘗陳便宜禁絕私鹽後主時授本邑制置兵馬監押輯睦將士樂為之用及江南平首奉吉州牌印入京授左侍禁大宗嗣立轉供奉官衆驛往來會計邊運案已奉公至老不衰大宗[illegible]之巡撫琛慶[illegible]商稅撤弊換其事得藏沒官錢十萬餘貯為時能吏云

何昔少讀書盧山白鹿洞舉進士南唐時晏然乃渡江入汴謁宋祖陳所為書二十卷後登第官至鳳翔觀察推官

劉沆字沖之所居後隆山有唐宰相牛僧儒讀書堂父素即故址築臺號曰聰明臺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生沆及長倜儻任氣樞天聖八年進士第二人授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累歲不決沆至數日決之章獻太后[illegible]遣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峻州將秩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偽作賣券奪其鄰孤子田產沆辨其偽罪之遷大常博士三司度支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酒沆拂袖起罵之坐是出知潭州又知和州名改諫議大夫知江州時湖南蠻猺數出寇至[illegible]官吏以沆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招降者萬餘人命其酋以官文身五兵擒餘黨斬馘甚衆已而賊復出殺裨將胡元坐降知鄂州遷給事中徙洪州還知審刑院[illegible]知永興軍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發隱伏[illegible]近畏之遷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以小言之咲州近臣保薦互相貿易一也貴緣請託多得美官二也叙
勞干進迭轉以重三也其言既行僥倖者頗不悅與文彥博富弼同居
相位仁宗不豫儲嗣未立三相同宿衛禁中因請建儲以定國本仁宗
許之會翌日有瘳故緩其事其後諸賢繼請卒立英宗爲嗣神宗時參
政王允臣之子同老始以是時事上言故彥博弼沆皆加恩沆在相位
傾險乎爲臺官所攻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未及久任以究所
施然當時賢才多所薦達歐陽脩被讒出守同州沆薦脩唐書脩復留
爲翰林學士富弼常與沆手書云每承勉以盡瘁鎮靜有所植立雖強
自勉恐終負教海北望恩館神爽飛越人始知沆嘗有德於弼也以刑
部尚書薨於陳州柩過國門仁宗御製挽詩云早富經綸業終成輔弼
功立朝無黨勢爲國盡公忠此日悲遺直誰人嗣歷躬深嗟亡一鑑何
以慰予衷贈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謚文安御篆碑首曰思賢之碑
子瑾字元忠天章閣待制孫佃字寬夫徽猷閣待制
段鵠字正己師事廬陵劉鶚爲文章博通經理辭率有據不爲浮濫後
登進士第爲何敏中所知終大理寺丞
吳燧字伯玉唐史臣兢之裔祖爲邑主簿因家于縣南煙岡燧登進士

除徐州通判卒于官
張翊字陛卿別字元道嘗著斥蠹正言二書以排佛老作元經圖以明
五行六度之秘鄭獬吳慶孚錢明逸咸質疑焉號白雲先生
尹躬字商老宣和中登進士宰臨江新喻禮耆老正風俗廉介自守不
畏強禦遷江西憲屬決獄至吉水有追逋賦若干餘人男女貫于一索
閱綱來容置他處躬庶知盡釋之所著有易解久官解文集若干卷官
至正郎
劉彥登字允升由舍選登進士校文淮南得狀元李易後撫兵討虔寇
招撫餘黨郡境貼然歷任三十年終朝請大夫漢陽知軍所著有竹溪
文集
文閏世先蜀人也爲京庠弟子建炎初奮身投神武右軍捕盜收復郡
縣有功授成忠郎孫夢發紹定戊子鄉舉裔孫桂發元泰定丙寅鄉舉
石渠閣賦辭體俊逸其族與丞相天祥通譜
左慶延其先世科第最盛慶延年十七登紹興戊辰進士秦檜欲妻以
女慶延辭之坐是久不調後終承奉郎大學博士有溶齋文集胡應春
序之曰觀其與晦菴書講明義理問辯久[illegible]其處止則聲名烨烨

不但以文也使得行其志見於事業其斥奸排佞豈止辭婚權奏而已
哉邑宰趙崙夫亦稱其所著奏議云契丹之信不可渝女真之暴不能
久以爲至論而詰表書辭精密淹該又與先輩相頡頏
國朝僉都御史昂其裔也
張黼字文貞紹興初邑盜熾擾朝廷遣觀察使李貴來討黼以鄉丁爲
鄉道積功補官乾道八年江西大旱黼獻粟賑飢不領受賞帥臣龔茂
良以聞授閤門祗候添差本州兵馬都監贊書喪亂之卜式官至武
義郎黼樂於施予居鄉造橋梁甃道路費以億萬計
歐陽旻字彥昭隆興初任縣簿儒雅朴素治政公勤嘗著盡心錄以承
務郎致仕時相有與爲深契者欲留之不可遣以書云精神尚壯年亦
未至遽還官政古今所難執事獨易爲之高風凜然足律貪激懦其歿
也胡忠簡公誌其墓
張綱字德堅別字紹祖黼之兄子登進士歷官靜江司户廣州司理參
軍常德教授永平縣令福州通判還朝爲宗正丞出知柳州未赴卒積
階至朝奉大夫綱在靜江時靈川有殺人獄歲久尸壞不承綱詰其譽
下重傷一問款伏嘗大溝爲陂堰溉田千餘頃旱澇節其啓閉永平

賓猺相仇殺以爲常綱威愛兼用即江湍險刱浮梁以濟俗尚巫鬼疾
則殺牛祭神綱教以醫藥特代邑民及營伍相率詣帥府監司乞留在
宗司裁冗濫谷公恪宗子敬之敗郴入對言薦舉不及無靜書最多出
經營文體未純士風未篤詔言寬大而州縣決溢名爲和糴而實則科
斂諸軍老弱戰艦蠹弊宮祠泛濫民力彫瘵上嘉納之尤爲范文穆公
成大所知一夕夢造謁范而嘆曰范公六十八而薨我年今與之同其
殆止乎遂求納祿踰數日卒家藏書萬卷謝尚書鴻篆孝史綱以俸金
刻之又自編類宋朝列聖孝治自帝后逮臣庶斷自一百卷表上之
所著有橫江叢稿七十卷子路迪功郎融州司戶兼錄事參軍
左謨字元規慶延之裔明禮乙丑進士豪邁有志使金不辱君命教國
學能振士風嘉定己卯金人南侵黃岡爲沿江要地當兵衝以謨任察
察往來數年城堡完固邊烽寧靜朝廷賴之未及名而沒贈奉議大夫
直寶文閣民思其遺愛祠而祭之有坦齋集
尹冲其先世濯仕南唐爲平南將軍鄱陽侯冲嘉定間令房州竹山有
惠愛秩滿歸鄉故子孫佛竹山尹氏子孫世居其鄉多以儒官自業
龍淵其先世家累貢不第歸隱東山築讀書堂著江南野史子仲忠登

進士嘗爲佛印了元作雲居龍泉坡福宗之森其裔孫炮作春秋三傳
評續南唐書嘗以北書閣校勘官詔詞褒美比之范仲淹之薦孫復
能明春秋司馬光之薦劉恕能通史學後官至迪功郎臨江新淦尉燕
族子崇守升之讀書好著述嘗遊真西山楊東山之門以薦監酒興脩
中興政要宋朝帝學累官終史館校勘表其墓曰忠勤先生裔孫需仕
國朝爲行人司副
胡幼黃字成玉元龜四世孫咸淳甲戌進士時伯顏會師南伐德祐嗣
位沖幼宋取士止是科矣狀元王龍澤第二人路萬里第三人幼黃時
有三不得之說謂龍在澤飛不得路萬里行不得幼而黃不得也幼
黃授節度推官未了而宋亡退居于家剏詩社詠曰諷吟其上元世祖
用留夢炎等議搜求宋遺士用之龍澤起爲監察御史幼黃與其同榜
之士孫章熊朋來安成劉應鳳皆避隱不出而朋來應鳳第四第五人
與幼黃鼎第又皆江右人也士論美之
吳鄉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改姓名張應珍自號藏山先生示不忘
其故土著周易宗程朱而不爲苟同如參天兩地而倚數鄭以爲本義
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方者二而圍四四合二耦似曾擬

議孟五生數之中天數一三五九參地數二四九兩故聖人參兩之以
倚數八卦之象乾坤天地以大虛言之也震巽天地之長男女爲雷風有
氣無形坎離天地之中男女爲水火有形無質艮兌天地之少男女爲
山澤有質確定矣其說頗可據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濶里吉思嘗從
之質疑焉刻其書於平陽路且序其里居其書今藏秘閣
元劉友益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孫家貧好學爲人傭書以給膏火或竟
夕危坐默誦知是數十年貫穿經史至天文地志律歷度數咸究其底
裏宋末兵亂友益中刃伏積屍間偶未絶臨夕稍蘇里人求得之扶
歸遇善藥得不死卜築山間學者稱爲水窗先生著通鑑綱目書法五
十九卷揭徯斯序之爲人外通内介不爲迂遠白鬚丹頰神情蕭然年
八十五乃終徯斯銘其墓曰元有天下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
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其推重
之可見
溫仁夫字觀復傳學好古於濂洛關建諸儒之傳深探力研志造高遠
官至湖廣儒學提舉校藝浙江湖廣所得多知名士晚年僑居黃岡歿
遂葬焉所著有周易集傳八十卷立說主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

亦謂雜卦爲古筮書左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
義此類是也孔子存之以爲經羽翼初非創作其言先儒所未發鄱陽
董真卿集周易會通於仁夫之說多取焉爲文章與廬陵劉岳申齊名
而奇俊流麗過之附見元史儒林傳
馮翼翁字子羽弟應翁字子將幼受學于父愚山先生愚山博洽儒雅
庭訓甚嚴長師水窗劉先生造詣益至兄弟繼領延祐鄉貢表所居坊
爲雙桂坊後翼翁登泰定第升斗文字賦禮名藝場授□陽縣丞歷官至撫
州守其所著述於經有春秋集解春秋大義士術分正性理群書十七
卷於史有通鑑小紀考索類要正統五德類要二十四卷於子傳有
古書正僞讀書從叢要法家源流異啟錄十一卷於文章則合左傳戰國
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八家爲文章旨要八卷所自撰詩賦序記銘贊
雜著二十卷應翁未第而終亦以學問與兄齊名彝山卿吉水州判官
廬陵劉岳申誌其墓訓永新以三馮瑞其鄉云
陳泉字彰禾山沙田人學書經累舉不第退隱白雲峰吟詩自樂有白雲
詩傳于鄉邑號古春先生
吳升字仲樂延祐進士授永豐縣丞大書于廳事以報本不欺自勵政

化大行秩滿當去民歌之曰我有田疇我既治之我有徭役誰其除之
丞哉丞哉豈弟父母更我戶籍免我豢豕子子孫孫與黃楚辭丞茲去
矣如何勿思既代去適歲大歉府檄如郡告糴額守由華樂名爲輸二
千石民賴以活復攝廬陵政鞫死獄活良民六人與考江西湖廣鄉試
所取多佳士時元季多故棄官不出徜徉山水間賦詠自樂詩詞動宕
蒼莽後進多師則之華樂居杜岡學者稱爲桂岡先生子孟勤仲謹能
世其家
賀仲善其祖士貴全茗州知州父元中潮郡照磨仲善出宦族遊龍麟
洲劉水窗丙先生之門學詩文因以其樵宅建吉安詩人堂
陳宗舜字村民禾山沙田人領至元年間鄉試乙榜對嘗典江右文衡
與考會試得賢居多若解學士縉紳亦其所取者也晚家吉水以大學
爲遠近尊信壽終于家
龍雲從字子高元末任福建儒學提舉比職逢邑守將俞茂禮延之與
工制儒學提舉雲陽李祁一初同爲上賓一初元進士文名爲時所重
而子高以詩歌與之頡頏嘗從修邑東門浮橋成與賓佐同宴橋上子高
酒酣作歌仰席口占坐者皆爲閣筆其警句云六丁運鐵駕長虹百丈

女異序少長敦睦爲築室分廚毀不異寅春帶盈堂朝晨暮起歛勤考
婦亦為之冠帶靈禮皆手寫俾奕傳以戒子弟之怠荒子學年七十餘
卒姪儆登進士

譚觀光字元賓性至孝居喪廬墓有白兔白燕之異後登政和八年進
士其弟觀復子孚先觀成子紹先皆以孝聞觀復年高遇朝廷恩度加
耆老以官封承務郎孚先為築崇壽堂修上之賜紹先善事繼母母携
前夫子来紹先分貲與之待之友愛過於年有棄赤子於道者收養之
豐歲以歸其父母郡人於是郡其謝鍘彼于孫甚盛宋末文天祥勤王
時邑人從之者張譚顏三族即張鋼顏謝與觀光之裔也

江文卿端平間其母病革文卿刲股以進病隨愈邑令以聞旌表其閭

元劉格發其父廬于墓側朝夕號泣飢寒不自恤邑士題其廬曰孝思
相與詠歌之

國朝左興兒兼之裔也祖父文郁任高郵興化河泊永樂中以勇氣採徵
詣京遘疾興兒刲股以進文郁病愈詔旌表門閭

婦行

五代吳彭唐史臣說之後婦陸氏生子期月而夫卒年二十二父母兄
弟欲嫁之陸引鈹刺目乃止躬治絲麻養育其子至于成立轉徙
識化江西廣其清節

宋譚氏婦趙德祐末江南既歸元永新獨城守元兵破城趙抱其嬰兒
畢家匿鄉校大成殿中為兵所執殺其舅姑及其夫脅趙使從已不可
臨之以刃曰從則生否則死趙罵曰我良家子寧從舅姑與夫死亦從
亦狗鼠輩耶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殿門兩楹間入甎為婦人嬰兒
狀雖以沙石不滅復磨以熾炭其狀益顯

元左氏婦龍年十九為左幼白妻幼白為江西廣省掾從至元丁丑從
元兵攻廣海卒于軍龍氏出貲託親黨迎幼白柩歸葬誓不他適
居喪時折海棠置瓶中以爲靈几今日根株萌達因植于庭日以長茂
徙翰林承旨歐陽玄為書棠字扁其堂

國朝李氏婦歐陽其夫宗鑰早死而無子歐陽氏年甫二十不改適歸母
家依其弟姪以居養族子以終老復其弟姪之婦有寡者皆慕效守節
至十餘人歐陽氏勤儉自給以其餘財脩揃節婦祠堂于學宮之前奏
請揃橋于城北郭外年八十餘終

江氏婦劉其夫學文早死劉氏苦貧撫其子玉琳勉以進學後玉琳登

進士為御史
新封劉氏孺人有司復以其守節事聞
詔旌表門閭劉氏年八十餘終

大行以右盤向長河而東委於差繞萬雉之城兮附以民居之蜂螘
嵯峨巀嶪寶闕之闕兮守以周廬之虎兕煌鎧晶熒棲厥之入雲兮畫
交疏而結綺玲瓏雜沓車蓋之淵淵兮慿紆緋而衣紫恢勝地之廣常
兮今既足以喻初而賢哲之總會兮彼亦奚能望此儲燕昭之好士兮
亦戰國之賢王思攬英而結俊兮期財富而兵強崇九仞以立館兮傾
千鎰以承筐是宜其致用威而垂烈光然吾考其所就兮豈桓文之敢
方彼郭生之何聚兮幾銜玉而要價紛群豪之踵至兮咸逃國而命駕
信望諸之材武兮宜取威而定霸奚君臣之頡頏兮事甫成而很藉使
玄社之弗競兮陵夷衰遲終不免於昏亢之手較其所建立兮亦不足
爲管晏之亞噫嘻兮可遠想而長嘆哉光岳之合而分分而合英雄之
生而死死而生幾虎爭而龍鬬幾雞嘷而狐鳴金臺兮頹然䃭朔風賦
夕陽藤蘿樹苔蘚荒以閱此世之茫茫迨夫夷仆夏興乾清坤厚堯舜
文武於焉握符闡珎周召皐夔於焉鳴玉曳紱德與臺尊業與金富而
凡覩光之士儷秀之魁皆欲依
日月轟雲霄豈但使斯景託模寫丹青　入吟咏商宫之才也哉

辭

代祀漢光武皇帝辭一

漢光武皇帝享國餘三十年垂統過一　祀典越千數百年而弗替
何其盛哉竊常以爲武功文治帝者之所難兼自漢諸帝言之武無競
於高祖而以在位日淺故不暇給於文文莫懿於大宗而以繼體守成
故無所事於武兼之者帝也至其量時度力閉關却質置孝武之功於
度量之外明慎政體總攬權綱包茅宣之治於範圍之內帝之所就出
乎漢諸帝之右有若此者則其盛也不亦宜乎惟
聖天子重登入寶祭告于帝而臣實來供事爰述其槩而繫以辭曰
木蒼蒼兮山風要玉體兮玄宮皇靈兮如在亘古今兮曷窮貢南尨兮
春陵舊鄉迴故都兮洛之陽復北返兮至燕我龍駕兮倘徉鑑芳潔兮
煙祀飄何止仕兮瑤空無際夜闌兮天漢橫烟參旗兮斜曳皇應侍兮
上帝之所水錫福兮　聖世

竹坡辭寄金川蘭樂善

莽落木兮蕭森風不止兮葉琤琤夕陽沒兮迴光見遠岫兮何千層栽
之棟兮既悠況所思兮繫之竹波兮何所吹秋籟兮參差美人兮在其
下文蕙蒨兮懷幽雅蔭清陰兮以憩擷琅玕兮盈把歲云暮兮霜霰寒

君不[illegible]兮行路難浮雲東征兮不可攀倏變化兮成素鸞就君之行兮
枯[illegible]兮今夕兮以盤桓

哀辭

哀東峯先生辭有序

先生官京師居一禁城東當時有與先生同姓位望聲實相伯仲而居
城西者故謂先生爲東王以别於西王蓋非但不以名若字爲称而已
至於先生之官屢更而僉顯然終不以其官稱而第謂爲東王先生者
師尊之之意出於大夫士所同故其形於言者久而定也先生始馬歷丞
文選之任至學士中馬屢改事之寄至冢宰終焉履道德之選至師傅
此三地位者公論皆以先生爲堪之無異辭而當先生居位之時[illegible]辭
大掾之鼓動於聽聞甄賢拔俊之各伸其績致雍容廟堂儀範群辟之
仰配于古昔至於今猶可追矣遐思不容泯也
今天子俯遂先生誠請許歸里居優游自樂以終壽至八十有五贈太保
謚文端䘏典之厚子孫之盛世鮮與衰之則先生之成於己用於世得
於天皆舉無纖芥遺憾矣而又奚哀哉　先生之不可復見也而必
爲之辭者以將予情代夫炙雞絮酒之致云　日先生名直字行儉泰和
人子其知貢舉時所取士而又嘗爲之僚也辭曰
天之生材兮罕全其偉有穉其華兮出[illegible]人之罔聲于霄漢兮不香
馥而瑰奇嗟若先生兮兼金無虧瀛洲蓬島兮聯翩文擒追遷固之史
筆兮講唐虞於細帷出石渠以登宰府兮衡鑑是持公柳楊兮明妍蚩
退浮躁之盧駱兮進禮樂之夷夔亞上台兮寅亮二儀翌東宸兮首冠
三師固允愜於民瞻兮亦漸適於老期從歸雲於故林兮荷
皇眷以棲遲考先生之全德兮何所似之譬若發姚黃魏紫之天葩兮又
杞梓楩梁之是宜流芳百世兮沉禮枯朽而足亦其銖錙慨吾郡山川
之秀兮生賢昔時周平國之詞翰功業兮紆公家而老歸後三百餘年
兮先生繼之今從周以仙遊兮載雲車與霞旗武山之巔兮龍洲之涘
時返故宇兮歆後胤之蘋禧

省菴劉處士哀辭

饒之浮梁劉氏多進其子弟於學嘗有至予里居從受易者以故予在
朝獲識其舉進士爲御史者曰璟處士璟之父也字子諒號其所居菴
以省志於善故然也其事父嘗爲之造窮山絶谷取鉅材宜棺者以獻
父疾已劇見之乃瞑時處士亦老髮白矣而不怠於爲孝若盈事毋以

才有僧在寺歸喻閑公遊

大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二云云

遊崔氏園

京城西南崔氏園去城五里雕甍嵯峩至先到古佛寺寺前泥濘難清渾維柳百株夾清岸嫩葉陰陰綠更著是日正值四月八佛無人洛靜白草亂塔羅列藏舍利其後樵閣臨丘原出寺踵步逢火莚貧窮哀籲難具論如何王侯施金寶只為佛僧所豪吞我輩疾驅入園內下乘已見陳醪椎昔者崔公早際遇靖難竭力承

帝恩身致列卿壽九十子孫入臺出佐藩只今尚有將仕者共樂諸以詩禮訓頻約陳翁來見要學士吳萬柯狀元老大喜得文會交況久喊聞樂如村壯冊花紋間絲繪芍藥敘吐如火燃挑分緋碧至有茶葵殊紅白繖艾莖可憐高樹參霄漢緯以巨蔓如蛸蜿誰能為我揮含錢去其糾結一掀斷坐令百枝與千葉蒼翠無礙雲朵乞衆賓扶壺樹最勝我翁俱在壺外奔勝負置之非所較歸舍折花綴各繙花間有辨難以久又者竟萊又易有貴於民用種蒲畦塍生學者咬菜根學成名遂息敵暇看花聊以忘塵須

家信

主義得泰州學正海濱僻靜之處鹹鹽稻梁之鄉可以進學可以贍家先人之遺澤也主仁宜一路同來同帶家小來母同舟起七月十五吉日起行如此則十月半可到此不阻凍阻凍之難兩年乃知不待我言爾等既欲求官又憐鄉家無男能堅確之志想其為學立身亦若此也是以落人下風令雖各得謀生之路於父所以謝待者何嘗果能大慰九京之望不得衎衎施施告行哽餞拖拽靦腆破敗閭里宜寓其行討一夕發舟使人不知乃好亦不至遲延也又我父母四子皆出祠堂無人守墳墓無人看而其所以出者逐祿代耕而已於忠孝殊未見分毫也可以自嘆豈足多我至於田園之不耕墾乃未足掛念主仁主義之遲遲其行者田園是念而已吾未見念田園之士能大過人者也主仁勿徇主義之言令其迎母去泰州泰州雖吉井充足而境界閑寂耳目所接者軍民雜冗之官門子膳夫生員學吏之輩粗俗鄙野熬賊委者寒燈苦雨之景能令老人愁慘不樂一也不三子之依而一子之從捨長從幼捨多就寡從涼父而崇慈二也癸酉冬母從主義來於中載春見其[illegible]今又以[illegible]父從主仁來望其於丙戌春又見主仁登科

此獲一紀之內日睹二子並撰於常京以耕登啟洽父千辛萬苦教成爾主仁之念此孝也三也老年七十六矣京都樂制良醫便當可以放心萬有一虞　明廷只赤為榮四也元旦

三宮受朝冊至此得入職

聖皇亦老人榮華五也主義寺丞雖各其本心然較量所宜至此為優尤多他年我老夫南京奉母過泰州看他未晚吉孫諸孫祖諸孫父皆不在家宜提背各房象事承家立世勿勞老我多說四月十一日主靜書信付主仁主義等口告尤母大宜人奶奶尊前

和許國見寄韻

擢第生　朝共易經欲求報　主任蓬萍誰謀私案黃煎白何問公袍絳與肯萬里弟兄同夜雨四方朋友各晨星終須皓首還鄉去留取聲名在　帝廷

題萊聽永新黃知縣

大尹持廉操琴堂後纏疏霜披蔽擁甕雨葉出扶疏米老龍頭遊先釋鶴背飢食他日有廷豈但羨鷄魚

翰林學士三公赴任同京序

朝廷方開史館纂述

先帝德業以垂萬世武進王公以貴以春坊庶子兼侍讀分纂稽榮山化為第六館史臣之長而是時

聖天子方留意典學常以每旬第二日大會講讀之臣于　文華殿擇經史進以輸啓沃公又與吳列名公者豈可以去此也適南京翰林院缺官綰董理務

上進公為學士公以為事君服勤左右無方羽壽母大宜人年日十有餘未能奉於此以為遠於南京安輿数日可至用是心甚促之然則公之去於臣忠未有失而於子孝實足兼也非遭遇　眷顧雖念臣子得遂其願以全忠孝亦何以臻茲我惟吾黨與聞自今以然則若有不懌者然君子相與聚處以德善互規而已非有他也豈以離群用釋我思不亦可乎惟我

皇朝以學士居南京翰林院者煒燁相望全華宋公景濂金玉中之孫壁辽公令觀其廉奥前代賢達留迹金陵雖卑者固多而最稱學士之職以桂文杀藻于其時者王公介甫公令得以登臨吟眺其半山之據報寧之剎矣後介甫為學士而聲光實鳥節義[illegible]乃若先之謁者蘇公

然延平將樂亦宜有廟以致
聖朝崇儒重道之意以慰後覺景樸仰範之心謹議
大學講章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
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這是大學傳第十章引孟獻子之言以明治國平天下之君子寧損己
之財利不奪民之財利亦絜矩之意也蓋能絜矩者使上下四方之人
各得其利如矩之均齊方正豈但利一己而已哉孟獻子是魯國大夫
孟孫蔑有賢德謚為獻子如何是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乘是四匹馬豚
是小豬古者官分卿大夫士士官最小無馬及試為大夫然後畜馬四
匹駕車而行士既有車馬則不可養雞豚小牲口察其肥瘦與民爭利
如何是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卿大夫家寒月斲伐冰遇而藏之遇有喪
祭出冰以用其富貴又過於畜馬乘者矣雖牛羊大牲口亦不可養以
貪圖孳生與民爭利如何是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卿大夫之受封
者采地廣大民人眾多可出兵車百乘其富貴又過於伐冰之家矣故
不可畜養那會聚斂財物的家臣以剝削民人奪其衣食之資蓋聚斂
之臣其害過於盜竊之臣聚斂之臣民被其害而怨歸於君能為國之
禍根盜竊之臣民不被其害而怨不歸於君不過為府庫之耗蠹而已
是故君子寧使小人盜己之財者不以那利為利也不使小人斂民之
財者我以仁養民民自以義報我尊君親上其利無窮所謂以義為利
也臣惟百乘之家尚不可以聚斂況萬乘之主又豈可以聚斂而秦始
皇用李斯以為頭會箕斂之政唐德宗用盧杞以豐瓊林大盈之庫宋
神宗用呂惠卿以立青苗取錢之法此皆所謂聚斂之臣也其初莫不
害其為國而其後莫不禍敗相繼由其不明大學之道故也伏惟
皇上覽先哲之位讀孔曾之書
聖心所存仁政所施惟當損己以益人先義而後利將見天下國家長治
久安何幸如焉
為彭學士純道子順題竹石翎毛
江南水竹鄉春至葉變綠雪消土脈潤筍長若丘丑石苔與汀蘆生意
各自足短翮豈非鶺高脚無乃鶴閒閒類王雎相與蒼江曲何處不見
之異必此畫軸仕宦留　帝京想像財心目惟有　禁城西雉堞包海
塗岩穿以掃丞浦橋用船績誰知江深[illegible]雖花竹進貢不可名[illegible]
為者羽族　紹興從遊於學士
恩光沐沐良以藝從[illegible]從彼一曠峰含揮淡墨寫　諸東頭幅彭聯得父遺
懸龍宜爾畜雁花飛景物世德思繼躅
送吉安府教授王克脩赴任
吉學江城表峥嵘際棟開四齋尊教設九邑聚英才磊磊相名世紛紛
數摳趾王君振陶冶誰何後斜來
鳳竹圖
鳳凰天上飛奇常不見之　聖人在天位絕有下來時此物饕衣和亦
不聞其饑竹豈解結實但有葉與枝鳳凰食竹食乃是假託辭非比象
飧鳥俛啄無休朔古有伊尹者馭鳳為莘野千駟不回眸萬鍾不挽眉
所以相成湯功業格兩儀周公吐其哺禮樂光雍熙吾觀竹鳳圖嘆息
興遐思
休菴為兵部尚書王竑題
王公菴居昔名懿號拉奸臣九天上即今却以休為名無乃勇氣非少
壯君不見捷悔高山歌鯢風一日十里無留蹤款然却落鱗洲島知避
讖退無塗窮弋大家世當如此脊戀富貴非英雄英雄要知回首路豈
比肯夫進路去黃門頌袖五
疑前為董副佐亡當撫西邊戎酪萬貔虎南邀恩力孤鷹隼
天子召為大司馬欲援夷狄安華夏臣心昝前脚不隨若不歸休吳以為
河州地氣何高寒菴居深合宜遠安濟川大材仍在公霜濤雪浪難坐
看
跋魏尚書與子帖
致仕吏部尚書肅山魏公仲房之子完以善書選入翰林與纂
英宗皇帝實錄公自家居以書訓戒之滿歲之父圭成纂卷可謂不少而
所言者無非積學謹行奉公慎交等警事公之素守於此亦可槩見矣
完於片紙隻字莫不收藏類集無有遺者既為可嘉矧史事之與舊有
恩例進身將階人多希覬而公屢以完事畢歸養為言完又不待事之畢
而以歸養為請蓋以公年近百齡是以然也雖所請未必遂而義方之
遵定省之思完信乎足以為公克肖子孔子於正統初元以易試春官
公是時以太常少卿同考雖專閱書卷而於予程文特為印可非前例
也主考蔡和王少傅陳少保亚公宿儒資其賞決以授末學也然則予
於公[illegible]故業矧蔡仰名德[illegible]河必有代師[illegible]行致於故者為完

謾題而歸之

監生試教職業門

門孔門諸徒師過而商不及求退而由兼人夫既已親訪聖教異果能悉變其氣質乎柳猶有所未歸於中也其高第弟子孰有踰於回參稱回屢矣而參見謂為魯然卒傳其道者稱大學其日夕親炙孰有踰於子孫子鯉嘗訪矣孫伋不聞言及也然卒傳其道者於中庸稱者不優於未稱者誨者不若其未誨者然則聖人雖善誘終待於受教者之自勵乃克成歟伊欲使師皆善教厲子皆篤學必希孔門以副

聖教授職作人之意亦庶幾而可

送李訓導士止赴任廣安州儒學士止河南布政昌祺子也

太宗初年入翰林二十八宿之中有儒教其父兄亞若矣斗方伯歸老從河南剪燈餘話人所知要之非以供戲談優忠勸善寓微意前古作者堪追蹤士止旬不運科第晉訓發身甘小試泮池一泓肯涵泳蜀山萬疊志迢遞爲言祿薄職易稱學相長序先志吾翁昔與若翁交隱顯跡異情漆膠相逐因之懷舊事故山風木鳴笑稍

荷蕢圖題贈廬庫司訓李森

慶鄒中原近限池阪循坡風高鶴寵霜雨細湿欵荷菜碧層生泮裁青或在何潦貝如玉鶴官種歷海蜀

滕王閣圖

昔日滕王閣于今但畫圖文章去者在宮苑幾年無風波來臥閣層關碧嶂孤誰云樹難老經雨半榮枯

吳學士與儉成新居慶以雙鶴吳年六十九有丹年九十四其二子逸爲御史高鄉貢士

雲閣雙鶴標爲羅持獻先生意若何二品官陛期　賜服九皐子和待聯科驥乘仙苑齡應永雛弄觀闈樂更多况是新居庭院廣遠翔高喚何容他

侍講學士李文通宅觀其所藏舊畫題識以詩

東華門東小街北文通之家多古墨洞餘四壁敝南齋卷軸紛綵集中吳趙松雪與楊鐵崖點綴豔麗生紙新歉老硬各有態妍姝醜妖鄉可俯煌煌　宸翰累入九鍾離洞賓相聚首仙才誰似李夜郎翻龍鍾兔攀牛斗短詞長歌難近侔揮洒賓箋治　御手昔者　宣宗樂昇平寵臣得　錫今貽後綷縩褻紈俱尺寬丹青耿駁爭傳觀克用猶眼成

寮凜金忠王義怒恒坻聯綿鉤其屬廠領嗟爾鹿聚蓋根頹趙王自黃而光赤旅痛失述亢貸何和成崔項掩補樸畔子思少紅貫日五代與■三綱在茲終然偷霸無足觀妖逢屬猪者兄弟競賤素娥周着幾熊徹人寰三百載推結高華知爲誰朔方氣排忽必烈飛兩或火許孫兒由天漢裔有遭雖肯是側懸常理南風吹躍驚尾悄翩翩歸何胡地死元祚溫仁湯武伐暑生秋殺開■天容龍顏岐嶒漢高祖鳳姿龍麟居大宗玄雲微微正朕頰寥霏冉冉韓陵胸乃知生靈頼■真主統紫蓮亘千萬古　高朝船篌謙彩霞■年秦秀色蟠蒼而世世生賢佐■嗣聖左備發阜右方向卷圖還公宜珎愿西歸辭亢羨傾陽■太明門前冰月影回眺　靈闕摩穹蒼

議盟薛儲孫文清從祀

謹按元儒吳澄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引人意義非腐儒曲學術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造詣之際安于義命若其薦許衡初安誅奠陶元亮則徹聰濁世淡生祿爵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請之賢也哉然而達言若遲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詳議達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亨

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孔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當著書不害其爲傳道也譬知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爲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大宗取爲唐臣之首所爲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儗夢顏子爲此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擬蕭房爲此惡有是理也哉達言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恭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達月之徒固有狂狷者矣中者矣又有聚歛而聖人亦其非吾徒矣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恭儉讓之德親接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大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爲三千之後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亦至於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康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猶周文武成康之子孫雖遭昏微將無所根作而

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諜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卒存者也雖有大
過亦將宥之況小失乎今以因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較
量彼此歆得登因於從祀愚竊目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
者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愚其有過謬而貸之猶得陪從也非
是之比而徒曰我無過可目陪從未之前聞也建言者又謂與因同時
君許衡吴澄其德學無以踰因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
澄其德學無大𢘆也其功則有　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
以其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攝函夏其君臣憒焉不知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以至於宋之周程朱
張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者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
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
鮮克濵之是以我　朝
大宗文皇帝命儒臣脩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多所採入澄
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採者則是因既未若衡之道
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為闕典也若乃薛
內翰瑄直躬蕭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恭懸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蒙其

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
聖知殁　錫美謚其為
皇朝名臣夫何間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宋子諸徒相比並若黄直卿輔廣之親
承微　言發謨汻謨之推衍緒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歆從祀竊
恐世之君子將目建言者為非愚則試熟敢附其說哉故愚目為瑄可無
施行因則準昨者所議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祀奉祀庶
足以伸歆先賢勸勵來學謹議
牛田尹氏承慶堂記
永新邑南尹氏自唐宋目來為官族有析居於義山之後牛田者距今且十餘世矣其老成有
聞望善若於鄉里曰紹興少則喪其父克自樹立益克拓田產為富室奉其母克盡
婉愉母年已耆艾蒼顏華髮耳旨目養而紹興率諸子侍膳服候辭色唯謹
牛田盖山居之勝處泉石幽雅竹木森霄渙厦屋層構延賓客樂娛戚於間
琴尊歌詠句渙相繼紹興之所目不墜其祖考貽遺者於是為懋故出以承慶名堂余家食時未
嘗識紹興而其群從子姓有及見者皆退讓知禮節頗貫其為故家胤嗣而
紹興諸甥楊氏仰旦昆季則余母族兄弟行也比歲來京師頌紹興之
德以其因致請為之記余觀古今以來　　姓其創造於先

貞則堂記
翰林謝編脩鐸初由鄉闈經魁登科為庶吉士予受
旨勵其業見在館筆閒行制於義文不怠於進意非良家自出不克若
問其家在浙黄巖遠予弗知也後當受今職益知其家故堂以貞則榜
由其祖母趙孺人而然孺人東宗室系叉笄來歸鐸祖父碧士乾乾孝
子溫良孫也共守家範大頌克諧永樂甲午居士以年三十一所生二
女一男男甫幹守節誓弗改有來說諭泣涕斷髮誓絕之謝故孕明或
利其得循欲強委禽孺人目夫妹當遣嫁多於貲為奩具可謂吾不薄
吾夫同氣亦已損吾裀襦又往往捐以賑寒饑凳治道橋貲益衰近念
知其志堅覘覦乃息幹男長娶婦立家即鐸父胤也生鐸五昆季仕止
各致其力於時謝門翕然振焉猶使孺人移念於昔悉克腊盈於今哉
孺人有褛褰其姓少孺人於戚孺人屢欲為擇配褰力辭寒窒寂慵共
處終老邑里賢達謂孺人固貞矣其埀則及於褰尤可見貞之本天矣
是示人操也委即孺人所教夕零而子孫於茲承頌者捫斯榻扁用易
文辭恒其德貞婦人吉象揖云從一而終為道云治天下有則象之謂
也孺人能以貞為德於其家豈特垂則褰娭而已哉子則之以為孝孫

則之以將為志蓋守節不忘其夫為孝不遺其親為忠不後其君同此
貞心而異其施用也始孺人子若孫將以守節事聞冀旌表孺人止之
已而孺人卒年七十有三弗克及其存待倒不得以聞也其子孫以為
遺恨余謂鐸脩職甚著惟
恩當有可期孺人豈終湮沒弗聞於當待從世乎乃為記之目徵他日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張公墓銘
往年予鄉邑安福張公有子洪登科持憲方今奏前最而從　　為討勞
己未於遂……

未齋續稿卷之二

邵渠分獻東海

祗壇

帝降自蒼穹東海神從泄歐電金玉晶熒涵二儀琅璣燦爛浴千星九夷
烏輿道重評四瀆源流納延佐

聖主格

天禋祀永萬年於此爲遊翔

正月十七日

英宗皇帝大祥遣官祭　裕陵十八日奉

神主入　大廟十九日丑時　皇長子生二十日行賀禮爲詩志喜

天啓　皇家聖聖傳新春喜氣浩無邊祭

陵祔廟先三日　繼統承祧後萬年電起北方曾繞斗震居東位定旋

乾巽晨百辟盈廷賀日有重光麗上玄

銅雀硯銘

銅雀臺傾只古丘空餘漳水向東流誰晚留作千年鑑常侍娼娃妥

侯

端溪硯銘

躁踊岸肝剸玉方蝸蝸負眼黃金圈爾錐爾力磨低崖呆爾光見佳高

睿

會試祝文

維成化二年歲次丙戌二月朔癸酉越宗日己卯會試考官學士劉定

之等敢告于

天地神祇茲者欽奉

皇命典司文衡宜罷愚忱臣求精制然而才力有限慮致缺遺不恐秉心

或差除有向背敢祈冥鑑陰　誘其衷心目開明去取罔誤爰於之際默

有神助其或違公徇私殺備黜賢神其殛之俾墜勿陞動與禍會殃其

嗣人惟神鑒焉敢告

會試錄序

維

聖天子登極紀元之初載天下之士舊貢新薦各隨其道里近遠以其有

司續食徵駕之故先後漸至洎于嗣歲之春扉有不造京都者矣命試

之期既届禮部尚書臣姚夔延閱籍數之得三千一百有餘人奏曰烏載

盛矣非

皇上繼明大德纘承

祖宗作成樂育其曷能俾日月照臨之域窮髮含齒之屬莫不擴其俊乂

以來其盛發越扎入對一龖垂以考官爲請有詔以命學士臣定之臣

安其同考則侍讀臣吉脩撰臣一夔臣謙編脩臣直臣永通臣琢臣謹

臣元禎臣鉞檢討臣裕郎中臣宜主事臣贊監試則御史臣綱臣琪內

外職事悉從所推擇臣定之辭不獲拂標拜

命往蒞其備警之而從將事乃辛巳之日初試以孔曾思孟之爲書易詩

書春秋禮記之爲經徹辭與旨發揚以類盡根本之學也越三日甲申

再試以論義理敷君上德意陳臣下激誠判決政刑嚴言偶語惟所當

則施藻之藝也又越五日丁亥終試之以古今策牘山蘊海藏百爲庶

務其施於用者真宜斯又枝餘之材然也若是者雖循往轍而條畫加

嚴如鎖院早一日嚴鼓也揭曉亦早一日嚴所致也試之初陰雪諮于

晝月星朗于夕既而日弦但望霽景益融天意開悅可知焉豈非

聖德所感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人遴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勸以名及丈仰屢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將

尹壽臣定之拜稽首曰

皇朝得士以隆熙皞之運今百餘年矣而者以偉術進試之不用他道崖與

古帝王之時同彼漢文景猶未能盡黜百家表章六經唐詩其作常以

詩賦取材宋仁宗以後乃用經義而濂洛所明著尚見稍害也豈若今

備之純哉用之純者得故必大且久以臣觀之每科必有傑然偉人

知至天榮星必有茲乘色正以緯稚絃者焉諸俊又由茲以對　天立

朝建功樹業豈無仰助哉

皇上肇固太平萬億載之圖者專主司將類之曰此亦微臣之所以報

國以少逭尸素之咎者也亦以自附於陸贄之係將蘇舜欽陽脩之撤

得蘇軾撤也豈不與有榮澤誥竹帛哉是爲序諸簡端

策問三首

問孔子之刪述諸經也於周之先王言語文章獨詳焉非特以其世年

近而易知者多也尤以其爲時王制作所當遵也故其言曰吾從周他

人之言之者曰憲章文武仰惟我

祖宗所以垂訓天下後世則有書矣大誥中褒善之言歸乎春江也善之

善者誣歎此惡之斜甫于秋殺也惡之尤者誹謗何辜與孝順事實書

及文教武史恩延之旨在汝和予所忘之以待後汝和而考德問業者
焉

新城縣令陳[illegible]政績碑

江西建昌新城縣令陳君貞韶以正統辛酉歲去任至今成化丙戌二
十有六年矣新城佐于朝者潘順傅顯來告曰新城人胡與伐木運甓
構亭立石以待當代君子書君政績當久遠敢具録以請予因嘗知君
者但未悉其在新城之詳令既得之其宜書焉先將新城多無良為民
害君至有所退之代以護惡者邑庠東舊祀李泰伯呂南公諸賢久而
祠地君發公帑益以已俸復建之春秋丁祭後學博士弟子奠獻廢僧
寺田七十餘畝棄不耕者請以給貧民無田者邑民為 王府校尉物
故輙徵其家丁代役君請勿代以終其身
英宗皆從之版籍舊多詭匿貧富無所考役以不均君綜核清詳白是蕪
非無幸免寡弱以息肖遠年流徙復業者五十餘家負郭良田瀕天溪
歲被水患課民築堤植榆柳以固之至今猶望秋然頌仍占今頼之治
訟明決民莫敢欺鄰境民亦閲以其屈抑求直君早年學詩于翰林檢
討陳先生[illegible]登吉德庚戌第及在新城以詩誨庠諸生朔望升堂講說
聽者傾服政學之餘時延者儒秀彥訪問所缺遺否則對坐焚香鳴琴
賦詩以自適蓋在新城僅逾三載而去其去也以藩臬陸參政言新城
小不足展君才當之永新邑大事劇宜改君令永新有
詔如陸所請故君去新城來永新予永新人也是時已官于京師人來言
君政嚴奸民猾胥重足屏息豪時黠健閭井間者今抶貫浮舸南遊游
相此迄江淮平人稱快予心善君所為未幾月引以知者薦未同考壬
戌會試既出院遂簡為御史由此新城永新兩邑皆以君不得久於其
位為歎若為予言負韶在永新儻又亦當和平知新城爾以初至不容
不厲紀綱以除稚梟惜去之速不充覔以濟猛也若在一時民妝中真
為可稱者數稱謝也臨海人李茂福建布政使李予選傳君經業禮部
會試策一人繼君為御史按治江西至永新以時從君宦游處也其崇
丞胡禮亦當為御史贓汙狼藉冀選涵貸之選李罷其官無所貸而礼
貌之如前輩論者多君澤民宜其後致法焉也故予為新城之人懷君
惠者并記之豈獨以慰其人之思也歟新城之學而仕者其亦有可矜
式於君者矣抑世之有民社責任而於其在位特已見惡於其民甚者
掌咻而去之覩新城之人之於君又可以自愧而知夫民之本厚必有

[illegible]所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這是論語中孔子許帝堯聖德如天故聖治如天的意思以見自古人
君莫有過於帝堯者可為後世人君法也巍巍是大貌則是準則天之
為大蕩蕩然其大無外仁覆天下之物帝堯之為德亦巍巍然其大無
外仁覆天下之人故史言其仁如天然則堯之所以與天同其準則
者只是仁德而已蕩蕩是廣遠無所名是稱贊名言之天之仁能使萬物
各得其所而蕩蕩廣遠萬物不能知天之仁帝堯之仁能使萬民各得
其所而亦蕩蕩廣遠萬民不能言堯之仁史載堯民擊壤而歌曰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即所謂民無能
名也故曰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而帝堯
之德如天雖有口者莫能形容而帝堯之治如天則有目者豈不覩是
功成功是已成的功業堯之九族既睦是其齊家之成功百姓昭明
是其治國之成功黎民於變時雍是其平天下之成功言堯之成功而
曰巍巍乎則是成功與天同其大矣煥是光明貌文章是禮樂法度堯
為衣裳而天子之禮備作大章而天子之樂具都俞吁咈之文見於君
臣之間曆象授時之法用於天人之際是其文章也言堯之文章而曰
煥乎則是文章與天之日月星辰同其光明矣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煥乎其有文章臣惟孔子序書百篇以堯典為先而凡經傳稱堯之
德業治化莫不最盛者以論語此章信乎堯為羣聖之尊五帝之首也
是以後世有天下者莫不於堯取法甚至李唐之君稱神堯趙宋之君
號光堯豈非仰慕追希之哉然何能及其萬一惟我
皇上心潛帝典誦堯之言■躬履天位行堯之行前年于茲必將致治化
於比屋可封而帝堯不得專美于古昔矣臣不勝瞻望之至

毛女二首

三月咸陽劫火紅破眉頑落出深宮相從惟有長生鹿澗飲巖棲久照
中
千載迢迢白鶴歸祖龍城闕是耶非當時珠翠承恩者生石間紉木兼
衣

蘇子瞻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顧役民始擾矣司馬君實廢顧用差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特歆中立於荊溫兩間冀免後患耶觀其為役宗言臣私受神宗勵精之政漸致墮壞理財誅而備邊弛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忠僭之聚罪子瞻余佐助溫而不貸其畧謾向荊則昔者之言旣為向背亦可盡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矣其誠盡自覺誠之未知君實者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為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興我和好為養年貌可六十坎飛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向當有年哉可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臣窾足為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聽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將恭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祖延禧亦不替盟然遂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吞貌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避佀而併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瘉成指之死見知於孔孟鄭子高仰暴使卑俯光其死亡見之於子貢此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子由殆聞於是而然歟抑使可覘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盡國而厭世之莫悟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旣崩哲宗入畔小之言意欲紹述熙豐之法而是時小人乘黜出外者其勢亦將轉而復起元祐諸賢導乎蹶及之矣若此者清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於探切命制臣作法抑揚軒輊以立勢所優為也故嘗發而為法原勢原之文說其辭氣眞小人之言也夫為治者先德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切於法與勢之為言則其所蘊可知矣

相爾魚矣一章五十八句為同邑舊友彭氏題勸其觀物慎德也

相爾魚矣為類各殊各相忘矣于彼江湖其大釣石其細緡絲其強發剌其弱紆徐其背森森或列戟叉亦或綠縺其口有須或若殘缺吳王食餘棄諸水中形不復初或薄若削浮泛輕虛背披木柹昔之公輸偃使卷曲蝦何磔狗瑞珊術仰豎難走趣以此獨處子然無徒然此衆類不相計圖任性而性隨分而泯依泳托荇吹沙混塗彼此相有各不相無其閒巧者黃金為鱗熊耀璀璨九淵之珍寵海靈蘩以之為貢御天飛龍以之為臣郁郁質文變化有神然在待時從容屈伸胡世之人養務吞貪以富為沉矣有里鄙悲於貴者咕哔不呻歆捷而出攜其[illegible]

[illegible]觀於魚以洲其自福標有終事　君顯觀

東華觀續脩記

永新縣東溪外有山嶷然臨水而止其上羣植蒼翠層構傑峙者東華觀也始縣內老氏之宮吳天最大以富其徒析于東華歷世滋久殿亭漸備今所續修則三仙閣以奉其教之所自者張葛許闕之下拐其來徒者之舊號月堂齋閣為松巖樓下為黃石山房若是者道官王壺碧捐貲粮率清黨勸官私以為之其功居多予白登仕不至東華已三十餘年然未嘗不時從其處蓋只邑山水逍僻非驛道所經冠蓋鮮至稀聞履蹟然

皇朝初東旣湯襄武王和提兵削偽往觀從峽樂以臨城郭將靈皆級今尚可辨而辭內翁纘紳李方伯昌棋經從留題有吹笛引龍荷圃似鶴之句即茲文武三傑之蹟槩獨勝可見矣虛翠擅而有之而又意所經營時俗助之以克有成升堂歷務之後即接閣以寄眺則萬室之衰盛百里田野之作息一溪舟楫之觀公舉集日前感斯人之勞生亦何多也顧已之教差若寡繫絆而常豐羨階而接止于山房未必無躍波之綠咏嬉之羽供尊俎之薦與客共之然且惟以黃石為言用標其齋方何幸哉居其勝以享其壽惟

聖明德化在上覆幬如天長治久安以致茲也可無知所自歟予他日歸里尚與壺碧淵景遊尚故為記之

寓舍四詠

蓑燈竹缺

予寢與之次偶見光景感遲聚之事懼離弟肖非弄而飲也詩曰

更生者明經子欽康其緒嗟予承考志炯炯中心瞿

栢齋曉井

庭栢方茂井露降之猶諸往牒云老者沐天休也願以耽香爲壽詩曰

維此歲寒植翠叢承降澤天眾錫慈壽魚鼓雲乳足

萱砌曉桑

大宜人來京就養辭里復來年已踰七望八子皆有孫矣詩曰

我堂南北砌萱花何歲姓子孫勉仕學榮親及　聖時

荊庭書茂

予兄弟四人今惟季弟官海陵泮庠餘皆同居京寓斐可閔元華也矣

詩曰

□□□於遂由宰屬特陞華級諸部乃佐貳開八座天順返正自贊訏謨
□事
□□有卒　於陵僕土甫終通家公亦往矣　龍輀進幾□彼白雲仙
馭乃爲公之事親　封以孫保父子横玉以　至于老既逝考終遽從九
原忠孝克終其間如焉
天子念公贈謚蕘隆朝行惜公吊賻哭臨矧憐　爽屬永訣顯幽慨辭靈几
以侑醪羞
南京戶部侍郎陳翌母祭文
淮靈從夫壽松兒子顯榮五綵誥　誥龍鳳交騰以　錫之寵光被是
膺玉鼎縠室首甘馴列以為之養晨昏罔缺　尚門大厦綺窗穀帷以居
于虹綵紈時歸歸自　兩京車騎旌麾都憲　侍郎曰惟吾兒今送母終
帝命光輝□□親賓醉千人　鶴書三品夜儀以卽　寸基吾儕在遂為令子友
緘禮為□□代賀酒
題竹贈京武伯楊信鎮守大同
邊人夜唱竹枝曲萬里家山此身獨胡笳遠　遠月明中作近遥去聲斷
繞將軍仁心撫士卒部伍相歡酒盃綠

畢竹枝舞絕風吹有如大將征虜之旌麾揚　伏世世守北邊臨今單于
象馬向北馳編頭不敢塞垣窺如此乃可書　凱歌
端午日賜龍翔翠二首
淨雲五色護
飛龍雲擊雷轟萬馬從玄武門前看走解日高　傳　旨醉金鍾
鳳艦龍舟羅火燒琉璃萬頃自漣漪工林翡翠　無驚怕獨立窺魚太液池
蘇易簡
蘇易簡內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一初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可謂
的對
令工在春宮時習對李賢取是日子所進讀孟子全句君子遠庖廚五字
請對項之對云聖人登寶位覆對云學士登瀛洲尤見　睿思之妙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為僧住東杭州靈隱寺宋之問至寺
夜吟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續　聯吟以終篇之間
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為僧于衡山　黄巢既敗依張全義
為僧于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　鐵衣脫盡著僧衣天

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　識其為巢蓋古今若此脫身
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　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終
身真偽有誰知其意謂己嘗辭館職出於　異己者若司馬君實辭樞
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偽為莽之徒也然　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為
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　事事新百尺穿成連夜井
千金購得解飛人讖其汲汲安作也嗚呼於　他人之髭鬢髮爵而不見
己睫者其介甫之謂哉
廻文詩
香燒細火紫煙淡硯滌閒池漾水深方案明時因養性卷書探蘩每沿
心
斑竹聚扇贊
削十為骨尺玉之鈎貫一為首寸金之莖　光貫矣不見釘鉸端而但見
貓睛寶石之瑩蠣頷珍珠之圓既削矣不　見刀斧痕而猶存蜩腹蛇跗
之節虎炳豹蔚之斑豈生成於湘篁抑造　化於骨殼君乃抑揚之而巽

風可呼可神卷舒之而況月下星前盈此　竹月半在人而用之時在乎
天也
天經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前後蒂夹天分十二　宮如瓜果分十二瓣其近
極處度狹而當天腹處度闊如瓜果之瓣其　近蒂夹者狹而當腹者寬
也天之頂心當嵩高山下陽城而地之頂心　為崑崙叁差不相對者天
地間東南暑熱西北寒凉地在寒凉方者堅　凝高峙而在暑熱方者融
液坍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多山　處均平論則地仍以嵩高
山下陽城為中但取最高頂心處則崑崙為　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　在內故日食既時四面猶
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　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
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　□月雖資日光以圓於望
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衡射則日反食之　一如熟燈者正當螢炭焰(?)
燄之北所衡射則燈反不然矣此曆所謂暗虛　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
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衡爾蓋二曜各有所行之道如二人各行水陸

者仰觀有裨探考典艱兴位它必原偈浴歲給日用養士所需者至是俱
告完孟承意鄧意而恥成者今游驛丞孫瑶胡球溥魏光輝陳孟恭典
史李蕡纂録也訓導李宗讓因尹來京奏績懇其徵予言勒石予惟尹
皆家吉郡弗克却其請記而然之其辭曰
自昔文廟素王是崇胡處邑龍泉庠雜他祀今屏諸外正教式遵書燈
丙夜賤逆丁晨維教汨學或在專守胡龍泉儒官衢室街牖今家于内
師徒邇居講貫常親切磨罔墮此書之為文奚庠是閑尊閣高明侶讀
明辯如用我廟堂世治以致彼射之為武奚園弗除高亭合偶破的挽
弧如用我邊鄙世難以驅嗟爾泉生徒孰克俾爾維張劉憲副為
天子使維侯尹郡佐為憲副委典有我官庠有我師咸教育我以歲以時
我出事
王光我父母籍棠軒革來臨于處如泉出龍為
帝作霖兩歸蟄故泉深孰我之覩
靜覩字同
韻書云靜上聲靚去聲漢書司馬相如賦靚乎若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
與靜同楊雄甘泉賦暗暗靚靚深注靚字即靜字蓋古字通用戰國時周人
王諱恢靚實取定靜為義非取靚飾為義也後世乃既析為兩聲又析
為兩義各不相通爾鄱陽洪邁容齋隨筆談會辨其然遂又嘗扁堂以靜後翻
偏旁從爭乃易以靚予字本太極圖說作靜然私印篆文從古當亦可
為靜也
西苑
西苑蜿循堤群僚行奠循垂柳覆清波黃落風颭颭帶門起雙扉翳頻際
沒敷鳴老樹根株在牙角饑蚊斜透遲經圍滅古松在上頭蟠枝映紫
閣垂楊宋當彤樓封以朝及職日俸春復秋以食饑饉民旦旦供饋餉却
憶十載前輸日賤子遊往教內學堂佯步趨道周即今猕哀鈍罷勉祿
食謀渡橋倚石柱柱影搖碧流削近迎翠殿坡陀向渚洲
英廟實録稿金匱藏汗牛焚焰脊蠹燼沉燼泛緑舟因云謹諸明亦以告
于幽宮官引吾當遂宇周隅陬瞰深冠或頫趨高裳乃振永懷創守規
若瞻
祖宗流允宜資前鑑度克謹後修巍巍大湖石自沂來北州昔者女眞酋
得宋所廣求蒙古過傳合天為
皇明留甚蘚蝕斑斕藤蔓縈網罽卯席陳華宴水陸羅肴羞指摭雞頭食

歡倡莫浮浮誰比王琛乳三卯狂猋庭胡誰與戲謔不恥如仍依生今
此地為盜藪尋戈矛三夷相繼帝今乃華夏收頑言永
皇統一世完金甌
綏德集序
綏德陝西邊州秦始皇使其長子扶蘇監大將蒙恬統師三十萬樓匈
奴築長城取河南數千里地為郡縣時駐旌麾于此其後扶蘇蒙恬為
胡亥斯高所詐戮而扶蘇遂瘞於此說者謂今州城所據高龍即瘞處
也以秦威之龍聲雨存僅能得此而墩之况乎後世則此池下馬而華
下馬而胡當闘爭得失之衝其風俗尚武民情很頑物產鮮儉而不堪
為生宦况冷落而艮可為歎從足見矣惟
聖朝統御極於普率於是此州之朝貢不歌獄訟來至 陛降若今將百
年然彼邊求椎結人面獸心之儔發乎狙難而窺伺於颺慮忽起之際
風漸漸堅之候者尚每歲見即則夫官於此州者宜其以日為月以月
為歲非特嚴霜積雪之凜冽使人禁怯也亦非特
堯天舜日之云遠使人懷憂離絕也又非特青山白雲親舍遙望使人淒
惻也而况於逐臣以罪謫至應有後句者乎斯人而有詩雖其詩不古
若猶宜録之况未必不古若者乎綏德集詩若干首古律長短諸體畢
備合之盈卷前兵科給事中李勤許國謫為綏德州判時所作觀之則
綏德之景物可以不躬履其境不翻閱輿地志而得梗槩許國所與為
寮寀賓友可以不同堂合席而見其寅恭和叶許國於家不遺其親於
國不復其
君於州不鄙夷其民可以俾後之人雖不與同時而鑑亮其心斯詩也豈
可少哉許國所由得謫以屢直言忤時嘗爭也先可汗號屢辭謂大臣
回陳力就列不能者宜止又言中貴不宜出行守內為民忠誠欲保全
之宜常居閫閾而已最後言大璫以罪貶來
孝陵下此於法宜誅遂謫綏德今
聖天子寬仁明睿求舊容諫 賜環許國有日第古謂詩窮乃工王元之
滁山歐陽永叔夷陵諸詩可見也他日許國達孰謂其詩遽能勝綏德
竄時子予故序以歸其三子簪輅輔使藏示後三子者子長女弟之子
也其母早世其父既官且又謫而三子者於父母之教所得疎濶矣予
慮其於乃父所存且不足以知之而惟崇過炬赫適金滿籯者之為美
也此予所以序之也非三子者之求予也

迂同節論文書

積之序殆非司馬君實之言考於本集無之昔者孟子謂今之脩天爵以要人爵董子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其所脩所正所明者雖是而其要之計之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積陰德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之人而非仁人矣司馬君實者孟子與董仲舒之徒也而爲此言尙安得從二子之後以至今立於孔子之廡乎君實之相其主以改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病且殆猶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夫改新法而不避後患豈有積陰德而欲圖後福也哉故愚謂此非君實之言也今人以此爲言出於君實者取信於趙子昂所書子昂要不足以知君實者其畫人馬竹梅工書能詩盖王摩詰李伯時之流當其存日見輕於姚燧良有以也且多寫老釋二氏之書其自稱曰三教弟子何足以知君實哉本其以宋宗室立宋之朝宋亡而臣元大節已失故自放於詩酒書畫之域後之君子不於其言行取信焉可也

送梁教授赴任長沙儒學序

師儒之職在外莫尊於教授廿六屬官有四齋訓導皆冠綬祿食受

命朝廷而來佐之者也其生徒環十數百里之墻擇其天賦美俊之才育以廩餼者四十輩待次補者又百數十輩皆士其服雅容委蛇其威儀翹翹然民上而以父師禮事我衆而受當時卿大夫士之任以稱

天子使有日者也是皆當教授模範之教授豈不尊哉盖其尊以道不尊以位也他官有視其章綬服色已較其月受粟米若於教授加炟赫加盈羡者然所治龐而不精所領下人皆胥史卒徒愚而非賢才其道殊不尊也故教授於尊官無不可與之執禮馳辭相推遜而無嫌疑儒者固願爲之吾同吉郡廬陵白沙梁洪恒爾庸儒官族也承其家學以明經薦試訓導北直隸成安滿任績最改諭河南內鄉又滿書最如昔盖其秩漸高其所成才漸多今陞教授長沙居師儒獨尊之地以用其素優之模範於泮庠奚適無宜彥疆之哉矧

聖世處爾庸可謂善體群臣者始而成安去鄉遠繼而內鄉稍近今爲長沙與吉接壤其近若東鄰西舍匪惟近足樂其水惟湘於焉流匯岸芷汀蘭香袍馥佩屈原宋玉之文章使人神會其山惟衡於焉巍峙嶽祠倚空書院存址紫陽南軒之理學俾我仰止其尤足樂也古之言教者必曰樂古不樂不足以爲教既尊且樂爾庸行乎哉

榮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魏國公

始焉在泮詩書模範集崔衍醫舉曙霄凌競焉在朝禮樂晉裳攀龍附鳳位登卿堂亦既貴矣乃貧篤富絕私于家的公于部亦既愿矣乃健弗衰圖史是觀篇什是怡六卿之首一品之錫百齡之壽天挈其吉教鐸之造文衡之升賢銓之登人懷其成謂宜豐碩云胡癯清岩松亭亭隱映冬雪帷玉帶色潤竹冷冷篩透宵月帷金綬飾君子德容老生贊述

封孺人逯氏輓詩序

封孺人逯氏　封監察御史張公大紳妻也以其子僉都御史來鳳仕爲御史時推　恩及父母受　封勑膺　命服共膺其祿養既而來鳳遷浙江憲副又迎父母就養及入佐中臺名位愈顯爲養愈樂其父母又就養京邸可謂有子知孝享其報於存時矣來鳳年富而才猷[illegible]敏達是以有立於時

天子方任用之自巡撫畿甸召還京將俾其往鎮遼海以請恤　陛辭且有日孺人忽以疾卒　宸衷憫焉特越常例遣官致祭給舟車載柩有司爲營葬來鳳亦終喪

上書[illegible]不之許孤子非孺人有子知爲忠也其能得[illegible]封御史[illegible]明春秋[illegible]學[illegible]孺人[illegible]書與公國德[illegible]惟來鳳[illegible]有賢夫婦相與[illegible]之效允有成以春秋經世科[illegible]仕孟子之志於忠孝[illegible]發之者也孺人之[illegible]克家[illegible]孝致盡也哉

朝士大夫相與爲孺人輓詩五十首孔子曰詩可以興來鳳從其父奉其母歸葬于河間與濟祖塋扶輿贈旐草行露宿數百里時而憶斯詩也豈不有蓼莪者哉永哀父母生我劬勞之感焉及其[illegible]事既畢還闕赴遣時而憶斯詩也又豈不有翩翩者鵻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之感焉然則孝與忠雖來鳳固有是心因斯詩而益興起之也孟子曰今之樂古之樂也爾以爲今之詩猶古之詩其爲可以興無異也

送周祭酒[illegible]

兩京玉堂署來往諒爲榮[illegible]金匱紬齊家用蘇輕遂即南雍擢師道尊且成衿佩迎橋門幾乎海內英彥之以[illegible]

聖明況乃[illegible]養侍此潘輿行金陵水陸且慈顏壽域[illegible]慰臣子願豈不遂預程請假[illegible]未生

硯銘二

衛公硯其陽臺池析為二陛水以運墨宜於小字王鐫金勒其陰臺池
通為一流墨以趋水宜於大書山鏡崖刻嗟予断老矣腕弱則於大也
弗利目昏則於小也弗諦以遺子穉尚繼予志伊誰銘之保齋居士
豆瓣𡌴兩罷粒粟粲三星八紘列地紀一水環天經礪爾鈍為鋭磨此
堅作礪李輅續父業保齋贅甥銘

御旱

宣德甲寅余右閭境大旱今成化丁亥復若茲甲寅予棲徙邑東門劉
君榮本宅其子復登第為翰林編脩者昇與龍司副需謝學政萬韋謝
訓導春榮從游此外又二三子以旱故館穀不登里中陳長者仲琳有
旱詩予和云江南今歲旨恒暘比舍應無偶夕糧俗薄有人甘嗟瑞禮
衰無鬼望蒸嘗窮塗就殍天為挪破屋啼飢月瞰牀況我紙田無筆耒
何由卄旨奉高堂然予自甲寅明年乙卯遂隨計入京得禄至去年丙
戌始克以禄入餘金買卿田數畝計可給十餘口今年遣子稱歸耕而
旱又及之因記憶前詩録以與稱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禄在其
中稱務其本而已自外至者非可預計古之君子聽乎天也

見日

文淵閣外近南墻每到天寒隱大陽子月氣雖通玉琯午時光但見金
鋭六鰲山頂徹輝映鳳雉城頭半捲藏漸次火龍行北陸丹靡璺吻燄
煌煌

火附木

火附木而然木生火木父火子也然火熾則木灰燼不存子旺父衰之
徵也水附土而行土克水土夫水妻也然水盛則土沮洳不立妻強夫
弱之徵也凡五行之相生相克得其中則為福拜過其中則為禍𥚃悳
高祖[illegible]見過其子而禪位其炎炎燎原之時乎高宗受制於妻而易姓其
滔滔懷山之日乎李虛中論命大意微此

硯銘

予家銅雀硯三其一先君時鄉友劉消自臨清寄至其制無有銅星其
二予官翰林時僚友黎論德淳所親彰德太守於臺址掘得因黎見遺
其制頗有雜紋弁與和年號高齊遷元魏于鄴重脩臺所陶也其三刑
部陸郎中泉使趙王府卻其賂金得硯歸遺予姪子校文南京所取七
[illegible]制與黎同加細潤[illegible]孫喆銘曰

與予以飭身文乃細餘用資於硯又奚擇乎鐵石甑瓦銅乎可書彼銅雀
臺一有尺概吁取其遺甓何真偽歟曹操高歡臣逆倫胥是臣弟植口誦
腹受表婦歟孕浮子涌除夫妻叔姪大豕虎軀視以為戒豈云淬礪畫
肚梢用含毫口濡柿葉寫緒衣天使爲亦成其文教其典謨稱其德業
斯大丈夫

鼠翔随　驚看牲　南郊回塗紀事

随駕兵多我且留負將羊甫雜泥塗道旁翠栢祠堂裏得見長髯溪
壽侯[illegible]

李恩正李用初王士英餞李公傅復任有詩予次其韻

諸公餞我昔同年近各清霜在鬢邊[illegible]獨慙拙筆玷麻
簪才高自古同𨑰世
主聖予今既用賢閩海麾征歸有日一二三李拔萃連

壽柯學士孟時生日

竹照學士引年齡臘月常占兩地星毛穎文章生屬卯[illegible]福德老[illegible]
丁同寅笑我與全白先甲[illegible]蒙君賜最青矣記懸弧

裁句謝只因[illegible]

受誥命祝文

維年月日嗣孫具官定之謹令次子稱長孫吉昭告于
先祖考　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餘翁府君
先祖妣　贈淑人歐陽氏嗚呼予
大父母積善承休以漢徵劉贊文忠歐居貧守約水匯山隈有書數卷
有田數畝以遺子孫於世何求衎
天之祐家
帝之寵措世雖久爲泉澤及永懷遐基各異其藏負積踈陜此南相望宜
制丁堂迎歸于室割牲以告豆俎芬芳雖孫有志遐邇豈　祖其陰
相祠年逢吉向享

祠子具官定之謹令次子稱長孫吉昭告于
先考　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艮齋府君
先妣　贈淑人楊氏嗚呼予　父懷寶韜榮
聖府耕莘釣渭石隱之湄維　父維　母予生予育以教以誨琢石成玉
子不負來不享予禄豢積多年今見[illegible]木蕃

帝仁覆維　親德垂秋權今官冬　誥錫之立　朝無報不敢言歸賂天
望雲迢迢我思恭焚副書于我家祠祠木蛀垂祭田無賓子孫覩覩欲
振其規　父母之志同心以期尚享
具官定之令次子稱長孫吉昭告　故贈　贈淑人賀氏嗚呼吾妻殁
世今十五年存歿一　封吾貧如削浸再歿　贈受于九泉今年千遣
稱子歸鄉鄉無父母虛室空堂孫吉雖長懶學輕狂吾妻在幽其鑑祐
此俾勤耕學待吾歸里吾老辛勤歷爲其身思廸子孫欲報
君親何年奉　母歸祭祠墓視吾妻塋知吾葬處尙享
賜誥得及三世是日仲弟主敬族弟尚佩亦各以其職受　誥敕感概
之餘成詩錄示
萬里南天兩墓園古松叢竹想猶根重重考妣餘天感杳杳長呆吊月
魂五歲垂髫膺父誨六旬哀髮荷
君恩龍綠鳳鸞躬攀捧暗滴朝衣有泪痕
何幸慈顏得壽康三歲　褒錫及高堂婦姑受一寵俱　榮諸兒姪承
恩緖兩行令弟況由兄裡早　榮孫更報祖惟芳各將忠孝酬
天造昕夕兢兢勿忌違

成化三年丁亥

成化四年戊子

雙鴻鴈

中書舍人周君紹榮之本生父其姓爲馬惟勤其同父兄也紹榮從周
成人以至今職惟勤篤念連枝遠來京邸視焉予於紹榮近獲爲友婿
覩其兄弟情況有足嘉嘆惟勤還蘇有詩贈之

青齊雙飛鴈聯飛豈不好昔者隔渚汀啄稻依荇藻今焉閒綠雲大夜
池浩浩至性終不移寒冬相並棲新春遂儔侶鴻去鴈乖睽去者向北
湖吳門渺煙樹留者侍
帝廷鸞鳳接鵷鷺世間兄及弟何幸長相守莫作豆萁歌使人笑掩口

郊日雪霽分獻嵩岳鍾山二神

南郊鋪雪瑩無塵縞帶翩躚　玉輅輪風蓋高翔輝彩翅　龍旗遠颺
晃丹麟瞳曨晏日徐開霽習習和風緩送春夜寂升　壇星月皎
昊天垂鑑
帝兗仁
先皇復岳遺祠官我陟嵩高路兩盤三十六峰環少室百千萬疊伏群巒
俄看
為答相傳緒因衆義和似轉九山日重持分獻帶領岳鎭南立朝端
龍蟠虎踞歷鴻龐氣古雄令肇我和俯視六朝開霸國遠看萬里列長
江統天寶祚華夷一隱地珠禋
帝后饗
嗣聖精禋臣助奠玉盃清露出金缸

故翰林侍講學士石溪周先生配宜人哀辭有序

嗚呼自予官翰林鄉郡先輩同署而知予最深厚者莫若故侍講學士
石溪周先生而以先生德行文學之美海內知聞其見於予兼辭附載先
生家乘亦既屢有之今先生之配　封宜人羅氏從先生于九京予哀
而復見於辭者嘗悅先生詩有云宦轍
五朝凡五轉詞林三十又三年期人業髮予並陜報
主丹心一寸懸蓋先生歷世不爲適意而宜人相與安焉且宜人所生子
長頃天府判葉次禮部郞中同伯甘服而澤父母教繼科登仕宜人乘就
子祿養於庭出子咸恒已受室者紹之家居未受室者艮携之在侍膝
終恙以已貲遺艮然則宜人於爲妻爲母靡不合理此其鉅美他固可
見也……哀乎辭曰

文江之滸兮登登巳入于青山昔年　勅葬兮山水之間曰翰林之主
之榮兮其人遠而名芳今合窆兮配德惟良兩雉高飛兮其三漸成羽
翼鳴孫孫兮象所遺之竹實天衢兮無礙醴泉清兮可飲凰從鳳兮去
杳之德蔭後兮昌泯

送寶山州劉同知致仕

劉君進字紹登予同庠友其先有曰彥登者仕至知漢陽軍有竹溪文
集其發身由進士君之名若字意思繼先美也由監學出同知寶山州
亦可以告其前聞人矣致仕歸永新予詩送之

分符得佐寶山州碧雞金馬之逗暇筆歲辦處乍叛服鋳垣設署荒蘚
秋州官寄居于會府雖有伶紹無從騶何由施政報
聖主許組歸去安林丘圜之莫為丁孫遺清潔只見親朋羅覽根相帶繞
布袍新烏紗帽老那牧年年縣延鄉飲酒醉歸山路乗竹兜

武靖侯先考妣輓詩序

今上嗣統建元之二年丁亥東北邊虜先以歸順設衛建州受官職奉朝
貢厨賚賜于　累朝者至是負　恩作慝共酋陽為來　廷而陰縱其
種類犯邊
上以武靖伯趙輔素懷勇義近又成功廣海威名遠著　命往伐之既率
師出境其妣太夫人以疾終于家已而虜就殄根於還顧伯進侯爵而
太夫人柩在堂未葬侯衛哀拜蹈乞躬扶柩南還從其考合葬鳳陽
山
上以勳臣總兵柄於故事無有遂去　朝廷遠終襄事者弗　允於是侯
帥率子娃以行侯雖以武顯然尤尚文羽檄露布援翰成章辭理彪
煥與縉紳章甫相頡頏彌亦發身儒科為學官於扼行也所交游詞垣
朝列君子為輓詩以述侯考妣勳德而慰其孝思侯請余為詩序謹按
趙世家鳳陽縣德勝從
太祖高皇帝開創大業與偽漢陳友諒戰歿南昌　贈梁國公謚武桓配
享　廟廷列祠金陵追　封父仁為天水郡侯天水之季子梁國之弟
廣東都指揮同知　贈武靖伯端生興化衛指揮僉事　贈武靖伯麟
興化生本字宗立初為亞州衛指揮使嘗造海舟創漕河閘運脩宮闕
材四從
駕征沙漠一從
駕征武定州取漢庶人以歸積功陞山東都指揮僉事奉　敕提兵備上

護京為人仁厚果毅自家其不遠事乃奉母益篤征役在外作陟岵
圖以爲思讀論孟通鑑綱目諸書甚習指貫施措以濟啓處出官粟賑
飢率先行後　奏得權宜之體下既安之
上亦嘉其爲累　贈至武靖伯是爲侯考其配姚知女教書大義事夫順治
家嚴從區使不升堂丑晚不及門延師處塾教子日饋饌至三次視之必
令豐潔歲以爲常祭燕之用或輟簪珥以備禮累　封至大夫人是為
侯妣惟侯考妣其勳及德足以承其先啓其後人而侯輸忠事
上以是而孝大振矣烏乎其送終
上所以　褒榮之者有　諭祭之典尤於其第有繡龜之碣載行紀績樹
于其世宅有昇鉶俎豆之制列於其廟可無斯詩以俾親緋輓奏者詞而
送歸于其幽室乎既送而藏於家以示子孫禮也禮不忘其本斯之謂
也是爲序諸簡端

吉水縣學大成殿記

由予四十赴京不數日至吉水山漸開連溪益廣深士氣質與景類也予
與其士相知聞獨未嘗造庠拜大成殿焉今樂聞其重脩昔歐陽永叔
記吉州建學吉水郡屬邑學與殿豈不同時煥然哉然是後宋遷且墜
元姐於兵燹弗一葺故此新宜亦屢矣稽諸圖志
皇朝太祖一建極七稔洪武甲寅學復脩雄此又時增葺惟殿以工鉅莫敢
措手也　建極初元至
今上成化丁亥適百年矣禮樂百年而興世常道也況
聖明治化隆古乎況斯邑文獻閩海宇乎况弘基構以祀聖賢崇文首務
乎於是　江右提學僉憲李公齡以為言由進士來令斯邑者蔣綾洪章
承之其父老悉皆悅從無異意捐俸雖微示已志以率衆也出庫藏諸物
以白金計之為兩輸乎又益以群助乃沛然焉大木取於閩楚石甓
取於本土浮水登陸不百武而集遂以是年三月興工九月告成址堅
以高棟楹而豁塑像威新尊居環翼翼與萬世無窮王祀之禮庠官教
諭蔣墉訓導王甫因邑士編備宋尓章徵予記惟有天下者集士於庠
以教而祀立數聖賢使之歸仰其來尚矣上俯而讀易書詩春秋禮四
書諸子之籍者曰其言也仰而對素王公侯伯見圭袞冕之像者目其
貌也言孰謂糟粕可因以思忌其仁義禮智信根性潤身之德孰謂
土木可因以慕企其溫良恭儉讓睟面盎背之符言自口貌自目入與
心契而士可以趨賢希聖淵已用世有天下者盖以教馬然則斯邑大

成就之重偹可泛倪乎斯邑古今士嘗衿珮駿奔走于殿廷者纍纍輩
燎燁可數矣後進勗諸

書經講章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這是虞書益稷篇史臣記帝舜臯陶君臣迭爲詩歌互相責難的意思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是帝舜將作歌而先言其作歌之意
庸是用勑是戒勑幾是事之微帝舜言我所以作歌乃是戒勑畏謹夫
天命當今之時固已治定功成然於頃刻之時亦當畏當今之事固已
綱舉目張然於幾微之事尤當謹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是帝舜所作之歌股是足股肱是手肱以比大臣元首是頭以比人
君百工是百官帝舜作歌言大臣樂於趨事赴功如股肱之喜然後人
君治化莫不興作如元首之起於是百官功效皆熙和廣大矣熙人事
於下所以勑天命於上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是臯陶將賡帝舜之歌而先言其賡歌之意

原缺第四葉後半葉

原缺第五葉前半葉

不復存乎見公邑士族裔每問其遺跡莫能知爲之嘆息今其邑貳令
永新劉翔翥靈瑞之珣莆田貢良舉明經攻務飭脩文公祠所居高士
軒乃及兹良可嘉也予爲之記而係以楚辭使供祠香火者歌以祀公
其辭曰
公昔存兮抱義懷仁攄才華兮遺邑承唐議擬兮歸蓬島隣仚兮星
羅叢長淪猿兮隨時象辰兮雲外玭翔兮降龍衣入侍丹房兮撫敝
黃存萬岐岡兮百埋火城雖爲傷兮期吾道之可行忽翩翩兮歸去林
樹𠊿嶙兮歲云暮光璧兮與之珠叢泥兮匪所神遊大清兮相故里爽
世雲仍企慕岂啇喬兮謳教恭儀士林兮遠近清風與其挂兮蘭蕙啟
純純兮望幽公來徵兮以享庶有興兮後脩

廣昌縣重修廟學

廣昌當宋南渡後於南豐之半天授與城等鄉爲縣久其通廣海郡
屬建昌故以名吳時李忠定鋼安撫江右爲之董撥置署而廟學近縣
獄益播遊甫定經營猶未得全美也久之從縣治東止戈亭舊址審度
合匯群峰環峙西嶺維屏西見爲青士之所周文忠必大書其成其後
士類華出宋寶祐學士何迂極密副使陳宗禮其尤表著者元末燬于

兵

皇朝初更創至景泰間稍與復新者迄今浩坦之齊吏部尚書文淵記焉詎今未甚久然時康俗弊力可克振於是巡御者謝中士元蕭武宗允恭臨縣者姜尹茂高李武林學師許者卲敎諭忠洎訓導段偶王煥相與論公帑彙聚財以為之於廟而殿而齋而戟門於學自堂而齋而號房他如附於廟所宜有者靈爐牲藏祭器以及祀文昌神祀鄉十賢莫不有室附于學所宜有者庋經籍祿以及泮池射圃之類亦莫不有所既喻前規亦甲旁邑始事于成化丁亥夏落成於戊子春尚書之子秋官郎中喬新具顛末請予文矣天之降才在處有足明道就德而光斯世者然非教養弗臻

聖時崇儒育士愛超通代而廣冒職司所以脩飭廟學為青莪棫樸之地者復足以稱唯在乎士自勗焉士自勗諸則受中秉彝天本具元天所與者固有也吾及求深造而已矣他取哉古之士不逢時如孔孟且轍環侯國歷聘替邦終于老朽今吾有

君漸仁義縣名器以勵我而惟恐弗風成也矣自怠哉至於笑燬鈞錙之夫篳瓢緼袍之徒不庠校衿佩不日穎月厲而尚登聖乎邦速肖乎聖則吾處斯學也奚可不知晉論所謂百工居肆以成事而君子學詩所制挑達城闕以廢學哉賦之由天數之由

主居之得地而士堪之以巳廢乎其高大悠久在士而弗役在茲構也

晦菴先生詩集序

晦菴先生志於學孔子未造域然已具體而微矣孔子道大能博不可以偏長曰先生庶幾焉然全集詩文無或學者未易偏觀盡識故又獨取其詩為集然就詩集中求之亦可謂般羨畢萃者也語亦理則鵝湖和陸武夷精舍等作可見矣語孝親則累歲祝母壽之作何其稠疊而深愛和氣可掬也語忠君於孝廟挽歌篇所謂報恩寧復日思死續殘章并其小序之言休致和答篇所謂溪祚中天卯可料明年大歲又諸雖并其全詩之意韻之至今使人涕泗也詩言志先生之志奚知哉余於詩之體格則集中莫不冲澹簡古溫厚紆徐先生平昔喜陶淵明陳泊玉蟾應物作詒騁其庭堂乎冠集端如遠游擬古騷賦乎漢魏吳附其末如舜廟亦辭琴操招隱感宋豈不同條共貫哉彙斯集者副御史羅公叔和重校者兵部右侍郎王公士英羅公江右人往來仕途經從廬山下今巡撫湖廣衡嶽在其境內而王公所家不遠伊邇于嶽蒹二公必嘗登衡廬若先生所歷覽處求其景以前乎先生至衡嶽而詩之者韓昌黎前乎先生至廬山而詩之者蘇東坡以先生詩繼前人詩之音調風旨其殆南山秋色氣勢兩相高哉抑予又有感焉韓至衡嶽雲為開霽示其後將顯用也先生之風雪交至示其終與斯世齟齬而行旌將近寒月朗夜意者示其道明於後世乎若乃先生廬山紀行詩云乾坤有真心日月垂休光兆兆宇宙內此柄孰主張巳而歸斯道之傳於嘗至此山者濂溪周子乃以己求之曰神聽倘不遺惠我思無疆蓋先生自知夫吾道當與天地相為無窮也詩云乎哉羅公慕古希賢尤拳拳於斯集以序屬予詩非待序存其彙集之由云

臨洮繡衣渠銘有序

臨洮天氣寒發生之時少當其時若又值旱則後此無望非災邪冬猶可耕比也地勢高峻之水泉惟城坤隅洮河流去繡衣渠分洮自城南折而東又折而北長三十餘里流田畝萬頃乃後入于洮於是有田者可無失天時取地之利而不憾於人力莫施焉渠作於成化丁亥秋監察御史胡深謀其始賈度措置則郡大守錢茂律衛指揮使徐昇董役則推官傅與指揮僉事沈賢郡與衛歸功於蘇若者名曰繡衣渠夫利及吾下乃仁之澤而名遵吾上乃禮之節也可去亦失序而銘之曰

臨洮城外原田綿邈翠綠在望其黃而穫昔矣無歉今則有秋誰引于洮環城而流繡衣御史秉驄蹊駿郡守衛將隨從侍側五馬鳴珂千騎聯鑣相此渠矣謀定崇朝我民尔卒有萬其衆是久是器驩聲雷動渠成蜿蜒如龍屈伸載大之兩咲滄鄰鄰日赤而霽霽而滋我田自若常稔靡橋官庾如皁遵倉如陵私囷露積商賈夜行賓祭豐盛老壯饜豫批糠粃歷年藁秸駒犢繡衣之功斯渠之泉樂我洮人有億斯年

諸暨縣儒學尊經閣碑

浙之紹興郡諸暨縣其儒學在縣治西今縣令莆城曹銓秉衡登科來治既因政乎民遑撫殘毀而宏壯之其藏書之所昔未有也乃於明倫堂北為屋其制下上兩重庋書于上以遠濕潤以土之氣中左右三間以書之多若是焉乃克有容也上重之中間揭以榜于楣曰尊經閣以古

聖所作經

今聖朝所頒降者為當尊而賢哲所述史子集羣書次第列焉故名若是也既成教諭貴溪周祐訓導吉水李永廬陵李謙與諸生戒徒至今因祐

之宗仕朝若刑部郎中烈詑子文樹勒諸石夫經之當尊非徒外顯崇
度之而已也易固人有嫌疑猶豫以求焉而導之於何嘗皆惡其理微
矣書叙致治本末二三帝王之成規以程法來世其綱紀察義詩繫榛
人情而郊廟朝廷閭巷之故可以興觀群怨其體用備矣春秋命德討
罪類衮礪斧以立天下國家之防其法嚴矣禮何莫不宜由也由則人
不由禮則夷狄禽獸其發育峻極優優乎大哉矣古聖作是五經常之
道攸載暫忽頃刻久焉萬億世不可離可離則豈所謂經常之道不可
離則其有不當尊信而以吾心身知行之哉非徒外顯崇度之於斯閣
而已也由經以及群書其通之由所尊遠而卑固有序焉大凡人莫不
知尊天亦莫不知尊君親其尊是經也莫不當若天若君親然何也哎
其能生成我一也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尊經
即所謂畏聖人之言尊君親即所謂畏大人尊天云者固畏敬以求全
其性命之理非仰其蒼蒼然而有構也然則以尊經名斯閣本孔子之旨也
閣成以成化丁亥十月銘之曰
上帝降衷父母生之惟
皇君臨教以成之成之伊何曰以聖經書經伊何探討服行蔚為德業耆

功發名録

主用世亦顯其親仰焉不愧戴天為人高閣巍巍其中無尋常倒焉巷吹
羽翰麟飛哉日夕諸暨冠冲三絕簡編勿令如新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並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降李柳
陰惡加冰炭異吟殊董播殊芳臭夫子美當觀史作雖侍徒步從肅宗
其詩奉奉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乃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
宗社作猛虎行云於旌旂紛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輸失勢下
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劉項
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友唆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向安
知君臣之大倫哉元稹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況其堂奧得之矣退
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
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伾文胡致堂謂憲宗在儲
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為而敗後又託何間絡婦樂卒者以訴憲宗得免
公大戮為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君斯過惡固非可溺濡者也朱文公
作儀戈子厚謫居時懲咎……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已又詆主則亦

非真海也奚足録哉

山水樓閣四首

運峯翠如染畫屏疊聳峙白雲過雨餘隨颯忽千里野橋通平曠灣碕
俯清淵萬柱碧霞間一葉滄波裹老樹恣嘯隨風物自難儗嗟子復何
求昇仙以為喜仙家隱綠霞迢遞隔弱水莫信茂陵言妻子如脫屣
長江何渺茫迢遠如際天江濱行層樓窗戶通瀰綿松檜落楹外杜若
洲渚邊景勝鄉所暇集此宵友默飄飄大庭來鶴背采飛仙此事知有
無往籍相承傳高安自足娛避孤乃徒然未須指視舊時此輕翮上
神堯賢支庶能寫蛺蝶圖受封為滕王開國端郡湖高閣凌空起棟畫
簷垂珠錦楚列歌舞絲絃來舳艫千今惟見盡陳跡空煙無亦有王與
韓文勝垂楷模朝退一室靜伊誰忘昕晡乃知懷古者其樂自有餘
古稱岳立蘇高柳如圖畫湖近疑湧藍山遠數翔黛峨峨岳陽樓山川
殊可愛昔者范仲淹記文妙絕代愛君論在忠憂民發長慨伊尓呂巖
客清才亦氣慨不為晚唐用馭風翺翔風花能平借枚尓但跳飄蹤

紀事

首夏清和月望時玉堂中醉杏稍垂紫金莖似酥沾若碧玉葉如蜜染
北苦竇漸成巨受蓋本夫茂折
帝疑燕摘承翠盌華歸獻設悅筵前壽母慈

題竹贈副都御史韓雍都憲馬良

提兵兩廣韓都憲白髮高堂有老親二十餘年風節峻勉為孝子與忠
臣
楚山萬竹風秋聲陣陣涼風捲月明恰似總兵官勤寇哨收鐵馬夜權
營

送王知縣倫

我冠戴豸而翔造化鳥為見乃子賢飛向東南何處去如皋縣在碧雲
邊
武家季弟泰州庠同郡交遊共官鄉里馬相尋無半日烹魚弋鴈酒盈
觴
袁李唐特風鑑妙偶然奇中不當然請觀楚國蘭陵令非相格言萬世
傳

瀕荷栲

孔之內……也易以係蒼之隱几也……樹也寨易以

僊司馬之圖木警桃世稱易以荒吾夫不匱不荒寐禱兩忘不偨不眩
坐卧兩便可親孔孟之書可閲蒼焉之傳然而賢聖遠于懶惰由尓則
知我者其惟尓倚乎罪我者其惟尓倚乎哉

夫人李氏墓誌

大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安城彭公純道喪其配夫人李
氏
上命賜祭歸柩于鄉官給塋營墓公俾其族弟翰林侍讀彦齊狀夫人行
以予托僚友且同鄉邸徵墓銘按狀夫人諱賢柔姓李氏李居安成有
兩族其一出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子憲居邑南嶺背其一出有國金陵
南唐烈祖昪之胤居邑西江背江背有以好質篤義見稱于元楚國歐
陽文公玄者鼎翁以嶺背子本初為巳子是為夫人父希憲之高大父
希憲娶東平訓導彭君守約女生夫人令質淑徳習女紅通書傳大旨
公父毋居比鄰見而嘉嘆言于夫人父毋求以配公既成婚夫人毋卒
父無主饋祖毋病不能離牀褥是時公祖毋甚老公毋王夫人王先卒
而公父今封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公娶余夫人為繼室夫人既昕晡致
婦禮于公家又節搠歸致女禮于巳家病者以悅老者以安繼者若親
親者益篤彭族大科宦輝映相續至公而甦名顯業尤振先後然夫人
虞宗黨間承尊有儀撫卑有矩不以今貴急昔故不以尓謙簡吾禮其
同陞朝者數家俎豆間接■賜賚髮分惜證藹如也其餘里𡰪鄉友仕
籍京寓相通者伏臘問遺或失公子多而存者少夫人請增置少房
公疑焉久乃從之洎其有出慈之如巳出公日趍朝夫人必與視夜助
飭冠裳歸令相敬如賓家務不以廑公慮夫人理焉故也夫人於家不
隨時好為侈亦不間人言其過為約前後三受封公為春坊大學士
封宜人入閣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封淑人進兵部尚書■封夫人
朝于
皇大后　皇后前後凡六卒成化戊子四月十四日距其生永樂丁酉八
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二葬■山■原子男四人䌸顒順女二人長
適歐陽紳其幼許氏出也孫女二人予觀大夫士自力為德業世未嘗
乏然間見累于家意者配不得良淑效然焉然則夫人宜銘銘曰■
皇有内相以■命彭公公軌相内夫人翦雜　錫之命書軸犀錦龍公歸
省親以夫人從親者不堂繇時騎童左于右婦燕焉皆風雖歿存三世輔
獬巍崇公還于朝蓋巨之恭夫人朱芾復朝

中宮明年告終返于其里非復象紱銘旌旆旐缺親辭
君若知終始豈曰知之福使然尓猶曷所出孝慈燕孫養塋之感命出
天子幽宮在下高増上峙琢石為歎麟碣焉祉公典示艾嗣胤蕃祉執銘
夫人諱匪溢美予公同寅其職太史

送陳侍講秉中赴南京翰林院

帝關絲雲中東與王署連侍講趍　經幄瘦肩相從先為榮豈不槃奈此
親遐年親舍白雲下慈顔雪垂顛
聖恩許予南歸硎絲緺蹉遂欣渙登桂欶金陵　恥官含僧翰苑堂竹對
池蓮調膳毋壽益維章子任專㓜程醉浩判別　京物味辭且盡為養頓
遷揃行自然

送楊洗馬守陳歸省

翰苑昔做處經爲今所司儲才
皇化育典學一帝載典因顔家致
主德豈忘觀親懇宜兹洗馬歸榮被弄鵷鵝邃奏大夫祿用薦過考祠祖
考敬報本昆季粲連枝春闈閒弟喜荐捴迎毋上米　楓宸紳笏退萱堂
垻簧吹

大寧觀碑一

大寧觀在大同府城中大同古雲中地漢高祖親征春駐項虜報冦海歲
至此為冒頓所困相距視嘰此而起以得中原之半遼金有以此為別
京元因之盤根錯固屈伏焉逮我
皇明視為藩垣重地屯兵千萬連城堡十數百以[illegible]控制朔漠達于無外蓋
自
帝都顧視之大同其右臂也　德威所及之遠[illegible]歴代君華夏攘夷狄者
可恃誠信足謂之大寧矣洪武初創道觀以大[illegible]寧為名厥有意焉然其
地寒故山林無梁木鉅材其人勞於戍守鎮[illegible]征行故於取木伐石陶
甓之役有不暇搆架塗墁繪飾之乃有非素[illegible]而雖　王公將帥官府
廨署有不逮中土者况於是觀固宜因陋就簡[illegible]今副都御史古寮王
公越來鎮大同令肅法舉亦既有年意欲新之[illegible]行未果大守綏德楊
君相之自監察御史知河間府達者繕用遷給[illegible]御政有所與革克承憲
度公嘉獎之以新觀之事委焉君退與其僚捐俸[illegible]為率俾觀之羽士張
道惟集好義者所碩輸始事于成化三年丁亥[illegible]月訖工於其明年戊
子　日夜比正殿三間殿之南甬道屬于中殿三[illegible]間道東西各有亭中

右境內橫以北開歲見雪茫然遍彼以為奇觀若乃極北至今京都予
居三十餘年君亦學宦久此其於雪宜見之已不覺其為奇焉矣惟君
今所居南京介南北之間得雪多少中而其江山雄峙秀拔天塹雪
濤之浩渺為貝龍蟠虎踞之巖叢雙其他勝景與之相稱且無歲不
雪無雪不奇無處不奇故居旣觀之而又圖之以常厭觀為然予意君
非特為觀美也惟瑩潔晶熒有物皆潔皆師其潔以立己節交輝互映無
隱弗明吾法其明以燭獄情圖江上雪霽之意其以此爾乃為君書于
圖之後以識其所寓慕并繫短章則寓懷鄉思歸之意也
江南江北王千疊更喜雙尖見胡閒造是江西好水口小孤山對大孤
山　離別江山戀
帝闕時常夢雪想朝班　如今見子新圖勝夜夢江船臥雪還

商學士先世公據跋

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商公弘載示予以其先世公據公之先家中州
當亦宋時出仕西夏為大將以其叛宋自帝為非義因奉使入宋挈家
來歸仁宗義之賜田宅於之嚴郡淳安山中永蠲賦徭抗宋時官司申
明先朝舊恩給是公據與歙為為據蓋一終宋之代蒙優遇與編戶異故
崇於聚族不遷從歷元至
皇朝雖祚運移易而商之孫子十數世數百年序宗殆千人聚室盈萬堵
莫不安其境勝俗異匪徒庥富益臻禮義遂有若公以高才與學登世
復又匪輔
聖明豈非由其先為義俗後之所馴致耶昔范仲淹自編吾祖先積德之
久而始發於吾歐陽永叔言其宗族之盛若木久成林而後有喬秀者
出焉今公之發而喬且秀也顯其祖矣族殆將光于范與歐矣予忝寀
友幸快覩焉故為書之

廣堂

廣堂深且靜簷楹納清颸略無塵雜至可以永逍遙賭彥相與集衣冠
何飄蕭孰為賓來會孰為主相邀但覺意氣同恭肅無吝驕庖廚具珍
羞盃斝列瓊瑤斟酌互勸酬酒酣氣淩霄屋後翠松擒秋聲如海潮聞
之與襟宇奚以橫管簫茲乃富家亦且官登朝親近得攀
龍光華許珥貂是以榮昇平日日聚友僚應當勉忠盡享福保逍遙

名所居後記

稿予成室于先址之中與兄弟共者既記其所以名之義其續成者在
中之冣後為崇忠祠欲
上所賜勅誥經籍及先世真像神主遺書以崇奉
君與親之恩也在中之冣前為桂山坊吾先世家斯已安福業桂荊山今
雖家石澤猶不忘本且世謂須薦登科為攀桂今予家鄉聯不乏桂殆
成山者歟中之四隅予同氣四人分居後左予居之後右仲弟主敬居
之前左叔弟主仁居之前右季弟主義居之各成室以傳子孫然予年
六十登仕已三十三年有子八人且有孫若曾而一門當成室猶未成者
是其難也今二年之中忝蒙
上恩之厚賜白金為斤盈十始克以是并其他祿入俾子孫成重屋名以
彰賜竊附於晏平仲所謂彰君之賜而愧其不及焉雖然吾子孫思吾
之難成室也而幸蒙
恩厚迺成也則其圖為忠與孝庶乎勿怠而繼繼承承有餘彰之以福吾不
及者尚可望哉

家信

廳左架過小廳改作小樓此是我私屋前棟也對此作一樓稍大些與
前小樓相稱是我私屋後棟也後棟樓之北連作二間小樓樓上可頓
書北頭樓下為臥房前簷起下去起後簷之下勿[illegible]窗牖並由匠山擬
間木燒窯瓦要厚長尖打石條燒磚要多作磚樓一樓上皆用板在樓
上泥在板上瓦在泥上如北方人屋泥中間石灰四月宗暑雨江西牆
泥水匠屋間數少而居人甚不少不可吝木才多以屋因前簷蓋亦用
椽板灰泥瓦後簷作廚只用瓦出煙作煤突簷一層椽椽下用又椽柱
或方或圓有椽有又椽則簷不打蛇曲詩經云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
鳥斯革如翬斯飛皆簷不打蛇曲之象也古人知之今人不知北人知南
人不知又椽柱間用闌干以蔽天井則無尖足之患宗郎新衍郎梁也
宜兩頭如一無大小之分與其頭大尾小莫若如一則圓句備直椽在
其上無高低無高低則簷不曲矣簷直由於椽直椽直由於梁直梁直
由於削其頭而小之與尾如一則其頭而小之與尾如一由於不吝木
不吝木由於見過多柱亦規而圓之圓而小勝於兩大規圓為方
繩直準平不雕花不違禁少用短柱多用長柱到言不盡者亦等
自以類推務俾諸子之屋規制雖不齊而其所直則一或他日調
撥樂空一予與穰同居于下面以側室之子繹隨二子同居于舊
屋場今其於屋雖好歹可揀擇只思同父之為親[illegible]其母之有彼此

儒臣七人訖未究碩嘉啓沃也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柯潛孟時不克入
即其命賜之則知所若聞父喪矣既而有司請當有祭
上特加恩併為之塋嗚呼子賢而遇
主也由其父所以致茲也故孟時碩予銘其父墓以著其賢之實而予
不獲辭焉謹按孟時同年友春坊劉廉子紹和所為狀故封奉訓大
夫尚寶司少卿兼翰林脩撰柯公諱淳字原樸其先石晉時大理評事
寄自泉之晉江來遷莆田武盛里生宋户部員外郎崍户部生進士長
陽縣尉濟尉生潮陽縣令驥令之孫贈承事郎昱來本邑安樂里仁足
苗裔蕃衍其所居山至今號為柯山承事生海豐令新之海豐孫海陽
尉畢由海陽至公九世皆未仕寓孫君實德乎於公為三世考公妣姓
林公於其考妣存歿致孝於其弟不肯不使之服勞寧我自任其姑適
郭寡而無子迎養終身於先祠晨謁朔望祭時節祭大率倣紫陽所定
禮鄉里倡義興利不殫為己費以忿爭來告者得公言輒解釋以去孟
時為長子以公為教擢　乙魁榮陞至今官公因之累受　勅誥歷春坊
中允兼脩撰至今所　封官仲子江又仕為通州學正公兩受祿養然
愈謙慎又絲非為禮不服郡邑宴會雖來邀不赴事不以干請宅據于
其東偏書遺子孫別宅軒于其南藝花竹會賓友因自號南軒遯叟志
已樂乎遯不以顯跡為悅也家所藏書有羨餘未始不推濟宗姻有持
金歸公者遺于路老父得之態樹陰以需須之持金者返求老父與語
知為公所親曰公審有德於我以金還若持金者歸告公使分惠之則
不知其所之矣荒歲盜過公墅指其衆因曰此公積以賙貧約戒勿取
先世有會族堂甚廣久將疣于燹公新之甫成而公卒成化戊子八月
初十其卒之日也距其生洪武壬午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七
配戴賢克相于公累　封宜人子男三人潛江澍女二人壻黄恭林綖
邑庠生廖口宣孫男五人宗璧宗仁宗文宗璜宗儒女六人公墓在
山　向銘曰
猗柯厥先仕嘗綿綿然而未顯若在山泉中久伏流今乃大通為公之
子厥聲隆隆孰云人子匪父自賢公之素行里譽邦傳稽厥嫦嶺山中
近侍身處于山名遵于
帝闕其考終　貽典咸備惟山有石琢斲礴丘取類玉者刻銘藏幽幽光
有燁其永無已子葬
□人終制則起

張僊畫像記

蘇老泉自言早歲未有子禱張僊得軾轍後人求子者緣是圖張僊致
禱夫採崑山未必得徑尺之瑊璧搜合浦未必得珠徑寸
而佩凧之資可望求子於張僊雖不能得大小兩蘇惹者續其衰亦冀
蓋張僊狀貌冠服士夫也其人必有家室妻子者也奈何愚俗求子於
梵釋彼不有父母之親配匹之合種類之傳自絕其祀而有以綿人人
之胤系哉微焦於他胡索諸於南越無得理也或曰古禮禱高禖求子
帶弓今張僊挾弓與韣弓男子之所有事也彈取誕育為義張僊蓋古
之高禖神云

璽霽早朝喜陝西奏捷

昨夜飛章達摩中五更星宿粲乾華擎天玉柱龍鱗蚓印地銀鬃象跡
存覆胃無遺占歲稔融和有勅賴息衣啖先肴滿四擒將至激蘇蕭功古
倫

址壞搖盡為邱墟而書局之所藏付之
一炬云逮平定之日訪之故家咸屬或
能舉其綱而難言其目或畧述其旨而
部逸其名郎有存者要皆闕而不全或
殘毀過半今所見惟圖釋存稿宋論及
此書之十卷而已今

國家崇尚經籍搜求遺失其於先世名儒
碩輔既代有傳書矣而先相國藏版僅
此十冊然觀其自序目為淺近不可傳
者四方君子尚過承推許至於紙為之
貴則夫餘帙之散佚應有可取惜其委
而不收其可嘆也哉予小子生也晚達

原缺

夫公以同里章楓山先生故雅知呆齋
先生策略弗成完錦亟命葺補以圖不
朽則公於二先生豈非道侔志合曠異
世而相感也耶一桂樂道公之盛僭言
於編中而俾先生來裔知所感激云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吉

瀏陽縣知縣清江後學楊一桂謹

原缺第一葉

梁齋公全集原序

我文安劉公先生遺文若干卷皆所自擇或以類析或以歲次自舉業程試講章奏疏應制代言以至著述賦詠應答之作皆備焉東陽少宰科第入翰林爲庶吉士秦詔受業獲聆緒論謂爲文必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

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叢壤之雜乎其間並包之以爲嶽爲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涵蓄魚龍變現蛟蜃而浮泥濁潦來而不拒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河爲江爲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然也若句鍛字鍊擬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峯絕澗而止惡足以[illegible]

其大者至仰統運里揮毫寫意正書旁窮暴不勝日積亦易幅而典冊金石施諸朝廷播於四方者往往而是然而觀之則見其渟峙演迤頓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常要皆相爲馳騁愕類義以爲不可及至秋閨於雜篆稽古訓或日課百詩或揮九制常不厭宗人名氏者先

生援筆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爲某人之子某人之孫詞垣學士恆修之蓋先生之父石潭封君嘗教其循讀經史而戒勿作文見比私著始有人而受敵之累於是縱其所爲比得鄉試愜不至優等謂不魁春選無相見也果以禮部第一人及第是其厚積而後集持論而

從發溢乎心胸而著之藻翰者無惑乎其大如
此也古稱文章與氣運相高下即是人論之
則其性情行業亦可得而知也國初洪武初肇
啟文運宋潛溪諸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於
正統楊文貞公實主文柄鄉邦之彥每以屬諸
先生文貞之文亦所自擇而服其精而後人乃有

刻爲續集數十卷者先生餘稿悉裒而焚
之於衆所傳誦或未之録今存者不過十之四五
而已蓋雖以博教人而自律之約乃如此豈以謙
小懇大好搜召非求學淺見所能測識者耶昔
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群籍以文章名而亡不
見於用先生純確樸厚之心憂生流俗優游當

林晚始大用之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
佛然大鳴於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謂東陽閣
試異甚賦進而謂曰吾老矣從不死亦當去矣子
必勉之東陽雖不肖嘗學焉亦於座右目熟遺文
耳若等讀不知涕淚之交頤也是集先生之子府
通判孫刻於盧州本鉅字細弗便繙閱其仲子

南京太常寺少卿禄重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
去東陽猶謝政居京邑謹述其序其編之意先
生官至內閣大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學者
稱爲呆齋先生集以齋名者仍其舊也若其
名字邑里天下共知之而行狀碑誌具載於
附録可互見云正德癸酉三月既望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門生長沙李東陽謹序

瀏陽學正曾祖念呆公諱而鋐補

註原序

呆齋府君著作若干卷同石潭公存稿
世藏於崇恩閣嘉靖已未秋家被回祿
策略版揭焚燬將半惟是門祚式微貲
産寢落歙復其集而力弗克當嘗懸注
念鋟補而兩臺諸司府亦屢下檄而督
其成顧遷代靡常因循未遂幸逢兵憲
徐公推崇儒術秉鉞星沙鋐遂爲屬攸
方趨謁時即辱問及先人名始知徐公
以先正章楓山先生故致其所得於先
人之操行與其踐履著作者更稔且深也

遂於是集益致意焉悉指訴其鐫板重大字畫微渺不便觀省欲從改刊計工費繇鉅似難卒辦迺以補刻付之楊長令祇承德意力任厥責而又令不肖裝載舊板到郊補其註而正其訛再三月得覩全集告完特歎休哉夫先人捐館

已百二十年褒崇條公推尊亦備加恩官裔而使先集已刊者復興於世未刊者亦將有待則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垂顯耀於存殁者曷有涯涘乎哉錞也深荷提挈之恩裏切啣結之私特為之紀其顛末庶幾先人遺板在一日而公

之遺澤亦在一日矣敢不什襲珍守以引休光於勿替也夫

呆齋公年譜

中書舍人周榮述

公姓劉江西吉安府永新縣永樂七年己丑十二月十七日未時石潭府君長子也生而穎異賦性敏絕授以經史羣書過目成誦日記數千言府君嘗禁公無作文公每私爲之一日公疾府君徃視因見几案間所作祭竈文詠桃漿諸詩忽大驚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一時爲之折服宣德元年丙午正月行冠禮溜陽訓導劉彥本爲冠賓三年戊申娶本邑清塘賀氏禮逵居士第八女六年辛亥公始授徒於族黨

維時從學者黃梅教諭彭經電白訓導劉健七年壬子子稼生八年癸丑江西按察司副使焦（？）召入邑庠爲增廣生九年甲寅授徒於邑東端威閣從學者長弟湖廣叅議主敬同庠生翰林編修劉昇行人司副龍需通州學正謝觀莆田訓導謝榮是年策畧稿具十年乙卯赴鄉闈中式二十五名是年周易圖釋具正統元年丙辰會試中式第一名殿試賜進士第一甲第三名三月授官行在翰林院編修五月進奏以全俸歸家養親上命故兵部尚書少傅王直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叙公等爲文章大師楊士奇提督與修五倫書四年己未八月受敕封父母妻六月以水災建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將近處京畿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四言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令常朝官歷任之時舉賢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教習韜畧七言守令常加考察八言鋤富恤貧九言廷臣丁憂宜

令終制十言宜禁過僧尼詳見藏稿此奏留中不出七年壬戌八月得請省親八年癸亥十一月還朝十年乙丑十月月艮齋府君卒十三年戊辰五月服闋十月還朝己巳二月陞授翰林侍講十月以景泰帝即位建言十事一言戰陣宜倣古減大銃增刀斧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蹊隧三言簡用使臣四言選將帥五言兵士月錢六言守令虐民七言選賢充將八言武臣濫爵九言總攬權綱十言經筵進學詳見存稿奉旨他說的都有理着該官看當行的便來說

務在至公不要顧忌後會議覆奏奉旨着總兵官無
日尚祭操練三日五日來報成効加今若要因循怠
慢臨期休說軍馬不曾操練其餘已行罷該照舊的
照舊該整理的都便整理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充應
天府鄉闈考試官十月還朝言沿途水利奉旨工部
知道上命公充經筵官凡周易講章皆公所述詳見
存稿兼授徒於尚書館與今致仕大常寺少卿兼翰
林侍讀學士林文南京國子監祭酒周洪謨等輪日
往教三年壬申正月子稱生二月納側室馬氏四月

陞授司經局洗馬仍兼翰林侍講十二月建言邊情
詳見存稿奉旨邊情論該難以預料前者他來請使
臣累着文武官計議有言遣的又有言不遣的朝廷
已斷定不遣了今劉定之又言要差使臣該部會多
官又從長計議待當來說後會議遣使詩後中正四
年癸酉迎母孺人留氏至京邸就養五年甲戌六月
孺人賀氏卒六年乙亥三月娶後府都督僉事張第
三女為繼室六月受誥封贈父母妻室七年丙子三
月繼室子稿生五月與修寰宇通志書成陞授右春

坊右庶子仍兼翰林侍講天順元年丁丑正月改授
通政使司右參議仍兼翰林侍講奉旨往河南代祀
中嶽嵩山暨光武周世宗伊厲王墓九月側室子積
生十二月改授翰林學士充東宮講官修大明一統
志為副裁二年戊寅五月奉旨掌院印十一月繼室
子穟生三年己卯八月充順天府鄉闈考試官四年
庚辰四月奉旨教是科庶吉士習為文章同教者翰
林侍讀學士是秋九月母大宜人還原籍覲子孫七
年癸未三月側室子稱生十一月繼室張氏子種生

八年甲申正月憲宗嗣位二月陞授大常寺少卿兼
翰林侍讀學士以公侍春宮講讀有年故也隨奉旨
仍掌院印三月充廷試讀卷四月奉旨教是科庶吉
士習為文章同教者翰林侍讀學士錢溥尋命公充
經筵官英宗實錄副總裁兩賜白金文綺成化元年
乙酉十月復迎母大宜人來京就養二年丙戌二月
充禮部考試官四月奉旨教是科庶吉士習為文章
同教者翰林學士柯潛十二月奉旨內閣辦事進本
辭職奉旨朕念卿練達老成特茲委任所辭不允謝

恩到任奏辭院印三年丁亥五月受大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六月奏請以先儒陳澔下禮官儒臣公同博議從祀先聖廟庭詳見藏稿奉旨禮部知道七月因上天垂戒公同内閣學士陳文彭時商輅進本辭職奉旨卿等職居輔導朕方倚托調燮遽乞退閒不允所辭八月以實錄書成陞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文綺九月以江西湖廣民飢奏請免徵是年秋糧詳見藏稿奉旨戶部看了來說後覆奏減免十二月受誥封贈祖父母妻室四年戊子

正月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援槀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上深嘆服五月因文早風霾進奏四事一言求天地之心二言體祖宗之意三言聖學宜法於切近四言聖治勿惑於異端此奏留中不出六月以慈懿黃太后喪禮上召内閣學士彭時商輅暨公累日至内殿詳議諸公確守禮經務公論上嘉納焉俱賜白金文綺八月奉旨充[illegible]主送黃太后喪合塟於英宗睿皇帝陵後玄宮歸賜白金文綺九月星象小儆内閣學士彭時商輅暨公奏乞罷免奉旨上天垂戒朕宜加修省卿等勉力輔導不准辭歸十月賜公金襄犀帶隨陞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内閣辦事進本辭職奉旨朕以卿輔導有勞特茲陞用不准所辭十一月側室子稿生十二月文華後殿經筵講畢上賜公二品服是月公得疾五年己丑閏二月十五日及三月初三日上再遣中使至家賜楮幣藥物養病公正衣冠獻諸家廟召弟子泣曰吾受國恩重矣今病若此俱不能報願爾仕者致身報國處者力田供稅以成吾志即死無憾既

而上命大醫院趙等來視疾少差十五充廷試讀卷四月二十八日皇子降誕賜白金文綺出賀謝恩五月初九日公疾復作陳情乞致仕奉旨卿宜調治俟痊供職不准致仕賜陝西被俘小僮司落台母大淑人更名來保又曰償保以表時用兵討叛賊滿俊内閣學士彭時商輅暨公議兵克有成功故也所議詳見藏稿是後公疾篤惓惓惟以弗克終養大淑人爲言八月初二日子時卒年六十一上念公輔導有年良深悼惜遣中使賜賻楮萬緡贈資善大夫禮部尚

書諡文安九月初十日遣尚書鄒幹諭祭初喪兵部給驛舟歸塟工部遣官造塋域十一月庚午遣江西布政使司林鶚祭下塟成化二十年甲辰十一月二十六日江西憲使李芳送文安神座於府鄉賢祠祀之公著有易經圖釋十二卷宋論三卷策畧十卷呆齋存稿二十一卷續稿五卷藏稿六卷前稿六卷行於世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目錄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目錄終

策畧自序

予少應舉時記誦故實以待明問前輩有定本甚言林誌四篇攔江網紫荷囊等策予病其非已出而難強記設或能記亦雷同以取主司之厭乃自誤爲策畧分經書子史吏戸禮兵刑工十類竊第後自以爲無足觀不復存故稿矣兒曹處家塾志舉業者問予少作茫無以資之一日過修譔黎君太朴書室見其學徒案間清[illegible]頭細書則予曩歲所劄錄者也因假以歸俾[illegible]待之若是淺近也然而航渤海[illegible]弄於九曲之溪馳伊吾者必先揚旗[illegible]鼓於千步之場未有不由淺而能越深不由近而[illegible]遠者也况先儒有云禮樂名物古今度數雖生知之資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又謂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決科然則爾小子也宜勿媿夫尋行數墨於斯矣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一

男　稱　祿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逵進達輯編

十世選　重梓

經科

問上古之書莫尊於周易禮大卜掌三易有連山歸藏周易其詳可得聞與今之存者惟周易而重卦或以為非出於伏羲係辭或以為非出於夫子九圖之傳有可疑十翼之數有不同其至當歸一之說必諸君子之所素講也

對攷聖經於三代之前當折衷於孔子攷聖經於三代之後當折衷於朱子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故聖經之作至孔子而明按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故儒者之說至朱子而定元劉因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且夫易也者五經之尊也伏羲畫卦而卜筮之法行於天下歷代因之畧有損益炎帝因伏羲之卦而演之則以艮為首夏人因名之曰連山連山者艮之象也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黃帝因伏羲之卦而演之則以坤為首商人因名之曰歸藏歸藏者坤之德也象萬物之歸藏於地也故夏建寅用人正者蓋有取於連山之首艮商建丑用地正者蓋有取於歸藏之首坤易之坤卦昔之歸藏之遺意也故全體皆言地道易之艮卦昔之連山之遺意也故六爻皆列人象是二易者雖皆聖人之所作然吾夫子刪述六經之時考之杞而夏之文獻不足徵考之宋

而商之文獻不足徵則二易之所不傳者非惟夫子而其不可考也亦已明矣孰謂連山未嘗正於夫子而劉光伯等乃得連山於晉而校正之耶劉炫傳時牛弘奏購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百余卷題曰連山度歸藏之為書亦類此耳孰謂歸藏未嘗述於夫子而長孫無忌乃得歸藏於唐而敘述之耶唐以王弼之學獨冠古今大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行愚故曰攷聖經於三代之前當折衷於孔子者此也若夫周易之中又有諸儒紛紛之說不容不辨者焉重卦出於伏羲無疑也而史遷鄭玄之徒以為非者特出於臆度之見鄭玄以

[illegible]以爲爻辭[illegible]以爲文王殊不知十三卦中已有制器尚象
六十四卦已有橫圖圓圖而謂伏羲未嘗重卦可乎
繫辭出於夫子無疑也而歐陽永叔之徒以爲非者
特疑其子曰二字殊不知孟子自作七篇而有孟子
曰蓋亦文之通例周子自作易通而有周子曰又後
人之所加而謂夫子未嘗繫辭可乎先圖之傳則作
於陳摶穆修九圖謂洛書或以九爲河圖或以十爲洛書
或以圖書爲伏羲與取者朱劉或以圖書爲神道設
教宋真宗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鎬應之曰此蓋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而引入於道家以爲修鍊之術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爲修玄之術宜
乎後人之致疑也然自康節授受之後而朱子大爲
書明之蓋莫有間然者矣十翼之數則案於輔嗣康
成翼謂孔子作易輔翼聖言而易道大明也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係下係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輔嗣王弼字康成鄭玄字
以彖象附卦爻以文言附乾坤如杜預散左氏傳
於經之下杜預分左氏傳按經宋衷范望朱衷散大玄測於首之下
章散大玄贊與測于八十一首之下而或以爲汲冢周書則有陰陽一
篇晉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掘魏王冢得竹簡字炳然有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
象文言繫辭宜乎後人之致疑也然自東萊古易之定呂

[illegible]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爲一書王弼[illegible]氏乃分于卦爻下學者始不見完經而文詞次第貫[illegible]之意亦闕然不屬因按古文而正之凡十二篇而朱子大爲序正之蓋莫
有間然者矣愚故曰攷聖經於三代之後當折衷於
朱子者此也雖然此未足論易也蓋讀易者究其潔
淨精微之旨發其齋戒神明之德默契大極之妙矣
則先天之學直可以措羲文於大古接周孔於今日
而紛紛者有不必辨矣
問河圖數之體洛書數之用羲禹所以則者若何
先天爲易之體後天爲易之用羲文所以異者若

何卦象之說文王周公何以不同卦變之議程子
朱子何以不同經分二篇謂取於反對卦有二體
兼取于互體上經何以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何以
首咸恒終未濟願悉言之
對易之圖象出於天而託于群聖易之義理原于聖
而演於諸儒龍圖龜書圖象不一也然愈推而愈有
合繭絲牛毛義理不一也然愈究而愈無窮奚可執
一而不通哉請因執事之問而言之河圖以五生數
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

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
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河圖數十者對待以立其體
故爲常洛書數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是所以不同也然而伏羲之
所以則圖而畫卦者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
大禹之所以則書而序疇者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
與之符圖書相爲經緯卦爻相爲表裏是則羲禹之
道同條而共貫矣先天八卦乾坤縱而六子橫對待
之易易之體也後天八卦震兌橫而六卦縱流行之
易易之用也是所以不同也然而先天之離東坎西

象日月之出於卯酉後天之離南坎北象日月之正
於子午先天之乾爲君以統大於南後天之震從帝
以主宰於東是則羲文之易同條而合轍矣若孔子
以乾健爲馬而周公之爻則取象于龍以龍爲純陽
之物也孔子以坤順爲牛而文王之彖則取象于馬
以馬爲行地之物也蓋三聖之旨各有不同而至終
者莫有過于孔子觀說卦所言諸卦之象則詳畧可
見矣程子於卦變皆以乾坤二體相合而成若其論賁之變
曰下体本乾柔來文其中故爲離上以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之類是也朱子於卦變

皆以奇偶二爻互換而成其論賁之變曰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
二上而文三之類益二子之言各有不同而至當者莫有過
於朱子觀彖傳所釋諸卦之變則得失可見矣經分
二篇固也然上經以十八卦反對而成其中六卦有
對而無反六卦乾坤頤大過坎離此上經所以止三十卦也下
經以十八卦反對而成其中二卦有對而無反二卦小過中孚
此下經所以有三十四卦也上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
陰爻下經五十二陰爻五十六陽爻由此言之經分
二篇皆有至理奚可不知乎卦分二體固也然自二

至四互體於下自三至五互體於上震坎艮之三男
互體亦爲陽巽離兌之三女互體亦爲陰由此言之
卦取互體亦有至理奚可不知乎至於上經下經之
始終則又有可得而言者焉天地之道莫過陰陽陰
陽之用莫先水火上篇首天地以二老對立此陰陽
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以二少合
體此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凡此皆易之
大端而宜明問之及也愚也螢窗精研常編熟究有
年於茲矣每讀先儒之言以爲考象數者泥于術數

而不得其弘通簡要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造乎仁義中正之歸思得邵康節於九原問其所謂相從林下二十年胸中靜然無一物而後可傳者此學爲何學然後敢言易之理數

問先天之學實此心之妙而萬化之原其圖出于邵氏員圖則有天根月窟方圖則有天地定位之句卦氣順逆之說陰陽南北之分亦可得而考其實與

千載之上伏羲氏出而先天之卦畫始陳千載之下

無名公康節別號出而先天之卦圖始演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以至古今事變皆不外乎此闕也茲承明問㞣敢無詞以對乎夫先天之卦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皆順而得其已生之卦故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猶自今日而順數昨日也自巽至坤皆逆而得夫未生之卦故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猶自今日而逆知來日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

因常推之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是則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而愈小愈細而愈繁一奇爲陽儀居右一偶爲陰儀居左右左爲下故自下而上交于陰而生陰陽三象右爲上故自上而下交于陽而生剛柔二象兩儀生四象也陰交于陽而生乾一爲大陽兌二爲少陰陽交于陰而生離三爲少陽震四爲少陰此四卦皆自陽儀中來故爲天之四象柔交于剛而生巽五爲少剛坎六爲少柔剛交于柔而生艮七爲大剛坤八爲大柔此四卦皆自陰儀中來故爲地之四象生八卦也八卦相錯而萬物生一卦之上各加八卦而成六十四卦也 至若乾以分之

陽之闢也坤以翕之陰之闔也震以長之一陽生於巽以消之一陰生也此言六十四卦之圓圖也震居長之始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爲純陽之分限矣巽居消之始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爲純陰之翕聚矣無極之前陰含陽自坤及姤也有象之後陽分陰自復至乾也乾與姤相值月窟也坤與復相值天根也月窟陰起于姤天根陽起于復三十六宮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合之爲三十六宮也按朱子三十六宮之說邵子常言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爲六十四今述于此以俻考若夫方圖造化之妙其與天[illegible]

定位否泰反類即方圖向外第一層乾西北坤東南泰東北否西南也山澤通氣損咸見義即方圖向內第二層兌西北艮東南損東北咸西南也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即方圖向內第三層離西北坎東南既濟東北未濟西南也雷風相薄恒益起震即方圖中心震巽恒益四卦也員圖其陽在南其陰在北者乾南坤北蓋員以象天即天而論則東南陽氣發舒之所故陽在南西北乃陰氣嚴凝之地故陰在北也方圖其陽在北其陰在南者乾北坤南蓋方以象地即地而論則東

南離陽氣之所升而輝光所藏常在北惟其在北則東南陽升之方却背乎陽故陰在南也此尤造化之妙處也康節嘗云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嗚呼安得起邵子於九原而相與講明先天之心學哉

論先天之卦位則乾坤縱而六子橫論後天之卦位則震兌橫而六卦縱蓋先天爲易之本後天爲易之用也知乎此則文王改易伏羲卦圖可得而論矣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交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先天卦位乾坤由南北而交坤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爲泰也離坎由東西而交坎東離西則坎上離下故交而爲既濟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于子者以乾始生于復復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于午者以坤始生于姤姤午之半也午乾之所以成今下而交坤子于是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而爲後天卦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東者離之本位其變則交于坎向西是東自上而西也西者坎之本位其變交于而離而向東是西自下而東也故再變而爲後天卦乾坤既退則離上而得乾位坎下而得坤位

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也陰主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父尊而母親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而女未有行故巽稍用而艮全不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也震居東爲陽兌居西爲陰陽主進陰主退東西之位以定離居南爲退之中坎居北爲

[illegible]之中而南北之位以成[illegible]得乾位以陰居陽坎以陽居陰男女之互藏其宅也震當生育之[illegible]當長養之終兌當收斂之始坎當歸藏之終皆其者有其貴輕當其終者其貴重也乾坤以父母之老不復用巽艮以男女之少而未成坤西南猶半用者謂其當長養收成之交母道常親也乾西北全不用者謂其當凝嚴主靜之候父道常尊也巽東南者猶稍用艮東北全不用者以進退之先後定之男未就傳少而未習其女將有行長而可任其事也故巽稍用而艮全不用也然四卦固皆居四隅而居東方生育之位者稍用居西方收成之位者全不用矣震兌皆陽下陰上此則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此則交之極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位乾坤純陽純陰故當不用之位也陰陽以陽位為

交陽本在上陰本在下艮一陽在上巽一陰在下故云不變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為始交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為交之[illegible]春陽之始故震居之秋陰之始故兌居之夏陽[illegible]極故離居之冬陰極陽生故坎居之艮一陽二陰[illegible]二陰一陽猶有用乾純陽坤純陰不為用東方[illegible]西方為陰不用故乾坤居西隅艮巽居東[illegible]艮為陽坤巽為陰北為地之陽南為地之陰故乾艮居北而坤巽居南也若夫艮之成始成終則又有可得而言者蓋震為春而巽為春夏之交離為夏而坤為夏秋之交兌為秋而乾為秋冬之交坎為冬而艮為冬春之交則艮之成始成終可見矣

[illegible]問河圖洛書之數位與大極未嘗不相同先天之天之卦位與圖書未嘗不相合蓋大極之相同者以其生兩儀四象八卦而言也圖書之相合者以其方位既成自然相符合也知乎此則問者可得而復矣何也蓋大極者即河圖洛書虛中之象也虛其中之五與十也兩儀者即河圖洛書奇偶之象也圖書皆奇數二十十偶數二十四象者即河圖一合六為老陰二合七為少陽三合八為少陰四合九為老陽洛書一含九老陽二含八少陽三含七少陰四含六老陰八卦者即河圖四實四虛之數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離補四隅之虛以為兌震巽艮洛書四隅四正之位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坎離

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伏羲先天之易固本於河圖未嘗不與洛書合乾南兌東南則老陽四九之位也洛書九居南四居東南也離東震東北則少陰三八之位也洛書三居東八居東北也西南坎西則少陽二七之位也洛書二居西南七居西也艮西北坤北則老陰一六之位也洛書一居北六居西北也文王後天之易雖本於伏羲然亦未嘗不與河圖合離當地二天七之火而居南坎當天一地六之水而居北震者木之生當天三之木於東巽者木之成當地八之木於東南兌者金之生當地四之金於西乾者金之成當

天九之金於西北艮者土之生當天五之土於東北坤者土之成當地十之土於西南坤艮所以獨配乎中宮之五十者以土寄旺於四時無不在故能配夫中數也二程有詩云易理分明在畫中誰知易道盡無窮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破畫風按程沙隨謂此詩為二程作今以為二程恐誤且原本破畫風三字作在畫中今姑存之以俟有識者參考後之欲明夫易者可不潛心而玩索焉謹對

問易之為書不外數理後儒之為書以準易明易者如數學則有大玄潛虛皇極經世理學則有大

極圖說易通啓蒙其得失有可議歟程傳本於理本義本於筮卜二大儒者未能或之優劣也所見不同何歟

對聖經之大者莫大乎易說經之詳者莫詳於易說者牛毛當者麟角說者彌嘐當者鳳鳴考象占者几何不泥於術數談義理者幾何不淪於空寂此所以重執事之問也請論其隙迹而明者擇焉楊子雲之大玄所以準易也司馬公之潛虛所以準玄也易有彖玄則有首八十一首易有爻玄則有贊七百二十九贊又有奇贏二易有象玄則有首測易有文言玄則有元文易有繫辭玄則有攡瑩掜圖大抵玄首如彖贊如爻測如象元文如文言攡瑩掜告如係辭數如說卦傳衝如序卦傳錯如雜卦傳其與易若相脗合矣然而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蘇氏之論果易之文乎有氣而無形有日而無月果易之理乎朱子語錄謂玄有氣而無形有日而無月恐無是理此玄之所以不合於易也易有一六水虛則有源委易有二七火虛則有熒炎易有三八木虛則有本末易有四九金虛則有卯刃易有五十土虛則有基冢其與玄若相表裏矣然而虛者物之府氣者生

之戶果易之道乎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人之遇也吉凶臧否平原衰散餘齊果易之占乎此虛之所以不合於易也論易之理而至當吾所取者周子之大極圖說耳論易之數而至當吾所取者邵子之皇極經世耳不言無極則大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物之根本不言大極則無極淪於空虛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論其格局大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大極之精而約朱子之先天乃伏羲本圖

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語言而所該甚廣凡易中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大極即是濂溪自作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大極不如先天之詳周子所以主於易之理者如此也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元會運世盡年月日時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邵子之所以主於易之數者如此也易通一書程子所以明易之理啓蒙一書朱子所以明易之數胡仁仲之序易通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見其道之大人見其文之質而不見其義之精患人以

發策決科為志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見聞為學則曰學顏子之所學可謂善言易通者矣胡庭芳之論啓蒙曰本圖書則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大極章而易之方位列明蓍策則發明大衍事而掛扐之法定考變占則傳取羲氏傳而趨避之見審日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可謂善言啓蒙者矣程子易學全出於周子故作傳專言義理而人稱之曰平淡委曲更無餘蘊朱子中易的當全無遺恨益為定評也東萊稱之朱子易多删於邵子故本義論言卜筮而人稱之曰主該大極不為無體下濟人生不為無用魏了翁稱之亦非妄語也究而言之周子言理邵子言象數豈相矛盾識象數固理之所由寓也程子言理朱子言卜筮豈相冰炭哉卜筮固理之所以用也數可言也語數而得其宏通簡要之法豈易能乎理可言也語理而通其仁義中正之歸豈易能乎此四子之學所以非子雲溫公之所可及而四子之書所以非大玄潛虛之所可

擬者乎管見區區未知是否惟進教之幸甚

問書者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有三墳其詳不可得聞數書有古文今文之異其中有可議者歟小序之出於夫子傳序之作於孔安國然歟否歟後世有續書補書者其得失可得而言歟

對聖經無可議所可議者皆後人之僞者也聖經不可僭所以僭者皆後人之妄者也僞經之罪隱而難辨僭經之罪彰而易見然均之為侮聖人之言者也請因執事之問而言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illegible]

墳大墳蓋自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下而三墳已在不必錄矣柰何歷數千年以至於宋而毛漸者乃使西京而得之伏羲則曰山墳其目有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之八者(伏羲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神農則曰氣墳其目有歸藏生動長育止殺之八者(神農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黃帝則曰形墳其目有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之八者(黃帝本形墳而作易曰乾坤)其意之淺陋文之鄙近固有不待辨而訛者矣(郭大[illegible]以為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于唐州比陽之民家)至於書之古文今文則似有可疑者而先儒之所不敢深辨也書之

小序傳序又大有可疑者而先儒之所已常力辨也庸可不知其說乎孔壁所藏(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安國所傳者二十五篇(安國作傳)謂之古文古文則蝌蚪書也伏生所授鼂錯所傳者(漢孝文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老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三十四篇謂之今文今文則漢隸書也古文出於數百年之壁藏安知其無訛字今文出於九十歲之口授安知其無訛音(伏生老不能正言語不可曉使其女傳其言以教鼂錯)古文皆平易朱子以為潤色之雅詞易好者是也然而壁藏之

亦豈尊存其平易者乎今文多艱澀朱子以為紀錄之實語難工者是也然而口授之際豈能記其艱澀者乎此正先儒之所不敢深辨也小序百篇與今文多相謬戾朱子以為非孔子所作傳序一篇與漢文全不相似朱子以為非安國所作是正先儒之所以常力辨也若夫江州司馬(白居易)湯征補亡志則高矣吾不知元和制作果足以追踪渾灝之體乎詞賦朋襟果足以發揮弔伐之心乎然則書不必補未為欠事也河汾夫子(王通)續書有作意則美矣吾不知化制

之主(漢高孝文孝武孝宣孝明光武孝章)果足以追踪帝王乎兩京之文果足以媲美墳典乎然則書不必續未為缺典也於乎五經厄於秦火之虐獨惟書為甚五經厄於後儒之僭偽惟書為最晚生末學無高睨千古之見無貫綜百家之學姑述舊聞以俟明問惟進之幸甚

問詩有三經三緯四始五際其義可得聞歟二南有非文王時詩詩序謂非孔子所作然歟否歟王何以為風魯何以為頌豳風何以居風之終商頌何以居頌之終十五國次序以時之先後國之大

小與邦別有說與王通續詩東晳補詩詩果可續

可補歟

對學詩而欲論其大要一言可蔽也學詩而欲析其疑義果言難盡也蓋有自二雅之音微而後世之補詩續詩者貂尾狗續妄自尊大自四家之學起而後世之談詩說詩者哇鳴蟬噪務為傳辨求其有得於聖經之旨者鮮矣請因執事之問而舉其略以復夫里巷所作者為風風以道性情朝廷所用者為雅雅以正禮節宗廟所用者為頌頌以告成功此詩之三

經也賦者直指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興者托物興懷如關雎兎罝之類此詩之三緯也經以總質包舉乎緯猶布帛之經也緯以層見疊出乎經猶布帛之緯也關雎為國風之始言文王之治家鹿鳴為小雅之始言文王之治臣文王為大雅之始言文王之治民清廟為三頌之始言文王之治神此四始也是其說出於緯書而猶有合於理者也大明在亥為革命一際也鹿鳴在戾為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天保在卯為陰陽交際三

際[illegible]在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祈父在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是其說出於緯書而全無當於理者矣文王時無召伯之號而召南之詩曰召伯所茇文王時無齊侯之爵而召南之詩曰齊侯之子或以為召伯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然則二南有非文王時詩者矣有以序為夫子所作子夏所作者以序為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有以序為國史所作衛宏所作者以序為衛宏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朱子謂毛公分其首句冠於篇首而宏從而增廣潤色之然則二序誠非夫子所作者矣王

之所以為風蓋以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也魯之所以為頌蓋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魯于是有頌以為廟樂故其詩不為風而為頌也豳風所以居風之終者豈非以曹檜之亂極思治必如是而後可乎商頌所以居頌之終者豈非猶書之說於周而兼錄費誓秦誓者乎謂國風以大小為序則鄭之地豈大於齊唐之域豈小於魏謂國風以先後為序則檜之先亡豈可居陳之後鄭之後封豈可居齊之先先儒蓋譏于此有不可盡

爲之說者夥矣然而是紛紛者豈足多論吾所歎者删
後更無詩而世之儒者自詐之過視聖經何其小也
笙歌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有聲無詞而束皙晉時人以
之補詩謂之曰皙之詩可也厠之於鹿鳴四牡之間
可乎建安七子有文無行魏應瑒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而王通以
之續詩謂之曰通之詩可也比之於關雎麟趾之音
可乎愚也嘗聞朱子謂學詩者在乎察之性情隱微
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齊治平之道不待他
求而得誠能服膺斯訓則詩之全經自有不可勝用

者而何必補之續之以爲多哉管見如是願就有道
而正焉

問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其名書之意褒貶之說
託始乎隱公絕筆於獲麟義果安在三傳之說孰
爲得聖人之旨春王正月先儒之說多矣孰爲善

當

對五經如法律春秋則斷例也伊川遺書五經如藥方春
秋則治病也伊川曰詩書如藥方春秋則用之治病謂春秋果易言二
則孔子自微詞與義爲難知謂春秋果難言乎[illegible]

子曰大義昭然爲易見伊川春秋傳序語因明問而略書之
春秋名書之義先儒嘗言之矣或謂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夫子之意非專以刑賞也或謂褒若春生貶若
秋殺夫子之意非尚於褒貶也或謂春獲麟秋成書
夫子之意又豈特爲是乎惟杜預晉時人字元凱以爲紀事
者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年有四時故錯舉
以爲所記之名此說爲得其實爾春秋褒貶之說先
儒亦言之矣然泥乎有貶無褒之說以孟子春秋無義戰云則
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漢刑之名男刑旦起治城婦人則舂故曰城旦舂竇太后

好老子書召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后曰安得司空城旦之書乎聖人不如是之[illegible]
也泥於無今本無字作有褒無貶之說其說本于所書紀年云鄭樵其師齊人瀛子遂之事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得此說則春秋乃稗官埤雅之書聖
人不如是之妄也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字字
皆劍戟風霜聖人又豈如是之煩勞乎惟朱子以爲
聖人只是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安得許多義例此
說爲得其實爾其托始于隱公蓋平王東遷政教至
是不行於天下也或以爲隱公魯之賢君非矣杜預以隱公爲讓國賢君其絕筆於獲麟蓋有所感而起因以爲終也

説以爲文成而致麟妄矣三傳之説互有得失語皆
得則左氏善於理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玄六藝論
語其失則左氏失之誣艶而富其失也誣穀梁失之短清而婉其
失也短公羊失之俗辯而裁其失也俗合而觀之取其所長棄
其所短皆不爲無補於經也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辯而不俗深于其道者也
春王正月論有不同公羊以爲周正穀梁亦名又曰夏
正左氏以爲周正胡氏安國亦曰周正以爲夏正者固
有所據有所礙以爲周正者亦有所據有所礙威十四年
春無氷成元年二月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經書春無氷則左氏公羊叙亦有所合也然威公八年
冬十月雨雪果以爲周正則雨雪于秋八月也穀梁之説似亦未可廢也究而言之不若
胡之爲愈此朱子之説也雖然春秋之道可謂大矣
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前有説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誠不可不學也
然而使學春秋者盡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世轅固[illegible]公孫[illegible]
毋曲學以阿世馬季長之作頌權門馬融字季長吾何取焉必也
董仲舒乎斯無媿于春秋然第恐世之未必不以[illegible]
迂也

問周禮周公未成之書而後世以考工記補之
工記果出於誰歟諸儒多有疑之者其説果可折
衷歟王莽蘇綽王安石之徒皆常用之而終不效
然則周禮一書果可用於世歟
對論聖經者當取信於宗工鉅儒而彼腐唇曲學之
流徒爲蛙噪用聖經者當有待於聖君賢相而彼奸
心佞舌之輩徒爲蠹害此愚於執事周禮之問所以
不敢不對也夫周禮未出而世無有好之者而劉歆
獨先好之好之誠是也乃以考工記補其鈌漢武帝時河間
獻王開獻書之路李氏獻周禮鈌冬官捐千金購之不能得乃取禮記考工記以補其鈌宗尊也彼
特先秦之儒録集舊聞鄭玄謂周禮謂先秦之儒録集舊文而況段氏
常氏裘氏筐人今本筐作匴㮰人雕人六工之鈌六者周禮所[illegible]
鈌亦惡在其能備聖經乎周禮既出世無有註之者
而鄭玄特爲註之註之誠是也乃引諸緯書以釋其
義彼特異端之士邪説曲學而況司馬法春秋傳國
語禮記諸書之説又惡在其能明聖經乎二字以[illegible]
衆説互出或以爲文王治岐之書先儒以爲孟子[illegible]説是文王治岐[illegible]
或以爲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官始增其制而不知五等之爵[illegible]

九畿之服侯畿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畿詳貊蠻戎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
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其利朝覲會
同春日朝秋日覲時見日會衆頫日同有不可施於侯國或以爲成周
理財之書王安石以其書理財者居半而不知規畫似巧惠下甚
厚經入似豐奉上甚約有非但施於理財或疑其設
官之制不與王制合而不知王制出於漢儒附會之
口附會率合也或疑其封國之制不與孟子合按考索疑周官封國
之制其參日夫子以大國爲千乘之國又日安見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而非邦也者至孟子荅北宮
錡及慎子之言與武王列土分爵之制無異獨爲周官之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里男百里與論語孟子禮記之並異顧齊云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封國也又莫若
設官也今其言皆與他經不合言建都之制則戾書洛誥召誥之旨言封國之制則戾書武城與孟子之
說言設官之制則戾書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明而皆與古書戾則其小者從可知矣而
不知孟子言於諸侯去籍之後或疑宮壺何得屬天
官王宮服食嬪妃之類皆屬冢宰而不知周公之深知遠慮實在於
此成王之正心誠意實賴於此謂屬之冢宰則有所檢束而不得自縱也
或疑兵政何得屬夏官而不知兵以馬爲用故謂之
司馬政以禮爲本故謂之夏官王昭禹曰治官曰天而以道爲本教官曰
地而以化爲本禮官曰春而以仁爲本政官曰夏以禮爲本教官謂之司徒而教以徒爲末政官謂之
司馬而政以馬爲末刑官謂之司寇而刑以恤爲本事官謂之司空而事以空爲末此之謂似有本有
末未嘗偏廢此先王之治所以爲大備歟凡若此者難以悉辨而明者亦有
所不待辨而知其妄說也若夫古今之用周禮者則
又不能無可議者焉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曰位至宰相而又得文武
之君而後可以行周禮奈何以新都莽爲之君劉歆
爲之臣而欲行之故其所行如封建王田明堂辟雍
徒以開禍敗之釁按新莽天鳳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于明堂元年更名天下
日田王田漢平帝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以宇文泰爲之君蘇綽爲

之臣而欲行之故其所行如府衛官制養老乞言徒
以爲觀美之具魏文帝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始籍民之財力者爲府兵魏恭帝三年宇文
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大和十六年養老于明堂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
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肅拜五更且乞言焉王仲淹王通字深好是書居家不
廢而開皇隋文帝年號大業隋煬帝年號之君不足以爲之君
然政使其得君而行之亦未必能致成周之治言蓋
於六經之續知之也王通續六經唐大宗常讀是書[illegible]
與歎歎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而房杜王魏之臣
不足以爲之臣然政使其得臣而行之亦無以甚異

宇文之事吾蓋於十漸之戒知之也魏徵陳大宗以漸不克終者十事王介甫有周公之位而無周公之才之美宋神宗有成王之志而無成王之德之學俳優戲舞家語孔子斬俳優巵巫步禹古者以療疾之人主巫卜故曰巵巫有方士善法術禁水暴漲巫至水禹步投巫水中流撲業貽禍當時取笑後世斯皆不足觀也已然則疑周禮者如此其多後世將何恃而信之用周禮者如此其誤後世將何恃而用之愚於是有以辨之矣疑者雖多漢武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武帝曰周禮乃瀆亂不驗之書何休曰六國陰謀之書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未嘗疑

用之而誤王莽劉歆蘇綽安石之輩也東萊呂氏曰人徒見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飪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屋帝褻服爲末用而宦寺賓御使令洒掃爲冗役不知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促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爲之周公深看遠慮有見于此是以亂萌禍机之所至無不究極以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也此註當在前段宮壺何以屬天官之下因前未備復詳于此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則固未嘗議方今明良相逢治具畢張周禮之書雖未列於五經之科周禮之政則已見於六典之職善用周禮未有若此時者如有用我誠願執此以往然未知其合乎否也謹對

問儀禮爲禮之經禮記爲禮之傳說者謂儀禮

五可疑非作於周公禮記多出於漢儒然歟否歟

對議禮如訟漢書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執經如讐唐書云東閣格讐言二本相校讐如仇讐甚矣世之好尚者少而妄論者多也孔穎達疑儀禮臨川王氏遂建議而黜之王安石作新經周禮義二十二篇櫛宗元疑禮記會稽夏休遂著論而破之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說于其義有未安者乃援禮經以破之聖人之書僥倖脫秦火之爐燼不知幾專門名家相與討論幾宗工哲匠相與講貫以有今日奈何蟬噪蛙鳴者起而萌孽之也此愚於執

事之問有不得不明辨者焉夫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作冠昏喪祭之禮作朝聘射享之儀名之曰儀禮儀禮周禮之經所謂經禮三百是也孔子弟子各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名之曰禮記禮記固禮之傳所謂曲禮三千者是也朱子語錄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喪祭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儀禮全經凡五十七篇常出於孔壁矣而二戴黜之宣城甚大小戴劉向所錄止二十七篇十蓋逸其七八故儀禮之傳於今日者僅十有七篇非儀禮之亡也漢儒好尚之不至也禮記

凡百三十一篇皆出於孔壁矣而二戴刪之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九篇故禮記之傳於今日者凡四十九篇非禮記之雜也漢儒去取之不精也疑儀禮者自馬融鄭玄叙述周官而不及儀禮劉歆班固序述藝文而不及儀禮聘禮一篇記待賓饔餼之數不與周官相合喪服一篇皆講習問答之詞似非周公之辭而其燕享之禮有公侯卿大夫而無天子是五者皆可疑也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嗚呼吹毛求疵何所不至哉序述未及則原於漢儒之不信典禮未合則由

於周官之未成語涉問答何害其出於聖人禮備全經誰見其缺於天子果有可疑王肅鄭康成何自而註之賈公彥又何自而疏之昌黎何自而好之韓昌黎曰百氏雜家尚有所取況聖人之制度乎可見好之朱文公又何自而集之議禮記者曰曲禮謙於曲臺按山堂考索云行禮于曲臺而后蒼記之以故名曰曲禮而不及五禮之大本王制著述於博士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出於不韋序秦世之官以月令為呂不韋所作者自陸德之言始如大尉則秦官也緇衣作於尼子公孫尼子改魯論之文義出正而儒行一篇皆遊說夸大之說非聖

此篇全無義理後世遊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語以自今秦伯云或曰哀公輕儒故孔子有為而言曰夸大以掩其君豈所謂孔子哉經解數句又易經緯書之文是數者皆可疑也嗚呼洗垢索瘢何所不至哉片瑕豈可以棄連城之玉周文得尺玉獻人曰堅石也置廡下明日視之其光滿室田父大怖棄之于野隣人乃獻之魏王玉工曰此無價寶以五城可假一觀寸朽豈可以壞明堂之材學記樂記何害其為聖人之旨燕居閒居何害其為夫子之言伊川訓果無可取盧植馬融何自而治之鄭玄穎達何自而釋之大學一篇程朱何自而表章之中庸一篇程朱何自而註釋之此儀禮禮記二書

之所以不得不辨者此也請嘗考之歷代選舉皆以周禮儀禮禮記取士故有三禮之科迨至王安石始罷春秋三禮經筵不以進講學校不以設官科舉不以取士厥後胡康侯作春秋傳春秋一經始得大白於天下朱子亦嘗進讀求修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分類相從如冠義昏義則附於冠禮昏禮射義聘義則附於射禮聘禮書未及成卒勉齋黃幹先生始定成之方今聖治丕著諸經之中惟此尚為缺典荒者能不為之一掛慮乎能

爲之一齒舌乎不然則黃布裹棗倖問倖對齊景公問晏子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秦穆公黃布裹棗至海上而投其布故華而不實也公曰吾倖問耳晏子曰倖問者亦當以倖對

問五經火於秦而出於漢當時諸儒專門名家有可悉數歟歷唐至宋經學大明以程朱爲宗程朱之外有可稱者歟

對繁星麗天茲寒色正而五緯爲之尊衆流會海殊道同歸而四瀆江淮河漢爲之大蓋六經之作於聖人其道未嘗不大而儒者之論小之其義未嘗不明而儒

者之說晦之不特秦火之足爲吾道厄也請因執事之問以復夫易之傳於漢者四家田和之易傳至於施讎孟喜梁丘賀而盛商瞿受易于孔子五傳至田和費直之易傳至陳元馬融鄭康成而著費氏之易初傳民間至後漢時元融康成傳之京房之易受之焦延壽而其說多主於陰陽災異高相之易傳之毋將永而其學亦主陰陽災異此易之傳受也書之傳於漢者四家歐陽生受今文書於張生爲歐陽氏之學伏生作尚書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生夏侯勝受今文書於張生爲大夏侯之學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而爲大夏侯之學夏侯建傳今文書則又別爲小夏侯之學建即勝之子也孔安國授古文書則直至東晉梅賾始出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梅賾始得安國之傳此書之傳受也詩之傳於漢者四家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若許生徐生皆魯詩之流也初申公與楚元王交俱受詩于浮丘伯申公以詩經爲訓故弟子自孔安國而下凡百數瑕丘江公齊許生兒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事江公傳子元成及兄子賞由是魯詩有韋氏之學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式以授張生唐生褚生由是魯有張唐褚氏之學張家有許氏之學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康衡若翼奉師丹皆齊詩之派也轅固

作傳以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后蒼最能通詩禮以授翼奉康衡衡授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康師伏之學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若食生長孫華亦韓詩之裔也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則一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長孫名順惟毛氏之學初傳民間至東漢而得鄭重賈逵其學遂著此又詩之傳受如此也禮之傳於漢者三家戴德傳禮於后蒼爲大戴之學戴聖德之從兄子傳禮於后蒼爲小戴之學慶普傳禮於后蒼其後有曹褒父于褒父名元是爲慶氏之學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而后蒼最明其業戴慶皆傳其業惟儀禮周禮傳者絕少至

東漢而得鄭玄馬融其學始行此又禮之傳受如此也若夫春秋又有公羊左氏穀梁三家公羊始於胡母生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其德其後董仲舒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顏公孫眭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弟子皆以其學彰穀梁始於瑕丘公瑕丘江公受穀梁于魯申公傳子孫爲博士其後尹更始房鳳之徒各以其名著更始事蔡千秋爲諫議大夫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大史掌故左氏始於張蒼北平侯其後賈誼劉歆之徒各以其長稱誼爲梁大傅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此又春秋之傳受也嗚呼可謂盛矣而王仲淹不云

乎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爲九師易三傳即公羊高穀梁喜左丘明皆孔子弟子齊魯毛韓詩之後也大小二戴禮之末也吾所大幸者文不喪天道未墜地程子作傳朱子作本義而後易之道明蔡氏作傳朱子爲訂定而後書之道顯儀禮集解作於朱子而自謂於世有小補詩經集傳作於朱子而自謂可以無遺恨春秋則又程子胡氏相繼爲之發明然自有五經以來幾千餘年而聖典之曾實在於此時矣之往聖爲無媿垂之來世而無疑如是此天如水之

地方今 聖明在上經學鬱盛講之熟更列之於學校以之設官科目以之取士然則六經之道至此子而明數子之學至今日而著矣愚也何幸身親見之

問古以禮樂造士秦火之後禮書猶有存者而樂書無傳如周公致大平之書而人多疑之果可用歟其后歷代之禮亦有可稱者歟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蔡西山律呂新書可以備禮樂之闕歟

自關雎麟趾之化息而先王之禮不傳於世遂以拔

劍擊柱之禮爲禮漢高帝除秦苛法爲簡便群臣飲酒爭功拔劍擊柱自叔儀鼓舞之迹微而先王之樂不傳於世遂以操琴立門之樂爲樂齊王好竽有鼓瑟立於其門者雖善而王不好雖然其既失者禮樂之具也其幸存者禮樂之文也請爲執事論之周禮周公所以致大平之迹也八法八則之目九貢九賦之序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二曰法則三曰廢置四曰祿位五曰賦貢六曰禮俗七曰刑賞八曰田役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

（賦太宰邦都之賦七日關市之賦八日山澤之賦九日幣餘之賦）祭祀朝覲之典昏喪紀之事微而車旗圭璧之器粗而梓匠輪輿之度靡所不有靡所不具奈何世之陋儒指之曰此新都侯之所以篡竊者也（或謂劉歆附益新莽篡竊之書）此乎文周之所以偏霸者也見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合建都之制不與洛誥合則曰此文王治岐之書成周理財之書也見六典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illegible]合則曰此戰國陰謀之書也（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制然也今周官建國之法則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子皆三百里與當時之制不同）舍此不務而屑

屑以議禮故叔孫之綿蕝（音節又音蕞）徒遂一時之近功（蕝者束茅表位謂行列以茅索爲之習禮於其中也）曹褒之新禮雜以五經之讖記（漢章帝元和元年曹褒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郊祀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元始之間春秋則天地同牢于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于南郊）宗廟立而凝於昭穆迭毀之說（帝元成等奏議曰王者受命諸侯之君皆爲大祖以下[illegible]皆迭毀之主藏于大廟）大學雜奉常之制（漢高以叔孫通爲常諸弟子共定[illegible]者咸爲選首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明堂遵玉帶之圖（漢武帝時[illegible]人公玉帶[illegible]事明堂之[illegible]于帝）此漢之禮所以無足取而唐之所謂

貞觀禮出於玄齡所定顯慶（唐高宗年號）禮出於無忌所集（房玄齡魏徵因隋之禮增以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等爲吉凶軍賓嘉之目爲貞觀禮長孫無忌等增貞觀禮而爲顯慶禮）韋公肅之禮閣新儀王彥威之曲臺新禮（韋公肅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于是有禮閣新儀三十卷彥威采隋唐沿革條次朕分而爲新禮三卷）不過互爲異同而已宋之所謂禮者三禮圖已進於聶崇義（於周世宗被旨纂集建隆重修三禮圖三年大常博士聶崇義上之二十卷）而陳祥道之禮書亦所參用通禮既上於劉溫叟而盧多遜之纂儀亦所兼取王[illegible]賈昌朝則有新編新禮王洙陸農師則有禮器禮象（元祐中陳祥道嘗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象

之沿革二十年著成禮書總百五十卷〇大宗命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以開元禮重加損益成開寶通禮二百卷六年多遜上新修開寶通禮儀纂百卷〇仁宗朝王皞上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慶歷四年提舉賈昌朝上新禮四十卷〇英宗至和五年先是王洙講周禮命畫車服冠冕籩簋之制及圖成而上之〇元祐六年山陰陸佃著禮象十五卷）不過互相去取而已是其禮既不足道而況魏黃初之裁定朝儀（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晉大始之制除乖謬（晉初以荀顗鄭沖典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正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梁之裁（[illegible]大興齊武帝詔尚書令王儉定五禮梁武帝令群儒又裁成焉）隋之述者五禮（隋文帝命牛弘辛彥之等集梁及北齊儀注以爲禮）固君子之所羞稱也至於樂之不傳又有甚於

禮者咸英韶武之音既淪律呂聲歌之响已絶季札猶得觀樂於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以下十五国風見舞象箾者曰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地之無不載也雖盛德蔑以加矣）夫子猶得聞樂於齊制氏能世其官（漢制氏世爲樂官能紀鏗鼓鏗鏘而不能言其義也）竇公編上其書王禹所獻者樂書二十四篇劉向所校者樂書二十三篇（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常山王禹受河間樂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卷與禹異）所存者樂記樂本樂論樂詩樂言樂禮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諸篇所亡者樂奏樂品樂作樂始樂穆

樂律樂道樂義昭本昭頌季札竇公諸篇雖未必盡合先王之舊然而可取者甚多也奈何世無好尙之者如宗廟之樂制於叔孫博士房中之樂作於唐山夫人（漢高帝夫人也）嘉至永至休成永安之號（叔孫通因秦舊制宗廟之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登歌再歌終下奏休神之樂美神明之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之以成也）昭容禮容趙代秦楚之（漢高六年作昭容樂主出武德舞禮容舞主位文始五行舞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舞曰育命（亦武帝樂）樂曰大予（後漢永平三年改大樂爲大予）和平雅淡之音少條怛要眇之音多此漢之樂所以無足取

者而唐之所謂樂者大宗有十二和玄宗有十五和（祖孝孫爲旋宮之法爲十二和玄宗又增爲十五和）貞觀三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多發揚蹈厲（武之容也）之開習元二部（坐奏于堂上者爲坐部伎立奏于堂下者爲立部伎）皆鄭衛淫哇之餘不過聲妓歌嗽而已宋之所謂樂者初用王朴竇儼儀之所定繼用和峴李照之所議（宋初備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大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故有和峴所定之樂後仁宗役命李照定大樂又下王朴樂三律）溫公之論主胡瑗蜀公之論主房庶（范鎭封蜀國公）知音知器之見互有得失大安景安之號（取神祇祖考安樂之義也）徒爲文具不過講論聚訟而已是其

樂既不足道而況劉宋之樂以永爲名蕭梁之樂以雅爲名（如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則奏胤雅之類）陳之樂以韶爲名（如降神奏通韶牲出入奏潔韶之類）隋之樂以夏爲名（如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皇帝出入奏皇夏之類）尤君子之所恥言也儒者之論可以備礼書之缺者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一書而已儒者之論可以備樂書之缺者蔡西山律呂新書一編而已朱子之書勉齋補而成之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有貴賤之通禮有國家之大制有論學之精粗而其中一卷專論禮樂之說然則補禮書之缺舍此其誰乎蔡氏

之書朱子叙而正之明白淵深縝密通暢九分一寸之說則淮南太史可推五聲二變之說則杜預通典可考黃鍾員徑本於漢斛之積分變徵非調本於孔氏之禮疏而先天聲氣之原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律呂新書朱子序然則補樂書之缺者舍此其誰乎雖然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方今 聖人在上治具畢張行將復三代之制作所謂漢唐宋之陋習可以一掃而空豈無伯夷之臣后夔之佐起任其責乎愚幸當身親見之

問伏讀 御製孝順事實序以為孝之道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强暴格鳥獸孚草木而自古帝王公卿下及民庶其以孝行稱者莫不名當時傳後世凡二百七人皆可得而言歟

天經地義亘古今而不可易者孝順之理也宸章奎翰炤宇宙而不可掩者事實之書也天神幽顯其事殊矣然孝順則無不通尊卑古今其事異矣然孝順則無不當請得而言之 御製序文有曰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强暴格鳥獸孚草木夫蔡順之呼天止火順母年九十以壽終未葬里中火災將逼其舍順抱棺而哭叫天火遂越燒他舍姜詩之近舍湧水詩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詩妻龐氏常泝流而汲后值風雨不得還又姑嗜魚膾不能獨食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金雙鯉以供二母皆天地所祐也而何琦之息火亦與順同王彭之湧泉亦與詩同焉彭喪父作磚塋葬天旱水乏且去淮六七里因不能汲天忽大霧墓傍湧泉人皆驚王祥之卧冰得魚王祥事繼母朱氏至孝母病思魚膾時天寒祥解衣剖冰取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劉殷之掘地得粟殷幼孤事曾祖母王孝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之七年乃盡皆天地所賜也而王延之剖冰與祥不異延事繼母卜氏與祥同彥光

之獲藥與殷不異焉梁彥光年七歲父顯遇篤病醫云必餌紫石英可愈彥光憂悴不知所為忽于園中見一物彥光初不識惟而持歸醫視之乃即紫石英也不禱星者懷明韓懷明十歲母患尸疾每發輒危殆懷明夜于星下稽顙禱祈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病瘥母勞自苦未曉而母病平後息風者阮卓卓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卒卓年十五載柩還都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止雹者王崇崇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黍十頃竟無損落感雨者伯會許伯會母喪負土成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至火滅而禱晴有應者又若歐陽修修為南京留守母沒奉喪歸塋將興役忽陰雨彌月修念葬事愆期乃齋戒為文禱於丘之神翌日天雨開霽非其孝順之感於天乎遐水者子輿皮子輿父

孛于母蜀道中奉喪完鄉巴東有灩澦石最險其次則瞿塘行旅忌之孛輿至此時秋水猶壯甚恐乃禱忌長號其夕水驟迟明旦安流而下得金者孟熙熙父臥布苦于途瘥歿其上三年不食鹽遠近歡服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因戶當焉言哭冰者湯霖霖母病熱更數醫不效母因不宜飲藥曰惟得冰忽聞池中戛然有聲拔目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病果即愈拜井者王中中母沒廬于墓側三年未嘗稍懈易衣墓側無水汲井四丈餘不得泉中夜井再拜顙禱泉水湧出而收母免溺又若蘇子容蘇頌字子容常知婺州泝桐廬水暴迸舟幾覆溺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前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也非其孝順之感於地乎塟母感天而水飲終身者楊皡皡母牛氏沒塟之日天雨獨皡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塟畢廬墓水飲終身代母額天而不娶終身者莊男莊男母康氏病伏枕數月莊男母額天求代疾愈又以牛羔禱逆不娶終身以供母以至顏忻之祈天以明母目忻事母至孝母老目不能視忻日夜號泣祈天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紉此皆天相其孝於母也貸錢嘗塟之而降織女者董永永貸錢一萬塟父謂錢主曰後無錢還當以身作奴永時錢塟父畢將往爲奴于路忽逢一婦女求爲永妻永遂與同至主家主問妻何能曰能織主曰織絹三百疋乃放完一月內三百疋絹足主驚遂放之行至舊逢處乃謂永曰我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爲君償債不得久停語訖乘空而去嘗糞禱苦而祈北辰者黔婁庾黔婁父易患痢瀉醫曰糞苦則生黔婁輒取嘗之糞甜滑愈憂悴每夜即再拜北辰祈以身代之以至號恬之悲泣如見父存恬始八歲謂其母曰恨生不識父何悲號數日忽若有所見者

其狀貌其父也則此皆天感其孝於父溢雷之威殆矣而公免其震擊吳二事母至孝一夕夢神謂之曰明日于當爲雷所擊既悟恐驚其母不以告之至期天果晝晦雷聲闐闐然報命閉母戶往野中待罰俄而天霽幸免震擊雨之勢暴矣而王庸免其沾濡庸母李氏既沒露處墓側一夕風雨暴至鄰人將持蓆往蔽之見庸墓所前後數十步皆不沾濡大驚而去得非孝之所感乎櫛遐之息遐父季遂卒于楊州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懇求哀俄頃風止浪息風止浪李茂之返風滅火茂性至孝其母病目失明茂禱于大安山二年復明楊州再火延燒千余家至茂廬皆返風滅火得非孝之所致乎王彭之營塋而水之湧也供其磚甓杜詛之徒既而水之泛也避其墓舍彭事父母至孝繼喪父母徒跣負土成墳往來十余里雖大雪雨未嘗止息明年吳越山發洚水推巨石走數十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傍山之民居廬墓田漂沒甚衆而獨不及詛是皆其動於天地者如此自其感鬼神言之則丘傑感其母之神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于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乃荼苦如此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瓶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數升丘氏世實此縣也杜羔感其父之靈羔有至性其父任河北尉而卒訪父墓邑中故老無存者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于屋柱煤下見字數行拂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其家問之果哭而往果有父老指其丘隴而師貞夢母雕像以事何異丁蘭之刻木乎劉師貞蚤失母及長不記容貌狀忌夏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

日我亦母也訒貞夢中大哭乃作
偶人像以事之如生與丁蘭事同　黃贇夢父而得
贇父均道元仁宗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贇江南時甫
年幼及長求父則歿已三年矣求其墓弗得日夜哭
禱于神一夕夢父老以杖指墓處明
日就其地求得乃啓朽棺得父骨　王薦禱神而益
壽　薦性孝而好義父常病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
益其父壽父絕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
帕首抗然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賜
汝十二齡病遂愈果十二年而卒　而曇泰之遇神
得瓜以愈何以異於孝緒之獲薓乎　滕曇恭年五歲
母楊氏患熱疾
思食寒瓜土俗不產匪訪不得忽遇一桑門曰我有
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訝孝緒母王氏有
疾合藥須得生人薓舊傳終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
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
戒求之
果得薓　虛之則神問其疾　王虔之年十三喪母三十
三喪父二十五年蓋酷不

入曰疾病者若忽有人來問疾曰君以
孝聞病當尋差而不見未幾病果愈　而夏侯訢夢
獻明解叔謙皆有得神藥之報　夏侯訢母疾累經年
因訢方假寐忽夢其
父告之曰天帝矜汝至孝錫以仙藥在居后桑樹
下訢忽驚起如所言得藥進之母病頓差獻明母病
積年沉篤獻明叩頭禱神欲血水下流忽有人以
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獻明跪受之忽不見以
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
差叔謙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求保忽聞空中
云此疾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皆無
者乃訪求至宜都即遇見山中一父老伐木問其所
用荅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即以四段與之并示
且教以漬酒法謙受之依法爲酒母病以差　益孝
之所潛格也悉達則神告瑩地　吳悉達父母爲人所
殺及長報仇后欲
至以朱墓所哀禱于神方出行
所履之地忽陷得父錄記遂遷　而王少玄釋道丕

應祥皆有獲父骨之事益幽冥之所黙相也　少玄父
亂兵遺腹生玄甫十歲哀慟求父屍時野中白骨
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遂刺閱旬而
獲丕性至孝其父遭時擾亂以行役歿于遠道丕徃
其處求遺骨亂骸蔽野不可辨丕至誠泣禱忽有
鶺鴒羅而前因得父骨應祥性至孝其父衒賣嘉靖
不知其處乃徒跣至利津得朱其張文者言若父死
所瘞棺其有題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不可辨識矣
應祥徃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係馬鬣夙係禱
馬所之遇吾父者當髮解脫忽經一坟果　是則文
燕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遂獲父骨以歸
地雖大而是孝與之相爲流通鬼神雖幽而是孝與
之相爲契合豈不猶桴鼓之捷哉若夫蔡邕事母秋
漸法慎則皆因廬墓而有馴兎之祥　邕事母侍疾不
解襟帶者七旬

母歿廬墓側有兎馴擾其傍　秋家貧事母孝母歿廬
墓時隋大業初謝狐皮有可大獄有兎奔入狄廬隱
獲不去漸廬墓有白兎之祥鄉人句文鼎自婁婦與
父異居觀漸孝行嘆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許
法慎甫三歲已悉知母病不飲乳
后親喪常廬于墓有白兎之祥　杜孝查道麗遵陸
政則皆能養疾而有致魚之應　杜孝事母至孝從役
長安不得侍左右以
母好生魚買魚二頭貯竹筩以草塞之投于江祝
曰我母必得此魚其妻偶出汲于渚見竹筩弊岸取
視之則魚貯其中矣曰必我夫所寄也歸作羹以供
人皆異之查道母失調攝思食鱖魚求莫能得乃設
于黃河之濱而釣之因獲魚持歸作羹以食其母
遂愈遵母思食鱖求之不得忽有魚躍入舟中歸母以
供母陸政母吳氏好食魚而北土難得政求之甚苦
后居傍忽水泉涌出而有魚遂得以供母時以爲孝
感因謂其泉　能使猛獸狎擾者非負土之夏方免許
孜孝魚泉

之蕭修致哀之爾勵乎而修勵則以守令著名可謂能無忝焉方宗遺疫㽜父母伯叔死者凡十三喪屍土成墳十七年而罷猛獸狎擾修丁生母獻自荊州返喪中流遇風修抱柩長號卒得無虞廬子墓側其山中素多猛獸亦修至亦不爲人患勵廬其父墓側親友憫其毀服闋除宜城內史其邸素多猛獸爲悲願至遂死能使雉鵠遊止者非丐食之叔牙哀毀之蕭固純孝之蕭芝乎而固芝則以父子相承尤爲能繼述焉牙值歲荒丐食野中以供母后母歿廬墓有白鵲棲其墓旁固素孝遭父母喪哀毀盡廬雉鵲遊狎其門其子芝亦純孝有雉數十宿其廬虎惡類也而明三之所虎不畏朱泰之遇虎不噬以至高發許孜之虎爲鄖鹿豈苟然乎不明三樵採以供母忽出而歸

不見其母止有二虎子在室知母爲虎所害遂殺其子斧傷巨斧尋其牝牡皆殺之明三亦立死虎傍猶執斧牛不可拔朱泰亦樵以供母不乏井肯一日鷄喝入山號泣下爲虎所負而去泰曰暴虎食我恨老母無托虎乃舍之而去高登母病思食鹿肉有虎卿一鹿至其門而去孜躬負土成墳列植松柏數里爲鹿侵其松柏孜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虎殺其鹿致所傷松下孜埋之墓側烏孝鳥也而蕭放之烏爲悲泣林攢之烏來回翔以至於壽昌郭儀之烏巢於墓豈偶爾乎故性至孝有烏來集其廬前各據一樹哺擾于前蔭居墓傍運甓作冢手植松柏白烏來巢宋壽昌父宗其母劉氏殊甚罔昌弃官尋得之及卒哀慟無已冒廬墓白烏來巢義居母喪負土成墳手蔣松柏而廬其冢甘露降于墓烏鵲馴集人皆知狐之爲妖而孰知士儁之狐代取食盧操之狐至誰刻

獸以爲祥劉士儁性至孝居母喪負土成墳列狐狼爲之取食擾事母張氏至孝母喪哀毀逾禮匍匐夕有狐墓列左右不淌且乃去人皆知蛇之爲毒而不知伏義之巨蛇繞側德政之因蛇得泉反以爲美義家貧母喪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巨蛇繞側而不暴物武德政喪母蘇氏以孝聞母病將死大尊德政掘地求水以供至事不能得忽有二蛇雜出來一北隨所至求之果得泉一犬本不知哀戚也而晉林有之崔晉林父母俱終廬墓盛冬衣一單衣家有烏犬隨之在墓晉林哀泣犬亦悲號所燕本不知反哺也而希喬有之崔希喬素以孝稱所居毎巢燕乳雛必返哺適旬然后分飛鳥之攫者莫踰於鴞而爲單衰之德饑來巢李德饒有至性居父母之喪甘露降庭樹有鵶巢其廬也獸之鷙者莫踰于鹿

而爲丸節之孝意來馴顏孝意少有孝行居父之喪白鹿擾其廬食苗者蝗爲仲禮而去巢樹者鵲爲郭儀而來顏仲禮事母至孝遇蝗起禮至田間歎曰蝗食苗矣將何以供養俄有大風吹蝗去事見前山禽翔集者以法宗之求骸猛獸奔走者以許坦之救父孫法宗父隨孫恩入海被害遺骸莫收以血漬枯骨求之七年不能得遂哀毀終身居母喪嘗處墓所山禽野獸皆馴附坦十歲餘隨父入山採柴父爲虎所噬坦即號叫以杖擊之虎遂奔走父以得全與擡盡禮而芝生於墓紐因居廬而琳茂於墓荀輿擡母沒廬其墓產芝十九莖于墓亭紐因性至孝親喪廬墓廬前生琳一林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盛茂與夫徐積之杏延嶷之槑皆有連理之瑞積孝行出于天稟母喪廬墓三年哀毀不解體甘露降于

光城杏兩枝連幹苗延度性孝以母皆栗樹二栗于墓側三年遂枝生于連理孟宗泣竹而生筍沙彌哀慟而感松而明徹之苗賈循之柔皆有更茂之楨是皆驗於動植者如此宗母病思食筍時寒泣求之不得遂伏地悲號忽地出筍數十個宗持歸食其母疾遂愈庾沙彌性至孝居其嫡母喪哀毀盡禮墓側忽生松數百本枝葉茂異吳明徹年十四念其父母塋未營乃力耕值天大旱苗盡稿徹悲號仰天控訴忽有自田間來言苗更生往視之果然秋大獲倍於他家足營葬事賈循性至孝其母病以潰瘡宅有枯桑一夕再生其光孝如此自其化強暴者而言之則樊淵平華之感盜而活其母壽孫紹祖之感盜而全其父不知劊戟之為利彭修之童孺而拔刀以止盜潘宗之幼弱而愛劬以捍親不知鋒鏑之為慘也淵于元至正十二年負母避盜于句容之茅山盜至將殺其母淵乞哀求以身代賊兩釋之司馬芝字子華與其母避盜荊州于魯陽山遇賊衆皆棄老幼走芝獨守老母賊至以刃脅芝芝叩頭日老母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遂免害魏孝孫宋末與其父宗藏避盜山谷間盜縛其父于樹將殺之孝孫求代其父賊遂兩釋之張紹祖以孝行聞于朝元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請殺我以代父賊感而釋之彭修年十五父為郡吏為盜所劫修乃拔刀前指盜日父辱子死卿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遂辭謝而去潘宗隨孫恩之亂與父縣避賊年老行遲為賊所得所之宗抱父于股下賊斫宗頭面凡四宗不懼其中一賊曰殺孝者必不祥也乃止吳祐之願死而其母以生孫抑之冒難而其父以歸以至江華行傭以供母而盜指避兵非誠意

而能然乎抑有孝性國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有亂兵擄掠抑亦辦抑母以求才不得遂所之抑以身蔽之乃得免吳祐于元至正二十五年被盜與抑事同而祐為盜所害江華事詳見小學之書克已之守墳而寇不我害王琳之守塚而兄弟俱免以至劉平之抱其弟女與母俱全非純孝弟能感乎王克已父伯通殁廬于墓側新高縱兵暴掠克已獨不去賊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乃不加害王琳年十餘歲父母俱喪因遭大亂鄰黨逃匿獨琳兄弟守塚不去弟季出為赤眉所得將殺之琳自縛求代弟死遂兩釋之更始時平弟仲為賊所殺有遺腹女甫一歲其后賊復至平抱弟女與母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賊得平將烹之平告哀賊矜之遂得免庾袞自責則鄰隣不伐其墓木劉子亟告則獵者貝遺以鹿乳袞性至孝或有斬其墓木乃召集鄰人于墓而自責焉自后人莫之犯劉子性至孝母病思鹿乳遍求不得乃衣鹿皮入鹿群中求之卒遇獵者將射之亟告以故乃得免且遺以鹿乳歸以母食是則動植之微而猶孝足以薰蒸貫徹盜之暴而惟孝足以開化激發豈不以綱常之同哉又讀御製序文有曰上古帝王公卿及民庶稱當時傳後世莫不在於孝行虞舜負罪引慝文王之問寢視膳武王之繼志述事此皆聖王之大節也而漢文帝之嘗藥亦可謂令主焉曾參之養志全歸閔損之單衣失覊子路之藜藿負米此皆聖門之高弟也而子春之憂色亦得以私淑焉

救父娶后妻衣損以芦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之欲遣其妻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二子單遂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子路家貧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于百里之外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是以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矣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狄仁傑之望雲思親崔玄暐之甘露降庭西張九齡之應祥廉希憲之循古皆孝而居公卿之位夫何忝乎仁傑過大行望白雲孤飛徘徊者久之曰吾親舍其下玄暐居母喪甘露降于庭樹九齡居母喪紫芝産于座側白鳥巢于墓樹希憲丁母憂循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七日李稙之勸王燮義楊政之禦酋徹偷而岳武穆之精忠貫光文之孝勇皆以孝而收將帥之功夫何愧乎

宋欽宗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府承制授稙承直郎留之幕府稙三表勸進願早正大寶以定人心劉錡道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楊政居母喪盡禮起復將兵拒金人奮不顧身岳飛于宋高宗朝刺背上以盡忠報國四字涙人膚裡光文天啓至孝居父母喪盡禮宋高宗詔與中衆通十衆官推舉使金亮入寇衆皆坐視光文以偏臣奮勇督戰挫之亮乃斃裴子通兄弟八人皆以孝聞而爲之後者有若敬𤼵之心悖子通于隋開皇中以大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鳥巢于冢樹兄弟八人皆有孝行敬奭其曾孫也初補陳王典籤一日泣謂左右曰大人疾病吾輒心悖而痛今復然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蕆毀驕瘠下珍兄弟二人皆有孝節而爲之父者有若卞壺之死國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犯闕壺爲尚書令迎戰死之其子眕及其弟盱見父沒楷遁赴賊同時見害趙閱道三世純

孝司馬康再世純禮斯皆和氣之萃於門也趙抃母卒廬墓三年及子屼執父喪而甘露降木枧卒子雲又以哀毀卒司馬康溫公子也光薨喪祭皆用禮經居廬蔬食寢于地遂成腹疾知道哭墓而化其邑人程俱羅姜兼居墓而化其邑人陳戴氏侯知道居親喪哭泣七年不止時邑人程俱羅孝行不異知道李華作二孝贊以表之姜兼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鄰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慚咸悔悟迎養焉李瓊夜起而張用與之卜鄰郭琮祈壽而黃巖多化於孝斯皆至性之動於其人也瓊至孝于母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淄川人張用聞其孝因與之卜鄰郭宗至孝毋食不過中食不飲酒茹葷者三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有十歲人皆異之詔旌表其門善事後母者若伯岐之履

霜薛包之灑掃而郭全能愛繼母之子猶可嘉尹伯岐父吉甫惑于后妻逐之伯岐清朝履霜授琴而歌從親之令包父惑于后母每令包掃除牛下包益恭謹全事繼母唐氏甚孝繼母三子皆幼全躬耕以養之及長皆爲娶婦善事祖母者若李密之終養元卿之心痛而文恭能培祖父之塋猶可須李密養其祖母陳情表有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宗元卿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卿在遠即心痛乃奔還收之郭文恭年餘七十父母喪亡恭孝慕罔極乃居父墓次跣足負土築祖父及高曾墳陸印則昆季三人之同其心愛秦族則子孫三葉之同其懿行印弟憐辛印一慟几絕弟彥師亦以行檢稱嘗與印共廬其父墓側秦族祖曰自父曰觀步有志行聞于鄉里病而致憂戚之容者若李英之

叱疽志寬之不妄天祈之明目恩聰之[illegible]尚俞之

澣濯而張稷之憂疾其心尤重於所生焉英母病疽英吮之不數日而愈張志寬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病求歸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寬輒病是以知之令疑其妄係之獄馳驗如其言乃慰遣之龐天祐父病目喪明祈禱泣祈天舐之父目復明年八十餘俞宜城人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親或問其故曰澣濯干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稷所生母劉氏遘疾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

沒而盡塟祭之禮淼若齊人之號

絶不害之奉屍崇㥿之行服楊引之追服荀匠之枯

瘠而韋鼎之遇棺其情尤篤於兄弟焉余齊人嘗為郡吏聞其父卒四百余里一宿而至問母以父所道言門俍不見效即號哭至頓所而絶復不害陳人號平江陵不害

失母所在時寒甚雪凍不害行哭尋母屍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乃得之沈崇㥿父喪家貧不能塟行乞經年乃衛塟以初喪禮多不備既塟復廬墓側再行三年服引三歲喪父后居母喪哀毀盡禮時年七十五自恨不識父而追服斬衰匠居父憂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櫛沐號泣無時形容枯瘠家人不識鼎兄弟亾于陣奉屍出背中與芋方憂無棺忽見空中有物用而至鼎切哭之視之乃新棺也因取以充

歛傷其親之遺禍者若王裒之廢詩季詮之隨溺王

閚之抱父陳顔之代命同一衷誠之逼切也王裒傷其父死于非命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流涕不亂門人遂廢蓼莪之篇不以進講沈季詮扶母疾涉江中流遇暴風覆舟詮投身救母少頃浮出詮猶持其母髻閔事父以孝家忽火災烟焰闇其寢戶閔解衣投身救其父身背灼爛而父無恙顏父先為人誣告其父與賊殺人不勝箠掠誣服顏詣郡守請代父命郡守不能決遣有大帥至熟守以狀自竟釋之父子始得全

終其親之宿愛渚

有若廣范之負骨吳逵之塋塟張升之飲水子平之

困苦同一用意之惻怛也范父遭喪亂兵死蜀漢范年十五負喪歸舟覆為石所觸沒范即抱棺浮沉眾感其義而救之竟負骨歸塟吳逵性孝值歲飢父母及家人死者十有三人逵病篤不能塟隣里咸以帛褁而埋之逵念家徒四壁書則傭賃于人夜則淘磚伐木夫妻勤苦期月咸七坟塟十三棺張升孝居喪惟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瘁何子平少有志宋孝武末年東土飢荒繼以兵旅母喪八年不得塋塟晝夜號哭冬不衣絮者不燒請家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聽蔡與宗為會稽大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

道慭匡所拳

拳於所恃則已沠而復得已傾而復甦顧之孝肅切

切於所怙則盡禮於奔訃圖像以聘奉便道慭所生母孫沉交州道慭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婦負薪自外還道慭心動因訪之即其母也所事母至孝嘗因事出外母在家遘病死已經日所聞訃奔還號哭母即甦崇顧之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亾顧之忽涕泣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問徐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形貌于其母求畫工圖之置之廟中而定省焉

考叔之遺羹孝克之乞食守

道之遺母豈徒口體之養乎潁考叔見鄭莊公賜之食考叔舍肉公問故對曰臣母嘗食小人之食未食君之羹歸以遺母耳徐孝克事母孝值侯景之亂饑餓不繼孝克乞以供母后仕至祭酒歐陽守道家貧里人請為童子師每食即舍肉以他器貯之令送至母所乃食里人里嘔驚嘆

救棺而夫妻皆死於火者賈恩挽所而父子鬪

死於水者周樂其視徐鉦之救父而自溺者子之魄雖沒猶存也賈恩母亡未塟爲隣火所逼恩及其妻栢氏力救柩櫬得免而夫妻皆焚死周樂父日成爲賊所得命沉之水樂成代父命不得遂抱父不舍同死徐鉦父鎮將之婺源過舟勝小溪父失足墮水鉦投身摟鎮出鎮得免鉦力困遂沒敬臣之顯親日知之褒贈其與從義之咸築高墳者親之身雖亡猶存也何敬臣早喪母謂其父曰何以報曰讀書揚名耳遂刻志從學舉孝廉后官至弘文館學士李日知及進士第官至給事中母未受封而卒及葬乃賚制贈至日知廩絶于道州從義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備至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其墓伯祖溫叔祖恭諒叔父儉告無子比其亡從義爲治塋高坟祭奠以禮終身不食蕈者子將感其母之所嗜終身不食兎善應恩其母之所屬陶子將以母嗜蕈而亡常以供奠梁武帝義師初至其冬奠求蕈不得遂號慟終身不食蕈趙善應性孝以母生值卯諱卯爲兎神也終身不食老萊子之弄雛盛彥之泣蠐析感異而孝無異也周盤之祿養尹蔓龍之孝經哀樂殊而孝不殊也老萊子行年七十常弄雛其親側以爲娛盛彥事母至孝其母病目喪明彥出其奴以蠐螬更飼其母母藏以示彥彥即抱母慟哭几絕目即豁然而開盤常若儉乏無以養親乃舉孝廉歷事三城以祿養其親尹蔓龍事親以孝聞母亡廬其墓手書孝經千余本散鄉人讀之所以然者位有貴賤而是孝之出於心者不以貴賤爲隆替時有古今而是孝之原於性者不以今昔爲增損然不特此也進于水何所知而黃香之扇

枕陸績之懷橘申屠之哀戚范宣之奉手與夫吉翂上書以代父死非梁武之時乎香九歲喪母事父冬溫而夏凊績年六歲見袁術術以橘啖之績懷三枚臨別墮地術詰之對日歸以遺母術大奇之申屠蟠年九歲居母喪哀毀過于禮服闋鹽酢不入口者十年宣十歲嘗以刀傷手泰改容人問痛即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耳翂年十五其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乃虛自引咎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求代父命伸冤者長孫慮全養者陳饒奴安親者李謚隨諱者部孫與夫徐份誦經以愈父疾非孝克之任乎德懋則有毀瘠之名德林則有愈瘠之[illegible]泣杖則若伯俞拜母則若發十登非其良知之出於本然乎長孫慮父與母爭誤擊殺之繫獄將伏大辟慮上書以釋父罪陳饒奴年十二父母俱喪值歲大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奴行泣日丐于市以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署其門曰孝友童子李謚父怒出其母謚日夜號泣父感而還其母部孫年十歲父劉以罪流肇州部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辭遂與俱往徐份父遘疾百方不能愈份乃焚香誦經日夜不息父疾豁然而愈田德懋居父憂毀瘠骨立李德林丁母艱勺飲不入口因發熱疾遍體生瘡諸士友進湯藥德林皆不服數日間瘡頓瘥韓伯俞少有過其母撻之泣母問曰他日撻汝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昔母笞常痛今母之答不能使痛是以泣也張十幼喪父自幼以孝聞事母每出即拜之歸亦如之婦女何所能而趙婦之孺子劉婦之刺臂柰城之甄紹與之命皆能養其姑叔先之沈江女昐之哀頓李之弃張王之遷塋皆能孝其親矣天而

竟仲感星而父病愈者其誠爲尤至非張女與民
于乎紿賊而投於清冷全節而殞于鋒鏑者其行爲
尤烈非詹女與廖氏乎貧而能孝者上鄭之單故隋
文　有勝洣之優恩寡而治家者濮州之王故乾道
有旌門之異與楊豐之女救父而搤虎非以勇而以
其孝也張儉之女哭父而致烏非以祥而以其孝也
豈非其秉彝之出於自然乎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念姑老無田得稍乃鬻其次子買杉木治之后爲隣火所逼婦撫膺大哭風轉遂免劉氏貞定新樂人韓大初妻洪武七年例選和州劉氏事姑齊氏甚謹姑病劉氏刺臂血和藥以進姑疾愈甄氏棗城縣人李大妻大與弟異居一

日姑卒親其次子家甄氏忽心驚舉身流汗意姑有疾亟往省之果有以疾來告者甄氏泣道拜禱侍湯藥數日而愈聞氏紹興俞新妻也早寡姑久病家且失明聞氏手滌溺穢不厭激口上堂舐其目叔先年者叔先泥和之女也泥和乘船墮水而溺尸寺不得華應念遂自投水死越六日與其父屍浮于江上女勝河東人少喪父無兄弟年十五母卒哭幾日不死李氏趙郡李叔徽女父卒哭幾絕母崔氏終于家勝舉聲慟絕王氏楊紹宗妻華州華陰人也二歲喪以爲繼母鞠養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沒繼母亦以喪王氏収二母屍并立父像招魂還葬又廬于墓側有紫芝白鹿之祥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某娶庫雍乙者不知何人所殺獄吏疑楊氏有奸忍乙故殺之以嫁其口并逮其女女不勝拷畧謂其母曰我死將訴于天后獄吏以天有地震之變推獄有冤遂婺袁氏殺之詰之果然遂得白時女已死數日矣呂良子呂仲洙之女泉州晉江人也父疾亟于焚香而天夜忽仰視空中大星燁煜如月者三過日是

廖詹女蘄州人淮兵破蘄縣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日妾雖賤願相從贖父兄命賊然之縱其父兄從賊行數里道市東橋躍入水中死廖氏廬江貢士歐陽希文妻也賊寇降江希文與妻共扶其母走山中爲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潛負母逃賊執廖氏將污之不屈而死單氏上即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年十八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相繼沒貧單氏日夜紡積十年而葬八柩王氏濮州雍縣人年十八歸同陝安節度餘夫卒既葬其夫治家事悉有法舅姑安之卒成禮俗五世同居楊香順陽南鄉縣楊豐女也隨父田間獲粟豐爲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免張氏營州都督院成公儉之女也儉卒囚聞至哭泣而絕既葬有慈烏數百翔翔悲鳴于墓是則上而帝王
公卿下而童子婦女其所以流芳聲於無窮者固以
其孝爲行之首爲善之原我朝大宗文皇帝之所以

孝治四海者惟是爲至而臣民之所當家傳而人誦
也執事先生之所以策試多士以是問爲首而諸生
之所當纖悉條對也愚也懷顯親揚名之志於天
地生育之下承絜矩錫類之恩於日月照臨之中誦
聖製而激勵於雪案精研之日叨明問而畧述於風
簷寸晷之時惟進教焉幸甚

問輕財而愛人者君子之大節此我　大宗文皇
帝爲善陰隲書之作所以備載其人焉願舉以對

對財物細故也而人或重之民命大事也而人或輕

之人苟能輕財而好義則天必陰助而厚報之夫豈
虛哉請試陳之分俸以賑饑民者伏湛黃香也而湛
之後貴顯者四世而香之後封侯者二人焉更始之時倉卒
兵起湛為平原大守悉分俸以賑鄉里來客者百余家后官至司徒封不其侯子隆為光祿勳翁嗣爵孫
發為即中晨位特進曾孫無忌為侍中玄孫質為大司農香為魏郡大守時被水年飢乃分俸及所得償
賜賑貧者于是豊富之家各出義谷助官廩貸荒民全活卒于官子瓊為大尉封邟鄉侯曾孫琬亦為大
尉封賜泉鄉侯貸租粟以救流民者王相王永也而相之父
子皆為宰相永之父子亦為宰相焉王僕射劭為譙摹因拔逃田時
歲飢死亾者數千家乃上疏乞貸種粒牛犢朝廷從之一夕次家城郭得蒙空中以緣衣童子遣之后生

一男王永拜相永大宗時為右補闕吳越納王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畝三斗永奏令畝出
一斗永尋除右司諫終為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舉皋單羣等舉之子畦為宰相餘亦多顯貴朱軾
代納青苗之錢而獲其爵吳五能恤貧窮之民而顯
其後軾家貧教學于里中歲荐得束修與其子歸見一人貸青苗錢無以償為官府械係而去軾鄉
出錢三千五百代納之后軾生三子曰京官至國子司業曰亮曰某皆顯官吳五承事其家饒于財傳四
世皆一子篤於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至至承事遂生兩男次子耕讀書力學后登科調果州
相如主簿其后子孫素升舉代有顯位此其為民輕財者如此也韓韶
發潁川之廩而兩世顯宦允則蠲湖南之稅而主州
防禦此又為官而能輕財者也韓韶為嬴長賊[illegible]不入嬴境旁縣[illegible]

貸倉者甚衆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全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含笑入地下矣子融官至大[illegible]
李允則知潭州時馬氏横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又稅稻間夾牛租允則一切罷之又發倉以賑貧乏
全活者數萬人后以客省使知鎮涿二州領康州防禦使寶帶者人之所欲孰知
裴度敏中皆不拾遺度出遊香山寺忽見一素衣婦人置緹襦于上所禮良久而去
度見緹襦在舊處知其遺忘也遂收之以待其婦至后婦人疾趨而至撫膺長號度從而訊之婦曰父人
被繫昨假得玉帶二犀帶一值千余緡以賂津要不幸失于此度又詳訊其物色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
其一度笑而遣之敏中入安上門見一婦以新紫帕封裹一物令女奴携之因在關中女人力倦置于
門闌上奴女與婦人忽相失乃遺帕裹在闌旁敏中為守護至暮忽婦人號泣而來敏中問之曰夫坐于
刑有能救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敏中即以帶還之婦謝而去金錢人之所

貪孰知韓琦王曾皆不慕利而以濟其窮乎宜其位
為宰相而莫此也琦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女奴張氏姿色甚麗券成張氏忽泣然琦
問故對曰妾本借職郭守義之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今秋高歲覈實恐盡室饑
死願身役于人以活守義見女奇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氏三十萬錢還舍曾至舟木巷聞一家子母哭
甚哀曾問其故曰某欠官稅無以償惟一女將鬻客錢以償其官旦夕分離無以相見是以哭之哀也曾以
詣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往宦往來得時相見遂以自金與之令償其客約三月以迎聘不至其母復訪
曾已行矣鹽鈔二萬引其多為何如而楊存以歸商人不
以為難緡錢四十萬其值為何如而公亮以贖士女
不以為吝宜其世有令人而不乏也楊存宿息州客舍既卧于床[illegible]

聞獲鈔二萬引即詢主人知其爲巨商某某之物因曰
此吾故人設其人則可與之語以吾在某坊某家寓
遂行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物色之至息即主人以
存言告乃訪存存以果故物即乃開之官悉授之曾
公亮舍于市側聞舍旁生哭聲甚悲詢之旁舍生曰
俟須官于某處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急乃以
女鬻于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也
公亮即詣商人轉從無常且無義吾士人也曷若與我
亮乃與四十萬錢約后三日以其女來俟吾于永門
之外携女至期而往則公亮之舟已行三日矣其子
孝寬官至吏部尚書給散者陽雍施藥者羅珣散藥出而善報
入矣陽雍兄弟六人以傭賃爲業少修孝敬一日賣
田宅徙居水處大道峻坂下爲屋晨夜作水漿
給行旅累年不懈忽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不種菜
以給答曰無種因授之種雍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
璧餘皆爲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
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者爲北平著姓女
有名行雍試求之媒戲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乃可
與婚雍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俊異
位至卿相羅珣爲廬州刺史捐己俸給濟貧者民皆
德之又修學勸士務崇其本三年政狀大治節度使
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
子讓官至江西觀察使歸金者仲淳還珠者林積金
珠去而陰德大矣張仲淳務行陰隲忽一商旅途中
感疾投宿仲淳詢其來但畧言其
名氏雞里遂髮仲淳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告
其妻于護尸持金而歸后生子師中登進士第仕至
肖青林積少時入京師息旅邸既卧于床席間得錦
囊實以北珠數顆詢主人知其爲尋陽周仲津所遺
川此人后必至此汝可具吾姓名告之數日其人果
以失珠物色至旅邸主人具以姓名告之乃詣上庠
訪積求之積悉以歸后積登第官
至大中大夫子德新爲吏部侍郎施粥者則又祝染
燒券者則又李謙也祝染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后
生一子滿舉入學榜子將開忽

[illegible]燒而過報曰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一[illegible]
于庭粥之時及榜開其子果狀元李謙嘗饑歲[illegible]
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償者謙即對衆焚
券曰債已償矣后謙百歲而終子孫皆爲顯官
凡若人也於財貨之在已者無吝惜之心其於患難
之在人者有拯救之意不惟得天之報而又得我
太宗文皇帝爲表章而著明之使天下家傳其美垂
訓無極人誦其事嘆慕而不已得非陰隲之報也歟
爲今日之士君子者固當勉之謹對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六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二

男 稼 稱 註釋

元孫 而鉉 補註

八世孫 世遠 世進 逵 輯編

世選 重梓

書科

問朱子於大學曰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終始至為精密於中庸曰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其義可得言歟大學以敬為學之終始中庸以誠為一篇之樞紐誠敬二言果足以該二書之義歟願悉陳之

對千狐之腋萃而為裘（荀子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取眾白也）人但曰何其純絨之光澤也（純音屯絲數也絨密也）而不知其善挈裘者有以執其領六馬之力合而駕乎八組[illegible]何其和鑾之和鳴也（和鑾皆車上鈴以節行者）而不知其善御馬若有以執其轡此大學之文理血脈深淺精密雖承可以一言槩而其旨不外乎一敬也中庸之支節然

[illegible]畧巨細雖不可以一辭蔽而其要不外乎一誠[illegible]士請因執事之問而悉陳之朱子論大學之傳曰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終始至為精密夫新民之章首接明明德而引日新又新之義即明明德也新民之章末接止至善而舉無所不用其極之說即止至善也其文理血脈之貫接為何如釋明德則始於明德而終於明命則峻德一節深于一節釋新民則始於自新而終於新民新天命一節深于一節其淺深始終之精密為何如即是而推之其他無不然矣朱子序中庸之書曰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夫第一章論語之體要而其下十章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十二章論道之費隱其下八章雖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誠明章論誠以為一篇之樞紐三十三章論學以為一篇之歸宿此吳澄之言而四支之所以分也中分為二大節則以性道教之三言知仁勇之三事不可比而同之而第二大支節一大節也第三大支中分為二大節則以誠之有天道人道德之有小德大德不可比而同之而第四大支即一

大節也此饒氏之說而六節之所以解也四支之中支支有脈絡之貫通而不相雜六節之中節節有脈絡之貫通而不相判首章畧也而所以開一篇之詳末章畧也而所以總一章之詳詳者其細也所以散爲萬事九經之屬是也畧者其巨也所謂合於一理一誠之貫是也即是而推之其他無不然矣究而言之大學之道一敬也朱子謂以是敬而格物致知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是敬而誠意正心修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以是敬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中庸之道亦誠也朱子謂命者實理之原性者實理之體道者實理之用而教也者所以品節實理位育者實理之功效中庸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而費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誠之一字豈非中庸一篇之樞紐者乎學者於此由大學之文理血脈而求之不若一敬之爲要由中庸之支節脈絡而尋之不若一誠之爲切敬之功至則大學不在書而在我誠之功盡則中庸不在書而在我矣管見區區惟進之幸甚

問論語一書出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其說何所據合之論語果魯論歟抑齊論與孟子引書文多與書不同封國之制不與周官同是果其所自作抑一時之言而門人記之與大學有錯簡缺文朱子所次與程子不同而補第五章謂取程子之意何歟中庸章句後儒有所致議其中頗爲朱子忠臣朱子果有可議歟四書皆孔孟格言程子謂大學爲入德之門而論孟次之何以不及中庸與

對自有聖經以來莫有大於孔孟之四書古有賢傳以來莫有過於程朱之二子四書之道至二子而明二子之功於四書爲多執事歷舉以問愚也敢無一言以復乎夫論語一書以柳宗元之書攷之蓋出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無疑也柳子厚作論語辨亦正然論語皆記弟子之字曾子有子獨稱子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曾子有子繼其後則曾子有子之門人共成之也以何平叔之序攷之何晏字平叔蓋爲魯論無疑然鄉黨篇云[illegible]作瓜祭季氏篇夫子稱孔子則齊論而有雜焉者

也孟子之書以趙岐之序攷之則包羅天地揆叙萬
類非其雄才有所不能也以引書之異觀之則取其
旨意畧其文辭或其大才有所濶畧也且安知尙書
後出不同者在尙書而不在孟氏乎又安知周禮未
成不成者在周禮而不在孟子乎此論語孟子之辨
也若夫大學一書朱子所以異於程子者在格物致
知章程子取經文定靜安慮本末先後一節置之聽
訟知本末之上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故格物致知章無缺然草廬先生吳澄謂程子所定

則經文一章猶玉盤缺其一角可謂知言者矣而朱
子所補莫非程子之意於或問中言之爲詳朱子豈
故另有于程子哉惟其理之當然而已中庸一書後
儒所以議於朱子者在修德凝道章朱子以致廣大
極高明溫故敦厚爲尊德性之目所以存心而極道
體之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爲道問學之目所
以致知而盡道體之細雙峯以溫故知新皆知之事
不以溫故爲存心敦厚崇禮皆行之事不可以崇禮
爲致知然以八者皆無力行之事因朱子之小疵而

以八者皆爲學問之目又饒氏之過論惟呂芸閣陳
定宇之說爲得其當是豈敢操戈於朱子哉鄭玄作左氏膏
肓穀梁癈疾公羊墨守何休作針膏肓灸痼疾發墨守玄曰休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亦其理
之當然爾此又大學中庸之辨也是四書皆聖賢之
格言而程子之論不及中庸者無他蓋大學垂世立
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
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先之大學然後有
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參之論孟然後有以
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程子之論以學者之功

爲有緩急之異豈以聖賢之言爲有優劣之殊哉愚
也服膺洙泗之訓仰止關洛之風幼學而未能壯行
徒博而未能守約姑誦先正之餘論以復惟進之幸
甚

問四書五經之會轄六藝之喉襟朱子章句而集
註之謂論語皆操存涵養之要孟子皆體驗擴充
之端大學始終在於一敬中庸樞紐在於一誠可
悉數與後人或作書以繼論語著論語以擬孟子
論大學者遺格致釋中庸者淫佛老可悉數與

對杏壇始教木鐸載揚是時也正四書之濫觴出岷江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江津不舫舟不可以涉○出家語奎星鍾秀宋大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念紫陽承統是時也乃四書之流濱使世無四書孰知孔子之爲孔子使世無朱子孰知四書之爲四書請因執事之問而陳之論語之言無不包而莫非操存涵養之要此精義序云然也晦菴作論語精義序然則三省吾身其曾子之所以操存者乎四勿爲仁其顏子之所以操存者乎春服舞雩堯舜氣象非涵養何以致簞瓢陋巷孔子真樂非涵養何以得此論語之所

以不外乎操存涵養者如此七篇之旨無不究而莫非體驗擴充之端此精義序云然也然則觀梁惠之告豈不足以體驗義利之辨乎觀齊宣之對豈不足以體驗王伯之分乎克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孟子之不外乎體驗擴充者如此大學或問曰始終不外乎敬蓋爲小學者不由乎敬則無以涵養本源而謹乎灑掃應對之節爲大學者不由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以進夫明德新民之功以至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非

一敬之所以貫也中庸或問曰綱紐不外乎誠蓋在天爲實理命者實理之源性者實理之本體在人爲實心道者實理之用而教者實理之品節以至中和位育費隱道德無非一誠之所本也夫以論語之書其精如此未易準也而揚雄王通作書以準之然雄之法言未必可法通之中說說未必得中而況謂董常之賢可比於顏子曹植之諒可比於泰伯豈能免先儒之論乎孟子之道其大如此未易疑也而溫公泰伯皆著論以疑之司馬溫公著疑孟十一篇孟子所謂性善公皆不以爲

然李遘字泰伯然溫公疑孟子而詆取孟子伐燕之事泰伯疑孟子而不知孟子註疏之語而況謂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夫子豈能逭先儒之譏乎論大學者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格物致知此昌黎韓子不得不任其責也觀於原道一篇則可見矣釋中庸者其論淫於佛老空寂而或背其師說此游揚謝氏不得不任其咎也觀於集畧諸書則可知矣抑嘗究而言之讀論孟者當觀夫子之所以明夫孟子之所以雄辨端拜秋陽之皜皜敬仰泰山之岩

蔽則論孟不在方冊而在乎靈府之中識學庸者
知曾子之所以守約子思之所以傳道造端乎一
之誠默會乎一心之敬則學庸不在簡編而在靈
臺之內不然馳心曲學談論紛紜鑿辱析句識者
庸吾何取焉此非明問所及不敢借言故於篇終及
之謹對

問心一也何以曰人心道心赤子之心性一也何
以曰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恒性率性若何而盡心
知性若何而存心養性聖賢之論性論心為異為

同可悉指歟

對心之論古無有也始於帝舜告禹之一言性之論
古無有也始於仲虺告湯之一言自有帝舜之一言
而聖賢之論心愈詳然愈詳而未嘗矛盾也自有仲
虺之一言而聖賢之言性愈備然愈備而未嘗牴牾
也請因執事之問而畢其槩以復人心者生於形氣
之私故危殆而不安道心者原於性命之正故微妙
而難見人能操此心而存則為道心矣人或舍此心
而亡則為人心矣大人之心通達萬變本其初則赤
子之心赤子之心誠一無偽全其體即大人之心也
以至於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
皆道心之微者為之有忿懥之心有恐懼之心有好
樂之心有憂患之心是皆人心之危者為之聖賢之
論心於斯明矣若夫自性言之義理之性有善無惡
氣質之偏性有善有惡清濁純駁氣質之性也知愚
賢不肖之所以分者在此也仁義禮智義理之性也
知愚賢不肖之所以同者在此也恒性者有常之性
天之所以賦乎人者也率性者率循之性人之所以

發於天者也以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
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是則所謂氣質
之性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知之
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是則所謂義理
之性也聖賢之論性於此詳矣盡心者格物窮理豁
然貫通有以極夫吾心所具之理也存心者直內方
外精一操存有以存夫吾心所具之理也盡心而可
以知性非其心體之不蔽而有以充其天理之自然
乎存心　　養性非其心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天

理之當然乎於此尤可見心之與性初非二物焉嘗而言之聖賢之論無不同也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是其論與孔孟若符契也豈若荀揚之言性者乎伊川曰心之所主則虛故以明鑑照物妍媸莫逃爲喻明道曰心有主則實故以敝屋禦寇驅逐不暇爲言是則孔孟相脗合也豈若佛老之言心者乎管見區區姑復明問之萬一惟進之幸甚

問言仁者莫詳於論語有專言有偏言可悉言歟

朱子釋仁於論語先言愛之理於孟子先言心之德或曰當理而無私或曰全體而不息孔子言仁多以知對孟子言仁多以義對其旨可得聞與

對韓子曰博愛謂仁言仁者非之周子曰德愛曰仁言仁者宗之甚矣仁之難言也有以德言有以事言有專言有偏言請舉先儒之說爲執事詳之夫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則爲春夏秋冬之叙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人之爲心其德有四曰仁義禮知而仁無不包其發用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仁愛之心無所不貫專言之元包四德偏言之元則春生也專言之仁包四德偏言之仁則仁愛也以體言則仁爲心之德而存主於中以用言則仁爲愛之理而發用於外克己復禮爲仁主敬行恕爲仁專言之仁也孝弟爲仁之本惻隱乃仁之端偏言之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所以存此心也仁之體也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所以行此愛也仁之用也剛毅木訥仁之資質也寬裕溫柔仁之體良也以仁之德言之如克伐怨欲不行之爲仁仁貴

於人欲之淨盡也恭寬信敏惠之爲仁仁貴於天理之流行也巧令非仁弘毅爲仁仁者不憂仁而不佞以至顏子三月不違之仁是皆以仁之德言之也以仁之事而言之如伯夷之清爲仁文子之清非仁比干之忠爲仁而子文之忠非仁伯夷之仁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比干之仁不拂乎愛之理能全乎心之德以至管仲九合諸侯之仁是皆以仁之事言之也有子言仁是以偏言者故集註先言愛之理以見愛發於德之所以其孟子言仁是以專言者[illegible]

集註先言心之德以見德具於愛之所以然以合之德言之則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顏子之具體而微可謂之全體而諸賢不可謂之全體也顏子之三月不違可謂之不息而諸賢不可謂之不息也以仁之事言之則非當理而無私心者不足以當之故伯夷之清可謂當理而無私心而文子之清未能當理而無私也比干之忠可謂當理而無私心而子文之忠未能當理而無私也孔子言仁多以智對如云仁者愛人知者知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蓋仁人也

而禮則仁之著義宜也而知則義之藏仁主於行知主於知舉仁知而義禮在其中矣孟子言仁多以義對如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蓋知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仁屬乎陽義屬乎陰而知禮在其中矣於乎洙泗之跡既微濂洛之源未遡有以公爲仁者有以覺爲仁者泛言之者含糊昏緩而無緊切之功專言之者張皇急躁而無沉潛之味故程子告人取孔孟言仁處研窮二三歲得之殆未爲晚寸晷之下何足以

後列問惟取其大而畧其細幸甚

問心性道德聖賢之論詳矣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何與中庸曰達道達德曰至道至德曰小德大德曰天道人道其義同與異與

對聖賢之論不苟同也理既同而言無不同聖賢之論不苟異也言雖異而理或無異苟同者附會牽合之說苟異者支離破碎之談知其異而同同而異則心性道德之旨可得而言矣今夫性者心之神明心者性之郛廓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心之與性初非二物也故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性在其中朱子於大學序言性獨詳者此也中庸言性不言心而心在其中朱子於中庸序言心獨詳者此也大學之所謂盡性即中庸之率性中庸所謂道心即大學之正心心性之論同而異異而同者於斯可見矣若夫道者人心所共由德者人之所同得是德之由於身謂之道道之得於心謂之德道之與德初非二物也故達道五倫之教行之必在乎三德達德者三者之德行之必在於一誠達道達德同条共

其斯之焉至道者道之大小各極其至而凝道在於修
德至德者德之大小各極其志而修德所以凝道至
道至德又同符而合轍焉達道之造其極即至道也
達德之造其極即至德也小德全體之分大德萬殊
之本是皆誠者之天道豈德之外他有所謂道哉天
道者誠者之自然人道者誠之者之當然是皆所以
行是達德豈道之外別有所謂德哉道德之論異而
同同而異者於斯可見矣究而言之大學中庸二書
相爲經緯表裏者也心性道德四言者同一機軸橐

籥也孔子以是傳之曾子曾子以是傳之子思其所
從來者同而言悪有不同者乎愚故曰聖賢之論不
苟同不苟異良以此也若夫真精妙合之際本原淵
奥之旨非末學之所敢易易而知淺淺而窺明問所
及不敢不復惟進教之幸甚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二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三

男 稼 穊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逵 世進 逵輯編
世選 重梓

子科

問周子作大極圖所以明易之旨也然繫曰易有
大極而圖說曰無極而大極又有有無之分何歟
而其所以與易相爲表裏者又何歟通書之所以
明圖說者又可得而悉言歟

對洙泗濂渓一道也繫辭圖說一理也求之於言若
見其支離而汗漫體之於心始知其融會而貫通請
得而詳陳之周子奮于百世之下以續列聖之傳正
在於大極一圖然繫辭曰易有大極而圖說曰無極
而大極者何哉誠以謂大極則已屬於有氣故周子
以無極言謂雖不離於形氣而實無聲無臭非謂其
無而淪於歷寂也謂之易則已形於無體故孔子以

有秖言謂易不窮於變化而實有準有則非謂其有而滯於一物也而况生陽生陰即易之所謂是生兩儀也水火金木土即易之所謂兩儀生四象也乾男坤女即四象生八卦也化生萬物如八卦定吉凶也孔子周子豈有二理哉若夫通書之作所以明大極未發之旨而其相爲表裏者又若何哉誠以誠者聖人之本即圖之大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静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即五行之性

也而况書之所謂誠無爲非圖之無極乎書之所謂一無欲非圖之大極乎仁義中正之云剛柔善惡之説圖即書書即圖圖説通書豈有二語哉噫乎杏埵之響既絶庭草之跡亦蕪斯理也誰復知之紫陽有作闢衆論之糾紛究指趣之歸極其所以明周孔之心者累千萬言學者苟能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賢聖之心断可識矣

問唐之文章莫過於韓柳宋之文章莫過於歐蘇就四子而言之其優劣可得言歟四子之外尚有可稱者歟

對文章之在世係氣運之盛衰文章之在人係道德之淺深唐之氣運莫盛於元和（唐憲宗年號）以還韓柳二子生而當其盛故其文章爲唐三百年之名家而二子之道德則不能不共矣宋之氣運莫盛於嘉祐（仁宗年號）以來歐蘇二子生而當其盛故其文章爲宋三百年之宗師而二子之道德則不能皆同矣雖然此非末學所敢議也請舉先儒之折衷以復明問夫唐所之文如劉柳之美者則常袞（文采華贍長于應用）楊炎陸贄（贄奏

疏皆本仁義炳若丹青）權德輿（在德宗朝知制誥在兩禁八年）詩詞之工者則杜甫李白（韓子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元稹白居易（居易與元稹多酬唱）（晝駢遊詩相往來）苻從前來之有李嶠（張說謂嶠文章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王維風流醞藉之有李賀杜牧大羹玄酒雅有典刑則有若韓休輕縑素練實濟時用則有若張九齡或瓊杯玉斝之可觀或靚粧麗服之可喜（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閻朝隱如靚粧麗服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觀而多玷缺粉泊紫綠日觀詳）誠所謂陰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者矣（韓詩）于　然而

有過於韓柳觀夫詩葩易奇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而周情孔思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李漢韓集序云文平淮西碑氣象宏富得相如體曹成王碑語句簡古得子雲體洪興祖曰向見一士人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而山詩平淮西碑氣象宏富法相如也韓子之文爲何如而柳子之鉤心務口才不爲不富玉佩瓊琚辭不爲不麗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此二句柳子自云其爲文視韓相頡頏也鳥飛上曰頡下曰頏然而叔文邪佞之輩豈可附禹錫浮誕之徒豈可交自取囚山之困耳諸愚溪之辱順宗朝王叔文爭用事外黨則

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共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憲宗即位皆得罪柳子作囚山賦又有愚溪集愚溪在永州即宗元所貶之地尹朝幾書哀憤窮居南嶽諸碑契悟寂滅其與夫道濟天下之溺而文起八代之衰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者優劣不言可知矣蘇子稱韓子道濟天下之溺等句宋時之文如王黃州之格王元之太宗稱其文章有度孫泰山之義孫明復石徂徠之厲石介尹河南之簡尹洙涑水先生之端溫公臨川丞相之整王安石秦淮南秦觀黃預章山谷之或煥或理晁濟北張維國之或舒或婉有雄壯後偉若決江河而下光輝明白若引星辰而上者

曾南豐老蘇洵有標鷙奔放若猛獸之挾雄渾瑰瑋若三軍之氣者焉王震序南豐文云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與將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鷙奔放雄渾瑰瑋若三軍之朝猛獸之挾江湖之波濤煙霞之姿狀一何奇也誠所謂正聲諧韶頀勁氣沮金石者矣此二句韓文公上襄陽于頔書然而莫有過于歐蘇觀其祖昌黎之謹嚴公嘗得韓文于敝簏中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習思魯之簡古天聖明道中錢文希守西都起雙桂樓觀閣者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先成凡千余言師魯曰洙止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公嘗從尹師魯遊自相師友變鈎棘之句而爲渾厚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先是進士習爲奇怪鈎章奇句浸失渾厚修痛乃裁抑及榜出囂薄之士群聚詆斥或爲祭歐陽之文然文體由是少變革軌範之

體而爲平易歐陽公知貢舉劉幾有天地軋萬物茁之句公黜之五代史足以追班馬之筆公作五代史法嚴詞約法春秋遺意兩制集足以興訓誥之格歐公之文爲何如而蘇公之驅海濤於硯滴挽文星於筆鋒如千里之駒御以王良山谷稱東坡之文云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蘇公自論其文曰吾文如萬斛泉源隨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矣其爲文視歐蘇相伯仲也然而程子非可議者而議之程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釋氏非可宗者而宗之語道蠱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衍浮華而志本實貫通述而賊名檢

其與夫以濟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君子有
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者高下不辨可見
矣（此四句蘇子謂歐陽公）雖然漢唐以前文章莫盛於六經漢
唐以後文章莫過於四子四子者以文章而明道德
固未易及也六經者以道德而爲文章尤未易言也
後之君子由四子之文以求六經之文由六經之文
以求六經之道則庶乎膏之沃者其光輝根之深者
其實遂（此二句韓子荅李翊書云）而四子之文有不難致可以勞
今日太平之盛治矣不然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豈惟

國家之憂抑亦二三子之羞執事幸無以爲誕

問荀況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數子者皆有志於
聖人者也其優劣可得而言歟所著之書抑有可
議者歟

對論數子之學當以聖人之學爲標的論數子之書
當以聖人之書爲準則洙泗之迹既微濂洛之源未
起若數子者殆亦牛尾之麟角鳥群之孤鳳然而槩
以聖人之學之書矛盾者多矣請爲執事言之荀子
學聖人者也然喜爲異論而不顧敢爲大言而不慚
（此二句蘇子論荀子）以性爲惡（荀子書性惡篇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以禮爲僞
（朱子曰荀子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于人者爲禮故爲僞）所事者好邪之黃
歇（歇仕楚爲春申君）所教者坑焚之李斯（斯況弟子）是果可以爲聖
人之徒乎楊子學聖人者也然新莽非可事也而事
之（雄仕莽朝爲大夫）屈原非可訕者而訕之草玄閉門當覆
醬瓿（雄謂小技也劉歆謂雄大玄後人當覆醬瓿）校書投閣（劉棻從雄學奇
字後棻以事將誅辭連雄雄懼不免自投于天祿閣者也）僞作符命（爲莽作符命）以清
淨寂寞爲道（朱子曰雄之學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
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底去了如淸淨寂寞之說皆是也）以艱

深淺近爲說（謂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是又可以爲聖人之徒乎
朱子之於況雖曰稱其聰明（或問荀子朱子曰也只是個粗人）
而書況於楚所以陋之也（綱目書楚以荀況爲蘭陵令）朱子之於
雄雖曰與其沈潛（朱子曰揚子雲沉深會去思索）而係雄於莽所以
誅之也（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是二人者槩之以聖人益可取
者少而可罪者多矣自董子言之羞五伯之先詐力
而後仁義何非偉也皆三王以先道誼而後功利何
正大也（董子相江都王易王之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然而天
人三策不脫漢儒氣味（朱子曰三策說得稍親切亦是不脫漢儒氣味）

亦爲純於聖人之道焉自韓子言之原道一篇汲汲乎發明正道之意佛骨一表皷皷乎排斥異端之功然而博愛一語不免從人之議或問原道四句起頭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喚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朱子亦未爲純於聖人之學焉蘇明允曰董子正而狹之迂迂或然矣而其正經不可及也胡明仲曰寅字明仲韓子達而失之淺淺或然矣而其達亦未易能也是二人者律之以聖人蓋可議者小而可取者大矣雖王通之學有未易言者焉觀其所續經作非所作守府文說非所說董常之

賢豈顏子之儔蓋常通弟子曹植之讓曹丕遣植就國謁者灌均希旨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貶植爲安鄉侯誅其丁儀丁廙事見魏文帝紀豈泰伯之倫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曹褒之禮豈與伯夷荀勗之樂豈與后夔先天後天之體用豈能贊述得其要南朝北朝之偏正豈能予奪得其公而通之著作如此也朱子曰王通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爲續詩自漢以來詔命之可觀者惟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論遂之惕只有此數詔畧好那一篇比得典說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泰誓書也無曹劉沈謝之詩文那得一篇似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

說來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亦有信樂何如有樂共成部護武之樂禮又何如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鑿然我个人來作先舜湯武樂禮我則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三仁又曰考之史記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又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于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爭德豈末有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步趨洙泗竟昧於行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韞匵待價之訓夔絲鄒魯豈忘夫弓旌未招之戒而通之出處如此也隋文帝朝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然而聊卷稱之

曰衡規矩爲可書非其學明道稱之曰極有格言爲可書非其書恐皆先而言之河汾六經與蘭陵之書法言之篇同一希聖之心而通之知務幾殷又況雄之所未及也大乎天幾象與天人之對光範之高論三伏光範之門上書同一用世之心而通之退而韞藏又董韓之所不逮也通之書固不合於聖人而況雄董韓之去聖人也爲尤遠恐也讀書未到孰成虛安敢高議漢儒然明問所及不可不復惟進教之幸甚

問道學之傳自孔孟而後至有周程張朱四子 四

子之外又有康節涑水南軒東萊世稱為大儒其學果若是班與他如二陸與朱子同時而論道不合出於朱子之後者如許文正吳文公或謂其可續朱子之派然歟否歟

斷聖道不行則百世無善治聖學不傳則千載無真儒羲農堯舜之後幾千百年而有洙泗魯鄒魯鄒之後幾千百年而有濂洛關建斯皆真元會合光岳鍾毓鍾聚也毓與育同一大機會非偶然也且夫大極有圖明聖道之仁義中正易通有書明聖學之靜虛動直玉

淵金井志慮高潔趙閱道贈周子詩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光風霽月襟懷洒落此周子所以得聖學之傳也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明道之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此四句朱子論二程座上春風意象渾厚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曰如在春風中坐一月門外立雪師道尊嚴游楊初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待伊川既覺曰尚在此乎且休矣出門門外雪深一尺此程子所以得聖學之傳也張子之精思力踐妙契疾書此二句朱文公贊張子像云訂頑有訓發仁孝之要約正蒙有書窮性命之精微其得聖學之傳豈不然乎朱子曰西銘一篇首多少言要之仁

學之道修了世矣朱子之從容禮法沉潛仁義此二句朱子自贊家儒之才其從朱子贊足以抗群疑於百家聖賢之學亦從贊言足以集大成於諸子其得聖學之傳又豈不然乎蓋是道自孟子既沒之後橫流於楊墨淫濫於佛老功利權謀涇渭混淆涇濁渭清合流二百里不混記誦詞章溝澮盈涸其禍有甚於咸陽之火驪山之坑者秦始皇焚六經百家之言于咸陽坑儒生四百六十人于驪山幸而周子有以啓其源程張有以濬其流濬深之也而紫陽有以揚其波而助其瀾四子之功卓卓乎不可及矣至於康節涑水與程子同時者

也而其學皆見推於程子程子稱康節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東萊南軒與朱子同時者也而其學實宗主於朱子內聖外王之道先天心法之傳此康節之學所以為高而涑水之篤學力行始終一誠亦不易得劉安世問溫公以終身可行之道溫公曰誠而已矣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性此南軒之學所以為至而東萊之宏才博辨變化氣質亦未易能東萊性最褊急一日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遂為寬和朱子曰若伯恭者可謂善變化氣質矣是其與周程張朱雖或一間之未達然沉潛同源而江漢合派者也惟陸氏之學則有可議者焉槪其有昔

綮之阻（筋肉會處曰肯綮綮也蓋喻道之精奧）雖積九仞之高不敢恃有毫釐之疑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都立四顧務造乎至平之地務立乎至大之域其志可謂健矣其功可謂篤矣然而務存養而忽講學務約禮而忽博文疑西銘為釋氏之兼愛疑無極為老氏之虛誕其終也幾何不背正學而入異端者乎（陸氏以釋氏與吾儒本同但有義利公私之別耳）吾所端拜敬服者魯齋許公玉質金相準平繩直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和風甘雨庶乎足以追考亭之絕跡吾所仰上高山者草廬吳

公勤謹有箴敬和有銘以女子守身為存天理之方以武夫勝敵為遏人欲之法庶乎足以紹武夷之墜緒雖然任聖學之傳者窮而在下則為一代之宗師任聖道之傳者達而在上則為一代之君師方今二帝三王巍巍莫比而立清朝坐廟廊者皆將以伊傅周召見而知之者自任孰事乃以道學之傳下諭務羌鄙聞程朱夫子年皆十七八而棄科舉之業以從事聖學今愚之所業者科舉之業而所求為科舉而求苟學學然曰吾從事聖賢之學執事未必肯以為

然而自畫於是苟要人譽又非末學之所敢云也惟進教之幸甚

問儒者之書有楊子大玄溫公潛虛周子大極圖通書邵子皇極經世張子西銘正蒙或謂大玄為後天之似經世為先天之匹虛以準玄則虛亦可謂後天之似與大極圖在先天範圍之內則大極與經世又同一揆與楊子之與溫公濂溪之與康節道果若是班與圖說言仁義中正而不及禮智經世言易詩書春秋而不及禮樂通書所以發圖

說之蘊正蒙所以發西銘之義可得聞歟朱陸二子之所以論周張之書者亦可折衷歟

對者書立言之賢惟理學之言為難究強學待問之士惟理學之問為難對執事先生下詢而舉楊子溫公周邵張子之書以考其同異之實辨其精微之蘊愚也何足以知之雖然明問不可以不復也請言其略可乎楊子之大玄以三起數三三而九洛書數也其所以為後天之似乎邵子之經世以四起數二四而八八卦數也其所以為先天之匹乎潛虛一書溫

公所作所以準玄也玄之数始于三而一極于八十一首虛之数始于五而極于五十五然則謂潜虛爲大玄之似亦無不可也苟因是而欲以潜虛與後天同科吾恐其爲抑案捫燭之見矣大極一圖周子所作所以明易也論其格局大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大極之精而約然則謂大極爲先天之匹亦無不可也苟因是而欲以大極與經世並論吾恐其爲膠柱鼓瑟之說矣潜虛之所以似大玄者以数而其所以不能似後天者其理則不相似也大極之所以匹先天者以理而其所以不可匹經世者其数則不相匹也大玄潜虛父子也父子異而同者也大極經世兄弟也兄弟同而異者也大玄潜虛之書雖同而子雲君實之學不可以同蓋清浄符命寂寞投閣其與篤學力行清修苦節者忠邪猶相去有也大極經世之書雖異而濂溪康節之學不可以異蓋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其與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者道德術符契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不及禮知蓋中中體也猶而不得其中則斧食之譏所以得罪於孔子正即知也知而不得其正則穿鑿之知所以賊夫於孟子中正爲大極之全若謂夫仁不流於兼愛則仁之中正義不流於爲我則義之中正中正包仁義而義該也仁義爲大極之偏者謂夫仁屬乎陽之動而不屬乎陰義屬乎陰之静而不屬乎陽仁義蓋分兩端而對立也圖說之所以不言禮智者以此經世言易詩書春秋而不及禮樂蓋皇帝王伯爲易詩書春秋之體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伯之用易始於皇而終于王書始于帝而終于伯詩始于王而終于王

春秋始于伯而終于伯皇帝王伯皆有禮而不可以偏屬也皇帝王伯皆有樂而不可以獨指也經世之所以不言禮樂者以此通書之作所以明圖說之藴蓋圖說不過言一理萬化之本而通書之說言性則析爲剛柔又析爲剛柔善惡中之五者言幾則析爲善惡又析爲仁義禮智信之五者誠無僞即無極也一無欲即大極也正蒙之作所以明西銘之旨蓋西銘不過言理一分殊之妙而正蒙之說如惟一故神雖兩故化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卽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也卽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夫以大極之道如此而陸氏疑之以爲老子無極之說殊不知無極只是無形大極卽是一理奚可岐而二之哉夫以西銘之旨如此而陸氏攻之以爲墨氏兼愛之說殊不知西銘一本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分奚可合而一之哉甚矣世之入耳出口者好妄議先儒之書也龜山疑西銘得程子之說而釋然彼陸氏者獨何其惑而不解也楊氏上程子書其畧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最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愛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于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謂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爲不及不亦異乎向徵朱子則濂溪橫渠之心終不白於天下後世矣抑愚於此尚有一說以役于執事焉世之君子其所以主于中者無確定之見其所以景於前者無篤信之心越雪蜀日群犬先覺越犬吠雪蜀犬吠日以其異見也甕鷄井蛙各執已見孔曰醯雞甕底天馬援曰子陽井底蛙耳皆其言自見者議邵子者未窺其内聖外王之藩籬而先已斥其經世不考之小疵背張子者未致其精思力踐之規矩而先病其淸虛大一之高論議溫公則首以潛虛雜曰而誠無妄之德不之取也議象山則首以頓悟之學戟手而尊德性之功不之問也其流之敝吾恐其將以程子爲迂濶以朱子爲支離此今日之主張吾道者所當預爲之防而未可先倡是非之間以啓其喙也涉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瀆聽惟恕之幸甚

謹對

問先儒謂朱無文字惟周子大極圖張子西銘程子易傳序然人或以周子未嘗自作蓋傳爲[illegible]程而程子之論亦未及之至於西銘則龜山先生不能無疑是果可辨歟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春秋傳序大義數十之論皆可得而詳言歟

對有詞章之文有道德之文班揚賈馬鄒心綉口詞章之文也周程張朱仁思義色道德之文也執事先生發策下詢首以三先生之文爲言是蓋不以詞章待於末學敢不抽繹厥旨以復明問乎夫大極圖之推明厥兆根極要領以見道體通川常情言備者

不敢言之秘發聖賢所未嘗發之蘊誠有如朱子之
論者奈何朱子發漢上朱氏胡仁仲輩或以為周子未嘗
自作而不知通書仁義中正五殊二實之論多合於
圖說或以為程子未嘗論及而不知遺書備精得秀
五性七情之論多出於圖說彼种穆之學豈足以及
此而妄議其有所得來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放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彼游楊之知豈足以與此而何
怪其不以輕示哉訂頑之訓渾渾乎無得而名槩
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氣不可得而累蓋
有如呂氏所贊者奈何楊龜山劉安節輩或以為中
生偕愛於惡之事過乎中庸今乃取而併諸大學之
底蘊殊不知橫渠特以明事天之道在於修身俟命
或以為孟子仁民愛物之施自有次第今乃流而同
諸墨氏之兼愛殊不知橫渠特以明聖人之心在於
一視同仁伊川謂為原道之宗豈阿所好者哉明道
謂為達得天德豈無所見者哉伊川曰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明道曰西銘可達天德易傳序曰予

準斯言之[illegible]將傳後人沿流而求源由辭而得意
春秋傳序曰予悼聖志之不明將俾後人通其文而
求其義得其意而發其用同一任道之辭也同一垂
訓之意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易傳序之要語吾
以先儒之論考之蓋以至微之理而言則沖漠無朕
而萬象昭然已具以至著之象而言則即事即物而
此理無所不在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
理已具是所謂一原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
而理之體可見是所謂無間也由是而推可以該全
經之旨矣大義數十昭如日星此春秋傳序之至論
吾於全經之中求之蓋春秋何以始王者之迹熄而
春秋始也春秋何以終聖人之感麟而春秋終也始
作兩觀始者貶辭也以其僭之無也定公二年書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初獻六羽初者襃辭也以其僭之僭也隱公五年書九月初獻六羽胡氏曰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謂之羽者佾于羽之指稱也羽以象文德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謂之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夫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于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孔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佾之僭也文姜之去氏絕文姜也公文

四年書夏婦姜于齊遂共姬之譏錄與共姬也經書劉卷之卒憂斯道之失其據也定公四年書劉卷卒卷即劉蚠凡卿士不書有聞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陽之難有王子晁奔于敬王之難有劉卷爲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傳紀孔子之生喜斯道之得其傳也孔子二十一年周靈王庚戌生由是而求可以盡全經之義矣抑愚於明問既答之如此而其言外之意則又有以窺之焉先儒[illegible]答無文字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耳無文章惟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執事之問不之及者蓋以爲一字之作雖未純於詞章而終非道德之文凡松菊三徑

秫田百畝明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illegible]固請種秔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illegible]種秔可也幾於往而不返而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大丈夫之志亦不但志於是已也其期待後進之心爲何如愚也願無忘斯意以副不負于識者關建不負于執事之盛心謹對

問西銘之作晦庵謂其明理一而分殊又謂其綱領全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其說可聞歟

對非張子不能作西銘之書非朱子不能發西銘之義蘊西銘而不讀朱子之說非善讀西銘者也請詳陳之朱子曰西銘之書明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蓋乾父坤母理之一也然乾坤爲大父母大父母爲親父母則其分未嘗不殊矣民胞物與理之一也然民同胞爲至親物與吾爲稍疎則其分未嘗不殊矣大君宗子大臣家相君臣之分殊而理則一也聖其合德賢其秀也聖賢之分殊而理則一也所謂西銘之書不出于理一分殊者如此自夫貴賤長幼疲癃殘疾之分殊而言則屬

乎天地之塞以氣言也然未嘗無理一者存不可以其一而不差其分之殊此推行之仁也自聖賢善惡悖德踐形之理一而言則屬乎天地之帥以理言也然未嘗無分殊者在不可以其殊而不歸乎理之一此存養之仁也仁之存養者同乎天而無別仁之推行者施於人而有等又非所謂綱領全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者乎蓋至於此則西銘之義昭昭矣雖然西銘之書可謂至矣發人心未發之蘊啓人心未啓之機渾渾乎無得而名恢恢乎無所

不及飛闊不可狎而過形器不可狎而紊忽瀕頒西

鋒之贅以後則問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三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四

男　稼　討釋

元孫　而鉞　補註

八世孫　世遠　進逵　輯編

世選　重梓

史科

問古史之體所見者書與春秋而已書經每事別記後世紀傳之史祖之春秋編年通記後世編年之史祖之紀傳之史莫盛於漢史唐書編年之史莫盛於治鑑綱目錄其制作之法孰宜施之今日欤

對自律呂制於伶倫（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截而為箭陰陽各六以爲五音之上下）而後世之善言樂者不能越自規矩制於公輸而後世之善為匠者莫能踰史筆所以代有其人而無不取法於聖人也請爲執事陳之尚書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而後世記傳之體祖之（司馬遷始創爲記表書傳之體）如二典（唐書虞書曰二典）則帝紀也三謨（夏商周書曰二謨）則臣傳也禹貢則地理志也呂刑（周書篇名）則刑法志也九宮之

命於虞書舜命禹爲司空稷爲司農契爲司徒皋陶爲士垂爲共工益爲朕虞伯夷爲秩宗后夔爲典樂龍作納言六典之具於周官六典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則百官志也四仲之分於堯典四仲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殷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殷仲冬也七政之齊於舜典七政謂日月五星也則五行志也此紀傳之體本於尚書者如此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而後世編年之史祖之如紀吳越事則曰吳越春秋趙氏者也紀楚漢事則曰楚漢春秋陸賈者也戰國說士虞氏春秋虞氏名卿楊翟大賈呂氏春秋呂氏名不韋孫盛則有晉春秋吳兢則有唐春秋此編年之體祖於春秋者如此紀傳之體莫如漢史唐書也然班史則失之同如因郊祀爲封禪因平準爲食貨曄史則失之誕如王喬之志其鳧履王喬爲葉令每月朔來朝大史伺望臨至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網得之得雙鳥乃所賜尚書官屬履左慈之記其羊鳴曹操出近郊慈齎酒二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醉飽操怪之使覘諸壚悉無酒脯操不平欲殺之慈卻入壁中不知所在或見于市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從人逢之又逃之走入羊群捕告之曰不復相殺試君術耳忽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數百羊皆變爲羝並屈膝人立曰遽如許遂莫知所取耳舊唐書失之繁五代晉宰相劉向撰唐國史記二十志三十列傳百五十凡二百卷謂之舊唐書凡一百九十萬字宋歐

陽公宋祁刪其繁文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新唐書失之僻宋吳縝舉歐陽修宋祁新書糾謬類爲二十門號新唐書糾謬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覈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不知刊修之要而多徇私好八曰不舉其職之戒而難務苟簡故曰失之好吾安所取乎必也司馬遷之史記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狄也嚴而明其才如天馬駿足庶乎紀傳中之翹楚也蘇老泉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酈食其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頗食其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如如頗食其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夫秦伯子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奪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秦伯子猶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故于傳詳之於論復可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春秋書定五年于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嗇之也迄卒而指之諸侯之末則山戎侵我亦或嚴乎其間是以絕而夫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義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夫則其賤夷狄也不亦嚴而明乎編年之史莫如治鑑目録司馬公作資治通鑑後以大繁又作目録然治鑑失之大詳目録失之大簡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記北漢之年黜中宗之號武后改國號曰周吾安所取乎必也朱文公之綱目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發式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子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年書

依史亦作紀正於下而入道定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分注
者分行大綱槩舉而鑒戒昭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
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衆目
畢張而幾微著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
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
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
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
儒先生折衷之論亦頗采以附于其間云耳
乎編年中之絕迹也然而謂朱夫子之綱目倣春秋
吾且不敢謂司馬遷之史記法尚書吾又何敢乎特
論其體之有所祖云爾方今聖治休明重熙累洽

使欲鋪張不世之弘休對揚無前之偉績竊以為直
筆宜主綱目而制度因革則尚不可不存書志之規
大體宜法綱目而世時遠近則尚不可不從年表之
式斯可以燒墳襲典而無愧並日漢孫以下之史而
已管見區區惟執事與進之幸甚
問孔子作春秋之後有僭春秋者其出於誰歟歐
陽子作五代史司馬公作通鑑朱文公作綱目皆
欲依放春秋筆法可悉言歟
對作史無定法於之春秋則有定法著史無定論
之春秋則有定論蓋自夫子之作春秋而執史筆者
莫不欲望其藩籬窺其堂奥然而則之可也擬之者
幾於僭矣擬之而至于託其名不幾於僭之甚乎請
因執事之問而言之孔子未作春秋而天下已有春
秋之名孔子已作春秋而天下復有春秋之目作於
孔子之前者如晉語羊舌肸習春秋司馬侯言羊舌肸習春秋見晉
語者楚語教大子以春秋申叔時言教大子以春秋見楚語記大
史事則日夏春秋古語記天下時事記獻公時事則曰晉
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是已作於孔子之後者如戰國說士

虞氏春秋趙大賈呂氏春秋孫盛則有晉春秋吳
兢則有唐春秋是以學步邯鄲而失邯鄲效顰西施
而失西施何足數哉荀子曰壽陵餘子學行于邯鄲未得其故行匍匐而歸莊子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矣歐陽子之作五代史也
曰夫子作春秋因亂君而為治法予述本記以治法
而正亂君此法春秋而不敢擬春秋者也歐陽子於
是為善法春秋者矣司馬公之作通鑑也曰夫子作
春秋終於獲麟予作通鑑何敢始於獲麟此法春秋
而不敢續春秋者也司馬公於是為善法春秋者矣

然猶未也必也朱子綱目之作濟底見於春秋乎歲
周于上而天道明則春秋係四時之意也統正於下
而人道定則春秋大一統之旨也春秋曰公在乾侯
昭公三十年書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胡氏曰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並以存正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綱目則日帝在房州中宗嗣聖春秋曰王出居鄭綱目則
日帝出奔蜀唐玄宗書王莽之去魏傷吾道之不行也
貶仁傑以繫周懸臣道之不立也唐嗣聖十六年書周以狄仁傑為納言
大夫揚雄繫於莽所以誅其諛於既死新莽天鳳五年書莽大夫
揚雄處士陶潛繫於晉所以發潛德之幽光宋文帝元嘉十
死

四季書晉徵士陶潛卒然則春秋之後吾不有取於朱子之綱
目誰與歸泰東廣微晉束晳華泰補亡君子不之取而
舜魯子尹洙皇雅十篇范文正公謂自堯典舜歌而下
厥米聞白居易楊征蒲亡君子不之取而孔明出師
二表東坡樂全先生文集序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比也
蘇文忠公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恐盍有祖於是而
云然也雖然嘗聞之矣姚文公作國統離合表謂陳
壽三國志郡邵烈帝為先主漢書為蜀綱目既正邵
烈之帝號以續統而予禪稱後主是亦因言之
未改也宜書帝禪始為直筆足其為說庶幾朱子忠
臣願以求正於執事惟進之幸甚

問論史才者首稱遷固二子於聖人之道果有得
乎否也蘇穎濱作古史劉知幾作史通於二子皆
有譏焉可悉言歟

對以史才而議遷固則殆為造其堂與以聖學而律
遷固則奚敢窺其藩籬蓋凡世之議遷固者非忌遷
固也責備賢者固春秋之法而彼押官押闔也闔也捭也排而振

之也兩手擊也鬼谷子有捭闔篇埤雅埤增也書名街談巷議之書君子
固有不屑置喙者矣請為執事道其所以然遷之史
可取者誠多矣然而於聖人之道未之有聞如紀項
羽非春秋楚王書子之法也項羽好雄中之錚三獲後者迂反紀之得與堯
舜禹湯之列楚夷狄之國故春秋書子以外之紀呂后非春秋文姜去氏之
法也呂氏稱制而迂紀之次其年月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止曰夫人孫於齊
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傳循吏則不取冉季政事
而其所以論夫子者又不過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
怪道楛矢之異游逸有隼貫楛矢孔子曰此肅愼矢也肅愼貢楛矢按史記定公五年季

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云以丘所聞洋也丘聞土之怪墳羊註云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又按是年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三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按定公十四年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三問于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殷通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而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洲桓僖之災按魯哀公六年夏魯桓僖廟災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于桓僖廟乎已而果然服虔曰桓僖當毀而魯事非孔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有加桓僖以是爲聖何其管豹之見耶蘇頴濱作古史專以糾遷之失

可謂遷之忠臣矣而豈吹毛求疵云乎哉固之史可取者誠多矣然而詘聖人之道未之有見如以顏淵與管仲同科是文豹而窺覓塲也以叔向與伊傳並驅是蹇驢而有騏乘也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瓢飲春融心齋光睿顏子德行聖人流出管仲屛華而齊驅並駕是蹇驢得以並騏乘也伊訓盤銘說命龜鑑伊傳事業千古掀揭叔向何人而混蒙室廬是乃窺覓塲而亂春圃也而歸明月舞雩春風曾子學問聖門中魁是宰予下第而何居二等是錙銖不亦而權秤未定也至于優司馬而劣老聘進仲弓而退冉有允足以見甲乙之差其所以論儒流則又曰王道既微儒家始出各引一端取合諸侯以是爲儒何其褻

雜之識耶汝水鈞翁文曰固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時而齊驅且其說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殊方九家之術蠭起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於乎固以儒者取合于世而已乎宜其所實德而死于非義也○褻雜謂雜也孔子曰醯雞褻褻天劉知幾作史通多以糾固之失可謂固之忠臣矣而況洗垢索瘢云乎哉雖然古史之作未必盡足以服遷之心然其序曰聖人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騶虞仁獸竊脂鳥名稱其近世諸儒有所不能及斯言也華袞之褒也豈易得乎史通之作未必盡足以服固之心然而三爲史

臣再入東觀馬謙三入東觀晉張華再與史官如凡數之上窮王道下流人倫使碔砆不得以掩瑕蕭蒲不得以混臭而徐堅謂其役世史官宜置座右斯言也金石之語也知幾貫穿史籍而著內外四十九篇上窮王道下決人倫議論攻訶涿粟不貸徐堅讀之且有史官置座右之嘆豈苟論乎故愚嘗讀遷史不可不讀古史讀固史不可不讀史通執事以爲然否謹對

問三代而下莫長於漢唐史漢有前漢書後漢書唐史有舊唐書新唐書其得失可詳陳歟

對七制高文武宣光明章之功烈備矣而非班范諸公曷由

而傳三宗唐大宗玄宗憲宗之事業懋矣而非宋歐諸公曷由而著盍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而漢唐之治爲最長故漢唐之史爲最優宜孰事之舉以爲問也

且夫前漢書作於班固而曹大家補其表章帝初固坐竇氏事卒於獄書頗散亂帝詔其妹昭卽曹大家也與馬役融等就東觀緝校今八表及天文志其所補者也後漢書作於范曄而梁劉昭補其志自班氏之史言之損十表而爲八增八書而志十要非純於蹈襲遷史者然而諸表之作多所錯謬武子郎士會也既書武子又書士會計然卽范蠡也計然乃范蠡所著之書謂然其計也既書

范蠡又書計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如伯牛仲弓弟一曾子冉有弟二之類不免後人之譏焉史遷訛其是非謬于聖人自范氏之史言之進諸侯於帝紀增百官於書志斥糊是以追配前史者曄字蔚宗少好學爲文章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左遷宣城大守不得志乃刪述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于屈伸榮辱之際無不致意焉在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叙其畧曰吾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悔贈可不及之笄埋未必愧也然而列傳之體多所倒置論竇武何進之誅中官爲滔天理在事漢靈帝建寧元年是欲將相苟免以爲順天乎論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爲遺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佛書是欲中國叛聖人以事戎臣乎抑佈餙之

宣於驕吏光武姊湖陽公主有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洛陽令董宣伺主出行以奴驂乘下車格殺之羿忍恥之蔡琰於列女蔡琰初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二十年生二子曹操贖回以嫁董祀故日失節不免遠者之論焉蓋漢六代之史如此若夫舊唐史撰述非一家貞觀政要出於吳兢順宗實錄出於韓愈唐曆出於柳芳而全書則劉煦成之新唐書制作非一人方鎭百官表出於梅堯臣律曆五行志出於劉羲叟列傳出於宋祁而紀志則歐陽公成之舊書以良史次宦官之後以節義次酷吏之後以吳溆之忠義槃之於外戚朱泚反盧杞白志貞擇大臣入

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殺之以劉蕡之切直槃之文苑蕡字士華唐大宗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官焉宦見蕡策歎服以材過晁董正考凡此皆新書之所取也新書魏謩之相志以爲十十一年傳以爲十五年景洪之將紀以麗晏洪傳以麗景洪縣公之號可疑則見於吳縝之糾謬吳縝摘舉歐陽修宋祁新書舛駁譌類爲二十門号新唐書糾謬膠東群公道彥等紀書降封縣公傳乃謂郡公死因之數可疑則見於溫公之考異凡此又新書之所失也溫公考異七年三百九十人按四年實錄云斃死囚二十九人今年實錄凡有三百九十九人何乃多如此白居易云死囚四百

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紀皆云三百九十人今從新書又吳縝糾謬云三百九十人者乃錄囚之時自死因至杖笞之數爾若治皆死罪必不然也蓋唐一代之史如此其所以然
者無他史筆之難尚矣昔人有云董狐不生天下無
直筆仲尼已没天下無公言誠哉是言也董狐晉史官也左宣二年趙穿弒晉靈公狐書趙盾弒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後世特擇其
彼善於此者而論之則兩漢書前書爲優向使孟堅
之汗青就緒大家之狗尾不續又孰得而指其瑕瑜
兩唐書新書爲最向使子京之藻翰既精永叔之潤
色復加則孰得而論其矛盾此正恐之深惜而責備

者也

問史筆之難尚矣或謂史有三長史有三等可詳
言歟諸作史者之例有可悉數歟

對作史者遞爲議例議史者迭相攻詆作者之筆未
閣於前論者之喙已起於後故愚嘗謂世之善惡有
未平然不能逃史氏之手史之曲直存未公然不能
逃議者之口信夫公論之不可誣也且夫刻燭吟詩
擊鉢次韻世未嘗無才也而史才之長爲難齊李士刻燭吟詩四韻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江丘令楷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詩皆可覽觀

先經笥世南秘書世未嘗無學也而史學之長爲難邊孝先腹便便五經笥唐虞世南傳李大宗嘗出張行群臣請載書以從帝曰世南在行秘書也
華博物揚雄奇字世未嘗無識也而史識之長爲難晉張華著博物志十篇劉棻從揚雄學作奇字此論者所以有三長之說劉知幾論史有三長
褒善貶惡不畏强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
此爲上也狐事見前大史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其死者二乃舍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聞書乃止
編次勒成鬱爲不刊若魯之丘明漢之子
長此其次也勒刻鬱頭刊削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
戎夫楚之倚相又其次也此論者所以有三等之說

爲知幾論史有三等左氏釋經之體有四或先經以始事或
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此四句見左氏
傳序發傳之例有三曰正例曰變例曰非例爲例之精
有五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
勸善此左氏之義例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謂之正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例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

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
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盡義
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
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
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
而章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者以尋經
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遷固以下諸史之
例有四曰從實之例曰變法之例曰省文之例曰存
佚之例從實之例不拘其人變法之例不拘其迹省
文之例不恤其简存佚之例不恤其詳此遷固諸史
之義例也朱子之作綱目大書之例有二曰正例如
始終興廢災祥沿革號令征伐殺生除害之類曰變

例謂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類分注之類有四或追
言其始或遂言其終或詳陳其事或備載其言此又
朱子綱目之義例也愚嘗慨而視之下者依倣古人
之濫觴高者自出吾家之機杼左氏之義例始於左
氏而荀悅之徒祖之遷固之義例始於遷固而陳壽
之徒宗之朱子綱目之義例始於朱子而後作通鑑
續編者又尊師之遺義例可學也其瓣瑕至治與日
星而共明鈇鉞亂賊與風霜而俱厲使終古之迹引
繩而貫群論之雜迎刃而解孰能如吾朱子之[illegible]

[illegible]而跨丘明乎愚竊因執事之問而論之以為兼才
學識之三長而冠于三等之上非吾朱子孰能以為
何如謹對

問麟經絕筆之後歷代史可稱者惟司馬遷班固
稱遷史者曰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稱固史者曰不激詭不抑抗贍而
不穢詳而有體使二子之史尚有可議者歟其優劣
可得辨歟

對紬金匱之文司馬遷紬金匱石室之書以發揮數千載之迹閱

東觀之書東觀謂東觀書監以紀載四百年之事上追配於前
古下傳信於來今遷固二子之史才可謂高矣宜執
事之舉以為問也且夫遷之史歷父子二代而成遷父曰談
遷之父子非歆向之父子也固之史歷父子三人
而成固父彪女昭固之父子非勝建之父子也家學傳授
凡例專一其所以高於諸史一也西都之治得於見
聞而非若後世之臆度傳記西都之文大抵近古而
非若後世之雕飾駢儷以備古之文紀實見之事其
所以高于諸史二也稱遷史者班固論遷曰辨而不華

而不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益敘游俠之
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有
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所謂辨而不華也
敘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至麴糵
之有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備以文又所謂質而不
俚也（貨殖傳曰通邑大都新業千車木千章竹萬个／漆千斗棗栗千石者三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
大率（也）上自黃帝下訖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本逾
十餘萬言豈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紀列國
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采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

採楚漢春秋豈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
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為之執鞭豈非其不虛美
乎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
不畧其深文之失（酷吏傳曰湯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豈非其不隱
惡乎遷史之所得者如此論固史者（范曄論／固史）曰不激
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益公孫弘儒飾之詭
行則實其爭名之言（弘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
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
（為不忠又奏／殺亦弘事）東方朔詼諧之詭誕則鄙為滑稽之雄

（謂姦事滑亂也稽同此／取捷之人亂同異也）不激詭之體也寬饒之
抗言而為狂直者也則以為邪之司直（漢宣帝／神爵二）
（年時上方任刑法任中官蓋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奏上以寬饒為怨謗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梅福之去官抗節而為
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梅字子真補南昌尉及／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
（去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
臨邛奔亡之事（卓王孫臨邛巨室也有女名文君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遂奔從之與相）
（如賣／酒）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
色之樂則以為乖僻之箴（禹身治大第前堂教授後／堂理絲竹管弦元帝朝授）

（太子論語成帝即／位尊為師傅）非其贍而不穢者乎賈誼政事之
書載其萬言皆切於時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
皆明於經術非其詳而有體者乎固史之所得者如
此遷史之得誠然也然而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
經敘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傳貨殖則崇勢利而
羞貧賤是以不免班固之譏固史之得誠然也然而
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
直節記時務則謹詞章而畧事實是以不免范曄之
譏誠以瑕瑜不相掩古今之通患也（聘義曰瑜／不掩瑕）又孰

能置喙於其間邇高此而下彼哉今執事乃欲以末
學辨其優劣益自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
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爲彪文以沿借紀者詳覌者以爲甲大史公之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遷叙三千年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而世事八十万言其煩省之不敎固有以知之也）
未有一定之說矣雖然愚竊折衷之以爲創始者難
爲功因循者易爲力（此二句司馬貞之言也）紀傳之體始自子
長孟堅不過踵其步武是則子長其高光之開創而
孟堅特文景之守成者歟子長其蕭曹之發蹤孟堅
特絳灌之逐殺者歟雖起二子於九原當必心服執

事以爲何如

問歷代之史班馬在所不容議也范曄之東漢書
荀悅之漢紀陳壽之三國志唐大宗之晉書以至
宋齊梁陳周隋五代之史皆有其人豈無可稱者
歟

對挾已見以攻訶古人易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益
雕虫篆刻之學可能而史學不可强而能（或問吾子好賦乎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出揚子）立馬捭制之才可能而史才
不可强而能（劉敞在西掖一月進對皇子公主九人立馬却隼押九對各得其体此）

執事諸史之問所以難乎其對也雖然請僭言之范
蔚宗之作漢史也甚變班馬之條可謂精密矣然王
喬見服左慈羊嗚事涉詭妄而抑董宣於酷吏升蔡
琰於列女勸懲之體安在哉（事見前篇）荀仲豫之作漢紀
也盡倣左氏之體可謂高古矣然中外一槩夷夏皆
均體無輕重而引東都之事入西京之傳紀載之體
安在哉（劉知幾曰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獨畧胡鄉而偏漢室悅既删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參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同載者矣班固自以二世爲郎作賓戲以自達）陳壽挾其父之怨

以志三國故昭烈正統不爲帝紀孔明王佐謂無將
畧面趙驪謝馬亦誰泯之事也復何取焉（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誅壽父亦被髡乃爲亮立傳以將畧非其所長又通曰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豈以蜀是僞朝遂不遵於帝例吳孫權以諸爲理而似驪乃引驪題其目曰諸葛子瑜）大宗錄
諸臣之美以爲晉史故宣武二紀皆出御筆王羲四
論并自宸翰而藻拾餘丕亦詩咏之評也復何[illegible]
（貞觀中大宗敕史官房玄齡等褚遂良許敬宗[illegible]參錄採正典與雜說數十係部裁引爲史十六國[illegible]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合爲百三十卷又命李淳風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四人等考正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曆則李淳風爲之惟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大宗自爲之當時修史者多文）

議之小如採說其廣聞見參者訓之以南朝諸史則沈休文之有宋史裴子野又有宋畧江文通有齊志蕭子顯又有齊書而梁陳二史皆成於姚思廉父子陳姚察有志修梁陳二史施功未周至于陳亡其書不就乃令子思廉續成之然觀夫裴畧沈書互相詆訐于野述沈氏之家醜休文載裴宗之世惡多紀其辭之事喜陳讖緯之文則是史也豈得爲直筆乎沈約作宋史書裴子野父祖殊無令譽云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乃撰宋畧書沈約家世備有醜聲約於江淹爲齊志沈約又爲齊紀子顯自表于梁武帝別爲此書然天文志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北朝諸史則魏收有魏書王劭李德林又有齊書李德棻

既修周史蘇綽牛弘亦修周史按牛弘字里仁而令狐德棻未知何據南北二史又成於李延壽父子延壽父疑仰李百藥然觀夫南北互相詆毀受爾朱榮之金則掩其惡附楊遵彥之勢則叙其世比桑乾於姬漢之國同建業於蠻夷之之辞則是史也何得爲實錄乎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爲南北朝爲魏書北指南爲島夷叙受爾朱榮于金故掩其惡而晉書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以元氏出於建鄴見僞諸夏遂高自標致比桑乾于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于蠻夷之邦史通之史其不可爲隋之史例係非一人顏師古孔穎達實錄也明案等皆有所述而於全志毕長孫無忌然或者[illegible]

周齊蕭梁之舊事而並列於書以王劭魏宏之謬說而脩載於傳是亦未爲無失也唐之史撰述非一家沮大雅劉知幾皆有其書而成乎宋子京歐陽永叔然或者議其取彼例而棄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是亦未爲盡善也如紀書崔而傳書卒有之如宗室或書薨或不書姓者有之如中宗紀與前諸帝不同諸帝亦自爲畧不同見糾謬吾所敬服者盧陵五代一史褒善貶惡取法春秋叁雖不敢竊孔子之筆而識者以其功當在遷馬之間非虛語矣歐陽修五代史記其法甚精其論曰昔夫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而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

書載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稍詳議者以爲功不下司馬遷出徐元杰會要吾所深取者陳桱朱鑑一編大書分註取法綱目叁雖未足匯朱子之逸藏而論者以其功高出李燾之上非妄說矣雖然史筆之難也尚矣蘇老泉嘗謂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而未嘗有一史才可與范曄陳壽抗者方今鴻儒碩彥鋪張皇猷蘭臺石室具載全書其才其筆當上與董狐倚相斥明遷固等爭相頡頏而何陳范之足言哉愚也何幸身親見之蘭臺乃秘書監亦曰芸臺芸香辟止魚蠹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四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五

男 稼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達 世進 詮輯編

世選 重梓

吏科

問銓選之法始於漢末而寖於唐宋漢有常侍曹二千石曹功曹東西曹吏曹唐有尚書選小選東

選南選通選十選宋有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此外又有墨敕堂除之官願悉言之

對物有輕重雖至巧者不能以手揣必付之於衡形有妍媸雖至明者不能以目辨必付之於鏡天下之吏天子不能以自選故付之銓曹之公論夫天子之尊不自任而委其任於銓曹天下之賢不自進而決其進於銓曹其爲地亦要矣愚請條荅執事之問而言其得失可乎昔者漢之盛時未嘗有選法也成帝立常侍曹尚書一人以主公卿之選立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以主郡國之選而選法始起（時建始四年也）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尚書以總三曹之事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天臺屬吏曹而選法漸寖（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而尚主選舉所用必加歲月后之次而尚書從而簡選之也）先順帝時左雄爲限年四十之法（賜加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言孔子四十不惑理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蓋依倣古人四十始仕之意也亦孰知學步邯鄲而失邯鄲耶曹魏時陳群立中正九品之法（尚書陳郡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制中正以定其選擇州群之賢有識鑑者爲之區別人物等第也）蓋祖述成周命鄉論秀之意亦孰知效顰西

子而失西子耶中正之法既弊資格之法加嚴崔亮作俑於魏光庭繼踵於唐（后魏崔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裴光庭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自有中正之法而寒素始不得進故膏粱閥閱坐登仕版（閥謂有勞閱謂有功）自有資格之法而豪杰始不得伸故闒茸（猥賤也）諂諛立升要路唐之時所用皆資格也選於尚書者爲尚書選選於侍郎者爲小選東方之吏或選於各州謂之東選嶺南黔中之吏不至京師遣官往選謂之南選（凡流外兵部舉人郎官[illegible]自主之者則謂之小選東人選者或集於各州則遣之東選嶺南黔中之屬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乃遣部[illegible]）

官而爲選補復則之南其名不一焉剖姚崇宋璟患斜封之濫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賂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乃合三選而遞掌之謂之通選宇文融患吏部之不公也欲精其法而分掌之謂之十選宋之時所用皆資格也文臣升朝者屬尚書左選幕職州縣官屬侍郎左選武臣升朝者屬尚書右選副尉至從義屬侍郎右選宋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掌文武選官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秩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衛使司

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出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侍郎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選皆拘於吏部之資格而天子不得予奪於其間也於是墨敕之官自宮闈而出如姚崇之停廢斜封數千按李朝隱中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宮李不踰兩省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侍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今謂姚崇恐傳錄之誤杜衍之奏罷內降數十宋仁宗朝慶曆四年杜衍爲平章事兼樞密院事衍在樞密務有內降率請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論者徒知墨敕之濫亦孰知資格之不爲不濫哉選皆由吏部之資格而牽制不得黜陟於其間也於是堂除之官自廊廟而出如崔祐甫除官八百員李

吉甫爲士三十人祐甫唐德宗朝爲相未逾年除八百員吉甫朝裴垍曰公有知人之鑒盍疏其賢者爲國家用垍即疏三十餘人吉甫皆用之當時號爲得人矣論者徒知堂除之私亦孰知資格之不能無私哉方今雖倣唐宋之法而無唐宋之弊宰相即吏部吏部即宰相無堂除之多門也無墨敕之旁蹊也草野之士有所私愛遇應者二事禮部選士專以科目科目之行久矣楊綰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請罷進士科復孝廉鄭覃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李德裕裕亦惡進士之徒欲廢之卒亦不能廢也然當以科目不亦大狹乎若前代所謂辟召之舉者哉

能擇而行之則庶乎遺逸之才卓異之士由是而出矣吏部選官專以資格資格之行久矣魏元同張九齡劉致堂之儔劉致堂銓選年格之弊有志于天下者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皆知之不及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不能知人而亦度人之不能知人也之而卒亦莫能革也然專以資格不亦大拘乎若前代所謂保舉越資者誠能擇而行之則庶乎俊傑之人瑰琦之彥由之而出矣豈不猶愈於碌流吏員之出身者乎豈不猶賢于竊爵任子任保也謂公卿之保任子弟也取人乎藹堯之論明者不棄惟與之幸甚

周制之考課有小宰之六計、宰夫之八職、大宰之八柄，漢刺史以六條按郡國守，文周以六條詔牧守令長，唐陸贄以五術察風俗、以八計聽吏治，宋以七事考轉運提舉等官、以九事考縣令，元朝以五事考校縣令，斯皆為治之急務也。尚許言之

規矩繩墨陳於前而群材無不效用，羈靮銜勒設於前而駑馬無不就御。為天下國家者立綱陳紀，設法制度於上，而百司庶府莫不盡職，勒躬而惟恐或後矣。此則執事發策之意也。愚請得而條陳之。夫周官

小宰以六計弊群吏按周禮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註聽平治也弊音蔽斷斷也平治官府之計有此六事斷群吏之治也則廉善廉察也善謂善其事有辭譽也廉能能謂才足以舉事也廉敬不懈廉正行無傾邪廉法守法不失廉辨不疑是也宰夫以八職聽國計按周禮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役召也百官之屬官府上有所召而使之徵令也則正一日正掌官法以治要正謂六官之長僚屬所取正者官法謂官府之八法要則月計之書也師二日師掌官成以治凡師謂六官之二僚屬受教者官成謂官府之八成凡則旬計之書也司三日司掌官法以治月若天官宰夫地官司徒之類各司執事者月謂月[illegible]法見上旅[illegible]是也五日府掌官契以治藏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契謂要書參謂成蓄藏者六日史掌官書以贊治理文辭而述

事者書謂史所述者贊若今文書起草也七日胥掌官叙以治叙治文書之次序謂材智為什長者官叙即胥所治者治叙謂職所治之先役也八日徒掌官令以徵令趨走以應呼召者官令謂官府之令徵令即上所召大宰以八柄御群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是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御群臣柄猶器之有柄詔告也八柄者天子所以御群臣非人臣所可預故冢宰以詔于王一日爵以馭其貴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侯伯子男也有爵則貴故爵所以馭貴二日祿以馭其富祿仕者之俸也有祿則富故祿所以馭富三日予以馭其幸爵祿之外有所賜與出於特恩故日幸四日置以馭其行置之於位以其人有賢行也五日生以馭其福生猶養也臣有勲勞而祿及子孫是福祐之也六日奪以馭其貧臣有罪而沒其家財奪其所有故貧也七日廢以馭其罪不恐殺之放之以遠以其入有罪也八日誅以馭其過誅責也罪重故放之過輕則誅之謂責之以言也漢刺史

以六條按郡國，其一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其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煩擾刻暴，剝截黎元，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其四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曰二千石違公損下，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守文周之時，參辯為六條以制牧守令長，曰清身心，敬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是也。唐德宗遣黜陟使巡行天

下陛贊教之以五術謂聽誣須審其哀樂納市價共服等其肴僉者其義惡訊薄書考其爭訟覽市作業察其趨舍八計六德五要而八計所以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屑視案牘繁簡以稽聽斷視囚獄盈虛以稽決滯視姦濫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是也宋紹聖中以七事考轉運提舉等官則一曰舉官二曰勸農桑三曰招流亡四曰興利除害五曰按察部吏贓罪六曰部內簠獄及平反獄訟七曰覺察盜賊是也熙寧中

以九事考校縣令則一曰斷獄平允二曰賦稅不擾三曰差役均四曰盜賊屏五曰勸農桑六曰恤孤寡七曰修水利八曰戶籍增衍九曰整治簿書是簿至元朝則又有戶口增田野闢辭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考校守令役三增以常平得法爲六事焉究而觀之歷代之法其初也皆可謂善矣周之考課悉屬於天官然植圭赤舄周禮春官公執桓圭註雙植曰桓取其堅直有力也詩曰赤舄几几都俞廟堂者都歎俞名也未必皆姬公君奭也于姬姓於曰姬故周之爲周不能常成康而不幽厲漢之考課悉掌

於刺史然繡衣持斧擊斷郡國未必皆張綱杜喬也後漢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喬等受命之郡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故漢之爲漢不能常文景而不桓靈使蘇綽之法常行于後周則于時之牧守何患不龔黃卓魯也然而文具矣使陸贄之說卒行於貞元則於時之令長何患不召父杜母也然而空言矣慶歷嘉祐之治不久而故都淪沒未必非官冗政貪之所致而貪冗則七事之不行也中統至元之治不復而四海困窮未必非吏污民弊之所激

而污弊則五事之不考也而治天下國家者常患法作於上而格於下法謹於始而倦於終持之非不嚴而妨害之者衆立之非不詳而奉承之者罕將若之何予書生無通變之見請舉腐儒之常談以對曰任法任人二者不可偏廢人能任法非法任人執事不以爲迂幸甚

則歷代考課自周漢唐宋以來互有不同其術之盛亦可言歟

對洗金以鹽必付之以金工刻玉以酥蜡酥塗玉刻之軟如泥蜡必委之於玉人虞下朱書八字者是謂三足者非鹽酥也者猶考課之得其法也工人也者猶考課之得其人也然則大法並任雖老生之常談而考課之道終不出乎此請爲執事言之治水績用杖於九載之後此唐之考課也禹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后行罰禹治水至于地平天成然后行賞黜陟幽明行於三載之終此虞之考課也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之考

課其法具於周官漢之考課其法見於漢史自周言之日終考日成月終考月要歲終考歲會周禮司會之職以參互考日成謂諸官府所莅之事有數揔其數而計之有日揔十日之致而結之有凡以凡考日以日考數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日相考是之謂互有日成即今計也以月要考月成月計曰要月成多于日成故以月要考之以歲會考歲成歲計曰會歲成事多于月成故以歲會考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九載則揔行黜陟之典其積功累過之有其漸如此故非功者不得以幸升于資歷有勞者未嘗沉滯於察案同官爲察同地爲案百司考屬吏牧伯考諸侯六卿考屬官司會會謂會計之官則又總受其計書而歸之

大宰大宰則又詳第其廢置而詔之王其條分縷析之有其要如此故下考其屬則寡而難欺上提其綱則簡而易見也自漢言之令長計所部戶口錢穀盜賊歲盡上之于郡國是郡守得課令長也黃霸爲令諸扶風守恕曰君課第六方自脫何暇爲左右言是令長之職守相得太課第也刺史循所部郡國考其殿最歲盡奏之於京師是刺史得課守相也刺史則上之執政故或考之於御史或考之於丞相谷永爲鮑宣曰左馮翊宜考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雜考郡國明矣丙吉日殺傷橫道京兆尹職當禁止之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賞罰而已觀殿最之言則丞相得雜考郡國之計書明矣課丞相

則上之天子故或受計於甘泉或受計於明堂漢武帝元封五年春三月贈封泥上帝于明堂配以高祖因受計觀吉奏行賞罰之言則天子受丞相之要又可知矣巳其考課之次序大槩如此蓋周之遺意猶在也宣延壽守東郡斷獄爲天下最此刑獄課也延壽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尹翁歸守扶風捕盜爲三輔最此盜賊課也東海大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翁歸爲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以一縣百吏民皆服恐懼改素行而自新卜式爲成皐令將漕最此漕運課也陳立爲天水守勸農最此農桑課也其考課之條例大槩如此蓋唐之善最

本也京房作法於漢元之時則專欲任法而失之大煩漢元帝建昭二年京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崔林建議於魏明之朝則專欲任人而失之大簡魏劉劭先年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安用考課哉劉邵之七十二條可謂密矣而四科之路狹之於監狹魏景初元年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杜恕曰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杜預之六優六劣可謂便矣而六年之考失之疏濶略晉大始四年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其略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

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唐之法詳於漢而其失在於不由郡縣而悉屬考功部是以一人之聰明銜群吏之欺罔以一日之議斷累数年之功過也而可乎宋之法因於唐而其失在於不預牽相而直付考課院是廢太臣之道授委有司之法苛棄衡鑑之公平信簿書之叢脞也而可乎以唐之法言之經之以善以考其德緯之以最以課其才一日德義有聞二日清謹名著三日公平可稱四日恪勤匪懈其目有四謂之善內而近侍宿衛然而

關津鎮防文而禮官文史武而督領軍將凡二十七課謂之最而當時之主其事者如孫狄之鑑班宏之公德宗時盧承慶之達一人澔遷爲風水所敗承慶署其考爲中下其人無言而退承慶曰非力所及改署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辭承慶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崔隱甫開元時爲河南尹之敏趙宗儒之貶德宗時相裴郁盧紹宗儒領考功事時考績失實內外悉上中考宗儒考入中上者總五十人上善之裴行儉之拔王勃楊炯行儉有知人之鑑曰士必先器識而后文藝二子浮躁衒露非享爵祿之器也趙憬誤舉而劉滋進之憬自言薦常征以貪贓論考校使劉滋課最知過更以考升遷之鄭覃徽過而李泌升之覃于文宗朝爲御史大夫時泌已沒二十餘年矣今日李泌升之恐誤

李疑德裕也蓋能於法外爲國得人也自宋之法言之因唐之四善分之爲三等開寶詔書則以璽績優異爲上恪居官次粗治職務爲中臨事弛慢爲下景德詔條則以利國爲民爲上幹而無森清而不治爲中濫聲頗彰爲下而當時之掌其責者如郭贄畱德凝之在大祖時富弼范仲淹之在仁宗時錢若水之判審官院蘇易簡之判流內銓王旦爲考課使而薦呂蒙正王沔爲考課使而黜戴于元猶能於法之外爲國擇士也嗟乎愚嘗究而觀之法誠不可廢而亦不專

任也則漢秦之法非不備而正然不肯上計書矣乎法非不明而齊王不肯上計簿（上計者奏上戶口墾數之數也）甚者膠東爲增戶口而王成被賞（膠東爲增流民戶口至以萬余而蒙相王成反賞）臨淮誤栽田項而康衡不知（臨淮郡國界誤以田四百頃而康衡自領計簿不能正）其欺罔可勝道哉唐大宗之時而萬紀訴考課不公宋仁宗之朝而李迪減武臣磨勘楊道劉爲刺史郡民知化而以催科政拙下考（城治民知其不察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何易于爲縣令三年無因而以官無異稱書殿（易于唐僖宗時爲益昌令）其狗私所書言乎愚故曰任人任法雖老生之常談而考課不出此也執事俯與進之

問銓選之法自周以至於今累變不同今所用者循資格之法也其中亦有可議者歟

璧玉之瑕瑜非卞和不能辨（卞和得玉璞獻楚懷王王以爲欺斬一足又獻之王王又斬一足荊王立和抱其玉晝夜哭泣盡繼之以血荊王遣使問之隨所獻玉剖之果有玉封爲陵陽侯和不就之）劍之雌雄非張華不能識（張華常見斗牛間有紫氣問雷煥曰此劍氣也在豐城遂補煥爲豐城令煥于豐城獄中掘之得二劍楚王命莫邪鑄雙劍止以雄進劍在匣悲鳴王問臣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殺莫邪）而況人才之知賢愚否其難知有倍蓰什伯于玉與劍者苟不得良有司以任之而徒取於簿書恐有惑矣夫成周之時其選法可得而言矣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於學（三物謂六德六行六藝）司馬得官才以定其論太學詔厥造而將其柄內史則又貳于奪而二於中司士則又掌其版而知其數簸之揚之糠粃在前沙之汰之瓦礫在後（孫綽與習鑿齒同行孫在前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前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後）矣懷德抱藝者欲并於畎畝而不能負琬含琰者求狎于表著而不得免罝之入爲公侯之好逑（言文王之化也）

而不必泥品也非熊之叟爲伯王之師（西伯遇太公事）而不必資格也故周之盛時無後世銓選之法而收銓選之效西漢之時其選法可得而言矣博士高等爲尚書次等爲御史學士高等爲郎中次等爲掌故未嘗無資格也然買誼超遷一歲至大中大夫平津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公孫弘封平津侯）是不尚以資格拘之矣明經進者爲博士待中武勇進者爲大僕郎將各隸市籍者不得登仕版資累進身者不得登顯職未嘗無流品也然黃霸以入粟累至宰相汲黯以任子宦

[illegible]九卿莫不皆以[illegible]限之矣故漢之盛時[illegible]銓選之法而收銓選之效成帝置尚書為五人武帝改尚書為三曹則銓選之官起以左雄為限年四十之法不問賢愚先問長幼陳群立中正九品之法未察文行而先察世系則銓選之法立矣唐之選官分為三曹選法分為四事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尚書則典其一侍郎則分其二是之謂三銓一曰身取其體貌充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是之謂四事四事皆舉則以德以才以勞而校之四者皆在所可取則以德行先之德均則以才才均則以勞其德者為最不德者為殿三者既校則以制以冊以敕而授之唐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宰臣奏議而拜除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才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而不可否者也此唐選法之大畧也宋之時有國初之選法有元豐之選法文選二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二曰審官西院曰流外銓按武選二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審官西院為尚書左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今日別院曰流外銓未知何據元豐之制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審官別院為尚書右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流外銓為侍郎右選此宋選法之

大畧也合歷代選法而觀之蓋自唐以下而其法始密然其所以得士而用之者亦豈專在于法之密而無賴于人之公乎元玠典選吏察於上倩成於下此魏之所以盛也玠所進用皆觀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于是有名于魏山濤典選甄別人物各為題目此晉之所以盛也山濤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擬數人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裴行儉設榜引注裴行儉高宗時為司列大常伯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品五府都護都督府悉有差次量資授之官李朝隱裁抑徼幸張仁偉造姓歷狀樣之法仁偉造姓歷改狀樣銓歷等程式而擬銓之法益密矣盧從愿發偽濫詭功之奸愿睿宗時為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后耗蕩愿精力于官偽濫詭功擿檢無所遺銓揔六年以平允聞馬載之有彝臺閣載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並掌選事言者皆稱裴馬李乂之號稱平允李乂睿宗時為吏部尚書仍知制誥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高季輔之特賜金鏡高季輔太宗時為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以況其清鑑宋廣平之奏罷墨敕宋璟封廣平公此數公者非唐之持銓衡者乎陳堯咨升擢孤寒大中祥符五年堯咨判流內銓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為陳其狀而升擢之魯宗道揭示奸弊仁宗時判銓宗道知吏奸狀悉書科條揭于下以便選人王質之不肯更選法王質判流內銓選法未嘗改易[illegible]法備具如權衡在執柱衍之不使吏[illegible]

術日吏行文書而已故不使升堂貫穿之出於濡墨■州推官在■年不與其父
通問時至和元年鼎判流內銓言之于朝坐廢歸田里銓準之薦若水準薦錢永等
寸三人皆廷劾官爲直館者此數公者又非米之掌銓衡者乎蓋
國家之所賴者以有若人也不然則以年限久近而
遷轉以名字高下而注授資歷既深雖踈隔而必予
騎渠梁切駙馬泰登瑩楚太宣也等第未至雖顏閔而不庸是所謂
以一班簿雖庸人孰之可以爲宰相而何以爲國得
人哉愚也草茅之士於今日之盛制有所未悉而於
前古之陳迹則誦之如此惟執事其教之謹對

問任之重者莫重于相而歷代之設官名多不正
然其得人則皆有可稱者也今之相即周六典天
官卿是矣詳議矣其以前代之論官得人條陳之
對得百騏驥不如得一伯樂蘇氏欲見齊王王不見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日立于市人莫之顧及見伯樂還而視之法而顧之一旦而價增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之得
百千將不如得一歐冶千將韓劍師名四謂劍爲于歐冶子鑄名劍五若其鉤之類
故人君之職在任宰相而止得一相則百司庶府
不得其才萬幾衆務雜不舉其職矣請詳陳之斯
職道命六相通典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大常而察地理得奢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也唐虞始宅百揆堯命舜宅百揆舜舉八凱治后土舉八元敷五教
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相任百官志成湯以伊尹爲左相仲虺爲右相周之左右相任周召通典周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相之員
始定考之周禮凡宿衛則川閽宿禁御之屬悉統於
冢宰矣內則洗貨之士外庭從役之人此主宿衛者
也冢宰既統之矣天官宮伯掌貴遊子弟宮正掌宮中從役大府受藏之
務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貨司會稽考之任司會掌邦之大典八法八則之二
此主財用者也冢宰又統之矣以至於奴僕熏腐之
全賤后之內小臣以閽人爲之宮闈粉黛之至密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

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冢宰亦統之焉彼成王周公創爲此制豈
不患夫威柄之下移乎誠以相權既重則君心可正
也秦不師古廢體統維持之法爲分散決裂之政宿
衛屬郎中衛尉而相不與知漢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屬官有郎皆秦官守門戶出充車騎
財用屬治粟內使而相罔與聞治粟內使秦官掌穀貨
膳醫入少府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屬官有大醫湯官導官
永巷宦寺屬長秋長秋秦官秋府永巷宦者皆屬焉而周人命相之
意泯泯若論其人則周召之聖非秦之賢固有所不
待須而斯高趙高李斯之所以斃秦者亦昭然也考之漢

史兒御史大尉九卿皆府之官悉轄於丞相高紀高帝詔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文帝丞相三年罷太尉官屬黃伯周大尉官置久矣夫事之翟方進遣丞相祿吏督察御史則丞相得轄御史矣灌嬰以丞相將兵出擊匈奴則丞相得行大尉矣文帝三年匈奴入寇嬰以爲丞相將兵擊之以至內史之至貴宦官之至寵丞相得誅之矣申屠嘉斬內史晁錯又請誅倖臣彼高帝酇侯首爲此法豈不思夫位過之僭上乎誠以相權既重則職務斯脩矣柰何武帝以來張湯爲御史大夫奏事日旰日晚日旰天子忘食議庭幣帛金事丞相李嚴等徒以緘默充位

霍光以大司馬秉政內領尚書外知兵馬而丞相楊敞等不與廢立之議宦者受委專相權於內通典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繡衣行部侵相權於外使者暴勝之等繡衣持斧不部而漢初任相之法微矣若其得人則蕭曹在前丙魏在後斯其卓然可見而蒼張之法律經術亦庶幾也蒼賓安世張魏晉以來或謂之中書令魏以劉放孫資爲中書監令而專機密晉以荀勖庾亮裴沐之徒並爲中書監安或謂之尚書令或謂之侍中或謂之門下宋以王華王僧綽殷景仁並以侍中領軍而或任機密或居門下或衛將軍或給事中或僕射或領軍皆得行宰相之

事宋有六貴爲宰相則如顏師伯之江湛領軍之坦之齊南坦之也梁以參掌機密則如尚書令之何敬容僕射之徐勉隋唐以來或謂之平章事或謂之同三品通典大唐侍中中書令號眞宰相其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之機務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亦漢初行丞相事之例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與朝政張亮以刑部尚書亦參朝政或節度使或鹽鐵使時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急財用則爲鹽鐵使或秘書監魏徵以秘書監與朝政岑文本爲秘書郎兼有中書省宿主機要或大學士時或崇儒則爲大學士皆得帶宰相之銜則名愈紊矣吾於魏晉之得人有不暇議唐之宰相房杜之謀謨玄齡善謀如晦善斷王魏之諫諍王珪魏徵姚

崇之應變宋璟之守正韓休張九齡之直足以匡君韓休開元中拜相蕭讜尚直左右曰休入相陛下殊瘦于舊上曰吾貌雖瘦天下肥矣九齡亦開元賢相千秋節王公皆獻寶鑑九齡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裴度李德裕之材足以在事度威譽德業比郭子儀以身係天下輕重者三十季德裕會昌初入相當相六年決策制勝平諸鎮蓋皆唐之名臣也宋朝之相職更革不一國初鼓三省爲空官而平章爲宰相宋沿唐舊制凡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拜侍中者不復言平章事然國初止除范質章書亦未嘗除人累朝因仍三省長官尚書中書令侍中僕射不與政皆爲空官特以寓祿品位而已帶昭文修史集賢之職王平章而分爲三等帶昭文爲長修史爲次集賢又爲次元豐以三省各掂職而僕

豈古之法乎。魏道武至有取于雲鳥之號 魏太[illegible]六謁官[illegible]古大夫文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故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鳥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何察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倣此 唐則天至有取于鸞鳳之名 武則天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大官門下者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 若此者皆泥於古而不通於今。聖朝之六部則不然。吏部郎冢宰天官卿也，戶部郎司徒地官卿也，禮部郎宗伯春官卿也，兵部郎司馬夏官卿也，刑部郎司寇秋官卿也，工部郎司空冬官卿也。其合於古而不泥者可見。唐之時固有六部矣，然戶部無版圖，兵部無戎帳，

虞水不晉山川，金倉不司錢穀，而職名虛設。宋之時亦有六部矣，然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有刑部又有審刑院，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戶部又有三司使，而分散不一。若此者皆戾於古而不宜於今。聖朝之六部則不然。天下之官悉歸吏部，天下之財悉歸戶部，兵部掌兵籍，工部務工課，而無所謂樞省計省；禮部主禮儀，刑部主刑獄，而無所謂禮院刑院。其通於今而不繆者可知矣。不寧惟是，漢以來尚書或五曹或六曹 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置三公曹是爲五曹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六尚書齊梁與宋同魏有五尚書隋有六部尚書唐隋同 今則定設六部。宋以丞侍郎或一人或二人 宋吏部戶部侍郎二員工部禮部侍郎一員刑部亦侍郎一員 今則定設二人。漢之侍郎主直宿衛，而今則知亞也，豈輕任乎？漢之郎中主作文書，而今則宰屬也，豈卑秩乎？聖朝之所以致治雍熙，躋世仁壽者，惟恃此而已。禹爲司空，契爲司徒，伯夷典禮，皋陶作士，庶以虞之九官爲今日；視周公冢宰，召公宗伯，畢公司馬，康叔司寇，頗以周之六卿爲今日。謹對

問：漢高初興，有功臣十八人；光武中興，有功臣二十八人。其官爵勳伐可悉聞歟？張良、韓信、陳平不與元功，馬援之不與雲臺，其說又可得而知歟？

對：有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將帥之輔。龍吟於澤，無心於雲而雲油然以出；虎嘯於谷，無心於風而風颯然以至。時雨將降，山川滃浮；朝日初升，霞彩絢爛。在物且然，而況人乎？此執事所以有高光功臣之問也。請陳其畧可乎？昔者秦鹿既走 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澤蛇初斷 沛公夜經大澤遇白蛇斬之老嫗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被赤帝子斬

若高密侯鄧禹全椒侯馬成廣平侯吳漢

侯王梁膠東侯賈復祝阿侯陳俊好畤侯耿弇參

[illegible]侯杜茂雍奴侯寇恂昆陽侯傅俊舞陽侯岑彭合

肥侯堅鐔陽夏侯馮異淮陵侯王霸鬲侯朱祐阿陵

侯任光穎陽侯祭遵中水侯李忠櫟陽侯景丹槐里

侯萬脩安平侯蓋延靈壽侯邳彤安成侯銚期昌成

侯劉植東光侯耿純朗陵侯臧宮楊虛侯馬武竟陵

侯劉隆其爵位悉載於班范之史至論其功則獻策

首從帷中定計者禹也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于鄴日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

下所向服軍政務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

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

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宿止于中與 牧民郡

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才

衆具備文武者恂也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于

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 破

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即於北者弇也弇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漁陽張豐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

步以平齊地遂大破張步后破赤眉於西者異也異與赤眉會戰

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

大戰日昃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遂驚潰追擊大破之于崤底

蕩平蜀都[illegible]彭也漢彭數攻田戎等[illegible]

戰於千[illegible]進所向無前蜀兵大潰彭也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百姓

大喜而心服鳴劍抵掌馳志伊吾者臧宮馬武也史臣曰臧宮[illegible]

馬武鳴劍抵掌馳志伊吾之北矣而其餘則攻堅陷敵勳庸懋王室

將奉旗勇略均效又豈可得而具述乎元功十有八

人之中無韓信蓋剖符之封在僞遊雲夢之役[illegible]

班固泗水亭銘有留侯張良戶牖侯陳平淮陰侯韓

信而無奚涓薛歐丁復則其後公議定韓信與良平

固未嘗不與[illegible]不與者惟淮陰侯一人耳雲臺二十

八人之中無馬援蓋畫像之舉避椒房外戚之嫌也

然後又益以山桑侯王常固始侯李通安豐侯竇融

褒德侯卓茂則非但應二十八宿之數而不與者惟

伏波一人耳於乎淮陰以其過[illegible]而不在帶礪之誓朕

[illegible]走狗烹之嘆高祖亦忍矣蓋[illegible]孟之得罪於

章帝而顯宗之畫[illegible]然[illegible]豈不爲盛德之事哉

伏波以其親故不登雲臺之列然薏苡明珠之謗免

武亦幸矣若長孫無忌之聯姻於太宗而凌煙閣之

畫卓冠群公豈不爲大公之意乎然後知君臣相遇

之難而始終全美之不易也謹對

門漢宣帝圖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門唐太宗圖
學士十八人於文學館皆有勳德著聞一代可得
而詳言歟
對龍樓並峙鳳閣同高未足以爲麟閣之壯觀也而
其所以壯觀者在十一功臣之繪象水遶蓬山花環
周廡未足以爲瀛洲之美談也而其所以爲美談者
在十八學士之妙選恩請爲執事陳之昔者漢之宣
帝履七葉重光之運當四夷賓服之時烽燧息烟呼
韓款塞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使他人

居此鮮不以故老舊臣爲前魚之棄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泣下楚王
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后得漸多而遂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沐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褰
褰趨者甚衆則臣亦猶前所得之魚且將棄矣逐狗之烹者矣韓信被執曰狡兔死走狗
烹帝也不然乃圖其形像紀其官爵於麒麟閣凡十
一人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車騎將軍龍
額侯韓增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後將軍營平侯趙
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趙平
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賀大子大傅
蕭望之典屬國蘇武比之於方叔召虎之倫至論其

社則博陸侯之託孤寄命受遺定策柱石乾坤掀揭
宇宙皎皎乎不可及矣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圖以賜光后遂擁昭立宣而安
世之宿衛忠貞勤勞王家魏相曰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增之寬
和有守世載令聞充國之料敵制勝奮威先零音憐羌種
名宣帝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叛畧小種背畔時充國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
踰于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乃大發兵詣金
城魏相之嚴毅廉正總領衆職觀其自去副封諫伐匈奴及救採吏按事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類可見吉之
寬厚不伐同心輔治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令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

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一言上大賢之又與魏相同心協力輔政
延年之典司朝政練習憲章德之疏派天潢持身謹
厚天潢謂王孫公子賀之儒術自進列位九卿望之之忠直
不撓經術該明弘恭石顯訴望之以離間親戚請召致廷尉元帝曰大傅素剛焉肯就吏
宣帝詔諸儒講經同異望之等平奏其議武之執節忘身不辱國命武在匈奴
十九季皆偉然爲一代之名臣此麟閣之名所以至今
不朽也唐大宗之櫛風沐雨以掃群雄狄仁傑曰大宗櫛風沐雨
以定天下將傳子孫轟驅雷電以清六合身不釋甲冑手不[illegible]
矢使他人居此鮮不以儒臣學士爲唐虞故是[illegible]

泗溆孫者矣帝也不然乃儲其英俊選其譽髦于文
學館凡十有八人曰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掌記
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大子大傅于志寧軍諮祭酒蘇
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大學博士
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曹參軍事李守素
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
作良攝記室事許敬宗薛元敬大學助教葛文達軍
諮典籤蘇勗比之於瀛洲登仙之選至論其德學則
玄齡之善謀如晦之善斷輔成文業卓冠群公周魏

巍乎不容議矣而志寧之識褚亮於囚虜世長之諫
田獵于涇陽世長常從唐主狩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
爲樂唐主變色而咲曰狂態復發耶世長曰于臣則狂于上下甚忠收之書檄露布辭
若素成馬上口占辭若素成亮之出入軍旅常預秘謀思廉之
撰梁陳二書相時之撰漢書與疑世南之默寫列女
傳太宗常命世南寫列女傳于屏風無本默疏之其才皆長於史穎達之爲
五經義訓文達之明春秋三傳德明之偏析經旨德明
之釋經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其才皆長於經玄道以草書稱守素
以肉譜稱本傳云通氏姓學世號肉譜允恭以能詩稱敬宗以屬

文稱元敬以文翰稱蘇勗以才學稱皆傑然爲當時
之鉅公此瀛洲之號所以至今不泯也噫嘻盛矣諸
生之所景仰而不敢怠者也尚未能無竊議者有一
二焉麟閣之畫所以報功昭德非徒爲誇侈觀也瀛
洲之登所以招賢納傑非徒以備員屬也霍子孟之
忠漢室無二顯禹雲山之誅子孫無噍類宣帝之於
子孟亦云慘矣顧乃隆之以不名之歷禮子卿之節
在胡十九年鴈書抵乳之歸匈奴徙武北海上牧羊曰抵乳乃得歸使漢使
至匈奴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曰天子于上林射鴈得帛書言武在某澤中使者如其言讓匈奴單

于驚謝乃歸武位爲典屬國宣帝之於子卿亦云薄矣顧又
抑之于諸臣之後殿君于於麟閣之畫烏得不議其
爲誇詡匈奴者哉瀛洲十七人未爲少也許敬宗何
人偃然居房杜之列唐室之絶皆其一言諛佞所致
高宗欲立武氏昭儀褚遂良固執以爲不可李世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
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瀛洲十六人
未爲害也劉孝孫何人又以補薛收之闕史册所載
漫無一善可稱君子於瀛洲之選烏得不議其牛驥
同皁哉鄒陽書曰使不羈之與牛驥同皁宣帝之失莫大於待霍

[illegible]諸武氏之忌已萌於驟乘謝廚之日矣（驟乘帝光[illegible]）

之兆存乎制在背人以爲武氏之禍萌于驟乘唐室之失莫大於用敬宗若其傾唐室之禍已伏於天策幕府之日矣此有國之大戒而麒麟瀛洲又萬世覆轍之鑒也觀見區區推亞之幸甚

閻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畫像於貞觀間從德宗肅宗宣宗相繼爲之試詳言其官爵姓名與其勳伐之實也

忌嘗誦杜子美詩而憂凌煙功臣之像又嘗誦呂

溫讀贊而遐想凌煙功臣之勳至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此杜之詩也英尉比鷹揚之呂望房杜併運籌之子房此呂之贊也（呂溫讀凌煙之勳臣其序有日英衛受天房知慮定四方此則大公之鷹揚也房杜並運帷雄謨成大功此則蕭何之指蹤子房之決勝也）仍令功承明問敢歷數以對夫凌州之像一畫於貞觀則自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而下凡二十四人再畫于寶應則自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而下凡三人三畫於貞元則自西平忠武王李晟而下凡二人四畫于大中則自侍中永寧郡公王珪而下凡

三十八人自貞觀之畫而言之長孫無忌非以肺腑之親也以其從征伐平大難討突厥之功而預焉（武德中突厥進寇高陵世民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河間孝恭非以其宗室之故也以其征巴蜀破夷陵有方面之功而預焉（孝恭高祖之從父兄子也武德四年遣孝恭李靖伐梁孝恭率戰艦二千艘東下拔荆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銑立李靖奮擊大破之）房杜之謀謨帷幄安定社稷引拔幕府之人物裁新臺閣之制度足以爲元功之首（玄齡常從太宗征伐帷幄軍中多事如蕭何兵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置之幕府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

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英衛之折衝行陣掃平紛亂破突厥於定襄擒延陀於磧北（貞觀四年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襲定襄破突厥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赤大破之十五年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衛公李靖英公李世勣）足以爲元功之次魏徵之忠鯁貴重[illegible]世南之辭藻翰辯蕭瑀之挹遜純遠（大宗曰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骨鯁無所憚此皆以文而有功於社稷也麻突厥過之舉兵圖洛張公謹之副靖破虜（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遂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秦瓊之先鋒鏖戰前無堅陣（瓊字叔寶克敵有功帝賜之黃金瓶）此皆以武而有功於社稷者

也唐儉劉政會則首戴神堯舉兵於晉陽唐公起兵劉弘基殷開山則翊佐文皇崎嶇於兵間世民師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敗闕等受其節度段志玄程知節尉遲敬德之勇冠三軍此則吳漢之朴忠賈復之雄武也柴紹高士廉長孫順德之出百戰此則張敖之帝婿樊噲之侯戚也柴紹高祖之婿起兵以應李淵順德無忌之子侯君集雖不克終而有殄谷渾平高昌之功李靖擊吐谷渾伏允悉燒草栝兵延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賜一敗之后鼠逃鳥散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從后必悔之李靖從之進破之事在太宗貞觀九年君集破高昌以其地為西州事在貞觀十四年張亮雖不克終而有舉

泰陽伐高麗之功張亮至建安城破高麗兵事在貞觀十九年二人皆謀反誅此皆與唐之功臣也自寶應之畫而言之郭子儀李光回皆有再造唐室之功收復兩京洒掃九廟建旆朔方威山震攝免胄涇陽回紇羅拜史臣謂身任天下二十年子儀之功為何如安祿山反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事在天寶十四季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者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而其大師藥葛羅執弓注立下陳前子儀免冑釋漢鎗而進回紇諸首長相顧曰是也官下馬羅拜事在代宗永泰元年也為將嚴明御衆亥而大原唱義首安帝室河陽血戰力挫賊鋒史臣謂勞為中興諸將第一人光弼之功為何如史思明寇大原李光弼擊破之事在肅宗至德元年又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事在肅宗乾元二年自貞元之畫而言之李晟馬燧皆有一匡天下之績晟也破朱泚於京師破懷光於咸陽史臣謂師入長安而人不知可謂仁義之將其功為何如晟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退再戰又破之衆大潰事在德宗興元元年燧也破田悅於魏博破懷光於河中史臣謂沈勇忠力鬬必决死可謂中興之將其功又何如馬燧等諸軍直趨魏州田悅率軍迴方逾橋掩其後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事在德宗建中三年又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事在德元元年也凡此

皆復唐之功臣也若夫宣宗大中之畫則自唐初以來皆有其人如裴寂劉文靜勸高祖起兵王珪推誠納善戴胄清直守法馬周數奏明敏皆有功於輔大宗者也褚遂良韓瑗諫立武后之忠為尤著高宗議立武后遂良極諫韓瑗亦因間涕泣極諫上皆不聽事在高宗永徽五年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桓彥範敬暉皆有勁於復中宗者也大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大后遂傳位于太子事在神龍元年而劉幽求郭元振贊誅韋氏之力為尤多隆基與劉幽求謀誅韋后事在中宗景龍二年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

陸象先皆爲輔相於武帝之時而不失其正武后朝韓諒皆後曰魏文著令帝崩不許王后臨朝狄師德與仁傑同相有雅量武后以及善爲內史召見問以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操難奪有大臣之節故則爲相以用人爲先自餘細務不之視知古義救向之遺直子產之遺愛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郎袁履謙李嗣業房琯張巡許遠南霽雲皆爲將帥於安史之時而能盡其節顏杲卿履謙同討祿山死節事在肅宗至德元年李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房琯至以天下爲己任張巡許遠守睢陽死節事在肅宗至德二載霽雲與賀蘭進明求救睢陽之急進明愛霽雲壯勇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豈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

之事在肅宗至德二年間也至李峴張鎰之剛直帝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爲朕自覺用法大寬對曰峴言直非治權事在肅宗乾元元年李憕盧奕之忠義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憕盧奕死之事在肅宗至德十四年登直獲功張鎬之議論有體栘渾之守正不阿人揶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飭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爲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李勉則劾武臣之失禮而使朝廷之尊在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于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亦至德元年賈耽則付節度於樊澤而尊朝廷之介貴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奏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納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

怒曰行軍自有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事在興元元年蕭復之面斥諛臣復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在興元元年蕭華之不從賊亂華以魏自守不從漁陽之亂而李絳則元和之賢相絳爲相每有詢訪隨事補益以直道進退名重一時如連屏之作立石紀功之諫朋黨之諫方鎮進獻之諫用賢豈容易之說皆有補于治道馬燧郎貞元之所蓋宣宗於此或取其德或錄其功或前已繪而湮沒或前未圖而著名靡不審相而肖形焉於乎可謂盛矣傑棟崢嶸聳人瞻視麗筆黼藻垂世與刑上以勞九臯忠義之眷下以感一世豪傑之士元勳故老精爽

飛動莫不濟乎於彤蟴之中彤蟴布貌又盛作也大中賦景福殿蟴之典作言福始乎群起志士忠臣名節砥礪莫不思奮於激勸之下其所關夫豈小哉而豈徒爲觀美哉愚也帝布衣冠陳俗容狀不敢遽志乎此耶誦其陳迹以復明問倘以爲可取進之大廷得睹今日之凌煙於綠雲層漢之表敢不再拜三薰以致仰之之意謹對

問光武立五經博士十五人于太學唐玄宗選學士十八人于含象亭斯皆人主隆師重道之盛節也願聞其詳

金水漥天石渠羲漢集儒紳之俊秀傳聖經之精義
此漢之博士所以爲盛儤音暴吏官遞直也直玉堂分番紫
禁侍燕閒之論思近龍光之密勿此唐之學士所以
爲盛愚也草野之賤何足以語此敢誦其畧以復明
問夫漢自武帝以來嘗立五經博士之官武帝初置五經博士
宣帝成時五經家法稍增至博士一人逮及光武既剪新都之蘖竊遂
成炎祚之貌傳乃立五經博士於大學以教諸生弟
子易有四家曰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書有三家曰
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詩有四家曰齊后蒼魯申公

韓嬰毛萇禮二家曰戴德戴聖春秋二家曰嚴彭祖顏安
樂可謂知經慕古者矣然京房之易多涉于災異房從
焦贛易其說長于災異變八八六十四
卦更直日月事以風雨寒暑爲候嚴顏之春秋
率拘於穀梁言書者信張霸之古文則失之僞言禮
者爲周公之儀禮則失之妄勝建之學一家自相矛
盾勝非建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學勝以應敵毛韓之詩一派而
互有異同經同而傳或異則漢之博士豈足道哉自唐大宗
以來嘗有十八學士之號逮及玄宗承中興多難之
餘慕秦府英賢之盛乃設十八學士于含象亭而圖

其像曰張說徐堅李述賀知章趙冬曦爲德
康子元侯行果毋煚敬會貞咸廙業李子釗東方顥
陸去泰孫季良余欽呂向可謂崇儒好士者矣然詳
而觀之說有文章之名而忠直不足張昌宗誣魏元忠言大后老矣
不若挾大子爲久長大后怒下元忠獄將使與昌宗
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
忠事在武后長安三年間也堅有史筆之長而貪鄙無聞杯酒
狂行檢異著者學士也文章華贍諫諍靡稱者學士
也明皇廢大子而學士贊成之孫甫曰大子瑛之廢雖由武惠李林甫之譖
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大宗之言
蓋嘗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嘗受天

命故因言之以感于衆耳說事明皇猜義王厚言
詩行于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搖廢寵之
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
矣立貴妃事蓋亦如是明皇立貴妃而學士將順之
則唐之學士烏足稱乎方今文事丕興經學向用爲
學士者韓昌黎陽道州其人也爲學士者歐陽廬陵
蘇眉山其人也而何慕于施孟之倫張徐之輩哉謹
對

問宋寧宗建昭勳崇德閣畫宋興以來功臣二十
有三人可悉數歟而其爲勳爲德亦有可知者歟

對僕樵悚悚聳人與視麗筆補漏垂世典刑上以

九原忠義之磬下以慰一世豪傑之志光代之所給
功臣者其以此歟執事之所以發策問者其以此歟
愚請得而詳之宋寧宗建閣畫像自宋興以來功臣
凡二十有三人謂之勳者如文足以經邦濟世武足
以撥亂反正而非尺寸之微勞也謂之德者如上足
以格君致主下足以移風善俗而非緣飾之小才也
勳不昭不足以明揚休烈而使其著者不朽德不崇
不足以尊獎義聲而使其高者不圮其命名標表之
意亦可見矣若夫開國之初贊秘畫於中則有若趙

普薛居正大祖以趙普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爲已任大祖倚任之
事無大小悉咨决焉以居正爲副任征伐於外則有若曹彬潘美漢王
鋹無道大祖聞之日吾當救此一方民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以伐之至四年南
漢平遂而趙之半部論語取天下半部論語定天下普嘗
日吾以半部論語佐大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大祖致大平曹之取西蜀不持一物
取江南不戮一人彬自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城下秋毫不犯事在大祖乾德三
年彬伐江南城將陷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日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克
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任大祖開寶八年尤爲可稱
爲繼統之後事大宗者有若沈義倫義倫伐蜀東歸篋中止有圖書

數卷呂端張齊賢大祖幸洛還語大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
取輔汝也事真宗者有若寇準王旦王曾而端之重厚老
成靖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準之剛斷果決真宗景德元年契丹侵澶州事
力勸帝親南北稱兵征旦之寬洪正大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
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但令送完密院而已準大慙
而謝之曾之夷險一節乾興元年上崩雷允恭持勢當忿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衡
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尤爲可美焉蔡正夷簡之一家賢相韓
琦富弼之四朝老臣文彥博曾公亮則致嘉祐之大
平爲有力以文彥博富弼平章事士大夫相慶于朝司馬光呂公著則革

熙豐之弊政爲有勞呂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與革而未定者
一二舉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矣而南渡之後炎興鼎祚爲趙忠簡張
魏公弼亮於中趙鼎諡忠簡張浚封魏國公紹興中同拜相浚出視師江上鼎居中擬政
以啓興後之功使日月晦而後明宇宙傾而後正韓世忠劉
光世禦侮于外則掃鯨鯢之蒜橫遮犬羊之鯹鱣世忠
六敗全人于六儀爲中興武功第一事在高宗紹興四年光世入覲誓竭力報國凡若此者
其爲勳爲德未嘗不可知而又登風簷寸晷之所能
悉舉而無遺乎雖然所惜者如寇忠愍趙忠簡皆爲
奸安之所排斥竄死窮荒準嘗謂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謂遂怨

皆宜配于高宗者也（吳玠淳熙十六年卒文价諡兵 俱高宗大錫智勇紹興中興一）（明將相名臣宜列侍大帝庠十大臣伏見呂頤浩耳 登鼎可能衛大事主盟義興服日虞凋厥功茂焉趙）（鼎智慮深明學識純固北遷受教力贊親征國本未 正建萬世之長策韓世忠身歷百戰義勇横秋建炎）（初勤王拔袂奮發各問兆夾至今膽落張俊伯府擬一蘇 之立朝廷禦侮新川靖逸江左而秉心忠勤始終）（自四人皆有名蹟見稱于世史浩則輔孝宗於潛邸 俱宜配享聖旨依其所奏）史彌遠援立孝宗葛秘則佐光宗於初政（紹興元年以葛凡 鄉爲參知政事）

此諸公者豈有不可得而知歟弟君子所尤景慕者

韓忠獻王父子一配英宗一配哲宗豐功偉績冠乎

群后（韓琦諡忠獻 忠彥其子也）曹武惠王父子一配大祖一配仁

宗略名烋業著乎後世（曹彬諡武惠 瑋其子也）而尤致議者神

宗配享曾子開則曰宜以荊公（長編紹聖元年上尚 能言先帝陛下如何布）（曰臣自元祐中聞之故已識其不當先帝廟上安石 爲相君臣相得近世所未有今安石不而用消意先帝）（之必哉但元祐中人持 偏見不恤義理所安耳）鮮于侁則曰宜以鄭公（誅曰）（第一惟富弼耳本朝德御雖用二人且如唐朝 止用郭子儀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其議遂止）以

君臣一時之契令言則荊公當配以君子自世之公

論言則鄭公當配也然不特是焉宜聖配享恭下曰

當以荊公龜山曰當以程子蓋以一時科目之避議

而言則荊公當配以聖學百世之正統而言則程子

當配也知乎此則不難辨矣曾見區區敢并及之惟

執事其進教之焉

問御史古官也自周至今無代無之其職任之治

華可悉聞歟而其得人亦有可稱者歟

蓋天下之治亂係朝廷朝廷之正邪係臺憲臺正

則朝廷無不正者矣朝廷正則天下無不治者矣請

得而詳陳之御史之官職古今屢變矣以御史掌書

傳命而兼記事之職者周與戰國也（按周官御史五 史之至微者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戰國獻書 多云獻書大王御史澠池之會秦趙各命御史書事）

（而淳于髡者諸齊王曰御 史在前凡此皆記事之任）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

劾之任者秦漢以來也（通典至秦漢爲糾察之任本 註曰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制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漢表御史 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一日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 侍御史十五人于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唐之御史

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訟獄之事（通典御史大夫掌肅 清風俗彈糾內外總）（判臺事中丞職副大夫通判臺事侍御史掌糾察內 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殿中侍御史號爲副端掌糾關門）（之外百僚下序有離立失列言冒而不肅者則糾罰 之其正冬大會則藏元參乘馬加節監察御史掌內）（外糾察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輪借側御史臺不 受詞訟有通詞狀者立于臺門候御史出門外收採）（如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玄 爲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

範之規拂鬚後之劉介王義方之抗奏奸人王義方奏李林甫奸之溫造之威望稱職造爲侍御史李祐拜大金吾日遣部進馬造正衙彈劾祐日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而劾褚遂良者有若韋仁約遂良抑買田宅仁約劾之彈李俊臣者有若紀履忠俊臣爲御史中丞犯狀有五履忠劾之唐之得人爲何如呂誨之先見誨爲中丞時王安石爲參政誨首力彈之時溫公告以爲遂忘安石立新法溫公始服其先見趙抃之剛正抃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幸號殿面御史劉安世之號殿上虎世爲中書舍人面折廷爭用之爲殿上虎王素之稱獨擊鶻王素之在臺諫風力愈堅帝日真御史也識者目爲獨擊鶻而劾韓魏公之不狎班者有若王陶韓公不狎陶劾班王陶論琦有跋扈之罪其侃侃者如此劾文潞公之燈籠錦者有若唐介唐介劾文彥博以燈籠錦媚後宮求遷介貶春州別駕彥博亦出宋之得人爲何如

方今〇聖朝設都察院有都御史以爲院長有副有僉以爲之佐而又分十三道監察御史以爲之屬內以振舉朝綱外以總領諸道可謂度越前代者矣昔人有言天子有過言遺行御史得正之宰相有怙寵奸政御史得彈之將有失律阻兵御史得糾之百官有曠職撓紀御史得責之天下有伏讒蒐慝御史得治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而君子病小人幸此御史之貴也愚願此以爲風紀之忠告謹對自昔人以下皆曹肇之言

問官之清華者莫過於翰林館閣其沿革之制與夫得人之盛可悉數歟

對誦玉堂賜篆寶帶橫金之語而後知翰苑之爲貴東坡謝翰林表云詠點墨寬史磨丹注經之詩而後知館閣之爲華翰詩贈張徽點墨寬書史磨丹注前人翰苑義手稱寶文堂耳驚逆知翰苑之爲貴也而又孰知非黼黻皇猷者莫稱是選人知館閣之爲華也而又孰知非淹貫古今者莫當是舉且夫翰苑何所昉始乎西漢以來代言或以尚書而未有是官也過漢尚書則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爲詔誥出語爲部令魏晉以來代言委中書亦未有是官也過與梁用中書舍人掌詔誥之任誌魏晉以來詔誥皆中書令及侍郎掌之迨至於唐貞觀則有瀛洲學士之名開元始有翰林學士之號自大宗時召名儒學士草制然尤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侍詔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繼以詔勅文誥悉由中書多進獵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勅書詔猶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俾內命其后又置東翰林院于金鑾殿之西階上所在選用亦重以故及翰林故事年深者爲承旨資淺者爲學士已

年淺者爲直院皆爲掌制誥之官而此外又有侍讀
主勸講侍讀主進講修撰主修史編修主編纂檢討
主檢閱凡此皆翰林之屬官盡翰林之沿革如此也
然君子所稱道者陸贄爲學士知如子房而文則過
辨如賈誼而術不疎楊億爲學士瓌閎知誥思類相
如蓬山司典才過仲舒蘇子瞻爲學士又聖海濤於
毫端蒯抗文星於筆鋒蘊不洩之忠憤炯不掩之文章
其餘固有所不暇論也若夫館閣則又何所自始乎
漢有天祿石渠以爲諸儒校書之閣而閣之名自此

始矣[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被藜出火用以照向向問姓名答曰我是大乙之精上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向子歆及爲天書校書天祿閣孝宣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
閣唐有弘文[唐志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者九年改曰弘文]案文以爲諸
儒讎校之館而館之名自此始矣逮至於宋曰館則
有昭文史院集賢之三館[宋太宗建]曰閣則有經典子書
圖畫之六閣[眞宗祥符間分六閣經典閣二千七百六十二卷子書閣一萬三百六十三卷史集一千三十一卷天文閣二千五百七二卷圖畫閣一千四百二十一軸也]昭文館大
學士史院大學士集賢大學士皆爲宰相之兼官而
[illegible]又有龍圖閣天章閣徽猷閣[閣太宗[illegible]]

[illegible]閣[illegible]仁宗英宗神宗御集皆有[illegible]士之[illegible]
館閣之沿革如此也然君子所羨談者司馬公爲館
閣勘校文章學術當代尊仰神宗以爲與董子楊雄
相方[神宗擢司馬光爲學士辭上問光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光曰臣不能四六上曰卿既學進士取高第亦四六也以誥敕授光光乃不得已受之耳]
張橫渠爲崇文校書道德仁義百代宗師後世推
尊與周程瓌卷並驅曾南豐在史館九年或稱其文
如江漢星斗或稱其文如波瀾煙雲[王荊公贈曾子固詩云水之江漢星之斗王震房其文曰南豐以文章名天下久矣其文雄渾僶若江河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何其奇]

也其餘誠有所不足數也方今文治丕昭爲儒輩出
木天之藜[秘書閣下穹窿高敞謂之木天]應奎之府豈無若司馬若
張若曾者乎花瓊周廉水遠遙山[漢宗東觀禮儀將人以爲蓬萊道士]
豈無若陸若楊若蘇者乎坐教文星環拱北極願以
告近諸公爲今日論謹對

問輔成君德莫先於講官教養太子莫切於宮臣
前代得人之盛可悉數之
對惟談經輔成君德則講官之任爲大青宮[太子宮也]
講道經聖學則宮臣之職爲重蓋講官得其人則

存以隆握乾闥坤之運於今日宫臣得其人則有以胥出震繼離之託於後日其可不重其選乎易日帝出乎震又日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思昔禹皋陳謨佐唐虞之命伊傅訓誥懋商家之德太公之丹書拳拳乎敬義之辨以戒武王召保之旅獒切切乎慎德之訓以勉成王其功不可尚矣下而列國之君猶知瞽矇之戒暬御之箴刪詩者以為美談焉周公以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作幽風之詩令瞽矇者朝夕諷誦以戒之暬近也衛武公之令近御之人皆儆其失之漢唐以後此意微矣陸賈以詩書勸高帝而高帝不事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

日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誼以禮樂勸文帝而文帝未進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以魏徵以仁義勸大宗而大宗行之不終貞觀元年關中饑斗米值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政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后魏徵嘗言日不及貞觀者十事也三君且然他尚何說而君子猶所與者程子在講筵以正心為說朱子在經帷以誠正為勉朱子嘗曰吾平生所學在此四字謂正心誠意之四字也胡安國以聖王之春秋進讀紹興六年上謂安國曰久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虚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講專講春秋之書范祖禹以五子之作歌致戒祖禹家傳謂尚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卻立云願陛下留意哲宗首肯者再三斯皆聖學之要領帝王之規模惜乎其君之不足以語此也若夫古今之所以教養儲嗣者又有可得而言焉典樂之職在舜不敢緩世子之法於周為甚詳文王有齒胄之儀而為子為臣為弟之禮無不知禮記大子入學齒胄以年齒為序也成王有保傅之教而太師大傅大保之官所由設其道無以

加矣下而荊楚之邦猶知朝夕側以教其子作傅者以為盛事焉漢唐而下此意寥矣武帝不能教大子而使自通賓客致有江充之禍事在征和二季大宗不能教大子而使私通刺客致有承乾之逆事在貞觀十六季德宗不能教大子而使耽習奕棋致有叔文之黨事在貞元十九季三君且然他何論而君子尤所慨者賈生有言左右正而役大子正大子正而役天下正范祖禹有言千金之產欲其子守之一命之爵欲其子繼之况天下至大祖業至重苟不求賢何以貽後斯皆至言

公治平第一而不列於循吏則文帝之時非無循吏而固之意可知矣他如朱邑之牟桐鄉存問耆老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王成之守膠東戶口歲增宣帝地節三年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之自占八萬餘口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龔遂之治渤海盜賊屏跡地節四年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遂移書敕屬縣能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鋤于是悉平則皆非文帝之時也觀茂陵令魏相課最遷秩而不列於循吏則西漢之時非無賢令而固之意可見矣他如內黃令焦延壽之三老願留三老上書願留槐里令王尊之高第見擢自號令轉守槐爲京兆尹河平二年成帝建始四年爲徐州刺史櫟陽令朱博之遷爲刺史博爲八后坐事奇諭則皆非固之所錄也西漢之畫一何奇史稱其有王佐才倪寬寬累遷爲御史大夫爲人溫良廉知政尚寬平殺縣孝景時以文任爲衆陽令羅疾歸田入子洗馬武帝即位爲謁者里召爲東海大守有治績慶慶爲丞相持事不闗夾惟謹而已東漢之劉昆昆爲江陵令時火災昆向火叩頭風滅火轉弘農太守虎負子渡河而去之劉寬寬爲南陽大守尚教化吏人有過用蒲鞭示辱而已若西漢之循吏矣然而不錄者蓋以其歷官之顯臣[illegible]之吏者郡守縣令近民之職也西漢之道

黃霸延壽尹翁歸嚴延年趙廣漢舉茂才累遷潁川大守后爲京兆尹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延壽爲潁川大守以禮讓教民黃霸因其迹而大治翁歸爲東郡大守入爲右扶風雖任刑能以清絜自守嚴延年爲河南大守以殘賊誅殺流血數里時號屠伯敵爲京兆尹以經術自輔政頗儒雅表賢顯善不任法以此能自全之純東漢之郭伋虞詡伋爲潁川大守帝勞曰賢良大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詡爲武都大守賊衆兵少乃日增灶以示強賊不敢逼遂降若可謂之循吏矣然而不錄者蓋以其用法之嚴而謂之循者殺刑任德循吏之名也質循吏而不列於循吏則若韓延壽之好古教化閉閣思過延壽爲馮翊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相爭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于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讓終死不敢復爭矣吳祐之政從仁简民不忍欺祐于桓帝時以四行舉爲膠東相以身率下吏民不欺民而固略不知以何故而遺之且祐之不錄猶可而延壽直以其見殺而出之何固之以成敗論人乎實酷吏而不列於酷吏者則若張湯作見知故縱之法杜周本嚴刑酷罰之流湯爲御史大夫與趙禹定律令務爲深刻吏務成酷罰爲廷尉其治倣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陷之欲釋者出之而孟堅特以其子孫之賢而宥之湯子安世宣帝時爲相周子延年行寬厚賢且湯之後猶有顯者而周亢以湯之故而并赦之以掩其非何固之以

曲學媚世乎。循吏所載者五人，酷吏所載者六人，蓋循吏及於漢以前，固史雖自漢以後，說互有同異，若孫叔敖之一言而復郢市，叔敖為楚莊王相，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循吏傳 子產之班白不提挈、道不拾遺，循吏傳子產為鄭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公儀休之拔園葵去織婦，循吏傳休為魯相，使食祿者不得與下爭利，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石奢之不敢廢法，循吏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衛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李離之不歸罪下吏，循吏傳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公曰：子則自以為罪，寡人亦有罪耶？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皆固史之所未及也。至於東漢之時，則脩庠序之教者有若衛颯之在桂陽，定嫁娶之禮者有若任延之在九真，此非守之得人乎。颯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設婚姻之禮，在任十年，郡內清理。延為會稽都尉，能獎薦無為禮賢，後遷九真太守，教定嫁娶之禮。皆衛颯事，今以屬任延，未知何據。化致三異有若魯恭之在中牟，選受一錢有若劉寵之在山陰，此非令之得人乎。恭漢建初中為中牟令，以德化為理。時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使肥親往視之，恭隨行阡陌，與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起曰：蝗不入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寵于桓帝時為會稽太守，徙將監山陰，有五六老人齎百錢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舊唐書所載者四十人，新唐書所載者十五人，蓋舊唐書主於詳，新唐書主於簡，故互有去取。若倪若水之政尚清淨，若水于唐開元初為汴州刺史，政尚清淨，與州縣學廬舍。潛好禮之為政孜孜，禮為孫翔刺史，喜察細事，不厭其苛。崔祐甫之人須善政，李潛之稱為良吏，皆新史之所未及也。至於前朱之時，則張詠王曉紀之在成都而有前張後王之號，邵曄陳世鄉之知蓬州而有邵父陳母之稱，此非守之得人乎。青苗不便而棄官，免役不便而投劾者，若姜潛劉蒙，姜潛年以不願請青苗，揭府寺，意稱病棄官而去。劉蒙知潤陽縣，初行免役法，使召諸會議，蒙以為之不便，不肯會議，即投劾而去。之植桑而號著作桑，植竹而號萊公竹者，若純仁若準，此非令之得人乎。純仁知襄城，民鮮蠶桑，公以民之有罪者使植桑

人得利號著作務遣作公所告牒官也盜準無賴詭褻
縣每期會付收不出行移惟具鄉里姓名謁縣呈民
莫敢移手植桑折于縣庭民比丑蒙蒲之萊公術坊今○聖天子留心民事
擿核吏治是宜有[illegible]然政聲超越前代者株守[illegible]偶
之士見其近而未知其遠竊以為販販貪饕者比比
而循者未之見也闒茸疲軟者比比而循者未之見
也期會鱗集者皆有而循者未之見也文法刻深者
間有而循者未之見也銓衡扱路之輔能一一沙汰之
乎風紀憲綱之司能一一懲創之乎養廉未至增祿而
使之不貪乎遷轉太速久任而使之盡心乎詐部使

省臣舉人試守而歲舉主之法可乎命朝臣京官帶
職外補而責治效之成可乎如唐之四善元之五事
委選司以考之可乎如漢之六條唐之八計委憲司
以察之可乎唐太宗之屏風錄名臨軒册授大宗錄刺史姓
名于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如班之下方宋仁宗以擾發置又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册授
之印紙書歲引對便殿可問一舉行以務其稱乎卓
茂之自密令入拜大傅黃霸之自潁川入為丞相可
間一超擢以勵其餘乎諸生處不諱之時蘊欲言之
憤言及之而不言非也然非不以為狂進之玉階方

寸地尚當以今日所進於執事者進之謹對
一問守令者民之父母考之於史史記所載者五人
西漢書所載者六人東漢書所載者十二人新唐
書所載者十五人而宋之一代亦有其人可得而
數歟紀錄之外亦有所遺者否歟
對欽惟○聖朝設官尤致意於守令惠黎元至渥也
執事發策首問及於循吏衛諸生甚厚也愚雖不敏
敢不悉心以對夫史記所載者五人令復郢市之獘者孫
叔敖也濟溱洧之人者子產也不敢廢法者石奢也

不罪下吏者李離也而拔園葵去織婦者又魯公儀
休也蓋司馬遷載武帝以前之吏然也若鄴令史起
之興水利河南吳公之治平第一皆在遷以前而又
豈能無遺乎史起魏人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illegible]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
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吳公漢文帝之時為河南守治平乃為天下第一西漢書所
載者六人在潁川而勸農桑者黃霸也在桐鄉而存
問耆老者朱邑也膠東之戶口歲增者王成也渤海
之盜賊屏息者龔遂也而興學校於成都者文翁
南陽之[illegible]召信臣也蓋班固載漢興以來之守

然也（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宮于市中招弟子[illegible]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繇是化行[illegible]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召信臣元帝時爲南陽守爲人勤力有方畧躬勸農桑開通水泉吏民親愛號稱召父餘見前篇）若董仲舒倪寬之經術飾吏事魏相焦延壽之治縣有政聲皆固所未錄而又豈能無遺乎范曄之作東漢書也所載十二人吾觀其術或修庠序之教任延教嫁娶之禮秦彭王渙之刑罰輕減許荆劉矩之禮讓化民孟嘗治獄辨孝婦之冤第五訪開倉救貧民之饑王景有修汴渠之利劉寵有受一錢之廉仇覽役鸞鳳之譽童恢馳咒虎之名可謂循吏矣（秦彭爲山陽大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渙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彭章帝時渙和帝時許荆爲桂陽大守爲設條教民知禮禁行春到耒陽縣人蔣均兄弟爭財求訟荆曰教化不行咎在大守欲上書請罪均等感悟亦和帝時劉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爭訟者諭之各罷去靈帝時孟嘗順帝時爲合浦大守上虞孝婦事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曰我老久累丁壯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毋婦誣服獄不能明竟殺之郡界旱三年後大守[illegible]祭其家乃雨訪爲新都令政平化行遷張掖大守歲饑發倉賑人不待主報亦順帝時明帝時景爲廬江大守修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教民耕種法刺背著千鄉亭劉寵事見前仇覽爲蒲亭長時陳元母告其不孝覽勸諭之元卒成孝子[illegible]渙聞之曰得無少鷹鸇之志乎覽曰正鷹鸇不如鸞鳳明宏恢爲不其令民常爲虎害捕獲二虎欲聞而出咒曰王法殺我者死若殺人者垂頭否者號呼已而一虎垂頭殺之一虎鳴哮釋之亦和帝時）然荀淑陳

實韓韶鍾皓之號潁川四長（桓帝永壽三年泰山郡賊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余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下矣大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雉馴蝗弭童子仁心之爲中牟三異君子猶恨其不詳焉歐陽修之新唐書也所載者十五人吾見其李惠登之興利除害而田野闢元德秀之愛物推誠而盜賊息韋景導民以至孝何易于代民以均輸倪若水之隆儒不倦濟奸贓之爲政孜孜李朝隱之清正剛烈賈敦實之政尚清淨可謂具載矣然賈頤鄭德薛大鼎之號河北三刺史（賈頤在冀州鄭德在瀛州薛大鼎在滄州皆貞治理行故時號河北三刺史一時之盛）宋璟盧奐李朝隱之號廣有三大守（璟在廣爲孝茨而使民棟宇之利廣人有遺愛之頌奐初爲南海大守時稱開化後治廣清節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君子猶恨其有遺焉若宋一代之吏雖若於漢唐爲未及而宋一代之吏則實比漢唐爲有加吾於其他未暇詳陳如取其猶顯名者若濂溪之決疑獄（周于爲分寧簿有疑獄久不決公至立辨吏皆驚曰老吏不如也）明道之折[illegible][illegible]寇萊公之遺愛朱文公之荒政（孝宗淳熙八年浙東大饑[illegible]）

仁皆胡定安弟子爽明求水利仁所以治道若夫古之廉吏則又有可得
而言者焉文帝舉廉而爲冢之縣無有應者武帝舉
廉而合郡之廣不薦一人惡有所謂廉吏者乎其僅
見於世者若文翁之以廉治蜀郡吳公之以廉治河
南陽續之出魚楊震之却金范冉之釜中生塵劉寵
之受一錢亦可謂罕見矣續爲廬江守府丞儗魚受而懸之後復進魚出
所懸魚示之震爲東萊守昌邑王密夜半懷金饋之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日
冉爲萊蕪長清貧不肯欲之日中生塵范史云釜中生魚范萊蕪遷至於寵辭日代
不之人然吾所稱者惟馮元叔一人其之官也至不

帶與馬妻子可謂之眞廉元叔歷三縣令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分俸俗以給貧中宗詔勞勉而宋之時若包孝肅之不持一硯
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緣貢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徐安道
之不市南藥徐安道爲廣西安撫使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兆歸不在南海一物也
范文正之不示孫砂非廉而何寇準之無地起樓臺
富弼之四園貧宰相李及之愧市白集趙抃之琴鶴
自隨亦可謂之廉矣間見錄萊公居家儉素所臥青被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弘譏
之公咲曰彼詐我誠尚何愧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等無地起樓臺虜使日公曰此無地相公耶哉日
公擬者縱非也蓋公多典贊于公會宴設則壯麗出退之所謂飫石之儲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無坐下

富延人贈富公詩曰田園貧宰相圖籍富詩書乾興元年以李及知杭州及性清介所治簡嚴惡錢塘風
俗輕靡不事宴遊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吾物
北去惟市白樂天集至後深以爲悔趙抃初在成都攜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張
公裕學士贈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再回雖然愚竊論之儒吏
之與廉吏初非有二儒者必不貪也貪者必非儒也
吏苟由于儒則酔經飽德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
不願人之文繡千駟有所不顧萬鍾有所不視而豈
有所不廉哉○聖朝用人有儒吏二途儒取於科舉
吏取於郡縣以今觀之天下所以壯驕狠籍者皆吏

胥爲之彼其出身也知有刀筆而不知有詩書知有
財利而不知有名節法制雖嚴曷能革其舊染哉故
諺曰江水撓之不濁河水澄之不清愚願○聖朝廣
科目之路嚴吏胥之選則庶乎孝廉之道興矣舍此
則非所敢知也謹對

問唐之考課有四善二十七最斟酌錯綜分爲九
等誠一代之良規也可悉言歟

對白袍戰藝椽筆主司是之謂考文務斧持威黃散
若職是之謂考課執事先生掌考文之任而問考課

之事詩言其陳迹夫寒之考課比前代可謂詳矣其善有四所以考其德曰德義有聞清謹名著公平可稱恪謹匪懈是也其最有二十七所以考其才則非一言可能盡者矣是故以言夫文職則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校讎精審明于刊定為校正之最訓導有方生徒克業為學官之最詳録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以言夫武職則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兵士調習戎裝克備為督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邊境清肅城隍修理

為鎮防之最以言夫清要則近侍之最在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選司之最在于銓衡人物擢用才良宣納之最在於承旨敷奏吐納明敏考校之最在於揚清激濁褒貶必當以言夫雜流則方術之最在於占候醫卜效驗多著關津之最在于檢察有方行旅無壅市司之最在于市廛弗擾奸濫不行牧官之最在于牧養肥碩蕃息滋多大常之局為樂官其最得不在于音律克諧不失節奏者乎大理之類為法官其最得不在于推鞫得情處斷平允者乎監司主糾正其最得不在于訪察精審彈舉必當者乎守令主政敎其最得不在于禮義興行肅清所部者乎微而勾檢監掌則以勘覆稽失供奉強濟為最賤而農屯倉庫則以耕耨攸獲蓄藏出納為最而判事之決斷不滯役使之功課皆克膺官之究理精審莫不各有其最焉上自省部寺監下至郡縣曹司綱舉目張條分縷悉而又分之以九等一最而有四善為上上一最而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而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而有一善或無最而

有二善為中上一最而無善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於乎其法比于前代可謂詳矣使盡如斯言則近侍皆魏文貞也銓選皆高季輔也禮官皆蕭公肅也樂官皆祖孝孫也學官皆韓昌黎曆官皆李淳風也方術皆孫思邈牧養皆王毛仲也校正文史皆劉知幾徐堅也軍將督領皆郭子儀李晟也法官必不周興來俊臣侯思止者鎮防必不可說王武

[illegible]民也若雖至今存可也而其不然者任法不任人也然則考課將誰任曰任宰相而已二十七最之中無宰相之最則宰相者考此二十七最而人主者又考宰相之最者也考宰相之最者欲其為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不為李林甫楊國忠而已為宰之計宜如此而為聖明之對亦宜如此謹對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五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六

男 稼 稱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逵進逵輯編

世選 重梓

戶科

問昔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然則歲之荒歉雖聖世不免也其救之之術如周禮十二荒政其故可舉歟春秋有年大有年閔雨不閔雨之書拳拳也其義可聞歟漢唐宋以來救荒之善政

問有其人其政可悉言歟

對歲之不能無荒自然之數也荒之不可不救必然之政也不患於有荒而患救荒之無策不患於救荒而患備荒之無素執事先生發策下詢及於荒政惠民至渥也愚請有以復明問焉夫聖如堯而水至九年此自然之數也然堯之民未嘗以水告荒豈非其蓄積素具而水土平治五穀播種又皆有救災之次

佐言杭湖等州米斗錢六十寸益江陰不慭有入□□致有增價堯佐家禁以濟小民仍閉倉藏價尹之
趙閱道在浙西招商販增價而糶以濟民趙抃字閱道在浙西
民飢諸路出榜禁增價糶抃至令增價以糶米商皆至價更爲賤散施雖不同而民
皆受其惠矣富弼在青州活四十萬人則以民之粟
富鄭公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飢民散入村落擇所至處
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五萬斛參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室又因山巖爲窟屋
以處流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給食使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而場捉爲限皇
流民約至日一支存活甚衆天下傳以爲法扈稱在梓州活數千百萬人
以官之祿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歲飢出祿以賑民富豪大戶皆以粟輸官全活甚衆

賑給雖不同而民皆被其澤矣范文正公興造以
救荒則兩浙之民不流徙兩浙大飢公大興營造者皮塘堰廢者募民修之饑以濟
之飢民也蔡文忠公弛鹽禁以救荒則京東之民頤
其鬻鹽者賴之皆曰吾之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蔡齊括見京東飢弛其鹽禁使民得以賈鬻人
之臣恩也韓魏公救荒之策爲尤詳蠲租稅也罷冗吏也
縱流民而不禁也募人粟而補官也檢踏田減蠲放田租上戶
振糶也令勸諭出粟應募獻米之入合應推賞官鋪發乞得催督諒米客依市價出糶戒勞官
朱文公救荒之政爲尤善放田租也勸出粟也招
商人也戒約官吏也凡此數代者救荒皆有其人凡

此數公者救荒皆有其政然以愚觀之惟國家無備
荒之具斯賢者擅救荒之名備荒者天下之福也救
荒者一郡一縣之福也備荒者百年之計也救荒者
一朝一夕之計也開者水旱相仍比歲不登其所以
備所以救者茲無其策田野啾啾可爲寒心鄉里有
官倉之名而無其實故倉無顆粒之粟而虛張斂散
之數官以點視爲名而假爲漁獵之計此其備荒如
此也守令有救荒之名而無其誠故禱神祈雨應行
故事未始有格天之實工役徵發仍依舊例未始有

恤民之心此其救荒如此也設役有數千里之旱愚
未知民何以相恤惟執事察之
問儲蓄者國之大計如漢賈誼晁錯之策其可聞
與常平義倉之法其果可復歟今之縣邑有鄉社
之倉其果合於常平義倉之意歟
對有備荒之長策有救荒之權宜備荒者爲百年之
備而有餘救荒者爲一歲之計而不足當焦頭爛額
之際而思徙薪居塗措裂屑之時而思植桑君子固
病其無及矣此所以致執事之問也夫賈誼之策欲

驅民歸於田畝以抑末技遊食之輩此儲蓄之上策也使誼之說行則所謂一夫耕之十人食之一婦蚕之十人衣之者無有矣賈誼說文帝其畧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晁錯之策欲使民實粟塞下以開鬻爵贖罪之路此儲蓄之中策也使錯之說行則所謂粟行五百里衆有饑色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者無有矣錯言於文帝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欲也使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帝從之常平之法何始乎葢李悝濟其源于魏而耿壽昌疏其流於漢也悝之說曰糴貴則傷民糴賤則傷農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而舍一下熟則糴一而舍二小饑則糶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糶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糶大熟之所斂文侯用其策而魏以強至壽昌於宣帝時奏令邊郡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糶以利民而常平之名遂立矣義倉之

法何始乎葢長孫平嘘其燼於隋而戴胄煽其焰於唐也平之說曰諸州里社共立義倉隨土地之直出其粟麥隨田畝之數收其多少收穫之日貯之倉窖荒歉之歲散于里社文帝用其策而隋以富至胄於唐太宗時奏令王公而下有田者畝稅二升商賈客戶無田者分爲九等每歲收其所入荒年散其所歛而義倉之名遂立矣漢有常平而無義倉然常平亦屢置屢罷罷之者元帝也復之者顯宗也元帝即位天下大水二年齊民饑穀石三百錢民多餓死諸儒言常平倉可罷上從其議至顯宗復之逮於宋初其制猶存京師則置場諸路則置倉淳化二年[illegible][illegible]於四門置場景德三年始置常平倉增價以糴則命使臣減價以糶則命司長奈何王安石始變其法散糴本而爲青苗之錢寓廣濟倉以求二分之息豐年則民賤賣其穀而官斂以輸凶荒年則民賤賣其田而貿錢以納稅甚者伐桑賣薪居牛賣肉曾鞏救災議曰饑民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有伐桑棗殺牛馬而不顧而常平之利民者反爲病民之具矣此常平之敝末如此也唐有義倉而無常平然義倉亦屢置屢罷罷之者高宗也復之者玄宗也太宗置義倉及常平以備荒年高宗後稍

役以給他用宗即位後之亦遂於宋初其制尤詳一創於乾德再
復於元豐或一石輸五升或一石輸一斗奈何南渡
以來盡廢其制社倉轉而為縣倉民始不與而為文
吏之私用縣倉轉而為郡倉民遂相遠而為軍國之
資費官知其斂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甚者
指為常賦重斂急徵而義倉之恤民者反為害民之
本矣此義倉之顛末如此也噫既不能與民而又取
之既不能利民而又害之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日
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為蓋藏之地而荒歲恤其啼

饑之憂亦奚及哉其未入也朘剝掊克惟恐不至其
甫入也羅頭斛面百計取盈其既入也侵借移用如
已私藏及其出也淹延展轉全無實惠有志於民者
忍言及此乎國朝以來郡縣間有社倉富戶主其出
納有司稽其數目忠誠渥矣然孰知倉無纍粒之粟
而虛張斂散之數官以點視為名而因行漁獵之計
法無寸益於民第所幸者猶未有前代常平義倉之
貪政爾善為國計者不必常平也亦不必義倉也然
亦不必今之社倉也常賦無過取農時無故違冗食

者可募則募之橫斂者可省則省之是即常平義倉
矣苟徒務其美名而無實惠殊非計之得者也

問國非財粟不用民非財粟不生管仲相桓公通
輕重之權李悝說文侯制平糴之法皆所以使上
下無甚貧甚富而得其平也厥後桑弘羊之平準
唐玄宗之和糴其即平糴之遺意歟時愈降而政
愈弊倉卒之際荒歉之時至於出粟放租而後賣
官鬻爵之令出焉斯為下矣然朱文公荒政亦或
用之是果盛時之制賢者之政歟朱子之所用與
管桑之所用孰為優歟

對豐亨豫大之時而思匱乏之憂是之謂過慮窮居
始進之士而言國家之計是之謂過言然而君子曰
寧過慮也無為後世無及之悔寧過言也無為阿世
曲學之言此執事之問愚所以不敢不對也夫田里
樹畜生之眾而食之寡都鄙委積儲之厚而發之薄
如孟子務農重穀之說賈生驅民歸田之論此富國
之上策也行之者可以匡權輕重斂散之中以平國
用酌豐儉糴糶之宜以濟民急如管仲之所以相桓

公李悝之所以魏文侯此富國之中策也行之者可以備平時不能存備豐年無所蓄藏臨期而予準和糴是之謂鑿井以救渴抱甕以止燎斯為下策矣官粟已出而不給民租已放而不舒倉卒而責官糴償是之謂割股肱之肉救心腹之疾斯為無策矣出於下策者漢唐之中葉武帝明皇之徒是也出於無策者漢唐之季世桓靈代德之徒是也明問曰管仲通輕重之權蓋仲之說桓公有曰歲有豐歉故粟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

之以重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輕桓公用其說而齊以強仲之力也厥後其法不行於齊一饑於春秋而黔敖為粥飼饑齊大饑黔敖為粥於路以待餓者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再饑於戰國而孟子勸王發棠然則仲之法誠不可廢矣明問曰李悝制平糴之法蓋悝之說文侯有曰糴貴則傷民故荒年則國糶而民糴糴賤則傷農故豐年則民糶而國糴分上中下之三熟以平其糴分上中下之三饑以平其

糶文侯用其策而魏以富悝之力也厥後其說不行於魏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東凶則移其民於河內然則悝之法誠不可廢矣桑弘羊之平準蓋以天下之財賦不足而物價騰踴故設平準於京師物貴則賣之物賤則買之是固若仲之遺法也然本其初心大槩掊克聚歛剝下附上以濟君之多欲以售已之邪術其去仲也又天淵矣君子固所羞稱也唐玄宗之和糴蓋以江淮之漕運不繼而京食冗多故設和糴於近郡增時價十二三得穀數百萬石是又

若悝之遺意也然考其實跡大抵有增價之糴無減價之糶徒以濟國之用而不恤民之急其去悝也又胥壤矣君子蓋有所恥言也管仲李悝之法既徒知理民之財而不知生民之財知疏其流而不知濬其源平準和糴之法又徒知理國之財而不知理民之財損於下而以益於上國於是有倉卒乏用之憂矣民於是有荒歉不給之患矣始也民貧而國未貧猶可以出糶而放租粒也民貧而國不支必至於責官而糴償出粟不已至於放租民之貧極矣責官不已

至於濟僧國之貧極矣汲黯矯詔發粟韓部開倉賑飢涇卒呼而後罷間架除陌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德宗四年發涇源等州兵救襄城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所犒惟糲飯菜蔬兵將怒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積鼓譟走京師遂入城百姓駭走兵大呼曰汝等勿恐不奪汝商貨蠲貫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昌黎奏而後放稅錢草束武帝賣官而卜式爲郎中式納粟助邊用靈帝賣官而崔烈爲司徒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及拜日帝日悔不小靳可至千萬河東饑度牒幾百人陝西饑

度牒幾百人非乏軍糧則缺廪餼也非給軍糧則賑民饑也宋神宗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錢糴穀七年給五百道度牒付河東修城又賜僧尼度牒二千五百道張涇源環慶路諸民爲糴本吾觀朱子之救荒於南康也截綱米留夏稅若干檢旱傷放田租若干又觀朱子之救荒於浙東也請告身幾百本糶粟乞度牒幾百本給付豈不知名器之不可假哉豈不知異端之不可長哉嫂溺可以手援娶妻不必親迎衣不可以衲舟而有時乎衲舟帶不可以炷燈而有時乎炷燈王甫無逆行部燭盡人之無逆截其帶以爲炷將續國計至此亦可謂矣

亾無幾矣民食至此亦可謂去死無幾矣今也執事之問不歸咎於飢之使民至此而徒曰賣官鬻僧朱子尚或爲之是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樹之冰可使高於岑樓之喻也使先王之澤存可以無李悝之平糴使平糴之法行可以無朱子之荒政平準和糴未嘗非平糴之善法第行於弘羊之手則爲貪政君子不可以人而廢法賣官鬻僧未嘗非唐宋之陋習第行於朱子之手則爲權宜君子不可以法而累人也方今世尚大平歲登上熟民雖未嘗因而亦非有

粟米狼戾之時國雖未嘗乏而亦非有紅腐因陳之積善爲國慮者誠能修平糴之法重務本之意則民之粟自不可勝食而何必出也民之租自可無過取而何必放也若乃官吏之多僧尼之衆則尚當沙汰其冗石播揚其糠粃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一以還賢能而冗食者可減一以禁遊惰而務農者可衆而賣鬻以開其門豈所望於聖世哉草野之士方將次第言之執事其與進焉

問自有三代以來財賦之輕重沿革與其浴賦之

能利國而惠民者可詳言歟

對口談玄理者問之以金穀則恥言乎較朱鉛者付之以牙籌則羞執不觀禹貢不知理財爲聖君之急務不讀周官不知理財爲聖相之首事國用視之爲盈縮民命倚之爲慘舒而可不知乎請試陳其顛末自昔以來財賦分而爲三等其總銍秸服粟米之類謂之賦（禹定九州量遠近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禾稿曰總二百里納銍銍謂刈爲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稿也服稿服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其玄纁璣組龜貝之類謂之篚（玄纁璣組皆荊州貢此州玄纁色善故貢之珠璣類組綬類九江納錫大龜貝錦楊州貢）其漆枲絺紵鹽鐵之類謂之貢（豫州貢漆枲絺紵青貢鹽梁貢鐵）凡土所出者無不輸也然夏五十而貢未嘗加於虞商七十而助未嘗倍於夏王畿之內有賦而無貢王畿之外有貢而無役分九等之差以取於民（上中下各三等）則無過取較五穀之入而後制用則無侈用迨於商末有鹿臺鉅橋之積則民力竭而國隨以傾矣自周以來財賦分爲三等有田畝穀米之征則掌於地官有園廛布縷之征則掌於載師地有金帛貨泉之貢則掌於大府凡民所有者無不稅也然鄉遂[illegible]

十分取一都鄙用助法九分取一則田賦之輕可知園廛無過二十取一漆林無過二十取一則雜賦之輕可知大宰以九賦斂財賄而斂之有度大府以九式節財賄而用之有節迨於秦時有頭會箕斂之法則國用侈而民隨以叛矣吾嘗歎夫天王求車天王求金則周公之法首壞於周不待商鞅也吾嘗推夫宣公稅畝（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謂履畝而稅之也）哀公田賦而周公之法首壞於魯不待李悝也漢之賦亦爲三等而非周之三等矣唐之賦亦爲三等又非漢之三等矣自漢言之其田或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漢興十五而稅一孝文孝景三十而稅一）或除民今年田租之半（文帝）身或令民無納今年之租（宣帝時）其地則山林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各爲私奉不領之大農其賦則民十五歲以前出口錢十五歲以後出賦錢百二十一歲之未爲大重也中葉以來武宣權臺爲之君桑弘羊孔僅卜式之徒爲之臣患錢幣之輕也而造白鹿皮幣（武帝以用不給乃造白鹿以爲皮幣或爲虎或爲龍或爲龜各有其值而不豪亂或爲馬）患商稅之輕也而筭[illegible]緡錢管

鹽鐵而榷酒酤置均輸而立平準桑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近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賣之賤而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榷木上横木所以渡人總利入官下無由得乃有似於榷取於民者無錙銖之遺利而爲文之良法蓋矣自唐言之有田則有租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而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租有戶則有調歲輸絹二疋綾二丈綿三兩麻三斤而水旱霜蝗耗桑麻者免調有身則有庸歲役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納絹三尺而苗稼桑麻耗十之七者免租庸調要之亦未爲大過也易世以後玄肅代德爲之君宇文融楊炎裴延齡之徒爲之臣立兩稅之法以竭耗編戶楊炎設爲夏秋兩稅籍山海之利以供養軍費劉晏幹山海以佐軍用有借商間架除陌之錢有折抽進奉宣索之名德宗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劉南有日進江西有月進斂於民者無毫髮之遺矣而大宗之良法變矣宋之財賦大抵三變每變每重國初爲最輕熙寧之後王安石以言利爲宰相常賦之外有青苗免役之錢坑冶榷貨之利雜然而出洎乎南遷則今歲金帛若干萬納女真明年金帛若干萬賂蒙古而民烏有不困乎元之賦斂

蓋亦三變每變每重國初爲最輕平宋之後阿哈馬以聚歛爲大臣正稅之外坊場河渡之歛額科包銀之屬紛然而起洎乎季世則金銀之額百倍於中統至元鈔絹之入百倍於元貞大德而國烏有不危乎其歷代之財賦既畧陳之如戴而執事又欲問夫治財之能利國惠民者誠有志於天下國家深慮至計者也大禹之法具於禹貢周公之法具於周官有若對哀公之問不欲其加重孟子答白圭之言不欲其加輕孔子理財之法見於節卦曾子理財之法見於大學願以是獻若乃所謂管商桑孔之術則必有識時務之俊傑爲執事詳陳之愚不敢贅謹對

問周官之言財賦有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府爲掌財之官而九府圜法之制正錢幣之所出始入歲傳別之言又楮幣之所以本錢楮二者之行於天下至今賴然也伊欲使貢賦之出於下而供乎上錢楮之造於上而行乎下者皆有利國惠民之實其舉歷代之跡以對而折衷之無隱

對法無古今而便民者爲良法論無當否而便民者爲至論財賦錢楮之法古今不知幾變矣財賦錢楮之論古今不知幾人矣朝令夕改迄無良策[illegible]否終無定論執事欲詢乎末學亦屢[illegible]乎其[illegible]請陳其已然之迹而後及於管窺可乎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上取乎下曰賦此九者取於任地與餘財非取於民也斂聚也則邦中[illegible]四郊四方之郊去國百里也六鄉之賦邦甸去國二百里也家削去國三百里大夫食采邑在焉故曰家削謂家田也邦縣去國四百里也邦都去國五百里也關市關以征貨之出入市以征貨之所在山澤虞衡所掌幣餘錢幣所斂事之餘財是也太府以

九式節財用則祭祀祭有大小禮有豐殺賓客諸侯之居爲賓諸侯之臣爲客禮有等差喪荒喪有賻含襚之禮荒有散利遺民之費羞服羞飲食服衣裳工事百工之事各有作事之法幣帛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芻秣草謂之芻谷謂之秣以養牛馬也匪頒匪分也頒與也王所以分賜群臣也好用因其好而用之蓋上之私恩也是也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下供于上曰貢致者明非取之而自至也則侯畿甸畿男畿采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藩畿之所貢則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絲枲之屬器貢銀鐵石磬之屬幣貢玉馬皮帛之屬材貢櫄榦栝柏篠簜之屬貨貢金玉龜貝之屬服貢絺紵之屬斿貢珠璣琅玕可供燕遊之屬物貢九州所產之雜物是也以九府爲掌財之官則大府爲主治藏之長玉府主金玉器用之府內府主食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貨所藏在外者泉府掌市之征布斂市之不食貨之滯于民用職內主賦入者職歲主歲計之所出職金未詳職幣掌財賦之出者之所掌是也脉脉相貫耳目相通其取也異乎後世之征斂無藝其用也異乎後世之費出無經若夫九府圜法之制則於周官乎載而後世之錢幣因之八成傅別之言則於周官乎出而後世之楮幣因之周禮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謂官府之成事品式有此八者一曰聽征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註曰傅別券書也稱謂貸以物責謂責其償皆以傅別之書藉之傳付也別役列切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

出入以要會愚嘗考夫九府圜法之說蓋本於大公以爲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員函方輕重以銖貨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市斯固錢之濫觴也然禹湯之時因九年之水而鑄歷山之金因七年之旱而鑄莊山之金則蓋非專以是爲民用之所需特從宜救急之計爾大公因之爾厥後景王鑄之於周名曰大錢景王爲大錢貨名曰高祖鑄之於漢爲莢錢高后變之爲八銖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應曰本秦錢漢以其大重更鑄錢民患其大輕故行之出本記文帝變之爲四銖天下之用遂不可一日無錢矣又嘗攷傳別之

說盜等於小學以爲傳著約束書之於冊別而爲兩各持其一民有稱貸則爲符驗斯固楮之比類也至漢武之時造白鹿皮幣之法以濟國用作龍馬龜貝之形以貴其直蓋非專以是爲民間之所用特朝覲薦璧之須而王侯用之爾厥後憲宗因之爲飛錢唐志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使富家以輕裝趣四方合劵乃取之號飛錢宋大祖因之爲交引乾德二年募商人入粟之材木於邊郡給文劵祥符中張詠始行交子紹聖中蔡京又行會子眞宗時張忠定公詠鎮蜀以鐵錢重不可貿易于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會子事在哲宗朝天下之用遂不

可一日而無楮矣民之所賴以生者穀帛而一環之錢誠若何所用者然而錢可以致穀帛則用錢可也民之所賴以用者錢貨而一尺之楮又若何所用者然而楮可以代錢貨則用楮可也自宋以來率用錢而錢之弊在於輕重不中若漢之三銖四銖失之輕榆莢失之大輕而魏之水浮風飄鵝眼宋之綖環萊子荇葉宋廢帝時有萊子荇葉之名又錢一千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劣于此者謂之綖環入水不沉十萬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敢行晉之四分沈郎晉元帝時過江輕重雜行大之比輪中者謂之四分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見魏志唐之武德四宋唐高[illegible]年行開元通寶錢經八分之重四銖三絫輕重大小最爲折衷皆失之輕者也若漢之半兩赤仄失之重漢武帝作赤仄錢一當五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八銖失之大重而蜀之直百蜀先主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曰當鑄直百錢是之當千吳孫權當千錢徑一寸四分重寸六銖晉之比輪比輪見上梁之兩柱梁敬帝改四柱當錢十銖周之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後周武帝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宣帝又改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唐之乾元重寶重輪大宗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三重輪錢以一當三乾元皆失之重者也夫錢輕則物必重而有壅遏不行之患錢重則物必輕而有盜鑄不已之憂必若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則庶乎輕重得

中夫自宋以來率用楮而楮之弊在於貴賤不中天聖仁宗一界印一百二十五萬紹聖哲宗一界印一百四十萬元符哲宗則增爲一百八十萬建炎高宗又增爲三百七十萬孝宗一界以幾千萬計寧宗一界以幾萬萬計中統元世祖既存鈔而至元鈔一貫又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十文也元世祖至元三年民間將紙鈔赴平準庫倒換至元寶鈔以一折五以至元一貫折中統五貫至元既有鈔而至大鈔一貫又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萬文也武宗至大二年以中統寶鈔藏久法壞亦既更張印鈔至元寶鈔今改至大銀鈔須行天下率至大一兩

準至元鈔五貫夫少造之則鈔貴而過少則不足於用多造之則鈔賤而過多則不可以行必也如宋之天聖元之中統則庶乎貴賤得中矣方今不用銅錢專行錢法自數十年來鈔之不行於天下也甚矣當路者難不深慮而熟計也嚴刑刻法以禁之急征重歛以收之田野無知之民乃嗷然曰鈔之行於民不可以之粟也不可以易帛也亶嗷然爾而強我以行鈔之取於上非以準稅糧也非以準差役也亶藏紙爾而屬我以取彼固不知國之大計而爲國者寧不以經準

乎爲今之計者如不欲收舊鈔乎則亶造新鈔而用之上之所以賞賜俸給者以漸而出之下之所以輸納賦役者時或而取之則鈔何患乎不行如欲收舊鈔乎則或取之商賈而因以厚本抑末或取之徒役而因以贖罪示恩或出帑藏以收之如孝宗孝宗發帑內金帛換會子藏于內庫者四百萬行于民間者二百萬或出公錢以收之如趙開宋高宗時人皆未爲不可若一槩取之於民而爲頭會箕歛之下策則古人利民之貨反爲今日病民之本矣草野之士何敢盡言惟執事察之

問歷代漕運之法其水陸之路御人之利試詳言之

對舟車萬里輻輳皇都者漕運之來也倉廩萬間森布邦甸者漕運之積也民之所以供國者非漕運不繁國之所以濟用者惟漕運爲急此執事之問所以及也請陳其槩可乎古之天子中千里而爲都故所運不過五百里古之諸侯中百里而爲都故所運不過五十里如書所載青州則自汶達濟徐州則自淮達河蓋天子賦其方物而所運非米也如詩所言在

邠則有積倉在申則有峙糧蓋諸侯儲於本國而其米不運也逮夫春秋以來其法始講如晉仲曰粟行五百里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見左傳吳開溝於邗音千自江達淮吳城邗溝道江淮通糧道也始皇攻匈奴輸渤海之粟致河北之倉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於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漕法自此方詳高祖擊項籍運關中之粟取敖倉之積漢高祖擊楚蕭何輸漕中粟給軍帝又築通道屬何以取敖倉粟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斯皆漕運之所自來也而吾未暇致詳姑即漢之漕運言之其初甚省也京

陳之用仰給近郡故歲漕關東不過數十萬石諸侯之粟不至京師故吳王聚糧多至三十餘萬且武帝以來而非昔日比矣外給兵糧則增漕運故南通邛僰邛僰音伏西方夷也負擔饋糧北供衛霍轉漕朔方東轉滄海之粟以擊朝鮮西轉河湟之穀以威羌狄而兵費廣矣武帝時官多役使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于建元中通西南夷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徙之費擬西南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元封二年又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之朝鮮又將軍李廣利道伐宛內多官徒則增漕運故張湯通褒斜道五百里以漕鄭當時鑿

渭渠三百里以漕既增漕爲百餘萬石又增漕爲四百萬石而國用饒矣此漢漕運之顛末也鄭當時請引渭穿渠以漕雖曰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經底柱之險敗亡甚多後張卬又通褒斜道五百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自是而後如寇恂挽車驪駕於河內虞詡開漕船運於武都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於輦車驪駕轉輸不絕驪野馬也虞詡爲武都大守開漕船道而水利通孔明木牛流馬之運稱於蜀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鄧艾泛舟江淮稱於魏司馬懿使艾開河渠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謝玄堰呂梁之水以運於晉玄堰呂梁之水以利漕運公私賴之宇文愷鑿渭

渠之水以運於隋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乃三百餘里名廣通渠運轉通利關內賴之皆漕運之得其人也而吾未暇致議姑即唐之漕運言之其初甚少也府兵之法未壞故關東不過漕十餘萬石而足以贍軍官吏之員未多故每歲不過費一二萬斛而足以廩祿開元以後而非國初比矣漕運之路有加於前故李杰開汴州梁公堰以漕開元國用漸廣陜西路每年運米二百五十五萬斛李杰奏疏汴州梁公堰以通江淮漕運齊澣開泗州廣濟渠以漕開元二十七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水至楚治于淮陰將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

旋即停廢盧暉則開通濟渠以漕暉開通濟渠置僊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也韋堅則開廣運潭以漕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滻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而惟恐漕之不廣矣漕運之數有加於前故裴耀卿三年運七百餘萬石北運自大原倉於渭以實關中崔希逸一年運百八十萬石爲河南陝運使劉晏歲運百一十萬石肅宗廣德間晏爲舡二千艘每舡千斛十舡爲綱〻舡不入汴〻舡不入河〻舡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舡之運積渭口渭舡之運入大倉李泌歲運百三十萬石而惟恐運之不多矣此唐漕運之始終也宋朝建都於汴其漕運則有四路江淮之粟自汴河

而至宋朝水運自江淮南两浙荊湖南北路運每歲粳米至真揚州楚泗州置轉倉並受納分調舟綱計綱泝流入汴至於京師乃發運使領之陜西之粟自黄河而入陜西諸州芻粟自黄河三門沿流入汴至三門白波發運判官催綱領之陳蔡之粟自惠民河而通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陳承詔于[illegible]隆元年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達淮右舟楫于是以汴所爲閔河東南爲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爲惠民河京師之粟自廣濟河而通廣濟河自都城歷濟及鄆共廣五丈舊云五丈河後改名廣濟河而其得人則若張士遜范旻許元之徒皆有可觀者也上遜爲江南轉運詔相王旦求告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出旦日此轉運識大體〇范旻爲轉運使大宗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實我倉廩鄲之力也許元爲判官瀕江之粟千艘而西京師乃足食奈何徽宗之末改轉般之法爲直達之規胡師文爲大漕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而除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既空無可代發而三[illegible]無用矣乃用曾孝緒之説立直達之法陛路郡縣各總其額雖湖南北至遠之地亦直達京師始者江舡不入汴汴舡不入江自直達法行而舡之弊壞不及整矣始者回舡載鹽以償費自直達法行而民之勞苦無所酬矣此宋末之漕法所以壞於宋初也元朝建都於北其漕運則自海道浙東西之粟自浙入海江東西之粟自江入海淮東西之粟自淮入海台海數千里而至直沽而其得人則若朱

清張瑄羅璧之徒亦有可取者也初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直抵京師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然而海道之運雖無沙淺之虞而有風波之患以農民力耕積累之粟而悉委於淵海之中以官吏徵催輸納之苦而不免於魚鱉之患民力以之而困國用以之而乏此元之漕法所以又陋於宋也欽惟　聖明奄有諸夏宅師两京廣府百司之煩六軍禁衛之盛廩祿之費誠不可緩也大宗皇帝革海道之運通江淮之路民至於今是賴蓋有以除元之酷政矣而又江南之運近者南京遠者淮安而止通州之運間歲二三分而止是又有以革宋直達之法也弟竊聞之昔者劉晏之領漕於唐也江南之米皆至揚州而積宋初之設發運使也江南之米皆自真州而至轉般倉又自轉真揚以舩傭夫逓而輸之凡四五節而後至京師水逓驛隨近轉運不逾則隨處寄倉故遠舡不滯而亦無遲迴之患遠民不勞而亦無欠耗之憂今其遺法尚爲可尋則江南之民可以永無逓淮之運而於國賦亦無所損導對之進不知國之大計瞽言至此執事

苟以為可取而轉謂之或者從子所謂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惟進之幸扶（新法行例適不可多得扬法𠝹子曰此正書者力之將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雖投纷何益）

問禹貢以楊州之田為下自漢以來財賦漕運江南猶未盛唐宋而後始全倚辦於江南淮（至今）猶然也豈地產之富於前而豐於後自然而然歟抑賦斂之輕於古而重於今使然而然歟

竊惟天地之運有所獨鍾於一隅故國家之賦有所偏倚於一方雖獨鍾也然必以時而發故富於古而

嗇於今雖獨倚也然必以道而取斯利於國而惠於民愚請有以復明問夫夏書論楊州之貢其田下下而不及於諸州其貢齒革而不及於絲紵則夏之時東南之財賦猶未盛也周禮載楊州之賦其穀宜稻其利有金錫竹箭而無他則周之時東南之財賦猶未盛也至漢而稍盛矣吳王濞鑄銅山之錢富於天子枚乘言海陵之粟多於漢室其盛可知然而漢之財賦率川於關東故江淮之漕運猶未著名也至唐而又盛矣唐制漕東南之粟以給

關中大宗漕東南之粟以伐遼東其盛也可見（唐都長安關中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然而唐之漕運未廣於國初故江淮之財賦猶未大括也玄宗以來而漕運始大行於東南吾觀韓滉以漕江南粟致位宰相李錡以漕江南粟飛揚跋扈江淮米未到六軍脫巾大呼於道江淮米既至德宗父子舉酒相慶（德宗時浙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大憂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乃得其生矣置酒相慶）而其數之多始於二百萬石終於三百萬石信所謂江淮乃財賦之淵藪矣宋室以來而漕運

又愈盛於東南吾觀夫范呂主漕運江漢之粟淮運相繼許元為判官滙江之粟千艘而上陝西之粟歲五十萬石京東之粟歲四十萬石而江淮之粟始於三百萬石終於六百萬石（太宗時歲漕江浙米四百萬石景德三年上供六百萬石永為定制）信所謂江淮乃天下之敖倉也唐建都於關中而江淮去京六七千里故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以次轉送且自河而上皆以塩備夫而輸此唐漕運之良法也宋建都於汴京而江淮去京四五千里故江舡不入汴汴舡不入江以

為且江淮之間皆以鹽貨其所費此宋漕運之良法也蓋東南之財賦至此始盛而歷代因之而設為取之之法尚各有可稱者如此若今日之財賦則又有盛於唐宋者矣六百萬石者宋江淮極底之數今日之為六百萬石者殆三四也而其漕法之善又不及唐宋焉民之急亦可知矣抑愚讀明問之終有曰豈地產之嗇於前而豐於後自然而然與抑賦斂之輕於古而重於今使然而然與不勝三嘆而不能自已也蓋唐自藩鎮擅命以來上版圖者惟江淮諸路

地狹於國初而稅加倍焉宋自女直猾夏以來所駐驛者在江淮之南民疲於國初而賦加多焉君子有不忍言者以江淮之民獨非民乎愚固不敢舉衰世之事為盛世言之然杜子美有言渭水亦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為國計者三復之則江淮之民賦可以常如今日矣謹對

問歷代以來之役法成周無庸議矣如漢之七科謫三更唐之租庸調三法宋之差役雇工其利害可得言歟

對窮經將以致用明道將以濟時士患不能窮經而已果能窮經則於致用也何難士患不能明道而已果能明道則於濟時也何有執事先生發策下詢及於役法夫今日之所當致用而濟時獨不在於役法乎愚請舉古之道法而後及於今之利病焉夫自周以下其役之輕重不可得而知矣自周以下其役之名目有可得而言矣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周禮地官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蒐田追胥之法此

徒役也（田役謂獵追胥捕盜賊）府吏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府掌官契以治藏吏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叙以治叙謂治文書之次序徒掌官令起[illegible]）以令（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塟五族為党使之相救）徵比閭族黨之相保愛此鄉役也（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大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謂可任力役者毎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一家三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役無過一家一人以余）為有族師焉則校民之眾寡以起役（閭師以時數其民而[illegible]）族之夫家眾寡註役 有鄉大夫焉則計年之老少以而登之于卿大夫從役（周禮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年二十[illegible]）

役及六十有五皆免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周禮均人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註謂公事旬均也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為凶禮則無力役其役法可謂密矣而民不以為厲已也其為政可謂詳矣而民不以為過苦也王政既微侯國橫行我獨南行之詩作而兵役苦矣適彼樂土之懷興而鄉役重矣始皇之時今年既作阿房明年又作驪山而民全無餘力因商鞅之制漢高之時役者歲三日免者錢三百而民始畧息肩因始制皇之孝惠時民孝弟力田者免役役其身孝景時年九十無子者免役兵革不興民稍樂業未幾而武帝有七科之謫曰吏有罪一科亡命二科贅壻三科賈人四科故有市籍五科父母有市籍六科大父母有市籍七科蓋已甚矣武帝天漢五年發七科之謫然此七科之外豈無他役乎蓋七科者屯戍之役而其他猶多也未幾而昭帝又有三更之役元鳳中役有三品一日卒更謂正卒一月一更二日踐更謂顧更者月錢二千三日過更謂戍者雖止三日而不可便遂故一歲一更而不行者以錢給之[illegible]此三更之外豈無他役乎蓋三更者卒伍之[illegible]

他猶多也北齊分九等之戶富者稅其租貧者役其力後周立二旬之役豐年增一旬荒年免一旬後周大冢宰制六官掌力役之政令分為三等豐年則役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唐室以來法制尤備吾觀大宗租庸調之法歲役二十日謂之庸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納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日免調加三十日租調俱免尚有寬恤之意奈何楊炎為相取大曆中一年科斂最多者為額總為兩稅則租庸調俱在其中矣數年而後庸錢已納差役如故楊炎之禍斯民可勝道耶朱之初時專行役法吾觀

太祖未嘗輕役一下民浚河漕則加廩給民運道路則特為禁止唐制州縣之役送差鄉戶坊郭之人或有科配大祖不逞于役民浚河通漕民以為民上迷其勞日加廩給立為定式先是多以道路之民為遞送大宗詔禁止之其不忍于民也如此二十而成丁六十而免役與閩九年江南兩浙湖南南北入有丁錢今以二十成丁六十年老與未成丁者俱獨免尚無顧役之徵奈何王安石為相並僱役之法取上戶繇錢入官謂取民錢官為僱人應役名[illegible]分為水旱之備謂[illegible]役民既納錢而役不免官吏差發而錢不給復責之役遂為定制安石之禍斯民可勝道耶[illegible]役行於松楊兩郡

各以其家力之厚薄隨戶役之多少輸金買田謂之[illegible]役者以田給之淳熙中則又令浙西一路凡官恩官餘萬畝悉以分給諸郡以充民之義役以浙西一路共官田一百一十五萬四千七百餘畝役各以縣分均給諸郡以充義役注司馬光之說則差役便然差役雖役於元祐之時未幾而僱役如故矣主朱文公之說則義役便然義役雖行於山陰諸縣他處則助役如故矣唐之良法楊炎壞之宋之良法安石壞之二人之事君子之所羞稱者矣方今一新制度四海又安有里長之役則即魏李沖三長之遺

法也魏高宗時民無官役豪宗冰欽李沖上言宜立三長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海內安之有里長之役則即漢高祖嗇夫之遺法也以嗇夫收賦稅有軍役而非七科之謫也有丁役而無三更之錢也諸生無知何敢議其立法之不善第有不能無疑者　朝廷之立法有恤民之意郡縣之行法無惠民之實付差稅於金帛之多寡寄耳目於胥吏之奸欺豪富鉅積之家終身而不勞貧下寡弱之家三年而兩役而吏以役為市矣民之役於巨室者多於官府民之役於官府者多於田里強者當役則以術[illegible]

[illegible]強者為一家之肥弱者當役則因一歲之役[illegible]之資而民視役為病矣為國計者宜何如勤念也狂瞽之言恕之幸甚謹對

問戶口田糧國之大計歷代以來其登耗墾荒之數可得悉歟今國家承平寖久未嘗有兵與役作使民不遂其生夫何造冊之歲鄉都有歸併之圖郡縣無增羨之數戶口之逃避者衆田糧之欺隱者多將何道以拯之

對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有以庶之而後有以富之

庶之則戶口增富之則田野闢周官有曰大司徒掌天下民之數而稽其數者又司寇之任周禮大司徒掌建之土地圖[illegible]天下人民之數秋官司寇民數詔王王拜而受之獻小司寇登萬民之數而[illegible]於獄者又司民之職司民掌登萬民之[illegible]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登升也登於戶口之不敢畧如此孟軻有曰入其疆土地田野之闢治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田野之荒蕪則有讓讓以削其於田畝之不敢忽如此此君子[illegible]以覘人國家強弱貧富者必在於此也請為執事[illegible]陳之歷代之戶口稽於史可見矣三代以上戶口[illegible]

盛於成王之時凡一千七百三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萬兩漢以來之戶口莫盛於平帝之時凡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唐之戶口莫盛於玄宗凡九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宋之戶口莫盛於神宗凡一千三百九十一萬有奇蓋其登耗有由然也自其有兵革之禍也彫耗於戰鬭之場枕籍於干戈之役而民始不堪其命自其有刑殺之害也根連株繫於羅織之獄勞筋苦骨於營繕之工而民始不聊其生苟非此數者而使之安於室家之生聚遂於田

野之樹畜戶口曷有不盛者乎歷代之田畝稽於史可知矣三代以上之田畝莫盛於夏禹之時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西漢以來之田畝莫盛於平帝之時定墾者八百二十七萬頃唐之墾田莫盛於貞觀之季凡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宋之田畝不及於漢唐而墾田之數則又有加焉蓋其墾荒有由然也自夫賦斂之煩重民始去而爲盜賊去而爲逃徙而始有不耕之田自夫農桑之失業民始去而爲商賈去而爲浮屠而始有不耕之夫苟非是數者而使之耕食鑿飲於桑麻之野出作入息於枌榆之社田畝惡有不墾者乎長平之坑四十萬(白起坑趙卒)兩殤之宮七十萬洞水之血赤(商鞅論囚渭水盡赤)長城之骨白而三代之戶口田畝微矣衛霍出塞之師六十萬曹吳赤壁之戰八十萬三國鼎吞于前(漢吳)魏五胡雲擾於後(劉羯氐羌鮮卑)而兩漢之戶口田畝耗矣安史作亂而三鎮九節度交兵於前(三鎮河北河東朔方九節度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元澤王思禮關内許叔山)梁晉交爭而五朝十僭鬨所遂於後(五朝梁唐晉漢周十僭吳越南唐)

朔南相距之數(南北相距)唐之戶口田畝惡得不壞女真渡河而中原之民盡爲魚肉蒙古渡河而南方之民悉陷塗炭宋之戶口田畝惡得不耗方今聖主中天休養生息踰六七十年未嘗有兵革之興是宜比隆三代之盛遠過百王之陋天下之大愚固未能盡知而自耳目所及者言之鄉郡有歸併之扃借曰未盡覈實亦豈非民之有畏而攢集合併以免徭役乎郡縣無增美之數借曰非貧彫耗亦豈非吏之不肖而安輯撫發猶未盡善乎戶口之逃移者　朝廷非不留意也又

有撫民之官矣然其逃移者皆無一兎之羅無一
之植者也招之雖來誰能奠其居乎今莫若隨處許
其報籍如朱子之分主戶客戶凡客戶皆輕其稅役則
族乎可矣田糧之欺隱者 朝廷非不核實也又有
飛散之罪矣然其欺隱者皆詐足以蔽官府力足以
制鄉里者也嚴之雖峻豈能盡其數乎今莫若朱子
重行漳汀二州經界畫圖送京之外郡縣留其副本
三年則鄉都造簿送縣詳其步畝至界買賣姓名差
役賦稅靡不憑之民有鬻產以其契券請官照對鄉

縣品簿而後過糧則庶乎可矣然此亦救弊濟時之
說也若乃推論其本將當輕徭役薄賦斂擇牧守愛
黎元使之庶而富富而教自無逃移自無欺隱則民
亦不徒爲大平之民矣謹對

問歷代之田制井田始於黃帝而壞於秦其法未
易卒復而可詳言歟自漢以來如代田限田均田
永業司均口分世業其法亦有可講而行之歟

對談結繩於珥筆質劑之時（上古無事之時結繩而治珥筆載筆也質劑制契券之類）古則古矣而君子謂之泥服章縫於裳襴坐界
之秋（章乃章甫之冠縫者大夫之美稱章甫冠名冠則其爲大夫也縫乃縫掖之衣縫大也大袖也大袖之衣）儒則儒矣而君子謂之迂井田之不可復也
久矣井田之不必問也明矣必欲復井田是韙斯民
于畚鍤（畚音本盛土器也鍤音插鍬也）而非惠以飽煖也必欲問井
田是試諸生以筆墨而非求其實用也雖然言及之
而不言執事不以爲隱而以爲疎夫有鄉遂之井田
有都鄙之井田有井田之興有井田之壞鄉遂用貢
法一夫有遂十夫有溝（遂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必有遂焉十夫千畝之田溝廣深倍于遂）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即遂人所
掌是也（百夫萬畝也洫廣深倍於溝○千夫十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川合衆水○周禮地官遂人掌六遂左司徒之六節）而其所以不用都鄙之助者蓋鄉
遂在都鄙之內而地狹故擇其平原曠野可盡畫萬
夫之田而後爲也都鄙用助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邑方二里丘方四里）四丘爲甸（八里）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爲八十里考加十里則方百里爲同耳）即匠人所掌是也而
其所以不用鄉遂之貢者蓋都鄙環鄉之外而地廣
故隨其包山絡原但有九夫之地亦可井也（鄉遂時）
又王畿之內都鄙所以爲采地食邑此井田之

度如此井田何時而始乎非始於周也蓋自黃帝經土設井而已濫觴厥後夏后氏則因之而爲五十之貢商人則因之而爲七十之助非特一月矣至於周公乃因累世帝王之規成一代大平之制焉井田何時而壞乎非壞於秦也蓋自魯宣履畝稅谷而已權輿權輿始也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厥後觀畢戰之問則壞於滕觀李悝之議則壞於魏非但一國矣至於商君乃乘經界不正之餘爲阡陌決裂之計焉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商君即衛鞅也此井田之顛末如此自井田既廢之後議田制者不

知幾人矣自井田既廢之後變田制者不知幾代矣代田之制起於趙過蓋李悝之故智也一畝三畎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無牛者教以人耕之法是則行於漢武之時趙過爲搜粟都尉能爲代田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苦少牛無以趨澤教以人輓犁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蓋仲舒之遺論也上自國王公侯下自丁男丁女所受之田皆有降等是則行於晉武之時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限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九品止有十頃而又各以土之高卑蔭其親屬均田之法男子四十畝婦人三十畝戶絕則歸官刺史十五頃縣令以下六頃官滿則史代此後魏孝文行之也而原於安世之議也李安世永業之制男子十五皆有田畝婦人十五皆有常業十八而受田輸租六十而退田免役此北齊孝武行之而行於河清之時也後周覇政之初置司均之官凡人五口以下宅二畝七口以上宅四畝十口以上宅五畝成丁者田一百畝有室者加

四十畝其法非不善然行未久而廢矣後周文帝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有唐貞觀之時有世業之制凡人寡妻一十畝老疾四十畝丁男一百畝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其意非不美然至永徽高宗年號而壞矣柴世宗嘗頒行均田之圖而田終不均五代周世宗讀元稹均田詔歎然曰此致治之本也乃詔頒其圖令吏民習知之期以一歲均天下之田趙大祖嘗行均田之法而田終不均愚嘗究歷代之制不但井田不能行也如所謂代田限田均田永業可均口分世業其初未嘗無可觀者而其後同歸於文具而已荀悅曰井田

不宜行於人衆之時如禹光開創之初可以爲以愚
觀之瘡痍未愈疾痛未甦且驅之以爲井田民其不
復爲陳勝吳廣乎東萊曰井田不能行於天下之遂
如荊淮空曠之野可行以愚觀之邊城破舍壍山堙
谷曰吾將以爲井田民其不謂我爲王莽劉歆乎陳
安道問横渠井田而張子以爲難行陳問張復井田之說先生曰而
今只是差役尚有千鼎難有處更要奪他田地豈宜黃義剛問東坡限田而蘇
子以爲戲論黃問蘇限田之說先生曰限田只是個戲論不可行可爲有見者
矣方今有志於是者未嘗不可但取其意無取其法

曰抑豪强之兼併均賦役之輕重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地無置錐此豪强之兼併也誠能革斯弊則即井
田之經界矣巧者稅少差輕愚者賦多役重此賦稅
之不均也誠能革斯弊則即井田之賦役矣愚也不
敏敢以是對

問古者兵士有屯田營田以充糧食今則有之也
官吏有職田以代俸祿天子王侯皆有籍田以供
祭祀皆未之有也其制可詳言歟

對爲天下國家者固嘗有適今之宜而其弊則不可
不知也固嘗有復古之規而其文則不必拘拘也適
今之宜而不知其弊是因陋就簡而已矣復古之規
而徒拘其文是謂世無聽而已矣此則愚所以荅明
問也屯田營田職田籍田之大畧請條陳之如左夫
井田之制隳而國有兵費漕輓之說苦而兵無宿儲
此漢之所以有屯田也此唐之所以有營田也或田
於塞外以禦戎虜或田於內郡以蘇民力或田於要
地以領敵國或田於邊鄙以省漕費文帝募民耕塞
下以防胡而屯田之說始講晁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之急務武

帝遣士田燉煌以防羌而屯田之說遂行孝武開西域自燉煌
而西至輪臺渠犁有田卒一百人鄭吉田渠黎以積谷遂破車師趙
充國田金城上便宜以困先零此屯田於西域者也
劉馥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以溉稻田魏劉馥別駕史芍陂在盧
江府安豐縣孫叔敖所建後重修之鄧艾自鍾離積石至淮南壽春沿
淮皆有屯積此屯田於江淮者也晉食吳欲廣田役使艾屯壽春魏
棗祗建議屯田於許下得谷數百萬斛魏武經畧四方苦軍食不
足棗祗募百姓屯田許下則又其在京畿者如此晉羊祜減戍卒
墾田八百餘頃積蓄數十餘年則又其在襄漢者如

此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頃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季年有十年之積諸葛武侯屯
田於渭水而裁木牛流馬之運晉元帝時應詹則
屯田於江西而有水耕火耨之易其後郭子儀屯河
中躬耕百畝代宗時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躬耕百畝軍士不勸而耕野無曠土于是軍
有餘糧婁師德屯豐州身衣皮袴師德爲豐州都督身衣皮袴率士卒屯田
積谷數百萬張公謹屯代郡貞觀初公謹爲代州都督屯田省餽送韓重華
屯振武元和中振武軍飢李絳請開營屯田可省度支漕運使重華屯之凡此皆
唐之屯田也韓世忠田金陵紹興二年詔令韓世忠措置屯田於建康江南
北岸王之奇田兩淮紹興九年令王之奇措置兩淮屯田岳飛田鄂州飛爲

宣撫使發兵之老弱不堪者耑發營田於鄂州吳玠田梁洋紹興五年詔玠屯田凡此
皆宋之屯田也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天下屯田
凡九百九十有二而其餘歷代則或兵或民此其兵民之不
同者可見矣漢之屯田止數郡宋之屯田止數路而
唐之屯田至九百九十二所此又多寡之不同者可
見矣愚於屯田營田之顛末既陳其略而明問所謂
職田籍田庸苟不知乎若夫職田有自來矣蓋衣食
既足而後可以責廉潔之行廩餼既缺將不能安職
守之常故王制有圭田之論而釋者以爲厚賢王制圭田

無征孟子有圭田之說而釋者謂奉祀祭而周官則又
有載師任土之法亦圭田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土田任近郊之地說
者謂仕者所受之田即孟子所謂圭田自是而後歷代間有在唐則始
給於貞觀未幾以侵漁而罷再復於貞元未幾以匱
乏而寢貞觀十一年以官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歲給粟二斗未幾以水旱罷
代宗以來關中匱竭物價大貴內官不給乃收外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前肅宗貞元十一年各給職
田其后籍爲兵糧矣至是復行在宋則熙寧中均職田於四川元豐
中均職田於熙和然以今觀之既有俸祿又有職田
當其有之之地雖一邑之微無慮千頃當其無之之

所雖大藩之雄不及一邑甚者守晉州者踰縣令增
租守絳州者遣子弟監穫晉州守臣李若娟以所得職田諭意屬邑令增租此
舊數倍後周以力陳其弊郡令彥歲減十七八所戶始脫苛政而晉韓絳三州圭田殿多守臣多苛法
遣子弟監收貪污無所不至始以養廉反以教貪而已籍田有自
來矣蓋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淳古於是乎成故
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爲秬鬯事上帝而設月令篇
月天子躬載耒耜爲祈谷事上帝而耕而祭儀則又
曰有千畝天子百畝諸侯之異皆籍田也自是而後歷代
間舉周宣王不籍千畝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借地借民力以爲之虢文公諫之

蔡文公以爲缺政漢文帝始耕籍田太史氏以爲
談明帝耕籍田而勸農事大宗耕籍田而祭先農然
以此觀之將以勸農莫若務本將以享帝尤宜盡誠
朱紘耒未冕弁終畝豈但以爲粉飾太平之具茜泥
染履紅䕩在手豈徒以爲誇耀衆庶之官甚者晋臣
作賦獻諛唐帝入苑刈麥既無誠意但爲文具而已
此又職田籍田之始終如此也抑愚以是數者而考
之於今日官吏雖未嘗有職田然俸給優足而不薄
倉廩稱事而不乏則即職田矣朝廷雖未嘗有籍田

然務農重谷以恤民粢粢豊盛以事帝則即籍田矣
設欲復古之制固亦聖世之所當然然但開貪汙掊
克之源則有職田不如無也狗苟且禮文之末則有
籍田不如無也此愚所謂固當復古之規而其文不
必苟狗也若乃屯田之散在天下者誠爲不少竊聞
之有屯田之名而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滅裂
收貯之後侵欺務用衛將所校以胥屯田爲職者率
優逸於城市而何嘗有所陌之時巡部吏監司以典
屯而來者亦悲信於簿書而何能校倉廩之虛實也

愚所謂固當有通今之宜而其弊不可不知也管見
妄言勿責其愚幸甚

問儒者之學貴乎致用如程子之學政張子之井
田朱子之浙東荒政建寧社倉山陰義役黄巖水
利其法可悉言歟

對惟有伊洛關建之實學斯有伊洛關建之實用誠
發入門踐履實地繼往聖開來學此實學也彼以絺
章繪句而已者可謂之學乎井田學政救荒社倉行
義役備水利此實用也彼以簿書期會而已者可謂

之用乎夫程子之學政可知矣改月試以息奔競鐫
辭額以去利誘省煩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俗
立吏師齋以教政事立禮賢齋以勸德業後雖持論
不合而去然其施設爲何如哉張子之井田可知矣
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
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
恤患厚本抑末後雖以志不克就而卒然其經畫爲
何如哉朱子之在浙東而康也皆有救荒之政分俶
民爲三十五場凡活二十一萬餘口而其設法檢踏

荒田則輕車寡從招誘未滿則蠲其湃稅勸分民更
力求推賞奏留官米申禁遏糴皆可以爲後世之法
焉其在建寧崇安也則有社倉之法借官米六百石
爲本其後本米還官尚餘息米三千餘石而其設法
則每石收息米二斗小飢則蠲半大飢則盡蠲後乃
永不收息王守則屬於鄉之行義斂散則請於郡之
遣官皆傳以爲他處之法焉以言其義役則行於浙
東處州均出義田而有砧基之律（書其田之畝數界至於砧基也）
去役首而無告訐之患其利爲何如以言其水利則

行於南康黃巖修堰閘而田有灌溉之利築石堤而
江無波濤之患其功又何如噫大其蘊蓄爲道爲德
溥其利澤爲事爲業人徒知楊休山立玉色金聲之
爲程子（朱子贊言）而孰知程子之學政人徒知精思力踐
德盛貌嚴之爲張子（朱子贊言）而孰知張子之井田（吳澄贊言）
人徒知從容禮法沉潛仁義之爲朱子而孰知朱子
之荒政社倉義役水利愚也讀數子之書志數子之
學有年於茲矣願以數子之事業施之于今日有其
志而未得其階仰其盛而未踐其迹茲承明問聊以

又對惟與其進學者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六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七

男 穆 稱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追 世進 逵輯編

世選 重梓

禮科

問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六行六藝而以鄉八刑糾萬民止有六行之刑且不自不友之刑而曰不弟之刑又益之以造言亂民之者何歟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旣謂之四術又謂之四教且分屬於四時是皆有意存焉可一一悉辨歟

蓋先王設教之意主於嚴先王制刑之意主於恕教不嚴則民無以成其德先王不爲也刑不恕則民無所容其身先王不忍也請爲執事詳之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所以養其性情而無六德之刑者蓋以人[illegible]性有厚薄皆[illegible]則德不能以皆同也若曰不能任[illegible]者而皆有刑則孔顏之外皆在三就之科乎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雖使申韓鑄書亦不如是慘矣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所以致其才能而無六藝之刑者蓋以人之未能有工拙敏銳則藝不能以皆通也若曰不知禮樂者而皆有刑則夷夔之外皆在五刑之律乎雖使廉來讒佞亦不若是酷矣廉來飛廉惡來紂之酷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親於九族爲睦此人倫之大也親於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賑于貧困爲恤亦人倫之常也行此者以爲六行而興賢非過舉也悖此者列於八刑而糾罪非濫刑也不曰不友之刑而曰不弟之刑者蓋行始自長而及幼非曰弟可以不必弟也刑不以卑而逮尊非曰兄可以不必友也刑有造言之刑又有亂民之刑者蓋造言者之所言必非孝友婣睦任恤之言也亂民者之所行必非孝友婣睦任恤之行也若夫樂正之所以造士者以詩書禮樂而爲術則謂之四術術自書而言之也以詩書禮樂而爲教則謂之四教教自人而言之也

崇之則其術尊立之則其教行矣之所教者在樂秋
之所教者在禮樂陽而禮陰也夏之所教者在詩冬
之所教者在書詩陽而書陰也凡聲氣陽詩者樂之
章句有歌謳咏嘆之聲樂者詩之器具有金石絲竹
之聲得不屬於春夏之陽者乎然不曰春夏教以詩
樂而曰春秋教以禮樂者蓋春教樂可以兼禮秋教
禮亦可以兼樂禮樂初非判然二物也凡事爲陰書
者言事之經而典謨訓誥之所言者莫非事禮者行
事之法而吉凶軍賓之所行者莫非事得不屬之於秋
冬之陰者乎然不曰秋冬教以書禮而曰冬夏教以
詩書蓋夏教詩亦可以兼書冬教書亦可以兼詩詩
書亦非判然二事也愚故曰先王設教之意主於嚴
先王制刑之意主於恕如此嗟乎後之世與先王之
世大加違矣先王之所教者後世之所以爲文具先
王之所恕者後世之所以爲數習經生學士議論辭
藻非四術四教之教也英雄豪傑功利變爛非六德
六藝之教也赭衣塞路盜賊蒲山泰之所以刑者豈
八刑之刑乎孟軻氏曰罔民而已矣豈地不人則不

不言之甚也惡酷吏漢之所以刑者豈八刑之刑乎大史
公曰爭利而已矣先王之教之外又有所謂佛老二氏
之教先王之刑之外又有所謂周來酷吏之刑周興來俊臣武后時酷吏非諸生之所敢辨也必自有今日辨異端辟
邪說之韓愈非諸生之所敢議也必自有今日明刑
弼教之皋陶謂人不率教者以刑弼之如舜所以正法也孰事者幸勿以
爲狂瞽幸甚

問古有明堂之制歷代因之亦有不同其取象之
意沿革之制諸儒之說[illegible]歟

對歷代制度之異其與[illegible]明堂諸儒議論之詳矣許
於明堂制度之異猶之可也若者至爲不經之飾玉
葉屋灰蓋其侈麗盛唐武后制明堂以黃金飾之白玉葉覆之
寶鳳鐵渠蓋其華藻唐武后毀乾德殿作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上施鐵鳳高一丈
飾以黃金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夜道行空號以崑崙之樓漢武時公玉帶曰明堂起於黃帝其制有殿而無壁蓋以茅圓之以水宮垣爲複道而上有樓名曰崑崙
佛堂鑄像間以僧尼之舍武后于明堂後起一佛堂高百尺之爲天堂五級
大像以僧懷義爲大將軍黃琮法地作宗廟貴宗禮地唐高宗明堂取象黃琮爲八角火珠
中天后于明堂上施寶鳳以火珠代之南蠻珠如卵門中以丈獸珠大概出武何足道

哉議論之詳猶之可也甚者至欲無辨之論以明堂爲祖廟而不知享帝祀祖豈可同爲一處以明堂爲辟雍而不知布政養士豈可混爲一所蔡邕以明堂辟雍爲一所周正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或以明堂之制如路寢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爲明堂之制或以明堂之中有靈臺何所據乎服氏曰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觀臺在明堂中愚嘗竊稽其沿革之制則神農謂之天府黃帝謂之合宮堯謂之衢室舜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此名之所以不同也周之明堂或在泰山漢之明堂或在汶上漢武帝元封五年令奉高作明堂于汶上隋寓之雩壇隋文帝祀五方上帝之所唐寓之圜丘大享則于圜丘行事淳于登以爲在國南以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宇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文愷以爲在郭內此地之所以不同也黃帝以之祀上帝堯舜以之祀五帝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記黑曰玄矩周以之祀文王漢以之祀大一摯虞以爲祭五天帝所見鄭玄以爲祭人帝則又所祭之不同黃帝爲一殿堯舜爲五府上見大戴以爲九室十二堂月令以爲四室十二堂考工記五室唐制三層又爲制之不同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記黑曰玄矩又

有五室之異上見東曰赤陽南曰明堂中曰大室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又有五方之殊青者春之色春者四時之中總者物之萃章者文之成陰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伏本左右之堂曰介以其介兩間也蓋其沿革之制如此也取象之意則上員以象天下方以象地四闥以象四時八牕以象八風堂高三尺以象三統周圍九皆以象九州設十有二座以象十有二月牖二十四丈以象二十四氣戶之數則取象于三十六牖之數則取象于七十二風應劭云東漢制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則取象于坤之策屋員二百一十六尺則取象於乾之策唐高宗之制蓋其取象之意如此也合諸儒之論而折衷之康成傳而證其失也雜鄭康成以春秋書世室屋壞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堂武世室則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爲廟重屋爲寢或舉主寢或舉明堂伯喈辨而裁其失也同蔡云明堂者天子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享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圜水則曰辟雍名別而實同袁准質而明其失也劉熊云宗廟之中人所致敬而彼衆學處焉享射其中人鬼慢瀆非其理也宗廟鬼神所合祭天子入鬼之室非其理也摯虞僭而貫其失也短上見宇文愷材而富其失也巧隋開皇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樣至層樣屋五房四達丈尺規矩有準皆憑也學

論乎而篤其失也苛（諸儒非鄭氏有緦經爽應學門圭竇之棋）肯爲聚訟之資而已求至當歸一之論求之有也合歷代之制而折衷之漢武得之於斷而溺於惟恣武得之于文而惑于讖（光武議靈臺所處帝謂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梁武得之于裘冕而失之于牲牢（梁祀五帝服大裘冕牲于特牛肴膳准二郊若水土之器蔬菜之屬宜以薦郊禋無從省）齊文得之於配侑而失之於一殿（文帝命有司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隋則奪于登藏唐則惑於讒佞宋則雜于焚修皆爲欵欵之具而已求其至當歸一之制未之有也方今亟明御極百度畢張伊欲舉明

堂之制而舉之誠大臣當必自有能任其責者非草野之士所得與聞然諸論之明堂也者於以尊群臣而致其義於以祭三老而致其仁于以頒月令而奉天時于以聽政事而宣人治必也高明廣大而可以展禮文必也潔淨清瀟斯可以奉上帝古之制雖或不同未必其制之陋至於茅茨土階古之名雖或不同未必其名之詭至於嵩宮楊館（周時德澤洽和嵩茂大以爲宮杜名曰嵩宮故事表其德也）誠有定處未必正在丙巳之地誠而法參天地合陰陽之數孔子孟子嘗言明堂未必有如纖緯之說禮記周禮嘗言明堂未必有如郊祭之論蓋求明堂之實無泥明堂之制求明堂之實則孟子之對宣王謂明堂可以不毀必在于行先王之政泥明堂之制則韓子之三器謂明堂可以不必興在于闢諸儒之說必如此意則明堂之廢無有不興無有不當矣愚也固願作頌以俟謹對

問古有廟制祭祀之禮自唐虞以至于今互有不同而諸儒之論卒無定說尚明言之

對歷代之廟祀無定禮參之帝王則有定禮諸儒之

廟祀無定說稽之聖經則有定說蓋禮之大者莫大于廟祀苟不稽之帝王而徒爲豺獺之報可乎（正月獺祭魚元日豺祭獸）說之詳者莫詳于廟祀苟不稽之聖經而徒爲蟬蛙之噪可乎愚請得而詳言之廟制之來遠矣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夏人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人五廟至子孫而六（鄭康成吉）周公制禮而廟制大備然鄭玄馬融以爲周人七廟曰周禮八奄守廟一守姜嫄廟其餘七人正合七廟之數（周礼祧八人守祧廟以奄人爲之）周禮六尸旅酹一人先務其會也

人正合七尸之數周旅酬六尸發爵尸祭主也人劉歆王肅以
周人九廟曰天子諸侯降殺以兩豈有諸侯祭四親
廟而天子亦祭四親廟王者祭殤下及五世豈有下
及無服之孫而上不及無服之祖以今觀之七廟為
非益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宗功德之無常
數者義也周公制禮之時文王尙在四親廟之中而
未祧故止七廟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已在三昭穆之
外而不祧故為九廟此先儒不易之說也祭祀之來
遠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帝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帝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周
公制禮而祭祀愈詳祭音蔡謀父音甫曰天子甸服共日
祭侯服共月祀要服共時享賓服共歲貢其說出于
左傳韋玄成曰天子日祭于祖月祭于廟時享于祧
歲聘于壇墠其說出于漢志以今考之日祭為非蓋
禮不可以大過大過則瀆禮不可以不及不及則簡
周官春祀夏禴秋嘗冬烝四祭皆為時祭之禮而無
日祭以祀春享先王春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祀以禴夏享先王夏陽勝以樂為主謂禴祭也以嘗秋

享先王秋物成可嘗故曰嘗以烝冬享先王冬藏物盛多故曰烝祭法王考皇考顯
考祖考四祭皆為月祭之禮而無日祭此聖經不易
之大法也昭穆之制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所謂管
蔡郕霍魯衛毛聃為文之昭邗音余晉應韓為武之穆
凡蔣邢茅為周公之胤益世代雖遠終不可易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為文之昭十六國皆文王之子文王為穆其子之國必謂之昭康王之時武王之廟為昭懿王至襄王之時猶謂之昭富辰曰邗晉應韓武王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為穆其子之國為昭尊卑之辨則尊不可貶卑不可僭所謂山節
藻梲復廟重簷為天子之廟黝堊斲礱為諸侯之廟
倉楹斲桷為大夫之廟蓋等威截然終不可紊也廟
祧壇墠之遷各有其序門堂寢室之規各盡其隆九
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
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
以各全其尊群廟之列則東為昭西為穆祫祭之位
則北為昭而南為穆廟則皆南向主則皆東向既祭
親廟矣又有祫祭以及于毀廟既祭大祖矣又有禘
祭以及于始祖其廟制之嚴也如此其祭禮之盛也
如此漢唐以下之廟制則吾惑焉原廟之遊衣冠[illegible]

于孝惠之餙非叔孫之舞禮叔孫通請立原廟也遊衣冠應劭云高帝衣冠備法駕乃名曰遊衣冠別室藏主始于孝明之亂命臣予之荀從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世祖廟別室孝宣又別有戾園之祠謂戾太子之戾后園光武又別有舂陵之祠建武二年立親廟于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侯南頃令各飲光武父晉之廟至七代十二室成帝崇康帝立以兄弟一代故不遷原光始十一室也唐之廟至九代十一室唐始立四廟見規中從朱子者虛大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大室中原時以景帝爲始祖由是始有七室開元中制增廣爲九室及其后也又以兄弟不相爲后不得爲昭穆于是以敬武文爲一室故終唐之世爲九代十一室宋初止祀四親廟宋末至祀十二帝而其最戾古者

同堂異室之制先儒之所以深惜永嘆而不能正者也漢唐以下之祭享則吾惑焉西都之祭一歲至二十五次漢儀廟歲二十五祠祀東都之祭一祭至一十八牢和帝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七主牲用十八大牢有日祭于寢有月祭于廟月祭于寢寢者陵上正殿月祭于廟寢日四上食光武則園廟有祭命守令代事園廟戾大子理所遣在所令長行大守事侍祠魏文則別殿有祠用家人之禮魏文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禮梁武之祭以麵爲牲元魏之祭以馬爲牲武帝祭宗廟犧牲皆以麵做北魏元帝立昭成獻明大祖廟常以祭牲九十月之交祭牲用馬與羊唐之祭或至用釋氏齋

之祭目連見母亡生餓鬼中不得食佛言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菓著盆中供養十方佛然后目連白佛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宋之祭或至用道家焚修之典而其最泥古者禘祫大小之議歷代之所群咻聚訟而不能決者也方今〇聖明御極禮備樂和遠迹三代之隆一正于古之謬愚無所置喙于其間矣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當頌此以爲盛德之形容矣若乃三大禮之賦則固未足以爲明時獻亦非諸生之所願作也謹對唐杜甫獻三大禮賦

問先王于時祭外有祫今有禘祭其義可得聞歟

歷代雖常舉行而終無定制儒者雖常講求而終無定說尚明言之

對先王之禮莫大于禘祫諸儒之說莫詳于禘祫蓋報本追遠縟儀備物此禘祫之禮所以爲大群咻聚訟臆決口辨此禘祫之禮所以爲詳愚請因明問而略陳之王制天子之祭曰祫禘祫禘祫嘗祫烝此小祫也而大祫則非此之謂恭合群廟之主于大祖之廟周禮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是矣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醴謂薦腥也祼者灌以鬱鬯謂獻尸求神也肆音剔祼音灌通典言有虞之祭

曰春禴夏禘秋嘗冬蒸此小禘也而大禘則非此之
謂蓋追祭大祖之父于大祖之廟周禮所謂以饋食
祼享先王是矣饋食言有黍稷也祭先灌次獻腥次獻熟次饋食凡祭皆然也禘之
為言大也謂為審禘尊卑者妥矣歐陽公唐禮樂志曰祫以昭穆合食
于大廟禘以審禘其尊卑也祫之為言小也謂為合聚飲食者非
矣張純以為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而祭之或謂之間祀以其
祭在四時之間也或謂之殷祭以其祭比諸祀為盛
也祫亦謂之朝享以其為即位朝廟之祭也禘亦謂
之追享以其為追祭自出之帝也禘祫之名義其不

同蓋如此虞夏祖顓頊而顓頊之系出自黃帝故禘
黃帝而以顓頊配商周祖稷契而稷契之系出自帝
嚳而以稷契配魯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禘祭之廢
自魯始漢以君臣並列于祫而祫祭之廢自漢始漢
不禘劉氏之始祖于大上皇之廟而禘感生赤帝赤
熛怒魏不禘曹氏之始祖于處士君之廟而禘感生
黃帝含樞紐光武在位禘祭僅能再舉則幾于疎而
怠玄宗之祭禘祫并在一歲則幾于數而瀆光武十八年幸
長安祀高廟詔大常行禘祀至二十六年詔問[illegible]
曰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三年一祫五年一[illegible]

是始復行議者以為光武之祭踈而怠矣唐[illegible]年[illegible]而祫明年而禘凡六年而五禘至于二十七
[illegible]禘祫並在一歲有[illegible]始覺其非議者以為則是之祭數而瀆矣唐之禘祫皆合群
廟之主固為承古來之禘祫亦合群廟之主承訛襲
謬於古非經禘祫之禮制其不同蓋如此諸儒之論
莫異同于大小之說也馬融王肅以為禘大祫小其
說出于論語治天下如指諸掌之說鄭玄以為祫大
禘小其說出于春秋公羊大事于大廟之說公羊傳云大事
于大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殷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至于禘則曰禘于莊公禘
于僖公既不于大祖則小于祫矣甲可乙否絕無定論而其最不經

者乃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賈逵劉歆謂禘祫一祭而二名以今考
之諸侯之廟亦有祫祭而禘祭則非天子不行蓋禘
大祫小無疑矣諸儒之論莫同異于先後之說也高
堂隆鄭玄以為前三後二駁之者曰三年而祫為月
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徐邈以為前二後三駁之
者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祫在禘後則是二年此是
彼非卒無確論而其最無稽者乃欲中分五年置一
禘焉唐以徐邈之說以為一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而置一祫焉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
以今觀之喪除朝享是謂祫祭而禘祭則至明年考

行之蓋祫先禘後無疑矣三年一祫則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禘此禘祫之年也禘以四月則春夏之交生長之段故祭其所自生祫以十月則秋冬之交成熟之際故反其所由本此禘祫之月也禘用四齊三酒祫用五齊四酒齊去声以度量節汁者謂之齊周禮一曰泛齊泛者成熟而滓泛三然也二曰醴齊醴者體也成而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三曰盎齊盎者成而翁白色四曰醍齊醍者醴成而紅赤色五曰沈齊沈者成而滓沈于下四齊即酢盎醍沈也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人而飲之二曰昔酒久釀乃熟三曰清酒更久于昔祭祀用之則酒有多少之不同或者乃以酒之多少為祭之大

小殊不知宗廟九獻而郊祀七獻謂廟大于郊乎獻王祼以玉瓚酌鬱鬯以獻尸二獻后祼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三獻薦腥朝踐之節王以玉爵酌醴齊以以獻尸四獻后薦朝事之豆籩又以玉爵酌醍齊以獻尸五獻薦熟饋食之時王乃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六獻后薦饋食之豆籩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七獻玉酳尸以三牲酌朝踐之醴齊八獻后酳尸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獻九獻諸臣酳尸又次后以爵酌盎齊獻尸諸臣之獻乃所以酢尸故曰諸臣之所酢也禘用四代之樂祫用六代之樂則樂有多少之不同或者乃以樂之多少為祭之尊卑殊不知方澤八變而員丘六變謂地尊于天乎愚嘗究而言之不可強知者先王之禮文不可不知者先王之禮意不可致辨者諸儒之妄說不可不辨者諸儒之疑詞仁孝誠敬霜露悽愴既祭始祖而又推之以祭于始祖所出父廟既祭親廟而又推之以及于已祧之廟此先王禘祫之禮意也齊禮之數樂舞之用虎蜼右音犧象之隆殺有不同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樽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各一蜼獸以猴鼻仰尾長三四尺雨則自掛于樹以尾塞鼻羽籥干戈之煩簡有不等此先王禘祫之禮文也禘感生赤帝之說幾同于遥巫讚史禘合毀廟主之說幾同于欺世侮聖此則諸儒之妄說也小大之辨人自為說而不能一先後

之論代自為制而不能同此則諸儒之疑詞也方今聖明御極禮備樂和伊欲舉是典而行之儀臣儒士誠能由先王之意而不拘其文辟諸儒之妄而不惑其疑以洗千古之謬以定一王之法或因其所當因或革其所當革將見漢唐之典風斯下矣愚故欲對大廷以敷之未識執事爲能與進之否謹對

問祭之大者莫大于郊其制度之沿革禮文之詳畧天地分合之異祖宗配享之制尙詳言之

對一德格天百神孚祐此郊祭之禮意所以為大給

倦焉將明禮具舉此郊祭之禮文所以爲備知其意則凡禮文之品節度數有不待講而得知其禮文則凡家禮之議論紛紜有不待辨而明愚請因執事之問而畧陳之夫肆類具于虞書而郊祀之禮已創禋祀具于周官而郊祀之禮大備禋祀取精意以享之義上帝者天之主宰也冬至日于圓丘祀之郊所以祭大天即帝也而天之佐乃有五方之帝故祀天于圓丘而祀五方之帝各于其郊社所以祀地地即土也而土之佐乃有五土之祇故祀地于方澤而祀五土之祇則于其社壇孟春祈

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祀天也而冬至圓丘之禮爲大故告禘有祀謂告于祖而祭遠祖若行有宜祭官成有畔音覺祭名皆祭地也而夏至方澤之禮爲正故秦之制祀天不于圓丘而于山下祀地不于方澤而于澤中不于圓丘謂天好陰而兆于高山之下不于方澤謂地貴陽而兆于澤中之圓丘也且有咸陽四畤之祀至漢而增爲五畤矣畤音止祭上下之四畤以祠五帝至漢則增北畤以祠五帝漢之制祀天不于圓丘而于甘泉祀地不于方澤而於汾陰且有渭陽五帝之廟至鄭玄而增爲六天矣元鼎四年幸汾陰立后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冬至立太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

燔日夕月謂之大乙也元始之制春秋則天地同牢于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北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元始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祭礼云天地相別有合共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祭天于南郊則以配天地位皆南面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南向后北亦同席共牢平帝時事建武之制南郊則兆于洛陽之南北郊則兆于洛陽之陰祀官博士承化襲謬時君世主厭常喜新自六天之說出於鄭玄而歷代遂以天與帝爲二祈穀祭五帝也大雩祭五帝也大享祭五帝也而天之特祭蓋少矣自合祭之說出於王莽而歷代遂以天

地爲一漢之祭合祭也唐之祭合祭也宋之祭合祭也而地之特祭蓋少矣唐雖罷六天之謬論而大清宮之祭率因老氏宋雖循三世之常禮而景靈宮之祭亦用老氏唐玄宗天寶十七年正月壬辰朝獻于大清宮。宋徽宗紹興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朝見景靈宮乾德中六年而再講開寶中五年而於洛大時大宗十年而一郊真宗六年而一郊蓋郊祀之沿革大略如此也祀天于冬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樂用圜鍾于震之宮取其帝出乎震之義也圜鍾即夾鍾也屬卯震東方之律也故謂之天神以爲之宮則以帝而出之方也

圜者取其形以象天也圜鍾爲宮三變黄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三一者陽奇之數也祭地于夏至者取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樂用函鍾于未之位取其坤居于未之義函鍾即林鍾屬未西南方之律也致地祇以爲宮則以致養之義也謂之函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函鍾爲宮四變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二變四二者陰偶之數也祀天于圜丘者陽之象圜而高也曰圜丘曰泰壇曰南郊同一所也祀地於方澤者陰之象方而下也曰方澤曰泰折曰北郊同一所也坎以埋瘞

故曰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而壇設於圜丘之前所所以燔柴而升禋也言折而知泰壇之爲圜而坎設于方澤之北所以瘞埋而達氣也祀天則天神南向而王北面順陽位也祀地則地祇北面而王南面順陰位也蒼璧所以禮天象天之蒼而圓也黄琮所以禮地象地之黄而方也自祀天至此皆陳襄云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所以祀天曰雲門者象雲氣之出入亦天也周禮大司樂之曰鼓有兩曰鼗雷爲天聲也孤竹之管竹特生者取湯數奇也雲和山名雲和雲門皆取其爲天之施也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

桑之琴瑟咸池之舞所以祭地而咸池者象地水之周遍亦地也靈者地之德也孫竹竹根末生者取陰數偶也空桑山名咸池爲舞象地之澤也其日用于周正朔之天統也其日用辛周始郊之日至也其犢角繭栗其牲體全脅音葵貴其純也異乎秦之黄牛羝羊駵駒龍馬者矣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用駵駒黄牛羝羊祭始皇祠畤用木禺龍一駟其器罇杓匏樽其藉槀秸貴其質也異乎漢之壇有八觚席有六采者矣漢祭天紫壇觚席大采綷席采玉輅樊纓十有二就貴其盛也樊音盤馬大帶纓馬鞅也皆以五采罽飾之爲十有二匝異乎後世鹵簿之徒爲克斥者矣鹵簿兵情之列于簿

者如今之儀從斥大也服大裘衮冕十有二旒貴其美也異乎後世冠袍之徒爲簡便者矣蓋郊祀之禮文大略如此也以言夫歷代之行郊祀莫同異于天地之分合亦莫同異于祖宗之配享以言夫諸儒之議論莫是非于天地之分合亦莫是非于祖宗之配享自天地分合而言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大和周文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何莫非分祭哉開元制禮則專主於合祭矣元豐議禮又專主於合祭矣元祐再議而合祭

之說遂膠固而不可變將聖三議而合祭之制遂根柢而不可拔顧臨曰合祭是范純禮曰合祭非元祐七年顧臨等八人議請合祭范純禮等二十三人言合祭不見于經三省進呈衆議太皇太后曰宜依先帝仁宗故事呂大防蘇軾蘇頌以合祭爲是范祥以元豊六年南郊分祀上帝配以太祖未可輕改又以皇帝即位未嘗親天地行合祭爲有名劉安世曰分祭是蘇軾曰分祭非而當時即以合祭者蓋昊天成命之詩有以爲之地也初議北郊禮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十人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軾引昊天成命之詩以難分祭議後癸巳分祭天地于圜丘噫分祭之不能復古非一日矣先而言之或大事不可以不告或大禮不可以數舉則合

祭固不可而分祭乃禮之正豈可廢哉自祖宗配享而言之漢之前皆主特配而漢之後尚多用之如有虞氏以嚳配夏后氏以鯀配商人以冥配周人以稷配何莫而非特配哉漢之元始始以高祖配天帝高后配地祇唐之貞觀始以神堯配天帝玄元配感帝宋景祐又有三聖迭配之說宋皇祐又有三聖同配之說王珪曰請以父配珪議請依周公嚴父配享明堂呂誨曰請以祖配誨與司馬公曰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以周公有聖人之德而文王其父也近世祀明堂皆以父配于五帝乃誤識孝經之意請遵古禮以真宗配錢公輔曰請以祖宗公

謂[illegible]之祭以始因之祖有聖人之德[illegible]祭[illegible]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爲大祖則周之[illegible]稷配祭于郊真宗則周之文王配于明堂此二配萬世不遷李受傳曰請以祖考請以仁宗與真宗並配以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而當時卒以並配者蓋我將思文之詩有以爲之地也噫配享之不能復古非一日矣公而論之郊祀以后稷配天明堂以文王配帝則迭配固可同配乃非之謬豈可行哉方今景運隆昌帝心克享雖配享循唐宋之舊而祖功宗德陟降帝庭有以遠邁乎文武之隆雖合祭循唐宋之舊而精禋之誠居歆之妙有以超越乎帝王之盛所

謂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所謂享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一介之士受其請命敷佑之恩多矣乃今躬承明問述其所問以對惟執事其與進之倘得與駿奔之行駿奔謂趨走以承祭祀者登虞綴之列夜翌〇翌光煜然下燭祠壇則尚當作頌以奏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上章女士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尚有神光如流星正集于祠壇天子自行宮丕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

問群祀之禮如祀天則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祀地則謂地祇有二歲有二祭社稷則有天子之三

社有諸侯之三社宗廟則有二虞四時之祭成周四
時之祭五天帝之外有五人帝五人帝之外有五
神佐祭日月之禮歲有四祭山川之禮歲有四有
高禖之祭有司寒之祭周有六宗七祀五祀八蜡
秦漢而下有五畤八神三大禮兩其儀物則祝有
六祝號有六號祈有六祈玉有六玉酒有五齊三
酒獻有九獻七獻尊有六尊彝有六彝其倚悉數
之無遺以觀格物傳文之學

對先王之禮意爲易知先王之禮文爲難言蓋祭先

王于一孝祭神主于一敬此其易知之禮意也名之
義繁且多儀物之詳且悉此其禮文之難明也執事
欲悉聞之愚請得而略陳之夫天一天也而謂有六
天者此鄭玄之謬論也其說曰東方青帝靈威仰南
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
中央黃帝含樞紐而昊天上帝則北辰耀魄寶其爲
六天且謂王者各感五帝之精而生德運代遷如以
水德王則叶光紀爲感帝以木德王則靈威仰爲感
帝其祭之也孟春祀感帝于南郊孟夏雩感帝于南

郊季秋享五帝于明堂冬至祀昊天于圜丘四時及
季夏土德王者各祭其帝于郊五帝之祭凡八昊天
之祭惟一其爲九祭獨不知國有三公且不可而謂
天之帝如是其多哉地一地也而謂有二地者亦鄭
玄之妄論也其說曰有崑崙之地祇乃地中之至高
者也所謂中國在崑崙之東南是也有神州之地祇
則在王畿五千里之內是也其祭之也夏至之日祀
崑崙地祇于方澤禮如冬至昊天之圜丘孟秋之月
祀神州地祇于北郊禮如孟春感帝之南郊其爲二

祭抑不知土有二王且不可而謂地之祇如是其多
哉以言社稷則天子之三社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
諸侯之三社曰國社曰侯社曰亳社蓋大社國社爲
百姓而立王社侯社爲籍田而立亳社亳社則遷國
之社也以言夫宗廟則有有虞之祭曰春禴夏禘秋
嘗冬蒸成周之祭曰春祠夏禴秋嘗冬蒸蓋祠取其
祭于祠禴取其祭之薄嘗取其嘗秋谷蒸取其衆品
物而以禘爲大祭故稱之也五天帝之外有五人帝
則青帝大昊赤帝神農黃帝軒轅白帝少昊黑帝

顓人帝所以配天帝也五人帝之外有五神佐則青
神句芒（少昊之子曰重）赤神祝融（顓帝之子曰黎）黃神句龍（共工氏之子）
白神蓐收（少昊之子該）黑神玄冥（少昊之子修及熙）五佐所以配
五帝也祭日月之禮歲凡有四迎歲之始祭日于東
郊祭月于西郊一也郊天之日日配于東方月配于
西方二也二分祭日月三也十月祈年于天宗合祭
日月四也祭山川之禮歲凡有四迎氣之始以貍祭
山林以沉祭川澤一也郊天之日岳鎮海瀆爲第一等
山林川澤爲二等二也大雩祭山川三也歲終大蜡

合祭山川四也有高禖之祭則以仲春玄鳥至之日
祈之所謂姜嫄從帝而祀高禖簡狄從帝而祈高禖
是也（仲春燕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報天子求嗣之祭報古爲媒之先者以其爲神故旁從示）
有司藏之祭則日在北陸藏冰而行之所謂藏冰則
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出冰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是
也六宗則祭法謂埋少牢于太昭祭四時相迎于坎
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
旱宗（伏音萊祭名孔叢子宰我問禋于六宗者大昊少牢于大昭祭時也及下四句孔安國王肅主此）
說是爲六宗而劉邵人晉謂大極之氣爲六氣之宗

文□所謂天皇大帝與五帝而六者安矣七祀則祭
謂一日司命二日中霤三日國門四日國行五日泰
厲六日戶七日竈大夫以下無司命泰厲之祭是謂
五祀而左傳以爲重該熙黎句龍之五官劉歆以爲
門井戶竈中霤之五祀者誤矣八蜡之祭始于伊耆
而備于周夏日清祀商日嘉平周日大蜡其日則先
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貓虎也防也水庸也昆
蟲也而王肅又祈迎貓虎而去昆蟲者亦或一說矣
（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而報其功清祀謂清潔而祀也先穡神農司穡后稷農田畯也田畯古之先

教田者郵表畷謂田畯于表畷之所造田舍爲郵亭屋宇督約百姓之處迎貓神以祭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神以祭爲其食田豕也防以畜水亦以障水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水也昆蟲之爲能爲穀害者合萃而索享之故曰蜡）五時之祭始于周秦而備于漢周有
武陽鄜時秦有上下四時漢有黑時其制則密時祭
青帝也下時祭炎帝也上時祭黃帝也西時祭白帝
也黑時祭黑帝也八神祠則秦皇之制天齊祭天梁
父祭地三山之典山祭陰陽盛山之萊山祭日月琅
尤祭五岳琅邪祭四時其八神祠乎三大禮則唐宋
之制唐制則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而後祀南郊宋

制朝獻祼靈宮朝享大廟而後祀祈郊非三大禮乎若大祝有六祝則順祝祈豐年也年祝祈大有也吉祝祈五福也化祝祈休祥也瑞祝祈祥瑞也筴祝祈龜從之筮也號有六號則神號天神號也鬼號人鬼號也祇號地祇號也牲號如羊曰柔毛也齍號如黍曰香合也幣號如幣曰量幣也祈有六祈則類以祭上帝合類而祭造以祭祖宗造而合祭禬以除凶荒之類禬音會除殃祭也若禬國之荒凶民之癘喪之類禜以祭山川之類禜祭名若日月星辰山川之神于是禜之與攻說而六也攻乃攻去其災說乃責之以詞玉有六玉

則青珪以禮東方東方大皞珪形銳以象出震生物其色青也赤璋以禮南方南方炎帝半珪曰璋以象見乎離赤火之色也白琥以禮西方西方少皞白琥為虎形取其威猛肅物白金之色也玄璜以禮北方北方顓頊半璧曰璜象物藏于黃泉之宮玄水之色也與璧琮而六也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illegible]齊則泛齊醴齊盎齊醍齊沈齊而三酒非[illegible]乎獻之有九則王獻一三五七后獻二四六八臣薦九獻而七獻非去初亞之二祼乎祼齊之不列于五齊者祼為九獻之首故尊之也玄酒之不列于三酒者水為五味之主故尚之也郊天七獻而無初亞者

燔玉幣以降神非降之也祀地七獻而無初亞祼者瘞玉幣以降神非備之也尊之有六尊則畫以牛形為犧尊倣以象骨為象尊而壺尊以壺為尊著尊著地無足大尊大古之首山尊畫山形于尊總為六者無非盛齊酒者也彝之有六彝彝盛鬯以則畫以虎形為虎彝畫以蜼形為蜼彝而雞彝鳥彝刻[illegible]斝彝黃彝黃目尊也總為六者無非盛鬱鬯者也[illegible]此者所謂儀物之詳且悉名義之煩且多既有不易知也此自祼以下至此見周禮至愚竊以為知其禮不若行其禮之為實行其禮不若盡其誠之

為至薄物器用如鄭康成而禮之[illegible]備之能盡朝儀如叔孫通而禮之失實由之[illegible]祼將之多士至今使人想像其甫嚳之容肅雍顯相之百辟至今使人翹企其駿奔之盛誠敬也[illegible]其祭祀之本儀物也者其祭祀之末禮云禮云非從玉帛樂云樂云非從鍾鼓敢以是末節獻惟執事其還致辛甚

問先王祭祀有所謂雩祭之禮蜡祭之禮社稷封禪之祭是皆禮之大者術冊言其古今之異制禮之宜

對滏生學子致禮于蓬萊之下惟祭祀之禮爲難句
禮旨博士習禮于朝廷之上惟祭祀之禮爲難行此
愚于執事之問四祭所以難乎其對也雖然敢不略
陳其所聞而求正焉夫雩祭之祭何祭也所以禱水
旱也天子雩于上帝以春夏秋冬其成歲功故祭之若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
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帝配叶光紀故云配以先帝諸侯雩于上公若句
龍后稷之類有功于民者皆大夫雩于卿士天子雩九州山川諸
侯雩封內山澤大夫雩食邑山川此雩祭之神異也
山川有源能興風雲雨周之雩以四月蓋周以建子爲正而四

月即今之二月秦之雩以五月蓋秦以建亥爲正而
五月即今之二月此雩祭之月異也或以雩祭之義
爲遠而謂遠爲百穀求雨之祭或以雩之音近吁爲
女巫吁嗟其聲以祭穀梁傳以爲得雨曰雩得雨而雩不得
雨曰旱公羊傳以爲雩則見旱雩則旱見則雩不見旱此又諸儒
雩祭之說異也蜡祭之祭何祭也所以息民以物也夏
日清祀商日嘉平周日蜡註上見秦日臘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
先祖或云獵索羣小神而祭之或云獵接也新故交接田獵之祭以報功也隋人有供蜡
之禮唐人有分蜡之典唐祭四百八十七座此蜡祭之制異也

蜡太行之君以子蜡木行之君以卯蜡火行之君以午
蜡土行之君以戌蜡金行之君以酉蜡此蜡祭之日
異也魏高堂隆議臘月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蜡以其終而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
之君以子蜡以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蜡以戌臘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
木行之君以卯蜡以未臘金始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蜡以丑臘土始于未盛于戌終于丑
辰故土行之君以戌蜡以辰臘皮弁素服禮用大蜡樂用六變周官大宗
伯以龡章而祭四方百物龡者肆而蠟之章制者面蜡之四方百物即蜡祭也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一
變而致羽物及山川之祇此言大蜡之祭索鬼神而致百物也變猶更也樂成而更奏也羽物澤鼈之屬
莊讀日川水鍾處日澤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祇贏物虎豹之屬三變而致鱗物及丘林之祇鱗物魚

鱗之屬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毛物狐貉之屬水涯曰墳下平曰衍而五變致介物及龜鼈之屬土
祇即原隰之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象謂之蜡草物謂日月星辰天常謂上帝及五帝也
笠黃衣帶用葛帶榛杖謂之臘息草笠黃衣所以農夫也皮弁
素服葛帶榛杖殺衰禮也鄭玄服以送終以足八神萬物告成如老然故用此禮
之教王肅祈貓虎以是八神之教此又諸儒蜡祭之
說異也以言夫社稷之祭則祭五土之神爲社祭五
穀之神爲稷人臣有平土之功則以之配社共工氏
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是也人臣有播谷之功則以
之配稷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是也上註見共

位則中門之右唉社主其列則社東稷西其制則不屋
而遝國之社以屋社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喪國之社必屋不受天陽也
其表則各以木而大夫之社樹木如松栢栗之類其壝則北面
社向陰其主則以石地石類天子之社以五色土諸侯之
社以五方色土辨其等也天子之社用大牢諸侯之
社用少牢殺其物也春祭曰祈秋祭曰報因時而異
也君行有宜宮成有釁見因事而異也玉以兩圭酌
以三獻隆其禮也圭玉之銳者三獻謂取血先祭于所祭之處以爲祭始次則禮神以
玉時尸前薦爓肉及脯醢籩豆玉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朝踐之獻是謂一獻也至獻熟瑚宗伯亦

攝后酌以盎獻而再獻尸祝賓長酌醴尸謂之三獻食歆以應鍾舞以咸池舞
其樂也祭之以春官卜之以肆師擇之以元日歲事
之重也武王行于新邑高祖禱于枌榆光武列于濟
陽沿革之異也二仲及臘日此漢之三祭也後漢二仲
之戌日此唐之二祭也自不立官稷而祀稷之禮始
廢後漢自不立州社而祀社之禮始廢唐謂一廢于漢之
中世再廢于唐之建州噫社稷之禮其果可廢哉以
言夫封禪之祭則祀天于山上謂之封祀地于山下
謂之禪六經無封禪之文是文也管仲號其源有管仲封
禪說史遷浚其流有封禪書季仲揚其波張說助其瀾也如相
有支張說有頌帝王無封禪之事是事也祖龍嗜其煙始皇三年
東巡狩聚祀鄒嶧山頌秦功德伏至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從陰道下禪梁
甫其禮伏采泰祀之說雍之上帝所用封藏而皆秘之孝武嗾其燼武帝二十六年分陰得寶
鼎乃議封禪隋帝燃其膏文帝十四年群臣議封禪事玄宗烈其焰也
玄宗十三年有事于泰山既曰伏羲神農禪云云又曰三皇禪繹
繹其爲說自相牴牾也既曰帝嚳堯舜禪云云又曰
五帝禪亭亭其爲言自相矛盾也皆管仲謬達之說孔云云一
山也或以爲在東山或以爲在蒙陰亭亭一石也或

以爲在介陵或以爲在鉅平服虔晉灼應劭之說諸儒之說詭
無訂証歷代之制詭無制當于乘萬騎雍不從幸存
靈群祀靡不祈享爲之以玉牒聯之以金繩頌功德
惟恐不至也藏之以金匱封之以石泥謂制度惟恐
不盛也唐大宗議制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又議金匱令容玉冊高廣各六寸纏以金繩
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茂陵者書以爲天下之壯觀司馬相如有書頌武
帝功倪寬建論以爲帝王之盛節封大山禪梁父昭德姓孝瑞帝王之
節房玄齡唐之名相也至以是爲美盛德之形容問
後下之休烈歐日勅不紀號垂裕後昆云韓昌黎世之大儒也至

以□代□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憲宗□於
以誇世惑聽於以肆情示誇嗃封禪之禮其果可行
哉□□然禮緣情而立者也不近人情者不可以為禮
禮以義而起者也不合于義者不可以為禮田時龜
析問里餅泂也龜析謂畢而土進如龜也泂乾也餅蝦虫之物文如之何不雩
而其不合于義者春秋譏其失義見上土反其澤水歸
其壑如之何不蜡而其不合于義者故蘇子瞻以為
戲蜡者古今之戲也所以勸農而役之勞不知有其禮樂事就功也社稷古制也然者
道禮矣今則不古矣故□文宗以為不足觀封禪非

古制也設有喜功□□必行矣故蘇子由以為不
足信愚也吻承明問始以是對未知是否惟與進之
幸甚

對古有釋奠釋菜于先聖先師之典配享從祀之
制視學養老之儀追封襲爵之舉皆所以崇儒重
道也其制度沿革願詳言之

對崇儒重道非聖賢之榮幸實世道之榮幸也非後
世之盛制實古先之盛制也顛倒衣裳何損于明德
而塵祀以頻秦始皇擄聖塚褒錫圭袞何裨于聖躬而唐□

以延貞觀二十七年夫子追贈為文宣王昔議□□公□□夫子廟坐自今以後夫子南面丁以出
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升堂闕晉人但曰魯哭之好禮過闕致
恭人但曰高祖之知禮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此愚于執事之
問所以重有感也請條陳之于左釋奠之禮所施不
一會同飲至行釋奠以告廟社釋置也猶布置也用官大祝太會同造于
廟而告之以祭也宜于社謂祭社乃禮之所宜也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釋奠會禰釋奠于禰廟禮亦
如之出征凱旋行釋奠以告執馘獻獲也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所以告之
必釋奠焉立學之日行釋奠于聖師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視學
之日命釋奠于先老奠非釋奠也而後世所行者惟

所祭用釋奠而已文王世子凡學春夏釋奠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釋菜之
禮所施不一鄭氏曰古者士見君以雉為贄見師以菜為贄菜如蘋菜之菜又曰蘋藻之屬
婦見先舅姑釋菜用堇菜弟子見先聖師釋菜用芹
菜君視臣斂有釋菜之禮周禮古夢有釋菜之禮堇草
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味甘芹菜楚葵周禮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方令前猶釋菜奠非
釋菜也而後世所行者惟所祭用釋菜而已釋奠有
牲牢而釋菜則無釋奠有幣帛而釋菜則無其月用
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以文明之盛也雲山之
象則備于□□□俎之數則備于籩豆奠帛而後獻

旨先器而後物也再獻而後旅酬先尊而後卑也釋
奠所以致其厚故合樂而與舞釋菜所以致其薄故
與樂而不作酒以玄所以致其虔也幣以帛所以尚
其質也以言夫歷代聖師配享之殊則自周以上師
伯夷后夔自漢以下師周公孔子唐既升顏子于侑
坐唐房玄齡蕭瑀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之周公升孔宋又升孟子于配位元皇
慶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先聖以賈逵等二十二人並為先師則始
于貞觀以曾參等六十七人並為列伯則始于開元
貞觀二十一年以賈逵等二十二人並為先師開元八年敕改顏子等十哲為坐象曾參為從祀曾參八孝

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于西壁以顏子亞聖親為之贊以書于右
閔損以下當朝文士分贊之門升顏子而以顓孫師十哲因配子
思而俯伯魚之從祀則又豈能無復論于其間哉以
言夫歷代幸學養老之禮則漢高祖過魯一祀孔太
宗視學一舉貞觀二年十年十三年皆幸學宋太祖幸監三次皆當
開創之初建此盛典弟所惜者蕭何房玄齡趙普之
徒徒見其君功業之高而不能因是勸以祖述憲章
之事[illegible]于辟雍水平二年幸辟雍行養老禮魏孝文養
[illegible]元大饗[illegible]明根[illegible]請老魏[illegible]元[illegible]素[illegible]明根[illegible]青紗單

老而造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
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于階下謁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周武帝養
老于大學保定三年周主將視學以大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大學其
詳于朱子綱目皆當隆平之餘慕此古制第所惜者桓榮游
明根于謹之輩徒受其國君尊寵之禮而不能因是
勸以修齊治平之道則又不能無遺恨于後世爾
若曰追封聖號則自漢始封褒成公漢平帝追封褒成宣尼公孔均
褒成侯至唐而加王爵至元又加號大成至聖四字之
號元武帝大德十一年以武后何人而有隆道之稱封孔子隆道公

誠所謂娼家讀禮不可深罪而可以見其秉彝好德
之良心也若曰錫爵聖裔則自孔霸封褒成君漢元帝孔
霸以帝師賜爵褒成君奉孔子後至魏而加侯爵魏文帝宋后魏北齊后周皆封孔子后
為侯至元而又教養孔顏孟氏三家子孫且以文宣
何人而有襲封之命唐大宗天寶三年封孔子後璿為衍聖公誠所謂唐
見禮佛不可固拒而可以見夫崇德象賢之久遠也
方今○聖治休明所以尊崇先聖報祀無窮者有加
厚而無替有致隆而無畢誠無容以議也恐所未能
緘口者因務議禮大臣失於簡慢獻奠殷上遂無拜

拜之禮從祀所應遂捐一爵之獻夫以萬乘之尊尙
且北面致恭凡居普率之中得有父子君臣三綱五
典之教以相安相樂於今日者伊誰之力而况每歲
牲幣儀物天下以億萬計所以將其誠者在有司一
終朝之間耳顧可使之傲然施其簡慢以爲徒費哉
且因是以行其漁獵之計於民間耶所宜詳制禮典
嚴爲禁戒求其本文之相稱不然則又如朱文公奏
疏郡學削兩廡縣學并削十哲亦未爲不韙也謹對
問從祀於先聖廟堂者貞觀間有二十二先師其

人皆可得而悉言歟七十二賢之數書傳多所不
同可得而辨歟唐宋設武學學皆有先師配享
又可得而言其人歟
對吾世立教隆古不爲無人而莫大于孔門之聖道
宗勳揚名後世不爲無人而莫難于孔廟之從祀知
乎此則執事之問可得而條陳矣夫貞觀先師之贈
如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
毛萇孔安國或親傳聖道于洙泗之堂或收拾聖經
于煨燼之後如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王肅盧植鄭
玄服虔何休王弼杜預范甯賈逵或訓詁聖經[illegible]
淇箋或教授聖經以永其傳其爲人皆可得而稱也
孔門諸賢之贈如家語所載七十四賢而無秦冉顏
何及和所載七十七賢而無琴牢陳亢文翁石室則但
七十二賢杜祐通典則有八十三賢唐之從祀則采
通典之數宋之從祀則采石室之數配享堂上者凡
十二人從祀廷廡者七十二人其爲數又可得而知
也（配享復聖顏子宗聖曾子先賢閔子冉子端木賜仲由卜商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顓孫師○東廡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高曹卹公孫龍秦商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

處奚容箴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箴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西廡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籍眾叔仲會公西輿如邽選陳亢琴張步叔乘秦冉顏何公伯寮秦冉今黜進伯王休放今攻祀丁藉曾蔵顏無繇政入啓聖祠中黨郎申棖今華炁春棖十哲俱舊封公爵東西廡從祀舊俱封爵此我朝廷配哲從祀牌位）唐宋之所謂武學者
以武成王爲先師（唐上元元年追封大公望爲武成王）而配以孫武吳起
穰苴張良之徒夫武成之所以爲武成豈但鷹揚技
擊之武而彼數子者亦未足以望其藩籬也況武之
與文初非二途而吾夫子文事武備又豈有所歉于

是哉然則武學之祀徒爲贅爾唐宋之所謂算學者以軒轅爲先師而配以隸首史區梓愼羿鑑之屬夫軒轅之所以爲軒轅豈徒迎日推筴之算而彼數子者亦未足以窺其閫奥也况算之爲術列爲六藝而吾夫子依仁游藝又豈有所缺於此哉然則算學之祀徒爲瀆爾愚于明問既答之如是而猶有一得之愚敢僭陳於左匠石之門不取樗櫟（樗櫟見莊子）而藥杞梓卞和之匱不藏碔砆而棄琠琰（碔砆石之似玉者琰璧上美色琠玉）名而況夫子之廷可不愼擇其所與享者乎楊子雲

失身新莽爲作符命得罪於聖人有不可以辭說解者彼其生也不晚當不能逃于春秋亂臣賊子之誅紫陽一筆千古鈇鉞（見上）莽大夫楊雄死奈何歷代因仍舊典使彼尚在兩廡之列未有建論於上如龜山之黜安石者（徽宗正和三年楊時正安石學術之謬乞追奪王爵毀夫配享之像）若乃草廬吳文正公（名澄字幼清）篤好力行著述五經觀其志學之言慨然以考亭衣鉢自任雖未必真如所云然先其志端不在魯齋許公之下第其得君行道則有不若許之顯故北方學者遂倡爲異端之言相與黜之謂公學

本宗陸氏（澄嘗爲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其弊必偏于言語訓釋故學必以德性爲本議者以澄爲陸氏之學）其論並無據援今許公既從祀而公乃不與從祀不從祀不敢强論而公之汙衊不可不辨鄉生公之鄉邪也今執事不以公孫丑知管晏見貴則生之幸猶又轉而附之爲上增一籩一豆於金聲玉振之庭以增斯文之氣則非從生之幸實斯文之幸三沐三薰不足以爲執事謝矣謹對

問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士二者常相須也

自古學校之制選舉之方有可講求歟[illegible]
所謂學校選舉亦有合于古而宜于今歟
騂騮騄駬（皆駿馬名）必預畜於閑廐而後伯樂[illegible]杞梓梗楠必預長于山林而後匠石從而取之[illegible]秀異之人必預養于學校而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此學校選舉之所以相須也然則自隆古以至於今日其制豈可以不知哉請爲執事陳之學校之制自虞有上庠下庠（庠養也上庠大學下庠小學）夏有東序西序（東序大學西序小學以序王之道而學之）先殷有右學（大學）左學（小學）而已[illegible]矣

于庠而大備其爲制自家塾黨庠術序（學小國學）
而上之教以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至
於國之大學而後教以明德新民之道凡教之之官
如師氏掌以三德教（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惡逆）
保氏掌以六儀教（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
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春誦夏絃大師教之秋學禮執禮者教
之冬學書典書者教之蓋學校之盛如此選舉之制
自堯舉舜于畎畝湯舉伊尹于莘野武丁舉傳說于
巖而已濫觴矣至成周而愈密其爲制自閭胥黨正

族師州長遞而考之書其敬敏任恤孝弟睦婣德行
道藝之實至于鄉之大夫而後以其賢能賓興于朝
（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者以上）凡貢之之名在鄉爲
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升于學校曰俊士隸于
學之樂正曰造士樂正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
士養選舉之密如此當是之時菁莪有樂育之教樸
棫有得賢之美有自來矣奈何秦漢而下覩爲文具
董仲舒勸武帝設庠序而言不用（舒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
（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劉向勸成帝興辟

雍事不果文翁之學僅見于成都（文翁爲蜀守選郡縣小吏詣京
師受業于博士又修學官于成都市中蜀人盡知學）延壽之學僅見于潁川爲
諸生者或至困厄詣博士者或自貧作此西漢學校
之始終也（倪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
學光武起學東京（五年起大學幸之賜博士弟子各有差）明帝臨雍拜
老內而貴戚小侯入學外而匈奴遣子入學（拜老事見前永
平九年皇大子諸王侯及大臣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郭陰馬四姓立學于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未幾而學生多陷黨錮（桓帝
延熹九年張成修上言告李膺等養大學交結生徒互相誹謗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逮治）

未幾而學宮鞠爲園蔬（安帝薄文藝博士倚席不講相視怠散學舍頹廢鞠爲園
蔬）此東漢學校之顛末也三國六朝以來魏黃初亦
嘗立大學隋開皇亦嘗立郡學斯固無足道者迨至
于唐則有弘文館崇文館（大宗崇儒術置弘文館貞觀十五年東宮乃置崇文
館）大學國子學以處皇屬貴胄（高宗時國子學生三百人分習五經以
文武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爲之大學生徒五百人分經以四品五品及郡縣
子弟及從二品之曾孫爲之）有廣文館四門館律學書學算學以
處臣民之俊秀（皆高宗時）州縣皆立學番國皆入學可謂
盛矣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番諸國貴長亦遣子弟入大學之內八千餘人然而其設

為學舍者朝雨流潦久天雖有為學官者冬峻流塞年豐啼饑亦無足取矣李觀修大學書曰經朝之雨流潦不停既久之天列宿上而羅致有博士助教犁鋤其中○杜甫贈鄭虔詩曰少為四十年坐客寒無氈而宋之學有大學宋承五代之舊有國子監大學宗學英宗增置宗室之學武學郎武成王之學以分其流有內舍外舍上舍以升其等徽宗行三舍之法程伊川在大學立支師禮賢等齋伊川先生定大學欲以月試課于請堂則置支師禮賢等齋胡安定在大學立經義治事等齋在湖州置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如治水利算數之類此其傑然者也然而齋堂規罰徙置屋壁都城攻圍驅士乘城亦不克

終矣是其學校之制又豈能盡善乎至若選舉之法又有可言者焉孝弟力田始於孝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多貲入衆始於孝景景帝詔曰無貲不得宦孝廉始於孝文賢良始於孝武以至于魏相之以掾吏進相始為茂陵令汲黯之以任子進以父任此西漢以來之法也左雄在順帝時為限年之格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雄以孔子四十不惑請稱舉任自今孝廉年滿四十不得察舉不限群在曹魏時立中正之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以至永和中舉武猛堪將帥陽嘉中舉明經補弟子順帝永和三年選剛毅武勇有謀任將帥者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此又東漢以來之法也兩晉五朝而下循俗者專取世胄任法者惟試詞賦博學宏詞之類斯固無足稱者逮及于唐則其科目悉因隋之舊制明經者有五經三經之異明史者有一史三史之分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有出身三史皆通者特升擢之由學館而進者曰生徒由州縣而進者曰鄉貢雖皆足以得人而未有若進士一科者也進士試詩策五道帖一六經觀於婁師德張柬之韓昌黎顏真卿諸人可見矣宋之科目盡踵唐之餘風有宏詞博學書判拔萃有經學優深詳閑吏治

有制舉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精通典墳達于教化二才識兼茂明于體用三武足安邊四洞明韜畧運籌決勝五軍謀宏遠材任邊計六也有武舉諸路武后長安三年始置武舉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以鄉飲禮送之兵部雖皆足以得人而未有若進士一科者也觀于范文正名仲淹李文靖名沆韓魏公名琦歐陽公名修諸人可見矣是其選舉之法又豈可盡非乎今論者每曰三代以下之學校非三代之學校如欲育材不可不復家塾黨庠之法三代以下之選舉非三代之選舉如欲得賢不可不復鄉舉里選之法上之人舛病于難行則相視大息

而已夫特論雖正而終不可行亦何貴于論哉學
討之居二者皆在於得人使學校得人如胡安定訓
出其門者二千人多爲名士雖家塾黨庠何以及此
使主者得人如陸贄則登其榜者凡十九人多爲將
相雖鄉舉里選何以及此不然講士助教犁鋤其中
徒增李覯之議見上科場條貫隔絕賢路徒發王旦之
嘆亦非國家之利也謹對

問虞夏商周皆有小學大學周之制或以大學在
內三小學在外一或以大學在內五小學在外二

又有諸侯之學民間之學唐之學有四館六學宋
有三舍五學六齋四書院願聞其詳

對古人建學所以爲坐致太平之本後世建學所以
爲粉飾太平之具甚矣學校之有益于人國也采芹
泮水君子以是知魯之所以盛青衿城闕君子以是
知鄭之所以衰然則爲國家者其可以不此之務哉
請舉執事之所問而條陳之虞之上庠夏之東序殷
之右學周之東膠膠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所以養國老者皆大
學也虞之下庠夏之西序殷之左學周之虞庠皆小

以養庶老者皆小學也陳氏禮書據祭義篇以爲天
子大學在內者三蓋中爲辟雍即成均辟明也雍和也以明和爲名
其周還天下之人使之成事或云辟者璧也雍之以水而員象天子明德之施行取流無極處使學者進
德不已成均取義四方觀者平均耳左爲東膠即東序右爲瞽宗即大
學瞽無目者以喻童蒙一云樂瞽之所宗也而小在外者一曰虞庠即上
庠也是其說固有所本陸氏禮據賈誼說以爲天子
大學在內者五蓋東學爲東序南學爲成均西學爲
瞽宗北學爲上庠大學爲辟雍而小學在外者二蓋
東膠與虞庠也是其說亦有所祖大于大學在內小

學在外蓋天子選士由外以升內然後達于朝也諸
侯大學在外小學在內者蓋諸侯選士由內以升外
而後達于京師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則禮記所
言民間之學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則孟氏所言民
間之學皆是菁莪有樂育之實棫樸有得賢之美遭
秦而滅歷漢而後西京之盛生徒至三千人成帝時東
都之盛生徒至三萬人質帝時逮及唐室弘文館置于
門下崇文館置于東宮皆相爲官皇戚國屬人臣子
孫爲之見上後又置廣文館修文館玄宗置廣文館中宗置修文館

補之四館國子監統六學曰國子學大學四門學書學算學有博士助教之官胡臣子孫庶民俊秀為生謂之六學此唐之盛制也宋之時大學有三舍自外舍生而升為內舍生自內舍生而升為上舍生而以大學統宗學武學律學算學為五學宗學有貴仁大雅明賢立愛懷德升俊六齋在外則有嵩陽岳麓白鹿淮陽四書院其後又有茅山書院此宋之盛制也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有數百人望賜九經詔從其請至道二年賜嵩陽書院額及印本九經咸平四年李允則奏嶽麓書院修廣舍宇有書生六十餘人聽誦邦下國子監降黼文詩書從之祥符二年應天新建書院詔以曹誠為助教并賜書院額又茅山書院然究而觀之作興未幾而廢墜教育未幾而放散嵩岳為學官或以號寒啼饑為哭他尚何望程伊川為學官或以高闊新奇為談他尚何取高宗時陳公輔上疏言[illegible]詞部論伊川之文也幅巾大學生拒朱洲忠可知也神高倪潤步伊川之行也而未免下第[illegible]亘以親老學生眾李綱賢可知也而未免見逐[illegible]引諸生去元年大學生陳東等乃上書乞用李綱故唐宋之所謂學校有君子之所猷言者安敢望三代之盛而使之揖遜其間哉謹對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七　四七

問古者武學武舉之法今國家命武職軍士子弟皆入學應舉是其意也其立法可得而議歟

對為車者必兩其輪而後能馳驅為室者必兩其楹而後能帡幪為國者必文武並用然後可以長治久安然則既有文學矣可以無武學乎既有文舉矣可以無武舉乎昔者周之時庠序之教有射序以習射[illegible]賓客之事有射列國來朝于王或列國自相朝聘或公卿而下禮賓而射謂之賓射祭祀以射而擇士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擇習射于序序者所以擇士也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賓興以射而薦賢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歲已考其德行與以此射當其材藝高下也弓矢之藝與禮樂之藝同列於學干戈之舞與羽籥之舞並隸於教是時也得人之盛如赳赳武夫干城好仇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居則為六卿之官而治比閭族黨之民行則為六卿之將而總伍兩卒旅之眾曷嘗有文選武選之分哉漢之時武帝以良家立選馬秦世武帝時以良家子選為郎功次補武安長成帝以知兵召募平帝則有武勇明法之詔安帝則有堪任將帥之詔與武猛謀謨則明帝詔之舉能知戰陣則靈帝[illegible]以之是時也得人之盛如甘延壽成仲外國號為[illegible]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七　四八

將壽央以良家子善騎射元帝時與陳湯擊郅使西域斬郅支劉向癸其功遂封千戶
坐困西羌耿輝麟閣李廣以良家進屢破匈奴武帝時弄北平大守匈奴號之曰飛將軍馬隆以應募進削平秦京晉武帝以隆為京州刺史又為武威太守隆在募能引弓者得三千人終平秦京𢎞嘗有文學武學之
殊哉世不復古人無全才士工於筆墨而俾之行陣
則懦農安於犁鋤而授之甲冑則病引弓之民以徹
堅中的為能而一丁之不識武弁之士以駕輕策肥
為美而六韜之不講六韜文武龍虎豹犬唐之時始設武舉開
元有軍謀宏遠之科天寶有明習孫吳之科有馬鎗

步射有翹關負重遂與文選判為二途文選則州縣
以鄉飲禮送之於禮部武舉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
於兵部於是得人如裴端後開元所舉郭子儀天寶所舉皆為
國名臣安祿山史思明之難非斯人其誰平之哉蓋
則武舉固未可以盡非也宋之時復特設武舉外舍
生稱武選生內舍生稱武俊士以策論定其去取以
弓馬定其高下寶元之詔遂與文學吃為兩岐文學則以
文宣王為先師而習左經武學則以武成王為先師
而習七書孫子吳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大公六韜為之百一十四

於時得人如高志寧令狐挺皆為將佐將趙元昊僭
竊高之難非斯人孰為宣力哉元昊之未發也志寧請兵覆其巢穴謀不獲售元昊因以肯逆智高反狐挺教狄青以蕃落騎擣其壘青果勝然則武學亦未可
以深闢也方今當偃武之時而不忘武備致修文之
治而不為文具儒學育才之地而郎衛子弟皆得入
埸屋取士之路而軍衛子弟皆得與昔之武舉使人
棄學問以事技力而今則蹶張馳射之流莫不轉而
為不跨馬不穿札之杜預昔之武學使人治經術而
事韜略今則投石超距之輩莫不轉而為敦詩書悅

禮樂之郤縠得其意而不蹈其迹取其效而不見其
弊豈復如蘇老泉所謂弓馬粗材哉豈復如宮鄰公
所謂庸妄鄙淺哉老泉請為新制以革其弊弓馬不過粗材策試亦為無用能學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位○宮鄰獻議於景祐間曰今選將之道或對制科或設武舉其應制科者必舉賢良方正而為將帥而應武舉者又皆武張馳射同於卒伍所得皆庸妄鄙淺蓋今重文雅以輕武節也愚也行見治化復三代之盛矣
問學校選舉之法非不詳也而常患於不得材伊欲考諸
唐宋之制而舉行之或以為任法不若任人然歟否歟
對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士養之有素則士習
正取之有方則士氣作而是二者任人任法不可偏

廢也抑任法之有弊終不若任人之無私乎何以言
之唐宋學校之法非三代家塾黨庠之法也然不爲
不備矣苟行之以其人何患乎無菁莪樂育之實第
所患者不得其人則劉廸詞遷祭酒者居散冗之地
李覯詞爲助教者躬犁鋤之事而國家尚何賴於斯
人哉唐宋科目之法非三代鄉舉里選之法也然不
爲不密矣苟主之以其人何患乎無棫樸得賢之效
第所患者非其人則王文正公名旦謂條貫之嚴徒膈
絕天下賢士之路陳彭年爲翰林學士請王公呈科場條貫公投之于地曰內翰故官哉

日徒閉絕天下賢士朱文公謂科目之設徒銷天下英雄之氣而
國家尚何取於若人哉蓋法非其法任人即任法也
人非其人任法爲徒法矣昔者唐之盛時學舍至千
二百間科目至三十六路內設三館以處貴冑外設
六學以育俊秀下以鄉科貢升州縣之士上以制舉
待非常之材謂之法有未至不可也然而至今稱唐
之學校者必曰昌黎揭厲士皆精業成行李翱作韓公行狀云
公遷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听聞皆喜曰國子監不寂寞矣楊恭作賦士
林傳布稱誦楊作華山賦示念念曰士林傳誦此祭酒之得人詹減

之[illegible]作[illegible]宗[illegible]遂[illegible]我成均進退
是效[illegible]言嘗公之嚴以得禮狀善過念爲司業嘗此公墓志云云
司業之得人而廣文先生才過屈宋鄭虔爲廣文館博士杜甫贈之詩曰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
國子先生上規姚姒姚堯姒舜見韓愈進學解
房琯遠攬筆即下遠考定國子生通一經者攬筆即下初無凝滯
看書不寐戚轉四門博士年老猶燭下看書通宵不寐又皆唐時之博士
也其學校之盛以是人耳稱唐之科目者必曰裴行
儉爲主司則盧照鄰駱賓王之浮躁被黜盧駱以文章名世裴謂其浮躁使不進
陸贄與爲主司則韓昌黎歐陽詹之材名

科進李逵典選使人盡言高諧典選能變文體而錢
徽徇請托以取李宗閔之親錢徽典貢舉宗閔托所親于徽
附勢要以取楊國忠之子國忠以其子暄託典舉者達奚珣下第置之高第
是則法安足尚哉宋之盛時設五學以分教法
立六齋以訓宗戚制經義之科開詞學之路以四書
院養山林之秀以十制科搜巖穴之遺謂之法有未
備不可也然而至今稱宋之學校者必曰呂公著以
名德碩輔爲祭酒陳瓘中以時儒正學爲博士元中名
臣擇爲辟士此國監之得人孫明復教授泰山明春秋之

青可復道德高邁於泰山之陽以春秋教授范仲淹教授南京立泰州法范公丁母憂晏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夜課諸生讀書寢食俱有時刻戚郡學之得人而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又湖學之弟子也安定弟子其學校之盛以是人耳稱宋之科目者必曰宋白典春官則取蘇易簡王禹偁白三典貢舉所取皆名士程羽掌貢舉則取李文靖寇平仲典舉五年劉幾之文雖奇而歐公必黜劉幾嘉爲粧辭之句李迪之韻雖落而王旦必取景德二年李迪賈邊皆有名場屋卻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落韻王旦議取之蘇東坡遺其門生反出於誤

落李廌以文見知于東坡元祐三年東坡知貢舉意得廌以冠多士及考得章程文大喜以爲廌既拆號及出榜廌不得第乃作詩曰與子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陳彭年遺其鄉人反出於矯情彭年有親戚爲所黜乃批其詩曰取飽權衍勢要期主落那親昵貢至公是則法之爲累矣後之持敎鐸者寧不是效是則於此而國家盍亦遴選其人毋徒以爲學究下第之職乎後之掌文衡者寧不是懲是戒於此而國家盍亦慎擇其人毋徒以爲盜賊待士之法乎上以學究處之學究官名宋太宗時陳紹中以學究及第則彼亦以學究自處月書也季考也齊規也會選也上徒恃此以

[illegible][illegible]士之法而已乎上以盜賊虞之則彼亦以盜[illegible]自處糊名也易書也設衛也禁觸也糊名之制行于淳化二年易書之制立于祥符八年眞宗因戚綸之言而廉秉觸之禁設衛謂秣閑上徒恃此以爲取士之法而已乎士習自此而日偷士氣自此而日衰士有所不屑於此學校而學校之所養未必皆士士有所不屑于此科目而科目之所自出者未必皆士此非愚所當然而執事之所當知也非執事之所當知而國家之所當知也謹對

問古者選衆之法尚矣後世如漢有明經三科茂材三科辟召四科唐有六科宋有天聖十科司馬公建議十科頗悉用之

對上之設科目也所以網羅俊傑而非徒爲文具下之應科目也所以梯階勲業而非徒以利祿苟設科目既得其法則應科目者又豈無其材乎愚昔咸謂之時選擧之法大備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而升諸族族師書其孝弟睦婣而升諸黨黨正書其德行道藝而升諸州州長書其德行道藝而升諸鄉鄉制見王畿千至於王制也鄉論秀士而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諸侯貢士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又樂正論造士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猶未命以官也司馬辨而論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觀士不吝以參進賢不吝以濫敘逆於後世寖失古制一變而為漢不過茂材明經辟召之諸科再變而為唐不過生徒鄉貢制舉之三科自漢言之茂材有三科曰明經曰明律令曰能治劇而明經又自為三科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大子舍人丙科為文學掌故辟召又自分為四科武帝元狩六年德行高妙志節清

自為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為一科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為一科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為一科此漢之茂材目也若其得人之盛則茂材如董仲舒州縣舉茂材仲舒發先明經如召信臣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辟召如黃瓊孔融貴[illegible]辟之不就融辟司徒就之亦表表可見矣自唐言之生徒分為[illegible]學曰國學大學四門館律學書學算學故科目亦[illegible]為六科曰秀才明經進士曰明書明法明算而制[illegible]又分為二科曰直言極諫博學宏詞此唐之科目

者[illegible]人之盛則明經得狄仁傑[illegible]真卿白居易直言極諫得裴度韓休博學宏詞得[illegible]賁韓愈亦班班可數矣宋之時初設制舉三科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至天聖中增制舉為六科曰博通墳典明于教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通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又增以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書判拔萃四科通謂之天聖十科當時得人如蘇軾中賢良吳育中材識兼茂中異等余靖中拔萃皆為一代之名臣也元祐中司馬公進議又欲立十科目以薦舉天下之士曰行誼純固如蕭嵩之薦韓休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嵩以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斷惡之開元十二年節操方正如李嶠之薦李邕唐武后時李嶠薦邕拜左拾遺後遷大守北海冊曰李北海智勇兼人如謝安之薦謝玄玄安從也安薦玄之遂破苻堅公正聰明如直衛之薦孔光光為人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典以對不希指合為尚書典推執十餘年經術通如蕭望之之薦張禹徵學問該博如張說之薦張九齡開元[illegible]賢[illegible]用文章典麗如姚元崇之薦吳兢[illegible]

輿民史辭聽獄訟如袁盎之薦張釋之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治財賦如李祐之薦李異練習法令如丙吉之薦于定國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當時卒不能行焉愚嘗究觀代之制而觀之雖若周之盛制而行之以其道主之得其人皆足以得士今斟酌唐宋進士之科而用之不爲不善朝廷所恃以得人士子所望以權衡者主司耳其任公法耶則取者昌黎一榜之龍虎歐陽詹李觀韓愈等俱登第人號龍虎榜黜者盧駱四傑之浮躁也見上其狥私情耶則取者魯公之顏標黜者景文之霓彩也主司以顏標爲魯公之后取之后非是故舉子議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范景文則霓彩字主司[illegible]之人竊景文辨之不肯若乃諸生之自爲謀則罔日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矣謹對

問朱子建議貢舉請以諸經分爲三科諸史分爲四科而當時武舉之試有武經七書六韜三略蓋詞之試有十二體其詳皆可得而言歟

對臣不執規矩以較群材后夔調律呂以諧衆音者有不易之法而況朝廷設科目以取天下之士而其法可以不精審乎昔者朱子之意患夫上之設科者靡常術何以爲題而使士日趨於穿鑿偏背經傳以爲問而使士日遠於正道也患天下之應科者不求合於經旨先求合於主司之意不求通於義理先求通於時好之文也故分經以爲三科使士無不習之經分史以爲四科使士無不習之史以詩書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周而復始此經之三科也三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志晉書南北史唐書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爲一科周而復始此史之四科也其憂時也可謂切矣

而時終未之能行者蓋曰舊法自足以得士而何必今年更一科明年更一科哉其待士也可謂厚矣而士終未以爲便者蓋曰專門猶有所不通而何能今科更一經後科更一經哉武舉之制以七書命題蓋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凡五而太公六韜曰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黃石公三畧曰上畧中畧下畧共爲七書夫運籌帷幄折衝樽俎圯上受編遂爲帝師張良圯上遇上人授之書即黃公三畧也后爲帝師渭濱釣璜起爲王佐太公[illegible]

日魚服中得上日蝕或馳名於戰國虎吞之際或佐命于晉陽龍飛之日欲應宏詞誠不可不學也然宮瓶鄭公謂所得皆庸發鄙淺蘇洵老泉謂所得皆弓馬粗材是又不可不知矣宏詞之科有十二體曰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賦頌序夫詔誥以見王者之制○表章以見臣子之心制敕詔典誥之體賦頌名文章之雄箴以補袞職之闕銘以記聖功之極奏捷并褒先聲絕塞莫大乎露布羽書數罪虎符發兵莫大乎檄書序若送李愿序觀者閣筆記若滕王閣記聽者擱譽

欲應宏詞誠不可不學也然呂黎曰古之纂僕必備是選（韓杏當立曰禮部所取傳學宏詞取者取所彙試詩之類于俳優者之詞令人忸怩不寧）山日古人得已似不如此（爸山曰宏詞是以文字自信古人得已必不如此）是又不可不知矣方今科目盛行經有義何以過于朱子所註之諸經安有問何以過于朱子所修之綱目策論即唐宋制科之所試表詔即唐宋宏詞之所試可以得才可以致治若乃武舉韜略之書愚恐章縫之士固有所未暇及而國家萬里斥堠無狼煙之警（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四民安堵無犬吠之虞亦有所不必

學雖然在朝廷則一夔二契在邊疆則一韓一范易地爲之初非二人又安知書生不能以一丸泥西封玉門關一笑粗北係單于頸哉狂瞽之言恕而教之幸甚

問古有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皆大師徒賓興賢能之具可得而言歟

對古之六藝人皆習其實今之六藝人徒知其文欲習其實雖窮年而不能究欲知其文則終朝而可以誦此執事先生下詢之意也愚請言其槩可乎五禮之目見于周官大宗伯吉禮十有二所以祀邦國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取精意以享之義）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牲于柴以燔之也）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槱燎者燔柴而實以牲也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風師箕雨師畢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貍瘞諸地以祭山林沉諸水以祭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者疈牲之辜者磔之四方百物即蜡祭也此三者所以祭也）以肆獻祼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醴謂薦腥也祼者灌以鬱鬯謂獻尸求神也）以饋食享先王（饋食言有黍稷也）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上見內禮五所以

哀邦國之憂(哀救患分災也)以喪禮哀死亡(謂死亡之類)以荒…
凶札以弔禮哀禍災(凶謂歲荒札謂民病散利以刑之)以禬禮哀圍
敗(圍國被圍敗兵敗績給合其財以補之)以恤禮哀寇亂(外兵為寇內兵為亂恤乃內憂)
出兵以救之也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
見曰宗(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覲勤也欲其勤于王事)冬見曰遇
(偶也欲其時見)時見曰會(時見無常期王將有征討為不期而至于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殷
見曰同(殷衆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六服盡朝王亦為壇而命以政焉)時聘曰問(時聘
亦無常期)殷頫曰視(諸侯使卿以大禮聘焉)以軍禮同邦國(同使
諸侯和同不僭差也)大師之禮用衆也(以征伐為主所以用其命也)大均之

禮恤衆也(以土地人民為主所以恤其事也)大田之禮簡衆也(以蒐為
主所以簡其能也)大役之禮任衆也(以築作為主所以任其力也)大封之
禮合衆也(以建國為主以合其民也)所嘉禮六所以親萬民(萬民…)
通上下而言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人民有合飲食之礼所以親宗族)
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婚姻所以親男女冠笄所以成男女)以賓射
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是為與其在學者)以
享燕之禮親四方賓客(謂朝聘者)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
國(脤膰宗廟之肉也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
之也六樂之目見于周官大司樂黃帝之樂曰…

象雲氣之出入周人舞之于冬至以祀天堯之樂曰
咸池象地水之周遍周人舞之于夏至以祀地舜之
樂曰大韶言舜能紹堯之德周人舞之以祀四望(五岳
四鎮四瀆)禹之樂曰大夏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人舞之
以祀山川湯之樂曰大濩言湯能救護生民周人舞
之以享姜嫄(后稷之母)武王之樂曰大武言武王能成武
功周人舞之以享先祖所謂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
以大蔟無射是矣若夫五射五御非周禮保氏之所
掌者乎射之制一曰白矢謂矢貫侯過見其鏃之白

二曰參連謂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三曰剡注
謂矢頭高鏃頭低剡剡然而去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
不敢並立讓一尺而退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
字之容儀此五射也御之制一曰鳴和鸞謂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此御之常也二曰逐
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曲屈而不墜水此御之逐
也三曰過軍表謂由獵之時稍纏旃以為門表纏質
以為椹(音臬射之剡也)其間僅容驅車而過欲其不相觸
也四曰舞交衢謂御車在交道之中周旋應于舞節

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禽使左以當人君之射也此五御也至于六書九數又非周禮保氏之所教乎書之爲法一曰象形如日月之類象其形體二曰會意如武信之類會合人意三曰轉注如老考之類建類一首而文義轉相注授四曰處事如上下之類各有其處而使事皆得其宜五曰假借如令長之類本爲此音借爲彼音六曰諧聲如江河之類左爲其形右爲其聲此六書也數之爲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

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員五曰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此九數也當時之君以此取士當時之士以此爲學不通於此者不可以爲全才不習於此者不可以登仕籍世遠人湮經殘教弛非惟詞章苟簡之學自可以干祿而無事乎此所謂學校教養之方與有所急務而不假乎此叔孫通之禮可以希世取寵何必周之五禮荀勗王朴之樂可以干主論治

何必古之六樂御與中的可以爲勇不必五射也而況此特卒伍之事拙笨肥撓輩可以爲便不必五御也而況此特僕隸之事哉字畫金生行間玉潤美則美矣未必古之書也故孔瑩之蚓蚓時人莫能識焉上韓算（劉晏算簿朝謂下邏張良運馬上以韓算籌帷幄）巧則巧矣未必古之算也故黃鍾之分寸至今未定恐也後古人而生後古人而學於古人之制執事所問者僅知其文而已外此而求實用誠有所未暇倘得釋科目之墜緒而與有以講求其所未備補續其所未傳進而用

之於國家亦未必盡出縣蕞陋儒之下惟執事其進之謹對

問射之爲禮有大射賓射燕射鄉射其弓矢侯物衆寡正鵠之辨與夫尊卑貴賤之等禮各有異尚詳言之

對執圖天開多士雲集執事先生發策下詢及於射禮愚也未嘗身造矍相之圃得聞揚觶之言（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忝登澤宮之庭（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先射于澤後射于宮）而其於射侯之試桑弧四方之志（男子生縣桑弧于門蓬矢四以）

射天地四方楊葉百步之外楚由基能射楊葉百發百中何敢云然而明問所及不敢不對也夫六藝之習以射為事五涉之長以射為難弧矢之作始於黃帝侯則之興見於虞書侯乃射之侯明者明其頑愚讒言也至於成周始為盛備一曰大射天子將祭擇士之射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礼其節比於樂其中多者得與于祭不然者不得與于祭二曰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自相朝聘而射三曰燕射謂息燕之時射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四曰鄉射謂鄉大夫賓賢能之後誘衆庶而射其弓則有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

大弓六者之異其矢則有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八者之殊五射之辨則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儀五物之節則一曰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而合礼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礼比于和五曰興舞節比于樂以言其大射則周禮王射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射熊侯豹侯孤卿大夫射麋侯士麋射豻侯蓋以虎豹麋鹿之皮飾其側而中又設皮以為鵠此大射之侯也以言其賓射則周禮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

三正士庶射犴侯一正蓋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其中畫五彩以為正此賓射之侯也正之為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射中焉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去玄黃二正去白蒼以言其燕射則禮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畫各獸之形以代正鵠此又燕射之侯也至于鄉射則來射之人惟有大夫士庶所射之侯惟畫虎豹鹿豕此鄉射之侯也大射則天子諸侯與其臣異其侯者所以辨其等也賓射燕射則天子諸侯與其臣同其侯者所以一其

權也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孤卿大夫三耦士二耦所射之耦異也天子于郊諸侯于境大夫于鄉士于學所射之地異也天子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卑所服有遠近也天子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明尊卑所統有廣狹也周禮司弓矢往體寡來體多合天子之弓王弓弧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大弓也其體稍曲故合七弓而成一規大夫之弓庾弓也其體愈曲故合五弓而成一規士之弓小弓也其體極曲故合三弓而成一規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為節貍首者

樂會時也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度也士以采蘩爲節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其爲法亦已詳矣其寓意亦已深矣然體欲其比於禮節奏欲其比于樂非徒以其貫革徹札之勇力非徒以其舍拔發猶之便捷札甲也晉楚會于鄢陵楚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左傳袒而舍拔拔乃弓之名也發猶開弓如偃月也猶音稍後之儒者知其意蓋少故杜祐則曰帝王之時侯國相爭士之志勢以射爲首鄭玄則曰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臣下中之得爲諸侯馬融則以正在鵠內貫達則以鵠在正內議論紛紜徒爲聚訟

而已後之人君舉其禮蓋少故漢明帝行大射於辟雍永平二年唐神堯行大射于庭三月九日賜百寮射貞觀則行於顯德殿前貞觀二年開元則行於景福樓下儀範草創徒爲文具而已方今　聖治丕顯所謂古先帝王之制宜將次第舉而行之草野之士争先覩之爲快也李與計偕漢武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業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謂上計簿使偕遣詣京師所徵之人與俱來也內當有大於此者願敷于人延揚謹對

問曆家談天之說亦儒者之所當知也自黃帝迎日推策以來代有其人可悉數歟所謂日纏月行

氣盈朔虛日法斗分閏餘歲差淵源之肇端紀元章節之元會運世皆可條聞歟

對大易推變革之義而治曆明時所當先周官設馮相之職而歲月日辰有所掌馮相登高臺視天文也蓋自古帝王之世莫不以曆爲尚矣然天之高遠難窮人之智力有限亦奚可輕論哉請試陳之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而以容成總其術則曆有自來矣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爲曆正則曆又

再講矣以鳥紀官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法愈詳帝堯使羲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而曆法大備漢之曆凡五變張蒼用顓帝曆馬遷作大初曆武帝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遂作大初曆成帝時劉歆作三統曆劉向揔六曆作五紀論欲究其微妙作三統曆于章帝時李梵作四分曆元和二年大初失天益遠詔李梵改行四分曆其後劉洪又有乾象曆可謂備矣靈帝光和中劉洪改古今曆法知四分曆疏闊使以五百八十九爲紀一百四十五分爲斗分而以此數造乾象曆自此觀之惟大初曆爲善若乃漢後如晉之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按春秋長曆晉杜預所作無有所謂

長慶曆者何承天之新曆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撰祖沖之之壬寅元曆元魏大武時浩改正曆法隋之皇極曆劉焯作此皆互有得失也唐之曆凡八變高祖有傅仁均曆戊寅元曆高宗有李淳風曆麟德甲子元曆開元有一行大衍曆僧一行作代宗有寶應五紀曆其後又有正元觀象宣明崇元等曆徐承嗣造建中正元曆徐昂造元和觀象曆長曆穆宗時造景福崇元曆然以今觀之惟大衍曆為最若乃唐之後如周王朴之欽天曆宋大祖之應天曆隆興四年王庭訥所造宋末之會元曆元許衡之授時曆耶律楚材之庚午曆亦各有可取者也大初之所以為

善者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鍾八十一分為日法伏自前曆上元得閼逢攝提格之歲閼逢謂甲攝提格謂寅歲逢甲寅也十一月甲子建朔旦甲子日夜半甲子時參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其晦朔弦望皆無一毫之差也自大初曆一出而一十七家之曆皆廢矣而大衍之所以為最者蓋其說本于蓍策以卦當歲六十四卦以爻當月三百八十四爻以策當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天地之二始位編策以天地之三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周天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章蔀紀元皆有合於策也自大衍曆一出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愚於歷代之曆既論之如是而執事所問之歷法庸可不對乎日纏者日之行每日遶地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為一歲也月離者月之行每日遶地一周凡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是為一月也日與天會者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

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也月與天會者一歲十二次而十二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周則是于三百六十之日虧五日也日法者分一日為十二辰又細分為百刻而又細分之則如四分曆以為九百四十大初曆以為八十一大衍曆以為三千四十是也蓋取其便於步推氣朔而已日何嘗有法乎斗分者斗柄指十二辰又細分為二十四氣而又細分之則如太初以為三百八十五大衍

以爲七百九十九是也蓋取其便于觀候星辰而已何嘗有分乎閏餘者氣盈朔虛之所致蓋定歲不可不依朔虛之數而節氣不可以不數閏餘之月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至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又同日也歲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致蓋天道平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皇極曆以爲七十五年差一度大衍曆以爲八十三年差一度也漢志章蔀紀元之說吾得而知之矣十九年七閏而至朔同日謂之章七十六年四章而至朔同在甲子

日謂之蔀凡一千五百二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時謂之紀凡四千五百六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年謂之元此作曆之本也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吾可得而考矣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十年爲世十二世爲運三十運爲會十二會爲元此造化之一終也凡此數義者皆於執事之問既畧荅之矣雖然天地之數其妙不可測者常存踦忽毫釐之間而其日月星辰之象陰陽寒暑之氣推

較差猶亦有時而不齊不可以一定求之此先儒之說也方今 聖人在上齊七政日月星辰定四時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而璇衡之象至精至密舜作璇璣玉衡二長八尺璣圓周天三丈五尺有機運動王者以璣星宿之度又各有攸司愚也雖知三光全塞著時爲聖人之賜而已尚何容措喙於其間哉謹對

問鍾律者作樂之本原其五音八音六律六呂之義可得而悉言歟而律呂長短之制則馬遷班固之制有不同上下之生則班固京房之說有不同有所謂五音之正有所謂五聲二變有所謂正聲變聲有所謂

中聲半聲禮運之所爲旋相爲宮舜典之所謂同律度量衡班固之七始京房之六十律皆可得而聞歟

對古之言鍾律者何其有成說也後之言鍾律者何其無定論也算之倚册而推極陰陽似有說矣然付之於樂則不調較之尺黃而縮合毫釐似有法矣然施之氣候則不應鄙陳噫與雅鄭淆雜樂矣而非律也繩納聚訟筆舌紛紜律矣而非樂也此執事之所以拳拳乎請言之伶倫制律以聽鳳鳴帝舜同律以較量衡而律呂之說非一日矣大師掌律呂於以

[illegible]律呂盈樂而律呂之制非一代矣觀其[illegible]之取名義宮屬土而居中有尊主之義故爲君而其弦八十一絲商屬金而居西有決斷之義故爲臣而其弦七十二絲角屬木而居東有生聚之象故爲民而其弦六十四絲徵屬火而居南有發達之義故爲事而其弦五十四絲羽屬水而居北有微小之義故爲物而其弦四十八絲而八音之配卦亦有可得而言者矣石音屬乾取其剛也而竹屬震木屬巽絲屬[illegible]艮豈不以其物之陽而屬陽卦乎土音屬坤取于[illegible]

也而革屬坎匏屬離金屬兌豈不以其物之陰而屬陰卦乎又觀其六律之取名義則律者法也陽氣[illegible]之疾故曰律呂者助也陰助陽之氣故曰呂而陽氣萌動于黃泉故子曰黃鍾物生湊集于春渤故寅曰太蔟至辰而物之長也法故而就新故曰姑洗至午而陰之生也蕤賓[illegible]而始來故曰蕤賓夷則者物遇秋而夷傷于刑法也非屬于申乎無射者物隨陽而終隨陰而起無有射絕也非屬于戌乎而六呂之名義則又有不離知矣丑巳酉皆曰呂卯未亥皆曰鍾

而丑爲呂之首故曰大呂巳爲呂之次故曰仲呂至酉則物皆收斂保合如以檢柾得不謂之南呂乎物孚甲於卯故曰夾鍾茂盛於未故曰林鍾至亥而聚律之窮以陰和陽而不先倡得不謂之應鍾乎以言其長短之制則司馬遷謂黃鍾八寸一分太蔟七寸二分林鍾五寸四分以漸而長至應鍾而爲四寸二分蓋以九分爲一寸也班固謂黃鍾九寸大蔟八寸林鍾六寸以漸而短至應鍾爲四寸七分四厘蓋以十分爲一寸也以今觀之朱子謂九分一寸之說淮南

大史小司馬之說可推然則班固之說非矣以言其相生之法則班固謂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仲呂蓋自黃鍾以下十二律皆爲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京房謂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蓋自蕤賓以下凡六律皆反爲陰下生陽陽上生陰以今觀之梁武帝謂若從班議則夾鍾仲呂其律過促非仲春孟下生長之氣然則京房之說是矣所謂五上六下者即班固之說

蓋以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陽律之下
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六陰律之上生
而不知仲呂之能上生黃鍾故但云五上生也所謂
五聲二變者則杜佑之說蓋清濁相生之序爲宮徵
商羽角則是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各間一
律而角之與徵羽之與宮乃間兩律故角徵之間近
徵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
宮也商宮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臣與民不可變可變者君與事而已是故有變宮變徵而變無商
角羽也正聲者十二全律之聲也如八寸一分之黃鍾

五寸四分之林鍾是也變聲者十二變律之聲也以
仲呂上生之黃鍾不及八寸謂之執始執始下之林
鍾不及五寸謂之去滅是也中聲者以宮爲聲氣之
中蓋自宮而下屬乎陰而末暢自宮而上屬乎陽而
始和故宮在五行屬土而爲中聲也半聲者十二半
律之聲如黃鍾正聲九寸則變聲四寸半大簇正聲
八寸則變聲四寸如仲呂爲宮則黃鍾爲徵而用半
聲林鍾爲宮則大簇爲徵而用半聲以其不可長過
於黃鍾故也宮八寸一絲而聲濁徵五十四絲而半清以仲呂爲宮則聲清而黃鍾爲徵則

及其故半之則止得四十蕤賓清于徵不用夸角矣旋相爲宮之說出於禮
蓋十二律皆可爲宮以統衆律如黃鍾爲宮則大簇
爲商姑洗爲角則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
應鍾爲變宮此黃鍾之一均也如大呂爲宮則夾鍾
爲商仲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
鍾爲變宮此大呂之一均也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也鄭玄註
云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之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
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大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益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
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

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爲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此以所
則隨月而變所謂旋相爲宮也同律度量衡之說本於舜典蓋黃鍾
者萬事之本如九十分黃鍾之長而一爲一分十分
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此度之始也黃
鍾之管其容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
升爲斗十斗爲斛此量之始也千二百黍其重十二
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
鈞四鈞爲石此衡之始也班固七始之說則言黃鍾
之一均謂黃鍾子爲天始林鍾未爲地始大簇寅爲

人始姑洗辰爲春蕤賓午爲夏南呂酉爲秋應鍾亥爲冬也京房六十律之說則爲十二律者五其一爲正聲其四爲變聲始黃鍾終仲呂凡十二正聲始執始終南事凡四十八變聲也愚於明問既略陳之如是然而鍾律之學務在于得人儻可不知乎如馬遷之說具于史記班固之說具於漢書京房準律定數之說劉歆候氣靈臺之制則漢之時者也杜夔之議音律（魏武帝時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荀勗之校律呂（晉武帝時校正夔所造鍾律）阮咸之善達八音（晉武帝時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鄭譯之

能明七調（隋文帝詔求知音之士參定樂音譯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五音變宮變徵之七聲）梁武帝之制十二笛以準律而推測氣候無差（壹責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三尺六寸大簇笛三尺四寸夾鍾笛三尺二寸姑洗笛三尺一寸仲呂笛二尺九寸蕤賓笛二尺八寸林鍾笛二尺七寸夷則笛二尺六寸南呂笛二尺五寸無射笛二尺四寸應鍾笛二尺三寸以鳥通聲教古夾鍾玉律并周代應鍾信都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旋以七聲莫不和韻）信都芳之二十四輪扇以候氣而與律如合符節（此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天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灰飛已應每月所候言皆不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與管相應）此又漢以後之善律呂者也萬寶常之爲百

四十四律（隋文帝時萬寶常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于千八聲令爲之應手成曲）試祖孝孫之爲八十四調（孝孫曰宜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其政和故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而八十有四調）李嗣真振鐸于地而黃鍾自應（嗣真爲大常欲黃鍾鑄不成真房崇業里掘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遂上奏車鐸聲甚厲曰宮聲也歸以振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大和）張文收斷竹爲律而啞鍾自鳴（唐太宗召文收與祖孝孫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一餘二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此非唐之善音律者乎王朴之知音李照之知器（皇祐初李照損鍾磬之十六爲十二）劉幾和峴之異議（元豐中劉幾合四清聲而爲十六和峴以失之于清）景仁君

實之辯論（皇祐四年范鎭上書言累黍之法非是君實數與之論難）胡瑗之以黍生尺（瑗以橫黍生尺）阮逸之以量求音（逸累黍求尺裁官又以黍實量而黍發之也）此非宋之善音律者乎方今　聖朝功成制禮治定作樂蓋將有伶倫夔襄之徒出而任其責豈但若此而已乎如有用我者亦願執朱文蔡元定之律呂新書以往謹對

問古者鄉飲之禮其節文度數可得而言歟後世

問有舉之者其亦有合於古歟

對古之鄉飲所以爲防範民之治具後之鄉飲擧

以爲粉飾大平之文具一獻百拜鼓瑟吹笙固所以爲飲酒三爵屢舞拔劍擊柱亦所以爲飲酒而有禮之與無禮何啻天淵之判哉此則執事先生發問之意也請試陳之儀禮有鄉飲酒篇而是禮之節文略具禮記有鄉飲酒篇而是禮之度数愈明一則鄉大夫興國之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則黨正蜡祭而飲賓主所以象天地介僎所以象陰陽三賓之設所以象三光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以言夫禮之寓于坐席則天地嚴凝之

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賓也者接人以義故坐賓於西北以賓率人以義者也天地温和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也者接人以仁故坐主於東南以主接人以仁者也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也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也以言夫禮之寓於笙歌則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工樂正也升歌三終謂升堂而歌每一篇而一終也）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吹笙之人入于堂下每一篇而一終也）歌魚麗則笙吹由庚間之（間代也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此爲一終）

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丘間之（此二終也）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間之（此三終也）所謂間歌三終也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謂合樂三終也（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始之以禮者教敬也終之以樂者教和也拜至拜洗拜旣敬之至也請安請坐旅爵和之至也降盥降洗潔也辭盥辭洗謙也序賓以賢貴德也敘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盥不忘賤也雍睦之風由是而作爭

訟之端由是而息迨於後世漸墮古制瑤池高會荒酣耽樂（穆王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玉山將頹風流醞籍（裴楷容貌俊雅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頹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重含蓄之意）有飲之人無飲之禮漢永平之郡學（二年行鄉飲禮）晉大始之辟雍隋開皇之泮宮唐貞觀之鄉校晨星曉露相望希濶越雪蜀日劍見愕異（吠雪吠日以其罕見也）良可爲世道惜也方今麗樂明備興廢舉墜鄉飲之禮歲舉行之然而郡縣之間視爲常典故主僎以假㨗爲高（音做也）賓介以苟合爲賢豈酒饌侈供帳悅聲伎恣讙呶是豈望世道民之

其意哉詞宜修飭禮容慎擇齒德攷乎律令之講讀庶足以防民之非孝友之勸勉庶足以長民之善而不負于上之意無愧于古之制矣豈不美哉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七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八

男 稼
　 稱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世進達輯編
世選重梓

兵科

問兵者國之大制也若周禮鄉遂丘甸之異管子內政鄙制之殊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彍騎藩鎮宋之班直屯駐廂兵民兵之類其法亦可可知者歟

對垂衣廟堂可以為治不必練兵也而不知安不忘危聖經所訓捍禦詞休可以為學不必言兵也而不知文事武備聖人所兼執事先生較文場之鏖戰（盡死殺人曰鏖）發諸生之壘守問及兵制敢不悉心索所聞以對乎夫軒轅有涿鹿之戰（黃帝戰蚩尤于涿鹿）顓頊有共工之陣唐虞有苗頑之征夏啓有甘扈之誓（有扈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故召六卿以征之）成湯造攻於牧宮武王戚商於牧野而兵

制之來也非一日矣惟周之兵制為大備考之周官鄉遂之民以五起數謂五則一比兩則一閭卒則一族旅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一家出一人為兵故一鄉為二千五百家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六鄉凡七萬五千家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都鄙之民以四起數謂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七家出一人為兵故王畿千里六十四萬井而出車萬乘侯國百里六萬四千井而出車千乘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行則為伍兩卒旅軍師之衆兵農無彼此也諸侯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遂六

遂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鄉內外有輕重也春振旅以蒐春田日蒐擇不孕字者取之夏茇舍以苗茇舍者教以草上之法夏田日苗以除禽獸之害苗秋治兵以獮以殺為主故也冬大閱以狩言取之無所擇也因其時之隙而簡兵也克商以庸蜀平淮以江漢征徐命魯公追貊以韓侯隨其地之便而出兵也蓋周室兵制之善如此晉惠公作州兵則二千五百家成一軍率家五人而一鄉一軍之法壞魯成公作丘甲則一丘十六井出一乘而一甸一乘之法壞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侯平淮夷以江○杜預曰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何所出今使丘出之蓋譏其重歛也魏之兵以武卒王秦之兵以銳士秦昭王而兵制之壞也非一國矣齊之兵制為大壞考之管子作內政於國中以寓兵自軌里連鄉積而至於五鄉為師則所總凡一萬人作鄙制於國外以寓農自邑卒鄉縣積而至於十縣為屬則所統凡九萬家內有工商之鄉凡六外有鄙制之屬凡五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五士謂軍士十五鄉為軍士也鄙制之屬五鄙邑卒鄉屬縣也皆所以為民也國高各將五鄉公室自將五鄉皆所以為兵也王與國子高子各將五鄉為三軍

國之內無一農國之外無一兵而兵農分矣無一家不供軍無一人不授甲而民力竭矣長勺之戰帶甲千萬兵車千乘是空國而為兵矣臨淄之中戶惟七萬卒二十萬是盡室而為兵矣蓋齊兵制之酷如此秦之兵所以興秦亦所以亡秦給郡縣者一月而更謂之更卒給中都者一歲而更謂之正卒屯邊者謂之屯卒臨陣者謂之戰卒繆公時凡民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長城之卒四十萬五嶺之卒五十萬驪山之卒幾十萬阿房之卒幾

十萬始皇北築長城南修五嶺驪山阿房之役並興厥後勝廣起於卒二世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而不能前進遂期法當斬乃遂反起兵于蘄劉項起於徒劉邦兵起于沛項梁兵起于吳殺守令者卒屠城邑者卒而秦遂族滅矣漢之兵所以強漢亦所以弱漢南軍主守衛王宮衛尉主之主宮中之門內其屬有東明主東門衛士百八十八人南屯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衛士百三人公車主闕門兵衛士朔平主北門衛士百十七人朱雀主南掖門衛士二百二十四人玄武主武門衛士三十八人蒼龍主東門衛士四十人北屯主北門衛士三十八人八司馬北軍主巡徼京城中尉主之中尉郎執金吾其屬有越騎領士七百人掌越騎士步兵

領士七百人掌上林苑屯兵長水領士七百三十四人掌長水宣曲胡騎射聲領士七百人掌待詔射士屯騎掌騎士胡騎光武并長水掌胡騎之屯虎賁光武并射聲號五營掌輕車中壘掌北軍壘門八校尉郡國番上於南軍三輔京兆扶風馮翊番上於北軍而內兵之盛可知已蜀三河潁川則有材官山阻用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有騎士平地用車騎西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舡廬江樓舡官有臨淄則有弩手荊楚則有劍客而外兵之盛可知厥後耿恭將北軍五校擊羌鄧鴻將北軍五校擊胡外兵不足禦變內兵疲於奔命而漢遂不支矣唐之府兵多因周隋之舊諸府六百三十四所而關中三百六十一所強幹弱枝之法可謂良矣居重御輕之術可謂得矣其農隙而教閱也則折衝掌其節度其有事而調發也則郡府驗其符契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糧自具無發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於朝兵散於府無握兵之重也柰何開元而後府兵之籍缺而不補折衝之將久而不遷一變而爲彍騎始於張說則關內有長征之兵而番上之制始廢再變而爲方鎮始于林甫則邊塞有長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始廢彍騎廢而有

禁軍方鎮強而劫天子而唐遂以弱矣宋之兵制又變五代之舊五代之藩鎮大重宋則易以文臣以文臣知州分節度之權五代之禁旅大橫宋則奪其兵柄太祖與石守信王審琦飲酒曰不暫何不釋去兵權市好田宅爲永久之業守信等皆謝明日請解軍政天下之兵本於樞密而樞密有發兵之柄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衛而三衛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柄此范祖禹之言三衛謂馬軍步軍殿前都虞侯隸侍衛者爲班直禁軍之親近號班直遞選州若爲屯駐更戍戍邊或諸州曰屯兵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廂兵所以給徒役在役什伍其民教而用之曰民兵

之內附料而用之曰番兵柰何易世之後保甲兵
剏於熙寧而兵始變（王安石爲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及教小保甲用民力架射垛又自辦錢糧起諭涇西三陌）義
勇兵剏於治平而民始怨（治平二年韓琦請刺民手謗之爲義勇）康定之間元昊陸梁而兵變于西崇宣
之季女眞犯京而兵蹙於北天下之民困於養兵天
下之兵疲於應敵而宋遂以遷矣方今文明御極武
備赫昭屯重兵於內設衛所於外落府諸屯熊羆當
路殿前禁旅虎豹守關萬里烽燧無狼烟之警四民
安堵無犬吠之虞誠無容以兵爲議也然愚嘗聞之
治世雖未嘗好戰而未嘗忘戰大舜當至治之時猶
可以鼓琴而咏南風之歌矣然典謨所述在內則明
射侯以爲教養之術在外則奮武衛以爲捍禦之方
武王當戎衣之後商宜建櫜而奏戢戈之頌矣（櫜韜也王肅曰所以能約夸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力也故建諸侯謂之建櫜也）周官所載小司徒
則以會萬民之卒伍爲任大司馬則以統六師平邦
國爲職而長驅劫（劉琨鎮長吹都胡騎劉琨爲胡騎所困乘月登樓清嘯胡賊引退）
圍棋破敵（秦符堅有萬兵犯晉謝安與玄圍棋交方略敗秦兵）揮扇清塵投筆
取封（班超事）亦未嘗并存書生之事執事勿以爲狂誕

問成周井田軍賦寓兵於農有鄉遂之兵有丘甸
之兵其所以異者何歟管子之內政大宗之府兵
　雖非三代之良法而尚爲近古亦有可知者歟
對有先王之兵制有後人之兵制先王之兵制如匏
絲土鼓大音希聲其不可復也明矣後世之兵制如
寒裘暑葛量時制宜其不能同也久矣請爲執事先
生陳之三代之兵制至成周而大備考之周禮五家
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
爲鄉此六鄉之制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
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此六遂之制也鄉遂
之地皆家出一人爲兵故五人爲伍而伍長率之即
比長下士也五伍爲兩而司馬率之即閭胥中士也
四兩爲卒卒長率之即族師上士也五卒爲旅旅師
率之即黨正下大夫也五旅爲師師帥率之即州長
中大夫也五師爲軍軍將率之即鄉大夫命卿也六
鄉六軍六遂六軍是爲天子之制而大國三鄉三遂
則三軍次國二鄉二遂則二軍小國一鄉一遂則一
軍若鄉遂之兵如此若乃丘甸之地則比家出一人

爲丘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而後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一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乘馬之法積而至於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出車百乘是爲卿大夫采地之大者同十爲封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是爲諸侯之大者封十爲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萬四萬井出車萬乘是爲天子之國總計六十四萬井爲五百一十二萬

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而惟出車萬乘步卒七十二萬人豈非七家而出一人者乎蓋丘甸之兵如此鄉遂之兵以備禁衛雖悉調而不用丘甸之兵以供征役雖用之而不悉調鄉遂役重而賦輕丘甸賦重而役輕先王之制可謂百世而無弊者矣夫何管子欲速得志於天下而爲內政御制之法分國中爲二十一鄉除工商六鄉之外凡十五鄉悉以爲兵其鄉之制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

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爲師故萬人爲軍五鄉之師率之高子將五鄉國子將五鄉公將五鄉是爲內政之法自國之外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師十卒爲鄉鄉有鄉師三鄉爲縣縣有縣師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五大夫是爲鄙制之法國之內無農國之外無兵而兵農判矣無一家不養兵無一人不授甲而民力竭矣自是以來歷代之兵又皆無足道者惟有唐太宗府兵之法最爲近古凡天下之府六百三十

四所而關中三百六十一所以爲居重馭輕之術府有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每府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其設制皆有可觀者而又發兵則刺史得以參驗其符契罷兵則兵散於府將歸于朝士無失業之患將無擁兵之虞可謂近代之良法矣然而關中諸衛皆以備上番遷寨諸府皆以番戍每一月更一番則失之於繁擾二千里亦

上番則失之於大遠士烏得而不逃法烏得而不壞
彍騎長從之兵邊戍長征之卒雖張說李林甫不得
逃其責而大宗之立法不能無弊亦可知矣究數代
而言之大宗之府兵不如管子之內政蓋府兵有必
壞之勢而內政有必覇之勢也管子之內政又不如
成周之畿賦蓋內政有必覇之術而何賦有必王之
理也井田不復則何賦不可復封建不復則鄉遂不
可復內政可施於齊而不能使齊常如桓公之日府
兵可施於唐而不能使唐常如大宗之時為今日之

兵制者宜如今日而已韓魏公琦曰養兵雖非古然
收召無籍之徒為兵使之有所則良民得以保其終
身骨肉相聚之樂斯名言也夢今日所患者不專在
於兵農為二而在於背系統禆目不知書者兵將也
減尅賞支賸側部伍者卒將也傳奕酬酒手不彀弩
者兵士也飢寒所役疲老坐食者兵士也兵部曰益
軍籍而衛所有不補之伍戶部曰催軍糧而倉庫有
不給之患城隍經圯而列校之第宅踰于樓櫓校場
荒穢而列校之騎從塞于通衢文繡被軀而甲冑敝

於庫牙籌會租而牝田穢守野為寧國之計皆[illegible]
二三大臣一動念乎苾兵不如簡兵養兵不如[illegible]
如是而已國不可以忘戰而執事勿以諸生為思出
其位幸甚

問自有兵制以參其兵法如黃帝五陣太公三陣
風后孫臏吳起諸葛武侯有八陣李靖有六花陣
十二陣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孫子九地之術晁
錯之所謂五技孔明之所謂五習是皆行師御敵
之不可不知者歷代之制則漢有八校隋有十二
衛唐有三衛六軍十六衛宋有三衛四廂十衛皆

所以為天子之禁旅尚詳陳之
對當擐蔡戢戈之將而論兵試懷鉛握槧之士而問
兵（槧木簡鉛錫常懷鉛提槧 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是執事欲求其全材而
非困以所不知也敢不悉心以對乎夫黃帝五陣（謂[illegible]
行之 陣也）則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員陣屬土方陣屬金曲
陣屬水也太公三陣天陣謂星宿孤虛（此甲子旬無戌亥
辰巳午戌亥為 對是孤余做此）地陣謂山川向背人陣（謂編伍[illegible]）
風后八陣則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也[illegible]

八陣圖方員兆牡衢直方宜車輪厲行也兵井八
則殺不出直銳卦車箱車𨊠鵝鸛衢陷之異唐李靖對太宗
曰古人秘藏此法故詭八名耳八陣本也分為八焉
者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木乎
隊伍之別后人誤傳詭設
物象○軒帝工車軒也　孔明八陣則又有洞當中
黃龍騰蛇翔鳥連衡握奇虎翼折衝之妹按綱目集覽孔明曰天地
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與此不同李靖之六花陣則中軍外有左
虞侯右虞侯左一箱右一箱左二箱右二箱而其所
謂十二陣者則中為中軍外為遊奕而以大黑大赤
當子午青蛇白虎當卯酉左突右擊當寅申前衝後

衝當巳亥推克決勝當辰戌破敵先鋒當丑未是為
十二之數靖作花陣本孔明八陣法也左右各三軍又以虞侯兩軍中軍居中夾軍在四隅衆六
軍飛花外出方內環之員之至若大司馬九伐之法則四面攻之之謂
之眚一曰憑弱犯寡則眚之鳴鐘以伐其罪謂之伐二曰賊賢害民則伐
之出其君謂之壇三曰暴內陵外則壇之謂會諸侯為壇命其伐之也制其
地謂之削四曰野荒民散則削之兵入其境謂之侵五曰負固不服則侵之
之不用鐘鼓執治其罪謂之正六曰賊殺其親則正之謂正其罪而殺之殘
其徒黨謂之殘塞之使不得與陵交通謂之杜七曰放弒
其君則殘之謂殘其徒黨而殘之也日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通也八絕其國謂

之滅也九曰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謂絕其世本不復生也孫子九地之術曰
自戰其地謂之散地入敵之地不深謂之輕地彼此
皆利謂之爭地彼此皆可以來謂之交地諸侯之地
三屬先至得天下之衆者謂之衢地入敵之深背城
之多者謂之重地山林險阻沮澤難行謂之圮地所
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謂之圍地疾戰則生不疾戰
則亡謂之死地也兆錯之所謂五技則一曰平原易
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二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衆弗能格也三曰堅甲利刃游弩往來什五俱前匈奴之兵不能

當也四曰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矢之善者曰騶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
五曰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是皆中國之
所以制匈奴也孔明之所謂五習一曰目習謂目見
旌旗之號而知指揮之變識發縱之意也二曰耳習
謂耳聞金鼓之聲而知動靜之宜合行止之節三曰
心習謂心會教令之事而知刑罰之嚴趨功賞之利
四曰手習謂手習五兵之器而知長短之用精戟鬬
之机五曰足習謂足習起仆而知坐作之節熟進退
之路是皆將之所以御衆者也若夫歷代設禁軍於

京師者又有不同如漢之八校非中壘屯騎步兵越
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者乎附之十二衛非左右
衛左右翊衛驍衛武衛屯衛禦衛者乎唐之三衛則
以貴戚大臣子弟爲之曰親衛府一勳衛府一翊衛各三府
將軍各一人左右將軍各一人而六軍非左右羽林高宗置左右羽林軍龍武玄宗改萬騎爲左右龍武將軍神
武者乎肅宗置左右爲神武將軍十六衛非左右
衛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監門衛千牛
衛乎唐百官志有八衛皆有左右共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衛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衛掌侍衛宋之三衛曰殿

前司侍衛馬軍步軍侍衛起于后唐殿前起于周之殿衛自宋罷侍衛遂分爲馬軍步軍四廂曰捧日天武龍衛神衛捧日天武隸之殿司龍衛神衛隸之馬步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而十衛非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左右
衛上將軍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率府率府副率
者乎抑愚卽執事所問而考其要自黃帝五陣而下
皆行兵制敵之法自漢有八校之下皆設兵禁衛之
制夫推轂閫外古者命將必推轂而送之曰閫內之事寡人制之閫外之事將軍制之
秉鉞邊疆呼吸之間風雲奔走指顧之際天日改親
行兵制敵誠不可無其法也周處于列設戟百重入

守虎闈國之腹心出陪豹尾王之爪牙設兵禁衛誠
不可無其制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以前皆爲省中郎楊雄傳然黃帝風后之君相武王大公之臣主所謂
以仁義行師孔明之所以輔漢衛公之所以興唐所
謂以法律行師而孫吳之徒特爲封豕長蛇於天下
以魚肉生民而已后羿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謂之封豕其營陣行
伍雖復合法又豈可以汙君子之齒牙哉漢唐之禁
衛有金日磾張安世之徒以謹厚稱宋之禁衛有王
審琦石守信之徒以雄武著而唐之禁衛自中葉以

來遂爲腹心隱痛之疾唐之所以不競皆由於此又
豈可以爲有國之良規哉管見區區惟執事與進之

問自古兵法如軒轅有五律矣而大公祖之者也
何爲又曰三陣武侯有八陣矣而李靖祖之者也
何爲又曰六花陣大司法九伐之法孫子九地之
術晁錯五技孔明五習是皆不可不知也尙悉陳
之

夫軒轅五陣本於五行之尅生謂直陣屬木銳陣屬
火員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敵以木形直陣來

則我為金形方陣以禦之金能尅木故尅直者莫若方者敵以火形銳陣來則我為水形曲陣以禦之水能尅火故尅銳者莫若曲也敵以土形員陣來則我為木形直陣以禦之木能尅土故尅員者莫若直也敵以金形方陣來則我為火形銳陣以禦之火能尅金故尅方者莫若銳也敵以水形曲陣來則我為土形員陣以禦之土能尅水故尅曲者莫若員也欲勝彼之陣也則視五行相尅之形欲變我之陣也則順五行相生之序軒轅五陣之說蓋如此而大公出於其

後祖之者也乃曰三陣蓋其說謂有天陣如星宿孤虛之類有地陣如山川向背之類有人陣如編伍彌縫之類然則軒轅之五陣即大公三陣之所祖矣豈相矛盾哉若夫諸葛武侯之陣法亦祖述軒轅大公之陣法而參用八卦之方位北方坎為龜蛇南方離為朱雀故北曰蛇陣南曰鳥陣東方震為蒼龍西方兌為白虎故東方龍陣西方虎陣西北乾為天西南坤為地故有天陣地陣東南巽為風東北艮為雲故有風陣雲陣鳥蛇龍虎居四方天地風雲居四隅敵

在北方則蛇陣為正而天陣雲陣為奇以應之敵在南方則鳥陣為正而風陣地陣為奇以應之其在東方西方也亦然敵在西北隅則天陣為正而虎陣蛇陣為奇以應之敵在東南隅則風陣為正而龍陣鳥陣為奇以應之其在東北隅西南隅也亦然大將所居為握奇之處言奇正在其握也兵勢相應如常山之蛇言首尾應其中也而又一陣之中自有八陣八陣之中各有八陣故八陣之生六十四陣猶八卦之生六十四卦陣法井然而我兵不亂陣名隱然而敵

人不知武侯之說蓋如此而李靖出於其後祖之者也乃曰六花陣蓋其法中為中軍外為左虞侯右虞侯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既不用八陣之一而用其七又不言中軍之一而言其六兵之道詭道也故兵之名必詭名也然則武侯之八陣即李靖六花陣之所祖矣豈相冰炭哉至若大司馬九伐之法云同孫武九地之術晁錯所謂五挍孔明所謂五間

前抑愚即明問所及而考之軒轅風后之君相武王大公之臣主其行師本於仁義者也而未始不濟之以

紀律武侯李靖之所用孫武晁錯之所言其行師依乎紀律者也亦何常不資之於仁義苟徒知紀律而無仁義則其勝也幸矣徒欲用兵而無紀律則其敗也宜矣烏足以堪聖世推輪杖鉞之寄哉

問兵之不可無馬也尚矣周漢唐宋之馬政可得聞歟其法亦有同於今日者歟

對觀秦人方九臯之相馬而知賢才之難得讀昌黎千里馬之喻而慨知己之難逢諸生負駕輕就熟之志欲朝燕而暮越也久矣執事當登明選公之寄欲

穎冀而空群也審矣叨承明問及於馬政敢不悉心以復乎夫馬政之善者莫善於周馬政之弊者莫弊於宋漢唐之馬政雖未爲不善而終不及周者也漢唐之馬政雖未爲無弊而終未若宋者也自周言之校（音效）人掌王六馬則有種戎齊道田駑之異（爲種者玉路用之戎謂戎路駕戎馬金路駕[illegible]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以給宮中之用校人[illegible]官長）之庾人掌十二閑則有佚特教駣攻駒之法（[illegible]以木爲之以防馬也大廐成校有左右故十二閑[illegible]言馬之所隱也駒性未定故駣之三歲曰駣二歲曰[illegible]駒雅馬啼嚙不可乘故夏頒馬而攻堅其事也佚特者翔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芻牧則學

之圉人（養馬曰圉）牧地則屬之牧師此其養於官者也王畿千里之內有馬萬乘諸侯百里之國有馬千乘一同之地出戎馬百乘四丘爲甸出戎馬四匹此其養於民者也他如晉有屈產之乘魯有駉篇之頌秦非子汧渭之蕃息（秦之先曰非子好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日蕃息由此强盛）衛文公有騋牝之三千蓋周之季世猶若是盛焉自漢言之京師有天子九廐邊郡有三十六苑（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七尺以上爲騋○徐氏曰漢唐舊制天子六苑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廐馬皆萬疋九廐未詳○如淳曰漢儀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監苑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

萬疋師古曰牧馬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遼東諸郡則有牧師大原等地則有馬官其牧於官者不爲不盛漢初令民養馬一疋復卒三人其後假民馬母三歲收息十一（[illegible]時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武帝時詔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十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班民居塞馬數千群橋挑居塞馬數千匹其牧於民者不爲不盛矣厥後衛霍之戰[illegible]發於北者不下數百萬廣利之善馬來於西者經[illegible]數十匹（李廣利求善馬於大宛）內耗猶民馬以補車騎外[illegible]騾駝以負糧食（皆武帝太初[illegible]）則漢之馬政已不如初矣若

夫唐之馬政蓋屢變焉其初有府兵之馬兵當給馬者官與其直聞歲不能者許其當貲此一變也其後府兵法壞兵貧不能買馬於是始以監馬給之（高宗武后）時蓋國初得突厥馬一千匹隋馬三千疋置監於隴右命大僕張萬歲領其政至麟德中有馬七十餘萬匹分為三廐八坊四十八監此又一變也（三廐謂馬五千為上廐三千為中千為下八坊謂保樂甘露南浦閏北浦閏大平宜祿安定）垂拱以後馬耗天半至開元中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群復與麟德相等此又一變也（王毛仲從帝東封取蓄馬數萬）

（疋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下稱之）唐之馬政於是為可見矣而宋之馬政又若何其初養於監牧謂之官馬有飛龍苑牧龍坊天駟監天廐坊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倅此又一變也（國初有左右飛龍院大宗興國五年改為天廐坊雍熙四年改為騏驥院左右八坊監左右天廐坊皆隸騏驥院雍熙中大宗[illegible]○天駟監四年詔宗舊制以群牧司總理天下[illegible]有左右騏驥院分領知州州及通判兼領之守知州也倅州貳也）其後王安石[illegible]戶馬之法賦牧地於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分都限馬十五疋期以十五年而足天下不勝其弊此又一變也迨至民病已極國用役缺于是市之于羌戎始易之以銅錢次易之以銀絹其後皆易之以茶而置茶馬司任其職者有若陸師閔等茶課百萬獲馬萬匹此又一變也宋之馬政於是為可見矣（國初沿邊來則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為器興國五年乃以布帛準其直元豊四年郭茂恂言茶事與馬以茶帛傅粮谷及以茶馬并為一司從之○蜀茶歲三十萬至李稷加為五十萬陸師閔代稷加為百萬）究數代而言之養之於民則民受其弊而國之利亦小且民所養者必多駑弱此宋之法也而漢之括馬於民唐之令兵買馬已濫觴此意矣市之於邊則敵得其利而國之費亦廣且彼賣者必非

驥足亦宋之法也而漢之求馬貳師唐之借馬突厥已權輿此意矣惟養之於官斯為良法然必得其地則水草豐而馬肥碩風氣寒而馬力勁如周之汧渭唐之隴右是其地矣必得其人則秦[illegible]有[illegible]而遂其養牧教有方而得其良若周之非子唐之毛仲是其人也方今　聖世雖崇文隆師不事馬上之治然武王歸馬猶修周官牧圉之政則執事之問固宜諸生雖窮經應科不問芻馬之畧然孔子大聖猶有乘田茁壯之政則諸生之對亦當惟進之幸甚

卷之八終

男　稼　註釋
　　稱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 進 逵輯編

世選　遵梓

刑科

問刑者輔治之法誠不可少也歷代之制刑與其任刑罰之官者有可言歟肉刑者帝王之制而後

世之刑非古也然則肉刑其可復歟

對時雨膏澤發育萬物必隨以雷霆之震軋春風和氣克暢八埏必繼以霜雪之嚴凝禮樂教化至陽赫赫憲綱刑罰至陰肅肅然則刑罰誠不可無而亦不可獨恃也明矣請因明問而言之考之虞書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夏楚也不勤道業則夏楚之）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此帝舜之刑也然帝舜以欽恤好生爲心（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皋陶曰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爲之臣者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皋陶作士惟明克允何嘗妄殺一人哉考之周官士師以五戒佐刑罰司寇以三典刑邦國大司徒以八刑糾萬民小司徒以八辟議邦法此成王之刑也然成王以庶言庶獄爲訓而爲之臣者司寇蘇公敬爾由獄君陳用辟爾惟厥中何嘗輕議一辟哉周公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而天下之人不以恐議周公以其刑之當罪也孔子誅少正卯兩觀兵優人于夾谷而天下之人不以殘議孔子知其罪之當刑

也（魯與齊會于夾谷侏儒戲于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遂命與優人親斷也古者帝君每門樹兩觀于前所以標表宮門登之可以偏觀故謂之觀孔子誅少正卯于此）蚩尤墮命而始有椓黥之刑商辛作孽而始有炮烙之刑周之衰也墨劓剕宮大辟之刑皆有贖而罪者始不刑秦之暴也梟首菹骨赤族之刑皆有律而刑者始非罪無罪反收有罪後脫周惡得無酒上淪胥之變赭衣塞路盜賊滿山秦惡得無灞上係組之降（漢兵至灞上王子嬰繫頸）以組申韓之徒馳騁于戰國斯高之徒羅織于閭閻（以秦非正統乃閏紀也）以法律爲詩書以誅戮爲仁義始以

人徙而哭已始以髡鉗而僇民矣高帝與民約三
章之法定九篇之律惠帝立而除妖言之律制挾書
之條文帝除肉刑景帝定箠令百年之間民脫虎口
柰何厠中以戲出于豔妻之手（呂后斷戚姬手足而置厠中號曰人彘）
高帝之家法微道傍巷應始有酷吏之風而文帝之
朝綱弛前必作偏殺人為身所殺至於武帝之時
趙禹張湯之徒作見知故縱之法立監臨部主之條
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良法美意刻削殆盡向微
張釋之于定國輩濟以平恕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唐

室之初大宗為盛怠肉刑之廢而斷趾之刑不復設
覽明堂之圖而鞭背之刑不敢用隋刑三覆奏詳矣
又重之以五覆奏繫獄于大理是矣又繫之于中書
有四海之內咸獲更生柰何賊血禁門者太宗之所
以待其兄弟搖疏黜南者高宗之所以待其元舅從
中廣闊四方半額所必然也故武后以來周興來俊
臣之徒開告密之門作訊囚之法銅匭之罪猶寄于
丘山圜土之冤聲溢于衢路仁聲惠政洗滌無餘向
微徐有功狄仁傑[illegible]唐之為唐未可知也

宋之為用刑大抵詳審諸路設提刑獄京師設大
理刑部又置審刑院以防其失凡獄必先諸司而後
關報審刑院事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丞相以聞然
後論刑而其最可稱者三百年未嘗殺一士大夫斯
又漢唐之所不及也我朝之制尤為盡善諸道設提
刑按察司京師設大理刑部又置都察院以董其事
太祖高皇帝懲胡元之姑息痛革姦弊以慈祥愷悌
之心行剛毅果斷之政列聖繼承濟以仁譯百餘年
來民無得而名矣豈僅遠過漢唐而已哉第一介區

區之心竊有所不能默者大凡天下之政率作于上
而壞于下行於近而格于遠方今朝廷之上未嘗妄
殺一人而郡縣之間酷虐之吏使民斃于拷掠之下
囹圄之中者不可勝計且律笞杖大小皆有成法而
今率視為文具以喜怒為大小而已蓋笞不過五十
斷杖不過一百則笞杖之訊又當據是也今則以喜
怒為多少而已於律因瘦死者上其數今則猶棄置
鼠耳於律婦人非犯姦笞無見體今則猶笞犬羊耳
唐大宗禁撫鞭背今則四體百骸皆可鞭耳有仁心

者恐聞之乎使是事徹聽九重能不當饋九起乎
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庸有既乎執事者不此之問
而曰肉刑當復不當復先儒有言肉刑不可復也不
教赦以養奸即肉刑之刑也愚亦曰肉刑不必復也
民斃于搒掠之下笞杖囹圄者雖曰肉刑無是也狂
瞽之言不知忌諱進退之則惟命

問古之言刑者有所謂三典三刺三就三居五戒
五禁又有所謂五聽五過三赦三宥又有所謂八
刑八辟八成律例分八字虞書之所謂五刑與周

官之五刑泰之五刑與後世之所謂五刑同乎異
乎李悝作律六篇蕭何增為九篇崔玄齡又增為
十二篇而又有律令格式四字之異者皆可得而
言歟

對為揚雄之說者則曰君子之學不必學律揚雄法言唐虞之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濟于刑為東坡之說者則曰致君堯舜不
可不讀律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為叔向之說者則曰君
子為國不必鑄刑書為子產之說者則曰使民知禁
不可不鑄刑書噫不必學者所以守約不可不學者
所以務博不必鑄者所以復古不可不鑄者所以救
時也然則執事之問忽可以對矣夫所謂三典則新
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也所謂三刺
則訊罪于群臣訊罪于群吏訊罪于萬民是也三就
則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所以刑之者異也
三居則大罪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
所以處之者異也五禁則王宮有宮禁官府有官禁
城中有國禁田野有野禁軍中有軍禁禁之而使人
勿敢犯也五戒則誓用之軍旅誥用之會同禁用之

田役糾用之國中憲用之都鄙戒之而使民不敢干
也五聽則用之察獄其說具于周禮非辭色氣耳目
者乎周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五
過則用之正刑其說出于呂刑非官反內貨來者乎穆王作呂刑有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舊說作求云有求請賕也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許反囚辭或因親用事或有行貨枉法或舊相與往來三赦則曰幼弱老耄
惷愚是三者皆放而赦之也三宥則曰過失不識遺忘
是三者皆寬而減之也八刑則大司徒之所以糾萬

民曰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是也八辟則小司徒之所以麗邦法曰議親（王之宗族有罪則議其法）議故（王之故舊有罪議其法）議賢（有德者或陷于罪則議其法）議能（有才者或陷于罪則議其法）議功（有功勲者或陷于罪則議其法）議貴（有爵位者或陷于罪則議其法）議勤（勤于王事者或陷于罪則議其法）議賓（四方賓客有罪則議其法）是也八成則曰邦汋謂斟酌盜取國家密事（汋酌也謂刺探邦家密而泄于外者）之曰邦賊謂為逆亂者曰邦諜謂為異國之間諜而犯邦令（謂故犯徼很以于國令者）爲邦令（謂詐爲府署以將號令者）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爲邦朋（爲私黨亂政者）爲邦誣（造訛言以致或惑眾者）皆有其罪也八

字則曰以日計如使用官物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準盜論曰皆曰各皆謂無首從各謂各加罪而其則反上意及則連上文即則意盡後明若則文殊意會各有其例也虞之五刑則墨劓剕宮大辟而周官之五刑則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願糾暴奚可比而同之哉秦之五刑則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骨而後世之五刑則笞自一十至五十杖自六十至一百徒自一年至三年凡五等流自二千

里至三千里凡三等死刑絞斬二等豈可齊而一之哉以言乎李悝之律則曰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凡六篇而蕭何又益以戶婚擅興廄庫為九篇以言乎唐玄齡之律則因蕭何之三篇辭增以名例衛禁職制盜賊鬬訟詐偽雜律斷獄共為十二章漢之律雖始于九章然其後有所謂律本章句決事比例五曹詔書春秋決獄見于漢官儀者益詳矣（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撰）若乃張湯趙禹輩增為幾千條則楊雄所謂不必學者也唐之律雖始于十二章然其後

有所謂開元舊格（盧懷慎撰）開元新格（李林甫撰）開元新令大中刑律（宣宗時張戣又以刑律分類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見于史志詳密矣若乃長孫無忌輩增為五百餘條則叔向所謂不必鑄者也刑統有顯作于傳疏（五代周人）其中皆曰著而有定者律之文變而無窮者法之意刑與五等例分八字亦可謂明白者矣律令格式作于玄齡其中若曰治于已然謂之律禁于未然謂之令設于此待彼之至謂之格設于此使彼之效謂之式亦可謂切要者矣宋制則有條例編敕令元制則有制詔條

格新例迨丁〇聖朝尤爲明備愚嘗究其理而言之蓋律有五禁十二律故禁令亦有五刑十二篇鋪律所以和天下之禁律令所以禁天下之姦而刑與樂相爲流通矣五禮有三千之威儀故五刑亦有三千之條例出於禮者必入于刑出于刑者必入于禮而刑與禮相爲流通矣刑所當刑罰所當罰此義之盡也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此仁之至也夫如是則刑罰之與禮樂不可偏廢也明矣然而班固曰禮樂所以養人過乎禮樂是過而養人刑罰所以害人過乎刑

罰是過而害人是則禮樂當先而刑罰當後焉刑罰之與仁義未嘗背馳也明矣蘇氏曰古者以仁義行法律故民樂趨于仁義而自免于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故民苟免于法律而偶合于仁義是則仁義爲本而刑罰爲末爲天下國家計者其可不知所先後而究其本末哉敢以是爲蕘蕘獻惟進教之幸甚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九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十

男 稼 穡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 世進 達輯編

世選 重梓

工科

問錢鈔並行古今之良法伊欲舉而行之酌輕重之中平斂散之法盡坑冶之利廣鼓鑄之所精肉

好之規得造印之方若何而可

對珠玉金寶可以爲用矣而不能多得穀粟布帛可以爲用矣而不能致遠賤萬貫之緡手方寸之楮寒可以衣饑可以食不珠玉而自富不金寶而自足蓋亦古人撫世便民之良規也請因明問而條答之錢之來也遠矣謂之刑布謂之寶貨謂之刀謂之泉莫非錢也錢自大昊氏已有大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謂之寶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莒人謂之刀鈔之行也久矣謂之交謂之會謂之關引謂之飛鈔莫非鈔也宋高宗造會子后改爲[illegible]子換引高人[illegible]以[illegible]

耆貪官子劉公私買賣無徵而不用唐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號爲飛錢
錢之畸零便于交易故曹魏嘗欲罷錢而馬芝等以
爲不可魏文黄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爲市競爲濫惡以要利嚴刑不能禁芝等議用錢非
徒利國亦以省刑鈔之簡易便於轉輸故趙宋之時嘗欲廢
鈔而孫甫等以爲不便慶曆七年甫嘗監交子務轉運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欲
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錢可以私自鑄錢可廢乎但嚴刑以治之伊欲酌貴賤之
中愚以爲一錢五銖者錢之良法也過輕而爲鵞眼
綖環過重而爲赤亥半兩皆不可行也一交千文者
鈔之良法也輕而爲中統之一文與二三文重而爲至

元之一貫折五皆不可行也又欲平歛散之法思以
爲歛之無方則大貴必也如宋之法外路以錢會中
半而解發民間以錢會中半而輸納可也孝宗時法散之
無節則大賤必也如宋之法三年爲限而造一界一
界之數無過百萬[illegible]宗[illegible]之制欲其盡善考
之前代禹鑄金於歷山湯鑄金於莊山鄧通鑄錢於
會稽張齊賢鑄錢於饒信然地利無常豐於古或嗇
於今闕于此或泄于彼愚又安敢獻萬紀銀冶之說
以干明主之聽哉唐大宗時權萬紀言宣饒銀冶之歲可得數十萬帝惡其言利而黜

之鼓鑄爐鼓而鑄其之所欲其廣考之前代饒之有永平
監始于唐池之有永豐監始於宋至道年間江之有廣寧
咸平時置韶之有永通監景德時置然國用無常有通塞之妄費
則增置一監有土木之興作則增置一監愚又安敢
陳王涯飛孤之院以爲盛世之事哉唐穆宗大和八年河東鑄錢使
監錢使鑄飛狐院於蔚州肉好之規誠欲其精然不過如孔顗
所謂不可惜銅愛工耳如孝[illegible]體爲肉孔爲[illegible]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惜銅
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
其利之大者徒狥小利錢輕薄惡如此奸民騖之皆可以爲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

利呂東萊善之若乃漢武龍馬龜形之貝[illegible]新莽契刀貨
泉之類肅宗重輪乾元之制則或者不必然矣王莽居攝
元年造契刀其環如大錢其形如刀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布曰貨左曰泉印造之法
欲其得然亦不過如元朝許民以昏鈔易新鈔[illegible]
漢武鹿皮綠繒之幣阮逸逸宋仁宗朝人翠羽銜珠之樣元
朝文綾銀紗之類則或者不必作矣元中統中以文綾織爲中統銀
貨每一兩同自銀一兩抑愚于終篇有獻焉方今專行鈔法而
常患於鈔之不行則繩之以重法收之以厚歛夫前
代許民以昏鈔赴官倒換而納其工墨之錢故鈔無

濫惡前代許民以交會赴官收納而充其賦役之類故鈔有流通今也不然鈔之造於上也有出而無納鈔之行於下也有斂而無收及其徵鈔于民也豪商大賈積鈔于家而無徵奸胥猾吏假鈔爲名而漁獵閭左貧民鬻田産賣妻子而後得鈔以送之官大臣謀國擾郡縣羅閭里而後收鈔以貯之庫嗚呼不意古人利民之事而爲今日病民之本也且國家不行舊鈔則下令曰不行之而已欲行新鈔則下令曰造之而已鈔賤則又以賦稅收之鈔貴則又造一界增

之如是而已此三尺童子之所知也苟常行今之法愚恐其弊有甚於鈔法不行之弊而未敢盡言執事勿以爲狂

問神禹疏通川澤濬治畎澮成周遂人匠人稻人之所以治其溝洫之畜泄者其功尚矣漢唐宋以來循良之吏所以興利除害者猶不少也今　聖明在上河清海晏無俟慮矣第水旱之在天者有不可測則凡所以預爲之計者宜無不備淮浙湖岸之田多以水告荒浙江湖廣之田多以旱爲慮

修堤坊築塘堰以足民食以備國賦將何施而可

對觀泰民粟雨鍤雲之歌（決渠成雨荷鍤成雲）則知水利之不可不興觀東坡苕溪大湖之詠（王安石興水利坡托詠以譏之）則知水利之不可妄興所以不可不興者蓋或除其決溢泛濫而免民之害或興其溉灌沃饒而爲民之利也所以不可妄興者蓋費財勞力而思不及於黎元喜功樂事而利徒歸於貪殘也執事先生發策下詢及於水利愚請舉古之事而後及於今之利病焉夫禹之治水也九州之川則使順其道而流者不至於壅

遏九州之澤則使歸其滙而畜者不至於潰溢而所以濬治其畎澮者又莫不盡其力使民安於稼穡之養支分派別循循有序此疆彼界井井有條禹之功爲不可及矣周公之治[illegible]遂人掌鄉遂而捐脊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多於（周官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主都鄙[illegible]率井田之民以治溝洫者多於賦（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通於川）而稻人之職以瀦蓄水以防止水者又莫不隨時[illegible]

適其宜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代大之澇無旱澇也是地之力無穢鹵也則公之功爲不可及矣澤潤乎而大禹之功與造物而俱化經界侵而周公之功與世運以俱遷自以爲愈於禹者自圭以鄰國爲壑也自以爲愈於周公者李悝以溝洫爲田也聖人萬世之利既一廢而不復後世智能之士於乘時而有作叔敖起芍音鵲陂則楚受其惠文翁穿湔口則蜀以富饒史起引漳水於魏而鄴旁有稻粱之詠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乃殷富乃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

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鄭國道涇水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謠鄭國鑿涇水爲渠號鄭國渠至武帝白公復引涇水起谷口以灌田名曰白渠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荷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既灌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春秋之善水利者也李冰則鑿江以灌蜀壤番係則引汾以灌蒲阪召信臣之守南陽而作約束防紛爭鄭當時之通渭渠而便轉漕足灌溉李[illegible]鑿金隄[illegible]係穿渠引汾[illegible]上[illegible]底柱之險可無○召信臣在南陽[illegible]廣溉灌鄭當時引渭穿渠漕關東粟民得其[illegible]時之善水利者也以言夫內地則嚴熊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倪寬穿六輔渠於內史之治白公引涇於

池陽張闓築埭於新豐嚴熊穿洛以爲龍首渠而井渠之生自此始倪寬爲左內史穿六輔渠以溉高仰之田故名曰六輔渠白公引涇水以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名曰白渠以言夫邈郡則王景重修芍陂而廬江熙馬臻創開鑑湖而會稽稔桑弘羊復輪臺之渠溉田五千頃趙充國屯鮮水之川築橋七十所漢王景重修叔敖之芍陂而境內豐○鑑湖在會稽○桑弘羊奏復故輪臺以東枝渠黎皆故國地廣饒水可溉田五千頃可通渠溝種五谷趙充國屯田留兵二千人治湟陿以通橋七十所其載於溝洫志也則泰山引汶水東海引鉅定汝南九江諸郡引淮朔方酒泉諸郡引河地無遺利焉其載於地理志也則大常領巴陵渠九江有

陂湖官南海有海蒲官江夏有雲夢官職無濫設焉平當賈讓郭昌之行河而當以經義尤爲著名漢成帝時平當領河堤奏求能浚川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則徙民之當水衝者不與水爭咫尺之地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且河水泛濫期月自定難曰未免勞民不猶愈於治隄無功之苦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又以爲石堤民安田治河堤亦成此富國安民之策謂之中策若繕完故堤勞費無已數逢其害乃下策也杜預劉儀欣刁雍之浚渠而預能利民尤爲足稱晉武帝平吳預還襄陽修召信臣遺迹用堵淯諸水浸原田萬餘頃民利賴之號曰杜父○劉儀欣引芍陂而民多豐稔後魏刁雍鑿文山渠引河入渠溉田爲餘頃在唐則有若李欒長孫祥

或築甫陂勾而田畝淮溉也或破白渠碾磨而貴戚斂手也唐李襲引甫陂水築勾成塘以溉田長孫在祥請破白渠碾磑以導渠百姓皆蒙其澤宋則有若劉彝范仲淹或興水利有功而治累著民也或築通泰海堤而民改姓范也胡安定有治事齋如治兵水利之類常言彝善治水后累爲政皆興水利仲淹築海堤於通海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又爲興化令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以范爲姓有若許景山者修蕭何故堰於眞宗之時則即鄭公在前白公起後之意也許知興化府乃曰鄭俠方佐天下乃暇爲此以灌民田吾又豈可憚一時之勞而遺萬世之利乎是乃因其壞堰大修之有若趙尚寛者修信臣舊渠於仁宗之時則即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遺也趙役修召信臣渠於境內荒瘠之地變爲沃壤包拯上其事上嘉其能焉史冊所載若班班可考諒亦堯事之所素聞也而無待於太學之喋喋矣第方今之利病則明問之所切者而愚亦不敢隱焉夫古之時有河患若武帝瓠子之歌所以作也武帝時河決瓠子而今則無之雖神禹九河既道之功無以加矣古之時有海患若元朝捍海之塘所以築也而今則無之雖周公海不揚波之盛無以踰矣元作捍海之塘而浙在兖垂瀕之患周公輔成王越裳氏重譯來朝乃曰海不揚波三年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然則其所患者得不在

淮堧湖岸之水荒乎今國家之漕貢多取辦於東南東南之川不熟則不惟民受其弊而國用亦以告乏設有十日之雨淮湖瀰望之壤悉爲巨浸設有一月之旱吳楚極目之地盡爲焦土誠能於淮堧湖岸凡川澤之處疏其枝渠開其斷港使水有所散則即神禹疏瀹決排川之法也而豈非久遠之利乎誠能於江浙湖廣凡陂塘堰廢之所復其舊跡興其新利使旱有所備則即周公稻人蓄泄之法也而豈非無窮之益乎今論者不以爲不急之務則以爲久遠而難成且凡鄉閭田野之間稍有一富豪智力之人尚能興一方之利豈有朝廷欲建一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患有不成者乎惟在於行之者猶如耳無急於近功無惰於小費無委於貪饕之徒興所不當興之役勞所不當勞之民取足於籓籬以虎已無委於罷軟之徒曰某處之堤已築某處之塘已開取具於簿書以罔上有罪者可使之有力者可使之如朱文公以官粟募饑民修海堤如朱大祖發廪米給役夫浚河漕亦未嘗不可今日出之帑藏

他日償之四敵如寄於外府耳不然有不測之水期而欲誅雲師有不測之旱臨期而欲暴巫尪魯穆公歲旱公召縣子而問吾欲暴巫若何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不已疏乎地有餘力不生五谷而生蓬蒿民無餘粟不食五穀而食藜藿郡縣之間無非催科之吏囹圄之中無非負租之民其弊尚未止於此而晚生始進未敢盡言倘執事進之玉堦方寸地尚當爲

聖天子訴其芻蕘之見謹對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十終

呆齋集四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定之撰定之有易經圖釋已著錄是集前稿十六卷存稿二十四卷皆分類編錄如代祀錄永新人物錄經筵講章策畧皆在其中而鄉會二場試卷亦皆附列續稿五卷則成化乙酉以後所作不復分類以一歲爲一卷焉明史本傳稱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官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絶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質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敏博然其榛楛勿翦亦由於此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劉文安公不甚喜爲詩縱其學力往往有出語奇崛用事精當者如英廟輓歌石鍾山歌等篇皆可傳誦讀者擇而觀之可也其言可謂婉而章矣

重刻完菴劉先生詩集二卷

〔明〕劉玨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二年劉玉成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完菴詩集一卷》提要

重梓劉完菴詩集序

夫有性而後有情有情而後有志有志而後有言有言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詩而性詩之根苑也故曰詩言志又曰詩本情性〻〻之為物靈而能照淨而不垢渢閎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沖而用之而已而用之詩亦以沖貴〻近性也性無意扵為詩也性而有意扵為詩也則不足以供吟者之用也辟其猶槖籥無意扵為聲也槖

齋而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
供吹者之求也晉宋之詩以陶
彭澤為宗天寶大曆間杜為宗
陶之言曰久在樊籠裏復得返
自然杜之言曰水流心不競雲
在意俱遲亦庶乎知性矣而潘

陸鮑謝之不得埒於陶王駱沈
宋之不得儕於杜性不性之辨
也太倉劉完菴公詩五言似陶
七言佳處似杜公知性與不予
不敢知予同年大參劉自復公
裔孫也為予言曰公齡弱冠穉

郡守況伯律辟名家子為從事
召公公上書乞從儒若沖於進
已為比部郎郤莆田丞無錫令
金以明志而守三尺若沖於利
五十致政歸舊墅營小洞庭日
與故人徐武功祝京兆沈石田

輩相羊其中若沖於紱冕晚號
完菴而自為說曰天完形於上
地完質於下人受父天母地完
而生之宜完完而歸之如玉返璞
以全其真若沖於生死之際斯
人也謂沖而用之非耶郭二河

幾矣幾矣公之詩似陶杜也宜也公曾孫進士布始刻公詩於吳大學士王守溪宗伯吳匏菴二公為序歲久漶漫自復〻校刻於楚而屬序於予〻讀二公序一謂公神情蕭散無冠裳累一謂公脫屣名利而自樂於山巔水涯二公距公世未久其語足信予因是信自復語非為親者阿也

萬曆甲午夏五年家子泰和郭子章謹撰

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〻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柳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於胸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下往〻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

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紗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為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吴中季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

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輒瞪目為吟哦聲其詩專法唐人語多与合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叅政祝公及隱士沈

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歿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丗吴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余於公為後輩而託交久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於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第既喜

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亡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身名幸而無虧如玉之璞以全其眞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丞輩有不可及

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
者如得其為人則又美以多為
哉
弘治十七年夏五月朔旦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掌詹事
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延
陵長洲吳寬序

完菴詩集後序
故山西按察僉事劉公詩凡四
卷公諱珏字廷美自少志向不
凡郡守況鍾將引為從事公亦
於況回顧為儒不為吏況從之
遂登雍々鄉薦久之授刑部主
事擢山西按察僉事三年上
疏固乞致仕以陽公高志清操
年甫五十脫屣名利而自樂於
山巔水涯凡有所得一於詩發
之詩多清妙可喜公又善作字
畫工繪事乃其緒餘墨法々

流傳吳下而警句膾炙人口里
能得其集觀之則未也弘治壬
戌公之曾孫郁登進士始以一
編授予予獲讀一過歎其能以
眼前語寫胸中事恰有唐人之
風乎而平日傳誦之句或不在
焉乃知公之著述遺落尚多其
亦可惜也雖然讀其集論其世
見公之胸次脩然超出塵埃之
表於乎是亦足矣公嘗云士之
保身雍當如玉之無玷乃為完
節故自號完菴卒列祀郡學鄉

賢之祠云

正德壬申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　武英
殿大學士知　制誥國史　經
筵致仕王鏊序

顈孝子詩并小叙

顈孝子季栗執父喪哀毁五日而沒或謂其過於厚然過於厚不猶愈於薄乎為人子者能以季栗之心為心則風俗歸厚而逆理亂常之徒削跡於世矣此君子於季栗所以雖抑其過而必揚其善也其季子昌持翰林陳君緝熙所著孝子傳之余請言遂摭傳中事析為五題〻各系之以詩附諸卷末以俟采風者覩焉

中秋詠月

中秋之月皎〻其光我思二親在天一方欲往從之道阻且長願為黃鵠隨風以翔斐然成詩我心孔傷

〻聞喪奔赴

惟雁有書來自西隅云我母氏棄我諸孫子惡當喊母有何辜哀號仰天邈不可呼清晨于邁雨雪載途悠〻山川我心若剝

函骨歸葬

秦關峩〻渭水溶〻母骨在函憂心忡〻行荷于肩渡捧于胸既還于鄉馬鬣其封子孫綿〻展省不窮

迎父歸養

父昔在戍亦孔勞瘁今我迎養庶幾無愧謀我兄弟毋惜爾費戒我室人毋薄爾味旣有旨酒亦有肥羜飲之食之惟其所嗜介以眉壽黃耈台背

繼父以沒

嗟〻我父天不憖遺父旣亡只子生何為豈曰無食而我弗饑豈曰無漿而我弗思一陟一降時復見之彼蒼者天莫知我悲聴彼庭樹風吹不息親不逮養子何報德梟魚之言是刑是式五日而斃在父柩側彼何人斯鐙父為直彼何人斯處有德色顈彼横流砥柱屹〻太史作傳勒之金石於千萬年孝子不沒

得徐尚賓陞兵部郎中信喜而賀之

塞雁南飛日書來見故情大夫新拜寵高士舊知名
官簡餘閒少心勞太瘦生春風閶闔上重聽鳳皇鳴

先月樓

夜〻南樓月先來照酒巵君家自近水天意本無私
樹白烏鵲早窓明燭到遲望舒如有約不用待多時

遊洞庭

泊舟銷夏灣騎馬羅漢寺心空悟禪語衣潤着山氣
雞明紅椎花路暗青松樹一笑出東林清風送歸去

山西送直兒還家
霜臺一杯酒云任各沾纓遠道鄉關夢衰年父子情
青山成晉驛紅樹閭閻城汝叔如相問歸田賦已成
紫霞洞
欲把桃源比壺源迴不同他能開秘藏我亦有仙風
龍卧一泓冷雲来雙竅通好詩吟不盡臨寫画圖中
過沈石田有竹居次徐天全韻
烟水微茫外舟行一舍餘既覓沈東老還尋陶隱居
氷絃三叠弄雪繭八行書醉和陽春曲空疎愧不如
、積慶堂
隱君栖息處門對玉山岑處世惟行義傳家不在金
舊書兒解讀芳譽士俱欽借問燕山桂何年蕟故林
谿寒泉
潜老栖禪處坡仙作郡時孤峰與世隔五馬入林遲
泉煑杯餘茗碑刊夢舊詩悠〻四百載吊古不勝思
借騎於徐■遊包山
南州雪色馬借我看山行溪處不一到好花空自明
酒邊雙髩老物外一身輕婚嫁年来畢何慙向子平
送吳匏菴會試
秋闈名已動鄉閭得意重馳北上車辭父暫抛萊子

服致　君今用伏生書香飄　玉陛傳臚處露濕金
花錫燕餘老我閒居憶知己好音頻寄莫教疎
送徐天全再赴張湫二首
手足胼胝兩髩秋功成溪慰　至尊憂奇文五色驅
妖鱷砥柱千年障橫流載月仙槎繞北上冐寒驄馬
復南遊垂名竹帛中丞志不在分封萬户侯
天語新承寵任專御爐烟裡玉墀前鹽梅自昔堪調
爲舟楫于今已濟川麒閣曉雲隨彩筆鎬京春酒醉
瓊筵贈行分得烏絲錦江漢皇華寫數篇
玉岑道中有懷徐天全
㗖茗焚香興不慳出門殘照滿青山千章古木知誰
種一路流泉送我還白髮肯辭今日醉紅塵能有幾
人閒顯詩報與天全老只欠君游紫翠間
壽徐天全八詠
脱屣名區
鐵券丹書柱石臣挂冠今值太平春黄金殿上辭
明主白玉堂中別故人飛夢已先隨鹿豕圖形何必
待麒麟馮誰報與河陽令歸路無勞復望塵
游心物表
爽理功成入翠微古来明哲似君稀數編仙籙從頭

註一片閒情與世違老鳳自依珠樹宿冥鴻長近碧天飛白頭却咲王丞相猶愛金籠放雪衣

放歌林屋

璚液新篘貯滿瓢洞天深處恣逍遥長歌隱士紫芝曲相和神仙碧玉簫月照石牀雲不斷風生琪樹葉皆飄蟠桃忽報花如錦飛度瑤池酒未消

濯足太湖

筆床茶竈寄孫蓬逸興春來似酒濃足濯太湖三萬頃氣吞喬岳幾千重銀濤亂湧翻明月鐵篴橫吹起卧龍回首雙鳧飛碧落漁郎何處覓仙踪

草閣集方

草閣閑來理舊囊手抄寧厭字千行全無政府清涼散半是仙家却老方濟世欲將三代比用心非在一身康初辰小試餐霞術絕勝青精煮作糧

緑野清遊

柳岸陰陰抱郭斜肩輿長日興無涯天平近謁忠宣廟甫里遥尋魯望家坐倒緑樽依蕙草步隨流水入桃花清時處處眈行樂不種東陵五色瓜

芳園歌樂

翠壁紅泉竹繞籬午橋郊得更清奇藥苗出土間堪辨花氣熏衣醉不知迂叟記成猶昨日丈人歎息已多時白雲不好持相贈莫恠年來只自怡

逍遥壽域

帝德光華壽域開熙熙無處不春臺笙歌院落神仙醉錦繡江山宰相來玉樹自随天地老牡丹誰爲子孫栽[illegible]更有明朝約鶴背相將上九陔

陪徐天全遊城西諸峰

琴臺石屋恣躋攀上相襟懷豈等閒一路兒童皆拍手幾人風雨亦登山乳泉分入茶爐内瑤草收來藥籠間直把天平作盤谷烟霞高卧不知還

送參政俞

送君東郭倒離觴奏績誰如姓字香河洛幾年歌豈弟 朝廷昨夜夢賢良尚風画舫圖書遠槐雨青油驛路長粉署賢郎知暫别紫泥行捧入明光

賀俞士悦司冦致仕

白玉階前拜 玉皇賜歸爭賀沐 恩光尚書已結香山社丞相新開緑野堂物外烟霞容我老陌頭車馬爲誰忙緑知蔗境春如海日日邀賓入醉鄉

送太保陳有鑑致仕

分陝功成雨鬢斑便陳骸骨動 龍顔仲翁勝有黃

金贈廣德寧無駟馬還翠栢十圍霜後老白雲一片
雨餘閑懸知别後勞清夢只在蓬萊咫尺間

葉都憲與中口外八景

赤城晝漏

簾外西風送早寒漏聲遥聽獨凭闌蓮開玉塞秋無恙水滴金壺晝不乾鸖轉任教鈴外報記成還憶院中看狂胡未滅頭先白點點令人不自安

雲州曉角

慘慘寒雲漠漠沙五更無地不霜花城頭小隊初吹角夢裡征人未到家關月漸低孤影淡塞鴻不度一行斜可憐憂國雙蓮鬢鏡裡今朝覺更華

歇石春畊

口外山川古戰場清時無事只耕桑懷柔本為堯仁洽屯種元多漢策良春樹鳩啼千嶂雨曉田牛去一犁霜將軍講武還蒐獵昨日彤弓殪白狼

馬營夏牧

西峪曾經問俗過馬羣一望挨鵰窠文公謾說三千富毛仲羞稱十萬多沙上放來肥苜蓿雪中騎去取蓬婆奚官拍點龍媒說曾道金輿渡玉河

東庄秋饟

雲輜千兩出皇州流馬奚須羨武侯驛騎夜馳忘寢食塞垣秋撒有歌謳封倉不費參軍計煮弩何煩校尉憂兵食年年勞　聖慮報恩須斬月氏頭

西衛冬衣

製自冬官費萬金綉衣馳賞奉綸音風高正賴纊紡客氣銳全憑作養深擐甲有心看寶劍枕戈無夢逐清砧軍容整肅周宣盛儼狁何憂不就擒

鵰鶚夜雨

寂寂踈踈聽不窮轅門昏鼓罷三通漢屯禾黍雖霑足胡地塵沙未洗空過磧晴迷孤戍火入樓寒帶五更風曉來南望長安近瑞日光華處處同

長安晴日

嶺上春明物色饒東風凝望思迢迢山巒浥露紅千樹沙柳垂烟綠萬條納土使來車轆轆度關人去馬蕭蕭　帝城只在南山外紫氣長時射碧霄

送行人金尚德使湖廣

玉珮珊珊出紫宸為傳　天語向湖濱仙槎有路寧愁遠舊橐無金不歎貧牛渚月明秋練薄匡廬雲斷曉鬟新應知後夜停橈處先着萊衣拜老親

葉都憲與中宴集次韻二首

酒逢知已便沉酣不用燈前勸再三雪月滿盤供馬乳寒九開甕試金柑罨君獨愛湖州妙草聖爭誇長史耽更約尋芳南陌太垂陽拂馬綠毵毵

鳳團烹雪啾餘酣數到元宵是四三市近易沽留客酒路遥難致奉親柑長才食祿真無愧老眼看花自不耽昨夜還家春夢裡門前碧樹影毵毵

早朝復用前韻

九重春暖碧桃酣萬戶人呼萬歲三綉縟已呈西苑馬黄封初進福州柑詞臣應　制詩先就　聖主憂民樂未耽大祀南郊陳鹵簿霓旌十里影毵毵

題楊鉌璣宜閒堂

龍馬精神鬢未斑相逢何事說宜閒平陽政蔺終為相定遠功名始入關丹鳳只應翔日下赤松俟信在人間他年歸第重開社未必香山勝錫山

送楊鉌璣侍户

陌頭楊柳拂香羅湧折烟絲綰玉珂戶口盡歸周典籍陽春須布漢山河鶯聲别處啼偏久花傍離觴落故多清世變龍滿臺閣狂来欲獻太平歌

遊虎丘和錢學士原博韻

仙人騎鶴下瀛洲短簿祠前作勝游山閣高寒簾捲暮海天空澗雁来秋洞中棊為消閒着石上詩因吊古留説水尋山雖可樂紫泥只恐召韓休

遊吴山寶華寺復用前韻

錦綉湖山似十洲重陽未到已先遊向平老去偏多興杜牧重来不猒秋行處却憐雲作伴别時還愛雨相留呼童摘取芭蕉葉寫得新詩贈惠休

和錢學士原博宴朱玉雪池亭韻

水榭風亭列綺筵白頭相見各歡然地偏似與三山近人樂無如五福全檀板按歌来竹下黄柑薦酒擘霜前蠻箋醉掃三千字渴驥爭奔澗底泉

韓都憲永熙重恩堂

柱史封章一度過誥花又見下鸞坡貴登三品人非少寵及雙親世豈多仙洞碧苍疑湛露石湖春水漲恩波横金注玉高堂上蔗境其如此樂何

和韓都憲永熙留别沈陶菴韻

東林池館最清幽冠蓋頻煩覓舊遊白酒醉来知幾度紫泥微起又三秋天邊湛露何多也海内遺賢可薦否使者還朝為相報陽春一曲少人賡

陪徐天全夏仲昭遊玉峰次韻

青峰高聳白雲頭今日来陪上相遊甫里悅烟縈茂

兗洞庭春水接湖州山中未乏連城玉海上空閒萬斛舟勝會況逢全盛日蘭亭不減晉風流

贈夏太常仲昭

乞得 天恩下九闕容臺爭似釣臺閒白雲不作人間雨黃雀惟思海上山欹枕北窻風澹澹濯纓西澗水潺潺大江南去三千里幾處林泉有客還

壽祝大參惟清

青瑣芳聲有數車省中今對紫薇花心懸天上雙龍闕春滿山西百萬家座客此時看肇脯洞仙前日教喰霞領君玉帶横青日歸泛江南一釣槎

蘭桂同芳再壽祝大參

溪黃淺碧㬔爭春歲晚空山自結羣謝氏好花天下少竇家奇樹月中分風霜院落偏宜賞錦繡衣裳不用熏白首休官逢盛世採芝黃綺不如君

送朱憲副父歸和州

目光如電貌如童鄉思逢秋逐短蓬烏府未看驄馬客碧山歸伴紫芝翁吟邊宿草隋行跡夢裡寒潮宋故宮歲晚吳門逢驛使梅花應得寄東風

送陳都憲有鑑再赴陝西

璽書將 命出臺端共喜西陲有一韓枯木又需新雨露疲民重拜舊衣冠函關夜月雞前度華嶽晴雲馬上看 聖主中興圖治切蚤收殊績奏金鑾

送黃棘寺出使

紫禁含香侍翠華口傳 天語到天涯萬方臣妾歌周化八月魚龍避漢槎海島只今多薏苡郵亭自古有琵琶可憐歲暮無他贈折得寒梅數朶花

邊靜亭為翁總戎賦

十載威聲振百蠻一亭開向柳陰間金戈淨洗邊頭水銅柱高標海外山對月兵書還自讀傷花壺矢不曾閑莫言談笑封侯易定遠心勞鬢已斑

壽練侍御從道

戴豸清名重柏臺賜歸雙鬢漸皚皚閒庭壘石皆詩料老圃栽花半藥材王麈醉揮教雀舞画樓高卧看雲來知君不試飡霞術四海于今壽域開

、練侍御宅賞牡丹

淡白深紅間淺黃風光都屬綉衣郎一從新譜傳吳下懶向時人話洛陽亭館宴餘翻別席綺羅歸去剩餘香承平此樂皆 君賜不似天涯憶故鄉

送陳汝礪赴廣東布政

彤庭月曉御烟浮方伯新除拜 冕旒大匠未遺安

廈木雄藩先得濟川舟江邊浪影搖蒼玉道上棠陰
引碧油只恐紫泥教赴闕生祠空立在遐陬

壽邢郡侯父

一經教子入臺端自喜清時賦考槃能兆未歸周尚
父龍章先賜漢郎官洞中瑶草熏碁局海上珊瑚拂
釣竿八十須知等閒事蟠桃子熟正加飡

和邢郡侯聞鵲韻

燕寢香爐換水沉捲簾明對落花深門無暮夜懷金
客腹有平生許國心騏驥只今空萬馬鳳皇終古異
凡禽循良拜相尋常事鳩鵲何須報好音

賦得楓橋送憲副劉欽謨

闌千三百與雲齊勢壓江橋處〻低朱雀飛來山雨
外彩虹垂在水城西孤舟夜火詩人泊華表春風貴
客題此地逢君乘駟馬只疑平步上天梯

送姚郡侯更任鎮江

從容冠蓋出黃堂今日諸侯舊省郎繞向吴門作霖
雨又從京口布春陽袖歸白璧渾無玷移去寒梅不
改香我過甕城須下馬坐聽田叟詠甘棠

送朱漢房僉事廣西

斗酒城陰醉落暉桂林萬里惜分違張綱奉使清名
在汲黯遷官直諫稀綉斧三春天際下文星半夜斗
南飛懸知荒斥巡行遍民瘼先將獻紫微

寄林郡侯一鶴二首

烏府當年拜美官朝〻惣豸立朝端青霄露滴朱衣
濕白日霜飛鐵面寒折檻尚爲　明主重諫章不與
別人看丈夫憂樂關天下出守先令一郡安

春風吹雨過江沙京口吴門路不賒燕寢有香分別
院馬蹄無跡到豪家心長戀闕偏多夢鬢爲憂民却
易華銷盡俸全都奉母一經教子是生涯

送徐憲副再任山東

冠蓋紛〻落照間共傾樽酒醉朱顏臺端宿望遷官
去天上新恩獻績還風送錦帆開北渚雨隨驄馬到
東山紫泥不久君看捧定立清朝第一班

送徐尚賓

楊柳閶門雨未乾行人躍馬上長安真龍講武開新
閣司馬推賢起舊官霄漢又看騰踏去交游徒嘆別
離難京華知己如相問留得忠　君一寸丹

紫薇精舍爲陸大參孟昭賦

度水穿林不憚賒爲憐龍耳在烟霞數株枯栢郎官
淚千古清風宰相家石壁掃苔看舊刻竹爐吹火薦

新茶知君戀闕心猶切夜〻山中夢翠華

送友廉使西蜀

外鎮綱維属使君内臺英俊惜離羣煩将文紀埋輪
手去作相如難蜀文六月霜花零蔓草九秋鷫鷞破
長雲多才况値中興日鼻舄行看勒茂勛

夢草為張黄門静之父作

夜深甥館夢悠〻一度相尋一觧憂胡蝶不迷芳渡
口鶺鴒偏戀舊原頭半簾晴色題詩坐十里縂香載
酒遊何處鍾聲忽驚破滿庭風雨又生愁

送杜公序西秦修志

聖主垂衣重典章遠勞修志向咸陽文風到處皆鄒
魯事跡收来盡漢唐銀燭課書雲作帋玉函封進錦
為囊懸知太史編摩日才贍惟應説杜郎

送張主事節之還刑部

娟〻玉樹暎琅玕不讓陳家有二難三殿[illegible]皆進
士两京馳譽掍刑官池塘夢後添新句霄漢来時聚
舊歡明歲都門須緩〻薦書聞已上金鑾

送張養政起修實録

祖席華觴莫漫傳　至尊當宁正思賢周家孝友稱
張仲漢室文章重馬遷紫塞地寒知雪徧玉堂天近

得春先應知一代書成後　聖徳神功播萬年

送况郡侯二首

先皇擇守在廷臣惟我賢侯第一人近向尧天分寵
命遠来吴地布陽春疲民得濟宫租減露骼沾恩義
塚新今日城西田五馬咲看父老挽朱輪

兩鬢秋霜一寸丹循良蜚譽滿朝端化教蒼俗為君
子薦及寒儒作美官廉范来時歆尚在寇恂去日借
應難履聲又入明光殿衮舷勤佐治安

送邢遜之赴　召

九重飛詔起仙郎三晉山川盡有光策學舊聞收董
賈史才今喜得班楊北門日暖金魚重東觀風微汗
簡香館職由来兼宰輔早同元凱事虞唐

送曹黄門宗衡省覲

官舍寒宵夢問安陳情偏沐　聖恩寛賜緋眷太鄉
人羡諫草攜歸阿母看天上龍章雲作錦洞中仙果
玉為盤嗟余定省違来久握手河橋思渺漫

送范主事彦昇父之汝州

桃花舊種滿河陽遠踏雙鳬入　帝鄉天府書曾旌
卓絫汝州人喜得龔黄棠陰過雨紅塵凈燕寢凝香
白晝長別後問安勞尺牘九重霄漢有賢郎

馬進士抑之穿山送別

五典三墳滿案堆君才不讓呂東萊池邊夜月蘭舟泊花裡春風絳帳開已見陳蕃待徐孺還期孔子鑄顏回多情最是穿山色飛入離筵送別杯

慰馬進士喪子

月缺花殘負舊盟橘林仙客若爲情數行織錦機中字千古登科錄上名秋草不生埋玉恨暮砧偏送斷腸聲煩君再種藍田玉阿母高堂待作羹

送楊郡侯

愷悌當年著德音分符重沐　聖恩深陽春有脚來茲郡暮夜無金愧此心風雨一麾勞勸諫桑麻千里動歌吟如何便促朱輪去又作他方濟旱霖

送陳編修緝熙

孝行廉名是處聞公門無跡葉無文陳情兩度能終制泣血三年不茹葷天上星辰丹鳳闕江南烟雨白鷗羣官船一路行休緩秘閣諸儒待子雲

贈甘大尹弘濟

老手宜調鼎鼐和聲煩花縣教絃歌疲氏盡慈來蘇晚當路曾嫌直道多霜冷玉關皆墜葉月明珠浦不揚波紫泥早晚君應捧思慕其如去後何

送孫庭蘭主事貴州散賞

捷書萬里奏明光已喜王師克鬼方周室報功昭盛典漢宮將命託仙郎洞庭南去星槎遠太白西來鳥道長好向轅門催振旅春風牧馬華山陽

送楊宗伯遷南京刑部

中興才傑滿清朝簡擢偏承雨露饒周室采詩歸召伯虞庭作士重皋陶雲依北闕心長戀春入南都雪盡消白髮致　君知有術上章先請滅天驕

送宗伯參政山西

雁門南下晉遺民保障于今屬縉紳瘠土未消千里雪好風先布萬家春明時有策平西虜戀闕無眠對北辰留取聲華照青史丈夫端不負君親

送陳憲章東廣畢姻

彩衣披拂映花驄此去藍橋有路通蕭史美才齊弄玉孟光賢配得梁鴻杯傳合巹銀屏下帶結同心錦帳中中饋只今知有托庭闈歡笑坐春風

送仰大理還吳

秣寺重登荷　聖明賜歸溪愜暮年情身如泛梗誰非客官得懸車始是榮醉裡鶯花三晦宅夢中霄漢九重城懸知報國心長在夜夜教兒對短檠

善政籙為王別駕賦

清風明月滿靈臺佐郡爭誇展驥才村巷幾年無吏擾海鄉今日有官來黄沙斷岸逢秋築緑草荒田趁雨開只恐吳民又無福紫泥徵起入蓬萊

題竹贈項大尹

河陽縣裏花如錦爭似侯家玉兩竿直節不容塵土染貞姿偏耐雪霜寒幾番鳴鳳吹簫和一片晴陰隔座看百里由來非大路定須移植近金鑾

題竹贈李二尹

出自淇園得地靈何季移植近松廳秋雲着處陰初厚春雨需時色更青節下好詩閑便刻枝頭鳴鳳醉還聽長林落〻君須惜栽管終當入舜庭

送趙進士汝吉

虎榜題名見畫誇吏憐才質玉無瑕斃歸鄉里渾如客久住京師即是家舟待潮來方解纜柳當人別故飛花致　君堯舜須才傑莫使平生負五車

贈張時勉學諭

白髮談經久未遷束書歸卧舊林泉自知行古難諧俗人咲官貧不買田望海立當山頂上看松行到寺門前我来喜結滄浪伴笑答漁歌並釣舡

賦得南園壽鄭郡博

城下方園百畮寛辟疆曾此縱遊看欲童玉遂吹楊柳侍女金盤送牡丹勝事一時經俗眼清風今日付儒冠我来欲介先生壽折得庵花上

送錢世恒會試

蟾闕高攀一桂枝登瀛還及少年時主司自古多青眼名閥於今有白眉楓陛月斜廷對早杏園春暖宴歸遲都門若遇南來使寄我湘靈鼓瑟詩

送鄭教授魚東其兄長史

舜女門邊接鄭虔幾多心事酒尊前雲山一別三千里風雨相思二十年老覺又添新白髮故家留得舊青氊西游若遇王門相説我歸畊負郭田

送錢僉事𦲷迎婦還薊州

玉為丰采錦為衣年少如君眼內稀雀矢已誇前日中鹿車今喜故鄉歸画橋柳拂仙郎筆綉閣花生織女機中饋只令知有託早傳消息報庭闈

題曹以安進士桂軒

白崔城西舊隱村桂花十里掩衡門栽培不惜勞筋力攀折從教到子孫衣冷翠陰來短榻酒香金粟墮芳尊燕山事業傳歌咏應許君家得並論

題仇都指揮忠孝卷

前人功業苦難論寫得丹青示子孫瀚海波濤流戰
血陰山風雨泣忠魂圖形只合臧宮並繩武猶憐名
虎存早晚旌書來日下一門忠孝沭君恩

題郭定襄父母孝節卷二首

使田忠義動明光玉果金錢出尚方千載君臣𥙿際
會五年夫婦遠存亡丸熊有淚看兒德封肉無人奉
母嘗聞說南山瘞雙壁慈烏啼殺樹頭霜

讀罷穹碑思惘然君家夫婦最堪憐問安嚴父三千
里教育孫兒四十年風雨不消烏鳥恨閭門猶誦栢

舟篇龍章昨夜天邊下分得恩光照九泉

送王給事鋐使滿剌加國

騑〻四牡出都城南粤佳詩陸賈名天上詔從雙闕
下海中舡趂一針行番王喜拜 君恩重測客遥瞻
使節榮船棹風生是歸日帶將重譯到周京

送蔡進士

把酒江亭未夕暉好山相對惜分違龍章捧下周儀
盛馬鬣封来漢使歸吳苑春光梅欲早楚江帆影雁
同飛知君指日登臺諫獻納殷勤補萬機

賞牡丹和黎郡博韻

魏公宅裡賞奇葩春色無如富貴家西子薄寒衣濕
露太真微醉臉浮霞飛觴不待嬌歌送舞袖佳將老
眼遮自是太平多樂事吾徒何以荅重華

和黎郡博送別韻

白雪黃沙歲暮溪客邊鄉思竟難禁青山不隔還家
夢明月長懸戀闕心春酒一尊留古驛故人千里寄
新吟朝回明日長安道又對停雲想盍簪

荅陳醒菴三首

姓名誰為達金鑾老去文章盡學韓海上魚多長作
客城南田在不思官音書曉託三湘雁香珮秋紉九

畹蘭昨日壺觴論契濶菊花叢裡得盤桓

玉堂仙杰白雲鄉更喜風流得仲將紫玉製簫吹別
調黃金換酒滌愁腸百季天地雙青眼十畝園林一
舊庄記得去年同看竹水雲溪處和僧房

画舫頻過柳外庄南溪原得近東陽風来絕澗水無
跡月到空山樹有光愁裏得詩如老杜醉中揮墨過
顛張別来兩月無消約孤負寒梅一度香

送王同府賦得沙海清軍

浪花堆裡崇明縣開戶時〻見蜃樓別駕不来天盡
處我民應到海西頭陽春暖逐清軍筆夜月寒隨入

郡舟此日遶朝緑報績姓名知向 御屏留

送金掌餘掃墓

都門匹馬曉遲遲一路春光揔是詩牢木不嬀人衣錦家山應咲昏成綠礀邊芳草披雲薦花裡輕舟載酒移莫戀蘇湖舊風景廟堂青眼待多時

和王掌教佑春雨述懷韻

一窓風雨晝蕭蕭此際孤懐政寂寥卧聽鳩聲來屋角坐看秋色到墻胥用簪未盍鶯花老驥足淹留歳月遷未許廣文官獨冷故人多少在雲霄

寄項文祥

黄金臺上望君家萬水千山道路賒政府別來無簡牘玄都去後有桃花尋盟恨乏揚州鶴飛夢空隨灤使槎聞說西湖好風月莫教行樂誤年華

贈黎郡博

芝草蘭花滿室香好詩無愧刻青琅燈前教子抄長策馬上逢人問故鄉劒氣夜橫低北斗詞源春漲倒瞿塘明年諸弟多高選細看泥金字幾行

贈王照府

入幕清名處處傳雙旌製錦向琴川孤桐有韻堪消日百姓無心復訟田風勁海天蝗不下月明村巷犬長眠我來拭目看遺愛留得當時策馬鞭

賦得蓮幕清風贈王照府

地近黄堂迥絶埃好風吹滿座中來誰知幕裡高眠客便是江東獨步才六角不揮金匣閉五絃長奏錦囊開畫長料得多清思佳句從教取次裁

和王以載韻

一樽攜過午門前故舊情深豈偶然興好欲為山簡醉才高不作未家顛憂民髩娩春條綠報國心隨夜月懸賀我雙親俱白首誥花飛下九重天

壽徵士沈絅菴

雪作頭顱錦作袍姓名早已列仙曹蔡經慣食麻姑脯方朔曾偷阿母桃珠樹暖接孫鳳老玉山寒聳一峯高黄眉昨夜傳消息東海揚塵始伐毛

沈絅菴西庄賞燈

星斗流光照綺筵不知明月到堂前龍門忽處處珠樹玉井初開十丈蓮火底笙歌春似海壺中天地夜如年不才愧我陪高會先捧瑶觴壽老仙

再壽沈絅菴

八十遐齡又六朞我慚初度獨來遲玉桃只許東方得紫氣還容令尹知洞裏樓臺千歳[illegible]人間甲子一

枰碁多情欲釀滄溟水添入年年慶壽卮

挽沈緄菴二首

海上青騾去莫追訃音傳得到天涯無人更下陳蕃榻有客新題部泰碑百歲衣冠成大夢五湖風月負佳期西庄他日經行處應是羊曇醉酒時

鄉書傳到晉陽城啓讀俄驚失老成靖節一生多酒債休文千古有詩名松楸自濕賢郎淚風雨偏傷遠客情他日南還何處拜赤欄橋畔見孫塋

寄沈同齋

藥欄花逐斷紅塵坐閱昇平五十春緄命有書皆晉體錦囊無句不唐人新圖寫就多兼客美酒沽來只奉親昨夜天涯憶君夢西風吹過楚江濱

挽陳原錫

重向淄溪覓舊盟眼中風物總關情聚星堂下花空好洗玉池邊草自生身在百年成大夢文章千古有高名墓碑麤得儒臣筆不用鄉評說重輕

再杜東原見寄

杜郎高義薄雲天慚我交來家有緣花逐藥欄三晦宅筆床茶竈五湖舡寫山不讓王摩詰釋難曾輕衆仲連昨日開緘見珠玉老年才思益飄然

賦得鹿冠壽杜東原

仙客江陵看獵還黄衣分得製爲冠一方新樾塵難入數點奇文雪未乾蕭散肯隨何氏起清高不許貢生彈杜君儀表添君壽却笑狐裘只禦寒

再壽杜東原

珊瑚文彩玉精神只訝前身是洞賓雙闕未陳推鶚表五湖今老釣魚人清風薜荔吟邊路密雪芭蕉畫裏春延綠亭前稱壽日笑陪仙子話揚塵

送徐七公子誌

歲暮離情十倍深梅花正好却分襟青山故國三更夢黄鶴西風萬里心高士只今推孺子少年休更侮淮陰輕車明日毘陵道又向誰歌白雪吟

和徐七公子壯遊倡和韻二首

子長蹤跡子雲才勝水名山載酒來過楚不題鸚武賦入吴先咏鳳皇臺千金劍向尊前舞五色花從筆上開爲報長卿今已老詩壇相見莫相猜

倚門拭目見儒冠文彩分明錦一端行古不求先達引語新多得恩言觀覽暉威鳳知天近破浪神魚識海寬明日肩輿肯相訪典衣沽酒共盤桓

送孔誠學還闕里

襟懷落〻語温〻不問猶知孔瞿孫泗上松楸先壠
在辟間琳蚪舊書存乘乾極目雲千里薇省論文酒
一尊歸去東山春正好授徒應喜復開門

壽陳孟賢

綠水園池露氣清隱君初度集簪纓松枝不入三更
夢詩卷長留一代名碧海仙壺金母送絳帷春酒玉
人行自憐踈懶仕官者為祝霧椿又到城

送孔[illegible]還山東

素王孫子邁常流西渡乘乾作賸遊雙鬢已成惟將
聘一尊重為故人留吟壇白雪傾人耳歸路青山對
馬頭傳得太平消息去邊城今日似中州

養拙為薛時用賦

拖甕辛勤灌未休此心應共丈人侔蛇曾入画羞添
足屋得安居任打頭寸地不聠留與子一壺長醉勝
封矦垂竿昨日兒童笑嬾太獃針下直鈎

送鄭僉事子扶母柩歸越

客裡分違乏贈金彩箋惟寫蓼莪吟寒衣尚有千行
線春草難酬一寸心蘭棹南征滄海近栢臺西望白
雲深遥知廬墓稽山下夜〻慈烏集故林

送錢奉議子行素歸養祖母

璚枝楚〻邁風塵况復青年出語新在客爭誇好孫
子還家重養太夫人衣沾瞿母祠前雨酒醉陽關曲
裡春田報乘槎天上使冀州今日有嚴遵

送周宗盛致仕

倦翼南飛下海天知機郤侍雪盈巔嵇山不棄尋詩
屐鏡水能容載酒舡往事十年春夢裡閒雲一片晚
風前盧鴻画筆君無忝應有新圖與世傳

沈陶菴賞菊二首

落日南山遠送青籬邊覓句和淵明花如去歲芳姿
好人覺今年老態生醽醁直須鯨吸盡闌干不用寳
枝成醉歸飛夢知何處五柳庄前月二更

木落江南玉露秋錦香亭下得重游寒花也解迎人
笑狂客何曾侍主留魏相園池空富貴陶家籬落自
清幽延年不讓仙人杖采入瑤觴奉白頭

題沈石田秦淮別意

慷慨襟懷俊逸才壯游初上鳳皇臺五陵歌舞無心
戀一夜庭闈入夢来木葉暗隨秋露下江帆寒逐暮
潮開清時莫遣功名晚桃李公門次弟栽

送陳允德

丹鳳翩〻別舊枝我来分袂不傷離　朝廷正是修

原缺第三十葉

文日宰相方當吐哺時江上月明潮送客馬頭雲黑雨催詩清秋准擬京華會咲解金龜醉一卮

退一步爲錢歸菴賦

夢覺紅塵一解顏便從湖海掩柴關才能莫道終無忌富貴何如叠得閑秋水白雲心淡淡曉霜青鏡鬢斑斑憐翁不解知人意猶向尊前話緜蠻

寄陳孟英

拖通羞彈貢禹冠絳帷移得近仙壇漆堅情好通雷義玉潔文章接李盤梧上暖雲函鶯鸞洞中香雨長琅玕梅花見說西湖好歲晚期君載酒看

壽薛時用

似君才調宋堪憐趙璧吳鈎在眼前莫笑減來纔五日桃花開過又千年珠璣唾落紅塵外玳瑁筵開綠水邊直把南山祝君壽年年同醉早秋天

和項日章見寄韻

中酒高眠未畢頭滿庭黃葉走清秋千年故舊來如夢百歲光陰去若流移床就月梧桐井濯足看雲杜若洲虎卧龍跳今入妙惟應道士得[illegible]

送錢伯常

若祖兩翁術寂精君才能振舊家聲尋常施藥誰圖報多少貧兒得再生杏樹種連三畮宅雀書飛下九重城贈行娛我無他語醫國殷勤荅聖明

寄薛時用

折梅曾送上輕車回首鄉堪又歲除南去鄉關千里夢北來鴻雁幾行書故家文獻君能繼前輩功名我不如賓館舊時風月在莫彈長鋏嘆無魚

賦瀛洲壽友人

綠髮仙人閃電眸玉皇新賜住瀛洲琅函寶軸三千字明月清風十二樓海上白波曾作地洞中瑤草不知秋邊巡酒熟無凡客只與風流學士遊

挽陳學士緝熙父母二首

烏鵲橋邊屋數椽曾聞教子似韋賢絕生玉上終非玷鶴化遼東已是仙風木含悲依舊壠詰花流絲到重泉玉堂學士碑文在芳譽從教百世傳

九重霄漢使星飛迎得魚軒海上歸絲線未開今日手剪刀曾斷舊時機龍香御墨推恩重雪色江鯆入饌肥忽報萱花零落盡令人惆悵欲沾衣

題月舟上人所藏沈綎卷同齋父子詩畫

爐烟僧舍坐遲遲共羨詩翁出語奇方外有詩棲惠遠人間無處覓鍾期千金舊紙丹青在一片閑情父

子知為問能言遼海霍歸来城郭定何時

遊西湖和劉邦彥韻

簫管誰家隔岸吹簾華如舊不曾移湖清洗盞何嫌數山好還舡不厭遲醉裡唱酬無俗客老来行樂遇清時垂楊解骨人離別明日煩君贈一枝

游湖後有懷劉邦彥

六橋之名聞古今春明況復堪丝尋舡頭看山君看画席上得詩猶得金梅花相映鷺絲白湖水不如人意溪歸来僧舍抱琴坐一夜月明懷賞音

古狂為陸言符賦

浪跡江湖幾十春此生落魄許誰倫接輿高士為前輩荷鍤先生見後身行處一杯長在手醉来雙眼便空人扁舟昨日山陰過書法親傳賀季真

題孫太叅所蔵王舜畊山水

筆底能移造化機王郎全似米元暉渡頭松葉雲来暗洞口桃花雨過稀啼鳥不驚山客夢浮嵐常滿寺僧衣披圖莫恠頻興感記得釣簾坐翠微

慰沈石田哭子

丹穴雛飛日影昏忽情誰復是東門紅顏父哭千金子白髮翁傷四世孫庭下牵衣空入夢案頭翻墨尚留痕北堂早晚春風動又見宜男護舊根

醉漁為周宗道賦

白首漁父酒為生曾向江潭哭獨醒狂樂入唇甜似蜜泰山開眼小如屛春眠衣濕桃花雨晚嗽舟横杜若汀回報武陵溪上客婦言從此不須聴

賦得漁庄歸與送周宗道觧館

收書歸覓舊漁磯白首沙頭賦式微檣雁留人[illegible]語海鷗識我不驚飛青山影裡邀明月[illegible]斗聲中醉落暉明日仙源問消息莬花飄滿緑蓑衣

送表兄吴士明還海州

閶門楊柳曉依依此日郁堪悵遠違鴻雁及時皆北度鶺鴒随雨獨西飛壯年莫使壓星紉清世無勞賦式微惭我明年朝　帝闕尺書仍遣寄来稀

題范伯和西齋別意卷

三年賓主重交情此日携書問公程冬被有心温阿母春風無意及諸生西齋雪後雙扉掩南澤烟開一棹行遥想承歡多暇日石田重向故園畊

送鄒克明

康莊千里淨浮埃匹馬翩翩上鳳臺烏帽曉沾花露重玉鞭晴拂嶺雲開孝親克盡居喪禮報國寧無濟

世才入覲擬承前席問漢庭重見賈生来

水雲爲方恣清道士賦

片影無心入翠微貝宫應是好相依葛陂浪濶從龍去遼海風清伴雀歸河伯不嫌迷曉夢水仙曽借補春衣我来何處尋踪跡直過漁翁舊釣磯

陳醒菴嫁妾以詩嘲之

不比王嬙嫁紫臺画橋東去即天臺白鷗自喜今朝放紅藥從教别處開鳧被香寒空結夢凌波襪去易生埃出門更囑勤針線先製斑衣贈老萊

抱鶴子為顏公懋賦

風流扁鵲世間稀仙術能馴兩令威山舘此時閒抱弄洞天前日借騎歸童顏色映丹砂頂老眼光揺白雪衣一笑放田花徃太數聲清唳送斜暉

贈顏公懋幼子

五十年来鬢未絲手中再弄玉麟兒誌公已恨摩挲晩宣父應憐抱送遲紅錦被香還共卧紫羅囊解不須悲待看長大承家業接武嚴君作世醫

壽陳紹先九十

通波坊下水潺湲隔岸紅塵市上喧閲世已過三萬日著書不特五千言碧桃和露開仙府翠竹凌霜老

故園聞説頻過祭經宅可能容我候飛軒

草庭爲周公璜賦

隱居原住白鷗沙祖武能繩士共誇窓外一庭皆是草眼前無地更栽花幽香入夜牽新夢生意逢春滿故家物〻由来含太極坐看渾忘鬢毛華

南園雅集圖

冠蓋從容載酒過景星威鳳照雲羅良工粉墨圖西洛内史文章紀永和滄海莫言歸客少白頭翻喜故人多風流四首今何處一半凄凉薤露歌

壽張致和六十

世業傳来二百秋至今方藥任人求庚申昨夜誰留意甲子今年又起頭盡説神仙棲碧海郁知城郭有丹丘浮生莫問青瞳壽十屋纔添第一籌

琴月爲杜弦之賦

吳剡久慕伯牙名飛下南樓照紫璚合璧斷文千古在孤桐仙桂一般清山河影裡秋鴻度霹靂聲中玉兎驚曲罷同觀羽衣舞又翻新譜到吳城

喜宗弟以則以勉迎候沙頭

咲携諸子出烟蘸候我應憐百里過瑪瑙杯深斟覺淺棣棠花近覺香多青山不管人間事白日渾如海

上波明燚孤舟南浦外一聲斷雁奈愁何

宿虎丘留題清慧堂

仕官無事不從容況復相逢是贊公七里青山西部近一宵禪榻故人同燈前筆洒金壺墨衣上塵空玉塵風明日遊蹤又何處真成雪渚集飛鴻

松竹為節婦壽

蕭々翠竹映蒼松正與共姜節操同白鶴不歸無別夢綵鸞飛去有清風凌霜老幹逾千載得雨新稍出半空此日慈顏增喜氣歲寒生意滿圖中

張真居墓

龍井親分水一杯風篁領下重徘徊青牛去後人何處碧草深時我獨來劍氣消沉寒雀起璈音寂寞斷猿哀松邊愁聽耕夫說昨日丹經出夜臺

謝人彩箋

數幅含香質更華寄來新自浣溪涯素逾陰壑三冬雪紅奪春江一片霞拂拭頓輕南國絹寶藏不異玉堂麻他年擬寫天人策拜上唐堯　聖主家

送沈元復歸

嫋女門邊酒一觴別情離思兩茫々春風游子衣將換梅雨王孫草漸長寶劍此時應點上塵纓何處濯滄浪到家惟有虞山色依舊青々對草堂

挽趙孝子二首

越山尋遍又吳山不見慈親誓不還萱草幾年空入夢彩衣何日遂承顏敝裘獵々秋風裡孤棹匆々夕照閭畫錦坊前迎拜處忍看和淚說間關

白髮迎歸頤已伸故園遺業喜猶存風塵始歇今朝淚子母重全舊日情十里路遙江自汲一冬天冷被常溫家憐歿後旌義千古人傳孝子門

倪氏居安堂

茅屋無多地不寬住來三世得平安青囊已授嚴遵術白髮羞彈貢禹冠咲對落花時鼓腹坐臨盤石更持竿兒孫只解充耘耔不識人間道路難

留題寶濟寺

霞彩烟光照鬢絲山翁應咲我來遲仕官未學陶彭澤結社先尋遠法師石上烏啼花落後洞中龍去雨來時登臨已快平生志何必三山與九疑

贈甥徐有章

渭陽蕭鼓沸樓舡百里過來歲暮天自媿牢之今白首却憐無忌正青年坐傾竹葉愁如掃吟對梅花喜欲顛借問南塘喬木外幾家詩禮得相傳

弔節婦

年少家貧失所天粧資都作買山錢義姑有侄猶堪倚孝婦無兒最可憐日暮淚痕修竹上夜寒燈影舊機前一從姓字書華表分得恩光照九泉

題杜東原贈魏友松妳丈山水圖

寄来圖画憶當年剪水裁雲豈偶然老弟獨憐親妳在諸甥多似外家賢碁聲夜楪燈前雨笛影春分谷口烟存没于今非画裡松花落盡澗西邊

題陳啓陽寫山樓

朱雀橋邊紫陌西元龍樓與白雲齊 剛刀剪水呉松斷醉墨空山華岳低原上幾年秋鬼盡耳邊何處夜猿啼始憐杜甫驚人句錯向劉侯画裏題

送人之武當

東風書画滿樓船問子南遊去幾季白浪夜翻京口月緑蕪春醉洞庭烟人間事業渾如夢天外樓臺別有仙知我京華相憶甚玉函先寄悟真篇

送廣西千戶進表還鎮

龍韜豹畧本家傳况復從儒事簡編冬表捧来金闕下春官引拜玉階前一壺曉餞都門日疋馬寒嘶曉樹烟[illegible]掌由来丈夫志好将功業勒燕然

與卜[illegible]夜話東岳廟

琳館珠宮暫寄身閒風吹盡客衣塵仙翁已作清都長弟子能留故國人笙弄緱山花底月茶分陽羨雨前春自緣一別曾三載樽酒相将笑語頻

徐竹庭水南別業

錦村南去草堂幽一片芙容水上頭圖愛王維能自寫詩憐裴迪尚難酬尋盟後浦頻移棹避暑前溪別置樓聞說九重頒誥日釣絲千尺未曾收

哭妹

送兄曾勸早休官我已投簪汝盖棺謝朗句成誰與和曹姑書在若為看松楸此日添新塚骨肉無年叙舊歡腸斷金沙湖上路天空月白雁聲寒

霧隱寺題画

合澗橋邊緩步時眼前無處不清奇冷泉只合開公飲靈鷲惟應惠望知聽法龍来雲漠漠散花仙去月遲遲老僧一見如曾識半夜挑燈和我詩

重刻完菴先生集卷上終

和睢陽五老詩

老年林下共消閑羽扇綸巾錦韡冠跡傳早
主管生終愧覇齊桓龍蔵碧海雲猶濕鳳集[illegible]
不寒千古高風人仰止真将圖畫等閑看

公館郤金

共許衘命得南遊君望鄉關只是愁兄骨尚寒丘未
卜父詩将讀淚先流青燈水驛辭金夜画舫烟江䕶
雁秋不似當時南粤使蕭然空槖到蘇州

永思堂

父書祖硯久疑塵一度登堂一愴神四海幸逢全盛
日九原難起亂離人寒窓夢逐鐘聲斷古墓愁蒸草
色新自是百年流澤遠有孫簪筆侍楓宸

雪槎

海上仙槎隱鶴来滿天飛雪正皚皚人如瑞木花中
坐帆似支機石畔回玉盌有香浮菩蕾瑶樓無處着
塵埃酒酣拍手呼滕六驚起雙鷗過釣臺

洞天春曉

夫椒山下白雲中花繞仙家第一宮香霧未和千歲
樂碧簫先按五更風瑶臺漏静河初淡閬苑書田日
漸紅林屋由来通海屋添籌何必問青瞳

見山

君家茆屋對高丘日日湘簾怕上鈎子袖不禁清淚
濕親魂應與白雲游岩前黄茗遺泉眼谷口横琴有
石頭家苦清明佳節裡帋灰随處起松楸

怡野

百畝私田老自耘草堂知不愧移文山林有曲歌叢
桂城郭何人愛白雲窓静捲簾延草色水邊移席近
鷗羣春流真送桃花出恐惹漁郎又識君

半隱

故園烟霞衣錦行有官誰似一身輕構来書屋鄰江
店買得瓜田接郡城翠袖晚風黄菊酒画舡春水白
鷗盟期君預拂松邊石細説閒情與世情

澄江草堂

為愛滄浪隔市塵便移茆屋近江邊潮生別浦舡爭
蕘門掩空山客正眠陶令自憐諸子懶梁鴻不娶老
妻賢題詩借問能容否分我桃花渡口田

墨雲

趺趺曾經遍八荒来家收得到文房吴繒越絹纔留
跡素壁高堂益有光晴上玉峰憑兎穎暗樓瑶樹帶

龍香明朝盡看模糊景毛骨應添海氣凉

友琴

千里尋盟到嶧陽桐君自此識中郎不勞雞黍重相約直解梯袍為作囊白雪歌詞曾唱和黄金世態任炎凉昨宵同宿芝蘭室分得清風滿石床

友竹軒

歲暮勞君伴此身頗將膠漆比雷陳交来自不令人俗老公何曾歉我貧逕造茂林烟外晚問安孫屿雪中春兒孫更有忘年好誰為王猷意獨親

玉澗

友公白馬只虚名爭似君家玉澗清一道明河天上落幾簇幽草雨中生直通玄圃常添潤斜抱崐山自有情秋欲臨流分片石時、来詠濯塵纓

湖湘覽勝

野宦孫雲任往還塵中誰復似君閑壺觴聽琴臨湘渚風雨看碑到峴山鸚武不飛芳草外鷓鴣猶在落花間何當更鼓征西棹劍閣蛾眉次第攀

思塋

拜掃憐君志頗違清明時節倍沾衣斜風細雨春將莫萬水千山客未歸愁色不隨尊酒散夢魂長繞墓

田飛孝思巍得賢王筆存沒于今盡有輝

梅澗

黄孫山下磵西頭清絶偏宜羽客遊百尺飛泉雖繞樹一枝寒影不隨流風生彩筆詩初就月轉雕闌笛未休幾度朝元花裡過暗香携得到丹丘

愛日堂

衮、年光逐水散高堂人不似籛鏗漸看白髮千莖短安得紅輪四角生川錦買將縫綵服江流分去煮魚羹更憐昨夜逢長至宮線新添足樹情

月舟

法身曾趁木杯浮又駕慈航月下游出世不求千歲藥渡江長載一輪秋桂香飄處清禪夢兔影低時歇棹謳物色由来揔虚幻何須重看海中漚

儔筠

白髮蕭、對綠筠歲寒時節每相親可能一日無君子長與千竿作主人刮目忽驚龍角露盍簪偏喜鳳毛新客来莫道無花草冷淡交中別有春

行臺即事

雁門迢遞接溪頭驄馬周諮未敢休六月雨晴方刈麥五更風冷尚披裘充祠有像春秋祭汾水無情日

夜泒清曲承恩無以報擬圖方略獻宸旒

皇都勝覧

海内山川抚舊遊舉頭今喜見神州九重黄屋霞光繞十二金茎露氣浮

聖德巍々齊舜禹臣猷翼々盡伊周南豐孫子才華美奏賦行看動冕旒

春雪

三白曾看在臘前又呈祥瑞入新季瑶花綴滿山中樹玉屑舖平部外田郢客有詞詩絶妙陶家無酒命嬋娟老夫宜麥偏多喜一夜挑燈坐不眠

東園

物外田園倚釣沙不同金谷恣豪華兒迎晚日鋤瓜地客背秋風看菊花接竹引泉来别澗隔墻借酒問西家肩輿記得曾游樂歸路高吟醉帽斜

天影閣

閣前方沼清無庄愛看天光不種荷金鏡壓空秋影薄玉壺水滿夜凉多一杯浮處花頻雨萬象呈時水不波莫道曹溪在人立上派原即是銀河

豫讓橋

石泒零落水空流國士曾於此報讐往事自傷矣千古

客青山不管古今愁寥々野廟城南畀（？）籍々芳名史上收地下奸田不相見惟應長伴比干遊

晉祠

翬珉開遍辟閭詩勝景慚余欲到遲翦葉尚傳封國事引流空説灌城時岩前雨過苔皆濕松上雲来雀未知田首平疇三萬頃令人忽動故鄉思

潞公亭

欄檻重々倚碧流潞公此地昔曾遊坐當白鳥高飛處看到青山直盡頭小試暫為栖棘鳳大才終作濟川舟我来空切懷賢意一曲陽春愧莫酧

郭有道廟

洛城風雨暗殘春心事都将付角巾古道尚能薰後進薄田猶足養慈親千金美玉俄埋地七尺穹碑不媿人今日經過拜祠下寒泉一盞薦香蘋

介推廟

當年公子急求賢十里青山一火然事已闻曾割股報功空惜有封田無窮祀事岩前謝不盡哀敷澗底泉寄語題詩来往客藏山田首更堪憐

霍鎮

鰲頭矗々倚青蒼為雨長沾古冀方享祭只知逢歲

代受封猶説自前唐衡陽雁轉遥分影恒岳蓮開近送香此日捫參頻北望三呼萬歲祝　君王

林塘書屋

閉户先生厭市塵遠移茆屋住林泉芭蕉葉大遮書幌楊柳條長碍酒舡地僻任教魚鳥樂家貧只欲子孫賢沙頭昨夜紅光起賴有吹藜太乙仙

南湖書屋

南湖風景勝南蛇構得幽居近釣沙載酒紅尋楊子宅賣書人認鄭侯家承魚較處窓含雪緋蚪擲時燭堕花却笑長安貴游子輕裘肥馬是生涯

登穿山

屼立晴沙翠作堆是誰移得小蓬萊雙崕不逐秦鞭去一穴渾疑禹鑿開挾雨龍從雲裡出看花人自洞中回酒酣倚杖層巔上咲指滄溟水一杯

湖山覽勝

子雲清興藹天隨一葉紅蓮汎綠漪赤壁簫聲隨月起洞庭帆影帶雲移秦人競引還家日漂女相逢解珮時邂逅鵝湖分半榻濯纓還看碧參差

精忠廟

河北師還事已休馮誰重報主君讐洛中故國非周土江左新亭半楚囚和議自遺千載辱增書空送兩宮愁傷心多少英雄淚付與滄河日夜流

邊湖草堂

滿壁天光與水光卜屋何必向林塘白頭浪大墙皆濕紅藕花多夢亦香催税不驚来縣吏出門相狎有漁郎莫教占盡鷗邊地一曲須容恕老狂

友菊

草盟千里入紫桑交誼曾將比范張四海也知多故舊九秋誰與耐風霜酒當佳節須拚醉衣到東籬便惹香更囑兒孫為盟契莫教三逕綠苔荒

聽烏

屋上慈烏夜夜鳴屋中孝子若為情斑衣已負劬勞德白首惟聞反哺聲心逐孤飛来墓側眼流雙淚到天明應知汗簡千年後不獨顔烏有姓名

一松

根盤白石頂垂蘿日日仙踪幾度過一子種成如許大四時相對不須多孤標落落紅塵表欲影亭亭碧澗阿昨夜風雨為傾耳蒼官隅座鼓雲和

登城樓

高樓百尺與雲齊白首登臨日未低人語亂喧城内

外客舡都泊水東西空中鐵笛神仙過辟上瑶詞學士題画角一聲歸興動醉袂明月下丹梯

林逋孤山

封禪無書異代知高懐落落有遺詩自憐短棹来尋晚不見空山獨卧時雪後野梅存舊操水邊孤隺見清姿城中太守如相過應嘆嚴陵亦有碑

宿保□寺

亂峰孫塔俯朝寺借榻曾為半月留莫訝人間無賀老也知物外有湯休拈花閒坐三生石聴雨高眠百尺樓明日臨平山下路多情聯復重回頭

我從何處寄游踪縹緲城西第一峰古寺却憐今始到老僧渾似舊相逢殘燈隠隠雲籠塔仙梵微微月在松幾宿客懐眠不穏将詩吟到五更鐘

岳王廟

湯陰曾賦岳王詩又向錢塘拜古祠啼鳥不知征北恨悲風長滿向南枝碑文剥落苔封厚山色荒凉日下遲丞相門前踪跡斷莫言天道竟無知

端午觀兵

佳節觀兵坐将壇汾河東畔雨初乾旌旗已喜皆頒敕作鎮誰言少范韓碧草送香来綺席緑楊分影上雕鞍太平未敢忘征伐要使狂胡盡膽寒

湯泉

不到叢林又幾年湯泉佳景只依然浴来且去人間垢流出常涵谷口田似有硫黄埋厚土絶勝瀑布掛長川詩脾一飲渾忘渴借當何妨活火煎

修温公祠

乞得綸音下帝鄉故家祠宇復生光豊功盛烈恒名在大带深衣儼在堂金石數行書歳月子孫千古奉蒸嘗相門陰德培来久更喜朝陽有鳳皇

吴越勝遊

南越東吴一水連寧親兼得覧山川岳王墓上無凡木范老莊頭有義田花露曉沾題柱筆鷗波秋送載書舡也知足跡遨遊徧歸去文章似馬遷

欽恤堂留别主事源伊

欽恤堂高絶點塵與君同事喜經旬忘年有意師東野治獄無心學佞臣河影淡時晨共起漏聲殘處夜同巡明朝無奈斜陽裡髙柳鳴蟬別思新

送陳郎中弟省兄還閩中

兄居霄漢弟閩中南北分違不暫同霧鵲曉聞天府裡德星宵聚帝城東杯傳旅舘蒨蒨緑夢入鄉山

荔子紅明日眷鴒原上別斷雲離思兩無窮

送陸德敏省兄還

士衡遊宦住金臺小弟挐舟遠訪來戚畹夜深鴻雁集帝城春暖棣棠開香醪對月更須勸佳句聽風先後裁明日分携歸舊隱竹間松下躡蒼苔

送周仲英貢士還吳

翩翩文采動儒紳早歲爭誇席上珍領薦已充觀國士還家偏慰倚閭人城隅杯酒論交舊馬上山花入句新雲路重來勿濡滯丈夫功業趁時清

林　書屋

烟霞深處昔移家載去圖書幾十車短榻夜分還映雪小園春盡不看花問奇人送舡頭酒潑墨兒塗紙上鴉闌說六經皆載道　明時及早事　重華

卓筆峰

投來疑是漢將軍高出層巒自不羣千古只將天作紙九秋應得雁成文寒姿潤雨流香墨銳影當空破白雲欲問山靈暫相借滂書別賦送河汾

茗溪歸隱

廿季遊宦轉長才忽對秋風憶四腮白髮易催人老大青山應待客歸來無與別岞花如錦畫舸平湖水

似昔好與釣徒閑結社渚雲沙鳥不須猜

楚江秋晚

南浦清霜霞荻花揚帆一半太長沙鳳皇山近猿聲急鸚武洲寒月影斜白髮此時傷九辨翠眉何處泣重華天明莫上江樓望滿地秋風正憶家

桃源圖

樂土移居歲月長洞天原只在江鄉添丁不解趨徭役種地何曾入版章絳雪丹成爐吐焰碧桃花落水流香不知送出漁郎後更有誰來醉玉觴

怡菊

洛陽春色總無緣老圃秋容見獨憐異品種多還買地落英食久自延年誇抄成大寒窗下詩和淵明夕照邊待到重陽情倍好滿簪烏帽醉陶然

遺安

少小躬鋤到白頭遺危何及遺安優柔麻得雨常先種富貴如雲不暇求散步六隄平似掌醉騎黃犢穩於舟康門風月無窮趣一任人誇萬戶侯

挽韓都憲永熙母

芊機聲斷北堂閑薤露光陰頃刻間龍誥南來三度錫鸞輪東去幾時還秋霜烏咽庭前樹春草牛眠部

外山関説中丞催召契栢臺従〻夢惹顔

挽蔣懐素

紫塞風高鬓易華帰来長是説天涯香浮義井臨宮道春逐還金到別家湖水烟霞紅菡萏洞天簫管碧桃花如何竟化遼東隺城郭重来事可嗟

挽金副使

解綬帰来雪満顛可堪飛夢入重泉風流好客尋常事清慎為官四十季孫子不修臨水屋故人能助買山錢妻江東去愁回首宿草寒烟接墓田

挽魏松軒

七十年過鬓未華白雞符夢忽堪嗟衣冠已葬滕公室書画猶存米老家荒圃晩烟迷藥草小軒疎雨落松花却思郷飲帰来日筆架峰前共啜茶

挽王彦弼主事妻

道韞才華徳耀賢幾投簪珥濟顛連音容在並萬餘日箕箒徒夫十二年錦勅未頒春殿裡璚花先落晩風前銅盤山下堪傷處衰草寒雲満塞田

挽胡大本主事祖母

青燈機杼應氣〻一任秋霜雨鬓生閨閫有儀堪作範曽玄無數不知名高堂正好娯三釜飛珮俄聞入

五城泣尽郎官雙血淚報劉何日更陳情

挽陳考功父

精神如玉鬓如絲頼居山中独卧時俗客不敵孫敬戸後生多受鄭玄詩芙蓉夜月青螺遠阿閣朝陽彩鳳儀嗟我平生慕潜徳雨窓繞讀困翁碑

挽楊少卿允寛

葬母辛勤謁 紫宸抱痾誰道便沉淪遼東化隺成千古天上従龍少一人泣血家憐青鎖客撰碑還赴玉堂臣西風執紼都門道愁見寒雲暗八闉

挽陳文璧

花縣帰来雪満顛旧章重領作師模十年彩鳳來還谷幾處碧巒榮又枯林屋晩風碁局迥泖湖秋水釣舡孫南柯夢断人何在泣血争憐有阿符

、挽張指雲

招隠曽聞是小山清風高節迥難攀眼看丹鳳上天去手指白雲帰袖閑洛社〻〻花影裏蘭亭觴咏画圖間文郎封後年華老夢入南柯竟不還

挽霍黄門父

霍巽蕭〻映葛巾終山秀色比精神青綾共卧偏憐弟白骨能收不怨人雲裏鳳翔天表近澗邊松老露

華新黄門封後仙遊青紫府瑶臺別是春

挽[■]母

雲軿派影入蓬山一去人間幾箕還白首荆釵思儉德青燈能膽憶慈顔春風錦誥恩光重落日佳城卓色閑腸斷[■]處幾多松竹淚痕斑

挽錢汝周二首

雲輜載果赴三邊曾沐 君王雨露偏忽報故山埋玉樹欲將公道問青天羊曇醉處千花繞季札歸時一劍懸猶幸謝家餘澤在封胡羯末盡才賢

高風多少在鄉評不是當時浪得名並父有霧知義徑外親多病賴賢甥塵派踪去斜通海斷峴修来直到城今日昆湖人不見芙容零落暮烟生

挽福西田上人

纔哭椿公淚泫然可堪今復送西田秋江蹈葦知何處水閣街杯憶去年一片閑雲誰是主五更孫宦未成眠懸知不散林間社弟子猶能愛白蓮

挽夏太常仲昭三首

宮錦團雲稱體裁 先皇親賜老成才春風内殿承宣入晚日南郊導駕回星宿何曾離紫極神仙只合住蓬萊白頭歸去香山社咲看桃花幾處開

同官十載住京師一片高情我獨知簫管隔雲春宴處珮環搖月早朝時蚤翻東絹千竿竹燈擁西窓數局棊誰道歸田猶有樂勝遊常醉習家池

篤經誰復換群鵝故舊其如此別何消淚潺潺流不盡殘星落落已無多天邊尺牘催歸鳳水上孫城隱去騾日暮不堪東面望玉峰依舊碧嵯峨

挽張廷儀

足跡當年徧兩京座中賓客盡簪纓韓康賣藥無殊價卜式輸邊有義聲綠渚載花春蕩槳画樓邀月夜飛觥天公不與人多壽執紼西風恨未平

挽顧存禮

多士彈冠入廟廊憐君心獨愛滄浪浸無寶劍遺諸子生有高風重一鄉窓裡猶存開夜月阜邊新塚對寒塘老懷日倍添離恨載酒難尋顧野王

挽錢惟孝

富室紛紛愛牡丹似君行義古来難一方大被同心臥千里名駒帯笑看華表暮年榮宅里黄金爾日惠飢寒天邊忽轉哀詞讀風雨孤燈淚不乾

挽趙彝子

紉飛秋水宦維舉留得城南數尺墳在並有名稱孝

原缺第十七葉

老我来窆喉王琴亾芙蓉秋水新成郭燕子東風舊草堂郝喜阿戎能盡孝墓碑求得蔡中郎

挽李大游

一官鄰邑著甞名謝事俄聞失老成北海有書還在並東垣無藥可回生山塘落日車音絶林館西風室夢驚千古令名知不泯翰林銘刻耀佳城

挽伊卿父

錦衣華髮老長安濟濟多儀後輩覩列爵公侯緣有子下人鄉黨似無官芸香画閣三家易花雨春波一釣竿惆悵康門尋藥太仙踪不復下層巒

挽陳汝翼僉事

胸蔵兵甲面飛霜司馬爭誇得季方天討未曾誅叛逆江波先已陷忠良鵑啼鳥道春成血劍落蛟宮夜有光南望巴江萬餘里空懷賈誼吊沅湘

挽錢惟常

黄金傾盡濟時艱仗義如君古亦難五代舊家存譜諜九重新命賜衣冠花潭晩興移烟棹玉凴春香試月團惆悵只今成死别雁聲何處報平安

挽吴永昌

明詔當年下九天便携書劍應求賢詞源慱洽三千卷宦轍馳驅二十年仙夢忽隨蝴蝶化訃音空托便鴻傳門生多少青雲上極目西江淚泫然

挽王先生璠

成均初擢病如絲共喜庄衡解說詩漫擬雲衢終大奮豈期天道竟無知清宵月照良朋夢落日猿兼幼子悲欵紼[illegible]楚招歌罷益凄其

挽俞欽主事曾祖母

哭天便欲和泉扃為撫孤兒死未能不惜春老催白刃肯教尺璧污青繩塵埃漠漠當年案風雨蕭蕭此夕燈一自雲軿向蓬島人間清節至今稱

挽劉草窓先生

鶚書當日薦才良羸得芳聲滿帝鄉氷柱雪車無俗句玉函金匱有奇方飛黄未展追風足明月俄埋照乘光一束生芻敷行淚社中文物轉凄凉

和繆郎中尚質致仕韻

兩京游宦總相宜白首休官遇盛時聖主賜歸閑處樂好官讓與别人為繖觧縮項留賓主細米長腰喚婦炊莫道費金成老悖一經傳得寧馨兒

錢氏四景

白雲洞

行滿青鞋坐滿床華陽即是白雲鄉煩君借我閑三
畝小試仙人種玉方

碧玉泉

獅子峰頭碧玉泉一泓長日淨涵天清名不到茶經
上陸羽多應醉裡編

奕碁塢

日長何物遣閑情花塢紋楸奕幾枰不似謝安淝水
上機心一片在秦兵

撫琴臺

喧喧甲第響歌鐘古調何如爨下桐坐石休彈廣陵
散太平惟愛聽南風

夜宴胡尚書宅醉歸

銀燭煒煌照錦衣東風南陌馬騑騑金吾不敢輕相
問知是秋官夜醉歸

題扇画寄沈南齋同齋昆季二首

雪後西庄似網川泛舟遲想十年前梅花落盡城頭
角猶自談詩夜未眠

杜若風生捲釣絲青山無數酒酣時如何鐵絙長沉
海不寄珊瑚一兩枝

送沈石田游金陵

丈夫安得守茆茨西上金陵看絕奇為報鳳皇臺上
月有人來和謫仙詩

題沈石田画蜀道

述文病起鼎清興漫擬王維劍閣圖鳥道入雲人不
度雪中惟有凍猿呼

題杜東原贈沈繼南竹

延綠亭前月未斜珊瑚玉樹影交加青鸞夜半無人
晉飛過東林隱士家

留別沈繼南

珠出深淵玉出田故家今見季方賢多情最是門前
柳一繫春風昨夜舡

同徐天全宴夏太常仲昭第次韻六首

席上歡呼總貴郎早春時節醉江鄉要知勝事傳千
載元老題詩贈奉常

梅花白白柳條新楢出江南一片春莫向東風惜沉
醉與君俱是故鄉人

潮陽太守青雲器鳳閣仙郎白雪歌銀燭瑶觴鬱金
酒好情其奈主人何

寶馬香車看物華春城無處不飛花傷人莫咲耽游
樂四海于今是一家

原缺第二十二葉

ミ梅崖雪月、
氷花滿地月團〻、此夜孤山分外寒、十萬人家湖上
住、梅花只有老逋看

謝包山蒋丞英橘樹
十樹穀勤雨後分、枝間猶帶洞庭雲、懸知秋暮山亭
上、纔擘霜紅便憶君

陳公美移居二首
卜得幽居勝瀼西、外家相近好依栖、秋風吹醒鴛鴦
夢、隔浦時聞斷雁啼
圖籍紛〻共幾車、莫言移去少生涯、老夫折簡無他
事、只為詩人住浣花

題奉常仲昭画竹
玉鞭催散紫宸朝、曽見仙郎寫鳳毛、滿院落花人不
到、沉烟飛裊錦宮袍

過周氏姊旌節堂
節婦秋霜雨髩生、弟今休老一身輕、衰年頗得常相
見、煮粥時〻憐此情

送弟以則觀親
江郭新涼雨送秋、忠連初向五陵游、行囊莫貫纏頭
錦、人在丹陽望吳州

牧牛圖
牧子駆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田頭咲看桃林
外、多少牧牛人未歸

牧馬圖
八尺昂藏骨相奇、産来原是渥洼池、遠人知是朝廷
重、牽入長安不敢騎

瀟湘別意二首
使者風流絶代無、南游直過洞庭湖、緑水洲邊賦鸚
鵡、黄陵廟前聞鷓鴣
身在江湖心在朝、西風一夜促歸橈、楚山迢遞重回
首、數點緑鬟烟未消

嚼蟹觀燈
嚼蟹觀燈對薇遊、眼前況復少監州、也知今夜題詩
客、半賞春光半賞秋

題余仲和所藏外祖竹枝
月庭曽經宿鳳皇、露枝烟葉有餘香、誰知一夜南園
雨、散作秋聲滿渭陽

題画寄友
林館相思月色新、柳條空記別時春、画橋三百江城
外、何處吹簫醉玉人

贈韓克美

施藥寧論報有無清名傳得滿三吴月明東閣梅花庭又把奇書教阿符

贈薛時用

三世交来道誼深宵随時俗變初心相過不欲頻沽酒知我歸無季子金

梅花

天上歸来雪盡消東風回首玉人遥月明一夜江南夢不到西湖第四橋

画馬

玉輦曾驂出建章滿身猶帶御爐香将軍昨夜新承寵貌得天閑小乘黄

仁内驛

平遥城外草茫茫下馬郵亭坐夕陽楓葉如花無意看只從父老問流亡

題月舟上人画

静裡經禪醉裡書高風全與衆僧殊年来不買人間爵種得芭蕉一萬株

折梅士女

玉纖輕折歲寒枝欲向東風遠寄思為語玉門關外客此心清白似當時

遊沙湖

宦轍馳驅幾度秋沙湖長在夢中遊重来却被青山笑人與蘆花共白頭

銀瓶廟

霧湫白日墮銀瓶身命渾如一羽輕地下應逢迺翁泣只慚生不似緹縈

泊舟垂虹橋

貰酒烹鱸敵暮寒垂虹橋上倚闌干行人笑指詩翁懶不向城中訪縣官

題画

鐵甕城頭雲起處金山寺裡雨来時世途不歇眼前險君到出門方得知

溪北溪南雲作團青泥路滑雨漫漫不如扶杖且歸去明日好山随意看

慶樂園

丞相南園緑水濱忍将歌舞送殘春氷山倒後風光别誤殺雞鳴犬吠人

和許太常道中成軒二景

試却緋羅舊賜衣牡丹亭上午風微浮塵不動心如

洗一曲陽春和者稀
翠幙紅爐畫不寒滿庭風雪任漫〻朝回拾得青鸞
尾去掃琪花煮鳳團

寄葉與中二首

一從銜命出金鑾玉塞迢遥再拜難惟有長安舊
時月幾將幽夢到森乾
赤城西去是雲州禾黍高低萬里秋聞說胡兒皆寬
伏禁中頗牧在邊頭

投贈尚書

當代論賢佐微公更與誰英〻瑚璉器落〻棟梁姿
魁選龍頭貴長才虎觀推甘泉芝表瑞阿閣鳳來儀
俊偉群公讓忠貞　列聖知講經資啓沃視草被恩
私玉笋朝聯早金蓮夜送遲文星長拱北胡騎怨南
馳頗牧屋清禁夔龍集鳳池　萬幾勞損益一代賴
維持喻虜頻裁詔磨崖復撰碑越裳來白雉韓土獻
黃羆古栢風霜老靈椿雨露滋司徒敷五教少保近
三師無逸周公誡卷阿召伯詩立朝心宸赤憂國鬢
多絲有地戎袁卒無心識路岐六軍往戰伐四海見
雍熙清廟經營日明堂締搆時頤將方寸木雕斵藉
般倕

烟霞洞

古洞饒烟霞得名當不虛茲辰霽素心行〻信肩輿
同遊皆俊彥皎〻明月珠飛度入空翠頃刻十里餘
峰迴見奇觀林巒不可逾再拜瑤草間香風吹我裾
仙雞喔〻鳴中有神所居頭逢王子喬授我玉函書
長年學飡霞衰顏還復朱於焉展芳席盡此一日娛
嘆彼塵中人長為名利拘佳山不得游白首空欷歔
吾徒幸多暇不樂將何如

遊袁臺和韻

梵宇西峰下乘閒作勝遊朱陳暫結好李郭喜同舟
歲稔家〻樂村深事〻幽鹿迎仙旆上花逐羽觴流
星宿瞻箕尾丹青得虎頭酒腸寬似海官況冷如秋
閣遠藏諸佛山明麗一州結巢懷李白還俗咲湯休
已幸此身健聊將清興酬入雲疑玉隔阻雨是天留
醉卧三生石豪吟百尺樓推窓看溟渤新月挂閻浮

題夏太常竹石和錢原溥韻

入城晚訪王子安見此石畔青琅玕手揩老眼對立
久烟雨滿堂生暮寒低頭便欲拜奇石瑩潔渾疑兒
神游蓬壺畫筆外量詩染盡鸞箋一方白玉山風月
四時空摹亭寉去無歸期人生不及竹与石但見相

守無相雖出門還與主人別歸去山中弄明月爲與
早晚擬重來更爲此君歌白雪

題晉陵卞廷蘭祚遠堂

建炎老臣才力贍曾逐飛龍渡天塹中流慷慨擊短
楫半夜悲歌舞長劍塵埋汴水讐未復星隕晉陵身
已空塋前拱木欲干雲地下漆燈猶吐燄
百四年在朝在野多才賢或扶一犁事南畝或騎五
馬遊西川次山排鞍自翰苑儔士說書當御進精修
國應人爵至修報謝謂天公偏渠渠夏屋江之街題
署曾經勞筆虎匪誇闠闐適宗元直恐兒孫敗房杜
斯人久矣登鬼錄今子潼熙繩祖武芝蘭濯濯真可
愛豚犬紛紛奚足數霜毛兩鬢風颼颼足跡走徧蘇
湖州五言乞得庾開府七字無過趙倚樓歸軸長裝
運眾尾青瑤小楷鏤螭頭藏家永爲來者告並德之
外將焉求

題畫

休寧大尹神仙侶公暇猶能愛山水曾剪天孫機上
雲幻出江南數千里餘杭雁蕩高入空赤城霞氣遙
相通荷花亂開賀鑑宅麋鹿自走吳王宮石掃亂雲
枝蟹爪筆蹤彷彿營丘老營丘去遠真跡空此幅猶
爲世間寶予家舊宅太湖濱天上從龍今幾表掀髯
一笑寫長句愧爾扁舟載幾人

題黃葵贈李

飄飄仙袂薰風裡栽得鵞黃蜀都綺前身應是古忠
臣一寸丹心猶不死休誇魏紫與姚黃此花此心長
向陽李君之心亦如此爲君采擷升中堂

遊靈巖和徐天全韻 水龍吟

西郭外許多山問游人盡道靈巖好看五彩雲霞四
面峰巒平地聳來蓬萊島有一個名齊八凱位過三
少續蘭亭觴詠香山[illegible]住醉帽欹斜不把菱花照
胸中風月幾人諳曉一曲謳一回笑洞房冷妖魂誰
弔 寶塔峰峰珠林杳杳次第都遊遍了天賜與散
誕逍遙有何煩惱酒籌顛倒做席間五言詩料我小
子非才乞身偏早也得陪元老況白雪詞高橫帖訣
快人襟袍儘強如倒戴山公惹狂童齊拍手襄陽道
月高時共汎西湖更有弄珠人留佳花邊棹

田家行贈嶧縣王大尹

我家嶧縣東去縣三十里倉廩輸官有餘粟兒童長
大無恙使老夫種樹今作緣十年不到縣門前大男
入郡買田具始知官長去朝天因思前年遭亢旱秋

侯禱雨瓶鉢滿又思公年多煌灾秋侯境内煌不來
惠澤及民有如此慈母胡為離赤子頤將政績書數
行拜上觀風賢御史　封章達下情請勿勿〻行
聖皇有丹詔飛下鳳皇城侯有治郡才未許乘牛輪
侯有調羮手未許登金門但令增秩與加俸惠我農
夫到子孫

挽尤大聲主事父

東隣画樓貯歌舞阿翁積書繞環堵西隣粟換金與
銀阿翁有粟周饑貧粟能活人書教子翁雖已矣名
不死褒書一日天上來綸作盤龍玉為璽浮雲並事
過眼空詩書慶澤流無窮君不見雲山翁

完菴墓誌銘附

賜進士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右叅政致仕同邑祝顥　譔文
徵事郎中書舍人海虞馬紹榮書丹
誥封太中大夫資治少尹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叅政致仕里人徐俌　篆盖

嗚呼人情莫悲於生而老尤甚古有是言也盖臭
景之人態感易集於其親知生別且然而況與之
永訣者乎則吾於完菴之殁何如其情也顧嘗有
詩哭之矣幽堂之石商忍銘諸然念其諸孤懶〻
辭弗獲已乃從錢君允言所述事狀書之公諱珏
字廷美姓劉氏高祖山甫曾祖彥英以上家蘇之
常熟梅林至其祖希仲號南溪者婿于長洲王氏
始占籍為長洲人南溪生啓東號梅庄弘敎有謀
善繼述關產廣業延師敎子家日裕而聲日起遂
長鄉賦為邑望族公之父也母吴氏大行人文華
之妹有賢德公自幼秀穎出羣天性孝友父疾晝
夜侍左右湯液之奉浣滌之事皆親之母患疽吮
之良愈女兄嫁周氏寡孤無依即養於家買田宅
居之復為建白旌其門處弟辭尤篤恩義宣德中

郡守况伯律辟名家子爲從事召之公曰古者儒
吏一途無繊否人抱全才随其任使奚其擇今業
詩書游庠校者爲儒執刀筆居公署者爲吏所入
一殊而相去倍蓰吾寧屑就㦸乃自上書乞從儒
守嘉其志許之遂入邑庠脱畧故習一意於學甫
三歳以葩經中郷試升太學景泰三年除刑部浙
江清吏司主事公以刑獄重任盟心自矢以父祖
取耕之義扁其居曰清白凡夤縁請謁一切謝之
莆田丞某督運之都侵漁不㫁事覺就逮當公執
訊丞以黄金二百兩託公所親朝士賂之公斥去
置丞於法居亰時鄰邑無錫令某受賕繋獄知公
與當道故好寄遣人齎白金伍百兩求解公曰君
主欲雪已而浼我耶不亟去當執之于官其操行
之潔大率類此而周人之急成人之美則不少靳
故凡平生所知後進名士有處困約而莫能自振
者公皆極力拯之百方周旋務欲其成立因之以
躋顯榮者有之其人德與不德而公則未甞少有
德色置説㓙類間君子以是長厚稱焉初
朝廷叙公年勞賜勅褒嘉授散官承德郎推封其父
如其官母爲太安人妻安人鄉里榮之天順間公

起服至　京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屯田所至振風紀革奸弊郡衛敬憚軍民畏
愛之然公雖惓惓職務而雅志不忘丘壑因奉
表入　朝上疏辭任既得請單車南還送者數千歸
理舊業以營燕休之所於後圃壘石爲山引流種
樹築亭其上號小洞庭日與賓客故人相羊其中
酒酣賦詩落筆如雨而尤工於畫頗自矜惜得其
手蹟者皆爲寶玩武功伯徐元玉才高當並少可
其意者獨稱與公贈之詩曰劉郎書高畫亦高當
代不獨稱詩豪其見重若此郡邑大夫以下咸敬
禮之歳行郷飲則先書啟請必欲得公與席而詩
壇文社縉紳逢掖亦推讓之方期儀刑郷邦而遽
焉告逝成化壬辰二月初八日也距其永樂庚寅
正月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三配高氏子男三正直
高所出中貳室顧出皆娶名族孫男七傳傳保佩
伸似餘未名孫女十一曾孫男二養女遂藏淮卜
今歳癸巳十二月初四日庚申葬公金鵞郷紫宇
圩之原祔先兆也予與公前後登　朝而聯官潘
闈晩歸郷里情好益篤其第去東郭一舍許每入
城必過予咲談觴酌留連移時不忍舍去一日謂

予曰吾始集名節乃以節齋自號今欲以完菴易之何如予請之公曰天完形于上地完質於下而人受父天母地完而生之宜完而歸之其不䀢者自斲喪耳吾無似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歸身名事業庻幾完全而無虧如玉退璞以全其真完而稱之不亦可乎予以其言有見蓋晚年益進高遠未易量也今而已矣悲夫銘曰嗚呼完菴素尚名節行高四知萩精三絶鍾爲弗居泉石自娛泉方馳驅巳獨舒徐完歸收光韞櫝而藏我銘孔彰其亾不亾

劉先生祠賛

鄉貢進士祝允明撰

劉先生諱珏字廷美號完菴初辟郡掾濳白太守况君乞從儒逐領薦仕終山西按察僉事爲政廉簡兩郃重賄出處壯老清白不殊構闢居處潔如仙都詩律有體致說者謂得唐風書師趙魏公甚逼似有完菴集

淵泓爽簡跡淡忘榮水石結習筆贄在口大雅復作碩人其寬更生之乘里也

重梓完菴先生詩集跋

余宗縣宋忠顯公四世孫學雅之後自閩遷于海虞穿山後支子復自穿山徙吳塔以故兩支並蕃衍代有聞人入明來諱似諱楷咸以詩鳴惜散佚不傳唯完菴公于余爲高大父行有詩集二帙巋然獨存若魯靈光豈亦天相我劉氏而不斬其文獻之一綫邪改之詩刻于世伯工部公歲久磨泐幾不可讀而板亦半毀悵音徽之漸邈抱遺編而長嗟憮不及今修輯俾遂泯泯令後人癠恨于廣陵疇責也公善書兼孰丹青理即殘縑嬴楮余購蘄于得之蘄于守如捧璧然而矧公生平所撚髭嘔心爲謦欬之餘者乎余小子用是滋愳其何敢辭焉故入楚攜載行笥屬武昌守孫元錫再登之梓而乞言于同年郭相奎爲敘集不朽其它公之大節與所以作詩之致已具吳文定王文恪二先生序中余固亾庸贅爲矣

萬曆歲在甲午秋九月朔旦四
世族孫玉成拜手謹述

重梓完菴劉先生詩集後序

今學士家徵文獻必於吳會宣成間有完菴劉先生云先生忼慨大節繇郎署僉晉臬半猷政績彪炳一時然恬於涉世年甫艾遂掛冠歸嗽流枕石為小洞庭遊甚樂之性故好吟咏與徐武功祝藩參沈處士相倡和里中傳以比香山洛下之盛先生歿而有集四卷曾孫進士布授之梓吳宗伯王太傅叙之稱其詩有陶韋風而原本於其人先

生自是不亾矣大參谷簾公先
生世孫禔身軌物一秉家法慨
手澤之或湮也屬不佞更梓之
夫自三不朽之途岐而立德立
功立言若不相習詎知得之為
德素位而行之為功載功德而
出之為言未有無實而可以空
文自見者先生還淳返樸含膚
葆真不為利欲羶悅而所至必
殉其職功業爛焉即以其未竟
之蘊闡之聲歌要以抒寫性靈
敷述駁履蓋遭遇與陶韋二氏

稍殊而襟次高詠屹為宇宙間
完人均之以實德實功載之言
者匪務華絕根已也故軼世而
其詩傳先正之典刑可槩睹已
不佞竝系吳中聞父老稱說先
生有年茲獲誦其詩以景行先
生則文獻足徵我不佞幸厚矣
萬曆甲午孟冬朔旦同郡後學
孫承榮謹序

完菴詩集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篇首有吳寬序稱完菴先生劉公少爲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棄官歸吳中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叅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考江南通志人物文苑類中載劉珏字廷美長洲人正統三年舉人官至山西按察司僉事老而好學工於唐律時人稱爲劉八句所叙仕履與寬序合又藝文類中載完菴詩集長洲劉珏撰與書名亦合則此集葢珏所作然其詩有亮節而乏微情不能如志所稱也

姚文敏公遺稿十卷附錄一卷

〔明〕姚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姚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姚文敏集八卷》提要

少保姚文敏公文集序

少保姚文敏公既卒葬之明年其仲子中書舍人璽執其遺文若干卷過予請曰先君積學勵行歷典清要者數十年今其已矣而精神心術之微聱脫煨燼而未泯者惟此二三冊尔重父子荷先生知愛之深寧無一言之惠以增重之而使傳聞於後乎予曰三復之而為之嘆曰公以清純

可倫耶且公之在

朝受

列聖之知而久於其位文章政事爲時旹𤊹載之吏冊銘之鼎彝如精金白璧世所共寶奚俟乎茲集之成而後傳抑奚待乎予言之贅而後人知所重哉雖然繼承前休以圖不朽者子孫之責也葺力成之毋怠毋忽時

成化十九年歲次癸卯冬

三月望

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

華盖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官眉山萬安書

少保姚文敏公遺集序

文章政事心之跡也心之所存悉於是而見之於其行之當時遺之後世即其事閱其言是非之公天理民彝之常之不可泯者其邪正陰沴昭如日星孰能得而掩其毫釐哉雖然文與事同道窮與達異趣達於政者或不及於文富於文者或未施於政窮達之趣異而所當之事殊故不得而兼全也使或政施於當時而一世膏沐之言傳於後世而來學景仰之非德隆道尊心純識正醞英華清淑之氣於太和元氣之間者孰得而兼致之哉少保吏部尚書

姚文敏公其人也公少有大志以春秋三傳發解南省擢為第一而天下以經義鳴藝壇屋者咸宗法之後入諫垣屢陳大議從容雅重不事浮靡時以公輔屬望焉繼而典邦禮總百官表儀嚴重德量宏深謀謨發敷卓卓乎一代之名輔也奈何天不佑德老成云亡而轉頭茶事陳迹矣其仲子中書舍人璽以其遺文數冊因百請予序之予素爲公不鄙久辱知愛安敢以荒蕪辭哉因三復讀之而謂之曰公其偉丈夫哉文章政事自其心之所形見者何其若是之兼全耶誦其詩如何

發瀉於不能踈決而自無塵滯也言其達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而自得其肯綮也溫潤者如玉之產於藍田明潔者如珠之孕於合浦舂容典重又如金鐘大鏞之在東序動中律呂而不可以淫哇之聲亂之也其視彼小小者挾聰明之資竊取糟粕章縫組綴以[illegible]塵俗而驚聾聾於朝夕者蓋啻天淵乎宜其言之必傳也謹識此以歸之是集舊名吾蘇真[illegible]稿累厄於火而所存百十耳因易今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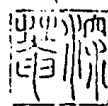
弘治三年庚戌歲夏四月望[illegible]

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副總裁

經筵官瓊臺丘濬書

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姚公像贊
瑩乎其外玉潤而冰清確乎其內理具而氣充德業昭乎
盛時　簡命出于　淵衷執正議而不回臨大事而不沖
藻鑑之明足以登崇乎俊乂才猷之着足以澌撤乎時雍
噫其所以默植天常者孰非斯人之功也耶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濡須薛遠拜贊

損庵先生像贊
貌恭而肅氣溫而和學究程朱道宗伍軻其心公而有容
其言直而不阿其器宇之軒昂挺挺般蒼松翠栢其文章
之偉贍浩浩乎長江大河步芳躅於伊指咫多士於周召
給事黃門志雅勤於獻納列卿憲部位望重於藩垣擢宗
伯而修明乎典禮位冢宰而綜理乎登崇正色立朝而古

鞍劍之用者衆推誠愛物而陰被其澤者多故二十餘年
天下咸仰其風裁而痞瘼賴其撫摩宜乎生榮死哀而蒙
褒贈之　恩波也嗚呼巍巍遺像生氣不磨百世而下孰
不景仰其德業如宋之李沆漢之蕭何也耶
正議大夫資治尹大理寺廬陵王槩贊

冢宰姚公像贊
正統戊午冬先侍郎府君自泉入覲昊侍行初識公於桐
江公時還自解闈如寶劍發硎凜不可犯也既而公魁闈
取高第拜官侍近昊亦叨祿仕始獲從公之後數年來公
位望日尊出入兩京自大宗伯而大正天卿之位以迄于
今茲蓋日相聚處教益多矣聞獲見公小像乃述公為人
之大都寓揖敬之意而謂之贊其辭曰宏遠規模汪洋度
量學貫天人位隆卿相人物權衡生民倚仗翊我
皇明大年有象
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右侍郎濟南尹昊拜手

此吏部尚書嚴毅公也高爽而整嚴直亮而優弘學邃
六經之旨文蓋諸子之雄叶發路門科登屢典乎多士斐
英侍中通經乎秋卿名愈重而謙撝自若官愈進而憂
惕與弁三為禮部再長銓衡懇懇格心之跡顒顒閔下之
誠擇小大於衆論別玒瑁於至明其定力之堅足以扛九
鼎其宇量之大可以納　重溟叫列聖人信任而弗二
上大夫倚賴之匪輕清廟王瓚福祿足膺　皇明桂石
河隆平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illegible]

贈少保諡文敏姚公像贊

盛乎中飫而秩爲形諸外義斷而仁施其後掇巍科也範大人於一致其裕也　帝載也成歲功於四時以知人祿與任不足爲　公重而休聲令譽昭竹帛而不垂者是則公之所遺宗此像以麟遊鳳儀我思古人豈但於鄉邦之幸見而所最幸者於　清朝冢宰而見之此其所以來三公之　寵光贈加文敏之懿謚而　龍光照燭於浙河之澗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年胡拱辰拜手

文敏公像贊

森乎衣冠肅乎儀形其未達也慕史朗經其既達也身踐而行存濟華要任重阿衡笙簧治道粉飾太平海嶽以奠宗社以寧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戶部左侍郎年　弟蕭田翁世資贊

懷其容如山之凝溫其顏如日之升其才足以周世用而學爲之輔其德足以植民表而量益以弘是宜慰選于賢科獻納于　王庭寅清以典禮宜亮以持衡譽百僚之具瞻荷　列聖之寵榮若夫揮洒篇章而天葩爛發必談尊俎而逸氣橫生又其稟賦之秀與日星而爭耀共嵩嶽以流形者千載而下抑孰得掩其精英也耶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博陵劉吉謹贊

溫恭德容濟楚深衣學識遠大幾席光輝任宗伯而清典倚接砥礪夷居大冢宰阿衡佐治[illegible]何伊此乾坤則[illegible]

此乃承平府學之所拔者也

通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年末侍生建安劉福贊

此吏部尚書贈少保諡文敏姚公之遺像也有如是凝遠之氣度有如是莊嚴之氣象有如是開闊之心胸有如是卓偉之間架彼我何人尚呫呫然以動其喙多見其不知量也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所不識

翰林院學士瓊山丘濬贊

德望文章士林冠首也訏謨功業儒臣領袖也後學仰瞻泰山北斗也舉　朝悲悼梁摧棟仆也嗟夫孰儲其河嶽之精孰奪其齡順受之貞見知　聖主終始哀榮[illegible]不作　國無何衡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嘉興項[illegible]

偶

卷之二

七言古詩

卷之三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卷之四

七言律詩

過七星關
過赤關有懷
舉節過風雨雪滯賦
十七日早發松林驛自賦
忠州謁陸宣公墓
南岸晚晴
涪州餞涪陽林學正
荊州覩李鄴公堂詩和韻
夢感
書忠義事
過昭山
丁丑正月十七日迎駕

感懷初入宿張家灣
東光有感
與蕭都憲同發張家灣船不及以詩追之
望德州
過故城即事
中秋夜招周秋官小飲
憩宿大勝寺會諸同年
用前韻酬張同寅
近冬喜雪
冬至日恭遇 萬壽聖節朝賀有喜而作
味溪佳趣
送內弟王仲啓

送鄒亞卿歸省
送劉憲副
送王留守之鳳陽
送尚寶蹇公致政回鄉
送徐憲副之廣東
送進士張翥歸蘇
送劉光祿展省南歸
送劉太守致仕還南
送沈憲副之浙江
送鄭侍御巡按江西
送汪選夫赴廣西戎幕

送人教諭南陽
送張參政還山東
送吳秋官孝賢還任
送南[illegible]
送劉淵明教授開封
送楊憲副之廣東
送都綱一元還姑蘇
送洪綉衣
送何黄門歸省
送南京儀曹李郎中之任
送鄭司訓之鉛山
送劉盡心南歸

卷之七

記

卷之八

碑

傳

贊

解

題跋

附錄

姚文敏公遺稿目錄終

張文敏公遺稿卷之一

南京翰林院學士張元禎校正

工部主事男 璽刊

五言古詩

送提督學校嚴御史宗淵 四首并序

提督官無𥇍於學校也久矣然而事不由古以克
成治匪所攸聞提督之設蓋欲以古為教耳故於
侍御君行作此以告之

鴻濛日以離混沌分清濁陰陽煽巨爐萬象歸亭毒人
於物至靈五性渾不鑿柰何總蚩蚩禽獸無毫髮孰知
羣比中而有聖者作玄黃藉財成造化資旋斡大道乃
攸歸元元斯有託慨仰羲軒翁萬古宗道學

三皇杳莫企五帝繼以徂姬公位元宰禮樂陶與圖宗
何東遷後大道侵榛蕪尼丘忽降神光啓九聖途駕車
任所適不為它岐虞乾坤泄幽秘人物賴匡扶六籍肆
刪述萬世陳楷模大哉素王聖天地不能渝
鄒魯風漸邈漢唐儒靡醇訓詁日以鑿譸張徒自徇元
氣為斲喪正學幾沈淪五星聚文運宋室開昌辰濂洛
紬其緒關閩繹其綸淵源有餘味孟得洙泗[illegible]蛙鳴及
蟬噪一埽無遺音上以繼往聖下以啓後人
皇明御昌圖撫運幾百年東漸暨西被聲教覃八埏淳風
正穆穆大道何平平斯文不存地日月當中天庠序敦
教化科目羅英賢周孔道益闡程朱學彼傳稷契與廊
廟伊傅羽後先豈云偶唐虞不邈矣追羲軒

送高都憲得剪字

世謂儒無益匪儒道罔闡古今儒者事歷歷皆可驗伊
傅任阿衡周召分兩陝諸葛起卧龍班超事筆硯裴公
下蔡城陸九復唐鞏卓我韓與范功業尤健羨於惟
聖天子神武肅乾斷四夷悉來王萬姓咸忻忭居安不忘
危念慮勤宵旰睠彼西域土密邇犬羊圈孰為吾長城
孰為吾蔽扞豈不富甲兵豈不雄武弁要使威德孚賓
馬來大宛匪資儒者儔所圖良靡遠簡爾英偉才惠茲
心膂眷洪猷自方伯顯擢宜都憲秉鉞出 東華分閫
入西甸馬識舊遊路人訝新來篆旗鼓肅轅門號令婦
孺點軍威震萬里虜勢不足剪乃知穹壤間儒道終非
忝

送韓都憲永熙出大同

白雪舞郊關黃河氷正合胡馬鳴蕭騷腥風蕩沙磧昨
聞代朔間橫池無限隔守帥擁精兵棄弓閉重壁千里
飛烟塵四野無草色人逐牛羊羣並驅豺豕窟畢聞震
天威命將分按出急擊雷霆轟狂虜奔號魄顧惟雲中區
穹廬咫尺軍雄鎮邊疆城壯憑京國匪資文武材何
以主籌畫韓公為奇才器能匹都臺飽風霜中外
多數歷胸藏百萬甲變化不可測簡命自九重愛寄北
門責左手捧黃麻右手秉白鉞匹馬出居庸威風何烈
烈古來馭夷狄任謀不任力內固斯外攘將和能制敵
同舟思共濟推車主轉轍坐致天驕徒納欵棘門側公
貳同年客萬里從茲涉杯酒 送勸相期在功業成功

入予天顏慝喜悅形貌圖丹青姓名書竹帛所以馬伏波
死欲裸馬革所以班定遠投筆開西域卓哉大丈夫千
載氣猶熱持以贈公行勉旃企前哲

送蕭尚書南還

願種千株柳柳絲滿都門公欲南歸時綰馬不可行願
鑿百丈河河流日湯湯公欲南歸時駐車不可航柳絲
空自長河流空自深南歸竟莫留爲別一傷心傷心如
之何匪云昵私親下以爲萬氓上以爲一人

送鄭太僕考績還任

𥘉皇定大業放馬滁山陽滁陽地夷曠水甘苜蓿香置官
列九卿馭牧非尋常法嚴政復舉種盛孳亦良五雲屯

郊原萬騎奔龍驤于今百年間漸乃成弛張俵駱多驚
駘蓄字之縣黃豈云科條乖誠亦典守荒卓哉鄭夫子
磊落富文章十載少太僕騏驥昭星房抱績奏承明荷
恩歸建康敬之懋厥職佇見超巖廊

送趙德懋南歸

挺挺喬林秀燁燁丹穴雛器宇剩磊落文采饒江湖世
家百年遠積慶何紓紓懷哉梅坡翁章有茲名駒竭來
奉女兄千里勞馳驅去年翁訃聞女兄長號呼江河雖
阻脩履險如坦途祇知痛其父那復計厥軀到家撫靈
柩抱母聲嗚嗚娟孝弟克恭怡來恒相扶試觀鶺鴒原
急難在須臾弟今別歸去喪葬良用圖送終最大事勿
以纖毫逾吾觀趙德懋啓我長嘆吁失恃不可復持的

義於懋訓禮讓導聖謨曾聞古人言樹德務
如茲諄諄若勿厭汝之在桑榆

送濮教諭之欽學

梧桐生高岡鳳皇鳴朝陽嘉時飛文明熙世協禎祥九
州造俊士千里觀　國光楚楚故家子奕奕喬木芳結
髮遊黌宮黽勉圖自強竭來謁　楓宸再試　金鑾傍
振藻煥霞彩吐葩發天香拜官新安郡鳴鐸朱子鄉絳
帳開春風皋比擁鱣堂月杏橫經席雨芹潤書緗道義
倡羣彥濟濟導周行作成棟與桷徐汝棟與梁慎哉固
明德尊嚴師道昌

送楊司訓之興化

先師楊夫子道德富文章金榜芳名顯瓊林醉墨香沖

然澹勢利懇乞居訓鐸東書桐廬來鐸聲何奮揚朝經
暮講史孜孜食不遑尊嚴若神明言動由綱常三歲教
有成青衿滿文場九載化乃浹遺澤尤芬芳小者爲權
桷大者作棟梁仰憶躡下時最髮昧知方拔羣親指授
鞭辟歸周行于今鬚鬢白落落術鶩惶竊祿懷深恩忽
覩鳳手翔翔輝文彩日照然縱縱將抱藝識
楓宸拜官訓莆陽我喪尚克紹知行諒毋忘斅學古云年
忠信以明章勿謂毛氈薄萬里從茲張

送熊驛丞之新安

我家兩雛兒五歲能誦詩弄筆糊几雅塗案走烏蟾兔
然熊子來禮致賓齋西晨夕章相託動止斯有儀于今
二三年讀書頗耳吾伊方將就規矩出入敎趨蹌奈何別

獻名馬喜色動　當宁錫予荷便蕃嘉勞亦云至承
恩出都門秋風速歸騎還語牧勿護忠誠自先世

贈程長官還播

進馬　闕庭下喜覩　天子光　寵賚荷滂沛錫燕飫
馨香舞蹈出丹陛雨露沾衣裳去去萬餘里秋風歸夜
郎中心感　皇恩稽首北斗傍

送項討庾

古人尚吏隱爲貧不爲行所以魯國叟職委會計平有
美項君子少壯志頗英致身事　王國忠信以爲城司
庾二十年出納如持衡所圖在所養匪求榮與名竭来
奉
嘉命鞠躬謁　承明僻后觀風采姻契夙締盟相逢愧青
眼執別苦爲情炎風扇長途疋馬促歸程援琴寫鄉曲
聊以慰平生

古體贈孟都憲并序

都憲孟誠工於詩妙於画精於大字多能乎哉閒
中每自見予恐其大節爲細藝所掩也故詩以規
之

二南美周召一德稱阿衡卓卓趙孟頫書画皆成名顯
閻立本俯首圖[illegible]蘭亭得神助風流掩右軍古来
大臣體所貴惟中行藝能工與拙那與時輩爭

題扇贈王都憲

清風播長淮仁雨霑青徐提手活萬人元氣吾其廬闔
闢有機若握之不盈把開闔君掌中乾坤自瀟灑

題翁與孫玉麟

吾孫玉麟以目疾屏于深閨之然終期脩德以昌
厥後孫勉乎哉

崑山一片玉純美良可嘉奈何瑩無令人徒嘆嗟所
幸託巨璞時見發光華謹哉蓄爾德允若興吾家

題孝子廬墓卷

憶昔母在時左右不敢違甘旨必親調動息恒與俱今
也母忽忘奉柩向窀穸母獨在黃泉我歸安所適結廬
傍母墳定省如母存喚母母不應叩天天不聞此時魂
慘悽欲殞隨母之猶恐逆舊後事將何如忍死經歲
月滴滴淚成血烏鵲悲鳴猛獸亦遠涉古来篤孝誠
可以通神明試看臺小下千載良不微

題順孫廬墓卷

祖母父所出我身父所遺父母棄我早我身將誰依幸
賴祖母慈撫我如撫兒荷恩日以長感德良自知視彼
烏鳥情亢知反哺私光景疾如流瞬息將登期左右奉
旨甘朝夕承歡娛風燭倐忽然零落萱花枝擗踴叫皇
天哽咽呼阿孀不復接語音猶爲捧頭順蓬髮面生漆
跣足身忘疲苫塊忍安寢疏水寧入肌棺將就窆臨
穴欲相隨戴闔築若堂結廬復芳次羣木自栽培二載
獨悽遲孝誠格穹表禎祥昭綦陋蜂蝗環不螫兎蛇馴
無疑甚鳴如助哀夜宿若相賓鄉耆告厥異縣官達所
司奏表上　聞闔詔書旌門楣竭来謝
上皮歸奉祖祠諸父地官然愛娛天倫怡一門孝慈篤

白也应光乘為賦順孫什吁嗟起遐思

題竹

翡翠引孤標托根青雲岑夏日酷以煩疎枝散清陰冬霜凜以烈挺節懷虛心時有鳳皇来解作蛟龍吟貫古傲碧玉價重千黃金持以贈子歸對之一撫琴

目耕卷為劉居士題

仲舒不窺園挾策身自勞賈逵專經業終歲倉自盈何必如老農畎畝徒經營遠哉劉居士世以儒流鳴書田積萬頃目未獨從橫節常勤以耨字字九研精書長惜寸晷夜寒對短檠搰搰日云歉谷粟還自生誰謂吾拙耕竹有秋多成

貝慶堂為莫生賦

椿樹歲正華萱花春更好並茂一堂中相輝渾不老髮髮㸃未星顏色酡且皎鬱鬱丹桂枝郁郁文鸞藻欲報百年恩常懷一寸草奉養惜光陰省定嚴昏早池鱗蟹寒冰庭綵飄晴昊雪襪碧鱗陳流霞玉尊倒滿院沸絃歌重階稱壽考娛樂畢世稀嘉慶諒天造孝道豈惟茲功名在懷抱行當瑞文明共上蓬萊島

敬慎軒為李知縣賦

君子尸民上動靜民則之苟不自敬慎萬事從茲隳於矣賢達才念念恒在斯持己必主一作事毋再思翼翼罔敢怠昭昭靡自欺所以卑劉邑事舉民不疑由以達大道馬往而不宜吁嗟狂縱徒棼棼良可嗤

書楊編脩賓筵閣詠卷

[illegible]綰一陽復君子長道心駪駪[?]會萬境綽綽超群陰撫洪恭高致肩興往相尋華堂敞虛靜惟有竹素林銅鼎散清影玉軫發佳音紛繪飄擊肩背封啓朋盟話言滌塵俗清風灑衣襟理趣笑中遠交情坐來深白日隤西嶺長月高東岑再起復自傾酒罷還更斟微醺動遐興低掌一長吟載歌 天寶頌願清蒼生霖唑彼事噂沓頹復追規箴古誼邈如綫幸獲徵於今良會信不偶一飯逾千金

永寧酬寄于太守

吾愛于廷玉忠孝何純篤出守陽曲城攜母躬推轂于昨過脸城民庶多富足只飲洹河水不食蒼山肉蒼山高莫攀洹水清可掬願言慎始終毋愧川與谷

簡窓友

鷄逐鳳凰隊毛羽自成文蓬生麻苧中挺直肖其群所以益者友貴貴諒多聞君才何郁郁志氣還氤氳共守歲寒操言采蘭沣芹誰知金蘭契岐然南北分翰音亦千尺五彩徒紛紜往植置荒壙蒿陰反凌雲出處諒不偶遲速何足云卓哉秦孟明濟河舟自焚老當益壯力揚鬣鼓清氛緬夫起遐思作詩寄殷勤

秋官周亞卿病暑以詩問之

赤日烈於火公事亢於毛兩併不容釋況復志慮勞坐此乃成恙閑欄輟早朝往覲豈不念無奈暑路遙欲將做燉子恐為人所嘲作詩寄殷勤姑以慰寂寥大火[illegible]流涼飆動庭皋新雨夜來過一洗炎熾銷為君滌

洞脫然神爽超明當聰朝鷄尚資樂食調上以副
隆春下以慰朋僚

伏木苦熱得雨甚有作

赤帝司乾綱火龍馭日轂比當三伏終溽暑尚炎酷地
近積水汗居此接簷屋斑蚊聒耳鳴蒼蠅淌面撲飲食
不可口睡臥難瞑目蒸汗傷我肌濕氣病我足安得插
雙翅飛向雪山巔正此懊惱間令人苦局促忽聞一聲
雷簷溜傾百斛涼風發庭皋清氣殊可掬仰看斗柄旋
剖斉起高木豁然肌體輕如脫千鈞桔兒女盡歡忻衣
冠始裝束老[illegible]盤觴對月引醽醁一笑開襟懷萬慮
頻驅逐[illegible]本矣道愛憎乃人欲氷霜隨指時頃復念
溫燠人心[illegible]厭順時自金玉

京華同年會分韻得吻字

豪傑抱[illegible]偃蹇棲林丘一旦乘風雲觀光
帝王州仰瞻威鳳儀俯聽鳴鹿吻披雲叫閶闔吐氣凌斗
牛僚百有十人盡是英雄儔姓名聯甲第衣冠沸瀛洲
趨朝陪玉筍[illegible]躬事宸旒瞬息廿五年出處半沈浮
絢絃重可慨良會須當求歡笑匪徒謔栝酒安足酬所
志在功名微月奈我留相期各努力共濟巨川舟庶幾
保終吉千載聲光流

自武昌追李都憲

速舟追故人水逆舟難良長叫督舟子舟子苦勞敢惜
馳行路人旌麾駐何處謂見車馬喧早入岳城裏向晚
已鳴榔夜追莫企仰有月在天淡淡銀河際恨不齊
假翼乘風翔吾去會晤信所難咫尺成千里

夜宿公館有懷茶政不能會

晚從阿幢來薄暮宿炎方公館夜風敲明月照我床頹
然疑故人驚起披衣裳聽來靜無語撫枕徒彷徨忽聞
松籟聲惡然足音將愁思不能寐輾轉嫌更長會晤良
不偶咫尺成參商明朝復前行望望登歸航

宿天津埠

晚辭大明宮曉遵潞河渚春光暗未熙景色淡無媚
冰澌流復遲柳條翻如沈稍入索價高客子苦行滯但
欲趨程速奚論買舟貴捩柁達河西併日不計里宵征
靡暫休涉險若為濟泊棹扣關吏關吏陽弗理海氣薄
天昏風浪蹴山起舟揖幾顛危魚龍肆猖獗妻子盡失
色僕夫亦惶懼幸抵天津城譙樓鼓已二借問亭下人
默默不一語忽聞船客聲此處暫堪住翹首望天河終
夜醒不寐看看鷄亂鳴漸覺東方曙

夢先外母如平生因感而作

戊寅六月七日早假寐左廂待朝夢先外母如平
生一見歡欣滿面命後廳坐話予問李八丈可傷
母曰病無救耳又問屠五丈亦故不荅須臾欲起
去予復留之話良久忽吏報朝遂醒不覺泫然因
感而作

城樓下四鼓騎馬趨早朝解衣憩公所坐待隣鷄號
憑几少瞑目恍然魂夢遙十年別我母記憶心徒勞依
俙見顏色不覺珠淚飄倏倏間起居汲汲慰寂寥俳徊

庭階開眷戀意斷拋閒言八丈殁無奈首若撓具荅疴
寒熱有藥不能療貌容如平生曾不減分毫憶昔弱冠
年辛托東牀招文蕭偶泰臺張母識韋皋衣服手自縫
飲食親為調讀書聲吾伊為我心焦熱既聞登甲第喜
樂何陶陶仕途二十年黃金橫在腰南北遊兩京祿食
頗亦饒幾回遣迎養一不從相邀母心豈病涉我意何
忉忉那知骨肉親竟作生死曹病不奉湯藥葬不負著
茅感恩一未報方寸如焚膏女也適歸寧天年誠難遭
大事良已襄庶免傍人嘲母子兩如願存殁怨恨消茲
晨從何事千載如一朝覺來淚未乾雨鳴風蕭蕭

齋所夢元器

高堂夜虛敞燕寢香輕盈心齋慮不俗夢境神自清故
人何處來歡笑如平生衣冠甚閑暇談吐皆真情真情
兩相愛繾綣議寒盟風雨襲松竹颯然枕畔驚攝牀徒
徬徨惟聞戶外聲

挽陳都御史

台星夜忽暗太山晨已頹痛號闔閭城奔走姑蘇臺公
方在侍御庭論披奸回公方在藩臬德澤孚草萊公方
在邊鎮威望懾虜魁公方在左右道德資沃培天年未
云邁宦況已復灰冥鴻排九霄三江恣徘徊志喜在幽
逸其如羣類猜佇想復司馬詎應失鹽梅千里聞訃音
九重興惻哀祭葬罔不濟恩禮良厚哉獨嗟西夏民猶
望公還來

挽[illegible]尚書

方眷木再稼知為達仕變條開乎司徒竟隨邊鎮遠司
徒濟世材早用儒術顯中外名愉揚藩鎮功健美地官
掌邦教四民賴攸真心以公忠持事以剛直斷識鑑有
定方謀猷超恒見守正以文貞無私邁清獻美玉罔纖
瑕真金任百煉偉茲老成人亡矣邦家彥素簡
元帝知首被　令皇眷泰山忽云頹士林動嗟泫營塋
恩存隆　諭祭想應緬況乃平生交懷人忘繾綣白馬出
東門素車向淮甸紛紛道路間共傷不可轉完名而全
歸穹壤復奚怨

挽高僉事

休休君子心挺挺儒林秀蜚英時俊先敭歷歲華久夕
陽照行臺霜節勁凜威雄風悲古柏滄海飛塵埃鬱鬱
墓前松屹屹華表石誰勒有道銘過客車應式

挽馬侍郎母

馬家有老母我家有老母當年同官時相親復相顧馬
母喜得孫我母笑欲翻攜酒往相賀瑞氣盈高門二母
並一堂賓婺增輝光酒暈慈顏酡餞入天廚香馬君參
大藩奉母出山東顧我尚青瑣一夕慈闈空馬君尹京
兆奉母居金陵時我佐秋臺瞻拜時亦曾見母如我母
容顏頗相似我母何所之拜母淚如雨前年過南京為
我下高堂奈何相別後遽隔生死鄉翹首望白雲往回
在和陽宰木已拱把欲歸河無梁吁嗟二母兮神遊去
何方生曾共歡娛死必同翱翔西遊瑤池邊東遊蓬山
上下母與麻姑裴回恣消賞

原缺第十五、十六葉

漕運阻若行天道警戒深良為王其戊
皇圖眷眷宵旰恒中情愉誠禱穹蒼遣使祈神明綸音
布中外汗渙渙蒼生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二

七言古詩 長短句附

送孔大尹之桃源

金華孔生字彥義五十九代宣尼裔聰明俊雅自可人
燈火三更足經史遨遊太學稱 聖恩 瓏豪傑事討
論南宮試事老且練一官出宰桃花源吾聞桃源要且
劇今春荒歉人相食 九重宵旰軫念深遣使賑饑如
救溺倉空廩竭無遺貲勸僧補吏紛撐支兒賣婦何

慘切漂屍露骼堪嗟咨縣官郡守袖手覩雖有人心無
所措盍不早圖備荒策庶使凶年免難苦常平義倉古
有規胡今官府都不知子去正值瘡痍後忍見瘡痍苦
未離晝夜動勤講民瘼預謀來歲生人法耘麥播穀須
及時勸牛借種毋留滯三年節儉一年糧雖有凶荒無
死傷不信當求晦翁說隨宜更復有弛張

送胡參政之任四川

聖皇軫念西南夷干戈兆戢民支離若欲仁恩起枯槁須
求賢哲居藩維司空郎官珣璉器政事文章妙當世羣
公剡薦輿論歸命下榮膺方岳寄西川遠在天之隅昔
年富庶稱雄都詩書不改文翁化琴鶴猶思清獻車黻
旦貧何良亦重景仰前修素心共勉力能成保障功洪

棠行見流歌頌

送李尚書父還南陽

南陽自古多英雄布衣諸葛稱卧龍寥寥千今又千載
山川秀淑何所鍾先生家世近陪小論時與地適其逢
挺生魁傑非凡品行誼有似龐德翁韜光不試道益窮
悠然林下歌清風黃金弗置城頭崖買書教子親磨礱
卓哉令器尚書公奮身科第躋顯融天生異才信不偶
文章黼黻華帝躬左右弼亮代天工四海蒼生賴帡幪
端然紗委居館閣筆簽治道熙時雍
天子推恩報厥功龍章煥錫三代封先生受命不可居匍
匐千里趨 宸楓鞠躬祇謁大明宮我 皇眷顧回玉
瞳漢庭暫識商山綺周室應來渭水熊八旬初度暑正

降文昌鸞彩佳氣葱宏開壽域尚書第蟠桃正屬千年
紅華筵肆啟殽核豐黃封酒沃紫駝峰賓朋旁午共歡
賀高歌急管聲渢渢雙眸炯炯兩耳聰酡顏鶴髮背如
鍾君臣慶會世無比父子榮壽誰能同晨昏視膳樂正
沖翻思桑梓忘敬恭詰朝 陛辭出雙闕湛然雨露沾
寵共尚書欲留不可從安車親馭出城東都人嘖嘖共
稱嘆養兒須教孝與忠銅盤漸瀝玉露濃潞河兩岸秋
芙蓉片帆旬日抵鄉國隣翁社叟迎歸節滿門喜色光
簾櫳錦袍金帶輝晴虹鮮饌肥豐享天祿蘭馨桂馥欣
重重播紳祖餞詩幛供臨行執別何匆匆一樽更為壽
生壽堅貞頗比南山松

送陳少卿致仕還鄉居西湖

紛

聖人在上賢人從綱羅門海岩穴空西湖風景依然花逝
仙去後誰留蹤落花流水春融融白雲常度飛來峰梅
花無人共索笑唯有野鶴盤枯松先生學道非凡儒遡
今博古推儒宗兼時舊邦聊一試典兹三禮昭時雍年
幾七十顏如童乞身抗疏違萊宮我
皇至仁重優老賜歸　天語何從容孤山買宅梅花叢寸
金尺地三百弓屋上青山屋下泉花竹秀茂年年同先
生身退道非窮圖書滿載歸浙東丁寧花鳥五言律約
東溪山九節筇附郭二頃歌年豐甕頭酒發呼隣翁紅
塵不到松關下北窗一枕羲皇風平生一點報國忠盡
付賢郎方寸中莫言未展經綸略會似當年王晉公

送吳伯彰歸桐廬

芝溪浩渺源流香綉峰蜿蜒來脈長山水精　會融結
鍾成人物殊尋常故家舊族稱吳氏合食從來數百指
綿綿相繼富且殷一屋同居已八世詩書禮樂何彬彬
仁義孝友尤肫肫鄉黨里叟咸衣被好似大厦庇千人
固知積善非一口子姓昆弟皆珠璧溫淳雅飭良可嘉
荀氏門庭真彷彿有子有孑更白眉器宇迥非群輩匹
揭來應　詔上金臺千斛精糧資上國伯父承恩授冠
帶子在忭懞同錫賚朝罷　龍顏北五雲曉月驊騮并
言邁于時正值十月春都亭餞別羅賓親朔風驚寒馬
蹄促雪花飛絮猶繽紛紅塵紫陌留行色急管嬌絃情
未釋玉壺傾倒日西垂翹首潞河應咫尺船頭有客
齊吏酌燕醪與君別到家傳語松月翁香社會中

送危典史致仕還鄉

吾邑典史危君彦恭九年秩滿民列狀留之甚切
邑令前監察御史南陽李侯愛其為人且重民之
請也為達之上吏部進其秩久之代者往而君乃
至遂弗果留君以親老乞致仕而歸予喜君之不
泥於仕而能急於親也作詩送之云

桐廬之山鬱以紆桐廬之水清且迂襟江帶溪瀨澄練
錦峰綉嶺列畫圖風淳俗美詞訟無家詩戶書頗尚儒
最喜泉甘土更沃況復魚鮮米勝珠自昔號為易治區
徵輸不用鞭扑驅奈何後先事頗異淳者變澆美者污
書道誼符大夫有吾君與偶大夫有過君與扶

數年之間化方洽頌聲洋洋載道途危君考績來
帝都大夫快若失友于抗章乞留辭甚懇桐民卧轍爭攀
呼君曰有親老可虞白雲望斷天之隅人生富貴何足
計三公不換庭前娛乞身再拜辭天衢拂袖便欲乘雙
鳧上林桃李照顏色都門楊柳牽驪駒到家正值五月
初葵榴滿眼開庭除版輿時度潘家苑彩服朝嬉楚老
雛吁嗟危君行獨殊事君事親兩不孤作詩贈爾重繪
綵庸以勵世風吾徒

送鄭教諭之休寧

十年不相見相見頭俱白今此兩邂逅復離情迫若
菊滿東籬桀驁壯行色燕照清酒新出贊活米不惜行
全百終宵燈下話來於城頭旅鼓督聲

傍留芙蓉江上木蘭舟江南正值楊花發先折一枝寄
我愁

送王資用赴臨江通判

倚嶽王生聞子于十年之前識子于十年之後京師一
見如故交延論真能啓予牖文章問學富而英器宇才
華且茂今秋二百四十年筆削精微無滲漏西垣闕
飯粱生徒歲月陶甄咸入彀掲来抱藝謁天曹群然俊
彥翹居首選榜初開魏闕傍紫銓別駕大江右郡臨斗
分把章山閣罩烟嵐拂冥書富壽堂前禮教崇汲川亭
上清風舊亡官正值金殿回揚帆路水如車騾共看昨
夜玉筍峰一片祥光繞牛斗佐侍傳使田野安贊政須
臻民物阜嗟予付途三十年兩京隋接人才藪目中所
閱豈不多行誼如生然希有都門相送分袂難維駒且
盡尊中酒倚嶽王生政成三載早歸朝鳳池待子重攜
手

送曹侍御致仕南還

聖天子光復寶祚思用老成人共圖致理命吏部凡御史
家食者悉起以来於是小陰曹用明先生以疾在告二
十餘年聞召而起比至將復用之先生年且七十有四
列狀力辭遂獲休致之命於是復賁舟南還朝之搢紳
士莫不以先生之歸為榮相與祖送東門外予嘗聞冢
宰王公亟稱先生君子人也惜其老而不能用則先生
之為人可知矣固欲一言為先生贈適其門生戴仲衡
氏過予道其意因不勝喜乃援筆為之歌曰

峨兮豸冠燁燁兮繡裳来 丹詔兮来 帝旁叩
宸兮覲耿光抗疏兮乞身天聽兮肯從七十致仕兮古
禮況臣衰兮難再強 天子曰嘻違我是郎不汝咈兮
歸故鄉再歌曰西旋兮斗杓涼生兮暑消拂袖兮南邁
逆洛渚兮舊橈紛搢紳兮祖送沸車馬兮江皋玉瓶倒
兮秋月高簫鼓發兮舟搖揺屓從四散兮回首先生
笑兮陶陶二歌曰去去兮浙西望望兮會稽山之陰兮
吾之廬野可樵兮水可以漁檀冠兮藤杖芒屨兮布衣
友麋鹿兮木石俱剡溪兮雪棹蘭亭兮禊除醉白社兮
忘爾汝脫韁鞅兮何是非率子弟兮忠孝表鄉閭兮耆
龜含哺兮鼓腹擊壤兮奚為嗟先生兮浩浩樂太平兮
期頤

送夏大理歸省

大理寺丞夏公時正上疏曰臣有垂白母在堂年
且九十思臣一見願少寬假歸省以慰母子之情
疏入 詔可賜鈔三千緡蓋異數也退而語諸同
朝六月二十日母初度之辰又奇逢也爰泰年来
頂為之喜既為律詩一首為太夫人壽復述長句
為公行李之贈辭雖鄙俚而情可少乎

白頭親在高堂游子身在 帝鄉母子去天各一方顧
瞻白雲心傍徨豈無健駒康莊宦轍其奈羈未遑一
日何啻九迴腸流情列懇陳我 皇仁有老母九十霜
十年莫省溫與涼思臣不見情欲傷倚門日望吳山陽
得臨行縫衣衆鄉鍾九鼎美足僭況今六月初度辰

以日非尋常縱有旨酒和羹手何如菽水歡承[illegible]
叩頭嗚咽涕浪浪此心潛已達穹蒼
帝心感惻純孝彰賜歸恩禮雨露滂三千寶鏹出帑藏
賚孝養榮行裝宸翰暫下鵷鷺行扁舟指日回錢塘堤
庭尚砌萱草萸清池十里荷花香綵衣載拜稱壽觴瑶
瑚玉佩鳴琳琅龍章鳳誥相輝煌金龜白鶴來蹌蹌況
檀雲湧召禎祥笙歌鼎沸聲洋洋蘭孫桂子環繞牀三
牲五鼎羅膏鄉慈闈喜樂殊未央朱顏酒暈如紅粧耳
聰目明身愈康壽山福海期無疆君臣千載慶明良母
子感恩天地長舉頭望見北斗光翻身欲攬歸朝纓明
朝辭親出門去古來忠孝今成雙

贈兄耕樂先生南歸

耕樂先生性夷逸顏如渥丹瞳如漆胷中不信滄海寬
服底自覺塵寰窄千鍾美祿似毫芒萬兩黃金如一粒
桐江煩厭囂俗喧僻向小山結幽室竹籬茅舍偏[illegible]
長江短蓬時自造生涯不滿百畝田刀耕水耨艱爲食
春晚喧喧布谷鳴春雲靄靄簷溜滴呼童載犁躬督[illegible]
手牽黃犢頭戴笠一耕不自已再耕還自力三耕且[illegible]
苗看看秀而碩夏耘勤勤秋穫來禾黍如雲堪刈[illegible]
蘿負囊紛欲歸倉盈囷滿居無隙教妻釀酒賽田神[illegible]
千牢豚享親戚擊鼓逢逢樂未央忽看玉兔東山白[illegible]
官柔不通姓名里胥誰敢呼徭役弄孫娛子經歲[illegible]
甘飴旨供朝夕吁嗟先生樂何極所樂惟耕人不識[illegible]
明忽念同胞人買舟千里來　京國兩弟樸匪[illegible]

承天官愧修職幾年不見　心相逢且悲且喜情如織
開兄今年六旬五何事勤劬輕遠出矧逢四月初度辰
官居肆筵開壽域一杯魯酒祝長生子姓夫妻競前席
弟於兄情那可言恨不割肉爲兄炙相看相憐未經旬
何忽匆匆問歸軾兄兮兄兮不可留執手潸然淚交臆
兄幾七十弟五旬此別相會知何日願兄珍重莫輕遊
願兄善養保和德行當謝事賦歸來與兄同作耕樂客

贈王先生致政南還

武寧教諭王先生伯麟予髫齔時遊邑庠獲從先
生後開蒙獎迪覊潭良多既而後先出仕萍跡浮
沈離合無常正統己巳先生自泝訓陞教武寧不
相見者十餘年而情好未嘗不往來於懷今年夏
辛復相會于京先生且老而予亦鬢斑白矣方爾
綢繆而先生得休致之　命急促裝南還能無動
予情哉於是沽燕市之酒相與痛酌取醉以散離
別之懷復述長歌一首爲行李道鄉里暇時對親
一歌之亦足以見朋友相愛之私云

螽斯動股蜩始鳴榴花葵花燒空明澍雨初過淨塵陌
都門烟柳牽行情燕姬釀酒朝正熟糟牀滴瀝香浮玉
一斗十千任價高往來多少停車轂呼童沽來酌故人
故人不見經十春相逢此夕歡何極感今慨昔傾情
一酌一酌復一酌西窗細雨燈花落酒盡情長話不休
看看城上欲罷柝宿酲未醒東方紅聞君歸計尤忽忽
明看那忍遽相失合歡翻作離愁濃離愁濃濃如漆記

侍當年同學時光陰瞬息頭俱白頭白不復黑人離忠
可先君來君去不再來塵鞅絆我何時還乞身便欲向
明主明主恩深那可去同鄉同學來同歸謝腳不濟淚如
雨君歸君歸何快哉有孫有子皆瓊瑰高堂甘旨樂餘
景青山綠水相襲回吁嗟先生篤高誼胸襟洒落無塵
滓化雨已能成梁棟餘波今昔滿桑梓

贈王都憲公度

吾觀王中丞雨上三層鐵胸中一片仁狹奸惡起如蛇
蠍扶良植善如陽春前年出爲欽廣津九門巡數嚴三
晨獨當一面與蠻血戰不顧身東南滄運多因
循吾
皇東念疲吾民恭承綸音江淮　命晝夜奔走勞精神不

中丞貴不著繡衣夜不問錦茵所圖在國計所濟惟民
貧剛明果斷困逐巡運籌畫策如轉輪漕從百萬盡歡
悅舳艫千里如次鱗今年歸來伏
紫宸欲與衆伍分艱辛有司不辨功勞意紛紛持論生怒
嗔
帝嘉爾庸超群臣汝已悉爾之忠貞富弼勇知不足數劉
晏經略亦堪倫更看文采何彬彬縱橫萬斛皆珠璣詞
章韓柳剩消洒詩句李杜多清新王中丞赤心在報
主素志還思覲馳驅王事不得息白雲幾度空瞻巾乞
恩詔許修明裡馬頭衝雪歸丙秦焚黃龍光耀白日山川
草木輝蒼旻王中丞明時之鸞鳳盛世之麒麟文經武
緯揚芳勛光大忠孝有如此青史看來能幾人

瑜字瑜

初名果予以其於兄弟行不相類改名曰瑜瑜
者玉色文貌夫玉色溫潤而有文者以堅剛為之
質也故字之曰質夫欲其文質相稱也瑜之兄曰
璪璪者栗也玉之義華有栗栗之意焉其必以敬
將之乎故字之曰敬夫欲其戒慎以自持也噫二
子勉乎哉

吁嗟吾家世居嚴陵之左桐江之濱上繼榮祿之祖武
下纘五世之宗盟積仁累德三百禩篤生顯考兮豁達
雄邁承其盈六息五是丈夫身天胡弗畀臻遐齡兆予
閫闈未能步尚賴母氏教育成其名叨官食祿荷
聖明兩錫恩綸增光榮追封二代兮皇皇遺澤信有徵吁

嗟吾家兄弟群玉立子姓駢蘭榮第宅甲邑藏槐影田
疇接畛連彩陰宦府不聽傑科聯門閭惟有賓客迎沐
浴前人之膏澤兮盤桓盛世之太平盍亦圖惟保厥成
庶幾大履繩繩傾吁嗟吾家兄長已矣不可作三兄四
弟亟臻六袠胥康寧我亦知命年白髮何嗟嗞傷哉爾
父兮瑩然玉樹先沉淪寡妻幼子何煢煢況爾遺腹尤
零丁毋兮鞠抱獨辛苦皇天監佑幸見二孫頭角俱崢
嶸吁嗟吾姪莫負天莫負人羔羊跪乳慈烏返哺兮顧
茲異類亦有情人生何可忘其親昨而念我骨肉恩踈
涉千里趨之
神京留侍左右蒙履更撫之教之幾回使我涕零巾吁嗟
小姪毋違吾言兮毋怪吾諄諄勤儉足生涯孝弟衆

世一或失之歎與翁黃金萬兩如浮淨吁嗟吾姪有書
當讀行日須崇耕此憂爾迍兮毋憂爾貧行將乞身
向聖主歸來飯樂天倫七里灘下鸕鷀村九里洲上
鳳凰岑一壺酒一張琴一掬清風一曲吟籍也醉兮阿
咸憑傳語桐江諸父老枌榆社裏留我半席莫使他人
侵

勉思行贈吳春秀才

勉思行為吳春秀才南歸赴娶之贈終篇云夢魂
長繞南山隣盖予先塋近在春家之右故及之爾
尚志之哉

有鶯纔遷喬木枝有女願嫁聰明兒聰明兒郎不易得
得之如獲連城珠我家有女淑婉姿多方擇配求所宜

昨因氷語偶相契鵲橋遂駕成佳期羨子村志清且奇
昂然野鶴鳴天池南窓夜半漏初靜短檠獨對聲吾伊
為消西館延明師辨疑解惑嚴三餘春秋大義炳無翳
筆削微意勵如飴今年浙省開秋闈山林豪傑欣逢時
挾策操觚試一往奮然頭角寧容羈春風楊柳黃金絲
都門晨起牽行裾一杯秖為洗羇愧長歌且謾嘶驕驄
我歌不是陽關辭我酒不為傷別離歌因義重聲漸激
酒為恩深醉欲遲讀書要在涵泳之作文那在雕琢為
張順浪古匪吉士忠信篤敬眞良箴堂堂周道堪委蛇
屑屑偃室容睥睨達人知此重自檢卓然肯為流俗緇
況爾青年邁等夷三冬刪學功未彌名場利圃莫倖致
鵬程萬里須容紆歸哉歸哉勉爾思着鞭去去還早裏

感光我重回首夢魂長繞南山隣

翕順堂詩為劉錄事贈

憶昔橋門聽雨時舉目皆是英雄兒唯君煥然更文釆
閒過子雲一問奇俄然典教出谷城谷城士子皆陶成
譬如枯池困鱗甲化歸滄海奔長鯨竭來報政謁
天子妙選賢能輔儲貳近臣有識當薦章官僚隱隱聲華
起殊念椿萱盡白頭西川萬里情悠悠抗章乞得暫歸
覲高堂蛸覺歡聲稠難兄難弟自一體膝下承歡春甘
旨階庭晨夕奏塤篪二親相對欣欣喜喜得賢郎天上
回錦衣映徹流霞栝兄酬弟勸一何樂世間此樂真難
哉吾觀劉氏多積德滿堂和氣融春日欲知慶澤厚且
長試聽吾歌翕順什

己卯端午節賜遊後山觀走馬射柳有作

聖皇御極天地清八方無事歌太平南蠻北狄盡賓服梯
山航海來獻琛我
聖德不自矜宵衣旰食圖勵精治安不忘修武事因時
講肄陳五兵五月五日律疑賓人情和暢風景晴萬歲
山前開藝圃龍驤鐵騎俱崢嶸羽林衛卒猛且兢赳赳
勇士尤縱橫身衣錦繡光袞袞腰懸橐韃何英英紛紛
紜紜也栩栩挑兮代鼓氣漸盈三軍擡手齊喏喊萬馬
辟易皆震驚有馬朱鬣亦且纓前躍後踴莫敢攖旌旗
蔽天耀日月百般技藝不可名飛黃白鼻如電奔捷蹻
跨鞍如絮輕翻身引弓如明月注目發矢如流星颯然
叫弦空中鬧須臾剪斷白玉莖巧發奇中負妙絕衆皆

一步誰能爭有如枯楊盤其根有如神仙見其真騎一
騙三如跨㕍倒植橫閃如奔鯨翻然身從馬腹伸忽然
身從馬首縈躑躅突兀任超逸狡兎下上無停征或鹿
或狗肖厥形或四或五速不俯肩水頂火手持戟飛劍
流砲身懸旋末出騏驥百其羣禽飛獸走齊放生雲中
一派法樂奏綠陰深處鶯歌鳴丁寧
天語宴東城中官款陪諭勅燭羣臣盡醉總忻忭拜舞咸
呼萬歲聲
祖宗故事久不行我
皇今日重修明小臣何幸躬逢盛載歌天保荅
聖情

題梅鵲

奇葩不比柳原頭萬格那同處士家臘意未融三白雪
春光先露一枝花碧桃芳冷千年老阿母探香青鳥
飛來枝上月三更夢入羅浮天未曉東風漸煖五雲深
蓬萊高頂饒佳音鵲鵲啼雨子初熟綠陰顆顆垂黃金
摘來擬薦商家鼎味入和羹陋凡品傳巖手段功告成
莫道黃昏水橫影

題金教授先墨卷

金生示我先人卷先人行誼宛然見形容寂寂閉九原
墓上青松如蓋圓積金為弟擇良偶發粟開倉濟貧乏
一口能決里社爭群吾恒克鄉飲賓德崇在躬不自亨
澤遺後昆真可尚有子落落負瓌奇十年芹泮為人師
遙郡傳大江浙鴻飛漸逵青雲路吁嗟先人種植心

下知帝氏悝黃金為生題卷起我感目斷江南片雲散

題皇華秋景圖

大明天子御神極四海九州歸化域雕題左衽盡稱臣航
海梯山來效職安南僻在炎荒陬衣冠頗比諸番優昨
來請命封繼世欲徼　天寵誇群酋
英皇恩深沛如雨妙選賢能克信使匪徒禮幣尉下邦要
使仁風播遐軌朵公卓矣人中都長身玉立尤魁梧才
兼文武篤忠悃日侍瑣闥陳嘉謨
帝曰專對言汝若公即稽首無留諾驅馳不憚萬里艱驅
壯騑騑自天遠歷粵嶠桂銅柱西番王奔走伏路岐艤
艤江震笳鼓鎧甲列岸迎旌麾使節皇皇就賓館錦
袍玉帶星霞爍遠人不識大官儀疑是神仙降霄漢詔

朝冊禮初告成口宣
詔旨允分明天光日華照下土頓令海外夷風清于時少
昊秉金令商飈埽蕩炎氛蒸雨過山川碧似藍月當河
漢光如鏡枕擲影覆瀞蒸蟠木犀香透芭蕉窓銅晃縹
緲引蘭佩瓊危瀲灧浮蕉幾對茲景物雅堪羨回首北
辰望應遠翩然躍馬併歸程春披君臣共留戀珍奇寶
玩良[illegible]多一芥不取其奮何前蒭却笑張博望蓍苡猶
慚馬伏波羣夷相顧咸嘆息蓋道中朝真潔白願祝
聖主億萬年我公旦夕恒在側歸來數奏蓬萊宮
天子嘉勞喜滿容職供機務任益重持謙心事猶忡忡望
懷小國納成欵繪作秋圖示清說愧無燕許大手筆為
寫長編入青汗

五言律詩

小孤

平地孤峯峭中流底柱哉勢懸千尺玉影覆半江波

辟絶人難躡風清鳥自歌維舟欣晚眺新月挂藤蘿

下峽二首

瞿塘天下險巫峽勢相連夾岸千尋壁中流一綫天

山空無獸跡江逼少人烟唯聽鼕鼕鼓朝牽百丈船

宇宙誰開闢神功勢可驚水從天上下船向地中行

停午日初見侵晨猨一鳴客懷經此處愁聽棹歌聲

寄聽竹先生二首

小築栗山陰幽深無處尋不貪花滿徑惟愛竹成林

雪洒吟敲韻風來玉戞音隱君心得處對月一牀琴

有意娛泉石無心慕組簪耕雲非種玉鋤地每揮金

酒醉看孫舞詩成對月吟笑觀天上客塵土滿衣襟

哭英廟詩九首

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

大行皇帝升遐變叨典大喪禮回忌六年十二月

上不豫七年正旦免賀至初八日念禮部缺尚書力疾出

視朝名吏部降手勑特陞變禮部尚書次日復不能

出至十三日御朝變始獲謝　恩乃知

聖眷之深如此至是長禮悉變裁定於乎痛哉回作挽詩

九章以哭其私云

四世承皇統七齡嗣大猷聰明齊舜禹孝敬邁湯

萬國沾膏澤三靈享苾芬庶幾臻阜俗光可紹皇墳

沖聖居天位熙然海宇春四靈符至治萬類洽深仁

訓迪惟皇妣匡扶賴老臣如何輕北狩秪為極吾民

日角開天表龍顏溢鳳姿知人高祖哲御下太宗規

總覽經邦計尤神制勇機乾坤三十載民物盡熙熙

復辟真天命迎鑾出衆私誅奸神筭定討叛廟謨奇

震器千年統乾綱八極維春秋並堯舜垂拱可無為

徂落蒼生慟升遐上帝賓八方均遏樂七廟悟傷神

曆數歸元子台衡簡老臣貽謀皇業固千載荷休仁

七載遵時晦心怡體自休一朝回宇宙萬姓起歌謳

志欲更時化其如佐國謀空教湯武聖側席想伊周

虜識真天子群羅拜聖明牛羊供御膳駝馬奉行營

扈蹕還龍駕謳歌入鳳城日光回四表中外動歡聲

聖德如天廣仁恩似海寬累蒙　知獎重自揣報酬

難典禮心猶亂扶喪淚每彈遙思天日表儼在五雲

端

力疾傳恩詔春官列上卿方期裨治翽忽已隔蓬瀛

淚洒懸輴紼哀隨引路旌終天那復見幾度夢魂驚

挽太常蔣尚書

聖主崇明祀涯書起老臣八旬猶矍鑠三禮藉經綸宗伯

勲階峻郊壇顧問頻忽聞仙蛻去夾境共傷神

五言排律

賀登極

恭惟

上嗣登寶位之月　詔頒天下覃恩禮卿捧
詔至　端門開讀群工百姓擧手歡呼是日大日晴輝祥
雲繚繞誠太平之象也聊作短詩頌之
高廟千年統文皇五世孫仁聞流宇宙孝道格乾坤
曆數歸元子謳歌屬至尊綸音布赤縣德澤洽黎元
瑞日開黃道祥雲護紫垣山呼朝帝座虎拜覲天閽
萬國承王朔千官荷
聖恩兩宮誠罔間八廟事如存磐石皇圖鞏蒼斯嗣續繁
文明過舜禹治化亞羲軒何幸逢熙運深慚獨素飡
阿衡商用美尚父武猶煩無逸宜陳戒豳風異討論
短詩莫足頌稽首欲忘言

送劉黃門之南京

幾年鵷旅聯忝結歲寒盟共鼓橋門篋聯登甲第名
論文常吐膽執別若為情喜慶風雲會欣沾雨露榮
黃門居俊考青瑣屬豪英
玉闕辭鑾去金陵羨鳳鳴柳牽京國袂花點潞河旌宴別
時三伏帆開月五更南思雲滿地北望斗懸城僚寀
舟同濟賓朋蓋用傾謨謀巨
盛治黼黻贊　昇平事業延姚上古名擬賈生相期洛
弩力矢不負
皇明

題藍溪巷

藍溪迢幽致嘉道許誰同蜿轉十流會潺湲一派泉
練得光接漢翠落[illegible]涵空柳[illegible]三春雨蘆花兩岸風
汀洲馨杜若孤嶼暗梧桐薄淺恭亭小臨清晝閑[illegible]
時過採蓮艇每遇斷芹節地僻塵應遠清閒道自融
醉眠江月落醒看海潮通輒弱鱸魚釣夷猶鷗鳥逢
悠然物外趣不為世間籠自信如嚴子猶疑是陸蒙
只今時正泰會恐獵非熊

題潘節推隆恩堂

族自武功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駕遷詩書光啓後仕宦克承前
京兆煩刑獄推官屬俊賢寬平人不枉明決事無偏
三載勞書奏　九重官誥懸
宸章輝象軸
御墨洒龍箋喜動慈親色光昭考禰阡構堂崇棟宇揭扁
耀奎躔感激無存沒榮華及後先

龍隆鄉國羨澤被子孫延金馬碧雞地烏紗銀帶仙篤哉
懋忠孝天祿自綿綿

先妣夫人忌辰

六月又六日乾坤何慘然懷親心似割搔首意如煎
匍匐方移地淒涼已喪天褓中深鞠育膝下最矜憐
能語書親教逢髫乳未彌寒溫恒撫摸飢飽更周旋
遺學從師傅燃藜課爾編勤功應喜悅懶誦忍笞鞭
早出凝看遠遲回倚望懸良朋欣款接狎友恐留連
脫珥供師贄臨機補學錢論文須究竟解義必精研
幸預鄉書薦叨登桂籍先慈情方少慰行色遽成[illegible]
一試春闈蹶三年太學淹憂形嬰臉悴淚迸兩顋[illegible]
慶際風雲會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全榜上扎跡鳳池[illegible]

紉抱孫携婦遥逾江涉川京城欣會合骨肉遂團圓
天祿共羞傷官袍舞彩翩自惟安淡薄不羨嗜肥鮮
奈爾蒼旻酷俄驚素月掩萱花空滿砌賓秋竟淪淵
奉柩歸千里埋棺慰九泉制終趨 北闕
詔下赴南遷来往勞萍跡行藏信道緣浮生旬過五食祿
歲幾千典禮慚無効銓官畏有㤪叨宗伯任深愧
士林賢惻惻憂時念孜孜報国虔位高惟慮墜搢重
每防顛兩鬢蕭蕭雪雙瞳漠漠烟功名隨日炙竟夢
與雲飛亟欲辭朝署爰思在墓田傷神逢憫忌撫景
賦哀篇官舍脩祠事時羞奠寝筵剩知歆没後那似
奉生前苦苦情何極終天恨益綿

挽安国林憲公

世右濟六族人鍾泰岳精偉哉當代彥卓矣
盛時英槐市修文埶花封播政聲祉祥　天妹降月瑞
聖寵生配　帝光樹被承　乾正玉衡累遷驃騎貴
特進會昌榮三代咸封贈通家並綬纓春秋逾耄耋
福祿享崢嶸貴盛禮尤下尊高氣愈平揮金周困乏
割產濟孤嬰雯容按輪款欽賢倒屣迎不誇金谷侈
雅比玉壺清素履無虧失臨終戒滿盈陰家奚足擬
馬氏實堪侔作南柯夢深關　北闕情時舍
恩更厚祭葬禮非輕墓隧香山築碑文翰苑評已看丘樹
拱幾見歲星更幸際　乾坤轉重瞻日月明眷存
戚里好　軫念渭陽盟肆進国公爵弘加恭憲名
寵第申眞䘏　鳳誥重褒旌寵遇欽高誼

州賴老成袁淵親取日滄海自殲鮮與
國同休戚匡時致泰亨世傳忠孝盛功在鼎彝呈紗始亲
兼備公予數與京

挽薩侍郎同僚

全閩儲秀氣　盛世挺英姿性篤胥參養心潛董
子帷律身準近古積行不徇時學究天人蘊文摛錦
繡奇甲科歸衆望翰苑
簡降知典禮樂攸重屬經綸有為不堪妻子累竟致腹心
危力疾思猶懇殷憂神轉疲甫辭三品祿俄動九原
悲幸有伏生女嗟無伯道兒扶棺秖孤僕表墓屹穹
碑愧我同官好多君羅澤貴月冢疑李白塵軫失鍾
期幾度臨風處潸然淚滿頤

姚文敏公遺藁卷之四

七言律詩

夜泊荻港

夕陽落盡暮潮平舟泊沙灣漸二更緣岸竹籬驚
吠近江村樹動雅鳴闗從弊柝傳宵警驛吏持燈
夜迎回首鳳臺纔咫尺濆南山去幾多程

過廬阜二首

南紀藩籬倚旻穹坤維類此作元功雲開萬壑芙蓉
秀雲點千尋碧玉叢白鹿不來書院寂青牛既去
炉空帆過彭蠡無窮興都付蒼茫一望中
盤薄西江鎮楚門丹崖翠壁插天根雄深不用六
頁秀拔應推五老尊金闕玉房無路覓蓮宮鹿院

皆存共看大旱興雲雨千里咸承潤澤恩

自武昌追李都憲

舟發嘉魚日未晡晚風吹過鴨欄磯岳陽凜凜霜威
重江月沉沉鴈影迸滿擬李膺歡共載却教楊子悵
多岐馬蹄萬里雲南道回首瀟湘有所思

過巴陵

巴陵西去望公安帆過沙灣水渺漫雲捲洞庭山色
遠風吹湘浦浪花搏江深霧暗侵書潤天闊霜微怯
袂單客路莫言多寂寞湖南佳景恣遊觀

過桃源遇雨憶商學士

桃源晚過雨瀟瀟匹馬驅馳路更遥出驛有樓雲帶
脊野溪無渡水平腰泥途客旅添惆悵村落人家况
寂寥遥憶　金鑾商學士日華五色醉仙桃

過平越方經苗賊有感

久治俄遭氣化愆山人乘間肆腥膻干戈騷擾綿千
里民庶流離屬幾年敗壁頹垣遺井落荒村古路少
人烟偶因奉　詔經由此四顧瀟條一愴然

過雞公關二絶

平分天險角西東限絶山河氣[illegible]雄夾辟仰看千戟
列中流俯視一絲通嵬峩誰與誇岷劍秀拔還應讓
華嵩却馬于陽非我志一鞭曉色過安龍

過安龍箐

貴陽西去地尤偏按轡徐行望杳然水轉千灣多激
石山迷萬頃少平川數籠箐[illegible]煙竹關索岑頭
接天奇語往來行路客無端却為利名牽

老鴉關

跋涉風塵苦路艱那堪又過老鴉關高山直下千尋
壁深箐盤來幾折灣一士把戈當險立萬夫解甲避
鋒還誰誇函谷為秦障此地[illegible]能禦百蠻

過七星關　近畢節十里

昭車遠度七星關客裏那堪歲已闌石折迴流依岸
轉千尋陡壁夾溪蟠霏霏雨雪愁天暝歷歷山川行
路難遥聽驛樓迎鼓響到須沽酒暫停鞍

過赤岡有懷　[illegible]

夜來南下按烏撒曉發東行度赤岡山峻石嶢泥路
滑雪深天暗馬蹄僵王程有限應旋旆客况無聊欲
斷腸忽憶去年當此日華堂銀燭照霞觴

畢節遇雨雪漫賦

天家織女巧無端剪落瓊花散渺漫雨洗玉容原自
潔風揉綿力強成團馬嘶山路愁蹄滑鳥宿雲林怯
羽寒莫作尋常清吟看光華壓倒萬重山

十七日早發松林驛自賦

臘月十七五更發霜華滿地粲如銀人間使節經旬
昭天上長庚拱北辰白髮幾莖驚漸短丹心一點壯
尤純暗將犬馬流年數度韶光又四旬

忠州弔陸宣公墓

東南山嶽降神奇豪傑之使世見之正氣浩然大地
塞真才挺出

師而侯學術推先步賈傅經猷擬後追志業未酬戾
不許空令十載起遐思

奉天詔下泣癃瘝唐室中興藉論思可恨奸諛惑淵
聰却教忠義老江湄九重倚想恩何薄十稔徵書事
已遲一讀遺文數行淚拜瞻松柏不勝悲
官舸曉發過忠州峽霧冥冥瞻未收過問宣祠何處
是為言荒塚此山幽雲御宰木千年恨水咽清江萬
古愁汲取椒漿和淚奠英魂尚鑒我心不

南陀晚晴

東下雲陽舟似飛南陀遥望翠霏微層崖雨過添新
瀑孤館雲開映落暉罷釣野翁携蓆去換鹽洞客背
簑歸一聲江上寒烟笛吹落梅花欲點衣

荊州寄沔陽林學正先生　首

景陵佳致古稱饒誰識先生托養高日煖玉沙娛鷹
鵝風清沔澤弄鯨鼇五華香嶺穿青闥三箍蘭漿醪
翠濤濟濟英才環丈席皋比獨擁講離騷
鄭虔羅粟官何冷劉向傳經道自尊學派滔滔三峽
倒詞源滾滾九江奔仲尼魯史還添傳陸羽茶經莫
費言共惜青氊久寥落恐妨講席不能温（先生春秋陸羽詩人也）
先生聲價重山丘道德文章亦〻優詩句雄深渾得
杜楷書遒勁帖如歐衣冠肅肅剝忠惓仁義孜孜一日
不休佇見歸朝作梁棟許多懷抱決應收
與君同業復同門氣義何殊弟與昆燈火三年恒共
榻江山萬里幾銷魂肯教劉蔗孫前志須信彌甄副
後言開道明年春色好早晴環珮謁
天闕

幾年教鐸振南滇著述應知汗五丁風鬟芹香沾丈
席雨深苔色潤萃經鳳鳴曉日先揚彩鶚舉秋宾預
養翎太史昨聞占夢肖江湖隱隱動文星
寥落垣西食一簞可憐兄嫂共相看縕袍完補舩防
歲魚酒香謂為敵寒勸講夜分還煮茗恤勞畫永更
加餐十年契闊情無限何日重逢恣論歡
肌情真似膠投漆交誼那論梗與萍翰苑春風朝共
挹橋門秋雨夜同聽年登四十頭先白地隔三千眼
愧青顏色幾回驚夢醒分明猶為講麟經
仰嘆世事夢初醒憶着當年淚緑零寒夜立深門外
雪春風聽徹坐中經可憐公論十年定應見忠忠蹇千

載靈半篋春秋誰為續門牆落落似晨星

荊州覩李都堂詩和寄

仗劍飛霜振玉珂馬頭到處頌聲多三邊機務身籌
畫一面生靈手撫摩北使有才梟虜魄南巡無計逐
詩魔昨來偶誦荊州集更許誰人和郢歌

夢感

歲癸酉春正月二十九日夜舟次李陽驛夢故兵部
職方主事俞君元器生誕之辰張宴高堂諸舊友咸
集盃酒交酬語言談笑一如平生情正洽為旄聲縱
猝不勝悽愴食為之不下者竟日久之不覺聲慟乃
作詩以志其哀云

於息　倘陷邊城徇國忘身大義明形化九原
魂不死神遊萬里貌如生狙箋夢裏逢初度談笑摶
前總舊情忽被撓聲驚枕寤撫膺竟日淚長傾

書忠義事

正統十四年夏胡寇也先率群醜犯我邊庭
上親師六軍征之當是時人皆知寇虜之勢未易控扼
親征之師不宜輕舉非僉謀所同無取勝之道焉其
扈從之臣或自分一死矧兵部實總戎司而職方又
機務所係　戎既御卒然督師職方郎中新安胡公
永清當行　元器曰從征分也但苦於疾耳君能我
代乎元器慨然曰胥臣子也奚不可之有退而命家
人具行李裝糇糧齎束秣馬直趨

駐蹕之所于時大司馬鄺公在師凡章奏羽檄及軍中機
密重事悉與籌畫必假其手以成晝夜累數百應對
如流屬茲勞敝飢渴失度痢証乃作猶力疾不輟既
而幸少差度其事乃以狀大司馬勸
上班師而回弗果遂陷沒于軍於乎若元器者臨難弗避
竭力捍難可謂誠於事
君也忘危守信利害弗較可謂誠於交友也誠於事君非
忠而何誠於交友非義而何忠與義固元器之所素
學素存素行非矯揉於一時者古謂事君致其身生
死見交義如吾元器真可於古人中求之於乎今而
復求敦古道如斯人者可得耶予於元器頗愛如手
足非他人比故於沒後每形於夢寐之間儀容宛然

談笑如平生豈無謂哉是孟子之心不能忘情乎亦
器誠積而形著抑亦元器之忠肝義膽未能暴白而
其英魂精爽與造物者遊於冥冥之中故累托於夢
以自見焉爾吁痛哉予嘗欲狀其平生行實鐫石于衣
冠之墓道以貽不朽未克果謀茲因志其夢復感而
作忠義二詩以旌其心尚俟太史采擇焉

忠云

親扈鑾輿事北征朔風一夕偃南旌龍遊沙漠
分當死馬入穹廬義不生勤劍志梟渠賊首運籌力
挽至尊營滿腔忠血如雷吼化作天戈殺虜聲

義云

利害尋常豈世所爭君於此際更分明只知信義泰山

重卻笑鄙危片羽輕同事同官相友愛一生一死見
文情坐今千載敦澆俗太史操觚細與評

過君山

宰制湖湘控上遊勢撐宇宙孰能儔螺峯雲外青如
染玉柱天中翠欲浮山氣遠連巫嶽雨嵐光深逐漢
江流舟經不盡登臨趣幾欲攀躋到上頭

丁丑正月十七日迎　駕

幸觀

龍飛寶曆昌人人歌舞太平鄉乾坤再造光千古日月重
華照萬方文武同僚新氣象華夷一統舊綱常自慚
厚祿渾無報願祝齊天　聖壽長

感懷初八宿張家灣

□□淵逢不自由南来北往幾時休滄雲偶不□□
出宿鳥猶知向既投忠孝一心圖報稱功名千載
貽譏年来剩覺多歸夢頻在桐江把釣鈎

東光有感

當年兩岸百餘家此日經過事可嗟弥子沿河輕似
草横屍載道亂如麻十門九突晨無爨比屋連墻暮
有鴉幸際吾
皇上正宸極會覃仁澤被幽遐

與蕭都憲同發張家灣船不及以詩追之

陛辭聯袂下瑤天卜日齊開潞水船行李滿期同載
去旌麾誰擬着鞭先潞公鎮洛邦維重司馬歸朝衆
望懸當宁需賢方側席輶車不久定應旋
袞袞英才薦大夫皎如秋月湛冰壺須知
聖主圖新政故遣賢臣鎮舊都 恩命頻占烏止戟文
明端見鳳棲梧莫言此去江湖遠好竭忠誠賛
帝謨

留守南臺委任臣曉辭
天語重丁寧綱維有賴元非舊禮樂無才敢謂新騏驥久
欽超逸足駑駘深愧逐先塵臺端脈日清如水青照
能教顧我頻

望德州 二首

百雉孤城是德州夕陽漸沒路悠悠無端歸鳥□□
宿何處飛帆□岸□□心急不堪舟子像望懸擬到
[illegible]

海岱雄封拱帝畿春來景物漸融怡夾堤楊柳頮青
眼出水菰蒲漾緑漪江到曲時舟學轉帆經直處岸
如移况逢 聖主重光日民庶熙熙樂盛時

過故城即事

積水初消地力腴老農稱煖任耕鋤郊原歷歷多生
意民庶紛紛緝故廬 天命久知歸正統人心應
遂樂華胥經行喜見年光轉四海咸歌化日舒

中秋夜招周秋官小飲

天公有意賞中秋撤盡閒雲兩漸收玉魄皓當三五
夜冰壺冷浸十千州忠懷喜玩東坡句清興期登庾
亮樓近想故人能過我一觴一詠為君酬

憩宿大勝寺會諸同年有作

歲戊寅閏二月清明分遣謁
三陵乗馬出安定關折西行十餘里東風蕩寒青陽却煖
楊柳萌芽而未舒杏花含笑而羞吐卒然吟曰柳眼
窺晴開尚小花容怯冷笑猶慳至晚宿大勝寺邂逅
諸同年解鞍息馬歡步溪樹間撫時育物之懷欣然
自得於是各出所携對月浩飲抵掌一笑自以為人
世難逢也既而齋堂鐘響擁醉入室但見熒然一燈
且明且滅猶足動乎情者因賦一律記其事復足成
前韻冀不負初興録呈 同年諸公幸改教焉
祗事
小陵曉出關無端春色草纖間馬馳沙路穿雲穩人向叢
林步月閒柳眼窺晴開尚小花容怯冷笑猶慳四鄰

民物咸熙線何情尊前一解顔

郊行暫息上方肩春色三分最可憐楊柳冒寒縁岸
緑杏花偷煖隔林然梵鐘齋食閑僧語禪榻留燈借
客眠邂逅同年喜騈集一尊沉醉習池邊

用前韻酬張同寅

一天星斗耀踈櫺官邸孤眠醉未醒禁木風摧疒瑟
瑟御溝水滑曉泠泠濟時無策饕金紫垂世何功汗
簡青奩度年華幾半百移文愁動北山靈
夜靜書齋月透櫺輕寒敲枕夢初醒沉沉玉漏瑠璫
轉淅淅銅盤沉瀣泠銓鏡自慚迷黑白功名寧許上
丹青幸逢
聖主隆熙治獲覩休徵致四靈

近冬喜雪連日

三白冬前世所稀于今頻見六花飛周旋玉宇天容
闊覆被神州地脉肥應喜來年民有食却愁窮歳士
無依老子猶憐廩高禄病骨何能賛化機
帝憫斯人倘鑒臨不施珠玉兩黄金欲為明歳三農計故
落寒花一尺深萬壑熙熙迎聖海麥畦勃勃見天心
十年 聖化同堯舜行聽康衢擊壤音

冬至日恭遇
萬壽節朝罷有喜而作

陽氣初從子半回祥輝南極照蓬萊
聖心允與天心合瑞氣應隨淑氣來翠闕三呼朝
玉陛雲韶九奏進金盃 皇圖頌祝乾坤久壽域長同

山開

珠溪佳趣

開落珠溪景趣幽若人居此足夷猶舊迎朓排青
闥門掩晴江湛碧流松暝時來雲外鶴沙晚母下海
邊鷗何當一斂山陰棹遍覽名區愜壯遊

送内弟王仲啓

君來問我意如何我贈君歸有甚麼仁義傳家終有
慶詩書教子更無他夢飛桐水看雲臥酒酌秦淮對
月哦歸到吾廬如有問秖今愁比向來多

送翁亞卿歸省五首

獻陵蒼鼎名儒五餘慶悠悠裕後人王祐功名遺鐵
回仲淹事業付紬仁不緣閥閱徒千澤自以文章早
致身京國幾年榮梓夢承恩出日出 楓宸

忠孝傳家一寸心 明時位望重南金 朝廷禮
樂經綸密天下人才化育深疏入 九重推孝錫
帆歸兩浙播綸音展拜仍迷歸朝馬四海蒼生久望
霖
三朝德業士林推早以清純結主知議禮容臺資老
練論兵司馬嘆精奇思鄉日切心如渴憂国年來鬢
似絲暫息塵勞歸故里好緣黄綸重洛遊
三十年來畫錦歸山川草木盡生輝思須寶鉢香攜
袖
勅賜金紗露染衣仙檝儒衿聯俊彩啓宴茗簾幃
若溪風景渾如昔坐擁令人息世機

仙殿陪相辭忠獻駟馬還鄉馬長卿盛事喜看君獨
舉他年應許我徐行露落曉佩偏饒潤月照秋江分
外清寫報同寅歸太史恐妨親舊眷留情
送劉憲副仗和提學于浙
學濟天人邁世才官兼政教重行臺衣冠兩浙多矜
式狂狷諸生獲取裁馬過山川時雨潤車臨郡邑惠
風來昨宵分野當牛斗一道文光接上台
送王留守之鳳陽
錦衣日侍大明宮出鎮中都倚任隆淮甸正資防禦
策蒼生應賴保釐功旌麾擁騎恩波闊鉦鼓開牙號
令雄護把驪駒歌別酒　帝鄉花柳滿城中
送尚寶蹇公致政回鄉詩二首

久典符臺近　帝居年逾七十遂懸車功成身退
心無歉子貴孫賢樂有餘騎別都亭花發後帆歸巴
峽水消初閒適詩酒堪娛老世事悠悠任毀譽
父子居官八十年當今榮遇更無前累　朝誥命盈
笥篋再世功名在簡編白髮荷　君容納祿黃金
散客不求田優游杖屨桑榆景時會耆英似洛川
送徐憲副之廣東
鑾氣嶺外久縱橫重為行臺簡老成攬轡少舒三尺
法招懷寧偃六韜兵天書宣布恩波遠海道巡行瘴
雨清萬里功名從此達好輸忠藎答　皇明
送進士張翥歸蘇
山川風光滿　帝畿東吳才子[illegible]

乘沐恩榮重千里還思定省稀江水迢遙懸晚席山
花明媚照春衣到家喜慰門閭望及早来依日月輝
送劉同光祿展省南歸
南國重遊結契深卜鄰寧肯惜千金風晨時共尋蘭
若月夜頻過醉竹林奏績喜承明主詔還家得慰老
親心都門把手難為別好託賓鴻一寄音
送劉太守致仕還南二首
吾嚴郡守泰和劉侯剛始來作判七越年清譽
大著民咸德之乃狀其績群訴于都御史軒公
聞于
朝遂越級陞侯知府事民欣欣若得父母焉侯亦克體
朝家意亦于其民夙夜弗怠在任十有一年民德之右

加焉茲考績赴天官衆意其復來也庶以終厥
德侯至一日即以狀乞歸老飄然而去噫可謂
知足之君子也予嚴人也雅知侯之為人簡而
儉讓而有為其得吾嚴民心者以此於其歸能
無一言贈乎因成鄙律二首輒而歌之庶亦為
行李壯云
判守嚴陵十八年誰人不道我侯賢家無刀劒庭無
訟衣有桑麻食有田去任尚留遺愛在還鄉贏得湛
恩偏鄰翁若問官資厚試探囊中貯一錢
一冊勞書奏九重翩然拂袖出城東潁川野老循思
霸渤海農民尚望龔白雪遠隨歸路馬青春遙逐渡
江鴻仍來明哲如君少唯有廬陵六一翁

送沈憲副之浙江
中丞無憲久馳聲臬府超遷簡俊英露下九天霑寵
渥風行兩浙會澄清劍門柳嫩青難折吳曲桃鮮紅
自迎此去好平三尺法大施霖雨福蒼生
送鄭侍御巡按江西
青年甲第挹書香執法中臺有光白簡久看持正
色皇褒㫖見抗封章霜經南國秋聲肅雨過西江春
意長此去功名知遠大澄清端不讓張綱
送王選夫赴廣西戎幕
幾年書殿炎方藉甚声華遠播揚雅量鄧超難獨步
清才謝石擬同芳雨飄辟荔侵書潤風挹芙蓉入幕
香奏績重看歸帥閫青春作伴快南翔

送人教諭南陽
霜黃露白菊初芳送客都亭酒滿觴袖挹天風辭
北闕鐸擕時雨過南陽講餘午帳芙蓉煖課罷春盤苜蓿
香近日儒官多顯用會收梁棟入岩廊
送張參政還山東
職佐旬宣屬老成三年奏最出承明朱袍象笏
恩波闊玉露金風爽氣清徽省書閒知政體棠陰春謁識
民情青齊父老思君切馬首重瞻到處迎
送吳璘秋官考績還任
粉署仙郎玉不如才華籍籍重當時文章南國知無
敵政事西曹屬有為奏績五雲辭
楓早承恩一馬渡江遲切[illegible]職世卿年少擬佐絲綸入[illegible]

沚
送南監先生
承 恩曉發向南都共喜賢關拜宿儒官系玉堂
新 寵渥家旋壁水舊規模雪飛燕旆馳單騎風
指江帆泝隻艫遥憶橋門迎望久衣冠濟濟樂樞趨
送劉淵明教授開封
不羨紛紛競利名寒氈偏喜一經横中山樂育人才
盛汴水超遷吾道亨獻策當年追賈誼說詩今復見
匡衡十年故舊重驚別把酒歌驪無限情
送楊憲副之廣東
黃甲曾題姓字香烏臺聲價旦尋常久知清白如楊
震還喜功名似范滂豸出中朝新雨露馬臨南海舊
風霜難兄德業關人望疑見[illegible]詩 玉皇

送都綱一元還姑蘇
暫違蘭若謁金扉稽首翻然返翠微錫杖護從天上
下衲衣遥向月中歸焚香說法冷龍聽揮塵參禪白
鶴飛借問遠公何處住烟霞深鎖碧林扉
送洪繡衣
臺端振肅久馳名按節滇南荷 寵榮萬里馬蹄
經貴竹三秋豸角照昆明風臨郡邑炎氛息霜壓遐
疆瘴氣清白簡相傳自諸父知君不負舊家聲
送何黃門歸省
夕郎才望勝光輝祿養慈親志不違芴得天廚時入
饌賜來雲錦無成衣金門懸顯思鄉切寳鏹須用[illegible]

杼歸明到故園春木老渚輿遊處正芳菲

送南京儀曹李郎中之任

出入勤勞人共賢承　恩曉陛下南天郎官五品蹟華要禮樂千年任講研雲靄鍾山之舊國雨添潞水上歸船此行更望成嘉績會見徵書向日邊

送鄭司訓景常之鉛山

除書新捧出彤墀此去優游樂更宜風月無邊頻酌酒江山有興一題詩杏壇教化千年範湖學規模百世師結髮交遊今白首臨行執別意遲遲

送劉盡心南歸

青年自得琴書趣壯志還為京国遊辭氣雍容資世澤衣冠楚楚厭時流雲霄奮翼非難事道義持身不外求

聖代只今揚側陋詎容徐穉老南州

送江贊禮歸南京

冰壺標格迥無雙喜際明時列奉常雅志素諳周禮樂清才尤識漢文章祠庭贊導心逾謹官守寅恭職更揚奏績九重歸舊国潞河水滑快南檣

送人赴河陰典史

送別都亭曉色侵迢迢匹馬向河陰塘空遠遂王喬舄靜日閒聽子賤琴蓮幕風清紅滿院桑田雨潤綠成林更聞民俗多淳朴惠政應孚百里心

送宋宗魯江西僉憲

共羨開元相裔孫外臺超擢自黃門螭頭簪筆傳

詔勞宣義氣符　上恩霖雨萬家齊樂業風霜千里獨乘軒餞君卻憶當年事攜手看花醉杏園

送金太守致仕還鄉三首

作郡功成奏　九天急流勇退共稱賢衆方競進無虛日君獨懷歸不待年錦帳平分秋月去緋袍遙帶御香還更看家學光前武煒煒丹綸在日邊

三十年前託契盟宦遊中外兩懸情盍簪尚有青瞳在把手空驚白髮盈顧我不才猶戀祿羨君未老便辭榮都亭祖餞難為別回首城頭月正明

投綬歸來力尚強薜山門水任徜徉蘭橈夜月歌牛渚黎杖春風嘯鳳岡萬斛塵襟絃上瀉半生詩債醉中償始終名節如金玉誰許移文近草堂

送陳教諭之長洲學

教鐸初懸出禁城東吳士子喜陶成絳帳泮水芹風閙帳啓鱣堂杏雨清安國至今存軌範元龍自昔足家聲正逢儒道興隆日試取長才為一鳴

送嚴州方醫官

醫傳三世共推賢妙得靈樞意外玄指下膏肓無遁迹囊中咀㕮不論錢黃堂譽重封章達丹陛

恩深衣錦旋歸到嚴陵三月半杏林春色正鮮妍

送卧雲處士南歸三首

行義鄉邦夙所推都門相會忽相離殷勤不棄朱好松栢能堅晚節知桐梓蔭霜人共早稻花含露歸遲江南風景深如舊好折寒梅寄所思

十里相将入　帝鄉倚衣懶惹御炉香偶看齋閣
儀天關却憶驚鷗在野塘桂子風中歌別酒芦花浪
裏促歸航故園親舊如相問為說黃門底自忙
臥雪先生樂隱淪山中習靜自怡神酣歌菊徑柴桑
谷笑傲桐汀栗陸民放鶴幾回過夜半釣魚不覺到
通津漢廷禮樂還耆舊未許鷗波老此身
送人官大理府
欽陽萬里副車通叢爾來黎久望公禮樂衣冠歸化
域桑麻禾黍滿提封舟經巫峽三春雨馬入滇池五
月風此去料應多惠政行看奏最大明宮
送徐太守之臨洮
掄剖竹出臨洮遠郡于今得俊髦坐見六條興德
化行看五袴偃弓刀佩辭魏闕分晴雨馬入秦關擁
書施同事春官經歲月相違不覺意忉忉
贈樊景瞻參政之河南
閫任方隅暫近臣
聖皇深念在斯民藩屏中去資良佐霖雨蒼生體至仁秉
筆記言風彩舊建旄作牧
寵光新多君素抱巖廊具暫出還當侍　紫宸
送徐侍御巡按廣東
堂堂才氣繡為衣按節巡行出　帝畿鐵豸帶霜
辭北去玉驄嘶月向南飛尉佗遺種沾新化桓典威
流振舊威擬見聲名騰海外廟堂虛席待君歸
贈國子助教姚先生考績還南京

開元賢相有雲孫太學橫經常講論六館春風陶禮
樂一團和氣盎乾坤昌黎去後官何冷安國來時道
自尊奏績曉辭丹鳳闕諸生鼓篋候橋門
贈鄉友徐明德僉憲江西
青年衣繡出蓬萊來府還得聽聯閣霜帶豸冠衝暑
去雨隨驄馬應時來巡方好展澄清志按法須資練
達才更喜同官多宿彥聲華不日動金臺
贈人致仕歸杭
秋盡黃花見落英擬來滿眼贈君行眼寬不覺塵纓
脫身倦唯知宦業輕肘後有方飲去老尊前無事足
娛情吳山風物多佳致鳩杖欹斜懶入城
贈梁侍御便道歸省
狀元孫子繡衣郎玉節皇皇出建章故里絲遊榮畫
錦高堂稱壽慶霞觴龍章鳳誥　恩波闊鶴髮堂萱
頹歲月長忠孝兩全誰得似兩廳虛席待回翔
贈吳給事歸省
聖皇簡吏富才猷超許審親　寵渥優氣節堂堂知國
體封章滿滿為民憂雲飛故郡三山曉月帶歸帆一
路秋省羅還朝春正好姓名早見護金甌
清芬久擅玉階前輔綴絲綸予告還五色書函天上
寵百年人樂地行仙錦衣便作斑衣舞春酒頻為壽
酒傳珍重歸鮮以瞻一枝香雪入詩篇
寄諸生
把花黃動試期催江浙文場八月開千一府人俱向

忠二千舉子盡英才月中丹桂連根拔筆底長虹作
手裁老我南宮惟側耳捷書先託便鴻來

寄林先生培之

奠把閒愁惱素懷好將襟度强舒開功名未際不須
計命運有時還自來地僻喜無車馬雜庭空應少簿
書催見說田野歌豐歲頻坐花陰整玉徽

寄納言布政

綸音初下士林誇方伯榮膺遠拜嘉盡道一門官最
盛那知六世慶元餘承宣南國三千路保障東陽百
萬家好布公忠作霖雨遭逢慎勿負年華

寄贈咸寧唐大尹

制錦偏承雨露恩琴堂喜得[illegible]飛南國花盈
縣稚哺東郊栖滿村勸學曉來臨講席省耕春煖駕
遊軒鳳毛池上揚朝彩勳業應知萃一門

送俞少傅養病歸

聖主龍飛任舊臣金鑾時沐　寵恩新鬢添華髮因憂
國病入中年便乞身祖道盛供䟽受帳故鄉好應李
膺尊尚調元氣歸來早應念吾
皇眄望頻

奉寄叔父宣津公

六載無由獻壽杯笑顏頻向夢中開焚囊剩喜承天
教代政殊慚相闕才一職近依青瑣畔寸心遥望日
雲隈清朝未許投簪紱何日林間杖屨陪
脫却朝衣川草來白雲深處獨徘徊庭前有菊[illegible]

[illegible]無花只看梅蘭砌群孫朝戲舞香山諸老[illegible]
江[illegible]天邊徒切承顏念一望鄉關腸九回
一自嚴庭殞落暉誰憐慈母抱孤兒不因盛德濡雛
鼎那使微才接鳳池貽訓何當安石意推恩未足五
倫私幾回夢斷桐江月一抹疎雲應度遲

寓東朝易寄憶納言詩序

予無作詩惟於思索故不能出奇新往往提筆
仲翰輙欲強就故多鄙拙夫辭弗工務以情勝
思未到要以力成正如不善養氣從義襲而取
之非集義所生也且予年四十已有六十之態
聰明不及前時精神虧於往昔讀書過口輙忘
遇事轉頭便失眼已生花杜少陵所謂老年花
似霧中看予未老已然據理斷事偶中二三援
例稽法百不得一矧當强仕之年已有厭仕之
意凡百類此豈惟詩乎哉[illegible]負强志銳吾[illegible]
望以成大　事業振大家[illegible]依依於故[illegible]
舊水放情暢懷以取自[illegible]國安民允[illegible]
斯時宜敬尔心速爾駕[illegible]王事以供[illegible]
職未可遲遲其行也詩[illegible]望意尚繹[illegible]
衷未擬何時相慰也

平生苦愛對牀吟萍跡那堪两處參琴匣幾回開復
掩自從相別不成音

別來不覺歲侵尋两地相思一寸心南北驅馳雲[illegible]
渺孤鴻寂寞恨偏深

代人愈陵前任闕君歸梓里我來京夜牀風雨情依
刀春草池塘夢不成
秋風宜買浙江船整肅衣冠覲九天姓字久為當宁
識濟時須仗出羣賢
和錢學士韻
奉詔南遊氣象新遠人爭迓玉堂儒天恩寵眷真奇
遇海國翱翔屬壯圖風采剩看驚異俗文章那肯易
明珠歸朝贏得清名滿試探行囊一物無
鑾坡曉下出帝都為撫蠻邦卹駿儒車服皇皇昭寵
數山川歷歷按輿圖行邊剩有懷毫稿囊裏應無馬
援珠　聖主恩威覃海外越裳奉職古來無
和楊內翰詩韻
翰林編修楊君守陳以易經中浙江鄉榜第一

登進士第文章詩詞為時推重今年同母弟守
阯復以易經中鄉榜第一而從弟守隨中第三
十八一門兄弟先後爭光誠古今所罕覯也編
修君始得報喜不勝愛諸吟咏援筆伸翰甫
成首聯四句適同年陸公携酒來賀欣然誦之
公遂足成末聯四句為七言律詩一章編修君
寫卷持示諸縉紳索和弗工於詩顧與君同不
兄弟科名亦略同安得不一和之哉工與不工
未暇計耳呵呵
君家種德百年來三鳳連飛上玉臺翰苑摛詞推衍
步鄉闈掄秀占雙魁明庭喜獲聯環璧大廈須求合

樹林更看春風動桃李九重旁聽一聲雷
和納言布政見寄韻
適者承賜納言布政寄近體詩一章情義俱
云疾中令子書之信然乎自納言夫心情氣促
虔膚發腠理漸成療瘵殆今未甚愈數上疏乞
歸不待遂然頻對群比共處雖然笑道好還
姑俟其定乃用原韻勉和五首以復賜納言開
心擴懷舒布四體動動於山涯水際歌風嘯月
以洗胸中查滓庶幾神清志適形骸快朗邪慝
弗能一塵病釋然而去矣何必藥石為哉幸留
意焉
勘殷性事每酸辛排搭清朝有放臣自古浮雲能蔽

日于今飛雪太凌人誰知正論諧時寡最恨謠朋作
梗頻累跳乞骸天聽遠夢魂千里未歸身
為齋閒念獨悲辛非德叨居厚祿臣禮樂未能敦古
典功名深自愧前人鬢垂日短俄驚衆帶孔旬移不
覺頻淚倒徒為時輩誚九重未許乞歸身
早年志[illegible]勵勤幸慨慕當時社稷臣科甲過看先衆
上才猷元有[illegible]多人弓蛇惕不臨期翁市虎其如乾
者頻誰[illegible]天津[illegible]省江湖空老濟時身
風波宦路熟艱辛勇退何如明哲臣不待白頭辭顯
位且從綠野作閒人詩書剩有佳兒繼尊酒曾無俗
客頻我欲歸來守初約世間那得百年身
八把閒情獨苦辛古今多少去來臣天機動處誰為

堂偪尚氣非容鶴髮能章兩受封禮度相夫家、
袞義方教子已千鍾綵輿忽報吞遊晏書翼岑隣悅
陣重諭祭特須褒恤典始終良荷聖恩濃

挽聶大年先生

胸中風月浩無邊每見詩文世共傳詩逼蘇黃氣吞
渤文追韓柳筆如椽芹宮久惜淹胡瑗史館方看得
馬遷才未及施人已化士林誰不一潸然

挽鄭都憲父

南渡移家數百年先生行誼獨超然一鄉古道推陳
寔滿架遺書屬鄭虔興曲俄聞歸化去孤山空見鶴
飛旋賢郎功業昭當代死贈生封慰九泉

挽李通政

清才已簡九重知郎廟功名定可期豈謂急流身退
早俄驚華表鶴歸遲銀章佐政人猶惜青瑣封章蓋
尚遺群行不須煩太史好書明指墓前碑

挽蕭員外父雲山先生

八袠恩封五品官鄉邦人羨山林難止宜萊砌春娛
㬉豈料春庭夜怯寒禮人應可託雲山無主詩
誰看剩留遺德照碣生也光榮死也安

挽定西侯

天生上將佐明庭智力英雄薄衛青叱咤風雲銀
晦指揮熊虎鐵戎腥南蠻望識先謀魄北虜聞風
遁形殺氣不隨生氣滅塚頭猶自畫冥冥

挽張御史父

跋涉風波八十秋歸來高臥已山幽賜施不吝千金
橐談笑曾輕萬戶侯渭北非熊宜協夢遼東化鶴忽
成愁空令月旦評高誼應似當年陳大丘

挽劉侍郎母夫人

名門毓秀更柔端閫範賢明世所難萬里成家還致
富一經教子已居官庭前萊服春娛煖堂背萱花夜
怯寒昨日綸橋焚紫誥餘光猶自耀青山

挽觧御史父

曾借牛刀試武城折腰那忍負平生掛冠高臥水雲
處閉戶不驚風雨聲恩錫彩衣緣有子魂歸蝶夢竟
無情欲知世德傳鄉里請聽淮南月旦評

挽孔刑侍

宗盟關係豈凡材飽歷風霜內外臺北鎮總戎寒虜
膽西曹執法息刑訟公爭為嚴郎薦一夢俄驚梁
棟摧萬里襄陽歸櫬日白楊蕭蕭不勝哀

挽洪職方父

高世無心利祿謀水鄉雲壑恣優游鳳來不為蒲輪
出鶴去俄驚蕙帳愁竹徑棋枰苔自掩草堂琴案月
空留麒麟塚上新題碣人仰高風似太丘

挽施尚書

天生間氣邁常流身際明時五十秋一代英賢推柱
石兩京聲價重山丘都官忽訝亡羊佩司寇應嗟失
翼鳩盛德由來宜食報賢郎式允紹箕裘

挽耿尚書

[illegible]惏淡夜何其梁木云摧勢莫支一段忠懷那復

得二十年清操竟成咨恒齋惟有匡時犒遺疏曾无[illegible]

俸貲餘行不須煩太史清忠好揭墓前碑

挽高學士尚書

地挾江淮鍾秀氣時逢明盛發英賢文章一代經邦

國德業千年照簡編鳳去尚顆霖雨望鶴歸俄惜棟

梁顛不才無補慚知己徒自臨風一愴然

挽張侍郎母

北堂寂寞夜何其百歲歡娛事已非無復潘輿過院

落空留陶範在庭闈生封死葬恩何渥子貴孫賢世

所希玉瘞泉扃神去遠瑶池笙鶴幾時歸

挽吳黃門祖父母

大神山下鬱蒼蒼霞谷高人此處藏叢遂不忘延熱

教鄉隣還憶濟貧粮名傳月旦逾時重澤演詩書再

世光已有聞孫顯朝著存承鳳誥賁玄堂

傳聞懿德女中師壽福兼隆世所稀每以慈仁親里

族自将禮法肅庭闈祥臻萱閣融融養芳滿蘭階奕

奕輝百歲光陰塵夢斷瑶池阿母共西歸

挽柯學士父

不貪鍾鼎卧林泉道誼傳悠晚益堅教子早登金馬

署荷君重賜綵鸞牋鄉邦無復儀刑在月旦猶聞姓

字傳終始哀榮齊異數總知為國克生賢

挽劉憲使父梅莊處士

西風昨夜掩梅莊人去猶存雪後香一脉詩書傳[illegible]

好兩封官誥荷君于青山杖履空岑寂白社衣冠竟

渺茫窀遠遥看埋玉處雲林佳氣晚蒼蒼

挽人父

隱君高遁在慈溪行誼應為衆所推無歲不登鄉社

飲有懷頻誦考槃詩恩封正擬百年養夢斷俄驚五

夜悲回首四明何處是淡雲一抹翳靈芝

挽芝軒

先生卧嗜北山薇一夕莊園夢不歸有子正宜三釜

養無緣竟與百年違空留詩句題芝室那復綸巾款

竹扉懷德高原埋玉處猿啼鶴怨自斜暉

挽人母

夫榮子貴際昌辰翟履珠冠荷寵新鼎餗頻供三釜

祿板輿别度百花茵秋風忽隕忘憂草夜月空懸不

老椿忠孝郎官淚成血烟雲扶櫬入西秦

挽人詩

僑居閩越故侯家伉儷齊賢事足嘉百歲鄉邦稱懿

範一門詩禮是生涯身歸泉穴乾坤老墓拱松枝雨

露賒更有賢郎才器遠功名行見振京華

節婦

早年苦賦栢舟詩幾度秋風剪髮絲清淚曉從機杼

沾素心不為雪霜移晨供盥饋思先日夜對寒灯深

子時聆沐旌褒榮入奏高堂受寵尚遲遲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四

七言絶句　恩榮十絶

禮部觀榜

虎榜初開霽色新豪華濟濟欲爭春誰知久困橋門
客却作南宮第一人

丹墀對策

綸音渙發曙初分伏對丹墀日未曛十載學成經濟
策從頭固得獻吾君

玉陛傳臚

五色祥雲捧日明九重隱隱聽臚聲自慚菲薄叨陪
列却羨馮京獨擅名

金榜題名

長安高掛黃金榜御筆親題墨尚鮮莫笑龍頭譔人
去如何兄弟姓名聯

恩頒寶幣

鏹頒五錠價如十換得烏紗拜九天莫把此爲觀美
具好脩德業繼前賢

宴錫瓊林

賜宴瓊林得志春宮花插帽帶描銀醉歸按轡長安
道盡訝蓬萊仙島人

釋奠先師

德高萬古人心仰道濟三才廟貌尊末學登庸霑聖
澤禮行釋菜敢忘源

勒石太學

聖代恩隆進士科勒名國學意如何要期事業光前哲千
載芳聲不可磨

觀政天曹

視政天官地位清紛紛多士聽銓衡雖然未與箇中
事黜陟幽明已可評

榮食天祿

十載寒窗事簡編喜叨三釜代耕錢信知書有千鍾
粟絶勝城邊二頃田

蘇武李陵泣別圖二首

磨盡旄旌死不遺啓中萬苦獨君知如今遠返歸期
節把手臨分嘆別離

十八年來共旅羈送君悵恨不能歸早知今日分携

意肯樹當年降虜旗

奉教戒再吟一首以樂老母之心

老親常恐醉酩酊不信痴兒志氣高時值太平端可
樂彩衣戲罷舞金袍

題紅梅寄卧雪翁四首

寒葩分得西湖種植向桐君樂意傍一夜東風丹走
却染成點點絳桃香

可是東君撿點差無端冰骨着丹砂北人不識江南
意疑道春前有杏花

孤高標格許誰同每向閒邊露化工雪滿乾坤成個
立醺醺酒暈玉顏紅

素性本寒非艷傳然乘御笑東皇商家調鼎力

[illegible]常腸脫白加緋袍

食几弟所寄潮魚詩以謝之二首

幾年不食家鄉味想煞桐江舊釣磯一尺潮魚千里
念弟兄情分世應稀

潮魚雖短味偏長珍重君能遠寄將嫩韭蒸來香滿
口一飧午膳倍尋常

白日哭女淑卿

淚盡肝腸老眼枯焦熬兩鬢只頭顱空勞魂夢存形
影會到黃泉相見無

送表學正之廣德學二首

貰得燕姬麴米春東風餞別柳條新酒瓶易盡情難
盡月上城頭正惱人

送客城東酒一杯溶溶春水綠於苔片帆遙指桐川
去杏樹壇邊花正開

送友人之官二首

雪消鴻鵠春光轉雨沐園林物色多滿酒傾情須引
白江山風景馬頭過

京城共聽元宵雨驛路獨看楊柳風河洛冰澌船尾
滑鶯花撩亂渡江東

寄南京李通政二首

十年道誼重交遊幾度分携幾度愁南北各天勞夢
想楚雲燕樹兩悠悠

琳館瑤宮賞玩時青山綠水總成詩衣冠彷彿
曾此祭知君何

己卯人日穀日二首

正月七日是人日乾坤到處皆春[illegible]吾
萬萬年四海九州歸壽域

人民總以穀為天穀日欣逢霽景鮮[illegible]豈名應有
兆萬方同樂太平年

謝納言寄蒸羔并致懷二首

遠寄蒸羔念我寒着來偏稱跨朝鞍應當愛惜如王
仲二十年來還共看

人生出處苦難齊每向東風憶起居若問阿兄何所
似鬢邊華髮漸蕭疎

題扇

一蓑一笠磯頭挾獨立手緡春水滑寄語當年彈鋏

人食魚那如取魚樂

寄芮都憲防邊有蹟二首

滿面風霜殺氣多腥胡頸血染天戈況今五路兵齊
合不日旋師奏凱歌

手握邊城百萬兵登壇叱吒鬼神驚天[illegible]不敢窺許
肅戰士韜戈事野耕

會同年于宋給事宅

元日同儕宴樂頻百年盛事一朝[illegible]休作等閒
看十五歲來人幾人

璨林一自宴初開[illegible]影東西幾[illegible]君似尋[illegible]
約頻今祇影動長安

少年豪氣貫青冥上苑[illegible]以十人今[illegible]

任來趨落〻似晨星
宴集同歡氣味投島風不減曲江遊要知盛事垂千
古須把文章托狀頭
題雪坡二絶
天雨瓊花作玉妝先生此際趣偏多任他范氏羊羔
美其似陶翁風味何
子猷放棹剡溪夜孟光騎驢灞水時萬象乾坤同一
色梅香月淡入吾詩
新正夜與吳姐夫對酌有感
一夕相歡百歲同燈花搖落酒杯紅醉來不覺情懷
闊俄聽樵樓報曉鐘
醉中把酒不勝悲悲強自開顏勸一巵明年此際知誰

在欲與君歡殊可期
此夕與君歡笑開沉沉更漏苦相催百年情好誰能
似明歲望君君兩來
勉袁生
莫謂青年未及時光陰過隙似駒馳古來樹業皆英
妙慎勿蹉跎自悞遲
題竹
兩竿碧玉倚晴霄秀發新枝拂斗杓不學群芳競春
媚要看晚節共秋高
題竹畫二首
三五根竿也自奇移來庭畔最相宜休嫌老幹霜雲
重還喜新稍帶露滋

春雨桐江竹數竿[illegible]時為報平安何當脫却[illegible]人
去獨倚叢根[illegible]看
有寄
萬里難關憶故知那堪大道更多岐明朝獨上滇南
路回首山城有所思
日日催車望晉陽[illegible]南斗抱瑤操琴書已逐驅蹤
去留得清風滿路香
共說君才遠莫攀情懷無處不相宜高山流水詩千
首明月清風酒一巵
張雍顯
雲陽飛雨挾江流夾岸重巒翠欲浮多少英賢任季
俠處臣香火爲千秋

高暎輝
當年宋玉賦高唐神女應憐夢楚王暮雨朝雲現下
岐陽臺空自多淒涼
過忠州拆廢米一石興先賢祠二首
予過忠州中唐陸宣公墓慨想其風徘徊久之
與幼峯書斎曰居易胡旦諸賢皆謫官是郡曾
有祠香曰教今廢矣予曰盍興舉乎斎曰諾
予頗稱其行奚廢米二石耳遂發去以為張本
後作二詩以勉其成毋徒[illegible]餅為也
忠州自昔著名賢祠宇淪湮[illegible]幾年喜遇[illegible]
守曾看輪奐美於前
諸賢行業名當世千載英風起後人[illegible]重[illegible]文昌

追能令廟祠一時新

人有求為吳太伯之後者弗諧

一自文身竄海東迢迢華胄孫求通乞哀昏夜曾何

恤寧似當年讓国風

送王生文晃赴浙江鄉試

蛟龍海底不知深居得珊瑚價万金珎重待時須十

韻休将光景露山林

少年挾冊覲

明光大欲成林不小量大比正當歸去月桂林高折一枝

香

六月二十一日雲布不雨

酷氣炎炎播旱壓生民憔悴廢農耕老天空有為雲

意底事東風不作成

序

送唐大尹致政還桐廬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行道者身身者智與力之萃也智足以知之力足以勝之斯政修務舉而官不弛職不曠道於是乎行焉苟吾智力不足以將之懵懵焉其昏靡靡焉其憊殆猶盲者之御六馬跛者之致千里鮮有不敗者矣是故君子揆吾身之可以有為也則為之不可則鞠躬以退智周吾身而已矣力衛吾身而已矣身之外不暇及也孟軻氏曰壯而行之老則退而休之亦惟以身之壯老為進退之幾焉爾嗟夫今天下士羈於官途而不為盲者跛者幾希矣又孰能知壯行老休之義哉吾桐廬教諭唐君子昌之令臨安也有子民之心愷悌之政不為赫赫之勢以凌下不為皦皦之行以干名逮及六載政成化孚民固與其終厥惠也今年述職上

京師胃然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之訓也吾年餘六望七揣智度力亦可已矣顧復靦顏奔走于車塵馬足間夫何益哉吾於桐之士子恩義頗篤吾將營菟裘以老焉庶乎不愧止足之義而於身為得狀入

聞遂浩然歸允桐之士宦游不可固以請吏部以

京師出其門者相率來請文以贈予觀唐君年不為老智不為眊力不為耗身强貌腴尚足以有為也乃

謀之妻子朋友一旦決意而去豈無所見哉僞飽
于大江一息千里非不快也苟昧於所止怪風作而
魚龍翔驚濤鼓而夕陽下咫尺與岸欲挽有不能矣
悔將奚及哉於乎如吾唐君者可謂見幾明決之君
子也歟抑唐君生丁靖靖在湖之楚邊與欒壞相犬
牙其地出金星銅豆水銀丹砂而不于其人君能拔
其陋而囿其子孫于文獻之域亦豪傑之士哉吾桐
父老子弟尚當以禮相遇勿訝而外之庶幾忠厚云

送呂進士任進賢序

進士呂君廷和授江西進賢令
命下人皆惜之予獨爲之喜惜之者謂廷和問學充博識
見卓越志大而器不凡親承
天子策問擢置甲第顒顒昂昂以之筵羽鵷班贊襄
鴻化固其宜也一旦爲縣令奔走下風汩於簿書期會之
間不其爲左乎此其所以惜之也乃若予之所喜則
不然夫士貴行道道之行莫先及民
天子作民父母愛莫如民然不能自致於民必下之六部
部不能自致必下之藩司司不能自致必下之郡郡
不能自致於是歸之令令於民最切也朝行之則朝
及於民暮行之則暮及於民大施之則其澤大小施
之則其澤小不必轉相傳遞而造化在其手士無志
於行道則已苟有志於行道豈莫令若也矧方今用
賢出入均勞德業著於內者或俾之分制外任功業
顯於外者或拔之贊著內職是以縣令有杯[illegible]片[illegible]
嘗三年淹也小而繡衣郎署大而六卿佐貳即用於
外亦在藩臬郡守之任若是固比比然也令何負乎
士哉顧爲士者未有志乎行道焉耳如吾廷和者年
甚妙素有志於道今其爲進賢固將有以行其志達
其道焉至於官之內外崇卑非廷和計也明矣他日
政成名著志遂道行又焉知不躍然高擧如前所云
者哉予烏得而不喜也彼惜之者計其近而不量其
遠非知吾廷和者也廷和吾鄉故家子尊府爲良醫
命廷和讀書於崇德沈氏沈爲汝州守以其女妻之
遂以沈姓登第今復姓呂云

送戶部尚書張公致政還鄉序

大臣之進退有道乎壯而行之進以禮也老而休之
退以義也進退大臣有道乎引年而去則錫之車馬
仁也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義也夫大臣進退既進
乎禮義而進退乎大臣者又極夫仁義之歸上以道
揆下以法守此其爲有道之世哉我
國家以仁義培植士大夫至深且厚百年于茲故士大
夫爭以禮義自濯磨而進退去就皆有道於乎盛矣
若今戶部尚書鄢陵張公志道壯年以經學登進士
第拜吏科給事中久之進都給事中不三月擢戶部
右侍郎尋奉
敕總督京儲出納公會計當獎革蠹除上下稱便自是十
六七年之間　京師倉廩充牣天順改元以禮退休
于家三閱年

郎拊也公陞左侍郎仍總京儲未幾遂拜尚書彌縫疏漏
經畫盈密委積陳陳相因至無所於容已增置廒二
百餘楹廒積充矣在任幾六載　賜
詔命加封三代如所任官今年公六旬有七　白吾聞老
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雖未至　以止足自
戒遂懇疏乞骸骨
上念公精力未衰且以其老成清謹慰勉留之既復閔其
勞勤不欲咈其情餘下
詔聽致仕以歸其眷戀不舍之懷展轉至三於乎
上之恩禮大臣始終優渥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公
獲命不勝欣躍拜舞
丹陛下翼日載行李出都門公卿大夫供祖帳餞送東
城外車蓋如雲觀者如堵莫不咨嗟嘆息謂漢之二
疏復見於今日何其榮且幸哉公之進退始終不愧
乎道如此可謂以禮義自將者矣今其歸也企風載
途玉露瀼瀼衆薛靡德之東於梓里尋白居易之社
於香山桑榆悠悠之景彌長几杖休休之樂未厭教
子孫以詩書迪後學以忠孝吟風嘯月游泳太平身
山林而心
朝廷如古之人一飯不忘乎君者終其身未已焉公可
謂純古君子也歟予與公仕途相守一十有餘年辭
公之歸惜公之別且覩　朝家所遇公之厚悅然有
動于懷欲尾公而去不可得也遂書以為贈

送南京禮部尚書鄒公之任序

成化二年九月南京禮部尚書缺吏部以
命禮部左侍郎鄒公宗盛往涖其任公卿大夫莫不歡
然相慶以為宜予獨不為之喜或問予曰鄒公恭慎
小心端飭檢約其先大夫事
宗皇帝于　春宮公不藉階梯奮然讀書取進士高第
其為人可謂賢矣列屬夏官不六七年陞右侍郎未
幾轉禮部左侍郎迄今且六考其歷年不為不久矣
宗典制在朝公卿雖皓首有不能悉公歷歷記憶論事
輒有依據故禮儀雖叢脞而處之裕如也其政體不
為不詳且熟矣今茲之舉人以為晚予獨不為之喜
何也予曰不然
聖天子嗣大歷服求賢圖治宵旰未遑凡老成人亟欲置
諸左右或授之於藩臬或召之於邊鎮或起之於山
林所以資其匡弼用其謨謀而冀臻於至治焉耳如
鄒公者何可去哉敬供朝夕而忠勤可以事
上多歷年所而老練可以鎮物博物洽聞通達典故可以
斟酌禮度粉飾太平如吾鄒公者使其在藩臬在邊
鎮在山林尚將汲汲召之不暇而去之其可哉南京
雖根本而地散官閑奚事公為予少公五春秋而寺
邇日甚翊鄙劣無狀不足以職
朝廷大禮朝夕惟公是倚而乃去予是予所深懼也夫
安得為之喜哉或曰鄒公負望及矣可久居人下乎
此其居此將不有牛後之嘆乎予曰是未知公者也

公在仕途幾三十年恬澹自默汲汲然若無能為使其矜能衒智如小丈夫登壟斷以自私則豈待今日哉其進退高下未足以輕重也較然矣於是或人歛衽曰此非區區所能知也雖然予將歸老有日矣他日安知

不迷公歸来耶時群寮宴餞祖安于後堂聞予言合詞請為公贈乃欣然為之書

贈莫同知之重慶序

干將莫邪世稱為寳劍以其能剸重犀不重犀謂之非寳劍可乎騂騮騏驥世稱為良馬以其能行千里不千里謂之非良馬可乎世稱佳士者懐經史飽問學富文章而具進士才不進士謂之非佳士可乎夫

科目以收豪傑天下豪傑未必科目所能盡取也豪傑由科目所得科目所得未必能盡天下豪傑也但取才之法以科目為準的仕進之途以科目為階梯是故進士之科雖見重于古今而豪傑之才固有不準的而進不階梯而升功名事業著于當時垂于後世者抑何可限量哉錢塘生莫瑶季珍者故監察御史源之猶子聰明秀傑端慎凝重苦志力學攻文章從予授春秋愈十二公之本末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王伯義利之辨夷夏内外之分筆削予奪之嚴毫分縷析鈎深探玄洞見聖人心於幾微之際其為文章舒徐而不肆謹嚴而不拘歌鹿鳴而来再辭乙榜卒業太學陶熾熏炙益大有所造就今年會試禮部不但季珍以進士自期而士林之望屬季珍者亦不啻也一經而復第在乙榜則又不但季珍失所期而衆亦失所望莫不為之惜未幾謁選天曹考其文藻筆立就詮狀前列遂擢重慶同知重慶四川大郡其所轄乃州三縣十五同知二於守其秩五品爵大夫居守之貳臨郡之大議政于黄堂之上與守相可否而州伯縣尹奔走承順于下風其職不輕而重也較然矣非釋褐為大夫雖不得為甲科進士而甲科進士固不得躐階而登大夫也其得失彼此輕重必有能辯之者曾可謂吾季珍不進士不甲科而非佳士豪傑也耶將来立功名建事業令聞勁操岸濫遐邇外之若守若藩内之若部若寺循階而上未[illegible]不

造其極光輝遂大騰芳遺休于無窮不必重犀而知干將莫邪之為寳劍也不必千里而知騂騮騏驥之為良馬也不必甲科進士而知季珍之為佳士也豪傑之才也於乎惟敬慎可以守官惟志節可以律身惟仁與信可以得民季珍勗哉尚無忘于茲訓朝士有請予言為季珍贈者於是乎書

贈司訓王君之桐廬序

吾嚴人才自昔甲于兩浙而吾桐廬亦不出他邑左今進士科獨淳安為盛而吾桐何先後不相續也夫士資品不甚殊也地里不相遠也山川清淑不甚異也顧學與不學耳師道得人與不得人耳往年湾小人才中輟得松江王先生來人才勃然興故累科多

得人王先生之功也桐之人才久否得楊李二先生
之功也古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詎不信然夫君子公
天下不[illegible]不私于父母邦曩予在吏科吾桐缺教諭
擇衆中得莆田陳先生以道誼立教出其門多顯官
庶幾二先生風采焉及予在吏部吾桐缺教諭擇衆
中得一人吾以為陳先生也顧所以為教者不由于
道誼人才於是乎陵夷於乎何知人之難哉雖然待
文王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則吾桐之
弗振豈惟師之咎哉士亦未有能自振拔而奮起者
苟有自[illegible]拔而奮起者為之徒又有道誼之師如楊
如李[illegible]者為之[illegible]之是多讓哉已丑會試名
在[illegible]榜者群然[illegible]於今弗能釋去者若將赴
[illegible]湯[illegible]日就予[illegible]之曰士不擇官焉知屈之非
仲尼顏[illegible]侍何[illegible]師何留於人百數十人皆欽袵
退中[illegible]雄邁知其異于他徐而察之懷安
王君廷用也[illegible]國吏部達于

按吾桐訓導廷[illegible]陽世家厥祖以武功為福州中衞
千戶廷用生[illegible]有中[illegible]意問學通[illegible]秋經領鄉書辞
乙榜期決勝茲科者乃以限年[illegible]吾桐之士何幸
哉且福之春秋與吾[illegible]門[illegible]源清先生與吾朝
陽先生同以春秋鳴世而家法各有在大抵春秋當
以左氏為案胡氏為斷庶幾不出聖人範圍苟不按
左斷胡驅驅若浮雲泛梗無有底極鑿空索隠務奇
巧以為能非徒得罪聖経且將誤後學不勝其患矣

知春秋者不可以語此廷用源清先生派也事易
以往吾桐士子其有所依歸乎他日人才復盛如昔
闖然於六邑之右而甲于東南固於廷用是行卜之
吾桐士子尚勉之哉

贈林惟臣大尹之任盐山序

人之賢不必其名之太顯也名太顯則衆之所望必
重所望重則人之所忌必深忌之深於是有齟齬於
其間者矣然非有卓然高邁之士知之明信之篤鮮
不迷於所忌而失其人焉以孔子之大聖而見尼於
晏嬰孟子之大賢而見沮於臧倉雖有景宣之庶幾
亦莫如之何也已吾故曰人之賢不必其名之大顯
也吾友林君培之世家新建自幼聰敏絶倫貌[illegible]凡
讀書窮晝夜隆師親友日刮月劘及領鄉書上禮部
名隱隱動群輩中及登太學大司成安成李公少司
成毘陵靳公聞其名雅相敬愛於是六館之士翕然
推重之時予與君同受業忠愍劉先生之門先生於
君尤所器重既而再試春官得副榜第一衆愕然失
望君恬不為意就眉州學正而去未幾丁内艱調洒
陽其在眉也眉人樂其教而思之如慈母其在洒也
洒人樂其教去而如眉人之思蓋君平生忠信剛毅
正大光明又濟之文章政事故其教人條約不繁夏
楚不施自然薰蒸透徹而入人深也是致川廣之間
潘臬大臣交相稱美下至閭閻市井皆知其名去年
秋考績上天官京師大夫士識不識悉欽袵加敬君

交敬公集卷六

之名於是益彰大時有
詔選教官為御史人羣然出聲謂君堪其任當道者顧疑
而忌之遂弗果衆不為平君坦然不一動其心君直
為累也夫俄而人有薦其才德者
天子試於庭令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盩山王公得其文驚
且嘆曰果失斯人哉所謂名下無虛士也遂銓其邑
之令於是衆又咸服太保公之明且信惜乎其不早
耳嗟夫以君之才德負斯名宜不為過人固庸忌之
而俾不得為顯官名果足責乎哉不有太保公之至
明至信察其為人於衆望群忌之中則君子之實幾
為人所毀尚何名之獲全耶今雖不得為御史而得
為賢令尹又見知於天官而擇以治其邦名益以白

其為賢尚多矣昔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予於君之
行重有感夫名之過盛者且以告當道者必因名以
求其實如太保公可也

贈德州褒學正克和之任序

德州昔周尚父太公賜履之域其人強鷙喜誇詐而
尚功利在春秋之世以孔子之聖而嘆變道之難蓋
文武之德澤既泯而僖桓之伯習難除也洪惟
國朝聖化涵濡勃然丕變爰我
太宗文皇帝定都北京德之為州密近畿甸水陸交衝遂
為　京師左轄重地非特與州牧者任難其人至於
典教之官亦非匪人可任且官以學正名非苟然也
風化係焉人才關焉必率之以道德而有以正其行
明之以理義而有以開其心導之以禮樂而有以閑
其志迪之以文藝而有以振其華嚴之以條約而有
以繩其違變強鷙為淳粹化誇詐為朴實去功利而
趨仁義之歸庶幾哉典教之責無愧焉於乎斯豈易
言哉吾鄉表克和氏年壯而志篤質溫而氣粹自幼
從予出入庠序間有師友之分予甚愛而重之暨予
竊祿于
朝而克和益自淬礪問學日富文章日工隱然名動郡
邑累抱藝試有司輒不偶人皆為之惜而克和每以
自咎或歸之命克和笑而不荅則其優游涵養而蘊
蓄於中者有非人之所能測也今年春隨例貢春宮
兩試翰林而文皆合程度遂拜德州學正既報有知

己者語之曰德州地要人悍而難教先生何所執持
以往克和曰吾一書生荷
朝廷作養有年矣凡所聞於父師者無非聖賢道理外
此未嘗一啓齒舉武以貽父兄師友羞今雖未能盡
得此道理然亦不敢違道弃理而他之剗叨服
寵光之命往典教事所賴以隆教者有智學之用在吾
以吾聖賢道理教吾徒而已餘復何計知己者嘆曰
表先生之言博矣哉天下莫大乎道理道理在則所
謂德義禮樂文藝條約之屬安往而不在哉將見德
之風俗由此而丕美人才由此而聿興苟使典州牧
者知所敬信焉又烏知政治不由此而善乎或以問
言告者顧作[illegible]以為[illegible]遂以為贈

[illegible]翰林編脩榮侍序

古大賢君子明德勳業雋偉光明悠久究其本其心術學力所致要亦有賢子孫克紹先猷故能保大持盈演其聲光於無窮焉若伊陟象賢召公作考章賢之有元城李吉甫之有德裕范仲淹之有純仁呂夷簡之有公著其指父令子先後作述揚芳邁休卓卓然數十百年前事猶有關于

國家運化之隆龐偶然之故我翰林編脩商懋衡乃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素庵先生仲子惟先生以三元入翰林登 内閣文章道德獨步當世退居淳安山中一卧十年我明養晦以道自樂未嘗有幾微餒乏色 聖天子圖任老成遣使徵起翻然來歸俾服舊政尋陞大司馬朝夕左右[illegible]猷諧不動聲色而天下以安夫豈有家學素於作養之從容寵辱不驚其勳名德業何其偉哉懋衡早承庭訓崛起賢科致應古之讀書玉堂之間獲從儒碩彥遊磨光刮垢日就月將德學粹成迨出倫考居優選遂拜翰林編脩官侍

朝卿上大夫莫不以為榮謂不可無言以賀竊惟

國朝氣化隆盛綏致太平士以文學臻大用者不無其人求其三元入翰台鼎者蓋未有聞也父子前後顯融者不無其人求其一時聯輝玉署者也未之見也昔王曾以三元爲宰相似矣曾之子亦未聞有詞翰策於後世自宋迄今五百有餘歲而

[illegible]於運化之隆而致是哉懋衡年懋而志尚端純雅飭器識宏遠其能趾美芳躅方紹先猷蕃矣尚當益懋厥德勵厥志學不局於損淺要進之于道與德行不止於卑陋要必本之孝與忠政不祖於功利要必歸之仁與義夫然將見勳名德業前輝後裕軒輊穹壤凛灼古今豈范呂諸公父子所能專美于前哉懋衡其尚勉之

賀趙上舍母六旬詩序

母婦有賢德上足以相君子善名行于始終下足以淑子孫保世業于悠遠吾於南宜人見之 春坊諭德國子司業毘陵趙公之配也世家保定唐縣右族秀慧端靜工容異他女時公教諭保之慶都遂歸焉宜人産于北良未諳南俗而能以禮治家奉宗祀撫卑下饌賓客周恤窮匱悉臻于道公因得盡心教事致名譽居無何擢翰林待詔尋陞國子司業拜春坊諭德天下人才矩度焉公嘗曰吾官中外幾四十年無内顧憂者皆吾室之善助也嘗遊國子學忝居館下最為公所愛重每歲時獲拜宜人于堂下宜人諭誨之如公意去茲餘二十年公與宜人之德未嘗不往來于懷今年春承乏禮部公之子仲高以上舍生聽選天曹來言曰吾母壽屆六旬兩承

封命四月二十九日實初度之辰已獲歸省之告諸縉紳咸賦詩為壽願先生一言弁諸首簡生將裝潢成軸袠歸而歌之以爲壽觴于堂惟欲有所言以致其

焉肯去是乎即欲投牒歸去予從容謂曰子如已哉
予以仕
京師父母雖有離憂其心樂也樂之者樂其子之有事
于公朝知名于當世得天祿以為養居天職以為榮
故菽水之薄淡而不厭定省之曠安而自若割目前
之恩愛期遠大之顯揚人子體其心而勵其志一日
拜官
天寵錫有嘉命脫白換綠擢授泰歸喜溢親顏先生閭
里奉卮酒學斕斑之舞消融恨作歡會之娛近而迎
養遠而分祿子之孝可伸親之願始畢如此不其偉
歟搢聞之欣欣若自得乃命工圖祝壽狀徧求諸薦
紳大夫詩歌裝潢成軸將附歸諸弟兄以侑觴是日
也皆知華筵肆啓賓親滿庭祥烟飄而瑞鶴降仲啓
夫婦並坐高堂譔子若孫羅拜先後霞盃舉而樂声
和奏歌是詩娓娓乎洋洋乎心融意暢初不知子之
在京而乃所以為樂也猗歟美哉仲啓敦行孝義啤
克相厥家皆壽考之徵也予老塵羈弗克與賀席之
末行且致政歸來尚當長歌一詩為六句之慶姑序
此為他日張本云

慶盧安人六旬序

安人盧氏予故友福建按察副使厚安周公弘璧之
配也素以賢德聞自公讀書第進士宦遊兩京宋仕
行臺名譽勃勃士林間無有瑕玷者人贊相之力居
多及公沒安人以清苦自勵撫諸孤皆成立家業賴
以不墜其賢德益彰焉今年十二月六旬初度其子
恬以天順己卯鄉貢進士登大學弗獲膝下奉卮酒
為歡乃默禱於天以祈安人壽且詣予求所以祈壽
之說歸以侑觴予曩為吏科給事中時副使公為秋
官員外郎相與比屋以居予先妣申屠夫人在官邸
公與安人事之如母及卒安人哀送于城外非賢而
有德能尔乎此情固未嘗釋去于懷況恬又以為請
豈容已於言乎唯人子於親之壽若非可祈也而有
可祈之理焉夫昭昭者天也人稟命于天以生者壽
也壽命于天天賦之渾渾焉曷嘗為之加減也耶
唯有德者能順承天意養之以和保之而不傷故下
而六十中而八十上而至於百年此數之期也人子
欲親之長壽安其体樂其志意以其飲食供奉之俾
之有以保養其天和而不戾所賦又慮無所憑籍也
乃禱于天天監在茲因之而篤佑者有焉此理也非
勢也今恬祈母壽于天也其用心誠恒無以加宜天
有以監之而安人之德又足以膺天所賦吾知駸駸
壽考期頤可必矣況恬也才器已成出仕有日行將
題名黃甲羽儀天朝安人重承
紫誥之封坐享天祿之養天之錫福豈有涯哉庸書此以
俟

慶申屠孟吉甫八旬詩序

吾母申屠大夫人弟孟吉甫明年正月八旬初度其
配方安人九月亦八旬有二甫與安人俱康寧孫從

偕老日明有丈夫子五人孫男二十餘人夫婦偕老于于堂之上如古栢蒼松婆娑相倚子孫盤旋于于兩庭之間如瓊枝玉樹芬芳相韻誠人世之嘉瑞鄉邦之奇珎也考之譜系江南世德之家莫如申屠氏遠者不可得而知自夢江六歲時隨侍大夫人歸祀其先祖獲覩甫之父思道翁世父思讓翁古貌深衣巍峩如兩泰山可敬而不可玩宗族衣冠數百指禮義雍雍如樂之和如春之溫何其盛哉去今五十春秋二翁不可作矣甫與其弟孟章甫且弗如二翁之在當時焉夔竊祿于

朝備六卿先後幾三十年矣大夫人逮養且久顧未得盡子母黨之親視古人㡳及九族者恒自愧也茲遇甫與安人同躋八袠享有多福豈特嘆羨欣慕之而已哉謂渭陽之詩不能無長思永感之懷雖乏車馬瓊琚之贈抑豈無所將其情哉屬官守之戒嚴既宣翦之難解當春日載陽之候其心融融何以致春酒于庭前及秋菊載馨之時其心肅肅何以奉霞觴于堂下敢効一得之愚爰仲千里之懇辭非瑚璉拾碔砆以成章句匪珠璣假魚目以增價於乎天地有限此情無窮托便鴻以南翔望雲山而頌禱華菸肆啓歌以侑尊嘉慶同臻天年齊永詩曰申屠自漢著徽称狄蒲潺潺演派泓禮義一門遵族範詩書百代亢宗盟夫妻同壽天為合子姪承歡世濟亨八十春秋人未老三千歲月果初成階前鶴鶴迎仙舩[illegible]

松筍獻壽綵渟行酔鄉無彼此惠風溉邑靡枯榮此知積善來餘慶信道為仁錫永齡秦晉殷勤何以贈杞周眷戀若為情春風絳燭光陰茂秋月黃花景物清賓友滿庭嘉樂沸桂蘭繞砌綵衣輕嗟予空貯悠悠念千里吹詩効小忱

梅愛處士小詠序

吾桐廬申屠氏允昌甫者世居深溪好古樂道不嗜進取以天下之物清雅拔俗莫如梅乃手植于庭之是吾友也其高尚之志可見矣甫之子宗啓處士敦朴守素讀書循禮唯肖因自號曰梅愛或問之曰愛生於情凡血氣之物有情能愛梅植物也無情顧能愛人耶謂之梅愛何居處士曰人之所愛莫如父母父母之所愛莫如子故孝子之心不特愛父母之身凡父母之所愛若車輿犬馬婢妾之屬靡不推其所愛而愛焉不以存沒遠近有間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何情哉顧曾子之於親見其所嗜如見其身方且撫視隱泣之不暇安忍入諸口蓋其心殆不於我有情於羊棗羊棗有情於我也曾謂梅不於我有愛哉況天地萬物皆一氣所為有是氣則有是情彼日月風雲雨露山川草木禽獸類者於人不相關也及其相遭相遇氣觸懷感莫非情之所寓情之所寓則愛惡欣戚於是乎形焉曾謂梅不於我有愛哉且夫冰肌玉骨非松悅也紫萼青枝非松好也唯夫淡月西垂疎影横窗清風徐来暗香入戸

時也梅愛我乎我愛梅乎巡簷索咲南枝獨靚曳杖
沉吟東君助興時也花愛梅乎梅愛我乎至若標緻
奇怪韻格高古凌寒衝芳先天下春其超軼獨步殆
示我以尊嚴淵乎綠萼僊々青子纍々可以調羹可
以止渴其含生流用殆示我以仁義否乎凡我先人
所取益於梅者悉於載歛之其所以愛我者誠無二
乎先人也嗟乎人之所愛者甚衹見彼之愛我不見
我之愛乎彼也烏論其情之有與無在遇不遇耳苟
得所遇雖異類若同体失所遇雖骨肉為仇讎物皆
然豈惟吾與梅哉此區々自號之意然也或人聞其
言歛袵再拜曰噫希是非子所知也走以告諸損菴
姚子姚子曰假無情之物而寓有情之親不溺于物

于以表智不忘乎親于以表孝一舉而二善併焉審
士其賢乎哉因作十詠以歸之

四明月湖陸氏宗譜序

刑部尚書四明陸公以其所脩月湖陸氏宗譜示予
且屬為之序肅觀畢卷嘆曰盛哉斯諜仁義藹然矣
按江南之有陸氏自都尉始其後一分為四十九支
再分為二十九支月湖陸氏則自侍郎支由山陰再
徙而來者也上泝都尉蓋千有餘年其間以文章道
德功業自見於世者不可䙰縷數於乎盛哉公月湖
五世孫也叅承父兄之命究心於譜殆四十年始克
因厥遺緒詮次成編然必先之舊譜諸序者明作譜
之權輿也次之史傳記載者著姓氏之源流也又攷

郡縣及世次者尤門地素望有在也於是為圖以
詳世系焉其為圖也準歐陽氏五宗九世之法推而
上之則見其本之所自來遞而下之則見其支之所
由分愈推則愈高而尊々之義昭愈遞則愈卑而親
親之仁溥譜法莫備於茲矣復以行實見於翰墨簡
者係之則又推譜之餘意也嗟夫譜豈易言哉自大
小宗之法廢而尊々親々之道所賴以不墜者惟譜
諜存焉耳至宋歐陽氏推本年表著為圖譜而後譜
法有定論蓋得大小宗之遺意也近世士大夫家鮮
知講及於此間有及者或牽聯附合如剪桃接柳氣
味不相入也或塡隙補空如斷港絕潢脉絡不相貫
也渾淪者苦繁蕪簡略者病梏索大率無徵無法譜

云乎哉夫圖永傳者貴乎有法計後信者貴乎有徵
無法不足傳無徵不足信公之是編世系雖遠斷自
月湖始遷為適則有徵矣譜諜雖夥本於歐陽氏格
律為正則有法矣是誠足以傳永信後視彼穿鑿謬
戾之習蓋不侔矣我公德量弘深問學淵懿高才雅
識當世獨步宜其所成之不苟也如此是編成不特
陸氏子孫有以興起其尊々親々之意引而勿替而
四方士大夫苟有敦仁義重本始者日將於此取法
焉庸序以歸之

劉文介公文集序

古今文章家無慮數十百求其有裨於道而不為空
言者漢董仲舒賈誼司馬子長唐韓退之宋歐陽永

詩數人而已矣文章載道之器不深於道而言文章是徒言也惡在乎其為文章哉日月星辰天之文章以其能照臨也山川草木地之文章以其能生養也六經聖人之文章以其能明人倫資治道也是為文章之本原道之至極者也若董若賈若司馬若韓若歐陽諸賢其文章或以闡道或以衛道著或因文以見道或於道不相悖咸能發揮天地之蘊奧黼黻聖經之骨髓是乃文章之精華所謂有裨於道而不為空言者也漢以下千有餘年文章可稱道而導信者不過是數人其他作者非無浩瀚博洽崛奇古怪而去道或遠君子不之取焉我

國家文運休明追隆於古郁乎其盛矣宋景濂氏

以文章佐

太祖開創之業應陸楊文劉公以文章精

列聖太平之治凡諸制作篇之事功一皆本於道而非空言焉也繼是作者尚多若故太常少卿春坊大學士贈禮部侍郎謚文介古水劉公實化[illegible]得我公弱冠中鄉試家居積學二十餘年一旦[illegible]

天子之庭大魁當時白鏞陳治道澄天下多士其文章固已驚動一世及入翰林官與崇文章並驅四方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如獲拱璧日應所求戶外接踵其文章流布海內日加盛焉蓋公之文章得於誠悖之學發於正大剛方之氣揮毫振辭始若弘放無涯終則必歸實理故論性命則極夫天地陰陽之妙論道德則本乎人倫日用之常論經學則易之圖禮之方詩之可樂春秋之可畏融通變化左右逢原於乎是豈空言者哉惜乎未及柄用大展所學以潤澤天下不能無憾焉公於十有二年同年總督兩浙[illegible]務左副都御史韓公永熙廣東左布政使張公[illegible]塑恐公文章散漫無傳乃即其家搜輯遺稿雜為十下卷各捐俸直命工鋟梓以託不朽謂襲亦忝榜末而以序屬之顧予懵于道焉能序公之文哉雖然都憲方伯並以文章事業顯當世其於文介之集不自序而推以讓予議相屬也焉敢辭遂僭書其首

脩撰王惟臣父輓詩序

封翰林編脩錢塘王公汝民卒于家鄉人奔走哭訃聞　京師朝士大夫悼惜作為詩輓之積盈卷秩其子脩撰獻俾予序之夫死生晝夜耳殆無足異者朝士大夫獨於公悼惜之至形於声而為詩如此之衆且多也予嘗觀世之人有恨其人之不死者有以其人之死為幸者有生死不足為休戚者間有動於情發於声而為詩求其悼傷痛惜之意蔑如也是豈因其人之善惡小大而好惡淺深係之惟情動于衷也深声發於外也切悼傷之不足而痛惜之真有挽留而不可得之意求之鄉鄉人如是求之國人如是求之朝朝士大夫無不如是非有完德厚善及於人而信於衆烏能臻是哉噫此編脩王公之卒所以見貴於人而致輓声如此之多也公儒而賢者也

本之以忠信達之以仁義故醫道益昌而惠及於人者益廣鄉隣懷之不啻也郡邑懷之不啻也遠近貧富咸懷之積厚而發光培深而蔭茂致有令子以文章顯于　朝紫誥榮封輝騰玉署此固　朝家酧賢勸能之彝典而天之所以報施德善者蓋不誣也然則士大夫悼惜之深而哀挽之切又奚足怪哉嗟夫蒿里之於庶人非不哀也薤露之於公非不傷也然不過泛焉感慨人之死生初非有德善之足悼惜也豈若是什之作歌詠悠揚意哀思恒足以發公潛德之幽光致千百載而不泯也哉是宜序之以見作者之意

郝淑人李氏輓詩序

有輔相君子之德而成教子之道非母婦之賢不能也婦焉相其夫至於顯榮而或昧於教子母焉教其子至於成名而或缺於相夫二者兼備而得母婦之道者吾於郝淑人之賢有取焉淑人吾同年南京工部侍郎郝公廷器之配原部主事晃之母也方侍郎未第時經學治翼推授淑人脫簪珥具贄裝勸其從師於千里之外卒之領鄉書升太學三年之間相厭左右朝虀暮鹽操井臼未嘗有厭倦心及其登進士歷官通顯翺翔兩京名完行全內外罔缺多淑人贊助之力是可謂賢矣晃在襁褓淑人已知其不凡稍長命就外傅朝出暮歸從容訓迪一以規矩既來遊其芳亦不凡之解然晃悠悠進學遂能成就克紹賢科同榮京省多淑人教訓之功可不謂賢乎予忝與侍郎同遊太學往還最相厚每造第必出酒食延款相與講春秋得意處至夜分不休復烹茗以助其興始固以為常事終乃知淑人為公延賓勵道而然竊不賢而能是不可也於乎孟母以斷織成學陶侃以剪髮就德乃知無賢婦則夫罔就業無賢母則子罔攸成夫婦子成淑人其賢矣哉用致皇膺紫誥貴于陳將累食千鍾備錫來養壽逾六袠悠然以逝盛福考終宜無憾焉盡其賢行之食報也如此予與侍郎為青雲交殆三十年于茲同榜中人物存者無幾也晃以淑人輓詩見示撫今慨昔義可默乎因序而歸之

姚文敏公遺藁卷之六

記

崇古堂記

堂以崇古名崇古之道也古之道不出於民生日用之常君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大聖也顔曾思孟大賢也而其所言所行載之於書可為天下後世法者不過曰五常而已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智之於兄弟也信之於朋友也聖人於是言之於行之到足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舍是不足以為法去古既遠民偽日滋苟不以貨利是殖則唯古金石圖書器玩是尊是好且曰吾崇古崇古而不知古之道為何物噫可悲也已有

一人焉自異於恒衆人慨古聖賢之道不復見於今思有以崇之遵古言循古行生我焉崇古孝食我焉崇古忠於我則崇其悌齊我則崇其別類我則崇其信曰孝曰忠曰悌曰別曰信非古道乎吾從而崇之令古合而為一且將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於夢寐之間而與顔曾思孟為友矣是可不謂之善崇古者哉蘭溪去縣西南二十里中元潭江氏世居焉有諱長字世昇者志古道八世祖諱惇禔仕宋為朝散郎知慶州嗜古甚篤香溪范先生名其所居之堂曰崇古且為文記之迄今三百餘年堂記不復存世昇當八世之餘而承其休乃即舊基構堂三楹間大揭崇古二字於楣曰此先志也凡經籍所載古聖賢所言所行人倫五常之道蓋亦究知其說篤信而力行之家庭之間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雍如穆如庶哉三代之風焉謂非克崇古道能是乎嗟夫道在天地間徹上下貫始終不俗於古而獨於今何令人不古若哉特未知所以崇之耳苟知崇是道人雖今遽謂之古亦可也矧古其道矣亦何害其為今人哉世英生今之世超超然有志於古之道繼先世之堂煥乎復新於三百餘年之後此紹述之孝亦古道也況不徒衒其名以訐俗而鑿鑿有實行上以追繼祖武下以訓示子孫於乎誠可尚也哉世昇凌其子永齡武克繩蓋次子永敬以明經為国子生且將高其門以華斯堂也永敬嘗從予遊來請記故書之

潤遠堂記

桐廬越溪滸之南四里許曰華林有山巍然而來蹤然而止水瀧瀧環抱而流土雖不甚腴而谷實甘美亦隱者所宜居也洪武間邑人王翁仕至中馬十築為行窩所堂落成適禮部尚書浦江鄭公沂過訪遂名其堂曰潤遠手書揭于楣意有在也翁沒其子景蠡甫閱室之舊且敝也將撤而新之屬命工度材或旬致寸木焉或月致一木焉又或累旬月致寸木焉其經營規畫不亟而徐者功欲漸而人不勞傳公子別之遺意也柰何天弗憖遺未半而甫終哉越十餘載甫冊仲啟顧堂慨然曰吾大父建是將遺吾父吾父將新之以遺我而弗竟我敢以辱非隊前人之

不忘之心而因圖繼述乎於是因甫之遺材補其[illegible]
增其未備且不忍廢其舊葺而完之即其左方鑿山
以舒其後塞池以夷其前彷彿舊規而鼎建之不一
年而成蓋曰予亟以底績非異也將以成先志耳乃
復扁以潤遠躬走　京師謁予為記予嘆曰旨哉尚
書公之名堂也其殆驗于茲乎夫雨露之沾濡萬物
滋也江河之流衍千里達也若夫人之潤且遠者莫
如德與善也原自一身以及子孫一意流通而慶被
無窮焉奚啻乎雨露之沾濡江河之流衍也哉昔萬
石君謹行篤善而子孫累世榮盛范文政謂積德百
餘年始發於吾然則心之所存潤及於遠詎不信哉
予觀翁周黨好施與甫伏義不枝求仲啓小心謹畏

而其子又淳雅循禮四世相承前作後述秩秩繩繩
愈潤愈滋愈遠愈達孰非原於翁之一身之所及哉尚
書公預占而早信之其有所試矣是堂也朴素渾堅
高明爽闓容與深宏宜居宜適仲啓將尊祖宗于斯
會族屬于斯訓子孫于斯千百其年是承是繼則其
所謂潤遠也豈有涯哉於乎王氏子孫登是堂也尚
思其勿替

雲間第一橋記

天順七年秋七月雲間第一橋成兵部郎中葉公蓋
工部主事宋君瑛述其鄉父老之意來言曰松[illegible]之
西有巨津焉控扼驛道舊有撥虹橋成於元至元[illegible]
以沈圯石為衛丁幕以築城橋[illegible]即舊[illegible]面

二十步架以渡累脩輒壞行者病涉因而失所者歲
不知其幾有司莫之或省敝陵洪侯景德通守是邦
慨然嘆曰是獨非有司事耶方將圖之顧歲歉未可
為也屬天順庚辰歲告稔明年再稔又明年大稔度
可為矣適造民阪侯總焉嚴約里書而懲其逆頑贖
以石者聽未幾石林立尋背允瓜埒潛待年民苦躁
於單侯設法交允平民悅頑以所餘粮給工費百須
咸具復捐俸入以佐餘廩遂白
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萬安劉公而郡守潮陽李侯惠復
贊成之乃屬耆民莫達吳鳳等董厥事庀工於是年
春正月暨成為日二百二十有一橋長二十有六丈
廣一丈六尺釃水為五道用石以丈計者五千麻鐵

石灰以斤計者十萬四千有奇松栢木為根者千其
功堅實其勢雄壯下可通舟楫上可騾車馬一
詔命持節由於斯賓客行旅由於斯樵耕漁牧男女擔負
由於斯昔也病今也樂昔也危今也安肅歌嬉嬉咸
曰非侯之力不及此諸父老乃因眾志之同敢請一
言記其成績予曰周官道路橋梁以時修除固有司
常事夫何言二君曰諸父老之意非以橋為也如以
橋則侯嘗於城東建洞涇橋又嘗建俞塘橋不然有
請也惟是侯之惠澤加於松民者良多不可覼縷姑
舉大者言吳淞江曹家河及新涇計數百里湮塞為
平陸者百餘年侯度地相時疏鑿浚瀹不月而河復
故道潮汐以通潰潦以泄農商攸賴松民德之未有

凡性姑將託橋以永侯之惠政矧是橋之成貫九峰
面三泖太湖居其西大海環其東憑城據壑勢若巨
鼇誠足以壯觀一方利濟無窮焉不有以記之何以
示不朽頌勿斬按春秋興作書至於浚洙築郿城邑
作門之類必書者非時害義譏之也時且義亦書者
謹土功重民力也今侯脩建河梁於民事有不可已
者然必度歲豐以舉事因公務以聚材民樂於趨赴
而不知勞工喜於效勤而不告病又且制用有方度
程得宜可謂不勞民傷財合時與義得春秋之法矣
是故法不必書而必書者從衆志詔後來也後之君
子尚察侯之用心毋忘其成續而嗣脩焉俾勿湮且
壞是則松民之望亦作記者之意也

梅坡記

桐江之西鈞臺之東有子泉其地負高山面長江中
曠三五里皆平[illegible]耕可以樵可以漁隱者於是
焉居超然塵世之外而不知日月之居諸也宋宗室
之裔曰趙永和甫暨厥弟永寧甫世居其間含仁茹
義韜機晦華其殆所謂隱君子乎伯甫之子曰叔英
天性淳淑雅敦禮文方弱冠奮然有匡世志顧二翁
素行高尚業弗容異恭脩孝弟忠信之行于家庭鄉
黨閭厚而散之周於仁薄而聚之敦於義其視榮名
利祿澹如也真克肖前人高尚厥志者與且以天下
之物合吾志而得高尚之節者惟梅庶幾乎乃於宅
南之坡構軒為行樂所植梅數株曰是吾志也因自
號為梅坡俾予為之記夫人各有志所尚不同志潔
者愛乎蓮志逸者愛乎菊志清者愛乎竹志剛者愛
乎松豈真有所相契哉無非各因其所尚託以寓夫
志焉耳今夫梅玉骨冰肌得蓮之潔暗香雅韻得菊
之逸疎枝奇幹得竹之清凌霜傲雪得松之勁兼四
種之高致引一歲之陽華其品聲於炎帝之經其味
著於說命之書其風致詠於召南之詩梅之資於用
也大矣豈惟菊蓮竹松云乎哉叔英君之志蓋其斂
乎否也當夫春日載和緋桃與縞李爭妍丹杏與穠
梨競艷梅且不動声色恬然自處易曰衆方有為而
獨高尚其事者梅其似乎及夫窮冬沍寒呈秀於江
皋野壑之間含芳於短牆疎籬之下無妖冶之態有
幽閒之逸易曰處困而不失其所亨者梅非其似乎嘗
夫易之義大矣哉梅一植物耳而有合於大易之道
如此宜叔英君所以嗜之深也蓋將因梅以究乎易
因易以勵乎行因行以求乎時因時以思乎義則能
於是乎善矣夫奚豈可以一植物之隱者目之乎謝
英君其庶幾見取於梅而寓其志者在此也已不然
人何以呼之曰梅坡居士遂為之記

卧雲庵記

浙多佳山水吾桐廬尤幽詭特絕宜隱者所居也邑
之九田瀕着巖顛有隱居於此杉櫧竹箭蔽虧左右
澗泉雲物交映下上四時朝暮變幻晦朗無弗可愛
希古君子袁永敬甫以漢邵公後慨慕祖風結庵其

問以卧雪自號於繁華景物若知遺者然豈其地獨
於冬爲宜歟庵之大廣袤不踰尋丈有圖有書散帙
滿案隨所諷詠起居何常當夫玄冥司辰滕六布花
千徑滅蹤萬類呈縞甫於斯時擁被偃休徹窗傲睨
迫俯桐君之丹竈遠眺子陵之釣臺庶幾若有召鋤
斸於荷竿把釣被鶴氅著羊裘而來者闃然長嘯獨
於崖谷不知天地之爲寬茲庵之爲隘也庸詎知夫
通都大衢之中有足沾重泥輪激飛澤者哉乃若錦
帳羊羔淺斟低唱猶不足以引順接耽而或者方欲
以爲富貴[illegible]人何足道哉嗟夫離世高蹈者固不以
富貴爲心超塵遯跡者斯不以繁華易其觀甫以卧
雪自居可以知其爲人矣昔邵公以一節高當世後

登台輔入著動業垂於史傳至今人爲美談甫承邵
公之後而不替邵公之志使見用于世其所爲焉可
量哉惜乎甫年逾七旬忘與時違翔無見知如洛陽
今者亦樂其道終于隱而已矣雖然甫能以道自樂
必能養天地之和得天地之和則存於心也悅見於
身也順中煦外適長久優裕其將臻于壽考如雪中
之松栢歷歲寒而不變者矣此又邵公所不能有也
姑書此于庵之壁甫乃吾家福建左布政使納言婦
翁也

留耕記

或問留耕處士曰子之所謂留耕者爲孰留處士曰
爲吾子孫留爾或曰卓然甫田歲取十千所留者與
耶曰否不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是子孫未必能取
也俶載南畝播厥百谷所留者是耶曰否不曰厥父
菑厥子乃弗肯播是子孫未必能獲也然則何居曰
吾以方寸爲良田以腔子爲區畝以仁義禮智爲谷
種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靈苗以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夫婦長幼朋友之別之序之信爲稼穡以誠敬
爲耒耜以省察克治爲耘耔彼殘忍者仁之稂莠也
貪懦者義之稂莠也謟讒奸深禮智之稂莠也吾芟
之刈之去之盡而後已於是充之以旦氣養之以和
樂俾之有所灌溉焉迨夫躬履既實力行已熟則我
稼既同矣歛之于身則飽乎仁義矣推之于人則周
乎鄉黨矣此吾田之有秋也且吾是田不必沾体塗

足之勞不必刀耕火耨之苦上無公賦之斂下無私
科之擾趙孟之貴不能加晉楚之强不能奪良乎之
智不能謀多耕則多獲少耕則不獲是之謂心田也
吾是田存之惟謹非徒自爲留與吾子孫耕耳自他
人言之方寸之地無阡陌之廣也無金玉之富也適
之子孫不亦微乎自吾視之方寸之間百谷生焉萬
寶聚焉吾以是留之子孫於是而耕之則實繁實茂
綿綿不已者在是矣彼阡陌之廣金玉之富孰與是
多哉然則吾之所留雖微而子孫所獲實大矣或人
唯唯退而告諸搢紳庵曰旨哉言乎昔人有詩曰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處士之意殆有得於是歟
處士曰得之矣遂命識之處士予第四兄也任既然

孝友忠信守于家而著于鄉方寸坦夷好善樂施[illegible]
踰六旬夫婦偕老蘭桂滿前積有餘慶將來子子孫
孫享嚴耕之利豈有涯哉謹記

耕雲記

耕雲子居書林性朴而行確爵祿不入於心有犂乎
一牛日往耕於南隴之上時有白雲自萬山中出朝
朝暮暮悠悠揚揚浮游往還若有意於相依者耕雲
子耕於雲中不自知其為雲也人見之輒呼曰耕雲
子客有儒衣冠者過而問曰子何事乎耕[illegible]體塗足
終歲勤動水耕火耨食不給口不亦所務勞而所獲
儉乎耕雲子曰噫吁是非爾所知也夫士農工商各
專其一以所事亦竭力是故士之所業在乎文藝磨

研六經躡游百氏背前天人　綜括物理採摭執翰
擒華藻句棹鞅文場策名科第高牙大纛腰金紆紫
澤被當時道濟斯世如蕭曹國之功成身退韓魏公
之錦衣故里吾未慕此而不為顧吾才命之未際工
之所業在乎利器自為準繩手為規矩運斤成風揮
笨合制刻雕藻繪窮極曲藝程功計能餼廩稱事如
公輸之神於巧思輪扁氏之工於斲輪吾非惡此而
不為顧吾機智之莫企乃若行則為商坐則為賈紓
營是圖懋遷是務珠璣寶玉金谷錢布貴賤相乘錙
銖其數日積月盈藏蓄鉅富如呂不韋之識奇貨陶
朱公之豐府庫吾非惡此而不為顧吾遭遇之寡[illegible]
[illegible]然則予之所[illegible]其農乎耕雲子[illegible]

種后稷躬耕蒸民乃粒萬世歸仁越[illegible]畝疆域修
分濬溝鏤刻相次如鱗一日二日農事聿興載耕載
耨以耔以耘勤我東作望彼西成紛籍滿車如坻如
京上以足賦下以周貧飽食煖衣家給人足此諸葛
所以耕於南陽伊尹以之耕於有莘吾亦樂此而為
之也寶乎[illegible]之能勝客唯唯不敢詰耕雲子乃輟其
耕憩於樹陰叩牛角而歌曰白雲兮悠悠往來兮山
之阪荷吾耒兮牽吾牛導南畝兮仍西疇載耕兮載
耨日暮兮歸休黍稷成兮有收倉廩實兮無憂酌村
醪兮既醉鼓吾腹兮歌謳堯舜在上兮輔伊周吾生
乎客何求歌竟不覺白雲漸收紅日西沉枕簑而臥
鼻息齁齁客莫喻其意退而走金莖之[illegible]於南宮子

耕雲子內弟也故述客言俾歸以勸諸農耕雲子姓
吳字仲文客則上舍鄭君景常也

大樹記

大樹者桐盧姚家山之樹也山以姚名姚氏世業也
故姚氏之墓在焉去縣之南濱大江不一里所山之
祖龍發於南山蜿蜒十餘里而來或起或伏奔走不
及望見大江頓止回首却顧昂然南向其勢如天馬
奮躍馳驟康莊王良御轡五丁挽首急不得駐如蒼
龍出[illegible]原仲俯仰變化萬狀[illegible]顧左右前
後原[illegible]數百頃有溪自[illegible]山來[illegible]迴旋轉迎山
[illegible]之下[illegible]滔環遶而去[illegible]佳木而大樹
[illegible]外軒昂合三人之[illegible]

次色如青銅高可百尺千枝萬柯虬飛蛇走屈鐵拏牙周旋布置四圍環匝中高傍下碧葉紛敷蔭蔽攔密鬱然長青實可療飢蓋山前十餘畝地在[illegible]中根傍有藤如巨蟒依附而上纏繞柯枝開落不啻數十丈春三月花開如絳荈色採之亦可食名紫金藤一名朱藤花樹下諸墓纍纍鱗列最高處姚氏始祖榮祿學賓之墓也稍下右子曾祖贈二府君之墓也又稍下左子祖贈禮部侍郎伯華府君之墓[illegible]夫婦合葬禮也每歲清明合姚氏宗族子孫[illegible]同老少皆往祭焉祭畢以其餘設宴大樹下男女以班坐依宜不褻情洽禮周而散於乎尒大樹之有功吾家也大矣吾祖宗居於斯吾子孫不能日侍左右尒

大樹恒嚴若衣冠拱立庭際日相親近未嘗暫刻離去俾吾祖宗無孤立獨處之思有憑藉倚屬之勢每當清風徐來萬籟俱鳴如奏絲竹之音協律呂之和足以悅吾祖宗之耳[illegible]也春陽載和嫩綠交加如翡翠凝輝琅玕還色足以悅吾祖宗之目視也[illegible]石流金天地為爐惟尒則能敷陰散涼如華蓋擎天翠幕席地足以清吾祖宗之氣膚也風露凄凄雨雪霏霏惟尒則能擁前護後如大廈飛甍[illegible]四合足以煖吾祖宗之肢體也凡吾子孫之不[illegible]侍奉祖宗者尒大樹奉侍之周且至焉其有功吾家也豈細微哉雖然吾觀尒質瓌瑋博大雄傑無倫秉天地磅礴之氣鍾陰陽[illegible]之靈據山川形勢之勝宜為雲霞[illegible]

乃發護雨露之所霑濡揚芳振華呈祥致瑞俾吾家死者安生者壽子子孫孫富貴賢哲日有隆而無替也噫盛哉是為記

姚氏二親墓記

姚氏二親塟于砦基山之陰久矣砦基者有山之總柎昔人避亂作砦其上後砦毀基存故人呼為砦基豈南山故無名特假此以名之耶山勢高聳矗起雲霄上東抵于越西抵于婺橫亘數百里自桐江視之如翠屏碧障列于縣前山上多雲氣變化無常時出作霖雨有龍湫寬可半畝水混混出由溪澗直至大江灌溉田數千頃山出材木人皆資焉當群峯萬仞之高忽一脉墜下復銳起數百仞分三股下從中至

平地徐徐蜿蜒而來起伏頗[illegible]約六七里稍伏輒昂乃隱隱作兩帶垂下而止二親之[illegible]實當其中焉一股從東出狀如中股少緩北行[illegible]里數一里許頭折西顧勢微伏有泉口廟在焉一[illegible]從西出狀類東股微縮不及五十步許折東向勢[illegible]然昂起龍內昂虎外伏環抱左右其間相去不百步有官倉一區數廒儲蓄糧百萬斛時發以濟貧乏所謂龍湫之水迂迴宛轉循山麓行自東折而作九曲灣繞龍首而去二親者故[illegible]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諱唯善府君配申屠氏贈淑人府君歿十有二年自文化院山遷于此又三十有四年共四十六年矣淑人歿于京師其子吏科給事中[illegible]之[illegible]合[illegible]柩[illegible]于此十有

小叙蒸苾蘩手植松檜楮杉等木千株環墳與塋
地寔道左右悉成行列對侍而下立碑石于中央墳
三十步碑墳前吏部尚書恭和王先生行狀撰於法
得立享堂石人獸俱未暇也夔自釋服陞右侍郎任
南京刑禮二部者三任禮部者再奉
勅雲南考察諸司者一今陞吏部左侍郎驅馳南北奔走
仕途前後殆二十年無幾微功今髭鬢亦蒼矣緬想
二親之墓久曠祭掃夢寐之間時時見之徒切悵快
憶昔手植群木高不過三尺小僅尺半許今聞鬱鬱
成林大者十圍小者栱把烟霞覆幬雨露濛翳參差
高下黛色交流樹蔭幽深北脉膏潤凝祥散彩自為
朝暮精靈永安於泉扃神爽潛孚於胤嗣福澤之來
其有窮已猗歟盛哉繼今以後為吾子孫者宜時加
展省一草一木亦當保護勿使牛羊斧斤得入焉庶
幾可謂賢子孫也已尚勗之哉孝男夔泣血謹記

誠意伯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
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
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祿自括蒼來朝且言曰先
臣基沒垂八十年子孫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
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祿衍
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為請
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
布政司右參議史順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

禮咸奉行惟謹僉議舊祠幽僻隘陋□以神
御前乃度地於宅之東南維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
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肯有大造於吾民欣然
相與計出聚財輸丁官得若干緡乃涓吉辰徵工
簡材首隆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二門齋戒有室庖湢
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繚以周垣制度弘深規模軒敞
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三年十
二月之朔祿詣謝
恩畢退而屬夔為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
著之翊運錄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喙獨出處
之節或者以其仕元為疑則不可不為先生白其心
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
第累仕累發其奇輒不合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
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為樂蓋元氏一
遺民耳及
聖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既
而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
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紛紛也剝
尚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之時預占於十年之前於是
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束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
陳天命有在
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
成天下大業欲功偉□人心運去矣為元氏消□
建二不肯□於沛沛之得以必隋治自撫□

以貪取天下於群雄之手非取元氏也先生於此蓋
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
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
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
然也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
生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矣
自元氏主諸夏九十三年華風淪於腥膻我
皇帝一旦出而掃盡無遺以雪神人之憤使天下復見
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
心殆有見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無愧矣於
乎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况祠堂乎是宜我
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

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歟夔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爲
日久矣敢書此於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知先
生者尚考於斯

山水圖記

予友吉水令建德陳公懋過予曰吾性愛山水第奔
走仕途汩沒塵緣不能一日遂其樂爰命畫師繪
圖每遇暇時輒一展玩聊以適吾性耳而好事者乃
歌詩以詠之然但能寓圖中之景而未能得吾胸中
之樂處也子幸爲我發之予閱之嘆曰美哉圖乎不
滿咫尺而風景萬狀或隱或顯詩固難盡其意也觀
夫層巒疊嶂蜿蜒如蛟龍蹲踞如虎豹者山也回溪
曲港迤邐如鋪練澄深如凝碧者水也蘢蘢蔥翠
黛昏蒙此則山崖溪壑之樹木也悠悠揚揚變態無
常此則石根林杪之雲霧也或臨渠架閣俯瞰清泠
其二人如司馬德操過龐德公之共談也或倚崖結
廬遐矚玄景其一人如陶元亮之坐北窓而對南山
也乃若日出而西崖紅月出而東林白此又山間之
朝暮也倉庚鳴而東作玄鳥歸而西成此又山間之
春秋也圖中風景獨公懋有得於斯其樂蓋寓夫圖
之外乎抑予聞昔歐陽文忠公守滁州民醇政簡而
化易行嘗遊滁山作醉翁亭而自記其樂蓋真得乎
山川民物之情景者歟今公懋三爲令自萬安移南
豐皆劇邑卓有異政既去民思茲復往吉水比二邑

劇甚治之嘗戴星出入以事乎民之樂宜未暇及乎
此也其爲圖也有以哉雖然樂民之樂而後樂山川
之樂矧吉之山川不減乎滁公懋之志有契乎歐也
日政通人和之後必將有以尋歐公之樂而樂之矣
圖云乎哉書以期之

洛陽思親亭記

歲己巳予弟龍自刑部員外郎出參河南布政司議
明年巡行部郡遙望洛陽山川慨然嘆曰昔我先君
嘗令是邑迄今四十餘年矣今城郭如舊廬井不易
民之繁庶如先君之日乎烟火連落桑禾接畛民之
生養如先君之日乎衣冠載途弦誦滿邑禮教其如
昔乎男耕女織老安少懷風俗其如昔乎邑循故也

訖哲安在乎顧瞻徘徊泫然泣下邑父老迎謁道傍訟
闕而前曰我公其有子耶公仁人也曩在治時獄訟
平賦役均強者安弱者遂政修務舉民熙熙樂於無
事今公不可作矣吾民之老者死壯者老少者復壯
適相傳頌感公德未嘗一日忘今幸見我公之子如
見公也亦為之泣參議徐諭之曰先君已矣予不肖
孤復奉
天子命承乏藩佐撫綏爾民爾民果不忘先君尚各訓爾
子孫敦爾孝弟力農務本供乃職役毋惰以廢業毋
頑以傷化毋狡以訐俗共樂
朝太平之治庶不負先君遺澤而予繼序亦有賴焉衆
拜曰諾敢不唯命於是歌舞欣欣而去參議益自思
感發嗟嘆不足而詠歌之遂成思親詩一章諸縉紳文
學咸羨賡其什且相與謀曰公之德洽於民心久矣
民感公德而思者義也參議感親德而思者孝也民
之思非與乎參議因參議而思公之德益深參議之
思非與乎民因民而思親之心益切是豈偶然之故
哉殆夫欲慕公之德而假參議來耶抑參議孝思所
感式孚民望耶父子一氣天人一理誠未易言也可
無志乎亭而石之然未有名也或曰盍以參議之詩
名之僉曰可遂名之曰思親亭復於參議乃發私廩
以給其費走書屬予為記予公之猶子同乎參議之
思而不獲同其遊敢以不敏辭乎姑述其所以名之
之意俾刊諸石公姓姚諱弘字惟[illegible]永樂間[illegible]

[illegible]邑龍字紉吾子同年進士翁陞左參政今陞福
建右布政使於乎吾姚氏子孫他日尚有宦遊于洛
者乎觀斯亭撫斯碑其為思又當何如也耶系之以
詩曰　唯洛有山鬱嵯峩兮唯洛有水碧潺湲兮唯
洛有民富且庶乎民曷以富姚令所撫民曷以庶姚
令所字令云徂矣四十餘年厥子復來于藩于宣馬
首入洛慨然興思垂髫戴白奔走吁嘻參政曰矜民
不我識何以爾圖唯我父撫之我其似之我父字之
我其繼之嗟唯我父邈不可及有嘆斯求有懷斯罄
參政作詩洛士和之名曰思親以亭以碑亭之翼如
碑之峙如垂千百年過者式車

觀稼臺記

禮部後庭源堂階二十舉武有方基臺長可十尺廣四
尺許蓋昔人種花卉之所十數年來花卉悉敗去無
存姚子來為禮部之明年見臺荒蕪命左右薙治取
穀種播之未幾苗勃勃而興芃芃而茂厭其為稗秫
所雜也復命薙去之稍旱汲井灌之固不憂其潦也
及秋垂垂其穟粲粲其實且將飲矣姚子每退食必
據胡床觀焉其心若自得也然未嘗不悠然以思客
有過而問曰吾見諸部寺之為臺也必奇花異卉是
崇是植以為觀美今子之臺所植者稼將以為食不
過升斗之入學稼則無以施耕耨之具為觀美則固
花卉之不若也不亦迂乎哉姚子曰噫是非汝所知
也天地生萬物其所以養人者莫穀乎若穀[illegible]

少藉農夫之力耕而種耘而穫又作婦餉事力於秋勤
勤二焉而雕悴胝胼歲有頻焉脫不幸旱潦蟲蝗之
困仍又不幸賦役科差之相擾於是有耕而不能種
種而不能穫二而不能食者矣此農所以恒病而民
所以恒飢也故吾觀斯稼之生也思天下之農有不
得種者乎觀斯稼之實也思天下之農 有不得穫
者乎觀斯稼之歛也又思天下之民有不得食者乎
吾坐部堂之上歲食數石而曹不知稼穡之艱難噫
可畏也吾因聊因此以寓其意而已非汝所知也客
唯二而退遂爲之記

梅坡記

洪君宗禁世家淳安錦溪負七尺之軀修然玉立幼

入郡庠明春秋經得仲尼筆削微意四舉于鄉弗偶
盖君爲文浩瀚該博下筆滔二數千言不能休自成
一家不喜作時樣文字故不爲主司所賞鑒循例升
南京國子監執經問難于大司成安成吳公公素聞
君刻苦問學來悉以所得授之故君於春秋益造其閫
奧再試京闈爲掌試者所忌復不利遂歷事憲臺時
都御史李公察知君延于西塾令季子受經相禮焉
旣謁選天官得福建邵武通判予與君累同鄉試予
竊祿于
朝幾二十年而君方脫白換綠深愧糠粃之先無稗于
時特往賀而慰之君喟然曰予先大父仲淵翁洪武
中以耆德召任開平王教授賜
歸侍老于家世父堪洪武丁丑進士仕廣東道監察御史
從兄璵永樂辛丑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世以春秋
相授受皆有文登録爲後學式予不肖承諸父兄後
志學未嘗敢自弛而困頓于仕途如此豈造化者玉
吾成耶抑何其晚耶予嘗觀世之人耳目口鼻四肢
具于吾而性命道德文章問學於吾若未嘗少隙比
比擬蜿利騰聲衢搶飛直捷乘時得志如春花夏柳
濯二鮮二何其遭際之幸也顧予蹇二然僅得於歲
月侵暮之餘予其梅也歟家有梅坡因以自擬可乎
予曰可夫天地之氣藏于冬而亦生於冬方仲冬之
月萬物剝落而一陽已動于黃泉且脉脉而生矣於
斯時也群卉冥然而未醒梅獨燁然而吐華非得是

氣之先者歟故自一歲觀之則梅殿萬物而芳自一
氣觀之則梅先萬物而秀且夫不嬌不媚不競不趍鐵
幹瓊花可以傲霜雪清香雅操可以友松竹梅殆有
君子之德哉君年逾半百而獲半刺之榮雖晚矣然
早悟萬理而契斯道之妙不亦先乎翔其剛方勁特
之志雅不與流俗同調有梅之風韻焉行將以斯道
澤斯民爲上爲德功加于時大羹和鼎之具端在是
矣君聞躍然喜曰瑛不敏敢不勉乎遂書爲梅坡記

雲泉庵記

雲泉處士姓李字宗德桐之聰岡人也性穎敏好讀
書諸子史百家言靡不博覽旁究旁對客談日恭漢
以來上下古今數千年治亂興亡得失歷歷計議數然

川不能作暇則靜坐一室談博山理焦桐拊古調數曲澹如也或逍遙風晨月夕興到無所於事命家僮具肴蔌引觴獨酌歌李杜長短句諷諷乎聲激林木超然如身在塵外而不知有世事其視富貴利祿藐若錙銖矣奚足以動其心哉嘗見樹杪之雲悠揚往來淵底之泉周流無滯憮然嘆曰是何所為而然哉吾心殆與之共因自號曰雲泉揭諸庵抵書南宮俾予有以發其義予方沉醒宦途百務纏其軀萬慮熏其懷塵襟俗態迷不自省顧惟雲泉如在胸懷外安能味厥旨趣而宣其義哉噫晞山林之樂予素志也安得不一言乎目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非雲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

非泉乎夫雲上于天需而為雨萬物賴以發生泉出山下出而為澤百舟資其沾潤雲與泉厥功不既大矣乎處士蓋將有得于是否乎夫行義達道乃雲泉之功用而隱居求志則雲泉之性情焉嗟夫嶺上多白雲陶隱居所以自怡悅也泉涓涓而始流陶彭澤所以歸去來也然則雲泉雅為處士所尚宗德抑亦有味於古人之旨趣乎雖然雲流行於天泉流行於地各適其適無所為而然也一旦宗德適相值而契焉會於一心徹上下而無間當夫雲影徘徊鑑光澄澈仰觀俯察流動充滿莫非至理所存而道體之有在也舉斯以修身則私欲消而泰宇淨舉斯以齊家則倫序肅而閨範融由是以達于鄉于邦安所往而不得其道哉於乎孰謂雲泉止於耳目之玩乎哉川知道者不可以語此是為記

孝友堂記

予五服弟名埥字九成養其親樂其兄弟名其所居之堂曰孝友請予為之記於乎大哉孝之為名也三代之世教化大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家和戶穆孝友之道藹如也自六德六行不行于選舉而風俗倫理之偷澆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漢有孝弟科雖稍近古求其實行如君陳者蓋亦已難矣况道化日漓人偽益滋悖哺之恩分于妻子同胞之愛奪于貨財至有父子異爨兄弟鬩牆乖爭凌犯之風偏于閭巷抑孰知有孝友之道哉噫人類至此其去禽獸幾希矣

孝友如九成何啻千百而十一也耶九成幼失父賴母鍾撫教成人鍾出故家孝敬勤儉誠女流賢淑閨門師範所生三子九成長琿次坦又次咸迪悉訓九成敦樸雅不事浮華事母氏晨昏定省左右就養年幾五旬其心不啻嬰孩時故母氏安之撫二弟幼而教長而婚怡愉相與逮及白首其情不異故二弟樂之上得母氏之歡心推其恩以及於弟下得弟之歡心推其愛以篤于母一家之間和氣春容恩愛洋溢一家之中莫非孝友之流行蓋庶幾古之遺風焉視彼棄父母而不養以兄弟為仇讎者何可同年語哉堂作于其父而名之則自九成始非徒矯虛名以誇於世世子孫登斯堂覽斯義益致孝友之行…

[illegible]以遺休衍慶裕于後昆綿綿而不窮者其兆于[illegible]
堂乎予既為記復系之詩曰有堂翼翼桐江之湄榮
禄子孫五世其依子孫伊何曰維九成兄弟三人孝
友克敦雅孝斯仁和敬昭融大來厥慶子子孫孫彌
熾彌昌福禄孔演於祖有光我文既繹我詩既詠世
世承之勿替厥引

損庵記

予自諸生以損名庵逺今三十餘年未有得其說者
固予所自得也嘗求其書損庵二字於讀書之室有
三益生過予入其室徘徊久之請曰先生以損名齋
何居生聞損者益之反也聖門敎人求益而逺損故
德日益則成學日益則進交益友則仁而先生何獨
以損為哉予不為答生俛首而退良久復進曰生聞
抑其過為損先生之損其衣服過於華歟居室過於
美歟車馬僕從過於侈歟飲食過於豐歟婢妾侍座
過於奢歟爵禄名位過於隆歟將華者損而為樸美
者損而為素侈者損而為嗇豐者損而為儉奢損而
為淡隆損而為卑若是者先生之意歟予曰然其是
哉夫事之過者損之為易心之過者損之為難易曰
損德之脩也損其過乃所以益其德且人若不能自
知之而不能損夫何益哉予氣高若不能下予性剛
若不能屈言太直故多尤行太率故多悔喜或過於
[illegible]或過於忿此皆予之心病人不能知而已獨知
[illegible]日省而損滅之而力有未及也生曰程夫子
謂易損[illegible]我有[illegible]以自損而益於人也
行損道以損于人也觀先生之損誠崇德徙義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自損以益於人行損道以損於人者
[illegible]以之

文敏公遺稿卷之七

碑

大明追封慶雲侯周公神道碑銘

肆惟我
皇上受天明命嗣大歷服誠孝孚于上下仁柔洽于遐迩
神鬼歆饗夷夏康寧年穀順成百姓安樂邉塵不飛
干戈屏息熙熙太平之治巍巍功德之隆推厥本原
實由
聖母皇太后育訓保祐之恩也
皇太后聖善明哲柔嘉清靜育天下君為天下母禮法以
肅宫庭未嘗預政事節儉以御服食未嘗就奢華功
顯存於　社稷澤隂被于天下懿德彰聞徽音茂著

推厥本原實由追封慶雲侯周公生育劬勞之恩也
皇上篤念
聖母之恩尊養備極又推
聖母之恩以及于公何其仁孝之至哉乃成化四年公冢
子慶雲伯壽以公塋卑狹弗稱將謀改築于玉河鄉
竇莊山之左奏　聞詔特命内官監為營兆域如
制以是年八月望日遷公及夫人柩合葬焉禮也壽
復以神道文屬予仰惟
太后盛德覆被下臣敢於所出而愛一言乎乃按狀為之
言曰公諱能字廷舉姓周氏世家昌平文寧村之柳
林系出漢太尉勃後有諱惠達者仕後周為尚書僕
射從順天華武子孫遂居此歷隋唐五代世多顯宦
至今元季兵擾家替中微及公大父諱得清父諱福
山皆以隱德高于鄉祖妣杜氏妣郭氏並有淑德公
生而莊重雅不與群兒戲大父奇之必語人曰昌吾
家者必此子也嘗教公曰生人之業儒為上農次之
商賈非所事也公受教惟謹大父卒居喪盡哀稍長
讀書植行事父母以孝聞待宗族有恩義竟治家男
耕女織不事浮靡遂致家日以裕性喜周貧恤困人
有急赴之惟恐不及有所貸不較其償子弟有事漁
獵者禁止之不欲以口腹傷物命其樂義好善類如
此故鄉人稱為長者焉元配甄氏同邑人幼淑慧孝敬
諳女戒凡事舅姑奉祭祀待賔客莫不各稱於道人
稱為賢婦焉生女二

孝肅太后乃夫人第二女也夫人一夕夢月光入懷遂有娠
其年蚕大登公與夫人曰此天財也不可私乃均惠
鄉族既而卜之得女貴之祥甫十月
皇太后誕生異香滿室公心私喜此長容德殊盛宣德甲
寅
誠孝昭皇后聞之遣使禮聘教習宫中詩書步趨禮度熟
閑正統甲子
英廟議婚進為貴嬪
上生遂册為貴妃天順改元
英廟光復寶祚召見公于
便殿擢拜錦衣千戸錫賚金幣遣中貴送至家自是恩數
日益優渥焉甄夫人卒繼室高氏亦有賢行生子一

長即壽改武公構疾㕑床
上命醫來視遣內臣問安否巷道相屬且給藥餌之需公
度不可起召語諸子曰吾荷
國厚恩無以報汝等當竭忠守分毋驕奢淫縱以重吾
不德言訖而逝訃聞
上傷悼之賻贈有加仍命內臣出襄事合葬懃夫人墓恩
逾厚矣公生洪武三十一年十月一十九日卒天順
七年正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長女適同邑士人
劉真敏公千戶職天順八年春
今上即位尊
聖母為皇太后陞壽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僉事贈公及祖
考如其官祖妣妣暨甄高二氏皆贈封夫人壽

命內官監為壽治第于京師復撤新㭊林故居成化改元
加壽榮祿大夫都督同知或拜錦衣衛千戶三年冬
進壽慶雲伯
賜階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石
子孫世襲給誥券追封公慶雲侯祖及考如之甄高
二氏並進侯夫人祖妣妣亦如之或陞指揮僉事
恩禮繁縟滂洽存歿於乎盛矣是固
皇上體念
慈極深恩推其本原以及其所自出用致始終眷厚如此
要亦公之祖父蓄德深厚肇開慶源及公之身又能
好義樂善以擴前人遺德至於充積渟慉不可遏已
故乃篤生
聖母迺承天休光輝發越垂裕子孫演及無窮夫豈偶然
之故哉嗟夫天道惟德是監冏徇於人人道惟德是
依冏違於天天與人合則福與德并如影響相符毫
髮靡爽孰謂天果冥冥而不可必哉吾於周公之獲
福慶雖未究于生前而乃裕于百世非其德之足徵
而能致是哉是用大書俾刻諸石樹之神道以告周
氏積德衍慶之休以貽
皇明隆孝德之崇與垂示將來永光穹壤乃為銘曰
漢庭大尉功安劉尚書僕射顯後周前作後述聲光
併流風餘韻來悠悠昌平子姓承厥休積德累行迨
前修月華兆瑞坤道柔篤生
聖母歸龍據承乾啓　聖胎大猷恩深慈被庸報酬生

膺爵祿崇封侯一門珠玉春龍優寵光定改藥玄宅當
山廻水繞佳氣浮休安兒妥藏千秋神歸清穆蹈天
遊

半隱生傳

半隱生者姓趙名佩字對剛世家桐廬之孟泉鄉父
南溪翁倜儻磊落輕財仗義生三子叔剛其季也生
而秀發頭角嶄然與凡人異六七歲南溪教之書隨
口輒誦遣從鄉先生遊讀書知大義年十四五方將
造就于庠校以南溪為萬石長賦役繁重二尺分理
不給秪為南溪累叔剛遂棄學執役代其勞焉凡南
溪所欲為者叔剛先事為之適與南溪意合於是南
溪安焉而深其有子也景泰初　朝廷以事下出粟

令叔剛曰吾家世享太平之福皆
朝廷所賜今有事不圖報不義也不義者恥於是謀諸
二兄告南溪翁南溪曰是吾意也遂輸粟五百石于
京師　朝廷義之賜冠帶且旌復之叔剛曰始吾有
志讀書蓋將行義以少展吾平生耳今以義成名得
官榮鄉里吾復何為哉遂隱去或曰子隱者乎仕者
乎叔剛曰吾非隱者也亦非仕者也彼其以仁義澤
諸物而官于位者仕也以仁義修諸身而遁于野者
隱也以吾為隱則吾骨效勞于　國官吾矣隱而不
隱者也以吾為仕則吾身在江湖位不吾矣仕而不
仕者也不隱而隱非真隱也不仕而仕非真仕也既
非真隱又非真仕得非為之半隱乎或曰古之人有

真隱者許由巢父也不可而隱度可而仕者伊尹
傅說太公望也功成身退而隱者范蠡張子房也隱
而復仕者周顒种放常夷甫也仕而復隱者陶元亮
賀知章陶弘景也有賢而隱於下位者儀封人也急
流勇退而隱者錢若水也若夫園綺之定漢鼎而隱
子陵之動星象而隱陳圖南抱大志而隱邵康節負
道而隱則又以隱德扶名教者也子之半隱將誰居
叔剛曰噫吾敢望是哉吾聞小隱在山林大隱在城
市吾山林時亦城市焉吾城市時亦山林焉謂之大
隱不可也謂之小隱亦不可也吾隱於非隱非全隱
故人皆呼為半隱生吾何古人之敢望哉生年未四
十在邑里則宗族鄉黨之人愛焉在京師則搢紳士
大夫敬焉生喜周人之急濟人之貧樂人之善尊人
之有道德者其豪爽英邁有父風焉斷曰古之君子
抱道於身非仕即隱顧所遇何如耳在觀之六四曰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仕之道也不必於隱在蠱之
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隱之道也不必於不隱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隱與仕固非
二道然一出一處其迹判然不相侔也曾謂於仕隱
之間而居半者哉豈所謂身江湖而心廟堂者耶或
曰半隱生蓋欲仕而未仕者也斯言得之矣

桑畦生傳

桐廬王生年四十餘無仕進心一日散策閑步于南
溪之上遇東皋丈人肩犁手簣沾體塗足憩于桑陰

長歌撫腹欣欣若適意然生見而異之三嘆而前曰
丈人無乃勞乎哉丈人曰噫天地生人各有所事有
事則立無事則敝士務詩書商殖貨利唯農為業后
稷所啓火耕水耨隨土已治旱則墉疏潦則隄備種
不禁寒耘不妨暑登登稼穡秩秩斂刈我倉既盈我
生斯滑上以足賦下以供祀衣食用周厥利罔既我
分則然胡云勞勤生曰僕秉羸弱生理未達瀫廑一
區不遑改作薄田百畝村配是託坐食待空卒歲告
亡生計若思恒業荐落敢問丈人乞賜矜活丈人曰
無已其桑乎惟桑有椹可以療飢惟桑有葉可以蠶
絲桑之利人于殆其宜生曰樹桑有要請為我道丈
人曰膚地一畦細鋤熟治爰糞爰肥不坑不濡乃澤

以手布于凡周以防踐踏以茅散之土
傷夷日以長之兩以溉之月自之間如齊如之然一
歲餘齊肩及肩載移載植勿稠勿稀五尺一樹五七
十株積而乘之百畝外達有行有列毋翦毋折培其
本根脩其條葉再越三年遂以成業以蠶以繭以績
以殖坐收利策不勞而逸生人之計無與是匹生習
而再拜曰受教我佩服終身示諸子孫奕世其承毋
忘丈人於是作北成唯僅椹既滋林列有期奔走京
師告于損菴乞為記諸損菴曰旨哉丈人之言乎予
聞古之賢者不仕則隱於耕桑以自晦丈人其沮溺
之儔歟不然何以言之有本如是昔孟子論王政曰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民可衣帛貨殖傳云齊魯千

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諸葛孔明自謂成都有桑
八百株當是時孔明身都將相而尤不忘於桑然則
桑之養人信有以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首榜教民拳拳於農桑之諭繼我
列聖相承累詔申明其仁民之意至矣盡矣然而斯民卒
未盡躋於飽煖之鄉者世無良守令故也苟有良守
令舉而行之斯民不衣豐而食裕者吾不之信噫誰
其良歟吾當進以東當丈人之言不識可不可于東
當丈人不知其姓氏生名萱字仲亮予內弟也為作
桑畦生傳

桐西居士傳

張景旻氏上族也居桐江之上六十有二年容貌[illegible]
程辭氣煦煦謹身飭行守先人之業非所居無他
長物惟琴一張棊一局册後方一卷遇嘉賓客率若
焚香整徽對枰興或未已出酒三四行欣然一笑人
莫扣其底裏也暇則修黃岐之術自養身外庸以濟
人驗亦不以為功性最孝友事母善脩旨甘之養處
兄弟之間穆如也嘗仰桐山之高屹然東峙慨丹竈
之烟曠數百年不復舉而桐孫離立蔚然其芽將復
有如廬之勢安得引白鶴而來桐君相與一問丹訣
如何也耶乃自號桐西居士其為言曰桐在山之上
而居邑之東我處邑之郭而在山之西天地之氣生
于東南而成于西北故飲禮位主于東南而位賓于
西北則我與桐有主成之義賓主之象焉在易之坤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
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
安貞之吉則我與桐有陰陽之義朋類之象焉雖然
以理揆之我動物也桐植物也我其陽乎桐無心者
也我有心者也我其主乎且吾所居西南吾朝而出
焉日華在桐陽德昭也桐在吾左吾左之以為吾主
夕而歸焉月華在桐陰德敷也桐在吾右吾右之以
為吾賓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不宜
之此之謂也然則吾與桐君雖未能與之揖讓周旋
于左右主賓之間而因桐以思其人殆若有契合者
矣吾取之以名吾烏乎不可哉遂走于京師謁損菴
先生於南宮而取質焉先生曰旨哉居士可[illegible]

名義者矣意蓋有慕乎乃書其言為桐廬居士傳

居易道人傳

居易道人家世業儒以次發儒科者三人道人才可有為而志樂肥遯居桐江之上循禮守善容貌嶷嶷步趨于于處兄弟以友悌仁宗族以慈愛遇鄉鄰以信讓然其志氣豪邁胸次灑然與人交亢朗坦夷不為畦町聞人善則喜聞人不善則怫然怒鄉鄰有急難者恤之貧隱者周之遠言者釋之人多賴焉或耕或樵時與田夫野老觴詠相娛樂一不問公府理政失得江漲維一小舟興至則浮舟泝嚴瀨尋子陵所釣處坐石磯投竿久之興盡輒返順流而東與波下上不知天壤間何樂可以易此也或曰是其忘世者

與或曰其將有道與道人曰嘻吾豈忘世哉顧吾二兄一為秩宗與三禮于內一為方伯職藩屏于外而吾同母弟又職教事居膠庠且吾子姪又方騁跡起為世用吾復何為哉貴與賤以有道者則又過矣吾所為亦者非有道也聊以安吾素耳仕者宣其力處者樂其居亦理宜然耳若夫怙勢以驕人乘時以射利此行險僥倖之事非我志也因自號曰居易余遂稱之道人姓姚氏以名為字也損庵先生所著吾讀中庸至君子居易以俟命又嘗讀易至蠱之初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未嘗不嘆其人之難世之人家存仕或武斷于鄉曲咎其可免耶比觀二者固不足道吾家兄弟仕者二人道人不惟不在此也又高其志趣以居易自號蓋傾自尚乎是而往又何咎焉左所為獨行君子宜其人哉

隱微傳

元失其馭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邑隘濱江水陸交值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故盜旁午絡繹上下肆剽掠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骨肉長幼各自為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為瓦礫於乎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年未娶事父母極孝謹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深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為群盜所迫掠喪

芥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賚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嶮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不死明日盜稍退伯華甫遍覓蹤跡呼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尔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納斂二柩其父母以肩擡之乘夜由間道循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遠遠向岸來若有使之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擡二柩於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鍬穿土且飢疲無力又慮他盜之踵至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柩納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爾

嘔血而出未幾我
皇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羣盜屏息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
歸即舊基而居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
宋氏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
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
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
終月絶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
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妻子
或問之故不荅慟之泣嗚咽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
能舉筯奉祭祀執爵哀々呼爺娘如在膝下時雖路
人聞知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
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屨以施貧

乏弗取直此蓋得之于先妣申屠氏淑人之言如此
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洛陽令唯可三子曰
岱曰啓曰稷稷今領鄉貢補安福訓導唯善五子曰
鴻曰鵠曰楚曰鷳曰夔夔吏部左侍郎唯大一子曰
龍河南左參政曁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甫壽
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楊氏壽八十有五
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號為延慶墓云　贊
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倩工發直
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發
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捨之詒以火可
信人亦自信無存也而不然明日按籍名還其主無
一欠客有過其肆少憩出遺下一巨囊甫視之乃銀
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識
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客
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成典史以事坐
望獄既釋乃死其内弟方姓者化其骸携歸匿之詒
甫曰得錢事可鮮甫聞罄聚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
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而
歸語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殖
頓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為所詒欲發其情甫曰弟
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襁衣携杖出街
行群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頭首謝甫嬉然命之去鄉
有巨豪恃貲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
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

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
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知
手澤勿斬也為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據骸傳敢併
及此孝孫夔頓首百拜撰

訂疑

東與　賢弟納言參政昨所附傳記三篇去皆有感
而作然不能無疑頗與賢弟商之初作傳時約略先
祖伯華甫生二十年未娶蓋謂力能負二骸奔走二
十餘里非幼弱所能勝又智慮周密輕財濟難究土
築墳於蒼皇之際非老成不能是以遂著筆稿屬成
除復疑之竊恐未有許歲故改作十六七今以時攷

劣二十歲避亂未入
國朝洪武建元天下定始歸是年當娶先祖妣二十三
年當生先伯及先考又四十四年先考沒於永樂十
二年也先叔令洛陽丁先祖憂疑在永樂十四年也
時納言生而劣兄才二三歲計先祖却七十而謂七
十有三者未是然與初稿二十歲未娶合改為十六
七者亦非也昔先妣亦未嘗言及此豪況近來鄉里
故老凋落殆盡又在京師無可質問未敢執以為定
今錄此意去取一一裁度或有進間或有別有考據幸
見示改正若無疑以鄙見□□須明白告來庶此
傳不為罔可傳□後人也又況此事我輩不書將後
人無復聞見家使先德湮沒無傳是所憂也欲假之

他人手又恐不能發其婉曲故不辭拙陋筆此可否
唯吾弟圖之兄夔白納言參政六月二十日也

坤德傳

洪人楊氏諱其世為錢塘右族前元時其父豪俠造
巨舟泛海取鮮致貲鉅萬人呼為畓楊家洪人生以
銀盆浴之未彌月官沒其家厥母竟以產免而房畓
亦存人更賀之幼貞靜寡言笑善女工暨長慎擇所
配以外姑宋氏主盟適通議府君焉入國初來入
瘡痍甫瘳而產業未定淑人以勤儉相府君創立門
戶家日以裕生三子皆瓌偉異凡兒娶婦必擇名家
女然性剛厲治家嚴而有法教子婦不少恕微忤□
正色莅之御僮僕亦未嘗假借然撫之或有恩□
貧血之隣里宗族叩之無不應知李子弘性敏可教
謂府君曰若兒遣入學宜有成府君然之卒如其言
時　朝家以事起丁壯運粮入柳樹長子同當行淑
人曰是奉宗祀者朔未有子可行乎次子善聞而代
之去淑人悅李子令洛陽勿以清慎訓飭之時獲所
寄奉必叩其所自來出於俸貲則喜否則拂去府君
淳厚長者淑人以賢明濟之一唱一和相敬如賓凡
內外事府君得無累者淑人之力也三子成立咸克
厥家夫婦優游天年享有多福及府君謝世淑人享
甘旨之奉蓝豐諸孫纍纍繞膝晨昏起居承歡問安
者踵相接也晚嗜釋典清晨盥沐坐中堂焚香誦貝
經說數卷始就食壽八十五忽微恙子婦申屠氏侍

湯藥尤勤臨革時自語曰願汝享福如我遂瞑目卒
其年合葬通議之墓送葬者遠近數千人咸以為淑
德之徵焉誥贈淑人

安人辛氏諱　金世家浮橋生而柔順工女職及笄父
母難其配年二十適惟可甫焉先是甫失偶未有子
深慮無中饋未得人卑皇如也及得安人其相樂而
安人事甫亦克盡道姑楊淑人性嚴難事安人晨昏
奉侍獨得其歡心處妯娌溫然和氣居家庭終日未
嘗聞其聲御僮僕煦煦而區使有條理撫前室二女
若己出長為具粧奩擇名族子歸焉甫常仰肇津有
君分田不相悅安人盛責諫曰田地何物祈可以失
夫弟兄情耶遂止生三子樹字不勤書以甫得子

惟恐不虞致傷甫懷也甫好施予安人每聞有所宜
必竭力贊成之凡家事巨細處畫得宜不以煩甫甫
於是內顧有託得以優游暮年享其成而已矣甫沒
安人哭謂二子曰我幸備箕帚汝家晚得汝曹獨恨
汝父不見汝曹有成死不瞑目汝曹可不勉圖自立
庶我後日可見爾父於地下也復謂季子稷曰爾父
兄弟三人二人有子讀書爾其勉之乃遣入學肄業
親程督之脫簪珥以為師贄有不及繼之以紡織故
稷獲有成焉及中舉授官得祿而安人棄世三越年
矣壽七十三某年辛未三子合葬于甫之墓
淑人申屠氏諱妙玉世家定安荻浦村蓋漢高蟠之
裔自宋元以來素號詩禮故家大父某敦龐古朴行

誼為鄉人所尊尚父某讀書尤精史律生淑人甫三
歲而卒母 氏隨亦逝淑人鞠于伯母稍長女工容
德迥絕流輩大父鍾愛焉語人曰是女恨不為男子
他日享福非常當擇奇男子配閭詣城邑忽遇禮部
府君喜歸謂家人曰吾得婿矣府君之父聞而聘焉
遂歸之時年始十五即能敦執婦動合禮度人皆嘆
其有大家風範楊淑人性最嚴每降顏接之一日楊
謂其子禮部曰食指衆多獨不能自為生計耶以一
釜付之夫婦泣不忍離膝下難於逆命不得已於宅
東偏另突焉罄然無有也淑人謀諸大父具器什載
米粟以來力贊府君早作夜息親操井臼不以為勞
晨昏候舅姑孝敬每篤得一味必以奉靡敢私府君

給遠有醞藉細故略之得淑人為助內顧無憂頗營
生理雖不屑屑計量錙銖而所就未嘗不利晨出暮
輒醉歸淑人[illegible]非丈夫事府君笑曰是非若
所知也明日復爾時造海艦浙西郡邑大戶盡萃于
桐諸有所作為非府君不能為計遍相迎謁請規畫
受成算者日不暇給暨事成厚酬謝府君揆非其道
者揮去弗納然所入亦頗殷淑人曰吾聞古之君子
非其力不食今子徒受人直可乎府君曰吾以謀諸
人人克有濟其庸力不既多乎矧彼以禮將吾以義
取奚不可哉淑人默然終不為意既而府君盡發所
畜以貸不足淑人以儉成家卒亦優裕夫婦邕睦禮
敬如賓未嘗有牴牾聲不幸府君沒淑人年三十有

四撫五子一女俱成立擇所相當婚嫁焉孀居三十
有三年氷堅玉潔卓為令婦賢母鄉族稱之無間然
夔甫一歲失所怙賴淑人撫育愛倍他子八九歲猶
哺乳不輟初不忍遣入學既遣擇從明師游夜歸親
課讀書或遇疑難即問能荅即喜否則口解之點中
理道每有疾輒撫夔曰吾得爾成名死足矣未幾夔
竊鄉舉肄乙榜入太學三年淑人憂思殆忘寢食比
夔中進士第喜曰兒果不負吾望親攜婦孫來就養
及授吏科給事戒之曰言官當以忠勤為本汝父早
世我辛苦撫汝成人正為今日汝宜勉之時因災異
夔上疏言考察吏弊淑人曰人才難得第去其甚者
可矣聞者服其言[illegible]

毋以養弗能豈為歉淑人曰第如此雖貧尋樂也未幾疾作醫難之嘆曰不及見吾兒腰金矣顧吾兒益懋忠勤死且不恨疾革猶抱其孫璧于懷悠然而逝享年六十有七先是淑人殯府君于文化院側十有三年後命其子鵠卜葬地于砦基山之陰得吉遷焉至是合葬之表曰姚氏二親之墓孫男十三人女五人贈孺人加贈淑人

太安人張氏諱某世家縣西鸕鷀村生而秀慧工容絶倫父母鍾愛不欲與凡兒未有當其意者其兄博與令壽與寧津府君同游學府君忽喪偶哭之哀逾年伉儷未就博輿曰吾有女弟久難其配宜莫如子願以奉巾櫛可乎府君謝曰固所願也其友武進令

方仲璇氏執伐遂以歸府君焉安人性爽而氣烈既歸府君克修婦道事舅姑善適其所欲處妯娌怡然無芥蔕幹畫家務井井有條理上下咸稱其為賢未幾府君膺貢入太學尋擢知河南洛陽縣安人至官舍內外防範嚴密雖家隸足跡不敢至中堂故府君得專致公家事而慮不及私室焉及任南城寧津皆如之府君性頗急每為公事所撓輒憂怒弗食安人從容勸解或一二語中肎綮府君豁然悟因而獲濟者多真可謂賢內助也府君在河南時以民瘼坐技京師逾年乃釋安人每以為戒間謂府君曰吾聞仕宦適意耳君年半百祗一子奔走險途何為桐江薄田故廬尚足為養老計盍早圖之府君曰吾意決矣[illegible]上疏乞骸骨得請歸桐安人躬督僮僕力稼穡桑麻親紡績織紝之勞歲獲所入家以殷裕待賓客必豐奉祭祀必潔酒饌川蔬皆出手具故府君歸而安焉字前室女不異己出撫養庶子有恩子龍年十五為里仇報匠役安人曰吾兒負崢嶸器豈仇藝役者耶力贊府君遣入學讀書數年果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自是門望光輝無蠹蠡之患夫婦優游暮年諸孫繞膝承歡而享福彌厚矣龍嘗分俸為養安人曰此天祿也可私乎按月所得輒分諸鄰里宗族以賙

上恩未幾府君卒安人哀傷日憔悴龍居憂奉事尤謹而安人情竟弗能懌四越年龍以刑部員外郎參福建

藩司議道經家將奉安人就養而安人遽卒壽六十六子女各一孫男五女一合葬府君之墓封太安人

贊曰自古開國成家雖由君子積累之勤良亦有內助焉若姜嫄啓聖繼妊姒姜而演八百年之姬録曾謂家弗爾耶易始乾坤詩首關雎有由然也吾家自裴夫人克体承順之德肇開世緒弘演後昆不可尚矣世遠譜湮行族莫稽焉肆惟我祖妣楊淑人賢明克家閨德益茂篤生三子大亢厥宗而又繼之以三母章氏申屠氏張氏咸秉淑德卓有令儀肖子撫孫並臻貴盛是致宗盟烜烔慶澤綿長振芳躅於前修作遺範於後閫家之攸興夫豈偶然哉於乎乾以坤而資生陽以陰而成化婦德為君子助也豈細故哉

領校官而去者奚啻數百千計借使破資格而用之勢不能盡合我轍是亦未足以均天下之才也然則均才之法果不可行乎殆不然取士有常法用賢有權宜科目常法也薦舉權宜也科目可以羅未用之士薦舉可以拔已用之賢未用之士通於法非科目無以進身已用之賢拘於法非薦舉無以效用科目緊可以取常士薦舉間可以求異才使科目之法行而薦舉之制參焉庶乎可以均天下之才而士之阨於乙榜者且將少舒而樂為之矣因其長而薦之文學可以備翰苑字牧可以備守令法律可以備風憲猷納　可以備給舍兵法可以備武事經略可以備錢穀心計可以備工作禮樂可以備儀曹藻鑑可以

備銓司察其一身之行審茲九科之長量器而授任焉則乙榜校官之得才宜不減於甲科之進士也夫何士不樂為之有我方今用賢之制科目薦舉並行而不知悖校官初任滿九載者得以薦之再任滿三載者得以薦之其有俟選銓曹或風紀近侍有急缺得以擇補之他弗與也其薦拔之途亦寬矣而所得士卒不能如進士科之盛間有挺然自拔晉登臺省克效勞猷亦千百而十一也於乎豈士一局於校官遂甘心委靡不復能有所卓立也耶苟有卓立之士坐鱣堂擁皐比橫經講道授業解惑樂英才而教育紬經史以自娛師道自尊屹若泰山之不動斯文自重靜如澄淵之不波人將望門牆而式車叩几席而下拜若人者不薦則已薦之則可備九科凝庶績然寧賓守一氈飢糴五升必不肯蠅營狗苟搖尾乞憐以媚世其所自得者良多而視人者澹如也使任校官者必為若而人庶不為師儒之玷當薦舉者必求若而人庶不為用人之羞柰何寥寥未之見也夫薦人宜得實才而薦之者未必才非乏才也顧才者未之薦　是薦者之過也用人　宜有實效而用之者未必效非乏效也顧效者未之用耳是用者之過也審如是則無怪乎人得以藉口焉遂謂薦舉不足行校官不足錄吁是乃一人之見非天下之見誠使九科之法行於天下而豪傑之士不由茲而出者吾未之信也得人之效人孰得而甲乙之哉由是言之科

目之限不足為士之病也資格之拘不足為士之病也唯薦舉之法不行與行之而不盡其道此其為士之深病也歟予見禮部會試天下士登甲榜者百五十人乙榜者幾二千人乙榜之中辭不就者十八九欲辭而不得者如就戮行獲辭者如釋重負甚至嗷嗷不平之聲徹于斧扆噫校官為士之不樂為者一至於此哉予嘆均才之法未能卒行姑著為說以解之於是士聞予言皆欣欣而去將必奮然知所自勵予將弟稷亦在列且得安福司訓安福人才淵藪予先師故鄉也稷往當以道義率人毋屑屑為溫飽計矣吾家法稷苟不樂為哉尚歸所說宜足以少豁胸次而泄不平之氣稷其勉焉以俟既被叨錄一通贈

題跋之

書陳祭酒贈楊編脩文後

予觀大司成四明陳先生敬宗贈翰林編脩今少司徒楊公宗器之文他皆不書特摘其卻太守之女辭都憲之職書之有謂哉夫一寒士得富貴女可以有養矣或利之而公卻弗納一儒職得勢要官可以有為矣人或喜之而公辭弗拜無他志行在也方公未達時苦節勵行確然於俗邪鉛槧之間志在於學如堅剛百鍊顧何富貴足以動心哉及其既達清才雅望表然於金馬玉堂之署志在於道如壁立千仞顧何勢要足以介意哉茲二事雖若出於偶然要之實有關乎人倫出處之大節苟非立志堅定見道分明毫釐之間一或有差鮮不為終身之累豈細故哉於乎此公之志所以度越於恒衆人而大司成所以特書為世勵也今公自翰林進貳地官大展厥猷卓〻有聞望孰非本其素志之有在哉將來柱石邦家澤生民功業輯穹宙聲名流汗簡庶幾哉有以畢厥志也孟軻氏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信哉

題攖寧生傳後

醫其得天地生人之意乎天地能生而不能不使人病〻而至於死天地不能為之力也天地豈樂人病且死耶勢不能為之力也勢不能為之力而人至於病且死弗顧焉則生人之意不幾於熄乎於是聖人若製為醫藥以濟人之病俾不至於死雖死焉而援救之意不絕於人而已因是以全者多矣於乎天地生人之意何其大哉醫蓋体天地生人之意而售其技者也醫固体天地生人之意技雖良非醫也非〻醫也技醫而心弗醫也心弗醫而技何售焉雖售焉無濟乎人也無濟乎人則人亦無賴乎醫也是乃天地之賊不仁之甚者也醫云乎哉錢塘朱太史傳褒城攖寧生滑伯仁甫醫人事實縈〻累數千言不能休其仁愛之心診療之術濟利之功溢於言意之外去今百有餘年讀其傳凜〻有生意況當時親被其惠者乎噫是蓋真能体天地生人之意者也其孫志庸式克世業間以是傳示予讀之三復嘆曰世復有斯人哉世復有斯人哉有斯人吾願為之納履故識而歸之

商氏家藏公據跋

商氏中州世家其居淳安山中則自諱瑗者始瑗為西國都知兵馬使宋仁宗嘉祐六年奉使入国挈家來歸奏獻家事

朝廷嘉其義錫之山產以代世祿仍復其家寧宗嘉定十三年為閭右毀令四世孫如璋白于朝下有司申其令優復如初此公據所由給也自嘉祐迄今殆五百年兵馬公子孫居所賜地不啻百餘門家詩書人禮樂何其盛哉十四世孫今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內閣素庵先生弘載實鍾山川之秀而承五百年氣化

之復風氣凝重似李沆德度弘深似王子明謨謀勝略似韓稚圭文章科甲似王沂公卓然一代名輔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其在先生歟公撫一牘耳而兵馬公元勲美德實賴以傳宜子孫歷世寶藏勿失也先生命工裝潢成卷令其子翰林編脩良臣示於南宮三復之餘作而嘆曰於乎功德之遺未有久而不發凡商氏之發于今日者孰非兵馬公之所遺則先生今日之遺于後者又奚可計哉又奚可量哉

雜著

錄冈記

成化二年十月初七日三法司奏請照每年事例會同多官于　承天門外審錄重囚內鬪毆殺人者通有四十餘名刑部依律擬死吏部尚書王公九皐曰凡不用器物止以一時拳脚踢打傷重因而致死者皆在可矜執法者曰舍此無以懲凶暴之徒且非法意衆論紛紛不能决其議曰凡今日所審之囚皆法司所詳擬大理所評允以決論皆在不宥但

朝廷好生之德正恐中間情有可矜事有可疑或事重情輕爲法所拘者故特命多官審之蓋欲於法外論情死中求生耳執法者曰死者何辜曰律有初無殺人之意之說彼因一錢或一爪一菜一時爭忿兼怒相毆拳脚相交不能自制偶中其虛避近身死初與其人有素相識及雖相識無讎怨者又有兩俱傷而一死者然則死者雖無辜而生者亦幸免尓故以手持

金鉄木石之器相毆殺人者其情重而手足相毆他死者其情可矜也可矜者矜其無意毆殺彼也衆以曰然遂具王公言擬其詞

行狀

明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諡忠肅王公行狀

公諱翺字九皐姓王氏先世直隸滦州劉家莊人曾
大父諱進昌大父諱大老父諱得林並以公貴贈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妣徐氏祖妣劉氏妣
張氏皆一品夫人當元季兵亂得林甫携老小避兵
滄州之塩山遂占籍焉家專業農生五子公第四公
方在孕母夢長虹入懷人夜見火光如日人落院中
乃生公生而岐嶷與凡兒不類甫卜歲讀書一二過
輒成誦稍長即知以禮義自將父鍾愛之嘗戒曰莊

家勤苦有飯喫秀才勤苦有官做公聞惕然以勤苦
自勵潜心經史志期古人永樂初有司選為邑庠弟
子員隆師親友益肆力于學大有所成就九年辛卯
中鄉試明年會試乙榜卒業太學乙未中陳循榜進
士第二甲第一名改翰林庶吉士甲辰授大理寺左
寺正讞獄公平為兩法司所敬憚因註誤左遷行人
司行人宣德改元丙午廬陵陽文貞公素重公薦陞
行在山東道監察御史庚戌授
勅命階文林郎封父母如其官乙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正統改元丙辰奉
勅鎮守江西值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戊午
賜誥命階中憲大夫未幾奉

勅浙江杭除土豪整理塩法事竣還己未四川松潘番賊
為患命將征之公奉　制勅叅賛軍務威声大振
賊懼率所部來降公出　上所賜白金三十兩寶
鈔三千貫易買牛酒犒勞之酋首商巴等感悅盡還
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獲寧辛酉
奉　勅鎮守陝西整飭關隘操練士馬舉用將帥
三邊晏然關中以治壬戌遼東邊務弗緝虜寇頻來
侵犯監軍叅賛總兵累失機　朝廷深以為憂特
勅公提督遼東軍務及辭　召至文華殿面諭以便宜
行事公至前屯下馬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
之由命左右悉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
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

抵開原畫墻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
堠珠連碁置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更之貧窮
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
詞訟無問重輕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
物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游閱鞭戍卒趙甲逼
迫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者
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父
非殺也其令璟償其葬埋之費璟得無累卒為名將
焉癸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
疏乞歸終喪特降　勅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
其姪安葬丁卯親率官軍征勦達賊斬獲首級人畜
無算捷奏　賜勅獎諭爾等克遵朕命屢樹功績

出境斬獲人畜來獻朕深嘉之茲特陞尔等秩仍加
賞賚以旌其勞陞右都御史已巳又以殺獲達賊功
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醜類
數萬寇廣寧時公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約三軍
分部將帥為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卒然突至我軍
大潰公亟歸坐城下收拾散卒衆稍集彼衆我寡度
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衆
者公怒勒劍示衆曰敢為異謀者斬徐俟其怠選精
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
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去公在邊
十數年間設法措置積銀萬餘兩粮數萬石馬千餘
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

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自衆中拔起皆智勇有統馭
為夷狄所憚近邊建州毛連及海西諸夷來則厚以
款待去則嚴加隄備故老少男婦莫不感公之恩而
畏其威皆以王爺爺呼之景泰三年壬申
勅取回京管都察院事時有廣西土官以易　儲為請下
廷臣議公口雖不言心知其不可惟嗟惋嘆息而已
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時兩廣東西不靖兩鎮將
官皆庸流地方侵擾　朝廷[illegible][illegible]其將　簡命公
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
而行公威望素重　蠻夷聞公至大懼公曰蠻夷久反
要在撫化得宜非[illegible]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引其酋
長向化服衆者犒以金帛酒食多見歸順思恩卑民

府知府岑瑛頻年領自兵有勞人疑其反側公為居
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養其目兵如父子相視由是
人思效力田州知府岑紹死於家其已故知府子鑑
適領兵赴調家奴呂趙假義挾其忠亡庶長子鑑入
據府治以拒鏞鏞不敢歸思明知府既卒同族黃震
黃道爭襲道父兄皆死于兵地方洶洶三司莫為計
或以為震當襲公曰夷俗何倫理之有調停之可也
乃奏授鑑知府管府事鏞隸桂林總戎帳下道授知
府以慰其一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為之帖靜參將
范信有才略人厭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聽調公不
惑群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者十餘年癸
酉　欽取回京遷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如故乙亥

上疏乞致仕不
允詔命有司為公起第于縣郭之西時冢宰泰和王文端
公尚在位而選法一委于公於是洗剔垢弊嚴考察
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
過冗宣德間命吏部引入　內庭會大臣群考之分
三等一等本等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出為民至是
公以為太狥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于部書判有一
稍可者皆在取列故吏無壅滯之嘆又以官吏給由
起復文憑過多臣乃行覆勘法而奸人不得為計取
選故以硃書下緣為奸利塗莫辨公易以墨弊遂絕
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脩山林之士尉有而公深惡而痛
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

太宗皇帝復正大位公即辭太子太保職累乞致仕不
允時有欲傾陷公于罪者賴
上素知公得保獲無事九月以公征過效勞特官其子葑
為錦衣左所副千戶適南陽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
任內閣乏人欲用公公力辭薦所知壽又敗去
上召公問曰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如賢者與臣處久始
終如此本分人也遂復李公于內閣自是日見親信
公之力也　上篤信公眷愛加隆賞賜金玉束帶
衣服鞍帽綵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每用人必詢于
公公亦以用賢報國為己任
上嘗問公曰某人如何公曰此北方人老實可用自是北
人進用多公推轂公用人未嘗使其人知要為己功

必曰　朝廷用人豈若小丈夫汲汲沽恩市譽待人
求而後與哉與之惟恐人不知出己者可同日語哉
公於燕豫呼公必曰老王而不名嘗召公與李文達等同
遊西苑每至勝處　駕輒留片時賜茶及晚宴醉
命人扶還其家南城五花樓成召公落之上元節賜觀灯
于　武英殿燕賜優渥每引選入　奉天門或遇雨
雪必　命中貴扶而上下之有所遊幸召公與俱
宣傳侍郎選官公遊邪雖脫必蒞閣所選訖放榜惟
恐有未當也辛巳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　東長安
斫傷其首血流滿面奔公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
欽近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亦殺我賊素畏服公因
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

閣加太子少保癸未乞致仕　上諭卿年雖高邁精力
未衰朕方倚托不允所請甲申今
上即位首召公賜銀鈔若干遂乞致仕　上諭卿才德
老成朕方倚重不允所辭是年冬奉
旨自今遇雨雪免朝參成化改元乙酉又乞致仕
上諭曰卿年高禮當優閒但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其勉任
事所辭不允三月仍加太子太保榮祿大夫五月又乞
致仕不　允六月又乞致仕　詔答之曰卿年
老固當優閒但此重任非卿不可宜為朕勉留任事
只朔望朝參丙戌公有疾懇疏辭歸
上曰卿德望老成為國柱石朕方倚毗以成用賢圖治之
功不允所辭有疾着太醫院便帶好藥去看三年復疾

乞歸　上遣太監許安率御醫仲景寬賚米視且
致白米酒物之賜七月疾益篤上疏懇乞骸骨歸鄉
里　上憫之諭曰卿歷事累朝為國老臣朕方倚
託今既病篤勉從所請居無何
上遣太監黃高齎　勅慰諭及　賜白金三十兩金織
衣一襲寶楮三千緡即欲輿疾出關以病不能舉至
十一月初六日子時終于正寢生洪武甲子十二月十
二日酉時享年八十有四訃　聞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保謚忠肅仍
命禮部諭祭閣喪下葬及七七皆有祭工部造墳安葬給
舟車送還其鄉　恩禮茂加矣配宋氏先公二十
三年卒張氏先十月卒子男一曰千戶符宋出女一

一出適河南參政賈傑孫男二長田次隣國子生女一曾孫男一女一公為人端方强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且性極聰敏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弗遑坐以待旦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積肩累日聞天下水旱灾傷急詢所在官吏來京者有無儲積民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憂国憂民如此公京師雖有第宅三十餘年不過仍舊苟完而已公餘則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包苴不敢近權豪勢要有所饋毅然拒之辭色俱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為怨累遭變亢他虞公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讐之

地耶覩斯言真可愧鄙隘而警險以公奔走于外二十年不能一日安于朝逮其晚年寵遇冠于群臣所得賜予金帛時味內則周給宗族鄉舊外則分饋賓友與所交之貧者李文達公嘗謂予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又曰王公經略不為大然專一事則無有滲漏斯言亦足槩公平生焉予忝與公同事近五年相與一出於正荷公頗相愛然不能無南人之嫌嘗竊擬公一二公之才識器度未易測許至於公勤廉慎予三為國之心誠非他人所能及但性多猜疑好寵惡人坐是為小人窺覘以左道投之卒為所賣者多矣故人或以知人為病予嘗論公曰公平高盡以[illegible]

曰姜桂之性到老愈辣隙中之公高年强健之故公從容謂曰玉藴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波潤昔人已道之矣公平生寡慾善養[illegible]九月而後終非病困也蓋公稟氣厚而養之完故其散而歸也徐徐耳於乎公可謂全生全歸者歟公初疾時予往視促其還家公諾未行越二日忽與疾詣予所予驚迎扶就坐則昏暈久之服熱湯良定徐出幣謂予曰聊以此表予心遂亡與去自是不復起矣至是其子竑蹟公行實俾予為狀將求　當代名公大手筆以垂不朽予尚敢辭乎雖然不敢設也亦不敢訐也謹狀其實如右幸采擇焉

墓誌

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保謚忠安胡公墓誌銘

禮部尚書致仕胡公年八十有九以疾終于家常州府知府卓天錫奏聞　上嗟悼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贈太保謚忠安皆出異數於乎
上之覩念舊臣何其至哉其子錦衣指揮僉事[illegible]以其兄長寧命持翰林侍講王君倎所為狀來請銘予貳公禮部有年義不可以不文辭公諱濙字源潔號潔菴其先自宿遷徙武進至唐侍御史[illegible]之子瑱刺史常州其子持家焉常之武進人時四世為宋樞密副使太子少師文恭公宿又十一世為常州制置中立生晦公之高祖也曾祖庸元奉議大夫江浙儒學提舉曰

禎常少卿兼學錄考宗仁不仕皆用公貴贈光祿大
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祖妣章祖妣洪妣
李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髮白邁月異累生之夕母
夢僧遺一花覺而生公數日有僧來索觀曰此天上
高僧後身也宜善視後當顯七八歲有書客止其家
成人弱冠遊邑庠從敎諭朱文會先生學大有所造
就洪武己卯領鄉書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
遷右給事中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紀元之初擢公戶科都給事中奉
使巡行天下訪察人情所至宣　上德達下情而
於　親藩猶懇懇忠孝諭之聞李夫人喪还朝奏
情性湖湘歸乞終制不　允陞禮部左侍郎復使

文敏公集卷九　九

江浙还時　車駕巡幸北京至宣府公馳謁行在所
上見公大笑曰胡先生来矣驅馳勞宜少憩有頃
名入與語夜至四鼓而退語多秘無允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間于　上者令公察之公
密驗其孝敬等事以　聞　上覽大悅歲北巡
于　宮苛　仁宗煩惱之及嗣位遷太子賓客兼
國子祭酒于南京一日怒苛得所上跡始悟公忠誠
方將　名用而鼎湖駕升矣　宣宗皇帝即位
復公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既而公自南京來朝遂
留行在視禮部事居數月陞本部尚書扈從征武定
州討漢庶人还賜所没丁口數人及二閣者給
誥命授資善大夫賜第於長安右門外又賜銀章四其文

曰光陰㵎文恭世家大宗伯章清和恭靖
駕巡邊至會州宣府諸處公皆扈從　命兼掌詹事府
事時常有没官宅一區田千畝悉以　賜公辭其税
又以戶部事重命公兼掌之累　賜宸翰珍藏于家
上嘗於萬壽節親製詩一章　賜公及蹇忠定公楊文貞
公楊文敏公且曰朕茂膺　天眷上怡　宸慈
惟爾四人贊襄之功居多因　賜宴極歡而罷新建
禮部成命光祿寺設宴落之公卿臺諫皆集焉
上方倚注公日隆言無不聽每燕見輒問卿欲何言章出
即下所司施行之凡普預秋滿勞以羊酒寶鈔賜璽書
褒獎今　上皇帝改元正統加授資德大夫正治
上卿公年七十乞致仕諭留之　大駕親征北虜

文敏公集卷九　十

以公老臣特　命留守京師俄陞太子太傅階榮
祿大夫景泰初給三代誥命公以災異數見乞放免
不許陞少傅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復給誥命
特免侍朝公累率諸大臣抗疏宜謹天戒且乞罷黜
弗听丙子冬忽疾作明年正月猶力疾率群臣上章
復　儲位又弗聽天順改元　上復正大寶公白
顧衰甚遂乞骸骨且辭免師傅二職陛辭降
勑諭曰卿宅心允誠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且賜
白金寶鏹金織龍衣給驛舟以歸抵家鄉人聚觀咸
嘖嘖稱羨公感激遣長孫詣　闕謝
上念舊德復召長孫錦衣世龍鎮撫俾歸終養公三弟皆
[illegible]怡怡如也天順七年八月八日終于

江陵前夕知府車天錫夢公云吾將歸矣願為我報
謝　天子翼日聞訃知府異之公初娶范氏先公
三十六年卒繼張氏皆累贈封至一品夫人子男四
人長珙即鎮撫長寧以廕墓旌其門次舒以武舉冠
帶從工事次即雛又次琱冠帶舍人女三人長矜林
玘與珙同范出次適成国公朱儀次適陽武侯薛琮
與珙等俱張出孫男一曰泰曾孫男一曰玄童惟公
忠厚純和出于天性度量弘深識見凝遠初北虜倡
議使來議和衆疑其詐不可公獨曰彼來求和乃悔
禍之萌不可失也力請于朝厚禮來使且令賫奮繫
賫虜酋虜酋果悅所來議和遂遣人相繼使虜卒之
和好成而強虜效順天下復見今日盛治豈偶然哉

蓋公善調和有擔負故大事多賴以濟凡十知貢舉
令名公鉅卿鮮有不出其門者予忝從公久未嘗見
其疾言遽色亦未嘗見其面斥人非背議人短長無
賢不肖咸蒙容與故人多德之至於事上一以敬慎
不欺為本故能結知　列聖際遇六十餘年
恩榮始終誠可謂一代名臣也公老手不釋卷為詩文其
富有芝軒集衛生易簡方律身規鑑行于世鎮撫兄
弟將以今年十二月　日奉柩合葬于邑孝仁鄉岡
莊原先夫人之兆禮也乃為銘曰在昔　文皇大
與勇智簡俾俊良弼成化理亨哉忠安育被知遇巡
行四方托為心膂繼從　列聖倚畀益隆日資輔
導啟沃從容惟公忠慎小心翼翼知無不言言必有
益有德有量有學有謀幹旋化機輔翼　皇猷位躋三
孤壽登九袠士林耆舊国家柱石致政歸來優游桑
梓恩榮始終古今罕儷既多賢子亦有曾孫公侯列
館朱紫滿門歘生匪恒歘死孔異精神歸天光照箕
尾周莊之原鬱鬱其阡公也寧止百世千年

重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諱鈞字仗智重齋其別號也系出漢長沙定
王子安成思侯蒼代業儒至宋元間多顯宦曾祖新
齋徵士自茨谿徙邑北葛州居焉祖諱純號文園以
子忠愍公贄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父諱瑚號竹莊翰
林侍講諱球贈忠愍公其弟也竹莊以父命贅本里
上原李氏早卒繼伍氏生君君幼穎敏讀書不數過

輒成誦忠愍公語竹莊曰是兒不凡宜善教之年幾
弱冠嶄然出頭角前刑部員外郎雙溪先生得春秋
旨要於其兄忠愍公為學者所宗遂遣就學踰年學
大進為文章新奇可愛間以業質於堂兄今建寧守
仗德及內兄今雲南參政路乃斐資磨礲浸漬而學
益進竹莊喜其有成乃遣入邑庠與明師良友游提
調學校僉事王公鈺考其文深加獎賞每大比秋捷
藝赴省試弗偶恬無慍色益自淬勵嘗即泰和寺廢
址構庵巡堂弟今浙江提學副使仗和講學其中折
節相與討論其內弟今南京刑部員外郎路斐章來
從游君館穀而啓迪焉既而仗和斐章同登科君喜
甚若已有所遇然未幾以疾卒于家景泰甲戌夏五

月也君篤於孝友竹莊以勤儉致富於木[illegible]以富[illegible]
侈而亦素淡如也竹莊疾躬調藥以進疾愈又恐以
家事累心一切代綜理之待異母弟欽𨥁友愛甚厚
欽稍長授以春秋白翁引入邑庠俾務學尤樂施與
歲飢發粟賑貧不責所償鄰有孤子十歲不能言為
求良劑療之愈其母賴以有養君為人言和貌恭中
有定見議論古今人物鑿鑿無虛謬其沒也人皆惜
其才而傷其不能成一名哀哉享年三十有六娶路
氏賢淑先一年卒子男三人曰緝曰繪曰紀女二人
長適進士伍希淵次聘分宜歐陽夫婦合葬于里橫
橋之原且十餘年矣以其未利也圖改葬　處顧墓
板未有刻組託諸父仗和來請銘銘曰　執豈其才

而不一試孰嗇其壽而弗永世彼賀之文文回之懿
天殆靳其泄而復秘於乎仗智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順天府尹王公墓誌銘

公諱賢字惟善其先通州三縣人曾大父璐仕元僉
樞密院事大父成任處城尹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
父友直府君贈戶科給事中加贈通議大夫順天府
尹當元季擾攘府君避兵山東及我
大明定天下遂占籍寧陽祖妣唐氏妣郭氏繼孟氏皆贈
淑人公生而岐嶷體態與恒兒異少長讀書潛心問
學遂以詩經領永樂辛卯鄉薦登乙榜授鄢陵教諭
學久廢弛公振勵而作興之然必以身為教嚴條約
程課業不易寒暑之[illegible]於有司新學宮飭廟祀煥[illegible]
一新士咸知向學多所造就焉今戶部尚書張[illegible]
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皆其高第弟子也秩滿
擢戶科給事中進光祿少卿奉
勅淮揚巡視民瘼著廉幹聲用是
上知其才遂有府
尹之命　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橫公不剛不
柔爬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公言動尊嚴介不敢
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為民病走語工部
石尚書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其保諸郡
等戶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為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
下作法凌府屬叱跪于庭熾火圍之公聞趨至縛其
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
牌直入稱權勢官索板蓆若干公曰明日來取察知

其詐及至執之寘於法其處事多類此九載滿表乞
致仕　上不許陞正二品俸復任又三載再疏乞
骸骨　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
爾不治所請不允
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
至是公年七十有三上章引疾力辭得請即日上道
士民攀援塞途戀戀不忍舍去公在任以當務為急
嘗脩府治學校及宋文丞相祠事集而民不擾苟有
可省即省之惟恐累于民故民德之深成化改元用
恩例進階一級授從二品階中奉大夫生洪武乙丑六月
二十三日卒成化三年五月三日享年八十有三卒
之日鄉人無老少皆奔走哭焉配施氏繼孔氏俱累

淑人則宋來氏李氏蔣氏子男九人大縉大紳
大經大綱大素大綬大繼大組縉綸綬組早卒
大紳冠帶義官大經大綱亞卿貢進士胄監出身大
經禮部司務大綱遂平知縣女五人長適孔公欽次
聘許招次適宣聖六十代孫襲封衍聖公承慶封夫
夫人次適許　次適孔承沂孫男九人女五人曾孫
男五人女四人公仕內外四十年所至以勤慎稱非
義一毫無所取且宅心忠恕待人不設勾絞故人佩
其德而欽服焉自休官歸田里十年絕不以勢利關
心恒與致仕翰林學士許道中優游徘徊于山涯水
曲之間吟風弄月澹如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公蓋得之矣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陽大

經與吾同事南宮以許學士狀來請銘銘曰魯有王
氏來自三河代有顯人實繁實多篤生京尹瓌奇峻
敏學充行脩教孚化順以擢近侍以列九卿隨地示
施綽著能聲簡在　隆知尹茲京府弊孔既塞杠
門拥杜不剛不柔敷政悠悠訟息民安庶幾大猷之
規右矩禮度雍雍望之儼然孰不畏從　帝嘉其
才囿厥位錫之　誥詞寵及先代乃戒盈滿乃
知止足引年乞身盤桓泉谷子孫森森蘭芳桂馨[illegible]
彝几康諭祿駢臻弗醫弗藥悠然以逝天於善人庇
厥終始寧山之陽泗水湯湯卜宅其傍于以永藏

故友松處士墓誌銘

同盧之深溪有[illegible]焉門申屠氏尚出漢哲士[illegible]
有隱德處士實申屠氏之良也生而穎敏嶄然出頭
季中稍長讀書沉潛義理凡經史諸子百家言靡不
究竟談古今成敗興亡事如指諸掌善吟咏喜怒哀
樂觸景感物一於詩發焉工書尤善儒生得物好古
見鍾鼎圖史琴書俎豆爵斝研屏之非今世物輒重
價易之弗吝雅尚清致嘗鑿池構軒其上環植松數
株中列古圖籍器玩焚香靜坐讀易或對松吟哦作
楚聲或卧榻聽松籟鳴得趣處引盃坐松下酌作賞
主狀於人呼曰友松處士因以自號云處士性至孝
友好善樂義喜周人之急濟人之貧家以昔雄而自
處澹如也為萬石長應上接下咸得其歡心事或縣
官弗能決必取正焉鄉鄰枉曲直得一言即解去待

親戚朋友僮僕各有道家庭內外嶄嶄然歲必延名
師教子弟故子弟之出多循良可愛至於冠昏喪祭
悉酌以禮度脫去俗態浙東高家號有禮者必曰申
屠氏要之處士之功居多焉曾大父諱仲良大父諱
原和父諱孟師積德累善有自來矣娶李氏實臨岡
光孝先生女有婦德生三子一女處士生某年月日
卒某年月日得壽若干歲李先處士幾月卒得壽若
干歲卜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山之原予與處士世有
姻好其子某來乞銘義不容辭乃銘曰於乎處士不
生申屠氏孰與與處士不死申屠氏孰與墜一生一
死盛衰攸係人嗟處士曷其有既

故王處士李安人墓誌銘

處士姓王諱謙字景益竹泉其別號也世家桐廬之郭始祖千四朝奉實肇慶源千四生再一二生壽三三生彥彬彬生三子長仕玉次仕銘次仕文仕銘由國子生官至邳州同知仕玉舉茂材以弟貴不欲仕乃謝病歸遊杭蘇間致貲不億因植産金牛鄉闢第宅園池為行樂所遂老焉生子二處士其第二子也母徐氏處士生而顛隆眼碧天性聰明少長從鄉先生李光孝讀書奇之遂妻以女性至孝父母或不相懽輒號泣勤慰毋沒竭力以襄葬事尤善承父意公私事以身先之不使干其心故茂材甫老而安焉處士倜儻能仗義視錢帛不經意人有橫逆求解紛至則釋然宅中孤貧不能婚姻者度其相當配之老病

無聊旅羇者收畜之死不能自葬者具棺槨殯埋之外祖母徐氏無嗣奉養於家壽九十卒喪葬悉如禮劉甲兄弟貧無所依為構室於宅側居之復以家兒妻其弟與田耕食焉沈乙者貧鬻妻子奔百餘里投活納而館穀焉終其身若此類不一二也至於嫁父婢使各有所歸僕父僕俾各得其養及其所出子女咸具資嫁娶焉每歲時老少群然羅拜公庭曰我翁所恩育也緩急有召趨赴唯恐後甫嘗造義渡於上航埠處士曰此先人遺德也可廢乎撤而新之人人賴其濟埠南橋路或圮壞亟脩築恐病往來尤傳族冠婚喪祭必資助患難疾病必扶持遇時節必送酒食延長老歡樂焉嘗為李父後及有子歸之處士

事之無間然也或謂宜折其業處士曰吾豈利人所有為之後哉與兄景楊怡怡無間言及分財產聽其所取處士取其餘而已晚年尤勤農事親督僮奴負耒耜以耕有隙地若干畝處士曰是人所棄也我取之命工鑿甃為田製牛車激水灌之歲孰等青腴其精勤如此家不甚豐自處最約而待人過厚遇文雅上人加敬愛每學校師儒過訪必款曲盡情而去自邑大夫以下悉禮貌焉孌方總角為弟子員適相會於有事所一見諾所親曰有女擇壻久之非此生無可與者時邑幕許公聞而嘆曰君女不以與富室而與一寒士人所難也吾當為爾主盟明日亟遣二耆老來通兩家之好處士欣然納約而卒歸之凡五六

年讀書之資悉取給焉人或啞之處士不為厭比孌貴未嘗一毫假借為聲色處之澹如也人於是服處士之知人而且多其自守焉安人李氏即光孝女光孝晦間世家其父子端先生善詩能文尤精於地理光孝亦博學娶嚴孫仲保之姊而生安人幼有女德適處士謹脩婦道事翁姑極孝敬處姑娌和睦尤能勤儉起家紡績至夜分非禮未嘗妄費至於奉祭祀設賓客必豐必潔濟貧乏周宗族雖減口體之奉弗恤鄉之婦間稱賢者必以安人為儀範焉處士壽五十九卒於景泰三年三月十一日也安人壽六十六卒於天順二年二月十九日也生女某即孌妻男蒙亦克家孫男四朴楫樞桐女一志寧處士先十年

葬於塔山之原未有銘其墓者今安人將啓兆合葬
蒙命其子耕來京請予併銘之噫銘非予爲而誰爲
銘曰犄桐有姓曰王氏予姓繩一非一世肇厥慶源
自千四式承祖武来處士篤唯孝友嗜仁善嬉〻老
少含恩惠躬耕樂道不求仕賢哉安人大家女四德
三從咸所備一唱一和真亢儷有子曰蒙能繼志諸
孫粟〻滿庭砌悠然歸去今已矣遺澤綿〻旺後嗣
塔山之原嬖玉瘞孰銘其藏乃其壻

故耕樂處士姚公墓碣銘

於乎此吾兄耕樂處士之墓也處士姓姚名鵠字克
賢耕樂其別號始祖榮祿學賓實啓世業祖諱伯華
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考諱惟善贈給事中進贈

禮部侍郎加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氏妣申
氏俱累贈夫人處士兄弟五人曰克信兄也曰克
恭曰克誠曰夔皆處士弟也女妹一人歸書林吳仲
文配孫氏生子男三長顯娶徐氏次達娶葉氏次瑛
娶詹氏女一適徐謙孫男五人處士身中貌偉性淳
敏胷襟恢闊坦夷事父母極孝處兄弟極友愛與人
交開心見誠錢穀財帛不事積蓄有則樂與人共見
貧不能存衣食之死不能險葬埋之男不能婚女不
能嫁具資成就之事急扣門求解不問少輕赴之唯
恐後喜設賓客或過門輒傾倒款曲累日不爲厭善
維持門戶雖官府更難事至則釋然故官長大小鄉
黨遠近宗族內外咸得其歡心太夫人嘗語諸子曰

尒父在淺土十三年安于處上陽洪水濊柬日夜圖
會地理人南昌顏廣雅至近千家周覽山水間得
地塞基山之陰遂遷葬焉太夫人喜曰今而後吾死
瞑目矣太夫人就養京師殆二年處士念之來省視
則蓋棺矣哀痛不勝扶柩歸與先君合葬焉生慰死
安不愧子道矣晚年不樂囂塵遂去縣東南四十里
曰小山塢卜築草堂率其子耕田力穡終歲僅免飢
寒然扣其中裕如也因自號曰耕樂生洪武己卯四
月初三日丑時卒成化二年四月二十日　時享年
六十有八孫氏先處士十一年卒年五十五有賢行
行子顯等卜以次年　月　日合葬于　山之原是
宜碣諸墓道以示將來乃爲銘曰其性淳如其行穀
如超〻弗拘渾〻無隅允古君子也吁

故梅坡趙處士墓碣銘

處士姓趙諱傑字[illegible]炎梅坡其別號也世家桐廬孝
泉鄉祖惟賢懷仁蹈義實啓慶源考水和由邑庠領
鄉書升太學性高逸不樂仕進遂謝去號桐江釣隱
壽幾九旬
詔賜冠帶以終妣鄧氏生處士聰明峻茂讀書頗知大義
居家以孝聞母歿哀痛過情事繼母如母父見其成
立也家事一委任焉處士克幹厥蠱脫故翁得以優
游桑榆享其壽考以有處士爲之子也處士善生道
喜賙人之急叩其門者無不應應之不過責其償人
樂趨焉然性尚氣不肯少屈人尚事或不順理必

官長親戚必與較州有司亦忌之成化丙戌奉
詔納粟二百石授七品散官未幾以疾作正年七月二
十四日終于正寢距生永樂乙未六月十五日享年
五十有三配陳氏有婦德子三人男滋娶聞氏洪未
娶女適兵部主事姚璧孫男一女二卜戊子年　月
日葬　鄉俞家塢大墓山之陽處士外直中夷人
忤之語言若不相容轉頭則不復計校其分雖重貫
貸弗與算意或不如錙銖必較焉至於禮賢尚義擕
貧則非他人所及於乎亦鄉之巨擘也歟處士子
婦翁常兩來京師視予於其沒也能忘情乎乃為銘
俾其子滋碣諸墓上銘曰趙氏淵源其來蓋遠支於
吾桐實繁以衍惟鈞隱翁弗嗜爵祿高畝若閑式貽

厥穀篤生處士弗矜弗侈重義輕財克孝克悌家庭
温如鄉鄰穆如下關氓壬上充國儲
明詔褒嘉命官有秩銀帶烏紗光賁泉石壽百斯半豈曰
人尤歸也順寧天地悠悠

雙玉墓碣銘

雙玉墓者鄉貢進士吳春字時陽暨其妻姚氏淑卿
之墓也春負才氣昂然玉立淑卿有賢德粹然秀於
故名雙玉云春為邑庠生淑卿隨父任吏部侍郎王
十六納春為壻夫婦相敬們愛未嘗疾言相尒我春
從合淝王徽學春秋三傳于寓館每歸淑卿戒曰君
妙年當力學取功名何暇坐婦人吃吃笑語耶苟以
為然便就館累經月不一歸頗得春秋奧旨作戍守

有新致任午赴浙江鄉試領薦明年會試禮部不幸
場屋火遂沒淑卿聞報痛踣殞地良久甦呼天大哭叩
求死母謂曰汝即死獨不念汝父與我乎每哭幾絕
父曰我中年人不禁痛苦淑卿遂聲不哭凡首飾衣
服涉華麗者悉屏棄筍簏坐卧一榻唐口布素棲權荊
角自剪髮一結收夫餘髮纓繞金石於鈕復以銀錠
壓而東之藏篋底人固不知也其擔節之意有如金
石矣三載未嘗露齒事父母極孝謹父退朝歸必問
安否見顏色或不喜則蹙然不敢前良久慰問再三
故父雖有不樂亦為之釋然聞母病憂形於色躬調
湯藥或因事被呵笑承之入惟垂泣凡母所欲為者
代為之悉如意雖未入吳氏門拜公姑而孝敬之念

拳拳事兄嫂盡禮教妹弟篤恩愛御僮奴有法女工
極精致自嬪居足不出中門雖至親少識其面以父
故不復哭遂憂鬱成疾醫稍瘳未幾復作兄職方主
事薬公差浙江淑卿思一見甚切忽兄至且喜且泣
曰幾不相見裁三日而卒成化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亥時距生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日辰時享年二十
有　春卒天順七年二月初九日距生正統辛酉十
二月十六日辰時享年二十有五春祖諱以仲祖母
謝氏父宗海母趙氏世家書林淑卿祖諱惟善累贈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母何氏累贈夫人父夔任
禮部尚書授資政大夫母王氏累封夫人世家邑下
溯先是春聘予家為之原淑卿亦之明年其母舅王

仲啓氏來京携骸歸與春合窆焉乃為銘曰瑚璉之
器美王也一倅則沉淪矣春與淑卿人中之王也一
死則冥漠矣如天不奪其壽將來豈可量耶矜乎天
乎吾為碣而銘諸墓俾後之人式焉庶乎不壽之壽
也噫

墓表

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王公墓表
上嗣服之初軫念老臣致仕家食者　詔特進階一級
於是資德大夫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山陰王公獲
進一品階居無何以疾卒正寢葬其邑直步山之原
祖塋之次禮也明年事聞　上憫悼特遣官諭祭
其子縱奉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先生所為誌

銘請予表諸墓辭不獲公諱遐字景陽別號慎庵宋
魏國文正公十二世孫其居山陰則自貞齋處思陵
南渡始曾祖均瑤元紹興路令史祖大本考振宗並
贈正奉大夫正治卿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祖妣
胡氏妣倪氏俱夫人皆以公貴故公自幼穎敏讀書
一目數行俱下未成童詩對輒出奇句以由邑庠領
永樂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進元
夕詩獲賓楮之賜授刑部主事卓有能譽陞員外郎
兩受　勅誥之封並及其親用大臣薦擢河南按
察司副使丁父憂服闋調山東隨調陝西專督粮儲
有勞陞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綜理繁劇庶務克熙泰
勅勸糴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歲用不歉奏立范文正公

于延安民禱雨輒應咸感公欲立碑紀其德公舉
止之丁母憂去任吏民請留　上遣官邀諸途奪
情復任九載秩滿應遷進朝論難其代仍俾守原職
以慰陝民　賜誥命加贈三代同其官示統己巳胡
馬飲蘆溝京師戒嚴　上收用老成人以護根本
驛召公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守　正陽門嚴飭
備禦虜不敢近時遠近軍民驚散聚城下數二待斃
公啓西直門悉放入賴以存活者萬計尋　勅公
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築立城堡統軍勦
賊遂奏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　勅公巡
撫河南湖廣兼修築沙灣悉聽便宜行事除定張善
山以妖言煽衆于陳州公發兵擒善山誅之事遂定

奏脩河用工以築穴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鋪
專人提督脩治仍乞減免濟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
陞副都御史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公奏開封等府
災其遠運粮草乞量派別州縣運納又奏順天山西
山東等處復業流民宜令有司撫卹寬免粮差又奏
勅考察河南湖廣鳳陽官員去留皆允又奏
勅賑濟河南徐州饑民并奏開封等府州縣災傷五十一
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十凡所奏　上皆從之公慮
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堤四十餘里捍其外城用不
溺公年幾六十以疾累上疏自劾乞罷歸田里情懇
甚　上慨然許之入陛辭蒙燕勞遂行已而河南
官民交章乞留公已去矣既致仕杜門謝客優游林

累十餘年而没享年七十配馮氏累封夫人繼周氏子男二長繼為郡庠生業舉子次純女三適章愷朱琳吳實俱士人所著有慎菴集四十卷奏議二十卷藏于家公為人剛直不苟容與居官孜孜所務遇事敢為不徇於私不撓於權勢人激昂之坐是亦為人所忌上賴　朝廷委任不疑而公亦能隨分自效確不為所動故其所立非非赫然于時又能以禮自將急流勇退非有所養能然哉夫古之君子以行道濟時為賢以明哲保身為貴其出以仕也所以極體用之學其退以休也所以全始終之義君子非故為是拘二也道之當然也然自三代以下士大夫知此道者幾何人哉以公出處繫之庶幾無愧於此者乎是

用表諸墓道以示後之人

故刑科給事中鮑君衣冠墓表

正統十有四年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庭累失利

英宗皇帝震怒下親征之詔元戎啓行百職扈從而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君與焉君素以直言簡知于

上遂命賛右掖軍紀戰功師还之土木遇賊陷没迄今二十有二年其子鳳以國子生授建寧府壽寧縣知縣謁予請曰先人没于王事鳳與母嘗奉衣冠葬于先塋之次宰木已拱未有文刻諸墓道之石以表先人潛德不孝之罪鳳不敢逃知先人者莫如執事敢以為請予哀鳳之言而閔君之行未白義不可辭乃為表曰公諱輝字淑大温之平陽人宋元豐右諫議[illegible]

之孫曾大父景大夫父德善皆不仕父赳以君貴贈刑科給事中母林氏封太孺人君幼莊重如老成人父知其異遣游邑庠業書經登癸丑進士第拜工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刑科君為人外和内剛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有益於國於民正統己未夏京師水浸淫為患君言疏導之方患遂息又言有司抑配商塩歛怨于上州縣官考滿寅緣保留為奸宜禁遏之又曰朝　覲官惡者既黜善者不可不旌其一二為勸　上皆雅納馬延綏列校訐奏參贊都御史不法君往察其誣狀白于朝抵其罪陝西山東直隸保定諸郡民飢流徙君請分　命大臣巡賑士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種

屯田廢戍守以觽邊儲君請簿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備多縱弛宜董之憲臣嚴簡閱之法以示安不忘危之意又謂无刺使臣入貢勿令得易蕃畜抜禁以歸資其利皆見施行君博學能文喜吟咏性介特擇人以交交必以道誼士林推重焉嗟夫仕莫先於行道道莫先於得言言莫先於濟時時茍有濟則言用道行其生也不為徒生其死也則亦不為之徒死生與道俱死與道合吾於鮑君蓋庶幾乎或者惜公之才不及大用以死是未知君者也世固有久爵高壽而泯泯於草木同朽腐視君所得何如哉人常與君同　侍近知君之深者也君之善不啻是以取其大者表諸衣冠之墓云

故處士徐君墓表

人有名位不著於當時勲德不及於國史其没也不泯者有所表識而世或有稱焉何也盖必於　其子焉是以孝子之於親唯恐其名之不亟有称也宜其封土未乾而表石已拱柰何遲〻若緩而弗爲哉不有以顯之孰從而信之不有以揚之孰從而傳之此歐陽文忠公所謂有待者也進士徐鑑一日拜予泣且言曰孤不肖先人没十有五年于玆未克表其墓每視墓草之易惕然自傷徒隱忍不敢輙有請焉良以不肖孤學未成名未遂而不足乎顯揚故耳今忝竊科第荷　上恩俾歸修其塋於桑梓幸莫大也唯是先人之墓石復稽所樹立是死先人也将得爲

人耶先生閔孤有素敢以爲請予聞而嘆曰噫鑑盖有待者乎宜不咈所請按狀君姓徐諱禮字士恭别號敬齋系出帝王後家世衢之龍游有諱宣者遷淳安蜀阜遂爲淳安人祖諱杀宗顯皆懷德弗耀君資沉敏離襁褓已與凡兒異至弱冠執父母喪如禮歲時祭祀必極哀慕情治家嚴而有法閨庭之間斬如也至於待人則和氣藹然略不生岸谷家雖饒以勤儉自勵遇人貧乏雖傾囊賑之無吝色爲百夫長與小民困於征科爲代輸於官或有加以非禮置弗與較以故鄉人德之称爲長者焉君性嗜書通大義不惑異端之說教子必擇嚴師親課至夜如鑑後有成遣入邑庠講諄訓以忠孝晚歲厪营闢別墅構亭[illegible]沼環花木時與賓友徜徉焉嘗買舟下錢塘覽西湖風景留連經旬而返途次丙寅後携所知往疾暴作而卒乃十月一日也去生洪武己巳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氏處士某之孫女有婦德子五人鑑中庚辰[illegible]榜進士孫男某女某二年月日歸葬於興嶺之原嗚呼夫生有德則死有表表者表其德也世之高年碩德之士亦不少而卒罕聞焉三尺之塋寂寞於頹烟敗草間可哀也已求其故豈非嗣後有闕也耶今君德高於鄉而其子克承厥志讀書取進士名位始騁〻嗣[illegible]日食卿寀贈九原生輝且將高螭鉅龜假當代大手筆以貽不朽豈止如斯而已哉於乎君可謂有子也試表其畧以俟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九

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孚于中外寔無間言是以
先帝養禮始終有加無替
皇上嗣統既致隆於所奉而有　慈懿之徽稱復推崇
於所生而上
皇太后[illegible]兩宮之名號既同
[illegible]位相等　陛下孝養無間彼此天下之人曉
然共知
皇上克體
先帝初心以為至仁大孝莫過於此今欲為
大行慈懿皇太后別擇葬地人情驚駭臣　昨者已嘗備述
愚誠未蒙
允容今該前因臣等竊以為　山陵宗廟
聖孝所先綱常典禮　國家攸重今　慈懿皇太后以
先帝之后實
皇上所尊奉者　皇太后以
皇上之母實
先帝所眷厚者情無間然事同一體人心天理實難差別
臣等謹欽遵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即今葬祭與
[illegible]太后千秋萬歲後俱於
英宗睿皇帝　裕陵合葬
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體祔　廟允合天下萬世至公之論
臣彭時等所言委的出自誠懇忠愛
朝廷伏乞慨然
允納則既足以副
皇上大孝之誠亦足以昭
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
先皇帝在天之靈慰悅歆享降福無窮矣臣民幸甚萬世
幸甚萬一合葬祔廟之制少有疑沮不合禮典關繫
非小在　廷百辟將有言之天下之人將有言之
宗室親藩將有言之萬世之下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將
來終無據禮改而從正者乎如此則
皇上之聖德有所累而於
皇太后之盛德亦有所損使臣等緘默不言依阿順承而
致於此萬死莫及也緣節奉
欽依著禮部會同多官計議停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會
本謹題請
旨
禮部為陵廟事該本部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錦衣衛六科十三道官
謹遵
聖諭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祔廟緣由會本具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行請命不蒙俯允又令內臣往
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
違忤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啻仍乃擇吉也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体
朕意欽此欽遵臣等有以仰窺
聖志既竭忠誠以致送終之孝又加委曲以承
母后之命堯舜孝弟之君不是過也臣等今復會同各官
議得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上有
祖宗之天下謹守
祖宗之成法而已矣我　國家
祖宗成法盡善盡美父子夫婦各有倫序三綱五常紀無
不備是以百年以來海宇奠安華夷一統國無異政
家無殊俗良由此耳今者合葬祔廟之禮

祖宗之成法也而
皇上重以
母后之命而或置疑其間尚有未盡臣等以為
祖宗成法天下臣民不敢違也而
先皇帝與　母后繫屬
祖宗之後尤不敢違
先皇帝與　母后不敢違也而
皇上為
先皇帝與　母后之子為
祖宗列聖繼世承祧之子孫尤不敢違今日之禮合宜當
先皇帝之心是　母后之德
皇上之孝無間然矣今日之禮悄不合宜非
先皇帝之心是　母后之德未盡
皇上之孝未至寧獨安乎　母后者
先皇帝之所在
先皇帝者
祖宗之所在　母后與
皇帝之所以尽心於
先皇帝　者即所以盡心於
祖宗也
皇上之所以盡心於
祖宗者是即所以致孝於
先皇帝也即所以致孝於　母后也使　母后於
祖宗有賢名

皇上之孝孰大焉使　母后於
祖宗有他議
皇上之孝未至孰甚焉如以為
母后深居禁闈慮未及此則宜起敬起孝曰父有爭子曰
號泣隨之在
皇上處之而已如以為
母后有言堅持不從則曰尊無二上曰嚴親以大義在
皇上處之而已大抵
母后之命固所當重而
祖宗之命尤當重　母后之命固未可違而
祖宗成法尤不可違在
皇上念之處之而已臣等九卿俱叨任使俱有身家且世

不足恤誠以
皇上有
祖宗之天下當謹守
祖宗成法而已矣臣凡庸不稱分甘求退則可若曰緘默
不言依阿承順以負
皇上大恩則所不敢所據前項大禮臣等披瀝再言伏乞
聖明鑒納斷而行之臣等無任戰慄俯伏俟
命之至會本謹題請
旨
禮部為陵廟事昨者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奏稱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
梓宮于 裕陵
神主于 太廟蒙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遵會同皇親
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
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illegible]門議得今
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illegible]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illegible]門覆奏未賜
允納者臣竊以為
人上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義而已禮義
者人心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
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

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不
可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自冊立為皇后正位六宮以奉事
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為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
於考終發遺詔于天下
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
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
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
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
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illegible]前母道全於
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illegible]則致其哀則
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不可廢
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
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
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
梓宮不於 裕陵合葬 神主不於
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
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禮但迫於

太后之命未賜　允斷而來言者屢瀆不絶戶竊疑
皇上欲順承
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
展轉宵旰似難裁處曰聞昔桃應問舜爲天子臯陶
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
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人不以
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
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
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
皇太后
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于天下自
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

是過也今特偶於　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
諭易爲轉移耳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
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
皇太后脫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至而不敢替焉則於恩
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於
裕陵並享於
太廟無輕重之間無小大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
也設使　慈懿先入
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失所尊　慈懿先入
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小大之分也
則有損于
皇太后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
慈懿今日葬于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葬于右　慈懿今日祔于廟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
于其間而謂薄于此而厚于彼可乎或者曰

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
宣宗時已脊遜廢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
同乎況
宣宗晩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
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
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
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
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
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

義則同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
能奪刑威迫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爲之表而率之
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
心離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
心是視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
遽失天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昔
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弒義帝而失天
下皆由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
皇太后央從衆議而不惑于他言則
聖上全大孝之名
母后全賢明之德

英皇歆享于上群臣慰悅于下人心[illegible]愛戴莫不尊親
有光　宗社有光
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禮部爲尊謚事欽蒙
勅諭臣等會同文武群臣議上
大行皇帝尊謚臣等伏惟
大行皇帝德性聰明天資英武襲在幼冲之歲夙承紹統
之尊覆育法乎乾坤群生咸遂光華揭乎日月無照
無遺隆孝養而得
聖母之歡心溥愛誠而全宗親之和氣政修鉅細惟成憲
之是尊德懋始終於大綱之謚正用人必詢於衆祀
利務致其嚴撫細行而克勤於萬機而獨斷文命敷
于華夏信由協中而致和武功形乎外寔罔不革心
而效死在位二十有三年培邦基之鞏固衍國祚於
靈長方之古昔繼體守成之君未有盛於
大行皇帝者也不幸奄茲遐棄慟切臣民必有美稱永昭
功德臣等謹按　聖明之蹟用陳群議之公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
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廟號英宗臣等拜首稽首謹議

禮部爲尊謚事天順八年二月初三日呈進
大行皇帝尊謚文所有合行禮儀開坐謹題奏

聖旨是欽此
前一日鴻臚寺官於　西角門設謚議文案是日早
上具縗服御　西角門捧謚議官立於階之東文武官具
素服詣　丹墀贊行四拜禮與禮部奏進
尊謚序班二員引班首稍進前捧謚議官以文授班首班
首受謚議文由中道進將至
御前序班齋進
尊謚議文
上起身行至謚議文案之北班首進謚議文置於案贊跪
百官皆跪
上看畢召翰林院官至前跪
上以謚議文授翰林院官命撰謚冊翰林院官受謚議文

扈從中道出
上復坐贊俯伏興班首與百官俯伏興班首復位再行四
拜禮畢序班徹案
上還
禮部為尊謚事該欽天監擇天順八年二月十二日
吉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寶所有合行禮儀議擬開坐謹題奉
聖旨是欽此
前三日太常寺官奏致齋仍奏請遣官祭告
天地宗廟社稷至日行祭告禮用祝文香幣果酒脯醢如
常儀是日早告祭
孝恭章皇后几前

大行皇帝几前陳設祭品如常儀設冊案寶案于
大行皇帝几筵前左右前一日內侍官置冊輿寶輿香亭
于 奉天門捧冊寶各置輿中是日
上縗服御 奉天門內侍官與外導駕官導
上隨冊寶輿後降階升輅外導駕官退百官素服於
金水橋南階北向立俟冊寶輿將至百官皆跪冊寶輿
過畢興皆隨至 思善門外北向立內導引官導
上至 乾清門外降輅冊寶輿由中門進至几筵殿前丹
陛上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入至丹墀內贊官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
導
上至丹陛上拜位捧冊寶官於寶冊輿內捧冊寶由殿中

門入至几筵前左右北向立內贊贊四拜禮部王
拜在外鴻臚寺官傳唱百官皆四拜導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至
皇考神御前奏跪前贊百官皆跪奏進冊奉冊官以冊跪
進于
上左
上受冊獻畢以冊授捧冊官置于冊案奏進寶進寶官以
宝跪進于
上右
上受寶獻畢以寶授捧寶官置于寶案奏宣冊宣冊官詣
案取冊跪于
上左宣訖奏宣寶宣寶官詣案取寶跪于

上左宣訖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奏復位導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出至拜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導引官導
上至几筵前奏初獻禮奏跪傳贊百官皆跪奏獻帛獻酒
贊讀祝讀畢奏亞獻禮奏獻酒奏終獻禮奏獻酒奏
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導引官
導
上由殿左門出至拜位贊四拜傳贊官同祭畢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入至神御前以冊寶授內侍官捧入內導引官
導
上入內安冊寶行叩頭禮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出至丹墀跪奏禮畢傳贊禮畢
一十五日頒

尊謚詔至日早百官各具素服烏紗帽黑角帶於
端門外伺候大臣於　午門還引
上御華蓋殿具黑翼善冠服素服黑犀帶執事官先行五
拜三叩頭禮鴻臚寺官奏
請升殿導駕官導
上御奉天殿鳴鞭訖序班設
詔案翰林院官捧　詔方於左鳴贊唱頒
詔翰林院官以　詔授禮部官置于案序班舉案由
奉天門殿左門出錦衣衛用傘蓋捧至　端門百官入
班贊禮唱四拜平身稱有
制贊跪開讀訖乖行四拜禮鴻臚寺官傳奏禮畢
上還
勅禮部欽卜天壽山之右營建

皇考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山陵祗薦陵號曰
裕陵如勅奉行
禮部為尊謚事欽奉
制諭命臣等會集群臣議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臣聞天生聖君以主天下必有聖
后惇化源於六宮君得聖后以成治功必有鴻名垂
光華於萬世簡冊具載今古攸同伏惟
大行慈懿皇太后緬肖靜穆端一誠莊德行之美本於性
成禮度之純匪由姆教是以誕受
帝祉作配
英皇六禮行而名正言順二儀合而理得心和克敬克誠
躬相祀于　八廟惟仁惟孝兼致養于
兩宮惟其有關雎之風故振振兮成麟趾之化惟其有樛
木之行故蟄蟄然致螽斯之祥懿範柔儀中孚外達
此所以致
英皇極待遇之隆靡終始之間迫乎
皇上嗣統母儀益彰首致擁立之誠繼勤保佑之力仰外
戚未嘗私之以高爵熙內治心欲躋世于太平德教
溢於宮闈恵澤徧於寰宇仰稽前代若帝嚳之姜嫄
周文之大姒漢之明德宋之章獻固可匹休儷美於
千萬年無窮也是以升遐之日臣民哀慟遐邇同情
非徽稱何以昭德臣等謹采輿論恭稽禮文宜天錫

之曰
孝莊獻穆弘恵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謹
議
禮部為申明禮儀事中書舍人李應禎題臣聞宴享
會同國家大禮班制儀式不可不肅蓋位序尊嚴則
觀望隆重
朝廷典憲莫大於斯伏見
祖宗有天下以來典章法度粲然畢具為有司者惟當恪
守奉行不宜輕有改易邇年以來成大宴侍坐官員班
序不常除上殿侍宴官員外如尚寶司與六科均是
近侍官然卿少卿五品都左右給事中止七品向來

掛給事中坐於尚寶司卿下上年禮部將都給事
序於其上風憲官例應在近侍官下今却御史序於
給事中下却又在中書舍人之上中書舍人與給事
中同是近侍官同從七品以品級言則正七品御史
似不應居給事中之下若論近侍給事中當在御史
之上而中書舍人亦當在其上今序御史於給事中
中書舍人之間其說不通
尚制中書舍人序列給事中之前今既陞都左右給事中
坐中左門而給事中又得居中書舍人之上則是給
事中為偏重若將中書舍人仍舊列給事中之前則
各得所伸於禮意為得其五品陪祀官班次亦未合
禮蓋照品級五品官列　丹墀東西第一班可也若

照中左門經筵侍官在五品堂上官之前則在近侍
官之後亦可也今翰林院等官位次俱近　丹墀而
五品官雖列首班却縮退南丈餘殊覺參差不倫有
失觀望此亦該部無定見遷就人情如此已上宴序
皆當詳定臣等先以中書舍人位次不合在給事中
御史之下已於成化四年正月初七日具題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該部正合備開
祖宗以來事例請
旨定奪却但含糊奏稱給事中御史中書舍人遞年如此
序坐行之年久節奉
聖旨宴序只照正統年間事例行欽此續該本部奏稱正
統年間事例已經年遠並無文卷可查止有近年圖

帖見存惟復照依遞年給事中御史中書舍人序坐
奉
旨是欽此切詳前項官員宴序該部既云行之年久及
奉
聖旨只照正統年間事例行輒復執稱正統年間事例無
查止存近年圖帖不惟前後自相牴牾抑可見今日
宴序不合舊規恐彰情弊曲為掩護然而欺侮
朝廷亦已甚矣夫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本部職掌何事
正統到今幾年遽稱事例無查且遞年宴序告示本
部張掛於　長安門外者翰林院給事中中書舍人
及鴻臚寺太醫院方是風憲官陪祀官並無御史坐
於中書舍人之上之文本部止見御史等係是言官

屈法奉承故抑中書舍人坐於其下夫中書舍人位
列近臣職司
綸命比之給事中等似亦不輕如以臣等不才冒忝此職
他日請
勅吏部沙汰或言官舉劾並無不可却又不當以人遂廢
其官臣愚伏望
聖明勅令該部查照洪武永樂以来事例及會同翰林院
請檢詳
祖宗時更定職官文字將前項各官宴序從公議擬明白
開坐請
旨定奪庶幾貴賤有章儀式不紊上遵
朝廷之典禮下從中外之觀瞻等因具奏成化五年

月初三日本官於　奉天門題次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於成化
四年正月內該中書舍人李應禎等奏稱光祿寺卓
面厚薄乃位次要在給事中御史之前本部議擬備
由具題節該奉
聖旨准擬宴序只照正統年間事例行欽此欽遵本部照
得前項筵宴次序正統年間已經年久卷內杳無圖
本止有天順年間以後圖帖見存俱係給事中御史
中書舍人以次列坐通年相因而行合無照依欽蒙
准擬事理給事中御史中書舍人以次仍照迎年例序坐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近該本部為照成化五年正月初十

日大祀慶成十一日又該欽宴其與宴官員近年以
來多有爭論位次先後及席面厚薄有於將宴之期
陳奏煩瀆
聖聽者有於臨宴之際攙那卓椅攙越班次者及至本部
查例定奪據禮阻當輙便怒聲嘵嘵甚至懷忿積怨
辯所不至殊失大體若不申明論之誠恐仍前傲倒
有乖禮度深為未便合無會同內閣參查舊例將各
衙門該宴官員位次從公定列畫成圖式先期告示
知會至期依次序坐敢有仍前爭論紊亂者許糾儀
官覺舉治罪罷黜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會同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彭時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將各衙
門該宴官員位次斟酌舊例除相因者仍舊不動外
數內翰林院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中書舍人及
錦衣衛堂上官俱係近侍風憲等官合另列於
丹陛下之東西稍北其陪祀京官郎中員外郎以下及各
衙門官分列於　丹陛下之南通行畫圖出榜張掛
俾各遵守如有故違者治以重罪罷黜以示其警成
化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去後今該前因參照中書舍
人李應禎奏稱中書舍人與給事中同是近侍官員
同從七品要坐於給事中御史之前一節看得每日
侍　朝給事中序立於　殿陛之下御史序立於
殿廷之前中書舍人序立於各衙門官員六品班之後

又近該吏部奏
准中書舍人九年考滿纔陞員外郎主事則其職分與給
事中御史輕重遠有不同又查得自天順年間以來
相傳圖帖並無中書舍人坐於給事中御史之前事
例今列於給事中御史之後正係舊例不為不當況
本部因見上年爭論紊亂煩瀆
聖聽誠恐今年又蹈前非已經奏
准會同內閣官將每年相傳舊圖斟酌詳定位次圖式俾
各遵守違者治罪罷黜以示其警外今李應禎不遵
大體上年既因爭論卓面厚薄位次先後已有奏
准坐之事例今又有前項會議奏
允擬定事例俱各不行遵守乃敢肆無忌憚朋捏虛詞瞻

藏排陷舞文弄法爭私逞忿視憲典為虛文蔑禮法
而不顧故違節次奏奉
聖旨紊亂成規侮玩朝綱正係懷忿積怨爭論紊亂人數
合照本部奏
准事例將本官拏送法司究問處治以為將來之戒緣係
京官及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既已二次奏定次序他如何又來打攪本當拏問且
饒這遭欽此

禮部為冊立大禮事天順八年九月初陸日節該奉
勑皇后吳氏退居別宮閑住欽此欽遵外臣等切惟
皇后上配
聖躬所以共承
宗廟祭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繫　國家根本之重其位
誠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遵依　先帝遺命冊立賢淑正位中宮以慰天下
臣民之望臣等不勝懇切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禮部為冊立大禮事臣等昨者以
皇后上配
聖躬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繫
國家根本之重其位不可久虛伏望

皇上遵依
先帝遺命冊立賢淑正位中宮具奏奉
聖旨恁每說的是且從緩欽此欽遵有以見
皇上謙沖之德未遑即允臣等切惟天必有地為之配陽
必有陰為之對人君必立皇后為配對者蓋順天
地陰陽之道也況
先帝拳拳之命不可久違伏望
皇上体　先帝之心斷入　地陰陽之義俯從臣等所
請早　命所司擇吉[illegible]儀冊立中宮以慰天下之望臣
等不勝犬馬之情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禮部為冊立大禮事臣等昨者以中宮之位不可久
虛已嘗二次奏
請冊立賢淑正位宮庭以慰臣民之望節該奉
聖旨朕不幸遭此變故不欲遽行還從緩欽此欽遵臣等
切惟自古聖人處人道之變若湯武之於君臣周公
之於兄弟一皆斷以大義而不泥於私恩蓋出於不
得已他如漢光武宋仁宗號稱一代英明仁厚之
主亦不免廢后更立率由此義今
陛下遭異常之事豈得已哉尚賴
陛下至剛至明辯之於早斷之以義此誠
社之靈　國家之福也然義有所必斷禮有所必行夫
婦之禮人道大經風化之原自天子始按禮天子正

六官以聽天下之内治皇后正六宮以聽天下之内
治君后合德萬化乃成故上以事上帝奉宗廟下以
親九族正萬邦人倫之敘始王化之攸基端在於此
夫豈細故而可少緩臣伏望
皇上鑒古聖賢處變之道遵
先帝遺命之重俯從臣等所
請早建賢淑共圖治理將見乾坤定而陰陽和萬物育而
禎祥應天下萬世太平之基實由此肇臣等犬馬之
情不勝拳拳激切之至伏乞
聖明採納幸甚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禮部為禮儀事天順八年正月二十日敬奉
皇太子令諭禮部
大行皇帝上賓遺命朕躬俾承大統顧在哀疚哀忍遽承
而宗親文武群臣軍民耆老人等奉表勸進至於再三
允惟宗社生民之托至重不敢終拒爾禮部擇日祗令
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等告天地廣寧侯劉安告宗廟懷
寧侯孫鏜告社稷予即皇帝位其具儀以聞故諭敬此
欽遵令將擇到吉日於合行禮儀開坐謹啓請
旨
一欽天監謹擇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辰時大吉
一先期司設監等衙門於華蓋殿裏陳設御座於中
仍於奉天殿設寶案於　一日欽天監設定時鼓

一是日早遣官祗告天地宗廟社稷
一是日早設酒果具孝服親詣
孝恭章皇后几筵前
大行皇帝几筵前祗告受命畢即於奉天殿前設香案酒
果等物具袞冕服行告天地禮之後就赴奉先殿謁
告
祖宗畢仍具袞冕詣
孝恭章皇后几筵前
大行皇帝几筵前俱行五拜三叩頭禮畢詣
母后皇妃前行五拜三叩頭禮不期詣
奉天殿即位
一前期尚寶司設寶案於　奉天殿鴻臚寺設表案

於　丹陛上教坊司陳設中和韶樂懸而不作
一是日早鳴鐘鼓錦衣衛設鹵簿大駕
上服袞冕御華蓋殿文武官員各具朝服入丹墀內侍候
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華蓋殿將行禮之時即傳
旨百官免賀只行五拜三叩頭禮傳畢方引執事官就次
行禮贊各供事贊
請升殿由中門出升寶座錦衣衛鳴鞭鴻臚寺贊五拜三
叩頭禮訖百官出至　端門外侍候鴻臚寺
請頒
詔翰林院官捧　詔授禮部官由　奉天門
左門出錦衣衛先設雲蓋於　午門前候捧　詔
置雲蓋中導至　端門開讀行禮如常儀禮畢禮部
官捧表送司禮監交收

禮部為慶祥禮儀事近者欽奉
聖旨成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賢妃柏氏誕生皇子禮部
知道欽此欽遵除補本覆奏及行宗人府附寫玉牒外
臣等不勝忻躍慶幸之至謹按春秋子同始生即書
于策重國嗣也恭惟
陛下即位六年于茲天下臣民　宗藩親王仰期
聖嗣景仰鴻休非一日矣今　皇子誕生實由
陛下至仁盛德格于上下動于幽明故三靈薦祉九廟儲
祥社稷蒼生永有依屬　國家根本端在于此宜有
詔書敷告天下用慰人心之望以昭嗣慶之隆緣係慶祥
禮儀及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禮部為弭災修德事切見今年春抵夏天氣異常風
聲叫怒揚塵捲砂陰霾四騎日色無光近一二日來
黃霧蔽天晝夜不見星日況今四月中旬雷不發聲
考之洪範庶徵恒寒恒風急迫蒙昧之徵也月令季
春行冬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傳記文又
謂大風黃霧白日沉沉政化未明之象又云雷於天
地為長子主發生出則興利人君之柄也當發不發
則號令失常所致天道如此驗之人事必有所因近
者建州殘賊要結朶顏海西窺覦邊境北虜叩關殺
藏形遁迹詭謀未可測兩廣地方瘡痍日甚荊襄流民
屯聚日多加以湖廣江西大歲荒旱無收浙江處州
近日強賊流劫四川雖常告捷郡縣賊徒聚起大軍
尚未班師四方事勢無時寧帖百姓供給日見勞憊
倘積久不為之計患將不啻如目前者人事如此天
其戒者仁愛
皇上因以警動之乎恭惟
皇上受
祖宗付託之重光膺寶祚敬天卹民任賢圖治無淫刑濫
獄之條有聽言納諫之美純仁至德人慶神從天休
滋至式克逕承凡五年于茲顧惟臣等俱以庸材叨
居重任曾乏片言使善啓沃聖心輔成至治用致人
事乖而天道異罪重丘山不容逃逭雖
皇上天德不即加誅而臣自揣實切愧赧日夜憂惶罔知
攸措是用併從同心懇誠瀝血摭取國計之急切者
一二上陳伏惟
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
繫人望天與　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一愛
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遂事不敢援引竊見
英宗睿皇帝臨祚以來克遵　祖訓以御家邦而
慈懿皇太后　貴妃宸妃以下皆有關雎之德螽斯
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
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　國本之為不輕思
宗社之為至重思
聖体之當慎惜思　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
百斯男

興隆祥木支百川實爲天下大幸然此事自
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瑞院勞
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吒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
其餘府庫金銀緞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
內局諸作匠役未為重大勳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
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
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得其所此言誠
為至論伏乞
皇上奮發乾斷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未足疾時故事　御詣　文華殿留心
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
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禍有不除臣甘當萬死
不辭臣等區區忠誠所激不避忌諱伏望
聖明鑒察臣等不勝幸甚具本謹題請
旨
禮部為陳言事國子監助教李伸奏廕叙大臣之子
帶礪山河而與功臣盟誓金書鐵券而在太平舉行
蓋効忠宣力固大臣之當為而崇德報功斯國家之
盛典也考諸往昔大臣子孫則皆襲廕欽惟
聖朝稽古致治武臣之後不分大小俱得承襲其職矣然
獨文臣之大官者
凱述惟思有不一焉或有廕其子孫者有不廕其子孫

者臣愚以為大臣者計其自小官而至卿相積累之
勤則非一日或二三十年者有之或四五十年者有
之豈無所建功立業而輔世安民耶一旦致仕歸老
子孫率為編氓亦可憐也節該欽奉天順八年三月
初二日
詔書內一款文武官員以禮致仕五品以上者進階一級
若有廉貧不能自存衆所共知者有司每歲給與食
米五石以資養贍欽此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即古帝王崇德報功之心也然獨未奉廕叙之
典如蒙
准言乞
勑該部查理諸司職掌廕叙條款斟酌前代用廕典章以
舊大臣子孫自永樂宣德正統天順年間之大臣非
有過降調而致仕還家以禮去官者子孫皆得録用
前令伊始該襲廕之子孫先送國子監讀書學道
其父祖歸老鄉閭或永終禄位然後依例補廕若以
大臣數多豈宜通廕乞以在京三品以上官之子孫
送監讀書以待任用亦襲廕之意也夫如是
朝廷崇德報功之典盡矣具本成化三年二月十二日
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查得諸司職掌內一款
凡職官子孫廕叙正一品子正五品叙從一品子從
五品叙正二品子正六品叙從二品子從六品叙正
三品子正七品叙從三品子從七品叙及查得[illegible]

宣德正統年間一品二品官子孫中間亦有廕敘入
品以上官者其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奏願入監
讀書有家
恩送監者有本部覆奏送監者近年以來為因奏願入
監者多俱參不准間有准送監者出自
恩今劝教李仲奏要查理諸司職掌廕敘條款斟酌前
代用廕典章以蔭大臣子孫自永樂宣德正統天順
年間之大臣致仕還家以禮去官者子孫皆得錄用
自今該廕子孫先送國子監讀書依例補廕若以大
臣數多乞以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孫送監讀書一節
看得諸司職掌所載廕敘之典即成周仕者世祿之
意送監讀書之例即古者公卿大夫適子皆入大學

而教之之法此皆
聖朝優禮臣下之盛典也本官所言誠為有理緣近年廕
敘入監事例不一係干恩典取自
上裁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這廕敘的事恁部裏還同吏部會多官查舊制及
近年事例斟酌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等衙門太保會
昌侯孫繼宗等查得諸司職掌內一款凡職官子孫
廕敘正一品子正五品敘從一品子從五品敘正二
品子正六品敘從二品子從六品敘正三品子正七
品敘從三品子從七品敘正四品子正八品敘從四
品子從八品敘正五品子正九品敘從五品子從九
品敘正六品子於未入流品相應上等職事內敘從
六品子於未入流品中等職事內敘正七品子於未
入流品下等職事敘及查得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
順年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姪姚繼授中書舍人翰林
院學士胡廣男胡種尚書金忠男金達俱授檢討尚
書陳洽男陳樞太子太保呂震男呂熊侍郎儀智男
儀銘陳綬男陳瑺俱授給事中少保吳中男吳價尚
寶郭資男郭佑李友直男李昉俱授主事侍郎[illegible]麟
男墨中授典簿賀寅男賀宏授司賓少師蹇義男蹇
英楊士奇男楊稷楊榮男楊恭少傅夏原吉男夏瑄
少保楊溥孫男楊壽俱授尚寶司司丞尚書金濂男
金良輔授都察院照磨胡濙男胡長寧授錦衣衛所

鎮撫其前項官員子孫雖例應廕敘臨期俱出
特恩上等擬得自昔祿雖延世而爵以待賢理不可濫雖
散養之法通乎古今達乎上下義不可廢合無照永
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以來事例今後在京三品以
上官員子孫聽令一人送國子監讀書俾知大義
可以致用依監生事例挨次出身吏部量材授職中
間有志科目者聽於科目出身若大臣果有勳勞於
國如前項官員出自
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緣節該奉
欽依會多官酌停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旨是欽此

禮部為陳情乞恩憐憫事已故于謙男于冕奏臣原
任府軍前衛中左千戶所副千戶臣父于謙先任少
保兼兵部尚書天順元年被讎人石亨等挾私誣害
處死發臣口外充軍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欽蒙
恩宥放免為民幸遇
今上維新之政聽臣民洗雪冤枉緣臣父歷事
列聖四十餘年所効勤勞俱有案卷可查及正統十四年
多事之秋臣父親督大軍奮身出戰守護京師敵退
保虜保安 國家之功人所共知止因平日潔己奉
公不肯受屈賣法取怨石亨等被其乘機設計誣害
處死至今天下之人莫不稱冤近該同被誣害人已
故范廣妻宿氏陳訴冤枉伊男范昇先該放免為民
今又准襲指揮僉事此皆

皇上日月之明天下至公之論也臣與范昇父子事同一
体累決具本乞
恩未蒙定奪往者蒙
皇上曠蕩之恩房屋田地入官者給還住種緣臣家下貧
無尺寸田地以給衣食原籍止有祖屋數間至今被
人占住戶內別無親屬孤苦貧難無所依倚父子死
生含冤負屈伏望
聖恩憐憫念臣父歷事
列聖微勞及正統十四年保安
國家之功乞
勅該部從公議擬賞與 恩典祭祀以諭臣父之冤仍
乞憐臣孤苦量加優恤使臣得延喘息以奉先祀則
臣父子存歿同霑再造之恩矣臣于冒
天威惶懼昧死之至為此具本親齎具奏成化二年八月
十八日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于冕奏訴
父于謙被誣陷無辜乞賜辯明量加優典等情本部
會官議得于謙係為事籍沒家產人數已經覆奏難
准外今又奏父含冤負屈乞量與恩典祭祀優恤緣
有前項議奏未敢擅便定奪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具
題奉
聖旨于謙實曾効功勞於國比衆不同恁禮部還會同兵
部計議停當來說欽遵會同兵部左侍郎等官程信等
議得正統十四年北虜猖獗窺覷中原當師喪國危
之日人心洶洶朝不謀夕謙乃挺身任國事朝夜勤
勞招集軍馬選用將帥凡甲兵器械糧草等項調度
規畫悉出其手及也先擁衆突犯京師謙復躬環甲
冑統率大將軍拒守北門奏調遼東宣府人馬東裏
應援賊懼遁去遂以邊備復馬營赤城等處一帶棄

壞城堡賊不敢再肆南闚之計邊城完固中國奠安
此其效勞於國誠非細故彼時
朝廷念其功次特陞少保錄其子冕為副千戶天順元
年石亨等忌功成怨誣以迎立外藩初無有驗處以
極刑籍沒其家子發充軍久而未明其後同起為事
陳循訴冤節奉

英宗睿皇帝聖旨陳循被石亨等挾私誣害坐罪充軍今
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欽此近該范廣妻楊氏
亦訴寃枉荷蒙
皇上矜憫特准伊男范昇承襲指揮僉事今于冕訴父于
謙寃枉要乞量與
恩典祭祀以諭父寃量加優恤以延喘息一節臣等切推
于謙之功人所共知死非其罪人不敢言茲荷
皇上聖明洞知其情矜其勞勣俾臣等計議緣祭祀以慰
其死優恤以[illegible]其後此皆出自
恩典非臣下所敢[illegible]節奉
欽依計議停當具奏事理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

禮部為脩完廟宇事
欽差巡撫山東河南鎮守臨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賈銓
題該山東布政司呈據兖州府申脩理宣聖廟宇自
宣聖殿啓聖王殿奎文閣丁至兩廡等處共二百七
十八間
御製碑樓及杏壇[illegible]四角樓共一十五座俱各完備廟貌
尊嚴規模宏壯興工於天順八年九月畢工於成化
元年十一月將脩完緣由備呈到院查得先據本府
備曲阜縣申奉襲封衍聖公府劄付開稱前項廟宇
年久損壞不堪瞻仰等因案仰山東布按二司勘實
回奏工部奏
准行令各司官提督該府脩理去後今呈前因茲蓋伏遇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當嗣登
寶位之初即舉行脩理文廟之典斯文慶幸儒道增輝臣
竊惟永樂年間前項廟宇損壞所司以聞
太宗文皇帝即勅有司脩理落成之日
御製碑文以紀成績大哉
皇言經緯乎天地昭回乎雲漢是以四方感化家禮樂而
人詩書者有所自也仰維
皇上重修前殿煥然一新臣伏乞
皇上祗遹
聖祖之遺文欽若
聖祖之成烈親灑
宸翰繼為碑文豈惟崇重於斯道抑亦有光於
聖祖而詩書禮樂之澤將見化成於天下矣臣不勝戰慄
待罪之至謹纂永樂年間
御製碑文一通隨本封進等因成化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移咨到部看得修理宣
聖廟宇係是一代盛事不可無文紀其成績今左副
都御史賈銓奏乞
御製碑文一節係干
宸翰未敢擅便本年正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與他欽此欽遵合行翰林院撰寫碑文及行工部轉
行山東布政司備辦碑石鐫刻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崇祀先賢事於禮科抄出湖廣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長沙府知府錢澍奏臣照得本府在城原有
漢儒賈誼宅地一區井一口先為長沙衛軍人伍
倫占住臣設法勸率衛鎮撫王隆義官龔添賦等出
價買過起蓋祠堂一所塑像其中謹按西漢書誼當
文帝時召為博士諸法令所更定者皆誼發之後為
長沙王太傅曾上治安一策於朝史稱其通達國体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臣今欲將所修賈誼祠每年本
府措辦品物祭祀一次如蒙乞
勅禮部計議定奪儀注明降示下永為遵守緣係崇祀先
賢事理未敢擅便具本成化三年六月初二日該通
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長沙府知府錢
澍興復賈誼祠宇要每年本府措辦品物祭祀一次
乞為定奪儀注明降遵守一節緣崇禮先賢有司美
事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湖廣布政司轉行該府
着落當該官吏每年照依後項開去品物本府官自
行如儀致祭不許因而科擾不便

禮部為乞　恩等事於禮科抄出河南布政使司
右布政使章繪等奏承准禮部勘合該衛輝府汲縣
知縣盧信奏前事備仰本司委堂上官員親詣該府
縣着落當該官吏查勘地畝等因承此行准本司右
參議王敏咨據衛輝府呈據廟戶張琬等状供先於
宣德九年間蒙帖看守比干廟墓切見墓在本縣城
西北十五里地名後莊村前有廟三間廟前有樹碑
一十二片內一片係唐時碑文所云自周武王下車
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唐太宗申命郡縣封
其墓葺其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
于金石等語緣五家俱係廟前人民不知姓名又一
片係大元碑文所云大定戊辰仲秋二十二日增田
為畝七十有五舊田為畝二百八十有九共計贍廟
田三頃六十四畝俱在廟前約有三里許南至黃崗
西至路北至荒地東至路四至以裏以今步量每二
百四十步為一畝共該六頃七十五畝廟西北一段
七十五畝見有元朝斷碑一片備載為照宣德九年

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按臨到縣拜謁前廟墓見得
前項廟田碑記分明又見廟前廟後地土俱各荒閑
就令本府知府沈義照碑四分封界張琬等五家住
居臨近撥付耕種名為廟戶朝夕供奉香火遇年四
月初四日出辦祭物猪一口羊一隻幣帛一段香燭
果酒本府知府等官致祭至今不缺今蒙查勘前項
地土委係自古流傳比干廟供祀地土並不係民間
納粮田地所收子粒止足奉祀委用不盡見今廟貌
傾頹祭文委係前代元朝所撰流傳未泯並無祭器
我　朝未入祭典別無違礙等因到職惟恐不的除
詢鄰近鄉民審勘相同今將本職并該縣官吏人等
不扶保結關繳到府具結備申移咨到司緣奉勘合

所令本司徑自具奏事理除將委官勘過緣由保結
呈繳該部外具本成化元年四月初十日通政使司
官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續准河南布政使司咨呈
前事備據連保結到部查得先該汲縣知縣盧信奏稱
比干以死勤事歷代褒封祭祀不一要將墓前地畝
子粒照新廟貌另撰祭文遣本府知府等官春秋祭
祀以勵風化等因本部為照未審前項田畝有無違
礙廟貌應否照新係干祀典難便憑信已經類行河
南布政司委堂上官親詣查勘徑自具奏定奪去後
今該本司覆奏委官結勘相同是實看得比干係商
臣死於忠諫孔子許其仁孟子稱為賢得祭法以死

勤事之義祀之誠足以勵風俗故自魏唐以來歷代
列於祀典且置廟田以奉祀事至今猶存今河南司
府縣官民既合詞欲興廟祀奏請祭文合無俯順輿
情　准其所奏行移翰林院撰祭文遣本府知府
等官春秋致祭行令所在官司將墓前原有地畝子
粒除依例買辦祭品供祀外其餘剩子粒著令廟戶
張珉等五家倩工辦料修葺廟宇務要完潔以奠神
位不許假公營私侵剋入己仍令有司時加提督毋
得干擾於民緣係祀典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公務事[illegible]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商輅題　切思宋胡安國蔡沉真德秀諸賢勤
我　朝增入從祀然未有封爵於所被章服殊不相
稱乞
勅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奏　請定奪則儒道增光斯
文幸甚本部看得本官所言　賜爵諸賢係禮制
重典垂示將來著合行移翰林院詳考斟酌議擬奏
請定奪施行等因成化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手本到院　等切詳商輅所言從祀諸
賢洪武中已增董仲舒正統中又增胡安國蔡沉真
德秀允愜公論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止以謚稱
俱未加封爵誠有待今日之舉行也考得漢儒伏勝
等俱封伯爵宋儒惟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得道學

之正傳者進封國公其餘如張栻呂祖謙亦封伯爵
等級明矣今詳董仲舒為漢醇儒著書明道之功不
在伏勝下其胡安國蔡沉真德秀三賢皆宋名儒造
道雖不及程朱之精深而其釋經著書有功於天下
後世比之張栻呂祖謙實相伯仲所據胡安國蔡沉
真德秀并董仲舒諸賢合無照例封以伯爵庶表聖
明崇儒重道之意等因具題本年七月十四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照前事已行本院詳考議
擬去後今各官題要將董仲舒胡安國等四賢封以
伯爵既蒙
欽准緣所封爵邑出自　恩典本部未敢擅便定擬本
年七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
德秀浦城伯通行南北二監并天下學校改正從祀牌
位欽此

禮部為陳言崇儒事於禮科抄出吏部驗封清吏司
主事左贊奏伏覩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
發者所在官司即時修理如舊仍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
免其差役其餘墳墓但有露棺暴骨者悉與掩埋此
皇上仁厚之盛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臣原籍江西建昌
府南城縣人切見本縣有宋大學說書李覯墓在鳳
凰山麓祀穆方輿勝覽紀覯無子孫每歲春秋守貳

同學官拜掃以為故事歷年既久不惟拜掃之典已
廢而其墳墓亦為樵牧踐蹂若更數年必致毀夷臣
考得李覯立心高古篤行修整竭力養親雅尚恬退
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為泰伯
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強
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
羽翼聖經發明治体又有平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
遺意慶曆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
大學議袁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
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覯周禮論與其意合聖
朝纂修五經大全覯所立言亦見采錄臣聞古者鄉
先生沒則祀於社如覯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學之
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蕪俎豆
不及臣竊惜之欽惟
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脉以衍太平之運如蒙
准言乞
勅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
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於風化
不為無補緣係陳言崇儒事理具本親齎成化二年
九月二十日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部驗封清吏
司主事左贊奏稱要將先儒李覯墳墓令有司封其
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
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一節緣崇祀本處名賢乃有

司當為之事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江西布政司
轉行建昌府委官會同南城縣當該官吏即將宋儒
李覯墳墓封其塋域令附近里老人民時加看護禁
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究治仍於墓前量立一祠每
年春宜從有司祭以少牢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科擾
不便

禮部為褒崇正學事於禮科抄出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陳文等題該禮部手本開稱浙江按察司僉
事辛訪奏要將宋儒何基等
賜以封爵俾之從祀照例行翰林院議擬徑自定奪施行
臣等議得聖道之傳本有待於後賢然得其傳者雖

矣儒者從祀孔廟厥有公論焉敢輕為進止哉當遵
而進之固以重聖道不當進而止之亦以重聖道皆
若晦庵朱文公熹與東萊呂成公祖謙皆傳聖道而
金華郡儒者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師徒累葉出於
文公之後以居于成公之鄉其於斯道不為不造其
涯涘然達淵源則未也不為不躡其徑庭然造堂奧
則未也今欲攀援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吳澄例以之
從祀夫曷敢焉何也春秋胡傳尚書蔡傳學校以資
士科目以取才其用專矣德秀所述者以之進讀以
之勸講大學衍義是也澄所述者於經皆羽翼之諸
子皆折衷之諸經纂言是也其功偉矣何王金許之
所以為書其用恐未若是專其功恐未若是偉奚敢

輕進之哉訪又曰何王金許朱子之世適夫作於朱
子之先而賢賢相承若朱子之曾祖禰者楊中立羅
仲素李愿中既不得以是之故而列從祀矣出於朱
子之後而賢賢相承若朱子之孫曾玄者何王金許
尚安得以是之故而列從祀焉矧聖道猶天地仰觀
於天水星微也然以其從日以其緯天故得與於五
星之列他星有大於水者不得以與俯察於地濟瀆
微也然以其清入地以其逝宗海故得與於四瀆之
列他水有大於濟者不得以與由是言之何王金許
不得攀胡蔡真吳四子從祀之例亦難加
勑封爵止可若龜山楊中立之例立祠鄉郡春秋祭祀於
聖爲當臣等謹議如右合無令禮部照例施行未敢

擅便成化三年二月十一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照先該浙江按察
司僉事辛訪奏稱宋儒何基等各有功聖道要乞
賜爵從祀等因已行翰林院議擬定奪去後今本院官題
稱何王金許雖在從祀之列止可照依龜山楊中立
事例立祠鄉郡春秋祭祀令本部照例施行一節查
得先該翰林院議奏宋儒楊時係福建延平府人可
於故郡立祠廟春秋擇日致祭等因成化元年九月
二十五日本部覆奏節該奉
聖旨是楊時祠額名道南欽此欽遵已行該府立祠祭祀
外今何王金許四賢既翰林院議得合照楊龜山書
例立祠祭祀合行本院定擬祠額撰造祭文類行浙

江布政司轉行金華府建立祠廟每歲春秋支給官
錢買辦祭儀遣本府官致祭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該翰林院遍出揭帖
欽賜祠額祭文到部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
司轉行該府着落當該官吏欽遵就郡建立祠宇春
秋備辦祭物擇日遣本府掌印官致祭施行毋得因
而科擾不便
欽賜正學祠額并祭文
維成化某年歲次某月某朔某日金華府某官某欽
奉
朝命致祭于先儒何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

懿公之神緬維四賢相承一緒居東萊之鄉郡接婺
菴之源流考德既同享報宜並用修常祀以永斯文
尚享
禮部為建言民情等事於禮科抄出浙江金華府知
府李嗣建言一件表忠勇以勵臣下事臣切見金華
府地方逼近處州府萬山之中人民恃險負固洪武
初年越國公胡大海創守茲土威令大行頑民帖服
後為洞蠻殺害英靈不昧民心知懼立祠城隍有司
朔望行香至永樂年間廟宇傾圮又有浙江按察司
副使陶成因正統十四年內處州[illegible]本官親率民
兵勦戮賊寇至武義縣地方[illegible]民為立祠廟

谿縣地方年久今亦損壞[illegible]二臣[illegible]功德及民捐
軀殞命至今民心嗟嘆其廟[illegible]修祀典不舉誠為
欽典臣愚以為權勉臣下[illegible]表顯忠良乞行有
司將越國公胡大海副使[illegible]成祠宇復修每歲令有
司舉行祭典庶有以慰民良[illegible]靈於地下抑亦臣下
知所勸勉將來該通政使司官奏係建言事理合着
禮部抄出會官議奏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
寺六科給事中議得前件合准所言宜從有司修建
祠宇以少牢祭之未敢擅便各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付[illegible]到部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

[illegible]行浙江布政司轉行該府着落該縣當該官吏照依
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修建各官祠宇祭祀施行毋得因而科
擾不便
禮部為表勵忠賢事近該翰林院遞揭帖
欽賜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追封特進榮祿大夫太保謚
號忠宣
命下之日人皆翕然稱慶以為公論
皇上勸賢勵忠之意至矣及照得已故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正
統年間俱隨
駕遠北征進陣亡後蒙

朝廷追贈王佐少保兼戶部尚書追贈鄺埜少保兼兵
部尚書看得王佐為人操存正大經略弘遠鄺埜為
人存心端介處事謹嚴二人者歷事
累朝偉然一代名臣而皆沒于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
變若不明章彝典加之謚號無以激勸忠賢而示將
來合無照黃福事例行翰林院斟酌二人行實定擬
謚號奏
請須賜庶可以慰死者於地下勵生者於方來其於風教
不為小補緣係表勵忠賢事理未敢擅便成化二年
九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該翰林院遞出揭帖
欽賜追贈少保兼戶部尚書王佐謚號忠簡少保兼兵部

尚書鄺埜謚號忠肅

禮部為封謚事近該本部以已故少保黃福尚書王
佐鄺埜生平行實奏
請欽蒙
聖恩追封賜謚勸功昭德允協輿情今再照得已故工部
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兼
東閣大學士高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院學
士日侍
英廟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為
國恪持公論景泰間
先帝北巡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
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忠愛之誠人所難及天順初以老
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淮河有道始終不渝贈謚未
加誠為缺典合無照依前例行移翰林院參酌本官
行實定擬封謚奏
請須賜庶可表勵臣節以示後來緣係封謚事理未敢擅
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賜謚文義

禮部為詳議從祀事於禮科抄出少保吏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等題先該禮部手本開具国子監
助教李仲山東濟南府知府陳銓建言要將元儒劉
因并今已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從祀

行令翰林院詳議可否臣等竊惟有傳道之大功者
然後可享天下之通祀苟非道足以繼往指言足以
淑来世則人心有所不服今雖幸進後必有舉而黜
之者矣以此會同本院儒臣公議其當今得太常少
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等議謹按元儒劉因德性剛
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人意表而進退之際
安于義命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可謂賢矣
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体甚重不
可以不辯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
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
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
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
顏子未嘗著書何害其為傳道哉譬如蕭何無戰功
而高祖取為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為唐
臣之首所謂知臣莫如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
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為比則是人臣無汗
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為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者
又謂從祀諸賢其中亦有可疵議者因無可疵議無
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速肖之徒其中雖間有可議
然當世衰道微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魏晉之時而
此七十人者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
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為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
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諜
牒以閱歷春秋戰国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

肖況之況小失矣今以因無可疵議與七十子二十
經師之有可疵議者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恐
竊以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經
師助其垂統者也過其有過議而貸之猶得陪從也
非是之比而徒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聞也建
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于
因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
無大弗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
功澄以其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夷夏其
君臣懵焉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其徒以至于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
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至澄
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經之說者鮮
克儷之是以我　朝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
多所採入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採者
則是因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
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為闕典矣若乃薛學士瑄直
躬慕古蹤道謝徒進無附麗退不靡懸勤學好問可
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有蒙
聖知沒錫美謚其為一代名臣夫何閒然然論其於道所
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亞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
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諸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
也而遽言從祀倘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為[illegible][illegible]

則誼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為瑄可無施行因宜
准楊龜山例令所在有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
賢勸勵來學亦
聖時崇儒重道之舉也據此所議允合人心合無令禮部
照例施行未敢擅便謹題成化元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有宋儒楊
山楊時已蒙
欽賜祠額祭文春秋祭祀行移福建布政司轉行該府建
祠奉祀外今元儒劉因既該翰林院奏
准照依楊時事例施行合無行移翰林院奏
請祠額撰述祭文仍行直隸保定府容城縣建立祠宇春
秋備辦祭物遣本縣官致祭緣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成化二年正月初三日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公務事准戶部咨該
欽差總督漕運巡撫淮揚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滕昭
奏照得直隸鳳陽府城內景泰天順等年欽
欽差太監等官前來蓋房屋三所中一所安插建庶人吳
庶人并差來隨侍內使魯博等六名住西一所安插
庶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求一所安插庶人盤[illegible]該

中都留守司鳳陽中等衛並揔官軍六百六員名晝夜經
巡宗護關防夜則提鈴敲梆喝號緣庶人房屋相近
皇陵不遠前項鈴梆喝號不無晨昏驚鬧
陵寢恐有未安及照本城周圍五十三里墻垣低矮城池
曠野倘或一時盜賊生發事出不測卒難防禦如蒙
乞
勑廷臣計議合無將庶人徽煠徽焟盤熚并家眷送還湖
廣江西有三司王府處所以近就養其建吳二庶人
或送去有軍衛城池去處安插或移入本城舊中書
省等房居住仍要用心防範不許懈怠如此庶親親
之意不失而防守之法亦嚴實爲便丞等因前件會
官議得請自

上裁成化三年九月初十日具題次日節該奉
聖旨地方事該部另行具奏定奪欽此欽遵移咨到部看
得前項地方安插庶人俱係節次
特旨處置事情本部擅難議擬定奪合無會同五府掌印
官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堂上官公同計議
停當另行奏
請定奪成化三年九月一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會官亦議得先該直隸壽州衛致仕指
揮同知李素奏乞將鳳陽府各庶人遷徙南京安置
等因會同多官議得前項庶人家
先帝已預撫恤已定今要還徙南京城內安置窒礙難行
已經奏

准六部除流
中都留守司副留守主總管事去後今右副都御史滕昭
又奏要將庶人徽煠徽焟盤熚等送還湖廣江西及
近就養建吳二庶人送去有軍衛城池去處安插或
移入本城舊中書省等房居住一節緣各庶人係
朝廷親屬 有過犯俱蒙
特旨發送守
陵又蒙
英宗睿皇帝勑本處內外官員防守供給等項事宜至爲
周備遵行已久別無定奪所據奏稱鳳陽府周圍五
十三里墻垣低矮城池曠野恐有盜賊生發事出不
測卒難防禦一節查得鳳陽城見有

中都留守司統屬八衛官軍守禦又有府縣在城若果墻
垣低矮城池曠野宜從巡撫巡按及彼處內外官員
酌量處置具奏增修堅完以爲經久防禦之計如有
盜賊生發即時調兵勦滅毋致緩急俾得窺覦城池
以啓別患若附近去處果有相應軍衛城池可以安
插庶人別無窒礙者亦從各官會議區畫停當明白
徑自具奏定奪緣係干處置庶人地方重務伏乞
聖裁謹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爲災神恤民事照得即今正係方春育物之候
邓

帝之時官務宜新萬民宜順庶可導迎和氣延承
天休切見京城之內多有疲癃殘疾男婦老小寒衣繿手
犬引杖扶身無完衣足無曳履或三四成群五七相
聚沿街列巷跪拜呼號衝風冒寒乞錢討米自朝至
暮間或有無依倚歸明日復爾此等之類呻吟悲切
最干
天地之和況辰[illegible]
正陽門左右[illegible]集左衆四夷往來無不貽笑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正此類也月令立
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此其時
歟伏望
皇上以敬神恤民為重

特敕都察院着巡街御史督同五城兵馬通行拘審前項
叫化乞食殘疾之人不分男婦老小具名戶部委官
於附近倉內每名給米三斗養贍有家當者着落兩
縣照管無者着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住照例時給
薪米用度其外來者亦暫收院養濟俟天道和煖量
與行糧送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
和氣之一端也緣係敬神恤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禮部為處置地方事
欽差總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項忠題內一件[illegible]郡
王以省轉運切惟陝西延関中重地屯駐軍馬比之

州處數常加倍本處額徵稅糧馬草子粒有限供給
不前每年戶部送江南諸處折糧銀十萬兩河南送
大布十萬疋前來儹用僅勾支持未見充足一遇邊
方有警奏開鹽糧等項緩不及事兵荒勤勞軍民見
丁借運糧草父去子來車推牛[illegible]苦不可言臣等會
看得平涼
韓府及寧夏
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
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祿米
該五萬六千二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群牧所長
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府轉輸腹
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
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要將各郡王
府照依山西

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
豐年另行議奏定奪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
使早量遷移人民歲免萬石轉運則受惠多矣若待
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展轉事終難成如蒙乞
敕禮部奏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
裏近南見有府第及水次便益易於供給去處奏
請遷移就祿益厚親親且將本省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以
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為便益等
因具題欽奉
聖旨該部看議停當說欽此欽遵又該總兵官都督同知

劉王亦奏前因通抄到部查得先該襄陵王奏稱平
涼城池窄狹地土所出有限要遷移江西湖廣地方
居住本部議得各處人民見因遷王府係是重事人
無勞擾軍民候豐稔之時另奪天順八年五月二十
一日本部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行該府知會去後復該襄陵王奏稱
子孫數多平涼城池窄小不通舟楫民間運納艱辛
要乞遷移江西建昌府居住以省民力本部為照彼
處虜寇生發人心驚惶餽運糧草艱難以准理成
化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行知會外續該襄陵王又奏稱平涼
城池窄小民繁衆糧草不敷要將本府遷移江山

地方居住成化三年五月十二日本部覆奏奉
聖旨分封已定不必遷移寫書與王知道欽此欽遵外查
得先該
欽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陳[illegible]題為節省民力事要將
陝西秦肅韓慶四府遷移湖廣江西地面居住本部
為照河南地方王府數多湖廣荊襄盜賊未息江西
地方連年荒旱人民困苦況遷移王府係是重事不
無勞擾合候豐年之時另行議奏定奪成化四
年三月十四日本部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續該寧王又奏寧夏居住基址窄
狹要照山西代府郡王遷移事例將本府郡入鳳翔
府城內居住本部為照陝西地方即今賊寇生發[illegible]

劉木寧候地方寧息年時豐稔另行具奏又經劄行
該府知會去後今右副都御史項忠總兵官都督劉
知劉玉又奏稱平涼
韓府及寧府
慶府二府郡王移腹裏迤南及水次易於供給去處
存省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一節係干遷移王府重事
本部節次奏有前項
欽依事例難擅之奪合無會同總兵官及六部都察院通
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門計議停當另行具奏區處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會官議得陝西平涼
韓府寧夏慶府二處極臨邊境郡王數多委的民間
運納糧草供給艱難誠如右副都御史項忠等所言
但遷移王府係是重事即令陝西用兵之後人民困
苦難以一槩聽令各王陳奏遷徙合無將原奏襄陵
真寧二郡並為那移稍省轉運之勞查得江西湖廣
河南山東等處各有王府宗支分封日繁勢不可容
及查得廣東韶州府天順年間逆[illegible]千戶府第一
所見在緣遠在嶺南賊寇時發非[illegible]居看得陝西
腹裏鳳翔府舊係鄭王府居之地後遷入懷慶舊府
尚存鳳平涼
韓府相近襄陵王徙居為便慶陽府與寧夏
慶府相近
俱寧夏地遙為便合無移咨工部行移陝西鎮守總兵巡

臨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公同相度地勢相應揆
秋成之後令民稍暇將鳳翔府原有空閑府第量為
修理慶陽府城內踏勘空閑公廨相應房所量為改
造俟候修理完備另行奏
請定奪緣係會議邊務王府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備省夷近有北虜部落孩擁衆深入遠處
肆擄掠陝西平涼一帶男婦老小殺死無算牛羊馬
騾趕逐一空所紫
皇上命將出師申飭邊關防禦截殺固有次第但此虜向
夫歲潛往套內今復猖獗如此設使今冬又不過河
或出或沒我師坐老饋餉供億浩繁城堡軍民日憊
為患殆不可測即今逆賊聚衆頻頻報聲息非一二路
乘機而起況兩廣地方未寧湖廣貴州四川苗賊草
寇未息兩淮荒殘未蘇譬之人身四體皆病此誠
國家多事之秋不可不豫為之慮且府庫之錢粮有限軍
需之應用無窮科徵旁午催併頻繁軍伍空缺馬群
消耗百姓流移盜賊蠭起人情未和天災未弭此皆
臣等失職所致罪當萬死萬死仰荷
皇上大德曲加包荒委任不疑然臣等坐享厚禄竊自愧
懼是以敢竭愚衷為
陛下言之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家法最為嚴謹飲食服御

有定規起居有時歲有節度
祖訓一書規條矩悉明章萬世及我
太宗文皇帝入靖內難以祖為治益茂鴻圖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列聖相承率以
祖太宗舊章成憲是遵是循固有㒸繹是以百年之間
家無慚德國無敝政兆民允懷四夷咸附洪惟
皇上受
祖宗付託之重為
天地宗廟社稷生民之主不可不体
祖宗家法謹按祖宗之法且
祖宗家法最嚴當嚴以齊家可也用度最儉當儉以節用
可也
祖宗未嘗無造作而造作無過制未嘗無賜予而賜予無
濫及未嘗無遊宴而遊宴有常所未嘗無玩樂而玩
樂有常時
陛下為
太祖太宗之子孫當遵
太祖太宗之家法兢兢業業惟恐或失不啻若朽索之馭
六馬可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伏望
皇上重念
祖宗之付託深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安逸

剏以今日無虞而肆遊樂以禮法爲累以諂諛爲誠
官爵毋濫授金帛毋妄費土木毋妄興齋醮勿擅設
出入有防巡進有度娛樂有時節嗜欲以保
聖躬貴清淨以養天和朝夕之際留心萬幾無忘政務君
事有疑難理有未決責成有司務求至當臣等如有
怠慢奸欺情狀加之以罪罷黜田里實所不辭臣等
昧死進言伏望
聖明寬恕留中時加省覽幸甚幸甚謹具題
知
禮部爲夷情事譯出哈密地方都督把塔木兒等及
大小頭目奏比先永樂
太宗皇帝將四方八面普天下人民一統主宰那時設立
哈密王在西邊境外有來後因地方亂了有
聖旨賜與忠順王給與印信掌管哈密城池今到此時有
忠順王的親戚都絕了因此各處歹人多了我真窮
人民不得安穩老老少少都遇見艱難生死的時候
了緊要的好道理都混亂了比先爲無掌管哈密城
池兩次奏去要往安定衛取掌管的人蒙
聖旨差使臣去不曾取得人來我每大小人民心意冷淡
了今無頭腦的上頭
朝廷前如何不奏
知比先設立的邊境衛分衙門不要空了今怎生將奴婢
每奏
准了呵相應做王子的人少了又奏令我每處無有承襲

王爵的人也得
朝廷知道我每哈密地方原奉
聖旨印信王爵邊境上衛分衙門如何斷絕得今奴婢每
緊望
朝廷明白處置的因此奴婢都把塔木兒等及衆頭目
每奏著奏怎生明白分揀的
恩賜
聖旨知道等因具奏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咨到部行間又准兵部咨兵
科抄譯出哈密差來使臣都督毋雜法兒指揮哭杭
沙等四十八人奏
大明世主皇帝奉天命主宰萬國承光寶位踐二年今日
哈密城子孫人民都是
朝廷的經今八年有餘城中無人掌管至今等待
朝廷命人去掌管未曾有一箇人去前年差使臣往安
定衛取人不曾得成人心皆亂多有反出各處達達
地面并西番土兒地面去了蓋因無人掌管
朝廷將哈密不肯憐憫奴婢每都是
朝廷的人若自己的事不敢呵如何知得仰望
聖恩方便奴婢每哈密地內有把帖木兒都督比衆官人
每爲長他的根基是脫歡帖木兒王娘姐生的即是
王女的兒了王母又是他的乳母見今人心皆服若
聖旨准呵將把帖木兒都督相應爲王等因查得先該哈
密差來使臣哈只等奏要將忠順王脫歡帖木兒的

職事
賜與把帖木兒本部具奏請
勑王母著與衆頭目會議應否奏來定奪續該哈密差來
都督揮苦兒魯海牙奏稱王母并大小頭目商議哈
密無有王的親屬這把塔木兒雖好只是王女所生
係臣寧的兒子不相應做今有阿真地面與王母一
祖所生的阿兒察王見有弟七人乞
聖旨差使臣去揀選一人著來掌管衛事本部又經具奏
請
勑差人前往阿兒察王回稱先前選中之人被果吉地面
韃人捉去無從起送回還具奏別無施行外今哈密
都督把塔木兒等及差來使臣人等奏稱前因看得

娛弱保小王者至仁興滅維絕
朝廷大義今哈密雖微附我邊境
祖宗以來世封爵以為西域藩捍緣間無其主衆叛親離
其王母一婦人流離困苦前後兇土国人控訴再三
情實哀切無非欲仗
朝廷威靈選擇一人
賜與名號總理衛事庶幾人民有所歸戴土地不致丘墟
設使
朝廷置之不問彼將投托別部非惟為邊境之憂抑且
失懷柔之禮合無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
大理寺六科十三道等衙門從長計議得哈密雖數
十小夷 朝廷設置衛分已久令嗣守之人控訴

切哉不可不為處置照得把塔木兒係已故忠順王
脫歡帖木兒外甥曾授都督同知職事於哈密為至
親於人望為重宜其為彼衆所信服但王母奏撥的
惟情詞難以遽授王爵今都督母雜法兒曾既合詞
奏保合無俯順夷情將都督同知把塔木兒量陞
級量其名號請
勑一道假以威權易鑄哈密衛印一顆俾其收掌衛印
上以輔佐王母下以撫綏夷人民候過三年果為王母
所信托為国人所親戴事妥民安得長久之條自
王母并合国人民奏
請定奪仍請
勑一道曉諭王母等渠吾失力俾知
朝廷矜恤之意如此則邊夷有賴而事体得宜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夷情事抄譯出哈密差來使臣苦兒魯海牙
番字奏奉
聖旨差奴婢去安定衛取安定王兒弟內選一人去哈密
掌管國土人民襲忠順王職事有阿兒察王的弟巴
失剌失里是箇聰明智惠的跟隨他去是他叔父綽
思公巴男帖古思阿兒察王的男出忽罕等三人在
那裏預備等候要往哈密去凶此差他叔父綽思公
巴等來了今
洪福主人怎生撫憫做得济的好事務內裏差通曉言語

的使臣大人每去阿奴婢等領的十人著隨大人每
同去的不去的及取王子的
朝廷前奏討
明降將綽思公巴且著王母根前住待巴失里等三人来
時這等阿凡事易得完成怎生
恩賜聖旨知道抄出查得先該兵部咨兵科抄譯出安定
王領占幹些兒阿兒察王番字奏比先根本我每同
忠順王是一父母所生的因此王母奴溫答里差使
臣賫文書来我每也差使臣賫文書去哈密說係每
往　朝廷前奏看有
聖旨来取時我每纔敢去因此王母及頭目每商議了差
都指揮長史苦兒魯海牙

朝廷前奏去了著我每親族内選一員好的即便前去
襲忠順王職事掌管哈密城池住坐蒙
朝廷與了
聖旨勑書及重賞賜著苦兒魯海牙同灌頂国師捨剌藏
卜賴麻鎮南堅粲從西寧城通事姚斌等差来了我
每這裏十分歡喜我每弟兄十一人内令選有造化
的一人名巴失剌失里及令帖古思出忽罕二人跟
去將這巴失剌失里
賜與忠順王職事来阿
朝廷就着一起大人帶此跟隨的人從甘州肅州来阿
鄰近路途中有赤斤蒙古衛都督阿速都指揮可兒
加宗兒着六撒答兒亦魯伯等處及沙州衛桑吉兒

[illegible]吉等處各與一道
勑書着他每引領使臣大人每来取去住坐纔好往西寧
来時途中有西番說了搶擄阻當不放今這等艱難
不能前去專差我的親姪又綽思公巴等急緊差往
朝廷前　進貢謝
恩去了若不信實可將我這親姪父在王母根前住坐着
聖旨知道及該鎮守甘肅太監并總兵巡撫等官定西侯
蔣琬等各奏番據安定衛公幹通事姚斌等亦說稱
前事要乞早須
恩典淹及夷王令從安定衛順路徑往哈密以迎王母等
情通咨到部案查先該哈密王母及使臣人等奏稱
無人掌管衛事本部節次奏

准請
勑于母及大小頭目聽令議取續該苦兒魯海牙奏要差
遣使臣同去蒙
英宗睿皇帝特旨差都指揮賀玉等賫捧
勑書表裏與苦兒魯海牙回還奏稱賀玉等到於西寧不
肯前去奏要與安定灌頂國師捨剌藏卜等二人同
去乞
勑罕東安定二衛護送等因本部已經衆奏賀玉送問外
仍請
勑及賞賜罕東等衛頭目表裏責付苦兒魯海牙行移西
寧鎮守總兵等官選差通事一人與同苦兒魯海牙
并捨剌藏卜等前去安定衛選取相應一二人前去哈

京二母處住坐聽候去後今苦兒會海牙及安定王
各奏已選定弟巴失剌失里在彼又被路阻不能前
来其苦兒會海牙再三陳説国之存亡在此一舉並
若不成人各投竄別部日後恐非中国之利及審據
原差通事并国師人等姚斌等各執稱巴失剌失里
言説務要哈密本土多差人馬與
朝廷使臣同来方肯起身前去各夷所言情甚懇切合
無俯順夷情請
敕書一道與哈密王母令選委大頭目多領人馬前去安
定衛迎接巴失剌失里及請
勅一道與安定王照依原奉事理多令的當頭目護送巴
失剌失里前去哈密王母處住坐再請
勅二道一道與赤斤蒙古衛都督阿速等一道與沙州衛
桑吉兒格苦等各另差人引領使臣往来用心防
護毋致疎虞本部行令通事都督同知李鐸等從公
推舉通達夷情不貪不詐的當都指揮一員請
勅與同苦兒會海牙前去帶領哈密人馬同往安定衛
曉 朝廷扶弱保小之意守取原選定巴失剌失里
同到苦峪城交與王母處住坐管束人民其巴失
失里果為王母委任隨即具奏另行差人封授王
仍行移兵部轉行甘肅等處鎮守總兵巡撫等官
遇差去人員到彼量撥人馬伴送前去如此則哈
或可圖存而
朝廷興滅繼絶之仁著于四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夷情事准兵部咨兵科抄譯出迤北毛里孩
王等番字奏
大明皇帝前比先有我祖洪福成吉思可汗日出至日落
處一統天下薛禪可汗整治大都城池後至兀哈秃
可汗將大都城池撇了
大明皇帝坐了大都城池那時至今普世上人所共知
天順皇帝將普天下性命如自己兒子一般分外憐憫整
治行間
皇帝坐了大寶位深慮
天順皇帝保守的道理想念着差鋁做的事務上覺省隄
防着前頭行的車倒了時後頭的車兒要謹慎隄防
兩国土重道理普世上久遠的好名聲顯揚呵不分
内外憐憫如一家一身一般整治的
大明皇帝聖旨知道若將我這奏詞不聽輕意我每呵你
每的好名聲顯揚的誠恐有失悞老少人民恐有苦
楚譯抄到部參看得迤北毛里孩王奏稱若輕意我
每你每的好名聲顯揚的誠恐有失悞等因不過欲
厚加賞賜等因移咨到部查得迤北賞例内差来一
等使臣每人綵段六表裏絹五疋二等使臣每人綵
段四表裏絹三疋三等使臣每人綵段二表裏絹二
疋四等使臣每人綵段一表裏絹一疋五等從人每
人綵段一表裏俱與紵絲衣一套靴襪各一雙紅[illegible]

帽一頂給賜在彼一等頭目每人綵段八表裏二等
頭目每人綵段六表裏三等頭目每人綵段三表裏
一等二等頭目數內緊要者每人加賜織金綵段一
表裏其
恩賜不為不厚矣況毛里孩王連年進貢又以一等頭目
給賜令兵部稱所奏情詞不過欲厚加賞賜一節查
得即今虜使賫到大元可汗升字來各頭目人等番
字奏討物件本部逐一開奏請
旨定奪外切惟此虜心懷譎詐性最桀驁名雖來朝實則
貪利故賞之既厚而又求討
朝廷往往俯順其情而與之者蓋以禽獸畜之也曾何
足與較我伏望

皇上天地之恩於各人求討物件不為常例量為賜與以
慰其意緣係夷情未敢擅便請
旨是欽遵
禮部為地方事山東道監察御史送犯人梁文宣等
五名俱係爪哇国使臣人等本国王差来進貢到
於山東魯橋等處各不合勒要驛遞巡司銅錢銀兩
絹布等物及聽信護送人員教令刁蹬將兵快人等
綁縛吊打致被告發参奏提問追贓問擬減等徒罪
照例運炭具本發審成化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大理
寺奏奉
聖旨梁文宣等係外夷人免運炭送禮部發落欽此欽遵
[illegible]参照梁文宣等奉本国王命来朝自合畏敬小
心謹守法度庶表尊事朝廷之心今乃恣肆强暴沿
途勒要驛遞巡司財物非法拷打夫兵攪擾百端全
無忌憚致被參奏挐問合當治以重罪荷蒙
皇上念以遠夷特賜寬貸送部發落欲將梁文宣等照例
送兵部應付廪給脚力回還本国就行責付本部差
送行人[illegible]沿途嚴加防範不許仍前生事擾人請
勅曉諭爪哇国王今後進[illegible]謹慎的當人員前
来不許令粗暴貪饕之徒[illegible]宣等充使来朝以
致干犯
天憲不便仍行兵部轉行[illegible]湖廣浙江江西南北
直隸及山東等處[illegible]禁約遇有外国

人員進貢經過生事[illegible]照依
欽奉禁約烏思藏番僧榜文事例就行捉送所在官司解
京奏
請發落謹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邊務事准兵部[illegible]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
事武忠題乞
勅多官會問董山納郎哈等縱容部屬搶掠罪犯及究問
賊首款赤等結搆遠賊竊掠情由重加整治以警其
餘責令着落部屬拘要原虜人口盡數送来以贖前
非該兵部覆奏彼既已服罪而来若又挐問究治不

悖絕彼自新之路亦非中國懷遠之意合無行令都
督同知李鐸等待後董山并款赤等到日明白曉諭
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到部即令建州三衛都督董山等
見到例該　賞賜筵宴給賜馬價等物參看得董山
等雖是外夷原係
朝廷所置屬衛切近邊疆今以其悖逆犯順招撫而來
加之以法固不可若置之不問則彼來不知懼服罪
知感非惟啓其侮慢之心且將亦無忌憚以為得志
合無請
勅一道召置各夷於
午門前跪聽宣諭謂爾等俱係

朝廷屬衛世受爵賞容爾在邊居住
朝廷何負於汝今却縱容下人嗚合毛憐等處侵犯邊
境虜掠人口馬畜忘恩背義論
祖宗之法本難容恕今爾等既服罪而來朕
天地好生之德姑且寬宥照舊宴賞令爾回還自今務要
改過自新戒飭部落順奉
大道尊事
朝廷不得仍前為非所掠人口搜訪送還不許藏匿若
再不悛必別有處分爾等毋悔如此則彼亦知所警
懼而一
恩威俱伸矣緣係處置夷情未敢擅便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聲息等事准兵部咨該鎮守遼東太監李良
題稱成化二年九月十二日據遼東都司呈准建州
左等衛女直指揮佟剌荅孫等說称今年八月二十
五日有毛憐衛女直牙當吉到我每寨裏說他那裏
野人徐馬察收什二千人馬各帶馬匹貂鼠到九月
十月間來朝貢若是照先年一般馬匹貂鼠可將我
每不揀了都要去朝貢如是要大馬黑貂鼠去不得
就來開原撫順偷搶等因臣會同總兵官武安侯鄭
宏計議查得上年朝貢事例通行遵守去後續准開
原左參將曹廣手本開称海西朵兒必河衛女直阿
冬加等前來朝貢看得各夷所進馬匹老小瘦弱皮
張糙碎當官驗看不從又不依例每衛止許三五人

俱擁至軟要行起送當即撫待回還其各夷不盡遵
言務要來邊偷搶等因已經具題訖今建州女直佟
剌荅孫等傳報前因除將各該地方晝夜加謹設備
外況今朝貢在邇倘遇前項夷人前來朝貢欲照上
年事例驗放抄出移咨到部查得先該太監等官李
良等題節該欽奉
勅女直野人今後如有進貢到邊者俱令照依正統年間
事例務要依時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過四五十人餘
皆諭令回去不許放入欽此欽遵外查得上年海西等
建州等衛來朝夷人數多今奉
勅旨其數不許過四五十人若儘來者未免違回恐失遠
人向化之心要比上年通減將各衛旋放若干名數

允驗方物堪中者起送赴京其餘撫諭回還具題抄
出本部已經奏
准會議得建州毛憐等四衛切鄰遼東邊境夷民頗衆合
無每年每衛不許過一百名來朝海西兀者等衛每
衛三五名來朝其都督來朝許帶們方物其人十五
名方物辯驗堪中並聽陸續赴京等因具題天順八
年十月二十六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行移總兵等官遵守外今該前因
參看得
朝廷撫馭外夷厚往薄來固不在其方物多寡善惡惟
來則嘉其慕義而已況女直野人僻陋醜惡所貢馬
匹貂鼠皮不足輕重合無行移[illegible]鎮守總兵巡撫
等官今後女直野人所進馬匹貂鼠皮驗看明白即
與收管不必過為揀選有失夷人之心其來朝人數
已經會官議定事例別無定奪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捷音事准兵部咨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
等官宣城伯衛穎等奏
准朝鮮国咨差陪臣吏曹參判高台弼等送到生擒建州
等處賊屬男婦并首級及奪回男婦頭畜到職除將
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牛隻給軍收養等因具題節奉
聖旨待朝鮮使臣至日來說欽此欽遵又該朝鮮国王李
瑈奏稱先奉

勅諭該建州三衛董山等本以番臣世受
朝恩近者陽為朝貢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宥之而愈
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爾朝鮮国王世守禮義忠順於
我国家有加無替朕甚加焉若我兵加於彼逆虜宜
閉絶關隘使彼奔竄無所以就擒殄若王能遣偏師於
我軍進相應援伺便而襲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
功愈茂忠愈彰矣朕豈無以報乎其勉樹勲名時不可
失欽此臣欽遵令陪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中樞
府同知事南怡等領一萬餘兵入攻去後議政府狀
啓據康純呈該卑職蒙差與同魚有沼南怡等於成
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渡鴨緑江分道而進本月二
十九日攻建州東北潑豬江李滿住等所居諸寨三
十日攻兀彌府諸寨廝殺斬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
把肥剌等二百八十六級生擒滿住古納哈妻等男
婦共二十三名口獲馬一十七匹牛一十頭殺牛馬
二百二十九頭匹焚燒廬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積
聚二百一十七所收其家產并獲被虜遼東東寧衛
男婦七名口回還備呈據啓得此除將上項俘獲頭
畜等件另送遼東都司交割外具奏行該鴻臚寺回
報使臣高台弼等到京開坐具題奉
聖旨朝鮮国王并差來使臣宜從厚賞賜還着禮部計議
來看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計議得撫馭外夷效勞而嘉
賞之亦激勸之道也今朝鮮国王李瑈奉
命出兵以助我師勦殺逆虜俘獻而來忠義可嘉誠不可

賞賜合無国王賞綵段十二表裏銀一百两
差来吏曹叅判高台弼賞綵段四表裏絹五疋織金
紵絲衣一套書状通事趙瑄等四員每人賞綵段三
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從人李承義等八名每人賞
綵段一表裏素紵絲衣一套俱與靴襪各一雙及議
得中樞府知事魚有沼康純等三員係本處領兵有功
官員亦當賞賚合無每人賞綵段四表裏銀二十两
所據給賜国王并領兵綵段銀两行移翰林院請
勅選行人司官一員賫捧前去本国給賜奬諭以酬其勞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夷人抗拒違法等事禮科抄出錦衣衛親軍
指揮使司等衙門帶俸指揮同知等官哈銘等題稱
女直通事署丞王忠等呈於成化三年五月初六日
會同舘筵宴女直外夷人員額例卓面内有女直阿
力肯華因各乞等故意生事互相争占卓面為由搶
奪廚子銅牌二面稱言先前毛憐衛搶去盔甲人口
馬匹我每奪将来送赴遼東都司交割當有彼處総
兵等官許我陞賞令又有都督武忠招撫我每前来
反是這等相待不肯陞賞及説同来女直内中有做
賊犯邊的與不做賊的一般管待不分好歹我每回
去也犯邊搶掠等語是忠等将言省諭勸戒不期阿
力肯華等恃在夷性狼戾不服諭戒反行結衆辱罵
推跌至晩諭取銅牌若不具呈懲治恐愈加放肆生
事不便等因具題抄出照得前項女直人等近因犯
邊該都督僉事武忠叅奏要将各虜拏問治罪荷蒙
聖上宣諭曲加寛貸今又不知悔過愈肆桀驁紊乱筵集
搶奪銅牌聲言回去犯邊搶掠審得所奪銅牌當已
取還别無定奪叅照此虜来於
輦轂之下敢肆狂悖如此則其出境益無忌憚必然生事
犯邊不可不為處置乞
勅兵部會同總兵官從長計議區處方略徑自具奏定奪
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進鷹事禮科抄出朝鮮国王李瑈奏将獲到
海青一連差陪臣崔景禮管送赴京進獻等因具奏
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除照例賞賜外照得成化二年
十月二十二日該朝鮮国王李瑈差陪臣金永需等
赴京進獻白鵲一隻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差陪臣
趙瑾等赴京進海青二連今次又差陪臣崔景禮等
進海青一連查得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節奉
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一應所産物
件欽此欽遵今朝鮮国兩月之内三次進貢禽鳥雖曰
小国效順然不應将此玩物頻數来獻其意蓋謂
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于取媚貢希求厚賞况緣禽

鳥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禁
止非惟彼国不知
詔書禁絶貢獻之意抑且窺見
朝廷嗜欲輕採厚取久将起侮招玩殊非王者撫馭外
夷之体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合無請
勑一道責付今次差来陪臣崔景禮等領回曉諭國王李
瑈謹爾敬奉
朝廷遣人進貢只宜遵守常禮其餘白鵲海青等物不
必進来如此誠是以彰
皇上盛德不寶遠物四夷聞之亦足知警緣却貢獻具題
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缺少通事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武忠咨
據通事序班潘貫等節次呈稱占城國等處通事来
順等俱各陸續病故及丁憂去訖即今外夷進貢不
絶缺人引領呈乞選補等因得此會同都指揮僉事
詹昇等參看得所呈缺人引領夷人補缺一節誠然
相應移咨案呈行該鴻臚寺查報各據通事見在五
十四名丁憂八名病故五名查得宣德正統年間各
據通事不過三四十人近年以来增至六七十人蓋
緣原無額數兼且出身容易故奔兢之徒皆樂為之
若不定以額數無以杜絶将来除今次武忠等開到
占城國等處病故四名滿剌加国并朝鮮国丁憂通
事各一名相應頂補合行各官從公拣務要通曉
夷語精貫明白行止端莊身無役占者具結連人送
部定奪自成化五年三月以後各項通事合無本部
酌量各處地方事務煩簡定以額數總不過六十名
遇有病故及為事等項革去職役者許照缺選補其
丁憂名缺不必選補若事頻去處丁憂有過三名者
許量補一名其新補通事送鴻臚寺不支米辦事三
年無過再支米辦事二年送部考驗如果通曉夷語
別無情犯照例奏送吏部定奪冠帶不諳夷語及有
過名悞事者徑發原籍為民永為定例本部行移鴻
臚寺并武忠等一体遵守今後不許故違事例徇情
濫舉違者并治以罪緣係定擬補缺通事事理具題
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灾異事
欽差巡撫宣府等處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葉盛題據萬全
都司呈據宣府前等衛呈申成化三年五月初八日
早四更四點時候地震有聲来自西南而西北門戶
動搖良久繞定至五更二點復震一次等因到院會
同總兵官都督同知顏彪巡按監察御史馮徽議得
所呈地震係是灾異除通行修省防備外會本專差
舍人景華齎捧具題成化三年五月十三日本部官
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隨於禮科抄出鎮朔將軍總兵

官前軍都督府同知顔彪并巡按監察御史馮徽俱
題前因通抄到部查得先該左僉都御史等官葉盛
等題稱成化三年四月十二日未時分有聲自西北
來地震一次等因本部已經題
准行移宣府巡撫總兵等官并戒飭所屬衛所大小官員
嚴加修省去後今又題稱成化三年五月初八日四
更四點地震有聲來自西南而往西北門戶動搖良
久纔定至五更二點復震一次比之四月地震又有
甚焉按春秋傳地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所以承天
者也逆其常理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是為夷狄繼
而不承中國之象恐有致寇之虞合無請
勅戒諭宣府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務要嚴加修省撫
恤軍士整飭兵備守護城池操練軍士脩明政事以
消災咎不許懈怠以貽邊患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灾異事
欽差贊理軍務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越題成
化三年五月初八日丑時有聲自西北來殷殷然若
雷鳴隨即北震連四五次房屋城垣舉皆動搖至初
十日丑時再震十三日大同西路參將都指揮恭
開報威遠朔州亦於初八日子時地震各該墩臺攔
馬牆并一應器物崩摧損壞數多又將官軍指揮方
辰等牆倒打傷備報臣切見大同地方自去歲十二

月虜衆以進貢為由寄近邊方往來窺伺迄今半年
朝廷命將出師屯駐月久供費浩繁兼以春夏亢旱風
沙日作雖發兵戍軍民失望今復地震人心愈加憂
疑跡其所由伊誰之咎然臣本書生不諳兵旅冒叨
寄處歷四年無益於人有損於事災異之來寔臣失職
之所致也伏乞
聖明擇賢代任用沓
天心庶可圖禦戎之長策臣不勝戰慄之至具題本月二
十日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要擇賢代任行吏
部外查得先該巡撫宣府等處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葉盛等題稱成化三年五月初八日地震有聲本部
為照地道以靜為体屢次震動不能安以承天是為
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恐有致寇之虞已經具題
請
勅戒諭宣府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務要嚴加備省守
備去後今都御史王越亦題稱大同地方於成化三
年五月初八日地震有聲連四五次房屋城垣舉皆
搖動至初十日又震一次其威遠朔州亦於初八日
地震墩臺牆垣崩摧損壞數多及傷損官軍等因合
無照例請
勅戒諭大同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務要各加脩省撫恤軍
士行移所轄衛所巴照例[illegible]官軍朝夕戒
[illegible]備保障成[illegible]防賊寇不許懈怠

貽邊患本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爲災異事河南都指揮使司等衙門奏成化元
年五月初七日據開封府鈞州申據本州陰陽學申
本年四月初八日寅時忽有地動震響一次至二十
日午時地大震動一次二十一日寅時連震動二次
二十二日寅時動一次申時動一次二十三日丑時
動一次節次地動人民驚疑緣係災異備申到司會
本具奏成化元年五月二十日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河南都司等衙
門奏稱開封府鈞州地震動五日七次人民驚恐一
節按春秋傳地道以安靜爲体若陽迫於陰而不能
升則地爲之動動則爲變變爲異況數動而有声是爲
變異之甚也厥咎有在不可不爲之警戒合無行令
河南都布按三司并各府州縣衛所官員嚴加脩省
撫恤軍民防護城池脩明政事以消災咎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爲地震事
欽差整飭四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汪浩題鹽井衛所属
冷水溝衛及黑白二鹽井馬剌長官司直抵瀘
州屯一帶邊方自成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時以
到今本衛月日或晝或夜地土不時震動共三百七
十五次至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又行震動尤甚房
前及各處城垣垛頭震倒數多以至軍民驚疑不安
日會同鎮守四川都知監太監閻禮總兵官都督同
知芮成議得恐是本衛大小官員不能脩政立事之
整飭兵備僉事張晄不能禁奸革弊都指揮宮博等
又不能正己率下以致軍民嗟怨鬼神震怒地道不
寧搖撼邊方若不督令脩省祭禱何以弭此災異已
經案仰各官洗心滌慮改過從新祭禱本處城隍土
主消弭災異去後及將震倒城垣量爲脩砌外緣係
地震事理具題成化三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於禮科抄出鎮
守四川總兵官都督同知芮成亦題前因通抄到部
看得四川鹽井衛地動前後共三百七十五次又於
震一次及城垣垛頭震倒數多以致軍民驚疑二節
按春秋傳地道以安靜爲体若陽迫於陰而不能升
則地爲之動動則爲變變爲異數動而震倒城垣變異
之甚也其在邊方爲兵之象厥咎在於守土之官不
能脩職恐有致寇之虞而山川鬼神有不安者合無
請
勅戒諭四川鎮守總兵巡撫并都布按三司等官務要嚴
加脩省撫恤軍民整飭兵備脩理城池操練士馬不
許懈惰以貽邊患及行翰林院撰祝文
內府該衙門關領香帛差人一員賫捧前去四川布政
司支給官錢買辦祭物祭告境內山川之神以禳災

咎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陳言興利除害事巡按陜西監察御史胡[illegible]
題照得西寧河州洮州文縣階州西固城等衛所[illegible]
番僧人等為因近年驛遞供給到京重賞每[illegible]得利
中間多有夾帶節次犯邊為惡番賊及鎮守守備等
官素知進貢得利緣由冒將通曉番語家人禿髮縱
衣牽領瘦小馬匹頂作番僧名色朦朧報官却行私
貨詐作方物混同真實番人一槩給與關文馳驛入
遞照例應付廩給脚力車輛牛隻赴京進貢重蒙賞
賜回還之日買到在京直錢貨物詐稱賞賜依例起

關應付經過站分晝夜遞送不得休息及至到家將
所買貨物展轉圖利以換馬匹仍冒番僧挾帶私貨
勢擾驛遞運送不絕到京之時又行占宿公館享用
供給關領賞賜置買京貨應付回還似此奸弊不可
勝數乞
勅該部行移鎮守守備西寧河州洮州文縣階州西固城
等衛所官員今後番夷進貢務要將各人年貌族分
并方物毛齒件副數目開報在官備造文冊照例起
送赴京仍將造過文冊并[illegible]甘結狀先行付與順差
舍人繳部以憑查照敢有仍前扶同番僧及詐冒家
人受屬圖利一槩起送者聽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分
巡等官吊取各衛所文卷逐一查勘戒休訪得出事

發到官明白具奏問罪如律等因具奏抄出照得前
項地方番僧族頭人等進貢到京止憑各該守備等
官開奏名數給賞真僞難辨前起未去後起復來
內府綵段關給不敷驛遞有司應付不暇今御史胡深
所言有理合准施行行移西寧洮河州文縣階州
西固城等處鎮守守備及各該衛所官今後遇前
項各地方番僧族頭人等進貢到京務要會同按察
司分巡官公同審驗委係[illegible]番僧[illegible]許起送各
番夷年貌族分并所進方物逐一開寫[illegible]貢送
部以憑考究仍行陜西鎮守總兵巡撫巡按官嚴加
禁約密切訪察如有仍前不[illegible]名作弊利己虧國
[illegible]

[illegible]

聖旨[illegible]

禮部為[illegible]進貢事照得陜西番人番僧內外雜處不一
如中國番僧在西寧等處寺院住坐外夷番僧在烏
思藏等處住坐番人有附近西洮河岷等處寺社認
納茶馬號為熟番者有遠離邊境[illegible]大小族分各自
行刀耕火種號為生番者今皆無間遠近效勞進貢
乃[illegible]
朝廷向慕中國服古國威儀之意但其數內有本處寺
院番僧土僧詐作烏思藏等處者有詐納茶馬號為
詐稱外處生番者甚至有[illegible]及當地[illegible]

[illegible]川赴京者又有所在無知軍民或將瘦損馬匹
投送僧人進貢分取賞賜者似此奸弊多端難以條
分縷悉若不申嚴禁約使朝貢之有時賞賚之有節
起送之有定數則内外真偽實難分別非但虛費府
庫之財抑且騷擾驛遞人衆深為未便所有禁約事
例除行陝西等處鎮守巡撫巡按都布按三司等官
公同計議停當覆奏外合用出給省諭榜文仰陝西
布政司翻刊轉發各該衙門及沿邊衛所驛遞等處
遍行常川張掛遵守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今將申 明禁約事例開列仰各該內外
所司及軍民人等務要嚴加奉行遵守毋得故違取
罪不便

一西寧河縣并昌洮岷等處瞿曇崇教等寺住坐番
僧一依天順七年十月內欽奉
詔書事例每寺許四五人年終遇大節一次赴京朝貢不
得違越
一外夷疊州等處生番許令二年一次進貢認納茶
馬熟番許令三年或四年一次不拘時月每大族
止將為首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起送赴京其餘跟
隨番僧番人務以十日口糧在邊倉支給俱省令
回族回寺務須察其虛冒不許複蹈前弊及夾帶
別族之人混開核數
一各番到來其守備等官務要安插停當不許生事
羅織巡有進貢方物會同按察司整飭邊備副使
看驗封記并將數目通行呈報陝西鎮守巡撫
巡按等官知會如有不聽邊方守備官員約束仍
舊過多并裝載私已貨物變賣者許令鎮守巡撫
巡按等官候各夷到京兆驛者審得實諭以禁例
一体減退發回上依前數起送其私物貨給還本
人不許官軍裝載若有逃軍逃囚及當地土人并
所在軍民人等投託進貢者許内外鎮守守備巡
撫巡按等官就便拏問監候奏請區處
一所貢馬匹解送陝西布政司查照三邊缺馬官軍
給與騎操不許似前容留在衛致無稽考其守備
等官仍前將選驗等第明白造冊轉送該部查照
關給賞賜上中等馬給與綵段下馬給與鈔貫查

甲佛像之類聽送赴京
一省令回族回寺番僧番人數内備有方物該賞綵
段鈔絹之數者就令為首番僧番人帶回到衛著
令守備并副使等官拘取原主給領若是守備等
官及用事人等徇情從容番僧番人似前作弊及
將帶綵段鈔絹之類侵用致損夷人者並聽巡按
及按察司官訪察劾舉拏問
一烏思藏等處邊夷進貢從洮州來者俱照見行事
例依洮州地方例賞
禮部為禁約番僧事禮科抄出湖廣岳州府知府毛
祥奏據本府城陵遞運所申告切照本所原設馬[illegible]

船隻遞送進貢軍務重事公幹官員近因四川烏思
藏等處番僧指以進貢為由結成群黨興販茶貨營
生近有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前來到所多要馬座
船隻坐裝物貨又行索要銀兩酒肉下程之類稍有
不從輒便行兇擅將官吏水夫人等拶鎖綑縛在船
用大樣籠棍苦打因而致傷身死致使官吏水夫懼
怕俱各逃命躲藏以致番僧輒將婦女拖撦上船非
理淫污莫敢誰何又自將馬座船隻撐駕前往貴慶
等處收買茶貨動經三五箇月不得回所者有經年
不得回所者俱將船隻作踐朽壞不堪駕用以致入
船遂年消耗遇有進貢等項公務到所接應不前告
乞轉達禁治等因備申到府參照剌麻番僧結成群

黨行兇打人勒要財物強淫婦女逼趕人船消耗等
情實為民害誠恐沿途各處驛站亦被擾害深為未
便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番僧進貢方物止將所進之物開
送四川布政司照數收貯賞賜就於本布政司官庫
收貯贓罰銀兩等物支給如有不敷就令齎物官員
赴戶部關領回司收貯以備賞賜具奏抄出查得先
該南京守備御馬監太監王敏題稱烏思藏剌麻番
僧八剌坐等進貢回還一路拐帶幼男搶奪財物等
因本部奏
旨已經通行禁約去後今知府毛麟等奏要將番僧進貢
方物收貯四川布政司就彼給賞事有窒礙難行外

所言番僧動經四五十人或七十八十人結成群黨
興販茶貨擅將官吏水夫打傷身死淫污婦女沿途
驛站被其擾害一節查得舊例前項番僧進貢每起
止許四五名或六七名赴京其餘遣回聽賞今稱四
五十人或七八十人結成群黨沿途擾害顯是各番
往來不肯挨次陸續起程故意在途遷延等候以致
群聚為惡合無行移山東湖廣四川等布政司并南
北直隸府州縣經過驛遞官司如遇番僧到來即便
陸續打發起程不許各起等候會集一處致令生事
害人如或遷延不行所在官司呈報各該巡撫巡按
官員處治發落若有重情奏請區處又查得番僧進
貢回還例該每人給與食茶六十斤戶部行四川碉

門茶馬司給與今各僧擅自撐駕船隻前往實慶等
處公然收買數多官司不行禁止事屬有違合行戶
部嚴加禁約仍行各該巡撫巡按官員於番僧經過
所在一体禁約施行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禁約番僧事案照天順七年九月內該四川
按察司副使劉清奏照得洪武年間烏思藏等衙門
三年一貢在後成都府并雅州所屬軍民見得番境
茶貴要得販茶下番將子姪義男跟隨番僧引入十
日之程長河西地名打箭爐習學番語私剃為僧遍
有烏思藏長河西并董卜韓胡等處進貢投托混同

前來又有以與[illegible]住持[illegible]府
啟治[illegible]入舍餘撥實將關內添寫名字作
閱本有十五名添寫作三十名本有一二百名添寫作
二百名跟同赴京經過州縣除本府廩給外詐充之
人通同勒要里甲人等每名每日酒一壜肉五斤其
柴炭油燭等項數多應答不前被其逼打有用刀砍
傷者畏其兇惡只得將田産房屋牛畜等件典賣應
答又有將行李藏減爲稱偷盗儀力陪償銀五七十
兩至一二百兩者蓋因番僧於湖廣荊州府地面販
買私茶下番得利以此詐冒奔超混同買茶又買銅
錫鐵鍋等器俱是逼勒陸路男婦抬送每次五七百
扛至千百餘扛者前起未去後起又来往復騷擾道

途內亦有雲南陝西山西等處逃軍逃民通曉番語
者亦投作番僧相幇為害真番有數詐冒者多釀成
其害乞
勅該部計議今後烏思藏等衙門番僧合無照依洪武年
間三年一貢其蔭賚謝
恩特進方物不在其限成都等處軍民將子姪義男跟隨
番僧并雲南陝西山西等處逃軍逃民投托為害者
落該管官司鄰佑赴官首告問以私自下番重罪并
者落關隘官兵嚴加盤詰其關文增添名字者仰烏
思藏等衙門正印起關照名塡關就將花名具申文
一樣五角亦用本衙門正印并堂上官僉押以辯其
僞所申公文一樣五角都布按三司并初入境碉門
黎州守關衙門及雅州各一角軍衛有司公同查對
關文內姓名有無與申文相同如關文內增有姓名
夾帶無名之人將本犯并伴送舍餘就行提問收監
申達三司提問国師禪師住持教門印信不許行使
關文荊州府所屬不許販賣茶斤沿途官司嚴加盤
詰私茶入官往来行李除
貢獻及
朝廷賜與物件與随身衣服鋪盖官與人夫扛抬其私
買茶斤銅鐵等器一切不許抬送兵部出榜嚴加禁
約共同遵守仍着落布按二司分巡堂上官往来雅
州各關隘禁治如此三年一貢詐冒者不得販茶営
利不能久住番境又加防範嚴密無隙投奸久則前

弊自革庶奸人消沮遠人納貢者得以覲受
朝廷賞賚感
恩而歸邊境以靖等因抄出會官議得所言有理禮部查
例行巡撫鎮守等官斟酌定奪已行四川鎮守巡撫
等官及都布按三司照依會官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會議停當可以經久之策具奏定奪去
後迄今二年之上不見奏報處治以致前項番僧殖
目進貢比之往年愈加數多除董卜韓胡外番僧得無
思藏宣德正統年間番僧進貢每年多不過三四十
名自正統十四年至景泰年間起數漸多然每年亦
不過三四百名至天順年間每年或有增至二三千
名者今照成化元年正月起至本年八月止報送[illegible]

行留總計一十五起共人三千七百七十名已賞過
一千二十八名未賞二千七百三十二名共該鈔一
十八萬八千四百錠綵段三千七百七十四表裏馬
價紵絲二百四十九疋衣服三千七百六十八套靴
襪各三千七百六十八雙食茶二十二萬六千八十
斤其後來者又不可量且沿途肆其野性攪擾驛遞
夾帶人口殺傷人命强姦婦女販買私茶有係强盜
假充番僧者有係逃民投爲番僧者中間奸詐百端
累經犯法即今各處水旱災傷人民艱難供費不贍
工部造辦衣服靴襪應付不前
內府綵段關給不暇委的費用浩大騷擾頻數若不從
長處置誠有未便劉清所言實乃利　国安民之計

合無　准其所擬請
勅烏思藏番王開諭其所遣番人朝貢數多路途遠涉往
來頻繁不無勞費況有無賴之人詐冒番人名目生
事害人自今宜遵洪武年間
舊制限免勞擾人難仍
勅四川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等官悉照劉清所言事
理處置嚴加防禦邊境緣係處置邊夷事理未敢擅
便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尚書姚夔爲乞
恩致仕事臣本一介書生粗知章句濫倖甲進士任給事
中歷陞南北兩京刑禮吏部左右侍郎十有三年尸
禄素食因人成事荷蒙
先皇帝不以臣愚擢居禮部尚書
皇上嗣登大寶圖任舊臣仍叨禄位感荷
鴻恩殞身莫報切惟禮部尚書乃古宗伯之任所以掌邦
禮治神人和上下凡
国家大封建大册立郊廟燕享以及四夷賓客天下學
校人才悉與其任自非弘才碩德惟寅惟清周通精
敏者鮮克有濟臣夙秉昏庸素乏才德學未足以究
禮樂之原識不足以達古今之變雖竭心力以周旋
具如智力之不逮又臣今年犬馬之齒五十有二疾
病交攻元氣耗損頭目昏眩兩耳蟬鳴腰背拘痠腿

膝痺軟每日朝參之際勉强支撑常時理事之餘輒
就枕席委的志氣昏邁精神倦怠用致事多乖謬言
或失倫臣愚誠不忍欺心冒禄妨賢誤事況五十致
仕古有其人今遵制伏望
皇上天地大德矜憫昏疾放臣致仕回還田里俾得少延
歲月游泳太平之化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
區區之情干瀆
天聽不勝戰慄待罪俟命之至具題奉
聖旨不准致仕欽此
禮部尚書姚夔爲陳情致仕事臣聞人臣事君以不
欺爲賢以盡職爲能苟心有所欺則事必矯詐職有

未盡則政多隳缺事出協詐之謂奸政多隳缺之謂
痛奸且痛人臣之大罪也是以古之大臣盡己之心
以事君量己之力以從事心雖盡而智有所不及職
欲脩而力有所不逮於是乎納祿求去以讓乎賢者能
者人主知其然亦不强其所不能而致累焉乃擇賢
者能者代其任故官無廢職人遂其性仁之至義之
盡也臣本凡庸切際
盛代自始任及今幾三十年荷蒙
列聖知遇歷陞禮部尚書
恩至隆厚切惟禮部尚書古宗伯之任治神人和上下非
學之博則不足稽古昔而飾
國家制度儀物之盛非德之崇則不足規導短而綿

主上於大中至正之域古雖其人今豈易擇臣至愚極
陋學淺德微叨受任以來于今五載非不盡心竭
脩厥職而惟補報萬一柰才器卑下識量暗劣所以
禮樂不能脩明神人不能協和上無以黼黻
聖德彌縫其缺下無以申飭民彝敦厚其化用致災遝來
寧天道不清山川裂竭風雷妄作夷狄犯順盜賊奸
究職此之由咎將奚逭復蒙
皇上不即加譴
勅令脩省
天地之恩何以云喻切惟自古大臣因災異而[illegible]位[illegible]
因災異而脩德故能轉禍為福反災為祥矧臣[illegible]
五十有四為疾病所攻精神耗氣力[illegible]
頰頭眩目花故臨政乖方遇事退縮徒玷名位無益
時治每思古人竊自沾昔前年已嘗陳情致仕未
賜允俞苟延歲月尋復二期自欲懇祈懼致煩瀆又恐日
復一日廢事愈甚負罪益重靦顏奔走心實憂惶況
今謫見于天災至于荐此政
陛下省身脩德更賢尚治以應
天變之日臣不職誠不忍自欺以文飾其咎而竊倖苟祿
也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放臣回還原籍致仕以終餘年別選才德
卓異之人以備委任庶幾
天意可回而災異弭矣臣犬馬之情不勝戰慄待罪俟命
之至具題奉
聖旨卿謹慎老成明於典禮朕方信用不允告閑欽此

禮部尚書姚夔為乞
恩祭祖節伏讀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
詔書兩京文職有年近七十願告致仕者聽堂上官有離
家年久欲照例給假回家省親祭祖者聽其省祭欽此
欽遵外臣聞以仁治天下者不竭人之力以孝治天
下者不忘人之親杜甫謂人生七十古來稀則聽群
臣未七十致仕者不竭人之力也曾子謂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則聽大臣得省祭者不忘人之親也
皇上至仁大孝漸被天下滂洽臣鄉何其盛歟竊念臣一
介寒微叨居卿位自筮仕迄今幾三十年曾無纖毫

以德裨僩丁時犬馬之齒五十有六日覺氣力精神
精爽年已誠不待七十而可致仕者然前後陳乞骸
骨至于再三未蒙
聖俞仰知
陛下以臣年貌未衰尚堪驅策姑留以備員數且復斷其
來歸臣不敢以致仕請切緣臣自丁毋憂起復離家
二十有二年未嘗得一便道還鄉三拜
誥勅之賜未嘗得一焚黃隴上臣荷
朝廷厚恩厚德委以禮樂之司任之專責之重犬馬至
微尚知恋主豺獺異類亦思報本顧臣耳目心思與
於禽獸焉敢背　恩孤德輕為私家便身之計第臣
一歲喪父賴母申屠氏撫教成人致有今日乃與妻
子安享厚祿而置父母墳塋于荒烟敗草間恝然忘
情臣心誠有所不忍是雖私恩不妨公義傳曰無私
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伏望
皇上廣天地之德于無窮終仁孝之恵于天下依前
詔令容臣給假回還一祭先塋以展孝思即當依限前來
效職庶得免於松楸之懷罄心畢力以圖補報萬一
臣不勝激切拳奉望
恩之至謹具奏木聞伏候
勅旨　次日奉
聖旨國家政務責在六卿況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
私所請不允欽此

一為回話事刑科抄出貴州等處道監察御史鄭已等
誥謝文祥奏稱成化二年會推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以為是臣妄舉張岐可當此任等情奉
旨張岐許奏體勘官已罷為民了如何又來窮究他事
謝文祥先說是陳文保他今他毋又說是姚夔顯是妄
誕這事不必問都還著從實回將話來欽此欽遵抄出
思得成化二年八月內該兵部會官議得巡撫延綏
右僉都御史盧祥年老難理邊事取回奏　准會同
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王翺等
推舉得監察御史李綱歷練老成副使張岐通達有
為於內　簡命一員量陞在京堂上風憲職事前去
延綏巡撫具奏奉
聖旨張岐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欽此今
鄭已等奏臣不恤公家之名器務植私門之桃李蓋
謂是臣獨舉張岐者切緣凡會舉官員皆出眾論相
同然後僉名具奏中間一人作疑必須另舉張岐之
舉由於眾論非出一人之見有兵部奏案可查鄭
已等又奏張岐奸詐臣亦奸詐竊念臣自幼讀書頗
知事君大節由進士歷官給事中侍郎尚書幾三十
年未嘗以矯激沽名為忠以黨比討私為直欺君罔
上之心不敢懷也誤國害民之事不敢為也謂臣才
識短淺不勝重任實所甘心謂臣奸詐臣所未諭其
謝文祥與鄭已等所奏中間蓋有所為臣忝備大臣
與之辯折恐失大体臣之罪過亦不容辭切惟臣性最愚

憩平昔直道而行不能結納要路多取忌嫉排謗以
臣年髦昏瞶委的不堪任使有妨賢路如蒙
聖恩憐憫將臣罷黜為民或放回致仕以泄後生鋭進洶
洶之忿則
皇上保全臣始終
大恩天地父母所不及也不然臣之一身進退有不可測
者伏乞
聖明憐察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緣節奉
欽依都還着從實回將話來事理為此具本奏奉
聖旨這言的事不實朝廷已知道了卿兔盡職務不必辭
避欽此

禮部尚書姚夔為乞
恩憐憫事先該監察御史謝文祥奏已故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文保舉張岐續該謝文祥
與御史鄭已張誥又奏是臣舉保者節奉
欽依都還着從實回將話來欽此隨該謝文祥具本回話
奉
聖旨謝文祥言事多出私意保用張岐的事既說陳文受
路又說姚夔倡言不肯輸情回話轉換支吾排陷大臣
好生無理錦衣衛拏来打着問欽此臣仰窺
聖意盖緣文祥累次論事未當而懲之耳不知者遂以為
朝廷因言事而罪文祥以臣之罪也臣心不安伏乞
聖明弘天地之量寬貸文祥俾尚自新以為言路之勸不

然仍乞將臣罷歸以謝言路臣干冒
天威除死乞
恩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具題奉
聖旨謝文祥累肆狂妄非為卿罪他不准欽此

姚文敏公墓誌銘附錄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大
夫少保謚文敏姚公墓誌銘

成化癸巳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姚公卒
於位
上遣太醫院判蔣贇來視疾繼遣中官賜羊酒米麪
命贇日一視之至是訃聞 上震悼輟朝贈榮祿
大夫少保謚文敏 命禮部尚書鄒幹諭祭及
命自初喪至葬皆遣官祭 勑工部營葬事兵部具舟
歸其喪焉 昆與甚厚公之子璧奉學士王倬臣狀
屬予銘嗚呼予與公交仔逾三十年以道義相規約
以古正人君子期待方賴公啓沃期以進於既誠
而公遽千寒暑逝矣所以哭公者其能已於情乎嗚呼
予詎忍銘公耶雖然公之墓非予銘其誰宜誤
存而銘之公諱夔字大章號損庵姓姚氏先世居汴
宋南渡□族桐廬族繫詩禮代有聞人曰榮福者累
以文行著稱公七世祖也曾祖鼎祖伯華父惟善有
隱德以公貴祖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
氏申氏皆贈夫人公生而穎異一歲失怙申氏夫人
極力撫教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八歲就外
傅已能穎有志于學十三游邑校從楊長教授李同
訓伯□受春秋晝夜篤勵通貫經史為文雄健有可
氣下筆滔滔數千言弗竄李每語人曰姚生異才也
統戊午舉鄉試第一會試辭乙榜入太學進業時祭

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琬一見知為偉器待以殊禮
少保南郡楊公溥尤加賞異因遣子胥從學公間游
劉忠愍公之門劉許與尤至壬戌會試第一與從弟
龍同登進士時人榮之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八
事謂脩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詔赦之
限革監生之弊立謚法以勸賢銓教職於偏地多見
採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公翱鎮其地喜曰此所謂
隨車雨也為立碑於廟乙丑秋母夫人疾亟公效穴
籲天願以身代尋瘥丙寅持節冊封晉府繼□寧王
夫人以疾卒公以不獲奉湯藥為恨號慟來奔奉柩
南歸居喪盡禮遠近從游士雲集多所造就服闋復
舊任已巳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群臣勸郕王進議未決論諸六科公
曰 朝廷任用大臣正謂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衆
乃請 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
衆議戰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
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賫
勑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刺期以進與
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果統所部兵來賊聞一夕
遁去景泰庚午廷臣交章薦公才堪大任陞南京
刑部右侍郎以京畿大旱時言災異劾部臣驕弛公一以
嚴肅正之仍兼理內外□家
賜勑以前任給事中時推其父母贈官人其王氏封孺人

中陝南京禮部奏
勑考滿察官吏黜陟允當癸酉還朝遂留禮部升賜
誥進通議大夫加贈祖父如其官祖妣妣淑人妻封淑人
丁丑春正月景泰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公強之出
十四日率文武大臣於 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
立
皇太子上疏懇請未允次日公欲率百官伏
闕以請是夕與予議定遂歸與王夫人决十六日早三鼓
至朝房公屬予具本稿有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公躍然舉筆於立上添

一復字時同官鄒公幹等俱稱善已而入朝衆議合
文武大小官僉名且一樣寫二本因遲延至十七日
早變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曹吉祥弄威權勢焰可畏公視之如常亨憾
其不附已乘間調公南京禮部
英廟素知公爲人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
賜一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調吏部有真定守以舊
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今擬准兼來判
公卿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稾事竟上
後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公之名益重癸未還禮部尚
書晉資善大夫公詳雅敬謹明於典禮克稱厥任
上深嘉之甲申今 上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寶楮

成化乙酉上耕耤田幸太學皆從公所請宴賜有加
丙戌會試公知貢舉預陳數事以杜僥倖閏三月進
資政大夫贈封祖考以下皆如制八月公率群臣上
封事其略曰
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悉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
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
帛無妄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
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怠政務
上嘉納其言慰諭甚至丁亥正月 賜金織麒麟文綺七月
以災異數見乞致仕
上曰卿謹慎老成朕方信用不允辭朝鮮進海東青公言

非故事宜下
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實遠物之意戊子西
月以災變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
西山所建之塔斥回阿叱哩之流留心經筵裁決政
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回天意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卜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
禮部公率群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
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 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
禮少有疑溷關繫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
從正者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九月彗星見公

職不允己丑會試公為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
先塋
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六月遷吏部尚書進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公孰於事体釐正庶務剗革宿
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以為得人庚寅兩
雪失時公率諸司條列政務其未具言可憂之事以
冀感悟辛卯秋加太子少保遣中官 賜羊酒寶楮
是冬彗出軒轅公上疏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
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
漸覺多故 朝廷處置事宜往往不為深遠之圖自
古禍乱常起於灾傷飢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
無應只當因循便安於日前也

上是其言命禮部即會議行公自是憂形於色食不甘味
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已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壁
曰吾受 国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
重吾過言弗以私比卒自公卿大夫以及閭巷士皆
為揮涕吊祭填門殆無虛日公丰神秀朗器識宏偉
言論侃侃平居接人開心見誠汲引人才惟恐不及
自奉儉素雖貴無異寒士天性孝友每語及二親輒
嗚咽流涕處兄弟無間言視群從猶己子遇宗戚中
貧乏者濟之無德色文章豪宕經書疏義學者宗之
立朝三十餘年憂 国之心老而彌篤每當廷議正
色直言人皆敬服說者謂公可屬大事正直弗徇如
古周勃姚崇其人誠知言哉公著述甚富所存[illegible]

堆稿二十卷公生永樂甲午十二月廿七日享年六
十配夫人王氏同邑名家女有賢德子男五長即[illegible]
甲申進士兵部郎中娶趙氏次璽国子生娶于氏次
王出次塋側室金出女四長適鄉貢士吳春先卒次
適国子生陸埈王出次俱幼孫男二敏敬孫女二
公之葬以卒之明年閏六月二十五日墓在邑金牛
山之原銘曰 桐山秀拔桐江澄澈儲和孕精挺生
豪傑養氣剛大立志卓越問學該博文章峻潔屢魁
多士遂登禁闥正言讜論有裨袞闕春官冢宰位望
隆赫直諒如崇重厚如勃允矣藎臣天胡遽奪志在
国家罄吾翦用嗚呼文敏無愧前烈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
經筵事同郡商輅撰

姚文敏公神道碑
惟姚氏系出有虞其先家汴梁宋南渡徙居桐廬世
傳詩禮多知名士而未甚貴顯貴顯自公始公諱夔
字大章損庵其別號也生一歲而孤性資穎異克志
于學年十五遊邑庠博通經史為文雄健有奇氣正統
戊午以春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會試辭乙榜入太學
祭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琬一見器重之少保楊公
溥聞名且遣子瑨從學而公不自滿復遊鄒忠愍公
之門請益士大夫莫不高其志壬戌會試中第丁與
從弟龍俱登進士人榮耀焉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
以脩德舉賢選風憲定諡法等八事為言多見採納

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雨應期至丙寅持節　冊封晉府徐溝等王
未還而毋夫人卒公以不及奉湯藥為恨號慟幾絕
葬祭一以禮己巳服闋復舊任是秋
英廟北狩国勢危疑大臣勸進郕王議未決詢諸六科公
曰社稷大計為大臣者當任之而詢諸小官何耶事
乃定十月虜犯京城禁兵出戰未大捷公請遣
勅召邊將楊洪等領勁騎入援虜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
廷臣薦公才堪大任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採舉察廢
刑獄以清壬申改南京禮部奉使雲南考察官吏癸酉
丙選朝留任禮部丁丑正月景泰不豫尚書胡公濙
在告公獨之出率文武群臣問安且請復立
學夫子工位東宮疏成未上而
英廟已從石亨等請出復位矣亨因挾私弄權軒輊大臣
而進退之謂公南京刑部已而有言公才者
英廟悟擢召至京轉禮部左侍郎賜二品服戊寅調吏部
時王公翱為冢宰選用人才資公為多癸未遷禮部
尚書先是典禮者未愜人望公任之奏對從容儀度
閒雅
英廟嘗曰禮官真得人矣甲申　今上嗣位公贊襄大
禮中節合宜首開經筵　命公侍列有白金文綺
寶楮之賜乙酉成化紀元　上刪籍四書大學悉
從公請而行禮成宴賜有加公嘗云制政當謹諸始
丙戌秋率群臣上封事有崇節儉遠名爵減

遂欲之言
上欣然嘉納勉諭甚至丁亥正月賜金織麒麟文綺戊子
復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虚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服食
言動宜悉遵
祖宗舊制言激切有感動意是秋
慈懿皇太后崩廷議異葬內閣執不可公率群臣復奏竊援
而義正於是合葬祔廟之禮以成公在禮部所知貢
舉僥倖止息凡遇災異必引咎辭職疏上輒蒙慰留
復乃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於是衆知
朝廷倚重公者至矣尋轉吏部尚書寔己丑六月也公
釐正銓法務振興論品藻人物必得其情至於方面
陞遷亦必以序有欲撓之者卒不變辛卯秋通前秩
滿九載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寶楮以示獎勞
是冬彗出軒轅公上疏反覆諷諫冀有感悟壬辰南
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
漸覺多故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
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因再上
疏乞歸田不允憂形于色疾遂作
命太醫朝夕診視仍遣中官賜羊酒米麪臨問比卒
震悼賜賻鈔萬緡遣禮部尚書鄒幹祭贈榮祿大夫少
保謚文敏　命工部造墳兵部具舟歸其喪所以
貞終之典厚矣公平神秀朗氣度宏偉言論侃侃遠

大体居官莅政精敏喻人拔擢人才無間新故有以
燕疑騰謗者公不與辨亦不為之變節隱然如泰山
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恤民恒存念慮
事有可為必勇為之惟恐已後人先毋廷議大政大
事正色直言人皆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
遠未有出公右者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義德
繁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公所為文豪宕富贍以
與為人所存甚矗堆稿一十卷其四書本經義學諸
式之公生永樂甲午十二月十七日卒成化癸巳正
月九日享年六十曾祖鼎祖伯益父惟善有隱德以
公貴始贈文林郎仕郎吏科給事中後累贈父及祖俱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屠累贈夫人配王
氏內助賢能累封夫人子男三璧甲申進士兵部郎
中璽國子生瑩女四一適鄉貢士吳恭先卒一適國
子生陸俊餘未行其長男女四人俱王出幼者側
室金出孫男平敏敬敏女二璧扶柩南還以卒之明
年閏六月二十五日葬于邑金牛山之原立石神道
泰徵予文璧以疾固辭而請益堅顧予與公同朝久
相知為最深自公之逝予悼惜尤至豈可終無一言
以副孝子之心哉乃為采摭誌狀序次如有繫之銘
曰山川間氣生名賢出為高崗鍾氣浩然讀書下筆文
湧泉科名屢占多士先拜官禁近
御筵羽儀燦爛孫鳳騫翥時予景泰天順間兩京三品者
晏近冥龍風虎當年文司萬朗政合邏伯仲

皇司化權四方英俊歸陶甄公於是時任調元滔滔
重如山淵忠言讜論累百篇致君欲遂堯舜前心勤
事左思歸田終請未遂殊恩愛前翻然長往不少延六
十甲子纔周天四海蒼生嗟棄捐身莫贖有淚漣
我
皇聞訃誠哀憐贈官錫謚恩禮全英靈歸葬桐江埂金牛
山色開雲烟隧甲巍哉澤且堅神龜負螭蟠旋焯
德有辭可細鐫芳名耿耿百世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安城彭時撰

故姚文敏公夫人王氏墓誌

弘治五年壬子夏五月先冢宰桐廬姚文敏公之配
夫人王氏卒于家越明年癸丑其孫璽捧遺事走京
師過余請銘晉少受業文敏公之門夫人視若子姪
今聞夫人歿方傷悼未已男恐銘其墓耶於義不可
辭乃撫其狀之大者誌而銘之夫人家世為桐廬右
族曾祖彥彬祖仕玉父孟謙母李氏感奇夢而夫人
生時永樂甲午正月二十日也有肉齒之異至性穎
慧及長益不凡初文敏公遊邑庠時諭翕然推重邑
令楊侯信教諭楊君瑛咸與二家相友善每言王氏
女賢非得佳士如姚某者不可與為耦二家遂相與
訂盟既歸周旋儀度孝事大夫人申屠氏久而益恭
嘗遘危疾夫人親醫藥躬撫摩夜則焚香籲天以祈
姑壽及申屠之喪文敏公以仕事不與斂夫人衰事
惟謹識者以知禮稱能通經史大義卒有遠識

裁度事宜多出人意表教子以方相繼踰顯且樂賑窮困敦姻睦妾金氏有小女愛撫婚嫁厚於己出堂姪米早孤爲之擇配俾成立凡宗黨婚喪相贈賻如恐不及治家究嚴適均豐儉惟節至老不廢紡績甘蔬食雖紅肉之聚不一粒妄費每用爲暴殄戒文敏公爲給事時居憂四方受經者雲集夫人視諸生如子弟區畫饋餼甚周及文敏公荐歷吏禮等部侍郎尚書夫人常以慶賀入

兩宮禮文條秩錫賚有加天順初

英廟復辟楷奸竊弄威福嘗以文敏公不附己爲憾公懼禍及夫人曰大臣事君以道死生以之他非所慮其事果寢夫人每决疑剸劇毫纖弗爽故文敏公勳業

聞望之乞世者夫人裨益之功居多初封孺人進封淑人再進封夫人及文敏公先逝獨居二十年而終享年七十有九長子璧兵部武選郎中以忤權貴被謫先卒次即璽南京武庫主事次瑩國子生女四長淑卿適舉人吳春次清卿適国子生陸垵次澄卿適袁全次潔卿適方鈗瑩與澄潔皆金氏出也孫男七曾孫三以　年　月　日即文敏公之墓啓壙而合葬焉於乎夫人女範修于家婦道訓于俗母儀傳于後信存榮而歿光壽考而令終也是宜有銘銘曰

維虞有姚維王出姬皇皇華閥充峙淞湄合緣天啓璧映金輝貞賢粹懿光于閫帷于久彌章于衍弥昌紫祉純嘏錫自彼蒼吁嗟我公先窆于幽二紀斯邇

遂同丘羌兹嘉慶時儷其全鐫銘于堅圖傳萬年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淳安徐貫謹撰

姚文敏公暨夫人墓誌附錄終

姚文敏集八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姚夔撰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文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本名蕭䃭堆稿後其子璽刊板改題此名夔一代名臣風裁嶽嶽不愧古人而詩文乃直抒胸臆不中繩度如寄弟詩云嫩韭蒸來香滿口一飡午膳倍尋常太不以詞藻爲工矣此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沈蘭軒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沈彬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蘭軒集四卷》提要

叙

嘗聞之先達云沈蘭軒比部長者也夫[illegible][illegible]粹之氣於時爲春於日爲煦於風爲薫其[illegible]人也則爲長者長者之用博大忠厚先躬行而尚本質如漢塞侯懿侯萬石君之儔耳遐哉若人不可作已自童齔鄉故老誦蘭軒分餅拜牧豎事嘖嘖不容口固已慨然歆慕其人一日友人芮滄洲携一帙示曰此蘭軒公遺藁也藏三世矣顧安能俾之不朽乎余再閱之見所謂東郭別意詩叙則在都下送我先曾考怡松翁而作也因爲欷歔者久之嗟嗟公之盛德不可槩

見哉叙始言友道不狹中言朝廷取士之廣及其通家世交之誼末復追念其先翁遺言所以仁義忠孝爲勸公之厚德篤故舊忠君孝親若是謂之長者非耶公歿暨今且餘百年矧又無子使非茲稿尚在閣抱幾泯泯矣於是與滄洲忠寧諸君子謀所以梓之邑之叟長裾者聞是舉也靡不翕然稱善焉嘻公之德固不係于文之傳不傳而因其文想見其德茲集不爲無助也試舉一事談之公立朝未久即懼曹吉祥之變括囊牘未有公姓名往候者既又以禮抗石亨泊彪不爲屈當是時權瑺之焰炙手可熱而能所

持若此餘可知矣然則公之爲長者又豈塞侯懿侯
葛石君所能與哉余宛家乘攷志牒固願爲執鞭者
乃相與諸同志樂成斯事非但爲區區通家誼爾也
隆慶己巳至日後學龍陽山人周維新撰

沈蘭軒集目錄

卷之一

序

說

論

記

七言絕句

卷之五　附錄

沈蘭軒集目錄終

沈蘭軒集卷之一

明　武康沈

武陵楊

序

送吳推府序

景泰三年秋九月湖州推府廣信吳公天倫考績如京師遂引年致仕鄉人州人仕於朝者莫不嗛公之去焉蓋公蚤游庠序歌鹿鳴而升辟雍者如其年以明體適用之學行易直子諒之政司理湖州者七年

無留獄無重刑强宗豪右縮頸色沮由是齊民父子嚬呻室家相慶願公久任仰厥治成而公一旦致仕而歸齊民失望州人寧不爲其父兄子弟嗛者恨公之去也然自鄙夫患得患失昏夜叩人之門求必得之而乃驕人於白日是有甚於乞食墦間之餘而驕其妻妾者而人皆不以之爲非也士風遂頹靡而不振今公年未六袠視髮未茁蒼身體康强一旦引年遂致仕其知脫緤功名浮雲富貴恬淡可嘉而曰勢曰利無以尚之公其真知進退止足哉庶幾其能振起頹靡而士風爲一新矣鄉人寧不爲其鄉黨故舊嗛者快公之去也予州人也知公爲最深其所以嗛公之去旣不能同諸鄉人父兄子弟而有以恨公去而尤不能不興諸鄉人而有以快公去者其亦樂公有介石之節而適乎嘉遯之志無亦使吾鄉黨父兄子弟之樂於仕進而不知止者其亦感公之去思振起而自免流俗哉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旣謂之義則進退仕止必有道矣故君子進而仕得其道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無非行其義矣退而止得其道則私淑後昆儀形式邦家亦無非行其義矣吾固因公致仕而歸以發之於是集諸縉紳餞於崇文

門外濟濟多賢未易悉數供其張者鄉人刑部主事吳立序其事者予州人員外郎沈彬也

送錦衣經歷馮公南還序

名非君子之所急也然可以示來者使之聞風興起是以沒世而無一善之可稱君子疾之昔漢太子太少傅疏廣受年老辭位去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觀者多嘆息其賢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亦年老辭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又爲歌詩以勸之昌黎韓子復引二疏事爲文以贈余讀之未嘗不掩卷嘆慕之三子者咸以耆英碩儒康寧請老于

載同一梁名而韓子之文又足以發其輝光昭耿於終古也蒼梧馮公仲舉少游庠序卒業成均正統初筮仕貳尹余邑時尹豐城丁公同寅協恭興療補弊覲課以時民不惰業居官期月民大畏服歷三考考輒最超拜今官錦衣衛職司 禁籞儀鑾陛戟鷹揚虎賁之士幾十萬人其帥臣例非勳舊之才賢者不與選而賛佐賓筵之職亦非練達老成者曷克剸其政務之殷也哉且職兼倉庾師士紫騮凡其委積儲蓄陳陳相因何啻百千萬計料量既平出入惟允閱再考考輒最 天官奏其績

上特錫之勑命進秩徵仕郎贈其父母封其內子皆如其秩旌賢能勸有位也景泰七年春閱三考考又最將有顯擢公曰吾老矣無寧以得爲戒乎遂引年致仕是歲八月道經武康邑之父老倡曰是公能寧民是當父母吾邑者幸其子弟或挈舟或走或夾岸拜趨沿流上下以送以迎念其疇昔愛利莫不感激呼號至有流連越境尤不忍舍之者余謂二疏之去觀者多嘆息其賢至有感而流者視一時人物之盛耳楊子之去白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有當路有知巳者在也若吾馮公去邑十年之久邑人猶爾思其賢感慕其惠遐昔攀悲殆甚於公去任之日夫名位之殊古今事同不同因無暇議公今其歸當不少於楊子之樂矣鄉人走敬莫不取法於公名號泯焉余故邑諸生誠知謭陋不能歌詩以誦其美又無以發其輝光姑且書之將以諗於來者

送武康判簿林侯考績序

洪惟 國家稽古建官以維民極凡有民人社稷之寄自藩伯郡守縣令丞簿莫非民牧之任簿至卑者也以一介之士對 天子命環百里之內皆得以生養休息之任不細矣顧拘下位政無專達士之志大

慕高欲雲合電發其所施者往往不屑爲之故漢有高士不爲主簿之言宋有大儒當簿同安乃曰古之君子學道行義足以自信而已主簿雖甚卑何足以害其高哉更名其所居爲高士軒大興學校子民之暇即與諸生講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鄉邦化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是則在我者能自盡則無所詘於彼簿之卑真不足以害士之高而士之高亦果無待於外者也今之君子職斯任者亦惟盡心所事求無愧於古人而已若吾邑判簿林侯若思迹其博雅好古操履端素視民如子九載於斯其庶幾乎盡心

所事求無愧於古人而爲今之高士者耶蓋侯莆陽
間人九牧之裔少倅從事永樂中筮仕嚴州倉曹遷
筦　內帑轉作浦古耶二鎮廵宰揔歷中外二十餘
年所至卓有能名正統甲子陞拜令武康居山水之
間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男耕女
蠶老勤少劬僅充貢賦無幾羸餘尚賴山水之毛條
蕩菱芡鳥獸蟲魚以裨卒歲一有水旱失時遂無聊
生之氓大爲民牧之累侯自下車竭力民事與廢補
弊薅奸殖良豪右斂戢里閭安靜有在乘之純而無
德色之矜有徹上之圖而無賢勞之伐百里之民感

其仁而覩其德者雖倪頰之愚莫不嘆息以爲賢曰
是侯寔能父母吾父兄子弟者今茲去矣吾何以釋
之父老乃相率而謂余曰侯之子我民也至矣我民
之感侯也深矣子誠邑人也盍紀其實以泄吾邑人
之思余辭余謂林侯子吾邑人之賢藩伯郡守之所
習知余固曰侯今之高士也雖然林侯之賢盡其德
矣豈止於是哉明年之正適當天下諸侯　朝覲
會同之期習知林侯之賢藩伯郡守具在其列
皇帝清問下民之際必有以侯能牧之績上薦
宸衷行將特承

恩寵不次超擢或入贊廊廟出佐藩郡侯也尚必益
修厥德益懋厥官俾名垂簡策光耶與彝後人將有
指吾邑而稱之曰是高士治化之故邪也則吾邑之
人不但今日之所思不釋於侯而已其亦與有榮耀
於不窮矣曰然遂書之以爲父老贈言

送舍人劉永和還鄭州序

鄭州古檜國祝融之墟在禹貢外方滎波之間寔惟
中土會合陰陽之和人物龐秀及周之衰其詩尚有
羔裘之勞心忉忉素冠之勞心慱慱匪風之懷好音
相古先民固多賢者迨乎入鄭之久然後俗情駘蕩

如水決防下流不可禦止者矣肆觀其詩若不安於
燕妮則有女曰雞鳴之儆戒雅甘淡薄則有出其東
門之匪思至於羔裘之濡舍命不渝斯蓋尤有卓犖
不羣之士表表傑出於其間鮮不爲流俗之所移易
者固秉彝好德之天人所不泯亦陰陽會合之和時
或鍾於人也永和世家鄭州贈祖考明威公生元季
寄育外家及長膂力幾變不學而至大有過於人者
洪武改元
聖人臨御世征不庭公應募敢征進芒部時與小旗
陳興者三人夜冐重圍襲殺夷邏者三人號其弁服

更易衣之乃夷語號呼假彼邏者既將山守者覺之
公與陳與輩詐若彼呼者轉鬬而前格殺數十人乃
克出圍其一人中傷要害氣且絕慮爲彼所得而物
色之則泄其機矣公乃與陳與負行里許得置頹垣
中共排堵墻以覆之併力而奔奔數里天大雨雪乃
乘雪且前却行里餘以錯亂其步武有頃追者至獨
其迹若往而還逗遛狐疑遂不果追前臨大溪陳與
傷不能泅公挾以濟者凡九十餘度經三日夜乃達
雲南總戎所請援陳與瘡甚不克還公獨馳還報已
而援兵少圍莫解公嘗出入虜營熟知夷情請獨往

告援不遺餘力祗以累已於是獨身直闖又再往反
凡三告援乃克解圍遂平芒部事　　聞召至京師
上面賜獎諭公承　　問輒對語雖朴實無文然皆質
直無僞淡中事情
上簡其忠誠特陞千戶俄陞指揮凡一轉官輒賜告
還鄉祭掃鄉黨榮之既至　　寵渥日隆命管旗衛事
公性剛直不撓與掌衛事指揮積不相能其人亦勲
賢者
上顧欲兩全之乃罷公調楚雄衛俄子其卽永和父
彬婣翁也謙巽儒者其行已下人恒若不勝衣者故

公倦勤僴以武弁加之其亦允承慈志公遂以次子
其強力頗類已
奏代已官乃致仕家居凡若干年考終嗚呼迹公之
智勇忠誠亶乎良知良能殊勲偉績簡在帝心克終
勇名子子孫孫永保爪享光大無艾其不詡之表表
傑出者乎永樂中先君筮仕鄖之管城驛公尚無恙
一見歡若平生交命與婣翁爲友

送彭郡博序

紫芝彭先生教授江陵郡學介行余序而送之曰學
校禮義相先之地正人倫厚風俗之原也易書詩春

秋禮樂洙泗濂洛關建之書皆其具也士之群居講
習成造措諸事業罔不越是然而正厚猶或鮮聞無
乃寄空言於耳目以爲發跡之資而身心迷所關涉
正坐以書自書而我自我一切爲人而不爲已之病
哉善夫南軒張夫子之言曰爲已者無所爲而然者
也江陵產寓振古多賢南軒夫子寔守是邦流風餘
韻猶必有存先生至則進諸生日舉夫子之言以告
語之必有躍然而興起者矣庶俾人人舉於士行而
實有正厚之原也余拭目以俟

山陽五節韓氏傳家集序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人心之善善惡惡郎
天道之福善禍淫有一定不易之理而世所謂富貴
貧賤死生壽夭幸不幸之制於命者不與焉故類之
不幸短命而善善之所存流芳百世天道之福善審
矣賺之微幸苟免而惡惡之所歸遺臭無窮天道之
禍淫固矣昧者謂天道難知祇以幸不幸計曾不知
幸所當幸所謂天其申命用休幸斯幸矣幸所不當
幸斯鬼神之所戕幸斯不幸之甚矣山陽有衣纓故
家曰韓氏其幸不幸於歸來遂有五節婦焉耶律夫
人韓氏出賈氏楊氏丁氏金氏韓氏婦也夫婦服人

者也以順爲正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宜其家人
與子偕老婦至願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執禮
也故父母歸寧有時執親之喪卒哭折笄自非得罪
於夫子無反在室禮不幸喪其所天爲未亡人則從
其孤守其宗祀盡其天年斯婦禮矣何守節之足稱
哉爰有士夫君子而帷薄不修簠簋不飭者矣婦無
攸遂廼修乃飭綱常所係截維載持是足稱矣若耶
律夫人成婦三月耶律令養正卒傳云耶律文正王
裔固有宗祧之奉族屬之旒矣三年喪畢夫人既茂
遺腹之孤執無所依豈其仕於遠方者耶何其子然

靡遺也夫人越婦執禮孫於外家宗弟養母斯蓋出
於不得已者尤不幸之不幸也無何弟敏又卒弟妻
賈氏矢同夫人苦節養姑撫孤肅寬肅娶楊氏寬丁
氏肅既夭卒寬後亦卒楊氏丁氏同心廿節迪寬子
立復夭立婦金氏嗣德踐賢載安乃節韓氏享年七
十有七守節者五十有五年賈氏享年四十有五守
節者二十有四年楊氏享年八十有一守節者六十
有二年丁氏享年七十有五守節者四十有五年金
氏享年四十守節者十有六年　蓋韓氏諸婦世著
貞節始於耶律節婦皆所謂聞風而興起者俾諸夫

子雖不幸而不躋壽考槩有刑家之美而耶律夫人
卒爲韓氏女宗庶幾可與椎者尤表表也洪武初有
司常以耶律節婦之事聞于
上旌表其門冊先正太史宋公傳其行及諸名公贊
詠績傳敘之玄孫文粲次成帙名曰傳家集謁余
序余惟傳世行後必天下之名能文者乃逮不敏固
辭不獲然嘗論於今太守丘公公遜知其詳抑公恒
以表行義勵風俗爲政先務之急將名五節於其巷
以爲過者式嗚呼一門三世五婦全節餘慶不匱光
昭無極其幸不幸尚何計哉余故備述婦禮與婦節

之足稱且繹貞一之理而序之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余何謂韓氏孫子其世保之其世保之

贈嘉禾掌教杜誠之序

學校禮義相先之地風化之原也然其政之修舉在
師儒得其人則人才盛彬彬騤騤濟濟偞偞出否則反
是而風俗厚薄實所攸係其任不輕且重如是哉然
士之從師使之羣居庠序藏修游息莫非相觀而善
之所必先謹夫義利之辨明析秋毫之末以爲端本
澄源之地然後講學會友以究極夫天理之公取友

輔仁以踐履夫義理之實惟日孜孜俛焉盡力又何
患乎道之不行名之不立行之不成也哉或者記誦
爲工摽掠爲事夸毗爲能馳騁爲務聲勢相先禮義
滅裂則其人之賢否可知已河間杜誠之少從其先
大夫武守滎陽郡予亦從宦先人時偕誠之豩豢於
奉川隱者王君子之門間嘗分北誠之廼卒業於予
同年今翰林學士嘉禾呂先生茲以辛未進士乙榜
章丘司訓遷掌教嘉禾之邑庠拉其同門友太學生
趙某抵予別且曰我無以處子子亦無以贈我乎予
應曰諾既而諗曰嘉禾古之檇李文獻有徵振古斯

今矧其庠序實呂先生游歌泮渙之舊所誠之茲行
謁拜受教之餘先生必諄諄然諭之不少懈尚奚待
予言雖然誠之予鄙胤友白首今將無何別去乃爾
悄然不言吾心固不可若是恝況俾之言而不言吾
心尤不可若是恝矣抑先聖有言古之學者爲已今
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才風俗之所關善教學
者不可以不審於是焉予固不足以議此竊聞爲已
無所爲而爲者也嘉禾况予隣壤先生之德之教鄉
人素所欣飫聞其道南鄉人父兄其必率先子弟摳
衣而來環泮聽講莫不充然有得其間必有審於爲

已爲人之分明於義利之辨者而人才之盛風俗之
厚庶幾拭目可俟予言不再誠之勉旃

東郭別意詩序

東郭別意詩者朝士大夫送其友人武康尉翁文稹
之所作也或曰朝大夫士莫非顯資搢紳文稹乃以
一命之士猥辱謙光寵奬賁飾鄙夫市童藉藉嘆賞
奚趣葭玉以相依將謂雲泥之屑就是大不然不曰
友乎友非有所挾也洪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文德
誕敷士風丕變抱一才一藝茹連彙征匪躬利祿咸
思攸長一欲聲光後先媲美于古於是爭先捍鞅挾

策鼓篚偕計上於天官歲凡千百天官承
制秉鈞持衡品藻論柬益精致精務合輿論隨其器
識大小而上下其祿秩以時奏可釋褐受官莫不位
稱其才人効其職一若良冶之範金初不可以毫末
增損於其間咎亦無所假於毫末之增損者是殆受
成於
聖皇神化宜民之一端其妙固不可悉矣若吾文績
世素儒業今年春膺薦而來覲光上國受知朝紳獨
爲衆多有若司勳大夫劉公時用沈公維厚素號難
於言者於人最慎許可今文績拜官南還二公率先

命工繪圖張都門外歌詠愉揚以道盛美在坐諸賢
更唱迭和二公乃復次其篇什題曰東郭送行別意
詩若干章章若干句猗那和平雅淡適中所謂治世
之音安以樂良有以夫僉謂予與文績同邑謂宜序
其所以作者之意予辭因切念之昔先君子歸老林
泉時與文績之老翁訓科彥儒先生年不能佾雅好
情摯而先生於予則不啻十年以上之長也今予之
與文績亦有日月之長再世忘年締交於父子間念
昔先君子嘗病且亟先生一藥良已載延一紀手書
示彬猶在在耳顧今先生與先君子皆已沒世予敢
忘哉予固不得辭矣雖然予亦何言鄉社有碑予嘗
銘以告語父兄子弟以爲其出也必忠於 君而義
歷於國其處也必孝於親而仁厚於鄉仁義忠孝勉
勉無斁其庶幾乎其有成乎因序之末以爲贈言文
績行矣其尚勗諸

慶親詩序

嘗謂人之精神每與天地陰陽二氣相爲流通而厥
初生民高曾祖孫均是一氣況子之於父母乎資始
資生恩同天地流通貫徹蓋無彼此存沒之間也其
盻嚮之相通夢寐之相接亦固然爾矧心爲活物主

於一身實爲神明之舍晝接於物而應事夜交於竅
而成夢蓋若交於耳之竅而有所聞交於目之竅而
有所見交於口鼻四肢之竅而有所起居食息亦無
異於旦晝之所爲而或有善有不善者一皆本諸心
也是以古之修身謹獨君子恒以夜夢卜其晝之所
存一否一臧克念克戒是蓋又有係於精神心術之
微間不容髮予固謏陋奚敢借議嚌昔予未弱冠侍
先君子游宦五羊時廣東嶺將謝唐相曲江張公俄
有二客先後徐行同謁祠下已而先君子遂與客長
揖各道鄉里姓名暨各言其從所自來因各見其

子弟乃悉予父子爲澍人客長逷曰先翁嘗掌鄞予
先君予啞然曰少吾奉檄浙東曾納交於六吉何先
生者得非先大夫耶客應曰諾是予父也没世已若
干年今予因鄉薦獲遷上舍且三年歸覲吾老母傾
蓋壼觴友壽舊好遂共買舟同抵五羊兩情契合斷
金如蘭殆漠如也迄今逾三十年念先君子久已没
世客長乃今致仕眉壽無恙荆州公其季自予呼四
丈乃令平樂忝君字定之去年秋來自頴濱仍以故
人子弟綢繆莫替今年春新拜今官瀕行前一日視
予夢親詩一卷蓋其昔年在頴濱嘗久病差一夕夢

母太夫人與之語且飲之酒儼若平生君言固嘗夢
先大夫太夫人未有若是夢之儼然若皎如也寤而
不忘猶在心目於是感激泣下遂成近體一首凡五
十六言且目辭語要非工竊亦志吾懷耳又曰念吾
母棄吾二十年乃得是夢至於今又十餘年每念及
之五內崩摧士夫君子固嘗憫予之悲相繼有作予
亦其不忘爾先翁之好其亦毋靳爲我序之可乎予
謝不敏惟竊念昔登堂展拜闔門撫慰宛然尚存又
竊念予罔極之恩府嘗萬一殆有甚於君者顧曾不
能因心有作足以起予於士大夫君子是蓋漠有愧
於君焉若夫因夢以占所存以致精神心術之微是
尚待諸耆德醇儒以發其奥云

壽徐翁九十序

天下之達尊三齒其一也故三王異貴而不遺年三
王養老而必引年夫豈不以爵命受於君德行成於
已而齒則天序之尊也是故先王之治制民恒產建
學立師教之以樹藝申之以孝弟蓋必使之人人有
養而俗尚孝敬者矣然又慮夫董之未威戒之未休
而勸之未篤也於是乎身親涖之以時視學養老以
率先焉此養老之禮達乎上下而養非徒養也誠以

老吾達尊人人所當孫弟我其率先敬事老吾前聞
言行所宜師法我其率先承教於是屈其崇高忘勢
下賢親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
在後見而總於憲行乞言洞洞乎惟恐其不樂心而
不吾享也彶彶乎惟恐其不含語而不我聞也養之
如是勞亦甚矣而好賢之心猶無已也若飲養陽氣
春夏時一行之矣春入學釋菜合舞又行之季春大
合樂又行之食養陰氣秋冬時一行之矣至於秋頒
學合聲又行之一歲之間原原七行曾不憚煩然天
下之老一也吾老吾既孝養於家國老庶老吾既敬

養於學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故必令夫華吏及養其老於學必於學者學爲講明孝弟禮義之所老爲講明孝弟禮義之尊不但講明而已其必有以覩視於人人而孝弟禮義之心莫不油然而生矣古之養老非徒養也蓋如此是以孝弟興行流通浹洽春融玉燭舉一世仁路無不乘之賢家無徒養之老者矣自秦而降淳風日漓間有按文塞責希世舉行不過澒洞耳目一時徒養而已洪惟我
朝法古致治天下郡縣歲凡正月既望十月朔日舉行鄉飲酒禮請賓介謹迎致禮法揚觶序長別賢一

回淳古之風蓋已百年於茲方今
聖天子復登大寶益隆至養峻發德音誕敷文教詔內外官親在者年咸應錫命仍許分祿就養覃及庶人之老七十八十賜帛有差九十特加廩餼百年優賜爵秩於以廣德教崇化本甚盛典也由是天下之人沐浴膏澤丕變作新家敦孝愛里興仁厚天順已卯武康耆老徐彥純甫年登九十餘故吾邑望族族老惟翁言遲詳雅儀形修偉歲時邑大夫舉行鄉飲必宿翁正賓席翁蓋不惟老於一族而又老於一邑者也歲之夏五月十有一日適翁初度之吉子姓雲仍充庭遠室斑衣錦綠稱觥獻壽龎眉鶴髮棐几生春賀客留連崇朝競夕衆推邑博士孟震蕭先生記其實子姓賓客之能詩者又相與詠歌松栢之喬年樂既醉之太平翁之從孫塏和之妻與彬之妻偕兄弟也明年庚辰十月之望賀客之賢余姻家老朱君文顯書來抵余道其盛且曰翁曰安得吾子敘其事余固不文念翁眷愛之篤如聆謦欬因述古之養老
養非徒養之意
聖朝法古致治休明之懿諗翁益知所自重以永祉期頤馳以爲翁慶且以復朱君并以諗吾鄉老父兄

其必無靳於講明孝弟禮義以淑諸人而爲子弟者庸亦無怠於所敬事可也若夫歌詠尤非彬之所能以爲它日倘遂掛冠之請獲從杖屨遨遊於番畫山水間觴咏之餘尚當爲翁賦之

英溪葉氏昆季字說

久矣冠禮不行於世人不知三加之彌尊三醮之加有成若甘醴之惟厚受字之孔嘉信乎曰今之成人也難矣自冠之不行祝報之辭廢而字說興焉迹其所以命名之義責以成人之禮俾求先王之道於人倫日用之間順其德而敬慎之日嚴師友以勖成之

尤賓命也殆其獘也慉前經而不識昧人道之典常
眩章耀句夸毘人目等諸戲劇徒侈大而空譽之字
說云乎哉葉氏珉珊英溪故家子乃祖文政厥考景
春又大振有家聲珉旣嘗室而孤與其弟珊强毅樹
立堂宇燕然不撓不玘可謂能子孫矣以父兄莫不
喜其克家而樂觀其有成於是述其命名之意介其
鄉大夫予寅長郎中沈公所求字且爲之說夫父
母生之績莫大焉兄弟同胞一體分形均父母之子
也父母玉子之心至矣珉美如玉珊瑚似玉不以玉
名而咸以似玉者名欲其勉思企及以自玉之又從

而琢琢而器使之幸無棄置于人若匏瓜然玉子之
心至矣珉珊胥是勉思企及而自玉歟我將琢琢而
器使之字珉曰如璋珊曰如珪珪兩璋也璋半珪也
珪判而爲璋一體而分形也璋合而爲珪分形而一
體也無珪不璋也無弟不兄也珉必友其弟而後爲
人兄無璋不珪也無兄不弟也珊必弟其兄而後爲
人弟璋之瑜珪之瑜也兄之美弟之美也珪之瑜璋
之瑜也弟之美兄之美也璋之瑕珪之瑕也兄之過
弟之過也珪之瑕璋之瑕也弟之過兄之過也詩不
云乎兄弟具在和樂且孺兄弟旣翕和樂且湛宜爾
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詩曰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惟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字說云乎哉

論索羹

漢王之對楚使曰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
一杯羹王之出此言也義乎智乎或曰劉項同受君
命約爲兄弟義當易父而呼漢王因而責之是矣計
非危言激切無以折慓悍禍賊之氣漢王又從而反
詈之亦是矣盖不然也夫父母生之績莫大焉親不
可假尊無以二者也夫人身親背逆久爲仇敵而乃

借我不可以二之尊詈彼不可以假之親又況遂彼
吾烹之言忍爲分羹之語不翅庖丁之視犬羊不義
甚矣且吾至親之命存亡久速懸於敵人反覆手耳
而乃陽爲甘心棄置之辭陰肆彈撃折衝之計向非
項伯勇不顧親之言太公之命不亦危哉不智又孰
甚焉或又曰太公誠父也義帝則君也天下苦秦暴
虐諸侯王因之共立義帝以滅秦而項籍賊弑其君
馮陵四海漢王率天下兵以討之公於臣職而已奚
暇私子職哉義帝實天下之主太公亦其臣耳設使
以增敵愾之氣是亦公於臣職而已義亦明矣且皆

比肩其人孰知喑啞叱咤之情是非繆於聽斷多矣故寧逆批其鱗而不順拉其首卒能不死太公而奪之氣是亦智矣尤未然也夫王之不義不在於忘君私父而在借巳之父以德於人之父也且身率諸侯王兵討亂逆使得挑父以敗功縱賊則何義之有王之不知不在於成敗利鈍而在於以巳之父徼幸而試禍也若親爲俘虜死生係於遂忽之間而不思所以全活之計則何智之有然則退秉初心而修縞素之師則速父命進而跳身以致輿櫬之請則棄君仇奇謀詭計又非儒者之可言爲漢王者當何如不過

善其辭命而已矣若曰義帝天下之君天下之人孰非義帝之臣願爲義帝死必欲殺吾翁吾翁得其死所矣且吾惟從天下人臣爲義帝討若耳若忘殺我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吾今從天下之凡有君臣父子者誅而矣是則辭直義嚴不待祇益禍僻之言足以膽落敵人而全父命矣使其冥頑不靈萬一不幸而有意外之變是亦人無誘我之責而巳亦有可分其過者矣烏呼噫嘻安得起良于諸公而語以是哉

舞陽侯廟記

侯漢高帝故人也夫人高后女弟從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間佐有天下以元功定封舞陽侯卒諡曰武按史本傳侯沛人吾鄉古汪芒國之餘不亭禹貢揚州震澤之陝限今隷湖州府武康縣地據柏山之上游名上柏里兩水合流于中又名湘溪里遠在禘服非侯馳驅效武之地而廟食于玆振古斯今水旱疾疫鄉人有禱即應如響地志乃云侯故里人從季毋嫁于沛遂爲沛人他無所考證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一理氣流通爾初帝會羽鴻門張良出告事急侯拿卒入

見怒髮衝冠慷慨數言遂排大難其忠義之激烈有如此及帝稱疾令戶者下內羣臣侯排闥直入流涕進言叙始今之壯德斥未遠之殷鑒其忠義之懇切又如此末以流言侯黨呂氏帝詔平勃就斬之平勃行且計之云云侯之無將昭昭也後六年侯始薨又二年惠帝崩呂氏纂漢隋光受封使侯之元勛偉德一且掃地無復可紀責備于侯其有所累侯之無將固昭昭也夫忠者孝之推義者仁之制仁義忠孝所謂一理氣之流通冲漠于兩間貫徹于人心無古今彼此之間者侯之爲沛人爲里人是非經行之地焉

容辨也況水旱疾疫鄉人有禱即應之如響哉廟食于茲孰曰匪宜繼自今鄉父兄子弟其出必忠于君而義歷于國其處也必孝于親而仁厚于鄉仁義忠孝永永無斁則神之福之者亦永永無斁矣因系之銘曰有感有應有吊有靈用昭無止勒銘麗牲

兵部主事吳公遺像記

嗚呼惟我外舅吳公卒之三十五年其季子宗慶奉公遺像屬其季女壻沈彬記曰吾家世清貧先君子歷官中外餘廿年服勞王事齎志以沒曾無羸餘以遺子孫忝厥祖嘗曰士事尚志昔漢楊震有言使後

世稱為清白吏子孫吾亦將以是遺汝曹顧不厚歟不肖孤宗慶忝承先訓弱冠筮仕周旋趨走州縣間幾卅年夙夜孜孜惟心在公例褒垂索恒恐少有餘資以遺先君子羞惟我兄弟內外凡八人兩兄棄背二三女兄僅無恙姻婭之存亦惟毛君與予與宗慶皆年逾五十白首相看日征月邁是不可知其誰久以世也惟我後之子孫賢否不可逆知宗慶大懼其不我先君子知也釋今無以視之一有忘義黷貨荒墜先緒惟我之罪視之其省惟其賢惟我先君子德視之其不省惟其不良惟我匪人之罪幸因遺像記

先君子所嘗言明以視之彬應曰諾彬固與子同志所不敢以謭陋不文辭若夫公之歷官叙次行事之實具載僚壻浙江參政張鳴玉之狀嚴溫和栗容觀之偉詳見前進武選員外陳先生之贊況公志高行篤襟度夷曠有為有守命彬與居令問令望垂於罔極語在先正少師楊文敏公之志之銘彬固不得瀆言也

節孝先生遺像記

國家建官郡守縣令稽古侯伯主典境內祀事故安養而澤生民若社稷若山川咸在所秩而儀刑有代

作典來哲若鄉先賢猶在所秩今年中春甲子淮安郡守有事於宋節孝徐先生領瞻祠宇家塋彌歷歲所將圯將傾弗刪弗嚴祀乃亟日鳩工命負土新家封垣崇樹碑表阡裝丈祭無松柏楸榆行株顯列故所廟貌髦俊秀偉類非肖壽考終乃復旁搜側訪得先生遐墓之雅容於郡人李氏所綴作新肖像且又模刻之石將俾郡之人志先生於心者則必存先生於目存先生於目則必心先生於心由往游衍英爽昭晰庶幾有以感發興起而仰承　風化之萬一載屬余記余辭余謂先生潛心篤行學本至誠事母至孝

喪踰中制精誠感神瑞杏連理膏露屢降詳見郡守所著墓表於以淑諸郡之人士奚庸與於言矣間嘗竊念先生之所自言初見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朱子謂先生資質淳美一撥便轉終身不違噫寧不以其幾於不貳者耶繼自今郡之人士父兄子弟之所教誠樂學要之存先生於目者尤必體先生之德容表裏具直不獨頭容可也心先生於心者尤必存先生之至誠夭壽不貳終身不敢有邪心可也然而氣稟莫齊蓋有資質淳美何敢望

於先生者亦惟從事於先生昔居鄉校之訓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惟日孜孜勉焉以盡其力將有忽不自知其優入先生學本至誠之域而亦不敢有邪心矣郡守蘭陽丘某治民事神一皆本諸誠潔而余理刑漕運假館淮陰後學忝與沈某今年 天順戊寅中秋甲子考成適當蕆祀之日記

題節孝徐先生父母墓碑陰

嗚呼此有宋節孝徐先生之父母羅城府君夫人之墓也先生之德之行詳載郡志節孝之名山陽庸人孺子知稱道之先生之沒於今三百五十有六年矣淮安太守蘭陽丘公陵新其祠宇遂封其父母之墓勒碑以識之心乎先生之心也彬竊題其陰曰世之仁人孝子之欲掩其親也靡不以爲無窮之計然而山谷變遷子孫興替是非智慮之可及已曷思所以反身修德俾仁孝篤至感通神明垂裕後昆若先生者然後足以保無窮也不然纍纍郊壠蓋有生都將相沒錮重泉者矣曾幾何時莽於榛棘狐穴兎走人孰顧覗乃其齒緡且不保況其父母乎然則後之君子思欲保其親之體魄于無窮必思所以效先生先生之爲教也博大悠久而府君夫人之墓永保休享益無窮焉

沈蘭軒集卷之二

明　武康沈　彬著

武陵楊　鶴校

防風氏神廟碑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正祀典詔曰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止以山水本名若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宮號其祀典也蓋上古天神地祇人鬼近祀曰神尸之以人人惟萬物之靈蓋莫靈於人也降及唐

世日遠於人漸無神象儒先莫考其詳大而天神咸以含莫致敬他可知已會稽之北江淮之陽封隅之間神號防風氏遠自有虞以上必則古先治民聖賢氏到于今思之不忘而報事見靈德王碑詳其顏魯公碑今莫考其詳焉　彬本縣人而生也晚嘗有是言間諸於人質諸鄉父兄君子今未敢也次非禹戮後期乃其診世不肖子姓是非孔子所考載專車骨者嗚呼安得一正祀典期日俾牲幣牢醴一如古　上聞於朝以洗千古之繆之為快哉今未敢也

處士沈公墓誌銘

沈為吳興著姓而武康尤著清源分自武康故二邑之沈同譜而共宗述善侯云述善之傳十一世至炯又十世至括又九世至誠誠生祿是月祿將遷其父母垄於黃山西北炯霞塢之陽以太學生朱君之狀匄銘於余余與祿同宗述善侯泊炯之腓為兄弟行故不辭而為之銘按狀處士諱誠字必信其先世居餘英嶺高曾祖都官尚書亟遷德清金鵝山曾祖康字廷幹祖義字德和以文學名於世考思康字可寧母茹氏子二長說由鄉貢任教諭次即誠處士生而孝友慷慨好義恭抑能施而不自表暴有古人風

與人交真意流溢藹如也時

國朝啟運未久法制廢而多更人懷所懼君獨雅志好古雖幼疾廢學而長尤勤於誦讀暇則彈琴自適不嬰情於得喪為人道古今治亂如指諸掌才尤纖嗇長於治生不營營趨逐而家月饒裕歲大歉道殣相望公謂其子祿曰民不聊生若是吾忍坐視之於是糶穀八百石以賑有司為之旌其門推之其他好義可知也配許孺人淑慎婉娩克修婦道人稱其賢長子祿娶蔡氏次祿於洪武十九年葬黃山村朱氏改名文達朱即太學生諱國賓字良臣號秉忠文公

裔也古雅仁厚鄉閭推重而甚暱文達故文達居黃山從外姓與朱孺人構別室於塋東長山名曰孝公堂歲時守墓享奠如禮泉以孝稱焉姪裕由鄉貢士爲監察御史孫鏞聘何氏次鋼許贅俞氏公生於泰定乙丑年七月九日遷莊於景泰庚午閏正月一日嗚呼若處士者可謂閎於抱而嗇於遇厚於中而貽於遠者矣沈氏之胤其有興乎黔婁有言不忻忻於名不屑屑於獲吾於處士亦云系之銘曰

身有不試而視其家若淵受汪名有不彰而視其德若鼓其鏜時虛知取時盈知予奕奕旌閭泉厥所覗嚮謂沈宗後先靡忒相彼玟塋有崇者封

題田廷玉墓誌後

吾友田玹廷玉謹愿人也位不稱其德不幸而夭殆必有昌其後者同年進士編修呂原狀其事修撰劉儼誌其墓彰德倬行亦既詳密足以昭諸幽遠然尚恨有缺者二君之不知也天果昌其後無亦使不知之吾友江如淵者於廷玉亦爲同年進士同官刑部主事居同邑學同門所不同日月之長生子未名而卒家無鉊貲以供喪事又廷玉同也廷玉爲之率先僚友捐己貲竭力營辦衣衾棺斂而舉之既又以其餘力恤其孤將視其成以永其後也後二年廷玉亦卒惜哉始余聞廷玉病以爲觸冒時氣一藥汗出已又二日乃聞廷玉日以後事視妻子莫不驚訝以爲譫語病者之常余日夜造問辨之必曰第將息無害無自恐以貽後悔察其意無不以爲然亦不正言以爲非又數日廷玉果不起余既哭之哀詢之時在坐者卒之日巳刻廷玉瞑目良久若聞其妻泣者張目視之曰爾有子言既而沒嗚呼是亦可謂得其正者謹愿之實於斯可見吾欲言之無一使無傳焉同年進士沈彬識

故處士浦君墓碣銘

君諱某字仲衡世居吳江縣西之儒林里尚曾而上名行莫詳大父曉妣吳氏父伯卿母朱氏並屏德丘園以耕織爲事君生于洪武丁巳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一以正統丁卯某月日卒于家君樂善孝友恂實謹愿出自天性娶張氏芳蒲華三秀之女子男二人曰衍曰寧女二人慶適徐仲升道適沈文英皆里中名家子孫男一人鶴振女三人幼未行寧始由村塾歷從事秋署甫冠帶而君之訃音至窮哭之慟他日狀君行實匍匐介余乞銘且曰寧父生無過行沒[illegible]

遺憾也惟窀穸本期釜庾以畢烏鳥之志而已今亦叨
一命而先人棄背焉一何以為子哉茲歸將卜以某
年月日葬先人于某山之原按禮墳前得樹四尺之
碑敢斷題銘大書而深刻之庶俾先人名垂永久而
不泯諸余應之曰諾乃翁生無過行没無遺憾雖無
爵祿之康榮固君子之終也我其銘之將以愧世之
紆紫縈朱富傾鍾鼎而微幸苟免者也尚何無過憾
哉是為銘　銘曰嗚呼此儒林潘仲衡之墓也人惟
有爵之榮有祿之康而生無過行没無遺憾是可能
也今也則亡是可銘也勒石道周以告來者

施處士墓表

天順辛巳夏四月辛卯余以久疾請告南還鄉黨寮
寀合祖都門之外余友施玘廷玉忽辟席再拜而言
曰先父母合葬于鄉鳳凰山之原墓木拱矣而道左
闕表懼易世將泯吾子誠吾鄉人辱與玘友况諸大
夫君子具在萬一無以不肖孤玘有罪惟先父母故
敢因諸大夫君子不肖孤玘敢固以請余以銘勒金
石辟諸鍾鼎尊彝必世公卿之賢與名能文者然後
足以焜燿一時煒燁千古今乃屬余不敢謝非其人
輒辭念惟先子之與先人某與吾子再世同遊今吾
子禮以下人再三畢命於余余敢終辭雖然聞余嘗
題節孝先生父母之墓曰孝子仁人之欲掩其親也
靡不為無窮計然陵谷變遷子孫興替智慮不可及
已盡思反身修德俾純孝篤至感通神明垂裕後人
若先生者保無窮也斯亦在我後人勉修無斁孝思
不忘而已其施不能荅拜廷玉盤辟再拜三言曰前
修至行非玘也敢勉修無斁孝思不忘玘雖不敏敢
不敬從祝規於是櫝實而為之辭曰施氏世湖州府
武康縣之大鄉塢居無他姓不則施氏之甥昭穆世
序統系失傳或云昔有夫婦辟兵隱此子孫因世家
焉處士諱組字興祖家居塢門唯以農相承業曾祖
諱祥妣某氏祖諱貴妣　氏父諱孟進常辟從事秩
滿將任卒於南臺處士時未弱冠丁艱幹蠱仡仡自
力奉母　氏撫諸弟妹負骸以歸辛勤荷任以壟朝
耕暮樵劬不告勞承顏色養母于怡愉長少雍睦救
水歉恤窮以悅親為事此不知其宅也租稅征徭率
先應辦隣族姻友慶弔以禮兇祿賻直有咨有恐急
人之難惟恐不及嗚亘大溪時雨瀑漲行旅填刻經
涉迷漫津渡筏客湍碁惴慄逭遛洞渦處士恒懷愧
惻臨難布惠或拋擲篙楫俾得緣援以濟或喻止信

宿須逬巳月明霖饘粥草蔬推與客共攸春徂夏率以爲常嘗有人溺幾死處士倉卒解衣浮沉泅泝力拯救之煴燖移時始復解惺善飲食之與日乃去人以再生父母感之處士淡然無德色鄉人日是念昔豪黠欺罔處士淳朴誘負係官錢物若干吏竟不聽其辨理處士黽勉曲從已乃知悉恐不與校賡貿田業如數償之坐是貧困今覩急人之難若此陰德之厚必有後也娶章氏孺人邑人通之女也恬淡柔嘉德言溫靚自歸處士益修婦道躬操井臼月親供具浣濯縫紉紡織吞繅臻緻潔齊不完不置事姑奉祭

沈蘭軒集 卷二 七

必誠必孝幼叔稚妹一似姑愛上下忻喜室家翁合嚴飭內治怡相夫子子婦慈愛特甚而課績各務其方賓客慇懃罄竭而饌饋各適其宜其自奉也常事齋素其持身也常事貞慎其生以洪武乙丑某月二十有四日少處士洪武甲子九月二十有二日寔一歲其卒先處士景泰丙子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享年七十有三凡二十年爲正統己巳四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三處士賢孺人之克相內助而莫遂偕老不再娶子男二人玘岳州府今改濟南府經歷璁女人孫男七人銘顯俊傑儼信仁女一人婿同邑姚亮

初孺人之喪權厝塢中今天順三年己卯九月二十有七日丙午遷祔合㙼以終處士之志焉君子亦與廷玉之克孝也

故處士駱公行狀

處士諱琛字茂之其先義烏人宋大師駱　公之後大師寓武康封山里子孫遂世家焉墓穴猶存因譜序缺失莫知世次之詳曾祖諱　以明經才行郡邑交薦疾不果行祖諱　風栽高潔意氣超邁父諱勝尤恪守勤劬孜孜爲善潛德懿行皆爲鄉里所稱道處士生而岐嶷性資明敏篤于孝友樂于行義涉獵

沈蘭軒集 卷二 八

經史百代傳記悉通大義寬厚有容人或有犯之者亦不與校鄉隣有貧乏者周卹之宗黨有恐惰者左右之撫育惸孤爲之嫁娶俾不失其所有喪不舉者出已資助之而不責其償暇日與少者言則告以孝親弟長之道與壯者言則告以勤儉治家之法動靜怡閑威儀雅飭由是宗鄰鄉隣咸其仁者爲之悔睦群居相聚無老少疎戚恒以長者歸處士焉生於至正乙未二月五日卒於永樂戊子正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四配仁和勞氏名家之女柔嘉貞靜恪守婦道孝養舅姑閨門雍肅克相夫子振厥有家生子至正

癸巳八月廿日卒於永樂巳丑後處士一載享年五
十有七合葬于鄉之白洋塢子男仕隆由鄉貢進士
歷官五考至泰州知州娶顏氏繼娶劉氏孫男三人
長善娶韓氏次嘉娶周氏次英娶唐氏孫女三人長
適天台舉人于珂次尚幼今年春仕隆述職來京師
奉處士行實拜予曰仕隆不幸二親即世惟東西南
北故園松楸日夜在茲思引年致仕南歸有日將汎
掃封塋勒銘幽石子其念鄉人不以仕隆不肖為狀
其事先人九泉亦涵德矣予惟後生小子忝同鄉井
其于處士之德之行敢不敬從其命予髫年侍家君

遊道經安肅仕隆適知縣事因留信宿習聞其言治
兒童走卒咸知畏愛之洎陞今官將予會試來京泰
州人士交口贊揚善政於戲錫類象賢端有原自可
信矣因次第其行實以為狀祈太史筆削銘詩之永
圖不朽焉

故承事郎南城兵馬副指揮方君行狀

曾祖考世昌故不仕妣　氏祖考仲賢故不仕妣
氏父思敬未仕母　氏貫浙江湖州歸安縣平原里
姓方氏諱斌字時中享年三十三君家世有隱德聲
稱蔽鄉邑思敬甫尤惇厚樂施人咸以長者目之君
其徹也自幼倣斂不好嬉戲嘗從鄉先生金以誠游
校之書輙過目不忘居家孝悌與人交久益見其循
雅思敬甫嘗為鄉黨推領萬石長君則弱冠喟然嘆
曰父兮生我亦云有子乃弗克家貽我父咎我非夫
矣遂冊于官代父行役勤不告勞暇日歸與諸弟紬
繹舊冊不廢所學正統戊辰建寇猖獗曼延處婺山
野之兵特有起而應之者浙省號為多事布政使楊
公習知君有能名辟典鐵滸府君以親老三辭時郡
守遇楊公命且以軍法從事三促之僶俛就道非素
志也至則一以清慎自持食焉事事諸籌策調度文

移一自君出原原相仍而力為財辦京泰丙子秋滿
之京今大師武強伯楊公都督神機營一聞君名辟
為椽史元戎益辦機宜檄布百倍於昔君力為之一
不憚煩大為武強之所稱賞未幾
天子震蕩天威復正
帝位元戎翊衛君亦與能論功陞北城兵馬副指揮
加賜銀幣成若干君重以自奮在望封旂上懇
天子褒其忠孝遂俞所請予告南還遂改今官主典
邏檄都城南廓延袤百里而近
天子緝明而治天下士旅若鳥北鄉同軌文集人烱

井落獨當中東西北四城之將六軍爲將雲屯星聚
不可究竟而匹夫叫囂隻犬夜驚皆是病于有司况
其甚者乎君悉其然蘋蘋悄悄憂戚日久彼有越人
千貨于郊墟者蹤跡詭秘君物色之自秋徂冬技窮
術單慝不可得君恒嘆曰是誰責也余何以塞竊幽
摘隱觸冒霾霧遂感寒疾已日且革乃卒嗚呼其亦
可謂以死勤事者耶君之生宣德丙午四月三十日
其卒以天順戊寅十二月十三日娶同郡俞氏先卒
再娶苕溪李氏生二子早夭一女尚幼君有母弟徵
孝友以類其必有後君者訃至愬敬甫哭之慟使其

弟徵來迎君喪歸將差敘其年月日葬君于祖隴徵
以其與君有鄉曲之好必不以一日之長爲嫌婉乃
述君實因其姻家翁監察御史陸公仲敏來謂某曰
願吾子之終白之也某遂不敢以有所嫌婉再辭勉
爲隱括其實爲狀以告于立言君子其必銘以掩諸
幽表以昭示無止云謹狀

證道寺西源諒上人壽塔銘

武康第一叢林曰證道教寺始建自齊大智法師名
齊昌寺世遠人湮漫不可考唐改永安寺宋賜今額
元有石堂齊禪師戒行高國俗姓卜氏西源之族曾
祖父也中更兵燹石堂避亂岩穴寺爲丘墟
國朝洪武改元天下乂寧石堂歸就舊址重建梵宇
遂主叢林爲大慈普濟響應諸山之領袖嗣開玄風
又有楚崖琪禪師氷寒氷凝戒行尤整西源之師也
卜氏之先湖南仕族宋有諱榮者嘗知青州建玄南
渡僑寓邑之大原鄉梅坡里已而士居遂焉爲里人
之望父諱彥恭母沈氏同里良輔之女以洪武三十
三年六月初七日生西源岐嶷俊爽夐異凡兒彥恭
長者素崇佛典且以名兒政出卜氏有光前若而楚
崖者實其法祖早命辭家受記楚崖座下釋名宗諒

別號西源戒修行潔頓悟日新楚崖雅器重之繼主
本山教事慨然嘆曰大智開山歷茲千禩更幾廢興
祖師重構歲久將圮不大有作何以續前進後於是
鼓集其高第弟子令鸞應住山似瑾淨慈首座似瑛
竹隱住持似琦泊似琇似瑆文瑪徒孫文勝文非文
畹文昺文昫文昌文旻文晟裒金鳩工凡寺之殿堂
廊廡下至寮湢一切徹而新之宏大壯麗十倍於昔
今年天順改元如來誕日西源率衆祝
梵禮畢退坐法堂語諸徒曰夫死生者晝夜常理朝
聞夕死儒有恒訓况吾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者耶

乃從諸徒竟抵石城山之麓泉甘土肥蔚草茂林得佳處焉卓錫而識之曰爲我立一塔俟百年後號曰無聲三昧我即歸真於此塔所乃復卓錫識其前之左右曰爲我各立一塔左爾諸徒右爾諸孫俟百年後如我無聲三昧各以其塔入滅度之乃復領諸徒日必求儒紳銘以傳永久乃以屬余余與西源原有鄉曲之好其志行之精勤修潔有非他比丘者比故不辭而樂爲之銘　銘曰

佛傳心印　印印是佛　大智開山

石堂重肯　楚崖西源　心心印印

維此西源　建三壽塔　一世一塔

一水一月　世世一心　水水一月

沈蘭軒集卷之二

沈蘭軒集卷之三

明　武康沈　彬　著

武陵楊　鶴　校

道經武城伍大尹書

余向於天順元年冬陞路使經武城獲過伍侯語及武城乃子游過化之地與滅明祠事皆闕而所謂絃歌臺者乃後人不知所以尊崇之義而倣騷人逸士所謂一時詩酒暢懷而已盖夫子當日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則舉一邑而言無處而不絃歌也豈止一臺而已哉承侯慨然以崇尚先賢以俟來哲於無窮乃牧民之首務已職之當爲也倉卒會間未及討論一時以爲并祀二賢旋有邦人邑宰並坐之嫌乃今細繹思之惟以後學崇尚之義則不妨此之嫌但有左右之分則以釋奠奠公處右滅明次之今時俗尚左又當思之又况厥後滅明既見聖人則與子游同門之友又何邦人邑宰之嫌歟別後今五年餘復過武城舊聞侯有改成之美余抱痾不獲求會以審二賢祠事或者人以二賢從祀聖人已遍天下不必別爲之祠秪增褻瀆是大不然天下通祀乃先聖群賢之

通祀吳郡武城乃子游之所獨吳郡滅明之所産今常熟縣有吳公廟何子游以禮樂施教之邦又有得人之美及滅明所産之地孰不可增置廟石以表尊異之乎今余痺痿手不能書口占令人代筆萬望留意萬望留意別後恐有沉浮以俟有心民事故敢以告非有所私兹誠美事但善爲之民不知擾可也若厲民以爲之則不若不爲之愈矣萬萬留意

書西銘贈潘景善

士志於仁而已矣仁人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故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徹上徹下一以貫之至矣友人

吳興潘景善於予爲忘形交相知之獨深蓋事士者也自予緊官于朝不見爲七載今年正統戊辰春應貢來京師幸獲盍簪驚喜交集從容話言傾倒平素奈何景善例陞南監又當別去彼此倥偬莫能爲情端請同寅刑部員外郎前翰林侍書雲洞朱君鈴大書此篇以明贈處之意期共勉之

書梅花付端

梅惟江南有之士大夫君子生無南北靡不好尚以其閱歲寒而始花凌霜雪而愈鮮香清色淡風韻蕭灑結而爲實落以和羹君子盖比德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達則不變未達之所守窮則不變平生之所守惟梅式穀似之士夫君子之所好尚宜矣夫理義之在人心本乎好德秉彝爾年亦非甚少良由失學未解此意歸當拂之私室朝夕省視兢兢業業毋使酒色財貨之所迷亂務從明師良友日夜勤謹講學讀書三四年後當必了此意趣我亦無念汝矣今則不能朝夕置汝於懷也又況會面未期轉眄千里我言不再汝宜切記

鏡銘

汝心之明如此鏡明是非昭晰美惡具形此心之明

利欲昏之此鏡之明塵垢昏之美惡莫辨是非莫知手足莫措禽獸冠衣若酒若色飲食財貨取與非道皆利欲類足昏此明俾汝禽獸汝宜刻骨蚤夜兢兢

櫛匣銘

正爾之冠衣兮思必正爾之心非禮之色弗視非禮之聲弗聽非禮之言弗道非禮之事弗行行必行乎德行道必道乎法言知盡性以至命本孝弟之爲先惟孜孜兮夙夜期企及乎前賢

傳臚後自贊

唐巾宋衣帶革履絢張拱徐趨象服攸宜承

恩玉陛欽聽
制廬願言夙夜是報是圖
梦題風雲慶會圖賛
殷殷虺虺滃渤來輔溴汗大千霖澤下土
祭韓太恭人文
惟靈柔懿慈善嘉靖淑貞相夫而婦道克修教子而
母德夙著揄揚榮養有進封之 誥憫惜考終有
諭祭之文于以焯德發潛 褒美備至奚容賛於一
辭某等忝同年於令子康毋敝於恭人承訃驚怛無
由奔慟緘辭寫哀遠致洞酌東芻之奠靈其昭格式

展哀忱尚享
祭張母 氏文
惟靈禀柔懿之姿克子諒之德模貞靜之行着端一
之儀婦道宜家而儷于賢夫母德徹艮而篤生令子
顯發華要光被 寵榮命服在躬式彰靡侈部當膺
加榆狄之封奚料遐適能毗之禡榮美莫罄作壽未
齊天乎匪諶云何不淑某等鄉鄙晚生納交賢嗣素
欽貞淑之風莫遂閫門之拜遠將微奠式展餘哀靈
其昭格尚歆尚享
祭妻兄吳彥昶文
嗚呼惟我先正承德公操心潔白清軍五羊不幸捐
館主器嬰疾垂橐遺君君方單心竭力奉毋侍姊携
弟南征間關跋踄往返萬里辛勤劬勞云何狀言爰
及寡姊亦有孤甥同與舅櫬歸塋祖塋惟我先太安
人素嬰疾喘暴厥彌留砭餌勿瘳君躬過行刲股食
之翼日乃瘳勿藥有喜乃營室家嫁姊婚弟有兄云
亡教育孤子有弟登仕奉毋遂從謚返吾廬示彼楸
檟嗚呼君之孝友篤自天性積之何深報之何嗇祿
不逾齊民壽不滿半百幸君有子尚其承祉孝友如
君永實宗祀其也糜祿京師違數千里聞訃後時奔

吊無由棲遲旅館不克爲位而哭是尤深負於君而
抱終天之戚矣謹因姻家陳驛官道便廉俸銀一
兩漬帛一斤俾姪天祐虔置酒殺以牒奠酹緘辭寫
哀南望再拜嗚呼靈其有知庶幾歆格尚享
雜記
史鉞廬陵晏壁永樂初自叙曰予典教成均因取史
鑑所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分別聖賢文武忠孝友
義節直怀恭奸亂清高貪酷讒佞等類外戚女禍黨
禍中興闕宦匈奴五胡僭國外道爲二十卷其書與
阜陶傅說周公與晁錯同爲賢臣伊尹太公穆生同

爲武臣其取捨大槩可知矣

題露筋烈女祠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明道程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噫若露筋烈女者斯可謂盡其分者歟士夫君子有弗能盡其分者過之頽贍德容寧有不愧於心乎其必思所以盡之則夫人之爲教也博矣考之高郵舊志宋米芾嘗有碑文詳述其事而惜其姓氏年月史失不傳稚吹十拜祠下後得米書刻置倉曹令不復存設記于此嗣當續而刻之

題鍾馗

宣德中共嘗宦游五羊客有貽此圖者曰印有秋月乃元顏輝之手筆也余性少識况畫乎哉至今未知其何說也除夕余將張此或曰子窮甚矣可再逐乎余曰嘻君子自修貴萬善之存足有毫末之收疵足以害全而敗事况未然乎余後大喜而歡樂之明日成化改元旦也

沈蘭軒集卷之三

沈蘭軒集卷之四

明 武康沈 彬 著
武陵楊 鶴 校

五言律詩

聖節擬進 賀詩

一氣陽來復含靈已兆春 帝心誠存夜 天命用休申萬壽無疆祝千秋寶鑑陳 壽慈時有樂懽忭洽天人

太廟 陪祀和陳汝礪韻三首

夜漏傳三箭鐘聲出禁稀千官陪 法駕百燎照明衣 神享馨香德人懷敬慎威臣工蝦 萬壽衰劣藉餘輝

其二

穆穆升清廟翔翔品列覧登歌依我磬舞佾進賢冠夜星含香靜風林湛露爽利成齊拜胙百福降 回鑾

其三

宿雨清馳道還宮夜未央 苾芬 歆孝享 聖敬尚齊莊 飈馭回天表 龍旂入建章有嚴明有翼

何地獻椒漿

寄鄉黨親友

辭家纔一月離思亂沾巾火伴夜同宿孤舟日問津

白雲南望近鴻鴈北來頻幾度逢嘉會藏鬮滿十巡

挽周彦儒訓術 彦儒余十年以長友也與家最厚

先生湖海士風月引長年大施閭里惠斷除塵俗緣

清宵夢騎鶴脫屣從喬籛貞魂逝云遠令聞久已傳

陰陰松覆隴青青草被阡覶縷大史筆磊落珉石鐫

我歌匪蒿薤維以侑吉蠲

挽駱王事敏父

先生居左蠡尚友陶淵明松菊怡情詩江山不世情

粢秬祀鄉社俎豆徹者英滿目賢孫子哀榮有後名

潘時彦有罪謫鐵嶺夫往者不可咎而來者猶

可追況風雨霜露無非造化生物之仁而貧賤

憂戚庸玉汝成吾人蓋嘗講之熟矣同年相知

義不可無言以贈情意既溢因發乎辭

平生一片心與爾知獨深切偲素有分別離能無吟

杳杳關山月嗈嗈鴻鴈音固窮遵至道浩氣當沖襟

寄周文績

炳炳虎豹姿隱澤尤婣嫩勢利等鴻毛毀譽齊敝屣

放浪一身輕半生走萬里南薰吹竹窓曲肱而隱几

覺來命盃勺顏酡意欣喜哉和洪澳詩俯仰琅玕裏

尚友陶淵明素琴時摟批先生其儔與我歌傚擬

七言律詩

壽陳王事機父

曈曈朝日照高堂初度迎春七袠強辟穀神仙元有

壽偷桃方朔舊爲郎白雲在望雙親遠彩服馳歡萬

里長賀客須招明陵至德星常聚潁川鄉

王豁漁隱

憶惜扁舟訪玉豁滿隄花樹迷人迷開籠放鶴雨新

霽倚棹觀魚日未西野老醉歌青若笠牧兒歸唱白

銅鞮誰道鹿門遠朝市一灣風月隱輪蹄

送聶太守之任廣州 如讜

五馬新騎出禁城飛花紅映綵鞭明 九天德澤分

推拓千里老倪仰治平珠海萬雲潮木洞石門澄霽

痌初瘝隱之去後多庶吏拭目看君可一行

送人分得泗渚白蘋

歌風臺下晚維舟白浦蘋花兩岸秋浩月橫江來獨

鶴清烟連渚散群鷗輕盈塵起淩波襪磊落珠聯玉

臂韝眼底可人便吟咏不須重上江陵樓

壽丁御史父

日下天邊萬里餘冥鴻信宿到親廬元方當席思難
弟斧袖馳歡在彩裾青尊泛碧東林酒翠釜跳銀苙
澤魚南山並獻雙親壽慚愧遺羨遠莫如

環翠樓

危樓高可摘星辰松竹排闥面面新簾捲野雲時見
月窓涵倒景静無垠鳥來不斷山光碧帆轉遥連浦
草春眼底鳶魚盡飛躍何必讀書自可人

丹陽北新豐道傍兩石人傳聞昔有二人夜行
過明遂止於此是固無稽之談然容貌偃僂醜

陋不類慕道所列之物設賦一首

道傍竚立兩班班秋不成衣冬不寒風雨凋零容貌
古氷霜摧落蘚苔乾衆頭何與楊岐泣極目誰憐蜀
道難未說桑田變滄海歲同明月照人寰

寅長陳汝礪先生儻言卓行無行而予無不師
之間嘗論難先生亦多是正予於先生蓋同官
而以道義相友尚者今秋承
詔使安南明當遠別設賦近體一首一以奉宜德
意柔來遠人爲至祝懷土治名應章塞責爲深
戒云

朝野王命下南荒九譯何須問越裳文德誕敷殊絕
域遠人來格自遐方嶺猿叫落藤蘿月海日晴熏橘
柚香斜拄遍迢遥四牡好將白雉獻君王

寄贈莆梅莊處士

十畝閑閑老此生清泉白石伴幽情每邀明月開杯
勺不逐春雲遊市城山館醉歸花正發草堂夢斷雨
初晴何時獻能釣天樂林下期君把臂行

寄友

日下天南萬里餘清宵待月獨眠遲朝陽候鴈經年
別故國心知兩地思書省公餘看日映山城政簡聽

鳴絲好懷寧問殊風物荔紫蕉黃設衆卮

水竹幽居在揭陽丁馬頭山溪之傍扁以水竹幽居

兩楹虛敞瞰清流遠岸修篁面面幽春草細分三徑
曲夕陽斜映萬竿稠筵間雲影交盃勺舞能空冷雅
琡鈎進老借君風月裏短衣酣醉伴沙鷗

挽丁御史澄父

吾鄉先生淩波翁詩酒琴棋一世雄蒼遊自則齊綺
角歲行誰道在蛇龍神遊並表重來鶴慶積居[illegible]
夢松名德不磨光耿耿豐碑石落篆雕蟲

挽薛侍郎父

兩朝推典重　褒封榮耀生同列上公書妙迫真顏
樹傳詩豪高切浣花工未應秋色傷春草無奈歸云
失斷鴻美矣德音鎮長在滿林明月照青風

挽田壬事玹

産同浙水學同經金榜同標甲第名折欲與君希季
路讀書期爾到康成以膠投漆陳雷義死別生離李
杜情收淚幾番旋見面滿梁殘月曉風淸

挽沈瑩壬事父行素處士

嘉遯優優樂太平日高時起理殘經還丹不假裴中
藥脫屣應騎尾上星行素雅名敦薄俗賢勞令子立

明廷會看三錫推　褒典煌玉闕頭草倍青

元夜讌集詩 後丙作序及有觀朱雲舞賦絕句

天順辛巳春正月上吉　明禋斯畢
天子以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嘉惠臣民咸樂昇平於
是中
命在庭百官元夕先後予假十日自非軍國重務以
時馳　奏餘悉度置已日乃行于以宣暢熙洽一
無民悃之可解也十有七日之夕秋官壬事海虞
陸君孟昭盛張燈宴大會敎寀以樂之酒酣夜半
壬賓歆醼情意未艾咨曰吾儕典司庶獄情僞千
狀其難其愼日夕兢兢惟曰弗克仰副　欽恤之
仁會臨節界泯等　恩渥乃惟陸君之賢率先嚮
答　殊遇用能一如故事式燕以敖惠及朋友俾
吾儕行暫釋憂省之懷剧諸午夜之飮要非流連
餔啜寧亦不知其所自耶僉曰旨哉今夕之樂陸
君之好惟我
聖皇之德因各賦詩以道其盛雖然敷榮遊泳食飲
作息於不識不知之天者人物皆然而沐浴膏澤
歌詠勤苦於瑞日祥雲之下者惟人則然然非君
子之所存也君子之所存為德為民職思其憂夙

興也而事其事箴絲也而心其心一惰之失實無
日時我之咎亦曰有忝於厥任一夫之非辜無日
時我之辜亦曰有玷於淸化兢兢業業效勤銖錙
惟日有裨　海獄之洪高庶竭涓埃之補報於是
壬賓抑抑再拜既退僉曰毋謂悉紀其實役之覽
者亦將有起予於斯文

禁城三五弛金吾　聖主恩深錫大酺燈月照中齊
引白笙歌聲裡玉壺明懷不盡中宵美帝澤旁流
贖世無醉飽敢忘祈非采願傾愚悃進訐謨

昔年予曾在廣坐筵觀伶工朱雲按曲妙舞窈

宛入神洵美且都昨逢孟昭盛張燈宴復出朱
雲湖音諸舞瓔具修飾倍常殊失自然散麗已
而而詢時日未遑而頽華落莫爲之惘然感而
有作錄似宴會諸從友不鄙見答庶解予惑奈
何志憊才踈其二之結未愜所懷輒欲易以誰
諸齊門鼓瑟人又欲易以暫咲生春眼共新覺
莫能工併乞推敲見示仰甚仰甚

其一

妙舞曾看十載前輕盈楊柳恣蹁躚重覩宛轉非真
態猶自婥妁婞惱肆筵

其二

舞態回頭始見真已嘶衰老傾予頰他年憔悴知何
許數社限拜祭自陳

送曾時升歸省

中臺多士旂清論執法如君有幾人宛抑平反元是
法直須操縱總歸仁秋來陡起松楸念祭采難留悵
洲魂夔去還來了公事好將誠意答楓宸

舟行逾月旅況蕭條細想光陰過駒久勝師友
學問漸䟽謾賦一首寄尚子廷輝兼同門諸友

自忖靈臺微寸土如何回首茹茅生須知貽處皆論
學始見切磋能致精作事每從心上起云爲方與性
相戍勉旃合志諸良友蔦里驅車在一程

挽韓太恭人

慈善重爽自
玉音哀榮兩至古斯今能尤久和貧勤業勝角雅膠
好瑟琴月墮銀河光黯黮霜餘竿木氣蕭森策勳尚
有錦彝尚孝子源源奕世歆

挽薛尚書

瓊林引領步蘭臺執法廝衙接上台黼斧凌霜清楚
獄白旄麾而洗閫坱策勳與等生前寵隱恤殊恩死

後哀共惜十驕隕危早商羨未見試鹽梅

畫竹及雙鶴

一枝瀟洒出清塵帶雨含風更可人爲入畫圖看不
厭幢幢翠羽伴天真

其二

晨光正蕩微雙鶴鳴後飛鷲斷思君若報君今日歸
旋下生塵榻被服新璀瑜徘徊向蹤菽空林鳥自啼

其三

降冬冰雪晏鳥鳥啼空林清朝有雙鶴間關送好音
人心共禀妙憧憧有慮起勿使道心微奚爲爾發音

漁隱絕句

短衣烏帽老滄浪留客開尊食有魴欸乃一聲山月白不知身世在羲皇

吾友盛用章錦歸倏來群公皆分題賦詩以贈行余最後至未拈筆而用章之僕夫已在門矣因憶故游託之寄聲蓋情意既愜不知辭之孟浪云

日下滄江萬里餘一秋將盡又無書憑君寄語華亭鶴載取機雲來碧虛（盛用章進士歸省松江兼柬廷琛汝濂應辰諸君子）

白易居精舍寺寄題和韻（在上强）

東南山水冠湖州笠澤州波同升丘白傅題詩精舍寺至今人說可堪游

路破江南四百州絕勝風景在林丘上人若解爲霖雨蕭寺花開擬共游

秋風吹夢到湖州恰見瞿曇錫一丘我亦從前曾學稼不緣金粟箇中游

壽父生朔（壬戌七十適承　賜扇并壽絲帶就以爲壽）

嚴君七秩今初度日下痴兒遠獻詩萬里有雲常在望一身許國不容私　恩波看處曳宮錦忭色何由捧帝扆扇揖御香來　鳳闕帶凝天露出　龍墀雙纏臂絲朱顏壯滿屋清風白髮滋烏芋旋釀東林酒使筍鮮蒸上海鮮珍重嘉賓多勸賞永祈天祿奉期頤

浩歌行送建寧陳泰之官胥江兼寄五羊舊友

十年前飲貪泉水隱之肝膽心相許今日送君十年後握出肝膽猶如舊丈夫何必盡公卿男兒要留身後名珠海潮生月正出石門風靜雨初晴浩歌放浪中流飲賊星倒影銀河橫故人若問今能不簿書稅案惟相仍

怡松卷（爲周文績賦）

松風清松月明鏗爾湘靈瑟猗那弄玉笙幽人結屋在松下朝朝暮暮聆希聲

葉孺人哀辭（周文績之母）

繄碩人兮金玉其質規矩其儀繄碩人兮苦節維貞甘節維貞繄碩人兮既壽而康騈祉在躬介介其守不歉不矜多男帝錫諸孫仍仍貽謀百世昭示斯文

沈蘭軒集卷之四　終

吳興沈氏碑陰記

吳興沈君思義以名爲字世爲湖州武康湘溪里人系出漢述善侯若干世至伯什甫者湘溪之始祖也雖世農業而爲吳興著姓莫之或禦君之大父諱政父諱士昇皆有隱德母丁氏同里大家子君以洪武六年六月十八日生甫十八歲而孤養母撫養二弟二妹務盡孝敬友愛皆能得其懽心永樂初年以才識辟從事浙藩授鄭州之管城驛丞送往迎來從容文雅大爲上官之所獎重遇儒術士尤加禮敬使客

有嬰暑疾困臥隣境之圃田驛苦乏善醫藥者適其友過見之曰盍往管城驛依沈驛宰其人樂善好施於庸衆人尚每有賑恤意况子賢達有不見愛憫乎使客即如其言以往君果欣然爲致醫藥處以安室使如不出其家越七日使客疾竟革而歿君既爲備棺斂復以白於州司檄其家俾來歸柩焉時與君有隙者誣君兇咀客死於官御史不察誣情捶楚成案君竟不能自白得罪謫役房山人曰沈君以好義累而爲惡者未必得禍理胡可詰耶君聞之曰是誠无妄之災不足較也其雅量多類此文之過　恩例復職念貽母憂即遣人迎致就養於官所二弟奉之偕至逾年始歸會子彬當娶婦適有仁廟喪禮雖諭不禁音樂嫁娶君曰爲臣子而忍忘情即吉乎必爲已之歲滿遷南海之都寧巡檢其地通連嶺海寇盜乘險發無虛日君以計捕獲其首從無算嶺海爲之無警未幾考績秩最會遭母喪且乞致仕以歸既歸自號湘溪病叟家居几二十有四年景泰三年用子彬恩得封承德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景泰五年進封奉直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以其年六月十三日終於正寢春秋八十有二彬以署刑部郎中

事聞訃將歸卜其年某月奉柩與其配馮宜人合塟於邑之秀嶸山乃先奉父母之事行來請記於所贈誥碑之陰庶以表其平生蓋君天性剛毅素志勤儉子姓未嘗假以容色而接賓客士友講論書史則欣然喜悅無少厭意居官教子惟以忠信廉慎爲本比退雖老尤不忘報稱於朝廷𢚩恤於貧匱宜其享有五福如此配馮氏同邑之封山里人父承賜母朱氏柔思慈順年二十三歸君事姑孝謹相夫教子克敦母婦之道其生洪武丙寅十二月十七日卒於正統己巳五月一日享年六十有四塟以景泰元年二月

壬寅又明年蒙贈安人進贈宜人子男一人彬由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而至今官女一人嫁朱昱余不辭而爲之記若此者以見聖朝所以推恩臣下有所自來非虛美也

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修國史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廬陵陳循撰

墓誌銘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沈公卒其甥朱璲具行實走二百里來海鹽致公之末命曰必爲莛具須張静之乃可以銘我璲以是敢請嗚呼公卿之先達寧

以晚進獲交於公臨終之托顧以余爲相知余其敢辭公諱彬字原質湖州武康湘溪里人裔出漢述善侯封邑居吳興至伯什甫始居湘溪曾祖政祖士昇皆力田務本有隱德考思義甫好禮飭行克邁前聞仕至廣東南海縣巡檢因公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進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以高壽終母馮氏有賢德累贈至宜人初娶既寧吳氏兵部主事吳禎女繼娶同邑錢氏皆累贈至宜人三娶山西都指揮僉事陳忠女先後俱無出公由弟子員領正統戊午鄉舉登壬戌進士第觀政刑部除福建司主事轉山西司員外郎正統十四年丁母憂服滿陞陝西司郎中公兼領廣東貴州司事屢受誥勅褒獎景泰五年丁父憂起服差理淮揚漕運刑獄尋以吏部奏薦被召還京授今任天順五年感風痺疾奏旨回原籍養病竟以是疾弗起平生莊重詳雅以忠孝自期讀書不事章句務於會通所作文典贍清淳大有含蓄天文地理醫卜之流無不周知未嘗輕自表著藏垢掩瑕罕言人過雖素任計術者亦莫測其際耿雖在郎署屢按大獄勘詳奏疏以材能見稱每朝會祭享必齋宿待旦坐立皆有常度及病跡不能拜起遇三令節俱

北向稽首然後謁家廟初雲南司漕承徽道訴訟山積典理者多屈于威利公自淮揚還任一以廉公自持司事大治後鄉佐有缺諸大臣累疏薦公皆不果士大夫至今惜之臥病八年閉門卻掃優游自如絕口不談世事間惟索所藏先考妣所寄京邸書啟把玩輒涕泣家人便爲持去頃之復然終不能止所居自先世田廬祭器之外未嘗長有尺寸滯泉故彥或憫公清苦遭少財帛猶卻避不受貧病終身未嘗自嘆一付之命而已先是思義甫念惟一子遠仕以公妹入贅朱昱生二子長即璲次璉公具以家業委之

至是公無後義兒贊哀毀極力營塟可謂兩無負矣
嗚呼人嘗言天與善人公存心制行卓絕于人而文
章政事又足以適用竟以五品官終下壽至無一弱
息以少延祀事天乎人哉將聖賢之立言不皆文寓
也雖然公固無憾悔余則何言遂收泪而爲之銘銘
曰連城之璧先棄於瓦礫見之者當惜千里之馬速
斃於駑下遇之者自訝成敗修短孰知其然不得其
平亦不怨天瓦礫恒存駑下不死玉壓駿骨猶足勝
此
中順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前禮科都給事中郡人

張寧撰

墓表

公諱彬字原質姓沈氏漢述善侯之裔也曾大父政
大父仕昇也居湖之淵溪隱德弗耀父思義廣東都
寧廵檢致仕以公貴封刑部員外郎母馮氏贈宜人
公兼重端謹童稚如老成人由邑庠生領戊午鄉薦
登壬戌進士拜刑部員外郎又進郎中小心勤慎練
達治體爲部長所信任凡疑獄平反必與之裁制僚
友咸器重之丁外艱喪祭必盡禮廬墓側先隴每爲
樵牧所苦公不以官勢凌而樵牧益狎侮之乃市餅
與啖羅拜樵牧驚散歸語家長家長譴之曰沈公長
者何忍狎謔之始得免人咸德之服闋起爲兩淮漕
運理刑囹圄蕩然無冤滯聲動京師值刑部雲南清
吏司郎中缺司隷京畿訟獄視他倍詞天官請於
上以公治公日爲斷理夜猶取案牘以索之死獄必
求其生乃已且曰求其生或失於死入於死可復生
乎故雖死者亦自以爲不冤然而竟以勤勞致疾乞
養病歸杜門不出旬節且雖病不能拜亦北面稽首
以致祝報之忱居官以清白自守囊無餘積有司閔
其清苦時有餽公笑曰貧者士之常豈爲口腹而易

其初志乎使予欲是亡當久矣卒不受成化己丑五
月二十八日終于正寢距生永樂辛卯正月初七日
春秋五十有九配吳氏兵部主事阮鄉吳禎女無出
而卒繼錢氏亦卒皆贈宜人再繼陳氏山西都指揮
僉事陳忠女公無子成化六年庚寅十二月十七日
陳氏卒甥朱璲朱琨應綬裒兒贊奉柩葬秀嶽山祖
塋之次以予昔在刑部與公同官知公爲深請表其
墓嗚呼予何忍言耶昔公之還六年而予附浙江參
政方期一會而予以撫捕溫處礦寇竟不果比還而
公歿自念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豈意今又爲公表耶

嗚呼公抱出世之才而不及下壽有濟人之德而卒之乏嗣所謂天者誠不可測而理者或有可誣矣獨公之名節將與天地同垂不朽者此公作之也非天報之也天果安在耶姑爲表以俟夫後之善言天者

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翁良撰

邑志小傳

沈彬字原質號蘭軒上陌里人莊重端謹問學宏邃登正統壬戌劉儼榜拜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小心勤愼練達治體爲部長所信任凡疑獄平反必與之裁制丁外艱起爲兩淮漕運理刑遷雲南司郎中司隸

京畿恤獄視他司倍乃益明愼聽斷死獄必求其生且曰求其生或失于死入于死可復生乎故雖死者亦自以爲不冤然竟以勤勞致疾乞休養杜門不出其在官以淸白自守處無遺貲有司時有所餽輒辭不受人咸服其高致

翰林院編修邑人駱文盛撰

像贊

此原質榮對殿庭臚傳進士像也原質官陟正郎養痾卒於家今二十年矣其配封宜人陳氏屬贊惟進士一時之榮而公制行之堅千載不磨也故特摭公制行而敬贊之

公克行仁務本孝弟夙夜匪懈

君臣之義廉隅律已其淸似水水有泥滓公淸到底

嗚呼子淵雖夭德行孰啇黔婁雖貧名稱尙已

南京大理寺卿致仕仁和夏時正撰

沈蘭軒集附錄卷之五終

蘭軒集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沈彬撰彬字原質武康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其居官以彊幹著不以詩文自鳴遺稿亦多散佚歿後百有餘年至隆慶己巳其鄉人周維新始序而刻之以墓誌墓表諸篇附於後